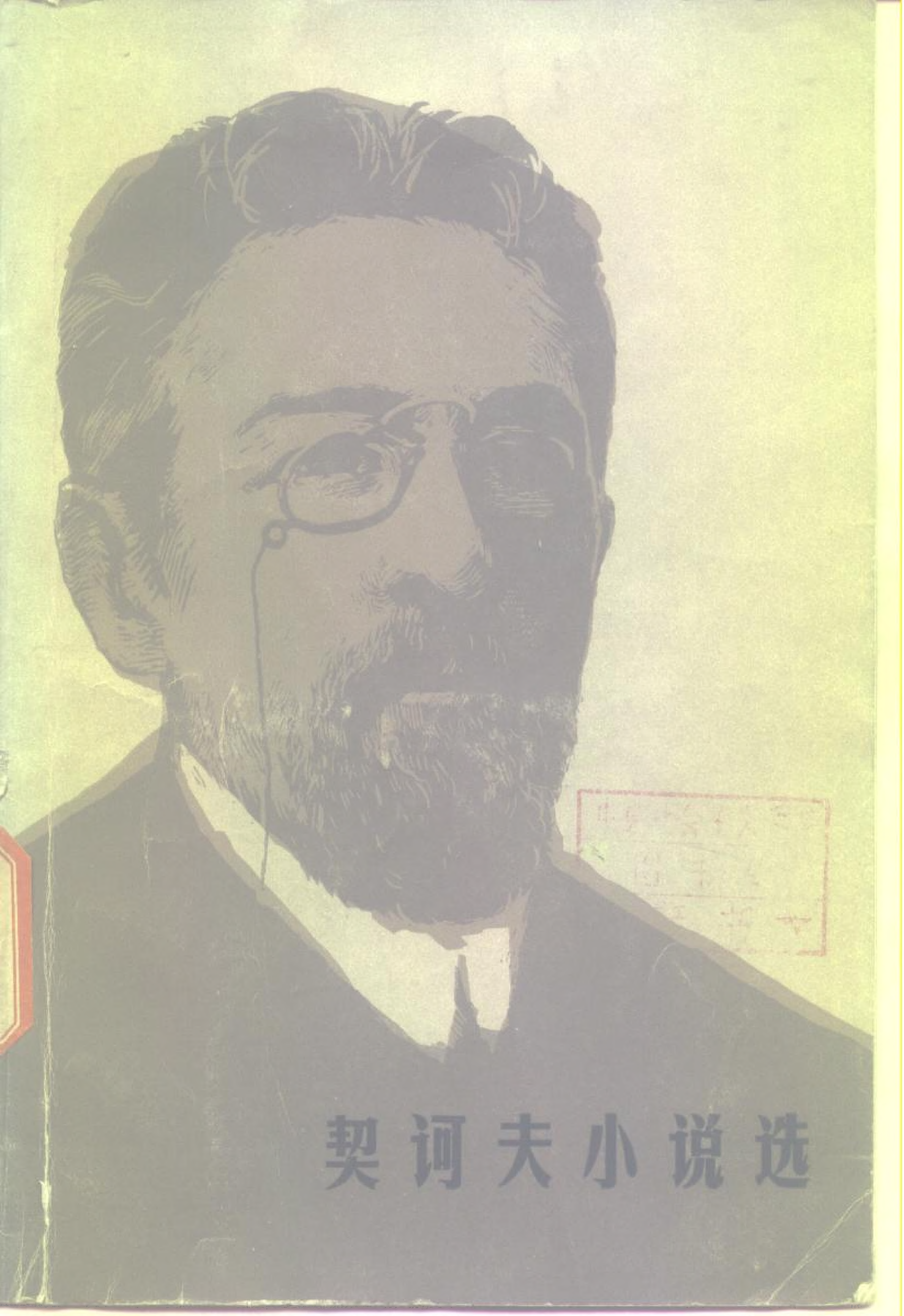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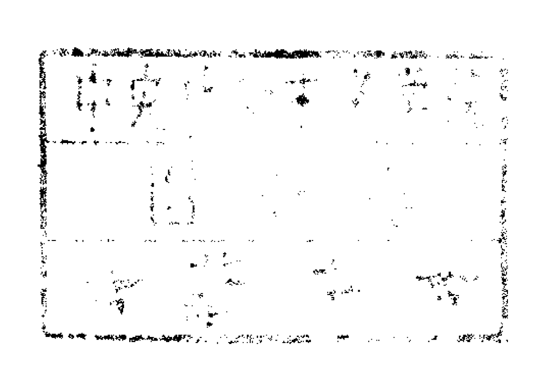


契诃夫小说选

契诃夫小说选

汝 龙译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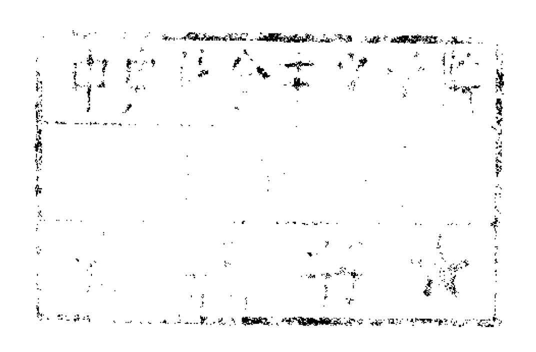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契诃夫小说选

汝　龙译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А. П. ЧЕХОВ

РАССКАЗЫ И ПОВЕСТИ

据 Constance Garnett 英文译本 The Tales of Tchehov (Chatto & Windus, London, 1930)转译，并据 А.П.ЧЕХ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6)校订。

封面设计：彭世强

契诃夫小说选（共两册）

Qihefu Xiaoshuo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59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5 7/8　插页 5

1956年4月北京第1版　1960年1月北京第2版

1984年11月湖北第6次印刷　印数 107,001—163,000

书号 10019·441　定价 3.40 元

出 版 说 明

安·巴·契诃夫(1860—1904)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上有很高的成就。他的独具一格的戏剧也很有影响。

八十年代初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只是给一些幽默杂志写写短小的滑稽故事。这类故事数量很多，但总的说来，社会意义不大。早期作品中也有一些是思想较深刻的，这表明契诃夫和那些专门追求笑料的无聊文人毕竟不同。象《一个官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等，表面上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笑话，实际上却嘲讽了专制制度的仆役们的暴戾无耻和某些小官吏的奴才心理。

八十年代中期，契诃夫的创作有了明显的变化，开始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如《哀伤》、《苦恼》、《万卡》等。这些小说里仍然有喜剧因素，但悲剧性显著增强。八十年代后半期，契诃夫写了一些出色的作品，如《渴睡》、《草原》等篇，证明作者在艺术上日趋成熟。

但是，这个时期的契诃夫不关心俄国的政治生活。他由于没有明确的世界观而苦恼。《没意思的故事》写一个世界闻名的老学者因为没有“中心思想”痛苦不堪，多少也反映了作者本人当时的心境。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现实，找出答案，一八九〇年契诃夫曾去沙皇流放犯人的库页岛旅行，《第六病室》是这次旅行的直接产物。阴森恐怖的第六病室成了专制俄国的缩影。在这篇小说里，他批判了宣扬“不用暴力抗邪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在八十年代，契诃夫自己也曾长期受到它的影响。

旅行归来后，契诃夫认真地关心人民的生活。他从莫斯科迁到梅里霍沃村。从事社会活动，参加扑灭霍乱和救济饥民的组织。在梅里霍沃时期和迁居克里米亚以后，他创作了许多优秀小说，除

《第六病室》外，还有《跳来跳去的女人》、《文学教师》、《带阁楼的房子》、《我的一生》、《农民》、《套中人》、《醋栗》、《姚尼奇》、《新娘》等。正当他的思想在一九〇五年前夕不断高涨的俄国革命运动影响下朝着积极方向转变的时刻，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

契诃夫小说题材相当广泛，主要有：统治阶级的奴才的专横无耻，没落贵族的腐朽，资产阶级的贪婪，地主富农的剥削，劳动人民的贫困和痛苦，小市民的庸俗和丑恶，知识分子的空虚无为，不甘堕落者的苦闷与追求，觉醒的青年对新生活的向往。此外，他还批判了那些提倡点点滴滴改良的“小事”论者。

契诃夫的作品虽然有着明显的抑郁哀伤的调子，所写的多是灰色的生活，但他描写丑恶现象，是为了向人们指出除旧布新的必要。他对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力量抱有信心，歌颂普通人民的优秀品质，反映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九十年代，他的作品的基调是：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到了晚年，他更看出旧俄国的必然崩溃，他欢呼“新生活万岁！”

但是，契诃夫不是一个革命者。他作品中那些发现必须改变旧生活的人物，既不知道新生活该是什么样子，更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新生活。契诃夫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始终未能看到代表未来的真正革命力量，没有塑造出那个时代的英雄形象。

尽管存在着上述的局限，契诃夫的创作仍然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的作品反映了旧社会的种种丑恶，有助于人们了解并憎恶那个罪恶的制度。他的小说的艺术技巧也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

我们现在出版的这个译本，是根据我社一九六〇年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选》重印的。

编　者

1978年3月

目　次



目　次

胜利者的胜利

——一个退休的十四等文官①的故事

在懺悔节②的星期五那天，大家都到阿历克塞·伊凡內奇·柯祖林家里去吃油餅。您不认識柯祖林；对您来說，也許他无声无臭，不算甚么；对我們这班沒有飞黃騰达的人来說，他可就算得偉大、万能、絕頂聰明了。凡是做他的所謂"娄罗"的人，都上他那儿去了。我也跟着爸爸去了。

先生，油餅好得很，簡直沒法跟您形容：肥厚、松軟、緋紅。鬼才知道，只要拿起这么一个餅，蘸一蘸滾燙的牛油吃下去——跟着另一个餅就自个儿钻进嘴里去了。还有酸奶酪啦、鮮魚子啦、鮭魚啦、碎奶酪啦，那都算是細节，点綴，陪衬。葡萄酒和伏特卡多得像是汪洋大海。吃完油餅，大家就喝鱘魚湯；喝完了湯又吃酱汁鷓鴣。大家吃得酒足飯飽，我爸爸悄悄解开了肚子上的扣子，为了不让人家看見他这种自由作風，就用餐巾把肚子盖上了。阿历克塞·伊凡內奇呢，旣然是我們的領袖，那就甚么事都可以做，索性把坎肩和衬衫都解开了。飯后，大家沒有离座，承領袖恩准，抽着雪茄烟，閑談起来。我們洗耳恭听；他老人家阿

① 帝俄文官分十四等，这是最小的官。

② 基督教节日，在四旬斋的前一周（复活节前四十日的持斋，謂之四旬斋）。

历克塞·伊凡內奇哇哇地讲。話題大半带点幽默性质，跟懺悔节相关……領袖侃侃而談，而且分明想卖弄俏皮。我不知道他讲了甚么可笑的事沒有，我只記得爸爸一个劲儿地戳我的腰，說：

“笑啊！”

我就把嘴嘻得大大的，笑一下。有一回我甚至尖声笑起来，引得大家都注意我了。

“行，行！”爸爸小声說，“有你的！他正在瞧你，而且笑了……这挺好；眞的，說不定他会給你一个助理文书的位子呢！”

“是啊！”我們的領袖柯祖林說过一些别的話后，喘着气，呼哧呼哧地說，“現在我有油餅吃，有挺新鮮的魚子吃，有細皮白肉的老婆相亲相爱。我还有个女儿，長得可眞美，慢說你們这班小人物，就是公爵和伯爵見了也要看得出神，贊叹一声。住宅嗎？嘻嘻嘻！……瞧瞧这所房子！你們呢，只要还活着，那就用不着唉声叹气，发牢騷！甚么事都会发生，人事是千变万化的……比方說，現在你无声无臭，不算甚么，如同碎碴子……小葡萄干——可是，誰知道呢？也許慢慢有那么一天你就……你就交运啦！甚么事都会发生的！”

阿历克塞·伊凡內奇頓一頓，搖搖头，接着說：

“讲到先前，先前是甚么样啊！不是嗎？我的天！我都不相信自己的記性了。脚上沒有靴子，身上只穿一条破衬褲，提心吊胆，渾身发抖……要掙一个卢布，往往要做两个星期的工。而且就是这一个卢布，人家也不是好好地給你，不是的！他們把它揉成一团，往你臉上一丢：拿去！人人都可以糟蹋你，欺負你，揍你一頓……人人都能跟你为难……有一回，我带着呈文去进見，一瞧，門道里坐着一条小狗。我就向这条小狗走过去，想要握握它的爪子，握握它的爪子。我說：‘对不起，让我走过去。早安！’可是

小狗却对着我：汪汪汪……看門人用胳膊肘撞了我一下！我就对他說：'沒有零錢，伊凡·波达培奇！……对不起！'不过頂要命的是这条熏鲱魚……是这条鳄魚，我为他受了多少罪啊，挨了各式各样的駡！都是为了这个小人物，为了庫里岑！"

阿历克塞·伊凡內奇指着一个跟我爸爸并排坐着的、傴僂的小老头。那个小老头眯着疲倦的眼睛，带着嫌恶的神情抽一根雪茄烟。他平日从不抽烟，不过如果大人物請他抽雪茄烟，那他就认为回絕未免不成体統了。他一看見那根向他指着的手指头，就十分窘，在椅子上扭动起来。

"承这个小人物的情，我受了不少的罪！"柯爾林接着說，"要知道，我一开头就做了他的部下。他們带着我去見他；我呢，低声下气，土头土脑，一副寒酸相；他們把我安置在他的桌子旁边。他就开始虐待我……每一句話都像一把尖刀，每看一眼都像一顆射进胸口的子彈。現在他看起来像一条蛆，样子可怜，可是当初他是甚么样子啊！海王星！好比狂風暴雨！他把我折磨了好久！我为他抄写，跑去买肉包子，修笔尖，陪他的老丈母娘去看戏。处处討他的欢心。还学会了聞鼻烟！嗯……样样都为討他的好……'不行啊，'我想，'我得經常随身带着鼻烟盒，防他万一要用。'庫里岑，你还記得嗎？我媽現在是去世了，老太太生前有一回上他那儿去，求他准她儿子，也就是我，两天假，好到我伯母家去分遺产。他呀，数落她，瞪起眼睛，哇哇地叫：'可是你儿子是个懶汉，他是个寄生虫；别忙，混娘們儿，你瞧着吧！……'他說，'非送到法院去不可！'老太太回到家，就躺下了，吓出了病，当时差点沒死了……"

阿历克塞·伊凡內奇用手絹擦了擦眼睛，一口喝干了杯中的葡萄酒。

"他还打算叫我跟他女儿結婚，可是当时我……幸好害了一場热病，在医院里躺了半年。啊，从前是甚么样子！大家在怎样生活啊！現在呢？呸！現在，我……我在他上头啦……該他陪我的丈母娘上戏院去，他給我鼻烟盒，他自己抽雪茄了。嘻嘻嘻！……我給他的生活里洒了点胡椒……胡椒！庫里岑！！"

"您有甚么吩咐？"庫里岑站起来，挺直身子問道。

"表演悲劇！"

"是！"

庫里岑挺直身子，皺紧眉头，举起手来，做出一臉的苦相，用嗄哑的、破鑼样的声音唱道：

"死吧，变心的女人！我要眼看着你死！"

我們笑得前仰后合。

"庫里岑！把这块面包加点胡椒，吃下去！"

已經吃飽的庫里岑，拿起一大块黑面包，洒上胡椒，在大家的哄笑声中嚼着。

"人事是千变万化的，"柯祖林接着說，"坐下，庫里岑！等我們站起来的时候，你再唱个歌呀甚么的……那时候是你，現在却輪到我了……可是……老太太就那样死了……是啊……"

柯祖林站起来，摇摇晃晃……

"可是我——一声也沒响，因为我渺小、寒酸……劊子手！……吃人的生番！……可是現在不同，我出头啦……嘻嘻嘻！……可是喂，你！你啊！我跟你說吶，沒留鬍子的！"

柯祖林伸出手指头戳了戳我爸爸的腰。

"繞着桌子跑，学小公鸡叫！"

我爸爸陪着笑臉，快活得脹紅了臉，踩着碎步繞了桌子跑起来。我也跟着他跑。

“閣——閣——閣!” 我們两人叫着，跑得更快了。

我一边跑，一边想：

“我就要做助理文书了！”

1883年

一个官員的死

在一个挺好的傍晚，有一个同样挺好的庶务官，名叫伊凡·德密特里奇·切尔維亚科夫①，坐在戏院正厅第二排，用望远鏡看戏：《哥納維勒的钟》②。他凝神瞧着，覺得幸福极了。可是忽然間……在小說里，常常遇見这个“可是忽然間”。作家是对的：生活里充滿多少意外的事啊！可是忽然間，他的臉皺起来，他的眼睛眯縫着，他的呼吸止住了……他从眼睛上拿掉望远鏡，弯下腰去，于是……“啊嚏！！！”諸君看得明白，他打噴嚏了。不管是誰，也不管是在甚么地方，打噴嚏总归是不犯禁的。乡下人固然打噴嚏，巡官也一样打噴嚏，就連樞密顾問官③有时候也要打噴嚏。大家都打噴嚏。切尔維亚科夫一点也不慌，他拿手絹擦了擦臉，而且照有礼貌的人那样，往四下里看一看：他的噴嚏究竟攪扰别人沒有。可是这一看不要紧，他却慌起来了。他看見坐在他前面正厅第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在拿手套使勁擦自己的禿頂和脖子，嘴里嘟噥着。切尔維亚科夫认出那个小老头是卜里

① 切尔維亚科夫这个姓是从“小虫”这个字变来的。

② 一个三幕小歌剧的名字。

③ 旧俄时代的第三等文官，品位相当高。

兹查洛夫，在交通部任职的一位文职的将軍①。

“我把唾沫星子噴在他身上了！”切尔維亚科夫想，“他不是我的上司，是别的部里的，不过那也还是难为情。应当道个歉才对。”

切尔維亚科夫咳了一声，把身子向前探出去，凑近将軍的耳根小声說：

“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濺在您身上了……我一不小心……”

“不要紧，不要紧……”

“看在上帝面上，原諒我。我本来……我不是故意要这样的！”

“唉，請您坐好吧！让我看戏！”

切尔維亚科夫窘了，傻头傻脑的微笑，开始看戏。他看啊看的，可是不再觉得幸福了。他开始惶惶不安，定不下心来。到了休息时間，他走到卜里兹查洛夫跟前，在他身旁走了一忽儿，压下自己的胆怯，喃喃地說：

“我把唾沫星子噴在您身上了，大人……請您原諒……我本来……出于无意……”

“唉，够啦……我已經忘了，您却說个沒完！”将軍說，不耐煩地撇了撇他的下嘴唇。

“已經忘了，可是他的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切尔維亚科夫怀疑地瞧着将軍，暗想，“而且他不願意說話。我应当对他解釋一下，說明我完全无意……說明打噴嚏是自然的法則，要不然他就会认为我有意唾他了。现在他固然沒这么想，以后他一定会

① 旧俄的文职官名，屬于第三等或第四等官級。

这么想！……”

一回到家，切尔維亚科夫就把自己的失态告訴他妻子。他觉得他妻子对这件事全不在意；她光是有点惊吓，可是等到听明白卜里兹查洛夫是在“别的”部里任职以后，就放心了。

“不过呢，你也还是去賠个不是的好，”她說，“要不然他就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中举动不得体了！”

“說的就是啊！我已經賠过不是了，可是不知怎么他那样子挺古怪……一句好話也沒說。不过那忽儿也沒有工夫說話。”

第二天切尔維亚科夫穿上新制服，理了发，上卜里兹查洛夫家里去解釋……他一走进将軍的接待室，就看見那儿有很多来請托事情的人，将軍本人夹在他們当中，正在接受他們的請求。将軍問过好几个請托事情的人以后，抬起眼睛来看着切尔維亚科夫。

“要是您記得的話，大人，昨天在阿尔卡琪娅①，”庶务員开口讲起来，“我打了个噴嚏……不小心噴了您……請原……”

“眞是胡鬧……上帝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您有甚么事要我效劳嗎？”将軍对其次一个請托事情的人說。

“他不肯說話！”切尔維亚科夫暗想，臉色慘白了，“这是說：他生气了……不行，不能照这样了事……我要跟他說明白才行……”

等到将軍跟最后一个請托事情的人談完話，正要走进內室去，切尔維亚科夫就走过去跟在他后面，喃喃地說：

“大人！要是我斗胆攪扰大人，那只是出于一种可以說是悔恨的感觉！……那不是故意做出来的，請您务必相信才好！”

---

① 常用的夏季露天花园和剧院的名字。

将軍做出一付哭丧相，摆了摆手。

"哎呀，您簡直是跟我开玩笑，先生！"他說完，就走进去，关上他身后的門。

"这怎么会是开玩笑？"切尔維亚科夫想，"根本就沒有开玩笑的意思呀！他是将軍，可是他竟不懂！既是这样，我也不願意再对这个摆架子的人賠不是了！去他的！我給他写封信好了，我再也不来了！皇天在上，我說甚么也不来了！"

切尔維亚科夫这么想着，走回家去。給将軍的信，他却沒写成。他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出来这封信該怎样写才好。他只好第二天再亲自去解釋。

"昨天我来打攪大人，"等到将軍抬起詢問的眼睛望着他，他就喃喃地說，"可不是照您所說的那样是为了开玩笑。我原是来賠罪的，因为我在打噴嚏的时候噴了您一身唾沫星子……我从沒想到要开玩笑。我哪儿敢开玩笑？要是我們沾染了开玩笑的习气，那可就会……失去……对人的尊敬了……"

"滾出去！！"将軍忽然大叫一声，臉色发青，周身打抖。

"甚么？"切尔維亚科夫低声問道，吓得呆如木鸡。

"滾出去！！"将軍頓着脚又喊一声。

切尔維亚科夫的肚子里好像有个甚么东西掉下去了。他甚么也看不見，甚么也听不見，退到門口，走出去，到了街上，一路磨磨蹭蹭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沒有脫掉制服，往长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1883年

嫁　妆

有生以来，我見过很多房子，大的、小的、石头砌的、木头造的、新的、旧的，不过其中有一所房子特别生动地保留在我的記忆里。然而它不是大房，而是小屋。这是一所很小的平房，有三个窗子，活像一个矮小而駝背的老太婆戴着一頂包发帽。白灰墙、瓦房頂、灰泥脫落的烟囱，全都淹沒在一片蒼翠的树林里，淹沒在現在房主的祖父和曾祖父所栽种的槐树、桑树、楊树中間。这所房子給蒼翠的树林遮盖得看不見了。不过这許多綠树并沒有妨碍这房子成为城里的房子。它那寬闊的院子跟別的同样寬闊蒼翠的院子連成一排，成了莫斯科的街道的一部分。从来沒有人坐馬車走过这条街，走过这条街的行人也少有看見。

这所小房子的百叶窗永远是下着的；房里的人不需要阳光。阳光对他們沒用处。窗子也从来不开，因为这所小房子的住客，不喜欢新鮮空气。凡是在槐树、桑树、牛蒡当中生活的人，对于大自然总是冷淡的。上帝只給消夏的游客那种理解大自然的美丽的能力，此外的人却完全不懂这种美景。俗語說得好："我們有的东西，我們反而不珍惜。"而且还不止于此：我們有的东西，我們反而不喜欢呢。房子四周树木蒼翠，好比人間天堂，快乐的鳥雀在那些树木上搭起窠来。可是房子里面呢……唉！……夏

天，房里悶热，透不出气；冬天也热得跟澡堂一样，满是煤气，而且，那么乏味，乏味。……

我第一回去拜訪那所小房子是很久以前因为办一件事才去的。房主人，一位上校，托我去探望他的妻子和女儿。那第一回的訪問，我記得很清楚。实在，要忘掉是不可能的。

請閉上眼睛想想看，当您从門道走进大厅的时候，一个又小又弱的四十岁上下的妇人呆望着您，現出恐惧和惊奇的样子。您是生人，客人，"年青人"，那就足够使得她恐惧而惊奇了。您手里并沒拿着短錘、斧子、手枪，您滿面春風地微笑，可是您遇見的却是惊恐。

"請問您貴姓？"那上了岁数的女人用顫巍巍的声音問您，您认出她就是女主人契卡瑪索娃。

我通报了姓名，說明我的来意。恐惧和惊奇立刻换成尖細而快活的"啊"的一声喊，她的眼珠轉动起来。那"啊"的一声仿佛是回声似的，从前堂傳到大厅，从大厅傳到客室，从客室傳到厨房……照这样一直傳到底下的地窖。不久，整个小屋都充滿了各种声音的、欢暢的"啊"。过了五分钟，我坐在客厅里一張又大又軟的、温暖的长沙发上，听着"啊"声走出大門，順着莫斯科街响下去了。

房間里有除虫粉的气味、新羊皮鞋的气味，那双鞋放在我身旁一張椅子上，用手絹包着。窗台上摆着天竺葵，挂着細紗的窗帘，窗帘上停着吃飽的蒼蝇。墻上挂着一位主教的油画像，像框上的玻璃有一个角已經破裂。主教像旁边，挂着一排祖先像片，一律是茨岡型的、黄檸檬色的臉。桌上放着一个頂針，一个綫团，和一只沒有織完的袜子；地板上放着一件黑色女上衣和一張紙样，这两样东西粗針大綫地縫在一块儿。隔壁房間里有两个惊

恐慌張的老太婆匆匆地从地板上拾起同样的紙样和裁縫用的画粉……

“請您原諒，我們这儿凌乱得很！”契卡瑪索娃說。

契卡瑪索娃一面跟我讲話，一面斜着眼睛朝那正在收拾紙样的房間困窘地看一眼。房門也好象发窘似的，时而开了一两寸，时而又关上了。

“甚么事？”契卡瑪索娃对那門說。

“Où est mon cravatte, lequel mon père m'avait envoyé de Koursk?①”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門口問。

“Ah, est-ce que, Marie…… que②……真的，这是不行的…… Nous avons donc chez nous un homme très peu connu de nous.③ 去問露凱丽雅吧。”

“可是，我們的法国話讲得多流利啊！”我在契卡瑪索娃的眼睛里念出了这样的話，她快活得脹紅了臉。

过不久門开了，我看見一个又高又瘦的姑娘，十九岁光景，穿一件长长的細紗衣服，腰間束一根金黄色的皮带，我还記得那腰带上挂着一把珍珠母的扇子。她走进来，行了屈膝礼，脹紅了臉。先是她那点綴着几顆雀斑的长鼻子发紅，然后从鼻子紅到眼睛那儿，从眼睛紅到两鬢那儿。

“这是我女儿瑪涅琪卡！”契卡瑪索娃嬌滴滴地說。“这是剛来的那个年青人……”

介紹过后，我就說我看見这么多的紙样有点奇怪。母女俩垂下眼帘。

---

① 法語：我父亲从庫尔斯克寄給我的領带放在哪兒？

② 法語：啊，瑪丽亚，难道……难道……。

③ 法語：現在我們这兒有个我們不大认識的人。

“每年耶穌升天节[1]，我們这儿有一个市集，”母亲說，“我們总要在那市集上买些衣料，然后我們做上整整一年的活，一直忙到来年的市集。我們从不把衣服拿到外面去做。我丈夫彼得·謝敏內奇的薪餉不很多，我們不能让自己过奢华日子。我們只好亲自动手做活了。”

“可是您这儿誰要穿这么多的衣服啊？这儿不是只有你們两位嗎？”

“嗨……难道这可以現在穿嗎？这些不是为了穿的！这是嫁妆！”

“嗨，媽，您怎么說这种話？”女儿說，臉紅了，“我們的客人許会认为这是真事呢。……我絕不出嫁！絕不！”

她說啊說的，可是說到“出嫁”两个字，她的眼睛亮了。

她們端来茶、面包干、牛油、果酱，紧跟着又送来树莓和鮮奶油。到傍晚七点钟，我們吃晚飯，一共六道菜；我們吃晚飯的时候，我听見一声又长又响的呵欠，隔壁房里有人大声打呵欠。我奇怪地看一看門口；只有男人才会发出那样的呵欠声。

“那是彼得·謝敏內奇的弟弟叶果尔·謝敏內奇……”契卡瑪索娃看見我惊奇，就解釋道，“从去年起，他就住到我們这儿来了。請您原諒他：他不能出来看您。他是个不懂交际的野人……見着生人就害臊……他打算进修道院去……他做过一陣子官，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伤了心……所以他現在难过得很……”

飯后契卡瑪索娃拿出叶果尔·謝敏內奇正在亲手刺綉的、日后預备献給教会的肩袈裟来給我看。瑪涅琪卡一时也丢掉她

---

[1] 基督教的节日，在复活节后的第四十日。

的羞澀，拿給我看她在替他父亲刺綉的荷包。我看着她的活計，装出惊叹样子，她臉紅了，伏在母亲耳边說了几句話。母亲满面春風，邀我跟她一块儿上堆房去。在那儿，她指給我看五口大箱子和許多小箱子、小盒子。

"这……就是她的嫁妆！"他母亲低声对我說，"全是我們自己做的。"

看完这些阴沉的箱子，我向我的殷勤的女主人告辞。她們要我答应以后再来看她們。

我一直到初次拜訪过了七年以后才能去踐約。当时我奉命到这小城里来，在一个正在开审的訟案里做鉴定人。我一走进那所熟悉的小房子，就又听見"啊"的一声喊……她們馬上认出了我……当然啦！我那第一次的拜訪在她們生活中是件大事；大事既然少，自然就記得牢了。我走进客厅：母亲长得越发胖了，头发已經灰白，正在地板上爬着，裁一件藍色的衣料。女儿坐在沙发上做針綫。屋里仍旧有紙样，仍旧有除虫粉味，也仍旧有那玻璃破裂的像框和画像。不过这儿却也有变化。主教画像旁边挂了一張彼得·謝敏內奇的像片，两个女人全穿着丧服。彼得·謝敏內奇是在升做将官以后，过了一个星期去世的。

回忆开始了……将軍夫人流泪。

"我們眞是大不幸！"她說，"您知道，彼得·謝敏內奇去世了。現在我們孤孤单单地留在世界上，只好自己来照料自己了。叶果尔·謝敏內奇还活着，可是关于他，我沒有甚么好消息可以奉告。修道院不肯收留他，因为……因为他喝酒。現在，他心里难受，喝得比从前更凶了。我正打算上貴族会长那儿去告状。說来您也不信，他不止一次撬开那些箱子……拿走瑪涅琪卡的

嫁妆，送給香客。他已經拿空了两只箱子！要是他照这么干下去，我的瑪涅琪卡就会一点嫁妆也剩不下了。……”

“您怎么說这种話，媽？”瑪涅琪卡說，难为情了。“我們的客人眞不知道会想到哪儿去呢……我絕不出嫁，絕不！”

瑪涅琪卡抬起眼睛来，望着天花板，現出兴奋和希望的神情，明明不相信自己所說的話。

一个身材矮小、头頂秃了一大块的男人，穿一身棕色衣服和雨鞋，跟耗子那样沙沙响着，溜进了前堂。

“那人一定是叶果尔·謝敏內奇，”我暗想。

我瞧瞧母亲，又瞧瞧女儿。她俩显得老多了，也瘦多了。母亲的头发漸漸銀白，可是女儿更显得蒼老憔悴，仿佛母亲比女儿最多只大五岁而已。

“我正打算去找貴族会长，”老太婆对我說，忘記她已經对我說过这話了，“我要去告状！我們做出来的东西，叶果尔·謝敏內奇样样都拿去，散掉，好拯救他的灵魂。我的瑪涅琪卡要弄到一点嫁妆也沒有了！”

瑪涅琪卡臉紅了，可是这回沒說甚么。

“我們只好重新再裁做。可是上帝知道我們不是有錢人啊！我們現在成了孤儿了！”

“我們成了孤儿了！”瑪涅琪卡附和道。

一年以前，命运重又驅使我到那所小房子去。走进客厅，我看見那位老太太契卡瑪索娃。她穿一身黑衣服，佩着丧章，坐在沙发上做針綫。她身旁坐着一个小老头子，穿着棕色衣服，脚上穿的不是靴子，而是雨鞋。他一看見我，就跳起来，跑出客厅去了。

做为回答我的問候，老太太微笑着說：

"Je suis charmée de vous revoir, monsieur.①"

"您在做甚么活計啊?"过一忽儿，我問。

"这是一件女衬衫。等我做完，我就要拿到神甫那儿去存起来，要不然叶果尔·謝敏內奇就会偷去了。現在我把样样东西都存在神甫那儿了，"她小声說。

她看一眼她面前桌子上她女儿的像片，叹口气，說：

"我們成了孤魂了！"

女儿上哪儿去了？瑪涅琪卡在哪儿呢？我沒有細問，我不打算向那位穿着重丧服的老太婆詳細打听了。先是我坐在房間里，后来我告辞出来，瑪涅琪卡却始終沒有来招呼我。我沒听見她的語声，也沒听見她那細碎而胆怯的脚步声……我明白了，我的心就沉下去了。

1883年

---

① 法語：先生，我高兴再看見您。

胖子和瘦子

在尼古拉叶夫斯基鉄路的一个火車站上，有两个朋友，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碰見了。胖子剛剛在車站上吃完飯，嘴唇上粘着油，发亮，跟熟透的樱桃一样。他冒出白葡萄酒和fleur d'orange① 的气味。瘦子剛剛跳下火車，拿着皮箱、包裹、硬紙盒。他冒出火腿和咖啡渣的气味。他背后站着一个长下巴的瘦女人，那是他妻子；还有一个眯起一只眼睛的、高个子的男学生，那是他儿子。

"波尔菲里！"胖子看見瘦子，就叫起来，"是你嗎？老朋友！多少个冬天，多少个夏天，沒見着你啦！"

"哎呀！"瘦子惊奇的叫起来，"米沙！小时候的朋友！你打哪儿来的？"

两个朋友互相拥抱，吻了三回，彼此打量着，眼睛里滿是眼泪。两个人都感到愉快的惊奇。

"我亲爱的！"瘦子吻过以后說，"眞是想不到！眞是出其不意！嗯，好好瞧着我！还是跟从前那么漂亮！还是从前那样一表堂堂，大少爷！天吶！那么，你怎么样？发財啦？結婚啦？你

① 法語：香橙花。

看，我已經結婚了……这是我妻子露意絲，她娘家姓万增巴赫……路德派的教徒……这是我儿子納发納伊尔，三年級的学生。这是我小时的朋友，納发尼亚①！我們小时候是同学！”

納发納伊尔想了一想，脫下帽子。

“我們小时候是同学！”瘦子接着說，“你还記得从前大家怎样拿你开玩笑嗎？大家給你起了一个外号叫赫洛斯特拉托斯②，因为你拿紙烟燒坏一本教科书；我呢，外号叫厄菲阿尔忒斯③，因为我爱搬弄是非。哈哈！……那时候咱們都是小孩子啊！……别怕难为情，納发尼亚。走到他跟前去……这是我妻子，她娘家姓万增巴赫……路德派的教徒……”

納发納伊尔想了一想，躲到他父亲背后去了。

“那么，你的景况怎么样，朋友？”胖子問，热情地瞧着他的朋友，“你在哪儿做官？你做到几等官啦？”

“是在做官，我亲爱的！我已經做了两年八等文官，得了斯丹尼司拉夫勛章。薪水很少……嗯，可是求上帝跟它同在！④我妻子教音乐課；我呢，私下里用木头做烟盒。挺好的烟盒！我卖一卢布一个。誰要是一回买十个或者十个以上，你知道，我就打点折扣。我們总算混着过下来了。你看，我原在做科員，現在調到这儿来，仍旧在科里，可是做科长了……往后我就在这儿做事。那么，你怎么样？恐怕你已經做到五等文官了吧？嗯？”

“不，我亲爱的，你还得說得再高点才成，”胖子說，“我已經做到三等文官了……我有两个星章了。”

---

① 納发納伊尔的爱称。

② 希腊人，公元前356年放火燒掉了以弗所城狄安娜神庙，因而出名。

③ 希腊人，公元前五世紀初，为波斯軍队带路，出卖同胞，引敌入境。

④ 意思是“可是那也沒关系！”

瘦子忽然脸色变白，呆住了，可是他脸上的肉很快的向四面八方扭动，做出頂暢快的笑容，仿佛他的脸上，眼睛里，射出火星来似的。他聳起肩膀，弯下腰，縮成一团……他的皮箱啊、包裹啊、硬紙盒啊，好像也聳起肩膀，皺起了脸……他妻子的长下巴变得越发长了；納发納伊尔挺直身体立正，系好制服上所有的扣子……

“大人……我……荣幸得很！斗胆說一句：小时候的朋友忽然变成了大貴人！嘻嘻！”

“唉，算了！”胖子皺眉，“干么用这种口气讲話？你我是从小的朋友，用不着官場的那一套奉承！”

“求上帝怜恤……您老人家說的甚么話？……”瘦子陪着笑脸說，越发縮成一团了，“大人的恩情……有如使人再生的甘露……大人，这是我儿子納发納伊尔……我妻子露意絲，某种程度上的路德派教徒……”

胖子本想提出抗議，可是瘦子的脸上現出那样的尊崇、諂媚、恭恭敬敬的丑相，弄得那三等文官直噁心。他扭轉头去不看那瘦子，伸出手去告別。

瘦子伸出三个手指头握一握手，全身傴下来鞠躬，跟中国人那样地陪笑：“嘻—嘻—嘻！”他妻子也陪着笑脸。納发納伊尔把两脚靠攏，制帽掉到地下去了。这三个人都感到了愉快的惊奇。

1883 年

变色龙*

巡官奥楚蔑洛夫① 穿着新的軍大衣，手里提着一个小包，穿过市場的广場。他身后跟着一个火紅头发的巡警，端着一个篩子，那上面盛满了沒收来的醋栗。四下里一片寂靜……广場上一个人也沒有……商店和飯館的敞开的門口，无精打采地面对着上帝創造的这个世界，就跟許多飢餓的嘴巴一样；在那些門口左近，就連一个乞丐也沒有。

"好哇，你咬人，該死的东西！"奥楚蔑洛夫忽然听見了喊叫声。"伙伴們，别放走它！这年月咬人可不行！逮住它！哎喲……哎喲！"

傳来了狗的尖叫声。奥楚蔑洛夫往那边一瞧，看見商人彼楚金的木柴場里跑出来一条狗，用三条腿一顚一顚地跑着，不住地回头瞧。它身后跟着追来一个人，穿着浆硬的花布衬衫和敞着怀的坎肩。他追它，身子往前一探，扑倒在地下，抓住了狗的后腿。于是又傳来狗的尖叫声和人的吶喊声："别放走它！"带着睡意的脸从商店里探出来，木柴場四周很快地聚了一群人，仿佛从地底下鉆出来的一样。

---

* 蜥蜴的一种，善于很快的变换皮肤的顏色，以适应四周物体的顏色。

① 这个姓的意思是"瘋癲的"。

“仿佛出乱子了，官长！……”巡警說。

奥楚蔑洛夫把身子微微向左一轉，往人群那边走去。在木柴場門口，他看見前面已經提到的那个敞开了坎肩前襟的人举起右手，把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伸給那群人看。在他那半醉的臉上好像現出这样的神气：“我要揭你的皮，坏蛋！”就連那手指头本身也像是一面胜利的旗帜。奥楚蔑洛夫认出这人是金飾匠赫留金①。鬧出这場乱子的罪犯坐在人群中央的地上，前腿劈开，渾身发抖——原来是一条白毛的小猎狗，臉尖尖的，背上有块黃斑。它那含泪的眼睛流露出悲苦和恐怖的神情。

“这儿到底出了甚么事儿？”奥楚蔑洛夫挤进人群中去，問道，“你在这儿干甚么？你究竟为甚么举起那根手指头？……誰在嚷？”

“官长，我好好的走我的路，沒招誰沒惹誰……”赫留金开口了，拿手罩在嘴上，咳嗽一下。“我正在跟密特里·密特里奇談木柴的事儿，忽然，这个賤畜生无緣无故把这个手指头咬了一口……您得原諒我，我是做工的人……我做的是細致的活儿。这得叫他們賠我一笔錢才成，因为也許我要有一个礼拜不能用这个手指头啦……官长，就連法律上也沒有那么一条，說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該忍着……要是人人都这么給畜生乱咬一陣，那在这世界上也沒个活头儿了……”

“嗯！……不錯……”奥楚蔑洛夫严厉地說，咳了一声，擰起眉头，“不錯……这是誰家的狗？我絕不輕易放过这件事。我要拿点顏色出来給那些放出狗来到处乱跑的人看看！那些老爷旣是不願意遵守法令，現在也該管管他們了！等到他，那个混蛋，受

① 这个姓的意思是豬叫声。

了罰，拿出錢来，他才会知道放出这种狗来，放出种种的野畜生来，会有甚么下場！我要好好地教訓他一頓！叶尔德林，"巡官对巡警說，"去調查一下，这是誰的狗，打个报告上来！这狗呢，把它弄死好了。馬上去办，别拖！这多半是条疯狗……請問，这到底是誰家的狗？"

"这好像是席加洛夫将軍家的狗！"人群里有人說。

"席加洛夫将軍？哦！……叶尔德林，替我把大衣脱下来……真要命，天这么热！看样子多半要下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还不懂：它怎么会咬着你的？"奥楚蔑洛夫对赫留金說，"难道它够得到你的手指头嗎？它是那么小；你呢，說实在的，却长得这么魁偉！你那手指头一定是給小釘子弄破的，后来却異想天开，想得到一笔甚么賠償損失費了。你这种人啊……是出了名的！我可知道你們这些鬼东西是甚么玩意儿！"

"官长，他本来是开玩笑，把烟卷戳到它臉上去；它呢——可不肯做傻瓜，就咬了他一口……他是个荒唐的家伙，官长！"

"胡說，独眼鬼！你甚么也沒看見，那你为甚么胡說？他老人家是明白人，看得出来到底誰胡說，誰像当着上帝的面一样凭良心說話……要是我說了謊，那就让調解法官① 审問我好了。他的法律上說得明白……現在大家都平等啦。不瞞您說……我的兄弟就在当宪兵……"

"少說廢話！"

"不对，这不是将軍家里的狗……"巡警深思地說，"将軍家里沒有这样的狗。他家的狗，全是大猎狗……"

"你拿得准嗎？"

---

① 保安的法官，只管审理小案子。

“拿得准，官长……”

“我自己也知道嘛。将軍家里都是些名貴的、純种的狗；这条狗呢，鬼才知道是甚么玩意儿！毛色既不好，模样也不中看……完全是个下賤胚子。誰会养这种狗？！这人的脑子上哪儿去啦？要是这样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見，你們猜猜看，結果会怎样？那儿的人可不来管甚么法律不法律，一眨巴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你呢，赫留金，受了害，那我們絕不能不管……得懲戒他們一下！是时候了……”

“不过也說不定就是将軍家的狗……”巡警把他的想法說出来，“它的臉上又沒写着……前几天我在他家院子里看見过这样的一条狗。”

“沒錯儿，将軍家的！”人群里有人說。

“哦！……叶尔德林老弟，給我穿上大衣……好像起風了……挺冷……你把这条狗带到将軍家里去，問問清楚。就說这狗是我找着，派人送上的……告訴他們別再把狗放到街上来了……說不定这是条名貴的狗；要是每个猪玀都拿烟卷戳到它的鼻子上去，那它早就毁了。狗是嬌貴的动物……你这混蛋，把手放下来！不用把自己的蠢手指头伸出来！怪你自己不好！……”

“将軍家的厨师来了，問他好了……喂，普洛訶尔！过来吧，老兄，上这儿来！瞧瞧这条狗……是你們家的嗎？”

“瞎猜！我們那儿从来沒有这样的狗！”

“那就用不着白費工夫去問了，”奥楚蔑洛夫說，“这是条野狗！用不着白費工夫說空話了……既然他說这是野狗，那它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

“这不是我們的狗，”普洛訶尔接着說，“这是将軍哥哥的狗，他是前几天才到这儿来的。我們的将軍不喜欢这种猎狗。他哥

哥却喜欢……”

“难道他哥哥来啦？是烏拉吉米尔·伊凡尼奇嗎？”奥楚蔑洛夫問，整个臉上洋溢着感动的微笑；“哎呀，天！我还不知道呢！他是上这儿来住一陣就走的嗎？”

“是来住一陣的……”

“哎呀，天！……他是惦記他的兄弟了……可我还不知道呢！这么一說，这是他老人家的狗？高兴得很……把它带走吧……这小狗还不坏……怪伶俐的……一口就咬破了这家伙的手指头！哈哈哈……得了，你干甚么发抖呀？嗚嗚……嗚嗚……这坏蛋生气了……好一条小狗……”

普洛訶尔喊一声那条狗的名字，就带着它从木柴場走了……那群人就对赫留金哈哈大笑。

“我早晚要收拾你！”奥楚蔑洛夫向他恐吓說，裹紧大衣，接着穿过市場的广場，徑自走了。

1884年

凶　犯

一个极瘦的、矮小的乡下人，穿一件条子花的麻布衬衫和一条打补钉的褲子，站在預审官面前。他那毛茸茸的麻臉、他那藏在突出的濃眉下不容易让人看見的眼睛，露出阴森的凶相。那一头簡直像皮帽子一样的头发，糾結蓬松，好久沒梳理过，使得他越发显出了蜘蛛一样的凶相。他光着脚。

“杰尼司·格里果列夫！”預审官开口了。“走近一点，回答我問的話。在本月七日，也就是七月七日，早晨，鉄道看守人伊凡·謝米揚諾維奇·阿金佛夫沿路巡查，在靠近第一百四十一号里程碑的地方，发现你捻掉一个用来联結鉄軌和枕木的大头釘的螺絲帽。瞧，螺絲帽就在这儿！……他扣下这个螺絲帽，当場把你捉住。这件事是这样的嗎？”

“啥？”

“这件事是不是跟阿金佛夫所說的一样？”

“不錯，是这样的。”

“好；那么，你为什么要捻掉螺絲帽呢？”

“啥？”

“不要再說‘啥’，回答我的問題：你为什么要捻掉螺絲帽？”

“俺要是不要它，就不会把它捻下来，”杰尼司嘶哑地說，斜

起眼睛瞧着天花板。

"你要那个螺絲帽做什么用呢?"

"螺絲帽嗎? 俺們拿螺絲帽做墜子……"

"'俺們'是誰?"

"俺們,老百姓唄……就是克里莫渥的庄稼汉。"

"听着,兄弟;你不要跟我装傻,要說正經的。用不着撒謊,說什么墜子不墜子的!"

"俺这輩子沒有撒过謊,現在撒啥謊……"杰尼司眯着眼,嘟嘟囔囔地說,"可是沒有墜子,那行嗎,老爷?要是把活餌或者青虫什么的安在釣鉤上,不加个墜子,难道它会沉底?說俺撒謊呢……"杰尼司譏笑道,"活餌这种东西,要是浮在水面上,那还有鳥用?一定得釣絲沉了底,鱸魚啦、梭魚啦、鯽魚啦,才会来上鈎;要是活餌浮在水面上,那也許只有鯰魚才会来吃;就是这样的事也不常有……俺們的河里沒有鯰魚……那种魚喜欢大河。"

"你为甚么跟我讲鯰魚?"

"啥?咦,是您自己在問嘛!在俺們那一带,連貴人也照那样釣魚。就連頂小的娃娃沒有墜子也不去釣魚。当然,糊塗的家伙是有的,他們就是沒有墜子也去釣魚。对笨蛋可就說不上規矩了……"

"这么說来,你捻掉螺絲帽是为了拿它去做墜子?"

"不为这个还为啥?又不是拿它当羊拐子① 玩!"

"可是你尽可以找一块鉛或者一个子彈壳……再不然拿一根小釘什么的……来做墜子啊。"

---

① 即羊蹠骨,小孩玩的一种玩具。

“在大路上可是撿不着鉛块的，那得化錢买才成；釘子呢，不中用。比螺絲帽再好的东西，那可是要找也找不着了……它又沉，又有个窟窿眼儿。”

“他一味的装傻！倒好像他是昨天才生出来，或者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你这蠢才，难道你不知道捻掉螺絲帽会鬧出什么乱子来嗎？要不是看守人当心，火車就会出軌，人就会死于非命啦！你就害死人了！”

“上帝不容許出这种事，老爷！为什么害死人？难道俺們不是歉徒或者是甚么坏人？皇天在上，好老爷；俺們活了一辈子，不但沒害过人，就連那样的心思也沒动过……求天后保佑俺們，怜恤俺們！……您在說什么呀，老爷？”

“那么照你看来，火車出事是怎么发生的呢？捻掉两三个螺絲帽，火車就出事啦！”

杰尼司譏誚地笑一笑，眯起眼睛，不相信的瞧着預审官。

“得了吧！俺們村子里的人捻螺絲帽可也有了年月啦，多承主一直保佑俺們；現在呢，又是火車出事罗……又是害死人罗……要是俺把一条鉄軌搬走，或者比方說在鉄道上横放了一块木头，嗯，那火車也許会翻車，可是現在呢……呸！一个螺絲帽罢了！”

“可是你得明白：螺絲帽是用来把鉄軌釘紧在枕木上的！”

“这个，俺們明白得很……俺們又沒有把所有的螺絲帽全捻掉……总要留下几个唄……俺們做事又不是不用脑筋……俺們心里有数喲……”

杰尼司打了个呵欠，在嘴上画一个十字①。

---

① 按照迷信，人打呵欠，魔鬼会乘虚而入口中；画十字是为驅邪。

"去年有一列火車在这儿出了軌，"預审官說，"現在才明白那是什么緣故……"

"您說啥？"

"我說，現在才明白去年火車为甚么会出軌……我懂了！"

"这就是你們这些保护俺們的人要受教育的緣故了，就为的是懂事嘛……主知道該叫誰懂得事理……您呢，这样那样都懂了；可是那看守人，跟俺們一样是乡巴佬，啥也不懂；他呀，揪住俺的領子，把俺拉来了……总得先讲理，才能拉人啊！俗話說得好：庄稼汉长着庄稼汉的脑筋……还有一件事也得写下来，老爷：他打了俺两个嘴巴，当胸又給了俺两拳。"

"人家搜你家里的时候，另外又搜着一个螺絲帽……那是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捻下来的？"

"您說的是放在小紅箱子底下的那个螺絲帽嗎？"

"我也不知道你把它擱在哪儿的，总之是搜着了。你是在什么时候把它捻下来的？"

"俺沒捻；那是伊葛納希卡，就是独眼的謝米揚的儿子，送給俺的。俺說的是箱子底下的那一个。院子里雪橇上的那一个，那是俺跟密特罗方一块儿捻下来的。"

"跟哪个密特罗方？"

"密特罗方·彼得罗夫唄……难道您沒听說过？他呀，在俺們村里編漁网，卖給貴人。那种螺絲帽，他可要的多呐。編一个网子，估摸着，总得要这么十个……"

"听着……根据刑法第一千零八十一条，凡故意损害鉄道，致使鉄路运輸发生危險者，若于犯法时明知此将釀成变故——你听明白沒有？明知！你不会不知道这样捻掉螺絲帽会产生什么結果——当予以流放及苦役之懲罰。"

“当然，您知道得最清楚……俺們是无知无識的老百姓……俺們明白啥？”

“你什么都明白！你說謊，装傻！”

“为啥說謊？要是您不信，那就上村子里去打听好了……只有鯉魚才不用墜子就釣得起来；白楊魚算不得魚，不过沒有墜子，就連白楊魚也不会上鉤。”

“你再讲一讲鯰魚吧！”預审官微笑着說。

“俺們那一带地方沒有鯰魚……在水面上放一根沒有墜子的釣絲，拿蝴蝶做餌，那会釣着一条鰷魚，可是就連这种事也不常有。”

“行了，住嘴吧……”

随后是沉靜。杰尼司站在那儿，换了换脚，瞧着鋪了綠呢子的桌子，使勁眣眼，好像眼前他瞧着的不是桌布，而是太阳似的。預审官很快地写着。

“俺可以走了嗎？”杰尼司沉默了一忽儿問。

“不成。我得把你看押起来，送你到监獄去。”

杰尼司不再眣眼了，擰起濃眉，探問地瞧着那位官儿。

“怎么会坐监獄？老爷！俺可沒这个工夫，俺还得去赶集吶；俺要找叶果尔收那三个卢布的油錢！……”

“住嘴；别打攪我。”

“坐监獄……要是俺做过啥坏事，俺就去；可是这忽儿……平白无故……为啥？依俺看，俺又沒偷东西，又沒打架……要是您疑心在欠繳的稅款上有什么問題，老爷，那您别信村长的話……問村会的終身职員好了……村长啊，他不是基督徒……”

“安靜点！”

“俺这不是挺安靜嘛……”杰尼司嘟噥着說，“可是村长，他

算出来的欠款，是瞎說，俺敢賭咒……俺們是弟兄三个：大哥是庫士瑪·格里高列夫，老二是叶果尔·格里高列夫，还有俺，杰尼司·格里高列夫……"

"你老打攪我……喂，謝米揚！"預审官叫道，"把他押走！"

"俺們是三兄弟，"杰尼司嘟嘟噥噥地說，这时候有两个强壮的兵士抓住他，押着他走出法庭。"弟兄不一定要替弟兄还錢……庫士瑪不給錢，要叫俺杰尼司担当……这是甚么法官！俺們的主人，那位将軍，已經下世了——願他到了天堂！——要不然，他就会好好地教訓你們这些法官一頓……审案子总得知道怎么个审法，不能馬馬虎虎了事……要打，拿鞭子抽一頓也可以，只要有凭有据，打得不屈就成……"

1885年

廚娘出嫁

格里沙，一个七岁的小胖子，站在厨房門前，从钥匙眼往里听，往里看。厨房里正在发生一件依他看来很不平常的、他从沒見过的事情。厨房里那張案子平常是用来切葱剁肉的，眼下那張案子旁边却坐着一个魁偉、結实、头发发紅的乡下人，这人长着一把大胡子，鼻子上冒出大汗珠，穿着車夫的那种长襟外衣。他右手的五个手指头托着一个茶托，他凑着这个茶托喝茶，同时把糖嚼得那么响，震得格里沙背上直起鸡皮疙瘩。老奶媽阿克辛尼雅·斯捷潘諾芙娜坐在他对面的一个髒板凳上，也在喝茶。她的臉色一本正經，同时又放出得意的光来。厨娘彼拉盖雅在炉子那儿忙着做事，分明想把她的臉藏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可是格里沙看見她的臉大放光彩：那張臉正在发燒，变換着各种顏色，开头是紅得发紫，到后来却成了一片死白。她不断地伸出发抖的手去拿刀子、叉子、木柴、抹布等；她扭动着，把东西轉来轉去，弄得乒乓乱响，可是实际上甚么事也沒做。他們坐在那儿喝茶的那張案子，她連看都不看一眼；奶媽問她話，她总是回答得簡短而严厉，沒有扭过臉去。

“請随便吃吧，丹尼洛·謝苗內奇！”奶媽殷勤地招待那車夫，“为甚么您老是喝茶，不吃点別的？您应該喝一点伏特卡才

对！”

奶媽把一瓶伏特卡和一个酒杯推到客人面前去，同时她臉上現出頂頂狡猾的表情。

“我可不喝酒，……不必了……”車夫推辞說，“别让我了，阿克辛尼雅·斯捷潘諾芙娜。”

“您是怎么回事啊！……赶馬車的，还能不喝酒！……光棍儿不会不喝酒的！請喝吧！”

車夫斜眼看一看伏特卡，然后瞧一瞧奶媽狡猾的臉，他自己的臉就也現出同样狡猾的神情，仿佛在說：“你啊，钻不了我的空子，你这老巫婆！”

“我不喝；請您原諒我……干我們这一行的可不能沾上这个嗜好。耍手艺的人可以喝酒，因为他老是坐在一个地方，可是我們这班人老是在明处，当着許多人的面。不是嗎？要是走进酒館的話，准保連馬也丢了；万一喝得太多，那就更糟：一轉眼的工夫，你就睡着了，再不然就打車座上摔下来了。眞是这样的。”

“您一天賺多少錢啊，丹尼洛·謝苗內奇？”

“那要看情形。赶巧了，一天賺上一張綠鈔票①；一个不巧就空着手把車赶回院子里去了。这一天跟那一天往往大不相同。眼下，我們这行生意簡直沒甚么干头了。您知道，这忽儿赶馬車的多极了，草料挺貴，坐車的又小器，老是打算坐公共馬車。不过呢，謝天謝地，我总算沒甚么可抱怨的。我吃得飽，穿得暖，而且……只要有人願意……”（車夫偸偸看一眼彼拉盖雅）“甚至能够另外养活一个人……”

他們后来还說了些甚么，格里沙却沒听見。他的媽走到門

① 指三卢布的鈔票。

口来，打发他上儿童室里去温习功課。

"去温习你的功課。你用不着在这儿听！"

格里沙到了儿童室里，把"語文"摊在面前，可是他念不下去。剛才看見的和听見的那一切，在他脑子里引起一大堆問題。

"厨娘要結婚了……"他想。"奇怪。大家到底为甚么要結婚呢？我真想不通。媽媽跟爸爸結婚，表姐薇罗琪卡跟巴威尔·安德烈伊奇結婚。不过，跟爸爸和巴威尔·安德烈伊奇結婚，倒还有可說的：他們到底有金表鏈和讲究的衣服啊，皮鞋也老是擦得挺亮；可是，跟那个穿着毡靴、模样吓人的紅鼻子車夫結婚……呸！为甚么奶媽要叫那个可怜的彼拉盖雅結婚呢？"

客人一走出厨房，彼拉盖雅就到上房来了，开始打扫。她的激动还沒有过去。她的臉通紅，好象有点胆战心惊似的。她手里的扫帚几乎沒挨着地板，每个墻角总要扫上五回。她很久沒有走出媽媽坐着的那个房間。她的孤立分明使她气悶，她一心想讲讲話，跟別人談談自己的感想，把心里的話都說出来。

"他走了！"她看出媽不想开口讲話，就支支吾吾地說。

"看得出来，他是个好人，"媽說，眼睛沒离开她的針綫。"那么清醒，稳重。"

"說真的，我不嫁他，太太！"彼拉盖雅忽然叫道，臉脹得通紅。"真的，我不嫁他！"

"你別胡鬧，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这是終身大事；你得好好想一想才行；胡說白道是沒好处的。你喜欢他嗎？"

"哪儿的話，太太！"彼拉盖雅害羞地叫道。"他們净說些那样的話，弄得……真的……"

"她应当說她不喜欢他才对！"格里沙想。

"可你也真是个装模做样的人……你到底喜欢他嗎？"

"可是他老啦，太太！唉！"

"甚么話！"奶媽在隔壁房間里对她气冲冲地說，"他还沒到四十岁吶。再說，你要一个年青人干甚么？傻瓜，臉子好不好頂什么事……你嫁他就是，包管沒錯儿！"

"眞的，我不嫁他！"彼拉盖雅尖叫道。

"胡說！你到底要嫁給甚么样的家伙呢？換了別人，一定会跪在他脚跟前了，你倒說甚么你不嫁他！你情愿老是跟那些邮务員和家庭教师挤眉弄眼！太太，家庭教师来教格里宪卡① ……她总是朝他飞媚眼。哼，这个不要臉的娘們儿！"

"你以前見过这个丹尼洛沒有？"太太問彼拉盖雅。

"我哪儿見过他？今天我还是第一回瞧見他呢。阿克辛尼雅不知把他从哪儿带来的……这該死的鬼……他忽然間跑到这儿来跟我搗乱！"

吃午飯时候，彼拉盖雅端菜上来，吃飯的人都瞧她的臉，提起那个車夫来跟她开玩笑。她的臉变得紅极了，止不住格格地笑。

"結婚一定是丢臉的事……"格里沙想。"丢臉得很！"

所有的菜都太咸；沒烤熟的童子鸡汪出血来；尤其要命的是在这一頓午飯当中，碟子和刀子不斷从彼拉盖雅的手里掉下来，仿佛从一个散了的架子上掉下来似的；可是誰也沒說一句怪她的話，因为大家全明白她的心境。只有一回爸爸生气地扔掉食巾，对媽媽說：

"你何苦叫大家都去結婚呢？这跟你甚么相干？要是她們想結婚，由她們自己去結好了。"

---

① 格里沙的爱称。

飯后，四邻的厨娘和女仆不断地溜进厨房里来，喊喊喳喳一直鬧到夜深。她們是打哪儿鬧出来这儿在做媒的，那只有上帝才知道。格里沙半夜醒来，隔着帘子听見奶媽和厨娘在儿童室里低声說話。奶媽在劝厨娘，厨娘一忽儿哭泣，一忽儿嗤嗤地笑。这以后，格里沙重又睡熟，梦見彼拉盖雅給切尔諾莫尔和一个巫婆搶走了。……

从第二天起平静下来了。厨房的生活又照平时那样过下去，仿佛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那么一个赶車的。只有奶媽不时戴上新头巾，做出庄严郑重的神气，出去一两个钟头，大概是到甚么地方办交涉去了……彼拉盖雅沒有跟車夫見面，誰一跟她提起他，她就臉紅，叫道：

“叫他遭三回詛咒才好！倒仿佛我会想他似的！呸！”

有一天傍晚，媽媽走进厨房，彼拉盖雅和奶媽正在专心裁剪甚么衣服；媽媽說：

“当然，你可以嫁給他，那是你的事。可是你要知道，彼拉盖雅，他不能住在这儿……你知道，我不喜欢外人坐在厨房里。注意，記好……而且我也不能让你到外面去过夜。”

“天才曉得这是打哪儿說起，太太！”厨娘叫道。“您为甚么老是提起他来駡我呀？叫他害瘟病死掉才好！他专門跟我搗乱，滚他的！……”

有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格里沙朝厨房里看一眼，吃惊得呆住了。厨房里挤滿了人。这儿有各处来的厨娘、守門人、两个巡警、一个佩着袖章的士官，还有男孩菲尔卡……这个菲尔卡往常总是在洗衣坊里轉来轉去，逗着狗玩；現在他却把头发梳整齐，把臉洗干凈，手里拿着一个鑲着箔边的神象。彼拉盖雅站在厨房中央，穿一件印花布的新衫子，头上戴一朵花。她身旁站着那

个赶車的。这对新夫妇臉蛋儿发紅，直冒汗，使勁眏眼。

“那么……我看現在是时候了……”經过长久的沉默后，那位士官說。

彼拉盖雅的整个臉抽动起来，她哭了……那个士官从桌子上拿起一块大面包，站在奶媽身旁，开始为新婚夫妇祝福。車夫走到士官跟前，在他面前跪下去，吻一吻他的手，发出吧的一响。他对阿克辛尼雅也照样做了一番。彼拉盖雅机械地学他的样，也跪在地下。末后，外面的門开了，吹进来一股白蒙蒙的雾，大家喊喊喳喳地涌出厨房，进了院子。

“可怜呀，可怜！”格里沙听見厨娘的哭声，暗自想道，“他們把她带到哪儿去呀？为甚么爸爸和媽媽不来保护她呢？”

行过婚礼以后，大家在洗衣坊里，唱歌，拉手風琴，直鬧到夜深。媽媽整个傍晚生气，因为奶媽身上有酒气，而且大家都去参加婚礼，沒有人来燒茶炊了。直到格里沙上床，彼拉盖雅还沒回来。

“可怜啊，現在不知道她躲在甚么黑地方哭呢！”他想，“赶車的一定喝斥她：‘閉嘴！閉嘴！’”

第二天早晨厨娘又在厨房里了。車夫也来了一忽儿。他跟媽道謝，严厉地瞧着彼拉盖雅，說：

“求您管敎她，太太！請您做她的父母。您，阿克辛尼雅·斯捷潘諾芙娜也别不管她，要扶她上正路……不許她胡鬧……还有，太太，劳駕把她的工錢先支五个卢布給我。我得买一付新的套包子。”

在格里沙，这可又是一个問題：彼拉盖雅原本自由自在地活着，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必对誰負責，突然間，无緣无故，跑出一个陌生人来，不知怎么这人居然有权利管她的行为和她的財

产！格里沙难过了。他满腔热誠，急得差点流出眼泪来；一心想要安慰彼拉盖雅，依他看来她是人类暴力的牺牲者。于是他在儲藏室里撿了一个頂大的苹果，偷偷溜进厨房，塞在彼拉盖雅的手里，連忙跑出来了。

1885年

普里希别叶夫中士

“普里希别叶夫① 中士，您被控在九月三日用言語和动作侮辱乡村巡官席京、乡长阿里亚坡夫、乡村巡警叶菲莫夫、見証人伊凡諾夫和嘉甫里洛夫，以及另外六个农民，而且前三个人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受到您的侮辱。您承认犯了这些罪嗎？”

普里希别叶夫是一个滿臉皺紋的低級士官，生着一張好像有刺的臉，做出立正的姿势，用嗄哑的、悶声悶气的嗓音答話，而且咬清每一个字的字音，仿佛在下命令似的：

“老爷，調解法官先生！当然，依照法律的一切条款，有理由让双方来說明当时的一切情形。犯罪的不是我，是另外的那些人。这件事全是从那具死尸引起的——祝他的灵魂升到天堂！本月三日我和老婆安菲沙正在心平气和、規規矩矩地走路，我一瞧，却看見一群各式各样的人站在河岸上。我要請問：老百姓有什么充分的权利聚在一起？为什么？难道有一条法律說：人应該成群結伙嗎？我喊了一声：散开！我就开始推那些人，叫他們回家去；我吩咐乡村巡警揪着他們的脖子，赶走他們……”

“容我插一句嘴，您根本就不是巡官，又不是村长——难道

① 这个姓的意思是“压碎”。

赶散人群也是您的事？”

“不是他的事！不是他的事！”从法庭的各角落里傳来許多語声，“有了他，大家簡直活不下去了，老爷！我們受他的气有十五年啦！从他脫离軍队回乡那时候起，大家就恨不得逃出村子去才好。他欺压我們大家！”

“正是这样，老爷！”到庭作証的村长說，“全村的人都在叫苦。无論怎样也沒法跟他一块儿过下去了！不管我們举着神像，排队游行也好，也不管我們在办喜事也好，或者比方說，出了什么岔子，他总要赶来，嚷啊叫的，鬧得乱哄哄，甚么事都要讲規矩。他揪小伙子的耳朵，暗地里盯着女人的一举一动，深怕出什么毛病，倒好像他是她們的公公一样……有一天他跑遍全村各戶人家，吩咐大家不許唱歌，不許点灯。他說什么沒有一条法律准許人唱歌。”

“請您等一下，回头您还有机会发言，”調解法官說，“現在让普里希別叶夫接着說下去。請接着說吧，普里希別叶夫！”

“是，先生！”中士嗓子发哑地說，“老爷，多承您指示，說赶散人群不是我的事……很好，先生……可是万一有了不合規矩的事，怎么办呢？难道能让老百姓胡鬧？哪儿有一条法律，說是可以放任老百姓由着性儿干？我可不答应，先生！要是我不去赶他們，管他們，还有誰去呢？这儿的人，誰都不懂甚么叫做眞正的規矩；閣下，不妨說，全村子只有我一个人才懂得怎样对付那些老百姓；我什么都懂，閣下。我不是庄稼汉，我是士官，退伍的軍需中士，在华沙当过差，屬司令部所管，先生；后来呢，要是您願意知道的話，我堂堂正正地退了伍，做了救火队員，后来因为身体不好，脫离消防队，在一个古文高等男校預修班里当了两年看門人……所有的規矩我都懂，先生。可是庄稼汉是普通人，什

么也不懂，应当听我的話才对，因为那是为他們好。比方就拿眼前这件事来說……我赶散人群；可是在岸上，沙地上，却躺着一具从水里打捞上来的死尸。我要請問：他到底有什么理由該躺在那儿？难道这种事合乎规矩嗎？巡官在管什么呀？我就說：‘巡官，你怎么沒去报官？說不定这淹死的人是投河自尽，可也說不定这件事里头有西伯利亚的气味呢①。說不定这是犯刑事罪的杀人案呢。’……可是席京那巡官却滿不在乎，光是呼嚕呼嚕地抽他的烟。‘这人是誰啊，’他說，‘居然发号施令？究竟他是打哪儿来的？’他說。‘难道沒有他来多管閑事，我們就不会办事啦？’他說。‘要是你站在那儿，什么也不管，’我說，‘那看起来，你这傻瓜恐怕就是不会办事。’‘昨天我就已經报告本县巡警局长了，’他說。‘为什么报告本县巡警局长？’我說。‘根据的是法典里的哪一条呢？像淹死啦、吊死啦，和这一类的别的案子，难道該归本县巡警局长管嗎？这儿，’我說，‘这是刑事案子，民事訴訟啊……眼下，’我說，‘該赶快写报告呈到偵察官和法官那儿去。首先，’我說，‘你应該写报告，送到調解法官那儿去。’可是巡官呢，他光是听着笑。那些庄稼汉也这样。他們全笑，閣下。这是千眞万确的，我敢起誓。哪，这个人笑过，那个人笑过；席京呢，他也笑。‘干么龇着牙笑？’我說。巡官他說：‘这类案子不归調解法官管喲。’一听到这句話，我簡直渾身发热了。巡官，你說过这种話的，对不对？”中士轉过身去对席京說。

“說过的。”

“大家都听見你当着老百姓的面說过这种話：‘这类案子不归調解法官管。’大家都听見你說过这話……我渾身发热了，閣

① 意思是說，这可能是謀杀案；在帝俄时代杀人犯往往要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下。眞的，我簡直吓坏了。‘再說一遍，’我說，‘你这个混蛋，把你說过的話再說一遍！’他果然又說一遍……我就走到他跟前去。‘你說到調解法官大人的时候，’我說，‘怎么能說这种話？你身为巡官居然反抗政府嗎？啊？你知道，’我說，‘要是調解法官大人一动脑筋，他就能因为你說过这話，而认定你行为不端，把你送到省里的宪兵队去？’我說，‘你知道調解法官大人会因为你这种有政治色彩的話把你送到哪儿去嗎？’可是乡长說話了：‘調解法官，’他說，‘不能管他职权以外的事。只有小案子才归他管。’他就是这么說的，人人都听見的……‘你怎么敢藐視当局？’我說，‘喂，你千万別跟我鬧着玩，要不然你要倒楣的，老兄。’以前我在华沙当差，后来在古文高等男校預修班里当看門人的时候，一听見不成体統的話，就往大街上瞧，找宪兵；‘上这儿来，官长，’我說，然后我就把那件事原原本本地报告他。可是在这种村子里，你能去报告誰呢？……我气坏了。我一看見有人放肆，有人犯上，就冒火了；我掄起胳膊来，……当然，并不是很重地打了一下，其实是随随便便，正正經經，而又輕輕地給了一下，好叫他不敢說那种話来糟蹋你老人家……巡官却給村长撑腰。所以我呢，也就給了那巡官一下……这以后可就乱打起来了……老爷，这也是我一时性起；不过，話說回来，不打人可也办不到。要是見了糊塗人还不打，那你的灵魂就背上一重罪了。何况这是为了正事……何况出了破坏秩序的事……”

“容我說一句！維持秩序，自有主管的官。在这方面，有巡官，有村长，有巡警呀……”

“巡官总不能样样事情都見到，而且他又不像我这么懂事……”

“可是您要明白：这不关您的事！”

"这是怎么説，先生？这怎么会不关我的事呢？这就怪了，先生……人家胡闹，却不关我的事！要我怎么着呢，把他們夸奖一番还是怎么的？瞧，他們还向您訴苦，說是我不准他們唱歌……可是唱歌有什么好处呀？他們不但不干正經事儿，反而唱歌……而且現在他們还养成風气，一到傍晚就点起灯閑坐着。到了应該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們却閑聊，哈哈地笑。我已經把这些全記下来了，先生！"

"您記下了什么？"

"記下誰点了灯閑坐着。"

普里希別叶夫从衣袋里拿出一張油膩的紙片，戴上眼鏡，念道：

"点了灯閑坐着的农民計有：伊凡·普罗訶洛夫、沙瓦·密基佛罗夫、彼奥得尔·彼得罗夫。一个兵士的寡妇淑斯特洛娃跟謝米揚·基司洛夫私姘。伊葛納特·司維尔乔克干巫术，他老婆瑪尔娃是巫婆，半夜三更她去挤人家母牛的奶。"

"够了！"法官說，开始审問証人。

普里希別叶夫中士把眼鏡推到額头上，惊奇地瞧着調解法官，那位法官分明不給他撑腰。他那爆出的眼睛发亮，鼻子变得通紅。他瞧瞧調解法官，瞧瞧証人，无論如何也弄不懂为什么調解法官那么生气，为什么法庭的各个角落里时而傳出嗡嗡的怨声，时而发出抑制的笑声。判决呢，他也还是不懂：坐一个月的牢！

"为什么？！"他說，迷迷糊糊地揚起他的手，"根据的是哪一条法律啊？"

他这才明白过来：这个世界已經变了，在这个世界上簡直沒法再活下去了。他滿脑子是阴郁沮丧的思想。可是等到他走出

法庭，一眼看見农民聚在那儿談天，就有一种他已經沒法克制的习慣使得他做出立正的姿势，用嗄哑而气憤的声調嚷道：

"散开，老百姓！不准成群結伙！回家去！"

1885年

哀　伤

鏇匠格里高里·彼德洛夫在加尔庆諾乡一带地方是早已出名的优秀工匠，同时又是早已出名的最沒出息的农民。他正在把他那生病的老太婆送到地方医院去。他得赶着車走三十俄里的路，那一段路糟糕得很，就是公家的郵車工人都不容易应付，像鏇匠格里高里这样的懶汉就更别提了。刀割一样的冷風迎面吹来。四面八方不管你往哪儿看，只有雪花的迷雾在打轉儿，弄得誰也說不清这雪是从天上落下来的，还是打地里鉆出来的。由于这片迷雾作怪，田野、电綫杆、树木都看不見了；遇到一陣特别大的風刮到格里高里身上来，往往連馬軛也看不見了。有气无力的、又弱又小的馬勉强地往前爬着。它費尽力气从深雪里抽出腿来，把脑袋往前探出去。鏇匠急着要赶路。他在前面車夫座上不定心地把身子聳上聳下，不断地拿鞭子抽馬背。

"你啊，瑪特辽娜，别哭了……"他喃喃地說，"稍为忍一忍吧。求上帝保佑，咱們总会赶到医院的，那你馬上就有办法了……巴維尔·伊凡內奇会給你一点药水，或者叫人給你放血；要不然他老人家发了慈悲，拿点酒精甚么的給你擦一陣——那就会……把你那点病打腰里赶出去了。巴維尔·伊凡內奇会尽力的……他固然会嚷啊叫的，会跺脚，可是他仍旧会尽力……他

是个好老爷，心善，求上帝賜給他健康！……等我們到了那儿，他馬上就会打他房間里躥出来，把我駡一頓。‘怎么样？为甚么会这样？’他会叫道，‘为甚么你不挑好了时候来？难道我是一条狗，得整天价跑来跑去地伺候你們这些鬼东西？为甚么你不早上来？走开！巴不得你死了才好。明天再来！’我就說：‘大夫老爷啊！巴維尔·伊凡內奇！您老人家呀！’可是快走啊，他媽的，你这鬼东西！快走！”

鏇匠拿鞭子抽馬，沒有看老太婆一眼，只顾自己嘮叨下去：

“‘您老人家！皇天在上，說老实話……我凭十字架起誓，天剛一亮，我就动身了。旣是主……圣母……发了脾气，降下这么一場大風雪，我怎么来得及赶到呢？您看得出来，……哪怕头一流的好馬也到不了；我这匹馬呢，您也瞧得見，算不得馬，簡直丟人！’可是巴維尔·伊凡內奇会把眉头一皺，嚷道：‘我們知道你們这班家伙！你們老是沒理找理！特别是你，格里希卡！我早就知道你！大概你一路上进过五家酒館吧！’我就对他說：‘您老人家！难道我是坏人，还是異教徒？我的老太婆正在把灵魂交給上帝，快死了，我还有心从这个酒館跑到那个酒館！您这是甚么話呀，求主恩典吧！甚么酒館不酒館，滾它的！”于是巴維尔·伊凡內奇吩咐人把你抬进医院里去；我呢，在他的面前跪下来……‘巴維尔·伊凡內奇！您老人家！我們十分感激您！饒了我們这些傻瓜和混蛋，别生我們这些乡下人的气！照理該抓住我們的脖子，把我們赶出去才对，您却費了不少心，您的脚都让雪給弄髒了！’巴維尔·伊凡內奇就瞧着我，仿佛要揍我似的，說：‘傻瓜，你与其噗咚一声跪在我面前，还不如别灌伏特卡，怜恤怜恤你的老太婆的好。該拿鞭子抽你一頓才对！’‘眞該抽一頓，巴維尔·伊凡內奇，求上帝打我，眞該抽一頓！不过，您旣是我們的

恩人，亲爹，那我們怎么能不跪在您面前呢？您老人家！我說話算話……就跟在上帝面前一样……要是我騙了您，您尽管朝我的眼睛唾吐沫好了：只要我的瑪特辽娜，就是这个老太婆，大好起来，复了原，您老人家要我做甚么，我就給您做甚么！要是您高兴，我就用有密紋的白樺木給您做个烟盒……做些打槌球用的球，我还会鏇頂洋式的九柱戏用的柱子呢……我为您甚么都肯做！我不要您一个錢！在莫斯科，像那样的烟盒，人家要卖您四个卢布一个；我可是一个錢也不要。'医师就会笑着說：'好了，行，行……我心領了！只可惜你是个酒鬼……'……我呀，老妹子，老太婆，会应付那些老爷。沒有一个老爷我不能应付几句的。只求主保佑咱們别走出了大路才好。風好大！滿眼睛都是雪了。"

鏇匠沒完沒了地叨嘮下去。他順嘴說下去，为的是哪怕能稍稍减輕一点他那沉重的心情也好。他舌头上的話很多，可是他脑子里的思想和疑問却更多。哀伤出其不意地、神不知鬼不覚地、不請自来地鉆进鏇匠的心里，現在他沒法摆脫它，沒法恢复常态，沒法定心想一想了。这以前，他一直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好像在醉醺醺的半睡半醒中生活着，既不知道甚么叫做哀伤，也不知道甚么叫做快乐，現在心里却忽然感到了剧烈的痛苦。这个逍遙自在的懶汉和酒徒突然发現自己沒来由地成了忙人，滿腔忧虑，心慌意乱，甚至在跟大自然做斗爭了。

鏇匠記得他的哀伤是从昨天晚上开始的。他昨晚回到家来，照例有几分醉意，按照早已养成的习慣，开始駡街，摇拳头；老太婆呢，却用以前从来沒有过的眼光瞧着跟她吵嘴的人。往常她那老眼的眼神总是殉教徒的眼神，像一条常挨打、吃不飽的狗那样的温順；这回她却严厉地、呆呆地瞪着他，就跟神像中的

圣徒或者临死的人的眼神一样。从她眼睛里有了那种古怪的、凶狠的眼神起，哀伤就开了头。鏇匠吓呆了，就央告邻居，借来一匹馬，現在正在把老太婆送到医院去，希望巴維尔·伊凡內奇能用药粉和药膏使得他的老太婆恢复往常的那种眼神。

“你啊，瑪特辽娜，記住……”鏇匠嘟囔着說，“要是巴維尔·伊凡內奇問你我打不打你，你就說‘根本沒打过！’我呢，从此再也不打你了。我凭十字架賭咒，决不打了。就說从前吧，我打你难道是出于恶意？我想也沒想，就那么打了你。我对不起你。換了别人，就不肯費这么多事，我呢，却送你上医院去……尽我的力。雪下得好大，好大的雪！啊主，这是您的旨意！只求上帝保佑我們别走出大路才好……怎么样，腰还痛嗎？瑪特辽娜，你怎么不說話呀？我問你呐；腰痛嗎？”

他觉着离奇：老太婆脸上的雪沒有化。真怪，不知怎的，那張脸显得特别长，变成淡灰的、渾浊的蜡色，显得庄重严肃。

“哎，你这个傻瓜！”鏇匠嘟囔着說，“我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跟你讲良心話……你呢，却……你这个傻瓜！我干脆不送你上巴維尔·伊凡內奇那儿去了！”

鏇匠放松繮绳，沉思起来。他不敢回过头去看他的老太婆：可怕！問她話却听不到回答，也可怕。末后，为了把这个疑团解开，他沒回头看老太婆，只去摸一下她那冰凉的手。举起来的手像鞭子似的掉下去。

“那么，她是死了！糟糕！”

鏇匠哭了。他的难过还及不上他的懊恼。他想：这世界上一切事情发生得多么快啊！他的哀伤刚刚开头，就完了。他还沒有来得及跟他的老太婆好好生活，也沒有来得及向她表明心迹，怜惜她，她就死了……他跟她一块儿过了四十年，可是那四

十年如同在雾里一样地过去了。尽是醺醉啦、打架啦、貧穷啦，根本沒有觉着是在生活。事情多么不巧，正在他觉着可怜这个老太婆，觉着沒有她就活不下去，觉着对她十分抱歉的时候，她偏偏死了。

“可不是，她常沿街討飯！”他回想，“是我自己打发她出去要飯的，糟糕！她应当再活十年，这蠢貨；照眼前这样，大概她以为我眞是那样的人了……圣母，我这是在把車子赶到哪儿去啊？現在用不着去看病，却要下葬了。往回走！”

鏇匠撥轉馬头，拿起鞭子用尽力气抽馬。一个钟头連着一个钟头过去，路越来越难走。現在連馬軛也完全看不見了。雪橇不时撞着一棵小樅树，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抓伤鏇匠的手，在他眼前閃过去；凡是眼睛看得見的地方，都变成白茫茫的一片，又在旋轉了。

“再从头生活一回才好……”鏇匠想。

他想起四十年前瑪特辽娜年輕、漂亮、快活，出身于一个富裕人家。他們把她嫁給他，是因为看中了他的手艺。幸福生活的一切条件都有了，可是倒楣的是如同在婚礼以后喝醉了酒，躺在炉台上一样，他好像从此就沒醒过，直到現在。他的婚礼，他还記得，可是結婚以后怎样过日子，除了还記得喝醉酒，躺着，打架以外，别的事就是打死他也想不起来了。四十年就这样白白过去了。

白雪的云雾漸漸变成灰色。天黑下来了。

“我在上哪儿去啊？”鏇匠猛地想起来，“应当去下葬，我却赶到医院去了……倒好像我疯了似的！”

鏇匠又撥轉馬头，又抽馬。小馬使足了劲，噴着鼻子，用細碎的小步跑起来。鏇匠不住地用鞭子抽着馬背……他身后傳来

甚么东西的磕碰声，他即使不回头看也知道那是去世的女人的头撞着雪橇。空中越来越黑，風越刮越冷，也越刺骨……

"再从头生活一回才好……"鏇匠想，"那我就要添买新工具，承攬定貨……把錢交給老太婆……对了！"

随后，繮绳滑出了他的手。他找着了，想撿起来，可是不行；他的手不听使喚了……

"那也沒关系……"他想，"反正馬自己会走，它认得路。我現在睡一小觉也好……在下葬或者安灵祭以前，养一养神总是好的。"

鏇匠閉上眼，昏昏睡去。过一忽儿，他听見馬站住了。他睜开眼睛，看見前面有一个黑糊糊的东西，像是茅草屋，又像是草堆……

他想爬下雪橇，看一看到底出了甚么事，可是他觉着渾身发懶，仿佛与其动彈，还不如挨冻的好……他就平靜地睡熟了。

他一醒，就看見自己在一个大房間里，墙壁都是粉刷过的。明亮的阳光从窗口照进来。鏇匠看見面前有些人，他头一件事就是想表明他自己是个明白事理的規矩人。

"諸位老兄，应当給老太婆安排安灵祭！"他說，"应当告訴神甫……"

"哦，行，行！躺下吧！"一个声音打断他。

"哎呀！巴維尔·伊凡內奇！"鏇匠看見医师站在面前，惊奇地叫起来，"您老人家！恩人！"

他要跳起来，在医师面前跪下去，可是觉得胳膊和腿不听話了。

"您老人家，我的腿上哪儿去啦？我的胳膊上哪儿去啦？"

"跟你的胳膊和腿告别吧……它們冻僵啦！得了，得了！……

你哭甚么？你已經活了一輩子，那就感謝上帝吧！大概你已經活了六十年吧——那你也够了！”

“我伤心！……您老人家，我真伤心！求您开恩饒了我！让我能再活五六年才好……”

“为甚么呢？”

“那匹馬是人家的，得还給人家……还得給老太婆下葬……这世界上一切事情发生得多么快呀！您老人家！巴維尔·伊凡內奇！頂好的、有密紋的白樺木烟盒！我給您鏇几个球……”

医生摆了摆手，走出了病室。鏇匠——完了！

1885年

苦　恼

——我拿我的烦恼向誰去訴說？……①

暮色晦暗。大片的湿雪繞着剛点亮的街灯懶洋洋地飄飞，落在房頂、馬背、肩膀、帽子上，积成又軟又薄的一层。車夫姚納·波达波夫周身白色，像个幽灵。他坐在車座上一动也不动，身子往前傴着，傴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傴到的最大限度。哪怕有一大堆雪落在他身上，仿佛他也会覺得用不着抖掉似的……他的小母馬也一身白，也一动不动。它那呆呆不动的姿势、它那瘦骨棱棱的身架、它那棍子一样笔直的四条腿，使得它活像拿一个小錢就可以买到的馬形蜜糖餅。它大概在想心事吧。不管是誰，只要被人从犁头上硬拉开，从熟悉的灰色景致里硬拉开，硬給丢到这个充滿古怪的亮光、不断的喧嘩、熙攘的行人的漩渦里，那他就不会不想心事……

姚納和他的小馬有好久沒动了。还是在午飯以前，他們就走出了院子，至今还沒拉到一趟生意。可是现在黃昏的暗影籠罩全城了。街灯的黯淡的光已經变得明亮生动，街上的杂乱也热鬧多了。

---

① 出自《旧約全书》的《詩篇》。

"車夫，到維堡区[①]去！"姚納听見有人喊車。"車夫！"

姚納猛的哆嗦一下，从粘着雪的睫毛望出去，看見一个軍人，穿一件軍大衣，头戴一頂兜囊。

"到維堡区去！"軍人又說一遍，"你是睡着了还是怎么的？拉到維堡区去！"

为了表示同意，姚納抖了抖韁绳；这样一来，一片片的雪就从馬背上和他的肩膀上紛紛掉下来……軍人坐上了雪橇。車夫噘起嘴唇，对那匹馬发出啧的一响[②]，跟天鵝那样伸出脖子，在車座上微微挺起身子，与其說是由于需要还不如說是出于习惯的揚起鞭子。那小母馬也伸出脖子，弯一弯像棍子一样笔直的腿，迟迟疑疑地走动了……

"你往哪儿闖啊，鬼东西？"姚納立刻听見黑暗里有人嚷起来，一团团黑影在他眼前游过来游过去，"你到底是往哪儿走啊？靠右！"

"你不会赶車！靠右走！"軍人生气地說。

一个赶四輪轎車的車夫朝他咒罵；一个行人穿过馬路，肩膀刚好擦着馬鼻子，就狠狠地瞪他一眼，抖掉袖子上的雪。姚納坐在車座上局促不安，仿佛坐在針尖上似的，他向两旁撑开胳臂肘儿，眼珠乱轉，就跟有鬼附了体一样，仿佛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儿似的。

"这些家伙眞是混蛋！"軍人打趣地說，"他們簡直是极力跑来撞你，或者扑到馬蹄底下去。他們这是預先商量好的。"

姚納回头瞧着他的乘客，張开嘴唇……他分明想要說話，可是喉嚨里沒吐出一个字来，只是哼了一声。

---

① 彼得堡的一个区的名字。

② 这是叫馬往前走的表示。

“什么？”軍人問。

姚納咧开苦笑的嘴，嗓子里用一下勁，这才乾哑地說出来：

“老爷，我的……嗯……我的儿子在这个星期死了。”

“哦！……他害什么病死的？”

姚納掉轉整个身子朝着乘客說：

“誰說得清呢？多半是热病吧……他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就死了……上帝的意旨喲。”

“拐弯呀，鬼东西！”黑暗里有人喊，“瞎了眼还是怎么的，老狗？用眼睛瞧着！”

“赶車吧，赶車吧……”乘客說，“照这样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啦。快点赶車吧！”

車夫又伸出脖子，微微挺起身子，笨重而优雅地揮动他的鞭子。他有好几回轉过身去看軍官，可是軍官閉着眼睛，分明不願意再听了。姚納把車赶到維堡区，让乘客下車，再把車子赶到一个飯館的左近停下来，坐在車座上傴下腰，又不动了……湿雪又把他和他的馬塗得挺白。一个钟头过去了，又一个钟头过去了……

三个青年沿着人行道走过来，两个又高又瘦，一个挺矮，駝背；他們互相謾駡，他們的雨鞋踩出一片响声。

“車夫，上巡警桥去！”駝背用破鑼似的声音喊道，“我們三个人……二十个戈比！”

姚納抖动韁绳，把嘴唇嘬得嘖嘖的响。二十个戈比是不公道的，可是他顾不得讲价了。现在，一个卢布也好，五个戈比也好，在他全是一样，只要有人坐車就行……青年們互相推挤着，駡着下流話，拥上雪橇，三个人想一齐坐下来。这就有了需要解决的問題：該哪两个坐着？該哪一个站着呢？經过很久的吵駡、

变卦、責难，他們总算得出了結論：該駝背站着，因为他頂矮。

“好啦，赶車吧！”駝背站稳，用破鑼样的声音說，他的呼吸吹着姚納的后脑売，“快走！你戴的这是什么帽子呀，老兄！走遍彼得堡，再也找不到比这更糟的了……”

“嘻嘻！……嘻嘻！……”姚納笑，“这帽子本来不行啦！”

“得了，本来不行了，你啊，赶車吧！你就打算一路上都照这样子赶車嗎？啊？要我給你一个脖儿拐嗎？……”

“我的脑袋要炸开了……”一个高个子說，“昨天在杜科瑪索夫家里，华斯卡和我两个人一共喝了四瓶白兰地。”

“我眞不懂你为什么要胡說！”另一个高个子生气地說，“你跟下流人似地胡說白道。”

“要是我胡說，让上帝懲罰我！我說的是实在的情形嘛！……”

“要是这实在，跳蚤咳嗽就也实在罗。”

“嘻嘻！”姚納笑了，“好有兴致的几位老爷！”

“呸！滚你的！……”駝背憤憤地喊叫，“你到底肯不肯快点走啊，你这老不死的？难道就这样赶車？給它一鞭子！他媽的！快走！結結实实地抽它一鞭子！”

姚納感到了背后那駝背的扭动的身子和顫抖的声音。他听着駡他的話，看着这几个人，孤单的感覚就漸漸从他的胸中消散了。駝背一股勁儿地駡他，謅出一长串希奇古怪的駡人話，直說得透不过气来，連連咳嗽。那两个高个子开始讲到一个名叫娜节日达·彼得罗芙娜的女人。姚納不住地回头看他們。等到他們的談話有了一个短短的停頓，他又回过头去，嘰嘰咕咕地說：

“这个星期我……嗯……我的儿子死了！”

“大家都要死的……”駝背咳了一陣，擦擦嘴唇，叹口气说，“算了，赶車吧！赶車吧！諸位先生啊，車子照这么爬，我簡直受不得啦！什么时候他才会把我們拉到啊？”

“那么，你給他一点小小的鼓励也好……給他一个脖儿拐！”

“你听見沒有，你这老不死的？我要給你一个脖儿拐啦！要是跟你們这班人讲客气，那还不如索性走路的好！……听見沒有，你这条老龙①？莫非我們說的話你不在心上嗎？”

于是姚納，与其說是覺得，不如說是听見脖子后面拍的一响。

“嘻嘻！……”他笑，“好有兴致的几位老爷……求上帝保佑你們！”

“赶車的，你結过婚沒有？”一个高个子問。

“我？嘻嘻！……好有兴致的老爷！現在我那个老婆成了烂泥地罗……嘻嘻嘻！……那就是，在坟里头啦！这忽儿，我儿子也死了，我却活着……真是怪事，死神认錯了門啦……它沒来找我，却去找了我的儿子……”

姚納回轉身去，想說一說他儿子是怎么死的，可是这当儿駝背輕松地吁一口气，說是謝天謝地，他們总算到了。姚納收下二十个戈比，对着那几个玩乐的客人的后影瞧了好半天，他們走进一个漆黑的門口，不見了。他又孤单了，寂靜又向他侵襲过来……苦恼，剛淡忘了不久，現在又回来了，更为有力地撕扯他的胸膛。姚納的眼睛焦灼而痛苦地打量大街两边川流不息的人群：难道在那成千上万的人当中，連一个願意听他讲話的人都找不到嗎？人群匆匆地来去，沒人理会他和他的苦恼……那苦恼是

① “老龙”原文是“高里尼奇龙”，神話中的一条怪龙名，住在深山里。这里用做罵人的話。

浩大的，无边无际。要是姚納的胸裂开，苦恼滾滾地流出来的話，那苦恼仿佛会淹沒全世界似的，可是話虽如此，那苦恼偏偏沒人看見。那份苦恼竟包藏在这么一个渺小的軀壳里，哪怕在大白天举着火把去找也找不到……

姚納看見一个看門人提着一个袋子，就下决心跟他攀談一下。

“現在什么时候啦，朋友？”他問。

“快到十点了……你停在这儿做什么？把車子赶开！”

姚納把雪橇赶到几步以外，傴下腰，任凭苦恼来折磨他……他覺得向別人訴說也沒有用了。可是还沒过上五分钟，他就挺起腰板，搖着头，仿佛感到一陣剧烈的疼痛似的；他拉了拉繮绳……他受不住了。

“回院子里去！”他想，“回院子里去！”

他那小母馬仿佛領会了他的想头似的，踩着小快步跑起来。过了一个半钟头，姚納已經坐在一个又大又髒的火炉旁边了。炉台上、地板上、凳子上，全睡得有人，正在打鼾。空气又臭又悶……姚納看一看那些睡熟的人，搔一搔自己的身子，后悔回来得太早了……

“其实我連买燕麦的錢还沒掙到呢，”他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这么苦恼的緣故了。一个人，要是会料理自己的事……让自己吃得飽飽的，自己的馬也吃得飽飽的，那他就会永远心平气和……”

墙角上，有一个年青的車夫爬起来，睡意朦朧地嗽了嗽喉嚨，走到水桶那儿去。

“想喝水啦？”姚納問他。

“是啊，想喝水！”

"那就喝吧。……喝点水，身体好……可是，老弟，我的儿子死啦……听見沒有？这个星期在医院里死的……眞是怪事！"

姚納看一看他的話生了什么影响，可是什么影响也沒看見。那年青小伙子已經盖上被子蒙着头，睡着了。老头儿叹口气，搔搔自己的身子……如同那青年想喝水似的，他想說話。他儿子去世快滿一个星期了，他却至今还沒跟別人好好的談过这件事……应当有条有理、有声有色地讲一讲……应当讲一讲他儿子怎样得的病，怎样受苦，临死以前說过些什么話，怎样去世的……他要描摹一下儿子怎样下葬，后来他怎样上医院里去取死人的衣服。他还有个女儿阿尼霞住在乡下……他也想談一談她……他現在可以讲的話还会少嗎？听讲的人应該哀伤，叹息，惋惜……倒还是跟娘們儿談一談的好。她們虽是些蠢东西，不过听不上两句話就会嗚嗚地哭起來。

"出去看看馬吧，"姚納想，"有的是工夫睡覚……总归睡得够的，不用担心……"

他穿上大衣，走进馬棚，他的馬在那儿站着。他想到燕麦，想到乾草，想到天气……他孤单单一个人的时候，不敢想儿子……对別人談一談儿子倒还可以，至于想他，描出他的模样，那是会可怕得叫人受不了的……

"你在嚼草嗎？"姚納問他的馬，看見它亮晶晶的眼睛，"好的，嚼吧，嚼吧……我們挣的錢旣然不够吃燕麦，那就吃乾草吧……对了……我呢，岁数大了，赶車不行啦……应当由我儿子来赶車才对，不該由我来赶了……他可是个地道的馬車夫……要是他活着才好……"

姚納沉默一忽儿，接着說：

"是这么回事，小母馬……庫司瑪·姚尼奇下世了……他跟

我説了再会……他一下子就无緣无故死了……哪，打个比方，你生了个小崽子，你就是那小崽子的亲媽了……突然間，比方説，那小崽子跟你告別，死了……你不是要傷心嗎？……"

小母馬嚼着乾草，听着，聞聞主人的手……

姚納讲得有了勁，就把心里的話統統讲給它听了……

1886 年

風　波

瑪宪卡·巴甫列茨卡雅是一个很年青的姑娘，剛剛在一个貴族女子中学里下了課，步行回到庫希金家去；她是住在那儿，做家庭教师的。她发現这个家庭起了非同寻常的風波。看門人米海罗来給她开門的时候，他兴奋得很，臉紅得跟龙虾一样。

楼上傳来一片喧嘩。

“大概女主人神經出了毛病吧……”瑪宪卡想，“要不然就是跟她丈夫吵架了……”

在前堂里，在走廊上，她遇見好几个女僕。有一个女僕在哭。随后瑪宪卡看見从她自己的房間里跑出来一个人，正是这家的家长尼古拉·塞尔盖伊奇。他是一个矮小的男子，年紀还不老，臉上的肉却已經松軟，头頂禿了一大片。他滿臉通紅，周身发抖……他走过女教师面前，却沒看見她，揚起胳膊来嚷道：

“唉，这是多么可怕！多么魯莽！多么愚蠢！多么野蛮啊！眞是要命！”

瑪宪卡走进她的房間；在那儿她有生以来第一回极其尖銳地体驗到凡是寄人籬下、靠富貴人家的面包过活、而又性情温和的人所熟悉的那种心情。原来人家正在搜查她的房間。这家的女主人費多霞·瓦西列芙娜是一个肩膀挺寬的胖女人，眉毛又

濃又黑，头上沒扎头巾，顴骨高高的，嘴唇上生着隐約可見的短上髭，两手通紅，相貌和态度像是一个普通的村妇和厨娘，这时候她站在桌旁，把毛綫球、碎布、紙片……放回瑪宪卡的袋子里去。女教师的出現分明出乎她的意外，因为她回头一看，瞧見姑娘的蒼白而惊愕的臉，就有点慌了手脚，支支吾吾地說：

“Pardon[①] 我……我一不小心弄撒了……是我的袖子碰翻的……”

此外又敷衍了几句，庫希金娜太太就沙沙地响着她的长衣裾，走出去了。瑪宪卡張开詫異的眼睛看一下房間各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該怎样想才好，只是聳起肩膀，害怕得周身发凉……費多霞·瓦西列芙娜在她的袋子里找甚么东西啊？要是那位太太眞照她自己說的那样，一不小心让衣袖碰翻袋子，弄撒了，那么，尼古拉·塞尔盖伊奇为甚么从她房間里跑出来，臉那么紅，那么激动呢？为甚么那桌子有一个抽屜拉开了一点点呢？那錢盒子，女教师用来收藏十戈比的銅子儿和旧邮票的，打开了。他們把它打开了，可又不会关，虽然把那鎖抓得滿是伤痕，也还是沒关上。书架、桌上的东西、床——样样东西都带着剛剛搜查过的痕迹。装貼身衣服的筐子也搜查过了。那些衬衣原是細心疊好的，可是現在不像瑪宪卡出門时候那么整齐了。这么說来，搜查是认眞的，而且认眞得很；可是，这是甚么意思呢？甚么緣故呢？出了甚么事呢？瑪宪卡回想起那个激动的看門人、那种仍旧在进行的紛乱、那个哭泣的女僕；这一切跟方才她房間里的搜查不是有联带关系嗎？她不是給牽連在一桩可怕的事情里面啦？瑪宪卡臉色发白，周身发凉，身不由己地往衣

---

① 法語：对不起。

筐上坐下去。

一个女僕走进房間里来。

"丽莎，您可知道他們为甚么……搜我的东西？"女教师問她。

"太太丢了一个值两千卢布的胸針……"丽莎說。

"哦，可是他們为甚么搜我的东西呢？"

"他們把每个人都搜遍了，小姐。我的东西他們也統統搜过……他們把我們脫得精光，搜我們……皇天在上，小姐，我……从来也沒有到她梳妝台旁边去过，更别說拿她的胸針了。我就是到了巡警局也要这么說。"

"不过……他們究竟为甚么搜我的东西呢？"女教师仍旧不懂。

"我跟您說过，胸針給人偷去了……太太亲手把样样东西都搜过。連看門人密海罗的身上她也亲自搜过呢。簡直是丢臉！尼古拉·塞尔盖伊奇却光是袖手旁观，呱呱地叫一通，跟母鸡似的。不过您用不着这么发抖，小姐。他們在这儿甚么也沒找着！您既然沒拿胸針，就用不着害怕了。"

"可是要知道，丽莎，这是卑鄙……侮辱！"瑪宪卡說，气得直喘，"要知道，这是下流，这是卑鄙！她有甚么权利怀疑我，翻我的东西？"

"您这是住在外人家里，小姐，"丽莎叹道，"您虽然是位小姐，不过您也还是……跟下人差不多……这可不像跟爹娘住在一块儿……"

瑪宪卡扑在床上，痛哭起来。她从沒遭受过現在这样的强暴，也从沒受到过現在这么深重的侮辱……她是个文雅而敏感的姑娘，又是一个教师的女儿，居然有人疑心她偷东西，搜查她，

把她当做街头的女人一样！好像再也想不出有甚么侮辱比这还大了。在这种受屈的情緒上还添了一种郁郁的恐惧心情：以后还会怎样呢？！种种荒謬的想法来到她的脑子里。旣然他們能够疑心她偷东西，那他們現在也可能抓住她，把她的衣服脫光，搜她，然后由几个兵押着走过大街，把她丢在一个又冷又黑、有耗子和甲虫的牢房里，恰好跟监禁达拉卡諾娃公主①的地牢一样。誰会替她打抱不平呢？她父母远远地住在內地；他們沒有錢来看她。在这大城里，她就跟在荒野上一样的孤单，旣沒有朋友，也沒有亲戚。他們想怎样摆布她，就可以怎样摆布她。

"我要到各法官那儿跑一趟，到各律师那儿跑一趟……"瑪宪卡想，索索地抖着，"我要对他們表白，我要起誓……他們会相信我絕不是賊！"

瑪宪卡想起来她的衣筐里有一块床单，那底下有些甜食，她按照在学校里养成的老习惯，吃飯时候总是把一些甜食藏在口袋里，带回自己的房間。她想到她这点小小的秘密竟給女主人撞破了，觉得周身发热，害羞起来；由于这一切，由于恐怖和羞臊，由于受屈，她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弄得太阳穴、胳膊、胃里的深处也跳起来。

"請您去吃飯！"僕人来請瑪宪卡。

"我去不去呢？"她想。

瑪宪卡理一理头发，拿一把湿手巾擦一把脸，走到餐厅去。那儿，他們已經吃起来了……飯桌的一头坐着費多霞·瓦西列芙娜，神情庄严，臉色死板而严厉；另一头坐着尼古拉·塞尔盖伊奇。飯桌两边坐着客人和孩子。菜碟由两个身穿燕尾服、手

① 这是一个年輕貌美的女子，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中，自称是故女皇伊利沙伯的女兒，后被捕，死在监獄里。

戴白手套的男僕端上来。人人都知道这个家庭起了風波，太太悶悶不乐，大家就都不响。只有咀嚼的声音和匙子碰着碟子的声音。

女主人自己首先讲話了。

“第三道菜是甚么？”她用懶洋洋的、受尽委屈的声音問男僕。

“Esturgeon á la russe.①”听差回答。

“那道菜是我点的，費尼雅②……”尼古拉·塞尔盖伊奇連忙声明，“我想吃魚。要是你不爱吃，ma chère③，那就叫他們不要端来好了。我本来是……随便点的……”

費多霞·瓦西列芙娜不喜欢吃不是她自己点的菜；这时候她的眼眶里含滿了眼泪。

“算啦，别生气啦，”她的家庭医师瑪米科夫，用甜蜜蜜的声調說，輕輕碰了碰她的胳膊，臉上現出同样甜蜜蜜的笑容，“就是您不为这个生气，我們也已經够煩的了。我們忘了那个胸針吧！健康比两千卢布宝貴！”

“我倒不是可惜那两千卢布！”女主人回答說，一顆大泪珠从她臉上流下来，“惹我生气的，是偷东西这件事！我不能容我的家里有贼。我并不可惜那胸針，我一点也不可惜；不过偷我的东西，可未免太忘恩負义！我待人好心好意，人家却这么报答我……”

大家都瞅着自己面前的碟子，可是瑪羌卡却覺得女主人說过这話后，大家一齐在看她。她的喉头忽然升上来一块硬东西；

① 法語：俄国燒法的鱘魚。

② 費多霞的爱称。

③ 法語：我亲爱的。

她哭起来，用手絹蒙上臉。

"Pardon，"她喃喃地說，"我一时忍不住。我头痛。我要走了。"

她从桌旁站起来，笨手笨脚地碰响椅子，越发心慌，赶快走出去了。

"天知道！"尼古拉·塞尔蓋伊奇皺眉說，"何苦去搜她的东西！那种事，眞的……多么不得当。"

"我沒說她拿了胸針呀，"費多霞·瓦西列芙娜說，"可是难道你能替她担保嗎？說眞話，我对这些念书的穷光蛋并不十分放心。"

"說实在的，那种事做得不得当，費尼雅……原諒我直說，費尼雅，在法律上你原沒有权利搜查她。"

"我不懂您那些法律。我只知道我的胸針丢了，就是这么的。而且我非找着这胸針不可！"她把叉子往碟子上一摔，气得眼睛发亮，"您吃您的飯，用不着来管我的事！"

尼古拉·塞尔蓋伊奇依顺地垂下眼帘，叹口气。这时候，瑪先卡已經回到自己的房間里，扑在床上了。她現在既不覺得惊恐，也不覺得羞臊，只有一种强烈的欲望煎熬她，恨不得出去，給那冷酷、傲慢、愚蠢、有福的女人一个耳光才好！

她躺在床上，把鼻子埋在枕头里，暗想現在如果能去买来一个頂貴重的胸針，朝那自尊自大的女人的臉上丢过去，那多痛快啊。只求上帝显点神通，叫費多霞·瓦西列芙娜傾家蕩产，沿街討飯，領略貧困和依賴的种种恐怖，再叫受尽侮辱的瑪先卡賞她錢化才好！啊，但願她能得到一大笔遺产，买上一辆馬車，車子轆轆地滚过她的窗下，叫那女人看得眼紅才称心！

可是这一切全是幻想；在現实生活里，她却只有一件事可

做——赶快走掉，再也不在这所房子里多待一个钟头。不錯，丢掉这差使，回到一貧如洗的爹娘那儿去，是可怕的，可是有甚么办法呢？瑪宪卡再也看不慣她的女主人或者自己的小房間；在这地方她覚得又气悶又可怕。那个費多霞·瓦西列芙娜，老是为了疾病，为了她那想像的貴族身份疯疯癲癲，惹得她討厌透了，整个世界都好像因为有她这么一个女人存在而变得粗俗丑恶了。瑪宪卡从床上跳下来，动手收拾行李。

"我可以进来嗎？"尼古拉·塞尔盖伊奇在門外問；他已經靜悄悄地来到門口，用柔和低抑的声調說，"可以嗎？"

"請进。"

他走进来，站在房門近旁。他的眼睛沒神，他那紅紅的小鼻子油亮。飯后，他常喝点啤酒，这可以从他的步态，从他那軟綿綿的、无力的手上看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他問，指一指筐子。

"我在收拾行李。原諒我，尼古拉·塞尔盖伊奇，我不能再在你們家里住下去。这种搜查給了我深深的侮辱！"

"我明白……不过您不該走……何必呢？他們搜了您的房間，可是您……那于您有甚么关系呢？您并沒吃甚么亏啊。"

瑪宪卡不說話，仍旧收拾她的行李。尼古拉·塞尔盖伊奇摸着他的两撇髭子，仿佛在盘算接着該說甚么話似的，随后用討好的口吻接着說：

"当然，我明白，不过您得体諒一下才好。您知道，我妻子脾气躁，輕举妄动；千万别对她責备得太严……"

瑪宪卡沒說話。

"既是您这样委屈，"尼古拉·塞尔盖伊奇接着說，"那么，只要您乐意，我情願給您道歉。請您原諒。"

瑪宪卡沒回答，反倒把腰弯得更低，凑近了箱子。这个形容憔悴、优柔寡断的男人在家庭里簡直甚么也說不上。他扮着可怜的角色，就像食客，多余的人，甚至跟僕人差不多；他的道歉也就一点意义也沒有了。

“嗯！……您一句話也不說嗎？您还嫌不够嗎？既是这样，我替我妻子道歉就是。現在我用我妻子的名义……我凭貴族的身份承认：她做事欠周到……”

尼古拉·塞尔盖伊奇在房間里走来走去，叹气，接着說：

“这样看来，您是要我这个地方，哪，就是心臟下面，自己去痛了……您是要我的良心折磨我了……”

“我知道这件事不能怪您，尼古拉·塞尔盖伊奇，”瑪宪卡說，用泪汪汪的大眼睛直直地看他的臉。“您何必自找煩恼呢？”

“当然。……不过您还是……請您别走……我求求您了。”

瑪宪卡不肯，摇摇头。尼古拉·塞尔盖伊奇在窗口站住，用手指尖輕叩着窗玻璃。

“对我来說，这种誤会簡直是苦刑，”他說，“怎么着，难道您要我跪在您面前还是怎么的？您的自尊心受了伤，于是您就哭哭啼啼，收拾东西要走了；然而要知道，我也有自尊心，您可就不管了。或者，連我在教堂懺悔时候都不肯說出口的話，难道也要我說給您听嗎？您是要这样嗎？听着；难道連我临死都不肯对神甫說穿的事，也要我对您說穿嗎？”

瑪宪卡沒說話。

“我妻子的胸針是我拿的！”尼古拉·塞尔盖伊奇很快地說，“現在行了吧？滿意了吧？对了，我……拿的……不过呢，当然，我希望您保守秘密……看在上帝份上，千万别說出去，千万别漏出半点口風！”

瑪宪卡又惊又怕，仍旧打点她的行李；她抓起她的东西来，揉成一团，往箱子里和筐子里胡乱地塞。現在，經尼古拉·塞尔盖伊奇这么坦白地說穿以后，她在这儿就連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而且不明白从前怎么会在这个家庭里住下来的。

"这沒甚么可奇怪的……" 尼古拉·塞尔盖伊奇頓了一頓，接着說，"平平常常的事情！我要錢用，她呢……不給我。要知道，这所房子和所有这些东西全是我父亲买下来的。瑪丽雅·安德列耶芙娜！要知道，这全是我的；那胸針是我母亲的……全是我的！她却拿去了，霸占了一切东西……您会承认，我总沒法跟她打官司啊……我誠心誠意地求求您，原諒一下……留下来。Tout comprendre, tout pardonner.① 可以留下嗎？"

"不行！"瑪宪卡坚决地說，开始发抖，"躲开我，我請求您！"

"唉，求上帝賜福給您，"尼古拉·塞尔盖伊奇叹道，在箱子旁边一張小凳上坐下来，"老实說，我喜欢那些还能够有受侮辱、輕蔑等感觉的人。我眞想老坐在这儿，看着您那張憤慨的脸……这样說来，那么您是不肯留下来了？我明白……也不能不是这样……对了，当然……您一走，倒一干二净，可是我呢——哎呀呀！……这个地牢我連一步也不能迈出去。我原想上我們乡下的随便哪个田庄上去，可是到处都有我妻子手下的坏蛋在那儿……甚么总管啦、农艺师啦，叫鬼捉了他們去才好！他們把田产做了抵押，再抵押……釣不得魚，踩不得草，碰不得树。"

"尼古拉·塞尔盖伊奇！" 費多霞·瓦西列芙娜的声音从客厅里傳来，"阿格尼雅，叫老爷来！"

"那么您不肯留下来了？"尼古拉·塞尔盖伊奇問，赶快站起

---

① 法語：了解一切，就原諒一切。

来，向門口走去，“説眞的，您不妨留下来。每天黄昏，我也好过来找您……談談心。怎么样？留下来吧！您一走，这所房子里可就連一張人的臉也沒有了！这才可怕！”

尼古拉·塞尔盖伊奇的蒼白憔悴的臉現出恳求的神情，可是瑪宪卡不肯，搖搖头；他就摆一摆手，出去了。

过了半个钟头，她已經上路了。

1886年

爱情

"深夜三点钟。四月的柔和的夜晚从我的窗口望进来，它那些星星朝我温情地眯眼。我睡不着，我是这么幸福啊！

"我的全身，从头到脚，脹滿一种奇特的、沒法理解的感情。我現在还不能够分析那种感情，我沒有工夫，我又懶，况且，甚么分析不分析，算了吧！不是嗎，要是人从钟楼上一头栽下来，或者知道自己中了二十万卢布的彩票，他能弄明白自己的心情的含意嗎？他办得到嗎？"

我給薩霞写的情书大致是这样开头的，薩霞是我爱上的一个十九岁的姑娘。这封信我开了五次头，也扯碎了五次。我删掉整張整張的信紙，然后再从头抄一遍。我为这封信化了很多时間，仿佛我奉命赶写一个长篇小說似的。这倒不是因为我要把信写得长，写得細膩，写得多情，而是因为当春夜扑进窗子里来，人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安安靜靜，沉默地幻想着的时候，不由得想把写信这件事拉得无穷无尽的长。我在一行行字当中看見一个亲爱的影子。我覺得仿佛有好些跟我一样純眞而幸福、一样傻头傻脑、一样幸福地微笑着的幽灵，跟我同坐在桌子这儿写信似的。我不断地写，屡次瞧我的手——这只手，剛才紧紧地握过她的手，現在还隐隐的有点疼呢；要是我把我的眼睛移开，我

就会忽然看見一个綠格子的小門。方才我跟她告别以后，她正是隔着那个格子門凝眸望着我。我跟薩霞告别的时候，我沒想别的，光是爱慕地瞧着她的身段，就跟一切正派的男子爱慕地瞧着美丽的女人的情形一样；等到我隔着格子看見两只大眼睛，忽然我灵机一动，領会到我已經被她爱上，我們中間的一切已經决定，已經定局，我沒有别的事可做，只剩下照俗礼办某些手續了。

封好情书，慢慢穿好衣服，悄悄走出房子，把那宝貝送到邮筒去，那也是一种很大的快乐。現在天上沒有星了，东方原来有星的地方，現在有一条白蒙蒙的长带压在阴沉的房頂上，有些地方給云遮断；由于那条长带，整个天空洋溢了蒼白的光。这个城睡着了，可是运水工人已經出来，远远的一家工厂已經响起汽笛，在喚醒工人。在那微微沾着露水的邮筒旁边，您一定可以看見一个笨拙的守門人，穿一件钟形羊皮袄，拄一根手杖。他那情形近乎癱厥：說睡沒睡，說醒也沒醒，介乎两者之間……

要是邮筒知道人們怎样常常要它来决定他們的命运，那它就不会現出这么一种卑賤的神情了。至少，我就差点吻了一下那邮筒，我瞧着邮筒，心想邮筒才是最偉大的天惠呢……

我請求凡是讲过恋爱的人回想一下：人把信丢进邮筒以后，总是怎样急着跑回家去，很快地上床，盖好被子，而且充分相信第二天早晨一醒，昨天的种种事情会一齐涌上心头，人就会出神地瞧着窗口，而窗外的阳光正在热中地想要鉆透窗帘的綢折照进来。

好，言归正傳……第二天中午，薩霞的女僕送来这样一个回信：

我很观喜請您今天务必上我們这儿来我等着您。您的薩。

沒有一个逗点。不分句，“欢”字的写錯，整个这封信，甚至那个装信的又窄又长的小信封，都使得我的心里充满温情。在歪歪斜斜、然而羞羞答答的笔迹里，我认出来薩霞的步态，每逢她一笑就擰起眉毛来的样子，她撅起嘴唇的样子，可是信的內容沒有滿足我……第一，富有詩意的信是不該照这样回答的；第二，为甚么要我上薩霞家里去坐着，等她的胖媽媽、她的弟弟、她家的食客們猜出底蘊，留下我們两个人在一块儿呢？那些人是再也不会去猜的，那么，只因为您身旁有个兴奋的无聊家伙，例如一个半聾的老太婆或者小女孩，嘮嘮叨叨地向您問这个問那个，您就不得不忍住自己的欢欣，那实在是再討厌不过的事情了。我叫女僕带回一封信去，求薩霞选定一个公园或者一条林蔭路做为相会的地方。我的提議被她欣然接受了。跟俗話所說的那样，我碰准她的心弦了。

下午四点多钟，我往本城公园里頂偏僻頂幽靜的一个角上走去。公园里一个人也沒有；約会的地点原可以定在近一点的地方，例如在亭子里或者林蔭道上，可是女人在恋爱事情上是不肯馬虎的；一不做，二不休，要是非找个約会地点不可，那就得在頂荒僻頂茂密的小树林里去才成，哪怕有撞到坏人或醉汉的危險也不管。

我朝薩霞走去的时候，她正站在那儿，背对着我，我在那背上讀到許許多多神秘的意义。仿佛那个背、后脑勺、衣服上的黑斑点一齐在說：噓！这个姑娘穿一身朴素的布衣服，外面穿一件薄薄的斗篷，她臉上蒙着一块白面紗，为的是更加显得神秘。我不願意破坏这气氛，就踮起脚尖走路，低声讲話。

依我現在回想起来，在当时的相会中，我不是主要部分，而只是一个細节。与其說薩霞热中于約会本身，还不如說她热中

于約会的浪漫和神秘意味、我的吻、阴森的树林的沉寂、我的海誓山盟……她沒有一分钟忘了自己，变得神思恍惚，或者让神秘的表情从她的臉上褪掉；眞的，即使有个甚么伊凡·西朵雷奇或者西朵尔·伊凡內奇来替換我，她也会照样感到幸福。請您在这种情形下弄弄清楚自己是不是被人爱着吧。如果被人爱着，那是眞的爱呢，还是假的爱呢？

从公园出来，我带着薩霞一路回家。在一个单身汉的住宅里有个自己所爱的女人坐着，会使得人跟喝着酒，听着音乐一样。人总是开始讲到将来，而且讲得别提多么有把握，多么自信了。于是拟計划，訂方案，虽然連少尉还沒做到，却大談将官的品位，总之海闊天空地胡說一通，弄得那位听你讲話的人，必得有滿腔的爱情而且不懂生活，才会附和你的話。說来男人也眞是徼幸，凡是在热爱中的女人总归給爱情照眩了眼睛，对生活也素来一窍不通。她們不但会同意，还会带着敬畏天神的心理而臉色变白，肃然起敬，把疯子的話如饥如渴地听进去。薩霞专心地听我讲，可是我不久就在她臉上看出心不在焉的神情来了。她并不了解我。我所談到的将来，只在它的外表方面，使她感到兴趣，我白費工夫在她面前摊开我的計划和方案。她深切关心的是哪个房間归她用，她的房間里糊甚么壁紙，为甚么我有竪鋼琴，却沒有大鋼琴，等等。她仔細地檢查我桌子上的小物件，瞧瞧相片，聞一聞香水瓶，把信封上的廢邮票揭下来，因为于她有用处。

"請你替我搜集旧邮票！"她說，装出严肃的样子，"劳駕！"

然后她在窗台上找到一顆核桃，咭嚓一声咬开它，吃起来。

"为甚么你不在你那些书的书背上貼上小条子？"她看了一下书架，問道。

"为甚么要貼呢？"

“好叫每一本书都有一个号碼呀……而且我的书摆到哪儿去呢？要知道，我也有书啊。”

“你有些甚么书？”

蘊霞擰起眉毛，想了一想，說：

“各式各样的都有……”

要是我想起来問她一声她有甚么样的思想、信仰、目标，她一定会同样擰起眉毛，想一想，同样說道：“各式各样的都有……”

后来我送蘊霞回家，等到我从她家里告辞出来的时候，我已經成了眞正的、地地道道的未婚夫，只等完婚了。要是讀者容許我純粹凭个人的經驗下断語，我就要說：做未婚夫是无味得很的，比起做丈夫或者根本沒訂婚要无味得多。未婚夫是个四不像的东西，他已經离开这边的岸，可还沒到达那边的岸；他固然沒結婚，可又不能說是单身汉了，这情形跟我剛才讲到的那个守門人倒不无相像的地方。

每天我抽出空来以后，就連忙去找我的未婚妻。我去的时候，心里总是怀着无数的希冀、願望、意見、建議、語句。我每回都覚得等到女僕一开門，我就会摆脫抑郁窒悶的心緒，投进令人神清气爽的幸福里去。可是事实上，情形往往两样。每回我去看我的未婚妻，总是碰見她的全家上上下下都在为那荒唐的嫁妆忙碌（順便提一句，她們已經忙了两个月，只做好了不滿一百个卢布的东西）。到处都是熨斗、硬脂、煤气的气味。人的脚底下往往踩到玻璃珠[1]。两个主要的房間堆滿了山样的麻布、細棉布、薄紗，在那些山样的布堆中探出蘊霞的小脑袋，牙齿里啣着綫。全体縫級的人欢迎我，发出快活的叫声，可是馬上領我到飯

---

① 女人用来縫在衣服上的裝飾品。

厅去，免得我碍她們的事，也免得看見只有做了丈夫才可以看到的东西。我悶悶不乐，不得不坐在飯厅里，跟一个食客彼美諾芙娜談天。薩霞显出煩恼不安的臉色，不时拿着一个頂針，一扎毛綫，或者别的甚么无聊东西，跑过我的面前。

“等一等，等一等……我馬上就来！”每逢我抬起恳求的眼睛瞧她，她就說，“你猜怎么着，那可恶的斯捷潘尼达完全弄坏了那件薄紗长衫的束腰！”

我不再呆等她的怜憫，生了气，走出了这个房子，揮着我买来的新郎手杖，在街道上蹓躂。再不然，有时候我想邀我的未婚妻出去散步或坐車去玩，跑到她家里来，却发現她跟母亲已經站在前厅，穿好衣服准备出門，正在耍弄她的洋伞。

“哦，我們要上商場去！”她說，“我們要买一些克什米尔呢来改裝帽子。”

我的游兴算是完了！我只好追随两位女士，跟她們一块儿上商場去。看女人买东西，讲价錢，极力想蒙哄騙人的店員，那眞是无聊之至的事。每逢薩霞翻檢一大堆貨物，把价錢杀到低而又低，結果甚么也沒买，走出了店門，或者叫店員只剪一段值四五十个戈比的料子时，我看了总是覚着难为情。薩霞和她母亲走出店門以后，往往現出惊慌煩恼的臉色，沒完沒了地談論她們买錯了，买了不該买的东西，花布的花色太深，等等。

对了，做未婚夫是无味的！去它的吧！

現在我已經結了婚。这时候是傍晚。我坐在书房里看书，后面的沙发上坐着薩霞，嘴里嚼着甚么东西，嚼得挺响。我想喝一杯啤酒。

“薩霞，找一找那个拔軟木塞的东西来……”我說。“不知那东西擺在哪儿了。”

薩霞跳起来，胡乱地在两三疊紙里找一通，碰掉了火柴盒，結果沒找到，一声不响地坐下了。……过了五分钟到十分钟……我被口渴和煩恼弄得怪不好受……

“薩霞，找一找拔軟木塞的东西啊！”我說。

薩霞又跳起来，翻我旁边的一堆紙。她嚼东西的声音和紙張的沙沙声，依我听来，就跟两把刀互相磨擦发出的那种刺耳的声音一样……我站起来，亲自去找那拔軟木塞的东西。后来总算找着了，啤酒瓶打开了。薩霞就在桌旁坐下来，开始对我冗长地讲一件什么事情。

“你还是看看书的好，薩霞……”我說。

她拿起一本书来，在我对面坐下来，开始努动她的嘴唇……我瞧着她的小脑門子和努动的嘴唇，沉思起来。

“她快要滿二十岁了……”我想，“要是跟一个受过教育的二十岁的男孩子来比一比，有多大的不同啊！男孩子就有知識，有信仰，有智慧了。”

可是我原諒了这个区别，就跟窄小的脑門子和努动的嘴唇也得了原諒一样……我回想当初我喜欢追逐女人的时候，往往因为女人的袜子上有一块污迹，因为她說了一句蠢話，因为她沒有刷干净牙齿，就丢开她，現在呢，我对一切都原諒了：嚼东西的声音啦，为了找拔軟木塞的东西而乱翻东西啦，衣冠不整啦，冗长的述說无聊事情啦。我差不多不自覚地原諒她了，这倒并不是出于克制自己，而是仿佛薩霞的过錯就是我的过錯似的；有許多从前会使得我討厌的事情，現在却感动我，使我生出滿腔的温情，甚至欢乐。这种对一切都加以原諒的原因，是出于我对薩霞的热爱，然而爱情本身該怎样解釋，說眞的，那我就不知道了。

1886年

歌　女

当她还比較年青、比較美丽，嗓音比較响亮的时候，有一天她的捧場人尼古拉·彼得罗維奇·考尔巴科夫坐在她那消夏别墅的楼上房間里。天气悶热得叫人受不了。考尔巴科夫剛剛吃过中飯，喝了滿滿一瓶味道很差的葡萄酒，覺着心緒恶劣，渾身不舒服。两个人都煩悶，等着炎热消退，好出去散一散步。

忽然，出人意外，前厅来了門鈴声。考尔巴科夫本来脫了上衣，穿着拖鞋，坐在那儿，这时候跳起来，探問地瞧着巴霞。

"大概是邮差吧，再不然也許是女朋友，"歌女說。

眞要是給邮差或者巴霞的女朋友撞見，考尔巴科夫倒也不在乎，不过为了小心起見，他还是抱起衣服，走到隔壁房間里去了；巴霞便跑去开門。使她大吃一惊的是門口站着的不是邮差，也不是女朋友，却是一个素不相識的女人，年青漂亮，装束上等，而且从外表的一切征象看来，她也正是个上流人家的女人。

这个陌生女人臉色蒼白，有点气喘，像剛剛爬完一道陡楼梯似的。

"有甚么事嗎？"巴霞問。

那位太太沒有立刻答話。她往前迈出一步，慢慢地看一看

房間里，坐下来，看样子仿佛她累了，或者有病，因此站不住了。随后，她那蒼白的嘴唇努动了很久，极力要說出話来。

“我的丈夫在您这儿嗎？”临了她总算說出来了，抬起她的大眼睛和沾着泪痕的紅眼皮瞧着巴霞。

“甚么丈夫？”巴霞小声說，忽然十分害怕，手脚一齐冰凉了，“甚么丈夫？”她又說一遍，顫抖起来。

“我的丈夫……尼古拉·彼得罗維奇·考尔巴科夫。”

“沒……沒有，太太……我……我不认得您的丈夫。”

沉默了一分钟。陌生女人有好几回用手絹擦蒼白的嘴唇，屏住呼吸，好压住她內心的顫抖；巴霞呢，站在她面前，一动也不动，像是生了根似的，带着茫然和恐惧的神情瞧着她。

“那么您是說他不在这儿？”太太問，說話的声調已經稳下来；不知怎么，她古怪地微笑着。

“我……我不知道您問的是誰。”

“您下賤、卑鄙、可恶……”陌生女人嘟噥道，带着仇恨和憎恶盯紧巴霞，“对了，对了……您下賤。我总算能够当面跟您說出来，实在高兴得很，高兴得很！”

巴霞觉得自己在这位身穿黑衣服、眼神气憤、手指头又白又細的女人眼里成了一个下賤而不体面的人，不由得为自己的胖胖的紅臉蛋、鼻子上的雀斑、額头上的刘海害臊，而那綹头发偏偏无論如何也沒法梳到后面去。她覚着要是自己瘦伶伶的，臉上沒有扑粉，額头上沒有刘海，那也許就可以掩盖她那并非上流的身分，那么她站在这素不相識的、神秘的太太面前就不会那么害怕，那么羞臊了。

“我的丈夫在哪儿？”太太接着說，“不过他在不在这儿，我倒也不在心上，可是我应当告訴您：盜用公款的事已經查出来，他

們正在找尼古拉·彼得罗維奇……他們要逮捕他。这都是您干的好事！”

太太站起来，十分激动地在房間里走来走去。巴霞瞧着她，心里害怕，不明白她的意思。

“今天他們就要找到他，逮捕他，”太太說，猛地哭出来，从这声音里听得出她的委屈和煩恼。“我知道是誰把他弄到这种可怕的地步！下賤的、可恶的东西！討厌的、爱財的騷娘們儿！”太太滿腔憎恶，嘴唇撇下来，鼻子皺起来，“我是个弱女子……您听着，下流女人！……我弱，您比我强；不过总会有人来保护我和我的孩子！上帝是全看見的！他公道！他要为我流过的每一滴眼泪，我熬过的每个失眠的夜晚来懲罰您！将来总有一天您会想起我！”

紧跟着又是沉默。太太在房間里走来走去，絞着手；巴霞仍旧茫然地呆望着她，不明白她的意思，耽心她会做出甚么可怕的事。

“太太，我甚么也不知道！”她說，忽然哭了。

“您撒謊！”太太大叫一声，恶狠狠地向她瞪起眼睛，“我什么都知道！我早就知道您！我知道最近这一个月里他天天賴在您这儿！”

“是的。那又怎么样呢？那有甚么稀奇呢？我有很多客人，可是我并沒有硬拉着人家来啊。他們来不来，随他們自己的意思。”

“我告訴您：盗用公款的事已經查出来了！他在衙門里盗用了公款！为了您这么一个……为了您，他居然决心去犯罪！听着，”太太用坚决的口气說，在巴霞面前站住，“您是不会有什么做人的原則的，您活着就为了做坏事，这就是您的目的；可是再也

想不到您堕落得这么深，連一点人味儿都沒有留下！他可是有妻子，有儿女的……要是他判了罪，流放在外，我跟孩子就要活活餓死……您要明白这一点！不过眼前还有办法把他跟我們救出来，免得受穷和丢臉。要是今天我拿給他們九百个卢布，他們就会放了他。只要有九百个卢布就成！”

“甚么九百个卢布？”巴霞輕声問道，“我……我不知道。我沒有拿过。”

“我不是跟您要九百个卢布……您沒有錢，我也不是跟您要錢。我要的是别的东西……像您这样的女人，男人通常总是送些貴重东西的。只要把我丈夫送給您的东西还給我就成！”

“太太，他从沒送过我甚么东西！”巴霞漸漸明白过来，哭着說。

“錢上哪儿去了呢？他自己的錢也好，我的錢也好，别人的錢也好，他都花光了……那些錢都跑到哪儿去啦？听着，我求求您！我剛才气极了，对您說了許多难听的話，可是我道歉就是。我知道，您一定恨我，可是如果您还能怜憫人的話，那就替我設身处地地想一想！求您把那些东西还給我！”

“嗯……”巴霞說，聳了聳肩膀，“我倒願意給，可是，我說謊話就让上帝懲罰我，他从沒送过我甚么东西。相信我的良心話。不过呢，您也說得对，”歌女慌張地說，“有一回他也給过我两样小东西。行，要是您乐意，我就退还……”

巴霞拉开梳装台的一个抽屜，从里面拿出一个空心的金鐲子和一个鑲紅宝石的細戒指。

“請拿去！”她把这些东西交給客人，說。

那位太太臉紅了，那張臉顫抖起来。她生气了。

“您給我的是甚么东西？”她說，“我又不是来告帮，我要的是

不該归您有的东西……是您借您的地位向我丈夫硬敲詐来的东西……那个軟弱而倒楣的人……星期四那天，我瞧見您跟我的丈夫在碼头上，那时候您戴着貴重的別針和鐲子。所以您也用不着在我面前装佯！我最后一回問您：那些东西您到底給不給我？”

“天吶，您这人多么奇怪……”巴霞說，开始生气了，“我跟您老实說，除了这鐲子和这小戒指以外，我从沒見过您的尼古拉·彼得罗維奇的甚么东西。他只送过我一些甜餡餅。”

“甜餡餅……”陌生女人冷笑道，“在家里，孩子們甚么吃的也沒有，您这儿倒有甜餡餅吃。您决計不退还那些东西嗎？”

这位太太沒听到答話，就坐下来，望着一个地方发呆，想心事。

“現在可怎么办呢？”她說，“要是我交不出九百个卢布，他就完了，孩子跟我也完了。我該打死这个下賤女人呢，还是在她面前跪下来？”

太太把手絹蒙在臉上，抽抽搭搭地哭了。

“我求求您！”巴霞听見她一边哭，一边数說，“要知道，是您敲詐我的丈夫，把他毁了的，那就救救他吧……您不顾念他，可是孩子……孩子……孩子做了甚么錯事呢？”

巴霞想像那些小孩站在街上餓得直哭，于是她自己也哭了。

“我有甚么办法呢，太太？”她說，“您說我是下賤的女人，說我用敲詐毁了尼古拉·彼得罗維奇，我在您面前如同在眞正的上帝面前那样……跟您老实說：我沒有沾过他甚么光……在我們这个班子里只有莫嘉才有一个闊綽的情人；我們这些人却只能吃面包，喝克瓦斯①，勉强过日子。尼古拉·彼得罗維奇是一

---

① 俄罗斯的一种便宜的、略带酸味的飲料。

位很有学問、很文雅的上流人，所以我才招待他。我們是不能不招待的。”

“我跟您要东西！給我东西！我在哭……我在低声下气……要是您乐意，我就跪在您面前！只要您乐意就行！”

巴霞吓得叫起来，直搖手。她覚得这个蒼白、美丽、說話和表情像演戏那么高尙的女人眞的会純粹出于高傲，显得高尙，而在她面前跪下来，为的是抬高自己，貶低歌女。

“好吧，我把东西拿給您就是！”巴霞說，擦一擦眼睛，忙碌起来，“遵命。只是这都不是尼古拉·彼得罗維奇的……我是从别的客人手里收下的。依您就是……”

巴霞拉开柜子頂上面的一个抽屜，拿出一个鉆石的别針、一串珊瑚的項鏈、几个戒指、一个鐲子，把它們統統交給那位太太。

“要是您高兴，就都拿去，不过我从沒得过您丈夫的甚么好处。拿去吧，发財吧！”巴霞接着說，由于下跪的威胁生了气，“要是您是高尙的女人……他的合法的妻子，那您就該管束他，叫他守着您！可不是！又不是我叫他来，是他自己来的啊……”

那位太太含着眼泪瞧一瞧歌女給她的东西，說：

“还沒有完全拿出来。……这点东西連五百个卢布都值不到。”

巴霞心一横，从柜子里又扔出一个金表、一个烟盒、一个扣領針，攤开双手說：

“我是一点东西也沒剩下了……您来搜好了！”

客人叹一口气，伸出发抖的手把那些东西用手絹包好，一句話也沒說，甚至也沒有点一下头，就走出去了。

隔壁房間的門开了，考尔巴科夫走进屋里来。他臉色蒼白，急躁地搖着头，倒好像吃了甚么很苦的东西似的；眼泪在他的眼

睛里发亮。

“您送过我甚么东西？”巴霞問道，向他扑过去，“我倒要問一声，甚么时候您送过我东西啊？”

“东西……东西不东西都是小事！”考尔巴科夫說，摇了摇头，“我的天！她在你面前哭，低声下气哟……”

“我要問您，您送过我甚么东西啊？”巴霞叫道。

“我的天！她，上流、高傲、純洁……甚至要在……在这个丫头面前……跪下来！是我把她逼到这种地步的！是我惹出来的！”

他抱住头，哼哼唧唧地說：

“不，我永远也不能为这件事原諒我自己！永远也不能原諒我自己！躲开我……賤貨！”他憎恶地叫着，躲开巴霞，用发抖的手推开她，“她居然要跪下去，而且是……跪在誰面前啊？跪在你面前！哎，我的天呐！”

他赶快穿好衣服，厌恶地推开巴霞，往門口走，出去了。

巴霞躺下来，放声大哭。她已經后悔不該一时賭气拿出許多东西来了；而且她覺着委屈。她想起三年前有一个商人无緣无故地打她，就哭得越发响了。

1886 年

丈　夫

某騎兵团在軍事檢閱期中，在K县城停下来过夜。像軍官們光临过夜这类的大事，对于城中居民素来有使人极其激动和奋发的影响。商店老板一心想出清在貨架上陈列了十年的、长了白毛的陈腊腸和“最上等的”沙丁魚；酒館老板和别的老板让自己的字号通宵开着。軍事长官、他的文书、本地的卫戍部队，全穿上頂漂亮的軍服；巡警跑来跑去，跟中了煤气毒一样；至于这件大事給太太小姐們的影响，那只有鬼才知道！

K城的太太小姐們听說騎兵团来了，就丢下煮果酱的銅鍋，跑到街上去了。她們忘了自己身上穿的是家常便服，也忘了还沒梳头，却心里发紧，跑得喘吁吁的，极力涌上前去迎接那个騎兵团，貪婪地听进行曲的乐声。誰要是看見她們的蒼白的、入迷的脸色，也許会以为乐声并不是从軍乐队的喇叭里发出来的，却是从天上飄下来的。

“騎兵团！”她們快活的說，“騎兵团来啦！”

这个大家不熟悉的、今天偶然过境明天黎明就要开拔的騎兵团跟她們甚么相干呢？后来，軍官們站在广場中央，背着手，解决宿营問題的时候，全城的太太小姐們已經在檢察官的家里会齐，七嘴八舌地批評这个团了。上帝才曉得她們从哪儿得来

消息，她們已經知道团长是結过婚的，不过沒跟太太住在一起，某位高級軍官的太太每年生一个死孩子，一位副官沒有希望地爱着一位伯爵夫人，有一回甚至打算自杀。她們样样事情都知道。有一个穿紅衬衫的麻臉兵士跑过窗下，她們清清楚楚地知道那兵是雷木索夫中尉的勤务兵，現在跑遍全城，替他的主人賒买一瓶苦味的英国酒。那些軍官她們只不过偶然看見一眼，而且也只是看見他們的后背罢了，可是她們已經断定其中沒有一个长得好看，惹人喜爱了……她們讲得心满意足以后，就派人請来軍事长官和俱乐部主任，吩咐他們不管怎样务必要布置一个舞会才行。

她們的心願实現了。傍晚九点钟，軍乐队在俱乐部門前的大街上奏起响亮的音乐，俱乐部里面軍官正在跟K城的太太小姐們跳舞。那些太太小姐們覚得自己彷佛生了翅膀似的。她們給舞蹈、乐声、清脆的馬刺声所陶醉，全心全意跟萍水相逢的朋友周旋，完全忘了那些平民身份的老熟人。她們的父亲和丈夫退到远远的地方去，拥挤在前厅里那寒傖的小卖部旁边。所有这些会計主任、秘书、督学都长得干瘦、害着痔疮，身材拙笨，十分明白自己的寒傖，不肯走进舞厅，光是远远地瞧他們的妻子和女儿跟那些風度瀟洒、身材匀称的軍官跳舞。

在那些丈夫当中，有一个收稅員基利尔·彼得罗維奇·沙里科夫，他心胸褊狹，为人恶毒，喜欢喝酒，大脑袋上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厚嘴唇往下撇。他早先上过大学，看过皮沙烈夫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作品，唱过歌，不过現在他說到自己的时候只說自己是八等文官，别的甚么也不提了。他倚着門框站在那儿，眼睛盯紧她妻子安娜·巴甫洛芙娜。她年紀在三十上下，长着黑头发、长鼻子、尖下巴，臉上搽过脂粉，衣服裹紧了腰，她一直在跳舞，

从沒停一忽儿喘口气，看样子一直要跳到倒下来才肯罢休。她已經跳累了，可是那只是她的身体，她的灵魂却不累……她周身流露出欢喜和痴迷。她的胸脯起伏，臉頰現出紅暈，一举一动都那么懶洋洋地，从容不迫。誰都看得出来，她一边跳舞，一边回想往事，回想遙远的过去，那时候她常在貴族女子中学跳舞，梦想着奢华欢暢的生活，相信她日后的丈夫一定是个男爵或者公爵。

收稅員眺望着，气得皺起眉头……他倒不是在吃醋。可是他不高兴，第一，因为他們要跳舞，他便沒有地方可以打牌了；第二，他受不了管乐；第三，他覚得那些軍官对待平民太怠慢，太高傲。不过，最重要的是第四点，他妻子臉上那种幸福表情惹得他憎恶，惹得他憤慨……

"她看起来眞噁心！"他嘟噥着，"年紀快四十岁了，长得又难看，可是呢，眞奇怪，搽胭脂抹粉，卷起头发，穿上了紧身內衣！她卖弄風情，装模做样，还当她自己怪不錯的呢！……哼，您瞧，您多么漂亮！"

安娜·巴甫洛芙娜热心跳舞，一眼也沒看她丈夫。

"当然，誰叫我們这些乡下佬跑到这儿来呢！"收稅員幸災乐禍地說。"現在我們可是給打入冷宮啦……我們是海豹，县城里的熊！她呢，是舞会的皇后！她至今还显得年青少俊，連軍官也看得中呢……他們眞許会爱上她呢！"

在跳瑪組卡舞的时候，收稅員的臉由于怨毒而口眼歪斜了。一个生着黑头发、爆眼睛、高顴骨的軍官正在跟安娜·巴甫洛芙娜一块儿跳瑪組卡舞。他做出严肃的臉色，庄重而动情地迈动两条腿，他弯屈膝头的那种样子就仿佛他是个由綫牵引着的木偶小丑似的。安娜·巴甫洛芙娜臉色发白，顫顫巍巍，嬌滴滴地弯

下腰来，轉动眼珠，极力要装得脚不点地的样子，明明覺得自己不是在地球上，也不是在县城的俱乐部里，而是在远远的，远远的甚么地方——在云端里！不光是她的臉，就連她的整个身子也表現着幸福……收稅員忍不住了；他一心要嘲笑那种幸福，要叫安娜·巴甫洛芙娜明白自己得意忘形，生活絕不像如今她在陶醉中所想像的那么美妙……

“你等着就是；你这种幸福的微笑啊，我要叫你笑不成，”他嘟噥着，“你不是甚么女学生，也不是大姑娘了。老丑婆应当明白自己是老丑婆！”

許多淺薄的心情，例如妒忌，煩恼，受伤的自尊心，伏特卡和死气沉沉的生活在小文官心里产生出来的那种內地的、渺小的憎恨人类的心理，跟耗子那样蛸集在他的心里。他等到瑪組卡舞終場，就走进舞厅，到他妻子面前。这时候安娜·巴甫洛芙娜跟她的舞伴并肩坐着，搖着扇子，風騷地眯細眼睛，讲她从前怎样在彼得堡跳舞（她的嘴唇努成心的样子，她嬌滴滴的說着“在我們白都堡”）。

“安紐达①，回家去！”收稅員咕嚕道。

看見丈夫忽然站在自己面前，安娜·巴甫洛芙娜吃一惊，仿佛想起来自己有个丈夫似的；随后她脹得滿臉通紅，看到自己有这么一个干瘦的、阴沉的、平常的丈夫，她覺得害羞了。

“回家去！”收稅員又說一遍。

“为甚么？时候还早吶！”

“我請求你回家去！”收稅員一板一眼地說，臉上現出气憤的神情。

---

① 安娜的爱称。

“为甚么？难道出了甚么事嗎？”安娜·巴甫洛芙娜不安地問。

“沒出甚么事，不过我希望你馬上回家去……我希望这样，就是这么的。用不着多說了，請走吧。”

安娜·巴甫洛芙娜并不怕她丈夫，不过由于她的舞伴在座，她覚得难为情；那位舞伴正在惊奇地、譏諷地瞧着她丈夫。她站起来，拉她丈夫走到旁边去。

“你这是甚么意思？”她开口說，“为甚么要我回家去？要知道，还沒到十一点钟呢。”

“我希望你回去，就是这么回事！請走吧，別費話了。”

“別胡鬧！要是你想回去，就一个人回去好了。”

“好吧；那我就要鬧一場！”

收稅員看見他妻子的幸福神情漸漸消褪，看見她多么害羞，多么难过，他心里这才好像輕松了一点。

“为甚么你要我馬上走？”他妻子問。

“我并不是要你走，而是我希望你回家去坐着。我希望，就是这么回事。”

起初安娜·巴甫洛芙娜不肯听从他的話，后来她开始恳求她丈夫容让她至少再玩半个钟头；随后，自己也不知道为了甚么緣故，她开始陪罪，賭咒，那些話全是小声說的，臉上还装出笑容，免得旁人疑心她跟丈夫发生了誤会。她对他担保說她一定不耽擱很久，只耽擱十分钟，只耽擱五分钟；可是收稅員抱定了主張。

“你要留下来，那也随你！不过我要鬧一場！”

安娜·巴甫洛芙娜在跟丈夫讲話的时候，显得干了，瘦了，老了。她臉色慘白，咬着嘴唇，差点哭出来，走到前厅去，开始穿衣服……

"你們上哪儿去?"女士們惊奇地問。"安娜·巴甫洛芙娜，亲爱的，你們这是上哪儿去啊?"

"她头痛,"收稅員替他妻子說。

夫妇俩走出俱乐部，一声不响地走回家去。收稅員跟在妻子后面，瞧着她那垂头丧气、滿心难过、委委屈屈的小身子；他回想在俱乐部里惹得他不痛快的那种幸福，再想到現在那种幸福已經消逝，不由得滿心的揚揚得意。他快活了，滿足了；同时他又覚得仿佛还缺点甚么；他恨不得轉身回到俱乐部里去，弄得人人都扫兴难堪，弄得大家都感到生活是多么无聊乏味才好，这是只要等到他們在街上摸黑走路，听見脚底下泥浆的吱咕声，知道明天早晨醒来，甚么也沒有，只有喝酒和打牌，他們就会恍然大悟的。啊，这是多么可怕!

安娜·巴甫洛芙娜簡直走不动……她仍旧在跳舞、音乐、談心、灯光、鬧声的影响下；她一面往前走，一面問自己：为甚么上帝这么懲罰她。她覚得凄苦，委屈，听見她丈夫的沉重的脚步声，恨得連气也透不出来了。她一声不响，极力盘算該用甚么样的頂伤人、頂刻薄、頂恶毒的話来駡她的丈夫，同时却又明白任甚么話也刺不到她那收稅員的心里去。他何尝在乎过甚么話呢?即使是最恶毒的仇敌也找不出比眼前更糟糕的局面来折磨她了。

这当儿軍乐队在奏乐，黑暗里充滿了頂輕快頂动人的乐声。

1886年

磨坊外

磨坊主人阿历克塞·比留科夫是一个身材矮挫而結实的中年男子，他的臉相和身材很像孩子們讀完玖尔司·維尔恩[①]以后常梦見的那种又粗又硬、脚步笨重的水手。这时候他坐在他那小屋的門檻上，懶洋洋地吧唧他的烟斗，烟斗已經灭了。这一回他穿着用軍服的粗布做成的灰色褲子，脚上登着笨重的大靴子，可是沒穿上衣，也沒戴帽子，虽然外面已經是眞正的秋天，天气又潮又凉了。潮湿的雾气自由自在地鉆进他那沒系扣子的坎肩，可是磨坊主人的粗大身材却像鸡眼那么硬，分明沒有感到寒冷。他那又肥又紅的臉照例冷冷淡淡，松弛地挂下来，仿佛半睡半醒似的；他那埋在一堆肥肉里的小眼睛从眉毛下面往四下里看，时而瞧着水壩，时而瞧着两間带寬檐的堆房，时而瞧着难看的老柳树。

两个剛来的修道院修士正在堆房附近忙碌着：一个叫做克辽巴，是一个高高的白发老人，穿一件沾滿污泥的法衣和一頂打了补釘的小圓帽；另一个叫做焦朵尔，生着黑胡子和黑皮肤，大概是格魯吉亚人，穿一件普通的、农民的羊皮袄。他們从大車上

---

① 儒勒·凡尔納(1828—1905)，法国小說家，写过許多冒險小說。

卸下一袋袋的黑麦，运到这儿来磨成面粉。在稍稍远一点的地方，在一片烏黑的泥濘的草地上，坐着磨坊主人的工人叶甫塞，那是一个沒长鬍子的年青小伙子，穿一件短小的破羊皮袄，喝得烂醉。他手里揉着一面漁网，假装在修补。

磨坊主人往四下里瞧了好久，沒有說話，然后他瞧着那两个正在拖口袋的修士，粗声粗气地說：

"你們这些修士，为甚么在河里打魚啊？誰叫你們打的？"

修士沒答話，甚至也沒看磨坊主人一眼。

他沉默了一陣，然后点上烟斗，接着說：

"你們自己打魚还不算，你們还让城郊的人来釣魚。这条河我已經从你們那儿，从城郊那里包下来了。我給过你們錢，所以魚是我的，誰也沒有充分的权利来打魚。你們向上帝禱告，可是又不认为偸东西是犯罪。"

磨坊主人打个呵欠，又沉默一陣，然后接着嘟囔道：

"瞧瞧他們养成了甚么习慣！他們以为他們是修士，挂了号，准保可以做圣徒了，他們就可以不顾王法了。我要上調解法官那儿去告一状。他才不会管你們穿沒穿法衣，那你們可就要在他那冰凉的监獄里坐个够了。要不然用不着找調解法官，我自己也能办。要是我再碰見你們釣魚，我就照准你們的脖子給一拳，叫你們直到世界末日也不想打魚了。"

"您不該說这种話，阿历克塞·朵罗菲伊奇，"克辽巴用輕柔的中音說。"凡是敬畏上帝的好人对狗都不会說这样的話，何况我們是修士！"

"修士！"磨坊主人譏誚道。"你們要吃魚？是不是？那么向我买好了，不要偸啊！"

"主啊，难道我們在偸嗎？"克辽巴皺起眉头。"为甚么說这种

話呢？不錯，我們的見习修士的确釣过魚，可是他們是得了修道院住持的許可才这样做的。住持說您出的錢不是包下了整条河，只不过是您有权利在我們的河岸旁边撒网罢了。这条河幷沒有完全归您所有。这条河不是您的，不是我們的，而是上帝的……”

“住持跟你是一流人，”磨坊主人嘟嘟噥噥地說，拿烟斗敲着他的靴子。“他也喜欢騙人！我可不管这些。对我来說，住持就跟你或者那边的叶甫塞一样。要是我碰見他釣魚，他也照样会挨我一頓揍……”

“旣然您存心要打修士，也只好由您。这在我們到了死后的世界的时候反倒好些。您已經打过維薩里昂和安契庇，那么再打別人好了。”

“別說了，別惹他了！”焦朵尔說，拉一拉克辽巴的衣袖。

克辽巴明白过来，一句話也沒說，又开始拖那些口袋；磨坊主人却仍旧在叫駡。他懶洋洋的嘟噥着，說完一句話就吧唧一下烟斗，唾口痰。釣魚的事讲到无可再讲以后，他想起来他有两袋面粉，似乎給修士們“騙去”了，他就为了那两袋面粉又駡他們。后来，发現叶甫塞喝醉了酒，沒做事情，他就丢下修士，开始駡他的雇工，弄得空中充滿了希奇古怪的、难听的咒駡。

起初修士們隐忍着，光是大声的叹气，可是不久克辽巴就受不住了……他合起掌来，用含泪的声調說：

“圣徒啊，对我来說，再也沒有一种懲罰比到磨坊来更苦了！这簡直是地獄！地獄，眞的是地獄！”

“那么你別来就是！”磨坊主人頂他一句。

“天后啊，我們倒情願躲开这儿，可是我們上哪儿去找另一个磨坊呢？您自己想吧，除了您的磨坊以外，这一带就沒有一个

磨坊丁！要么活活餓死，要么吃沒磨过的麦粒，除此以外沒别的路可走！”

磨坊主人不肯干休，仍旧向四面八方叫駡不停。看得出来抱怨和駡街在他已經养成习慣，跟吧唧烟斗一样了。

“只求您至少不提魔鬼才好！”克辽巴悬求道，惊慌地眹眼。“安静一忽儿吧，我求求您！”

磨坊主人不久就住嘴了，不过这倒不是由于克辽巴的請求。原来水壩上出現一个又矮又圓的老太婆，生着一張善良的臉，穿一件古怪的、像甲虫的背一样的花条外衣。她带着一个小包，拄着一根小拐杖……

“您好，神甫！”她咬字不清地說着，向修士們深深的鞠躬。“求主保佑你們！你好，阿列宪卡[①]！你好，叶甫謝尤希卡[②]！……”

“您好，媽，”磨坊主人嘟嘟噥噥地說，皺着眉头，沒瞧着老太婆。

“我上这儿来看你啦，我的好孩子！”她說，微微笑着，温柔地瞧着磨坊主人的臉。“我有很久沒看見你了。大概从圣母升天节[③]以来，我就沒見过你的面了……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招待我吧！我覺得你好像瘦了一点似的……”

小老太婆在磨坊主人身旁坐下；在这个大汉身旁，她那件小外衣看上去越发像是甲虫的背了。

“是啊，从圣母升天节起就沒見过你的面了！”她接着說。“我可是牵腸挂肚地惦記你，儿子，我想你想得心都痛了；可是，每逢我打点好了要来看你，不是天下雨，就是我生病了……”

---

① 阿历克塞的爱称。

② 叶甫塞的爱称。

③ 基督教节日，在八月十五日。

“現在您是从城郊来吧？”磨坊主人阴沉地問。

“是的，从城郊来……从家里一直上这儿来的……”

“您既是常生病，身体又这样单薄，您应当待在家里才对，不应当出来串門儿。您上这儿来干甚么？只不过磨破鞋底罢了！”

“我来看一看你……我有两个儿子呐，”她扭过臉去对修士說，“这一个和住在城郊的瓦西里。我有这么两个。我活着也好，死了也好，他們都不在心上，不过他們是我的亲人，我的欢乐……他們沒有我倒照样可以活下去，可是我沒有了他們，就覺着一天也活不下去似的……只是，神甫，我老了，現在要我从城郊走到这儿来看他，很吃力了。”

随后是沉默。修士已經把最后一袋麦子送进堆房里，現在坐在大車上休息……喝醉酒的叶甫塞仍旧用手揉搓那个漁网，睡意蒙矓地点头。

“您来得不巧，媽，”磨坊主人說。“現在我得坐車上卡里阿庶諾去。”

“那就坐車去吧。求上帝保佑你一路順風！”老太婆叹口气。“当然，你不能为我誤了正事……我在这儿歇上个把钟头就回去……瓦沙和他的孩子問你好，阿列宪卡……”

“他仍旧灌伏特卡嗎？”

“喝得不多，不过喝总是要喝的。瞞住罪恶是沒用的，他的确在喝……你自己知道，他沒有錢喝許多酒，除非是偶尔遇到一个好人来請他喝酒……他的日子过得眞苦，阿列宪卡！我瞧見他就难过……吃嘛沒吃的，小孩子穿得破破烂烂，他自己呢，褲子破了洞，脚上沒靴子穿，都不好意思上街了。我們六口人都睡在一个房間里。眞是穷，簡直是精穷，再也想不出比这更糟的了……我来是求你賙济我們这种穷苦的。你，阿列宪卡，要是看

敬我这个老太婆，就帮帮瓦沙吧……話說回来，他是你的兄弟啊！”

磨坊主人一声不响，眼睛瞧着另外一边。

“他穷，可是你呢——贊美上帝吧！——又有自己的磨坊，又有菜园子，还做着魚生意。上帝賜給你聪明才智，把你抬举得高过众人，給你吃飽……再說，你只有单身一个人……可是瓦沙有四个孩子，我这个該死的人又成了他的累贅，他的工錢却一共只有七个卢布。照这样，他怎么能养活我們呢？你接济接济我們吧……”

磨坊主人一句話也不說，仔細地装他的烟斗。

“你肯接济嗎？”老太婆問。

磨坊主人悶声不响，仿佛嘴里装滿了水似的。沒听到答話，老太婆就叹口气，扭过臉去瞧修士和叶甫塞，站起来說：

“好吧，求上帝賜福給你，不接济就不接济吧。我早就知道你不肯接济的……我上你这儿来，大半是因为納扎尔·安德烈伊奇的緣故……他哭得很厉害，阿列克卡！他吻我的手，不住地請我到你这儿来求你……”

“他要怎么样？”

“他求你把你欠他的还給他。他說，原先他运黑麦来磨成面粉，可是你至今沒給他面粉。”

“您用不着管别人的閑事，媽，”磨坊主人嘟噥道。“您的事是禱告上帝。”

“我倒的确禱告的，可是不知怎的，上帝不理我的禱告。瓦沙成了叫化子；我呢，沿街討飯，而且穿着别人的靴子走来走去，你却过得富裕，可是上帝才知道你的灵魂是甚么样子。唉，阿列克卡，貪婪的眼睛把你毁了！你样样都好，又聪明又漂亮，在商

人当中也很体面，可就是不像一个真正的人！你不和气，你从来也不笑一笑，从来也不說一句好心的話，跟野兽一样的不讲情面……瞧瞧你的臉！人家在怎样数說你啊，叫我好伤心喲！你問問神甫吧！他們胡乱地說你，他們說你吸人的血，說你横行霸道，說你带着你的强盗工人半夜三更搶劫过路人，說你偷馬……你的磨坊就跟一个受了詛咒的地方一样……男孩和女孩都不敢走到这个磨坊附近，一切动物都躲你远远的。他們給你起的名字，不是别的，而是該隐和希律①。……”

“您糊塗，媽！”

“你的脚踩到哪儿，哪儿就不生青草；你在哪儿呼吸，哪儿就沒有蒼蝇飞。我总是听見这样的話：‘唉，只求有人把他活活的打死，或者把他判了罪才好！’做母亲的听見了这种話，心里是甚么滋味啊？甚么滋味啊？你是我亲生的孩子，我的肉呀……”

“現在我該走了，”磨坊主人嘟嘟噥噥地說，站起来。“再見，媽！”

他从堆房里拉出一辆板車，牵出一匹馬，把馬往車杠中間一推，仿佛那是一只小狗似的，然后动手拴馬。老太婆在他四周走来走去，瞧着他的臉，泪汪汪地眨眼。

“好，再見吧！”她說，这时候她儿子匆匆忙忙地在穿大衣。“托上帝的福，在这儿好好住下去吧；可是不要忘了我們。等一等，我有一件东西要送給你……”她唧唧咕咕地說，解开包袱，又压低喉嚨說，“昨天我到教堂执事的太太那儿去，她請我吃东西……我就拿了一个藏起来留給你了……”

老太婆拿出一个柔軟的蜜糖餅，递到她儿子手里……

---

① 該隐是亚当的大兒子，因嫉妒而杀死了弟弟，詳見《創世紀》；希律是犹太王，在耶稣誕生时候，要捉拿耶稣，杀死他，詳見《馬太福音》。

"走开！"磨坊主人叫着，推开她的手。

老太婆很难为情，一失手把那蜜糖餅掉在地下，一声不响地慢慢走到墻上去了……这情景給人留下痛苦的印象。不要說修士們叫起来，害怕得揚起胳膊，就連喝醉酒的叶甫塞也怔住，惊慌的瞧着他主人。不知道是磨坊主人明白了修士們和他的工人的面部表情，还是也許因为一种长久沉睡的感情在他的胸中动了一动，总之，一种像是惊恐的表情掠过了他的脸……

"媽！"他叫道。

老太婆怔了一下，回过头来看。磨坊主人匆匆忙忙地把手伸进衣袋里去，拿出一个大皮夹子来……

"哪，这是給您的……"他含含糊糊地說，从皮夹里拿出一小把鈔票和銀币。"拿去吧！"

他手里卷着那把錢，揉搓着。不知甚么緣故，他回头看了看修士們，然后又揉搓那些錢。票子和銀币从他的手指中間漏下去，一个連着一个的回到皮夹里，只有一枚二十戈比的錢币还留在他的手里……磨坊主人瞧着它，用手指头摸一摸，然后嗽了嗽喉嚨，臉脹得发紫，把那个錢递給他母亲了。

1886年

万　卡

三个月前，九岁的男孩万卡·茹科夫被送到鞋匠阿里亚兴这儿来做学徒。在圣誕节的前夜，他沒有上床睡觉。他等到老板、老板娘、几位师傅出去做晨禱以后，就从老板的立柜里拿出一小瓶墨水和一管安着銹笔尖的鋼笔，然后在自己面前鋪平一張揉皺的白紙，写起来。他在写下第一个字以前，好几次战战兢兢地回头看看門口和窗戶，还斜眼看了一下那个烏黑的神象和神象两边摆滿鞋楦头的架子，顫顫巍巍地叹了一口气。那張紙鋪在一張凳子上，他自己就跪在凳子前头。

"亲爱的爷爷康司坦丁·瑪卡雷奇！"他写道，"我在給你写信。祝您过一个快乐的圣誕节，求上帝保佑你万事如意。我沒爹沒娘，只剩下你一个人是我的亲人了。"

万卡朝黑暗的窗子看看，玻璃窗上映出他的蜡烛的影子；他生动地想起他祖父康司坦丁·瑪卡雷奇的模样——他是席瓦列夫老爷家里的守夜人。那是个瘦小的、然而非常矯健灵活的小老头，年紀約莫六十五岁，老是带着笑臉，眯着醉眼。白天，他在仆人的厨房里睡觉，或者跟厨娘取笑。到晚上，他就穿上肥大的羊皮袄在庄园四周走来走去，敲着梆子。他身后跟着垂下头的老母狗卡希唐卡和泥鳅——这条狗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它

的毛是黑的，身子又长，象是一条黄鼠狼。这条泥鳅非常恭顺，和气，見了陌生人也好，見了自家人也好，一律用深情的眼光瞧着，不过它是靠不住的。在它的恭敬和謙卑里面隐藏着頂頂阴險的恶毒。随便哪条狗也不及它那么善于抓住机会溜到人的背后，在人的腿肚子上咬一口，或者鉆进冰窖，或者偷庄稼人的母鸡。人們不止一次打坏它的后腿，有两回甚至把它吊起来，每个星期都把它打得半死，可是它总是养好伤，活下来了。

这当儿祖父一定站在大門口，眯細眼睛瞧乡村教堂的通紅的窗子，頓着他那穿着高統毡靴的脚，跟仆人們开玩笑呢。他的梆子挂在腰带上。他冻得拍手，聳动肩膀，时而在女仆身上捏一把，时而在厨娘身上捏一把，发出蒼老的笑声。

“吸点鼻烟，好不？”他拿鼻烟盒送到女人鼻子底下説。

那些女人吸了点鼻烟，打起噴嚏来。祖父乐得什么似的，发出一片快活的笑声，叫道：

“快擦掉，粘在鼻子上啦！”

他也給狗聞鼻烟。卡希唐卡打个噴嚏，皺一皺鼻子，委委屈屈地走开了。泥鳅为了表示有礼貌，沒打噴嚏，只摇了摇尾巴。天气眞好。一絲風也沒有，空气清澄，爽朗。夜色很黑，可是整个村子和那些白房頂、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縷縷烟子、披着重霜而一身銀白的树木、雪堆，全都看得見。整个天空布滿快活得直眨眼睛的繁星；天河很清楚的現出来，看上去，仿佛人們为了过节拿雪把它洗过，擦过似的……

万卡叹口气，拿鋼笔在墨水里蘸一蘸，接着写下去：

“昨天我挨了一頓打。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院子里，拿皮带抽了我一頓，因为我摇他們那个睡在摇籃里的小娃娃，一不小心睡着了。上个星期有一天，老板娘叫我把一条鯡魚

收拾干净，我就从尾巴上弄起；她就捞起那条鲱魚，拿魚头直戳到我的臉上来。师傅們取笑我，打发我上酒店去打酒，慫恿我偷老板的黃瓜；可是老板随手捞到甚么就用甚么打我。吃食呢，簡直沒有。早晨他們給我吃面包，午飯是稀粥，晚上又是面包，至于茶啦、白菜湯啦，只有老板他們才大喝而特喝。他們叫我睡在过道里，他們的小娃娃一哭，我就别想睡覺，尽搖那个搖籃。亲爱的爷爷，发发上帝那样的慈悲，带我离开这儿回家去，回到我們村子里去吧；我再也受不了啦……我給你叩头了，我会永远为你向上帝禱告，带我离开这儿吧，不然我就要死了……”

万卡嘴角撇下来，举起黑拳头揉眼睛，抽抽搭搭地哭了。

“我会替你搓碎烟草，”他接着写下去，“我会为你向上帝禱告；要是我做錯了事，那就照打那头灰山羊似地打我好了。要是你认为我沒活儿做，我可以去求总管看在上帝的面上让我給他擦皮鞋，或者替菲德卡去做牧童。亲爱的爷爷，我再也受不了啦，只有死路一条了。我原想跑回我們的村子去，可是我沒有靴子，我怕冷。等我长大，我会报这个恩，养活你，不让人家欺侮你；等你去世，我一定要禱告，求上帝让你的灵魂安息，就跟为我媽彼拉盖雅禱告一样。

“莫斯科是个大城。房子全是老爷們的；馬有很多，羊却沒有，狗也不凶。这儿的小孩子不举着星星走来走去①，唱詩班也不准人随便参加唱歌；有一回我看見一家鋪子的橱窗里有好些已經安好釣絲的釣鈎摆着卖，那些釣鈎可以釣各种的魚，个个都挺好，甚至有一个釣鈎經得起一普特重的大鯰魚呢。我还看見几家卖各种枪的鋪子，跟我們老爷的枪一个样子，恐怕每一管要

① 基督教习俗：圣誕节前夜小孩举着箔紙糊的星走来走去。

卖一百个卢布吧……肉铺里有山鷸啦、松鸡啦、野兎啦；那些东西是从哪儿打来的，店里的伙計却不說。

“亲爱的爷爷，等老爷家里有挂着礼物的圣誕树的时候，替我摘下一顆金色的胡桃，收藏在我的綠匣子里头。問奥尔迦·伊格納捷芙娜小姐要，就說是給万卡的。”

万卡嗓音发顫地叹一口气，又凝神瞧着窗子。他想起祖父总是上树林里去給老爷家砍樅树，而且带着孙子一块儿去。遇到那种时候多么快活呀！祖父发出卡卡地咳嗽声，冰也发出卡卡的爆裂声，万卡瞧着他們，就也卡卡地咳起来。往往在砍樅树以前，祖父先抽完一袋烟，再聞很久的鼻烟，瞧着冻僵的万紐希卡[①]直乐……小樅树披着重霜，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等着瞧它們当中哪一株該死。冷不防，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只野兎，沿着雪堆象一支箭似地竄过去……祖父忍不住叫道：

“逮住它，逮住它……逮住它！嘿，短尾巴鬼！”

祖父把砍倒的樅树拖回老爷家里，大家就动手装点那棵树……奥尔迦·伊格納捷芙娜小姐，万卡的好朋友，干得頂忙。当初小万卡的母亲彼拉盖雅在世，在老爷家里做女仆的时候，奥尔迦·伊格納捷芙娜常給他糖果吃，遇到沒事情可做，还教他念书，写字，学数数儿，从一数到一百，甚至教他跳卡德里尔舞。彼拉盖雅去世以后，他們就把孤儿万卡送到仆人的厨房里去跟祖父住在一块儿，后来又从厨房里送到莫斯科的鞋匠阿里亚兴这儿来了……

“来吧，亲爱的爷爷，”万卡接着写下去，“求你看在基督的面上带我离开这儿。求你可怜我这个苦命的孤儿吧；因为在这儿，

---

① 万卡的另一爱称。

人人都打我，我餓得要命，而且悶得沒法說，老是哭。前几天老板拿鞋楦头打我的脑袋，打得我昏倒了，好容易才活过来。我的日子过得苦极了，比狗都不如……替我問候阿辽娜，問候独眼的叶果尔卡，問候馬車夫；千万别把我的手風琴給别人。孙伊凡·茹科夫草上。亲爱的爷爷，来吧。”

万卡把写满字的信紙迭成四折，放进一个昨天晚上化一个戈比买来的信封里面……他想一想，拿鋼笔蘸了蘸墨水，写上地址：

寄交乡下祖父收

然后他抓抓脑袋，再想一想，添了几个字：

康司坦丁·瑪卡雷奇

他想到他写信居然沒人来打攪，覚着很痛快，就戴上帽子，顾不得披羊皮袄，只穿着衬衫，跑到街上去了……

昨天晚上他問过肉鋪的伙計，伙計告訴他說所有的信都該丢在邮筒里，由醉醺醺的車夫駕着的邮車裝走，响起鈴鐺，送到世界各地去。万卡跑到就近的一个邮筒，把那封宝貴的信塞进了筒口……

过一个钟头，因为有了美好的希望而定下心来，他睡熟了……在梦中他看見一个炉灶。炉台上坐着祖父，搭拉着一双光脚，对厨娘們念信……泥鰌繞着炉子走来走去，搖尾巴……

1886年

冷　血

那一列很长的貨車在这小火車站上已經停了很久。火車头悶声不响，仿佛熄了火似的；火車附近和車站的圍地里，沒有一个人影。

有一辆貨車里射出一道蒼白的光，爬过一条侧綫的鉄軌。在那辆貨車里，有两个人坐在一件鋪开的毡斗篷上：一个是老人，有一把挺大的白鬍子，穿一件羊皮袄，戴一頂高高的羔皮帽，有点像高加索一带那种羊皮高帽；另一个是沒有鬍子的青年，穿一件破旧的厚呢上衣，脚上是一双沾了烂泥的高統靴。他們是貨物的托运人。老头儿坐着，腿向前伸出去，默默地沉思着；青年半躺半坐，吱哩吱哩响地拉着一个便宜的手風琴。装着一支牛油烛的灯挂在他們附近的墙上。

这辆貨車装得滿滿的。誰要是在昏暗的灯光中瞧一瞧这貨物，那么最初他的眼睛就会看出这儿有一种不定形的怪东西，一种肯定活着的东西，它像是大螃蟹，活动着螯和須，挤在一块儿，悄悄地沿着光滑的墙往上爬，向車頂上爬过去；不过，人們若是凝神看一看，那么在昏暗里就开始清楚的現出犄角和犄角的影子，然后現出精瘦的长背、肮髒的皮毛、尾巴、眼睛。那是牛和牛的影子。这辆貨車里一共有八头牛。有的牛扭轉身来，瞧着这

两个人，搖尾巴。有的极力要躺下去，或者站得舒服一点。它們很挤。要是有一头牛躺下去，別的牛就得站着，挤在一块儿。沒有喂草架、沒有拴牛桩、沒有草垫、沒有一根干草①……

經过长久的沉默以后，老头儿从口袋里拿出一只銀表，瞧一瞧現在是甚么时間：两点一刻。

"我們在这儿停了差不多有两个钟头了，"他說，打个呵欠。"还是去催一催他們的好，要不然我們也許会在这儿等到天亮。他們睡着了，或者天才知道他們干甚么去了。"

老头儿站起来，跟他的长影子一块儿小心地下了貨車，走进黑暗里。他沿着这列火車向火車头走去，經过大約二十节貨車，看見一个开了炉門的紅火炉；有个人一动也不动地对着炉子坐着；他那鴨舌帽、鼻子、膝头，染着紫紅的火光，其余的部分是黑的，跟黑暗的夜色混在一起分不大清了。

"我們还要在这儿停很久嗎？"老人問。

沒有回答。那不动的人分明睡着了。老人煩躁地嗽了嗽喉嚨，由于彻骨的阴潮天气而縮起脖子，繞了火車头走过去；这时候，火車头的两道明晃晃的灯光一下子照着他的眼睛，使他覚着夜色越发黑了；他向火車站走去。

車站的月台和台阶是湿的。这儿那儿，有一滩滩不久以前落下来而正在溶化的白雪。火車站里面却是又亮又热，跟浴室里一样。有煤油的气味。这儿除了一架磅秤和一張不大的黄色长沙发，长沙发上有一个穿着列車員制服的人躺着睡覚以外，根本甚么摆設也沒有。左边有两个敞开的門口。从一个門口望进去，可以看見一架电报机和一盞安着綠罩子的灯；从另一个門口

① 在許多鉄路上，为了避免发生不幸事故而禁止携带干草上車，因此活牲口一路上就沒有东西吃。——作者。

望进去，可以看見一个不大的房間，倒有一半給一个黑色的食器橱占去了。在这房間里，列車长和火車司机坐在窗台上。他俩正在用手揉着一頂帽子，吵架。

“这不是真的海龙皮，是冒牌貨，”司机說，“真正的海龙皮不是这个样子。不怕您見怪，这頂帽子至多值五个卢布！”

“您倒懂得不少，……”車长說，不高兴了，“五个卢布！我們馬上来問問这个商人就是。瑪拉兴先生，”他对老人說，“您說說看：这是假海龙还是真海龙？”

老瑪拉兴用手接过帽子来，带着內行的神气摸了摸皮子，吹一吹，再凑到鼻子上聞了聞，他的气憤的臉上忽然現出輕蔑的笑容。

“这一定是假貨！”他高兴地說，“这是假貨。”

他們吵起来了。列車长硬說海龙皮是真貨，司机和瑪拉兴极力說服他，說这不是真貨。吵到半中腰，老人忽然想起他上这儿来的目的。

“海龙归海龙，帽子归帽子，可是火車却停着沒走啊，諸位先生！”他說，“怎么啦？在等甚么人呀？开車吧！”

“开車吧，”列車长同意，“我們再抽一支烟就开車吧。不过也不必着急……反正到了下一站我們还是得等着！”

“为甚么呢？”

“哦……我們誤点太多了……要是在一个車站上誤了点，那到了下一站就不能不耽擱，先放对面来的列車过去。現在开車也好，明天早晨开車也好，反正我們已經不能算是第十四次車了。我們大概要改成第二十三次車了。”

“您怎么算出来的？”

“哦，就是这么的。”

瑪拉兴瞧了瞧列車长，思忖一下，随口嘟噥着，仿佛在自言自語似的：

“要是我說了謊，就求上帝懲罰我，我已經算了一下，而且記在一个本子上了；我們一路上光是停車就耗掉了三十四个钟头。先生們，如果你們照这样下去，要么我的这些牛都死掉，要么就算我到了那边，牛肉也卖不上两个卢布了。这不是赶路，这簡直是自寻死路！”

列車长擰起眉毛，叹口气，那神情好像在說：“不幸，这話是实在的！”司机一声不响，瞧着帽子发呆。凭他們两个人的臉色可以看出来：他們心里都怀着鬼胎，他們不說出来倒不是因为他們想遮盖，而是因为这样的鬼胎用沈默比用話語表达得更好。老人明白了。他伸手到口袋里拿出一張十卢布的票子；他既不交代几句話，也不改变声調和臉色，却带着大概只有俄罗斯人在授受賄賂的时候才会有的那种信心和爽快，把票子递給列車长。列車长接过来，一句話也沒說，把它疊成四折，不慌不忙的放进口袋里。这以后他們三个人走出房間，在路上叫醒列車員，到站台上去了。

“甚么天气啊！”列車长抱怨道，聳了聳肩膀。“黑得要命！”

“是啊，眞是糟糕的天气……”

从窗口可以看見电报員的亚麻色的脑袋在綠灯和电报机旁边出現；沒过多久，在电报員脑袋旁边又出現一个脑袋，生一臉鬍子，戴着紅帽子；那一定是站长的脑袋。站长低下头凑着桌子，讀着一張藍色公文紙上的字，用烟卷順着一行行字很快地画下去……瑪拉兴向他的貨車走去。

他的旅伴，那个青年，仍旧半躺半坐，拉着手風琴，声音低得听不清。他比小孩子大不了多少，还沒有长出唇髭；他那丰滿的

白臉，生着大顴骨，現出孩子气的沈思神情；他的眼睛不像大人的眼睛，現出忧郁而順从的神情，可是他魁偉、强壮、笨重、粗魯，跟老人一样；他动也不动，也不換个姿势，倒好像他搬不动自己的大身体，仿佛他只要动一动，就会有甚么地方裂开，或者发出一片响声，吓坏他自己和那些牛似的。他那又肥又大的手指头笨拙地按着手風琴的琴鍵和活瓣，从这些手指头下面連綿不断地傳出来一种微細輕柔的响声，合成一个朴素单調的旋律；他听着，分明很滿意自己的手法。

鈴声响了，可是声音那么微弱，好像不是从近处，而是从很远的地方傳来似的。跟着又来了急促的第二遍鈴声，然后是第三遍，列車长吹哨子了。在深深的寂靜中，过了一分钟，貨車沒动，仍旧停在原地方，可是車底下傳来一种含混的声音，好像是雪橇的滑鉄輾雪的声音；紧跟着貨車搖动一下，那声音就停了。又是一片沉寂。可是馬上来了緩冲器的碰撞声，貨車受到猛烈的碰撞而顛动一下，好像往前竄了一步似的；牛都摔下去，倒在彼此的身上。

"只求你到了下一个世界也吃点这样的苦头才好！"老人嘟噥着，摆正他的高帽子，剛才火車一顛，帽子已經滑到后脑勺上去了，"照这样，他要把我的牲口全摔殘廢了！"

亚沙一句話也沒說，站起来，抓住一头倒下去的牛的犄角，扶它站起来……这一顛以后又沒有动靜了。輾雪的声音又从貨車底下傳来，仿佛貨車倒退了一点似的。

"馬上又要震动啦，"老人說。

果然，那种痙攣流过整列火車，碰撞声傳来，火車顛动了一下，牛又摔下去，倒在彼此的身上。

"这是怎么搞的！"亚沙听着，說，"火車一定很重。它好像动

不得了。”

“以前它并不重，可是現在忽然重起来了。不对，我的孩子，这是說列車长沒有把錢分給他。去，給他送点錢去，要不然他就会把我們一直顚到明天早晨了。”

亚沙从老人手里接过一張三卢布的票子，跳下貨車。他那沉重脚步的悶悶的响声在貨車外面响起来，漸漸消失了。沉靜……在隔壁的貨車里，一头公牛发出一声悠长而低沉的叫声，仿佛在唱歌似的。

亚沙回来了。一股又潮又冷的風扑进貨車里来。

“关上門，亚沙，我們睡吧，”老人說，“何必白白的点着蜡烛呢？”

亚沙拉动沉重的門；火車头的汽笛响了，列車开动了。

“好冷！”老人嘟囔着，在毡斗篷上躺下，把脑袋枕在一个包袱上，“在家里多好啊！那儿又温暖，又干净，又軟和，地方也寬綽，可以容人念一念禱告，在这儿我們却比猪还苦。我已經有四天四夜沒脫过靴子了。”

亚沙因为火車震动而搖搖晃晃，开了灯的門，用湿手指头掐掉烛心。烛火旺起来，像炒鍋一样地嘶嘶响，随后就灭了。

“对了，我的孩子……”瑪拉兴接着說，听見亚沙在他身边躺下，覚着那个年輕的闊大的背貼着他自己的背，“这儿很冷。每条縫里都不住地吹进風来。要是你媽媽或者妹妹在这儿睡上一夜，那么到第二天早晨准保冻死了。就是这么的，我的孩子，你不肯跟你哥哥那样念书，进中学，那你只好跟你爸爸一块儿运这些牛了。这是你自己不好，你只能怨你自己……现在你哥哥正在床上睡覚，盖着被子，可是你呢，吊而朗当，懶懶散散，只好跟牛待在一块儿了……对了……”

在火車的隆隆声中，老人的話听不清楚了，可是他仍旧嘮叨了很久，叹气，嗽喉嚨。这辆貨車里的冷空气漸漸变得越来越稠密，悶人。新粪和蜡烛的焦气发出刺鼻的气味，弄得空气难聞，酸臭，亚沙在昏睡中嗓子和胸膛发痒。他嗽喉嚨，打噴嚏；老人却习慣了，仿佛沒甚么不合适似的，用整个胸膛呼吸着，只是偶尔咳几声。

凭貨車的搖晃和車輪的隆隆声来判断，火車开得很快，可是不稳。火車头大声地喘息，它那噴气的声音跟火車的隆隆声合不上拍子，它們合起来成了一种沸騰的声音。那些牛不安地挤在一块儿，它們的犄角常常碰到墙。

老人醒来的时候，清晨的深藍色天空从墙縫和敞开的小窗口鉆进来。他覺着冷得难受，特别是背脊和两只脚。火車站住了；亚沙带着睡意，一臉的不高兴，正在弄那些牛。

老人醒来，兴致很坏。他皺起眉头，沉下臉，生气地嗽一嗽喉嚨，从眉毛底下瞧着亚沙，亚沙正在用强壮的肩膀頂住一条牛的胸脯，微微地举起它来，极力解开它腿上的绳子。

“昨天晚上我就跟你說过绳子太长，”老人叨嘮着說；“可是沒用，‘不算太长，爸爸！’叫你做点事，你总是不听；甚么事你都由着自己的性儿干……蠢貨。”

他生气地拉开門，亮光涌进貨車里来。一列客車正好停在門对面，那列客車的对面有一所紅房子和一个搭了棚的月台，这是一个有食堂的大火車站。車頂和車台、土地、枕木，都鋪着薄薄的一层新落下来的、毛絨絨的雪。在客車車厢中間的平台上可以看見乘客們来来往往。有一个紅头发、紅臉膛的宪兵慢騰騰地走过来走过去。有一个僕役穿着礼服和雪白的衬衫胸衬，沒有睡足，出現怕冷的样子，大概很不滿意自己的生活，正在

月台上跑着，手里托一个盘子，盘子上放着一杯茶和两块面包干。

老人起来，开始面向东方念禱告詞。亚沙收拾好那条公牛，把鏟子放在車角，也站到他旁边来念禱告詞。他光是动着嘴唇，在胸前画十字；父亲却大声念出来，把每段禱告詞的末尾念得又响又清楚。

"……以及来世的生活。阿門，"老人大声念着，吸一口气，立刻又念另一段禱告詞，一念到末尾声調就清楚而坚定："……而且把你的小牛放在祭坛上！"

念完禱告詞，亚沙急急忙忙在胸前画个十字，說："請您給我五个戈比。"

一拿到五戈比的小銅币，他就提起一把紅的銅茶壶，跑到車站上去买开水。他大步跳过鉄軌和枕木，在羽毛样的白雪上留下大脚印，一路上把茶壶里昨天的殘茶倒干凈，跑进食堂里面，拿那五戈比的小錢敲得茶壶玎璫的响。从貨車里可以看見食堂老板推开那把大茶壶，不肯为五个戈比卖掉差不多半个茶炊的开水，可是亚沙自己捻开了龙头，張开胳膊肘不让人家来干涉，給他的茶壶斟满了开水。

"該死的坏蛋！"食堂老板眼看他跑回貨車，就对着他的后影嚷道。

瑪拉兴到喝茶的时候，阴沉的臉相才算开朗了一点。

"我們会吃会喝，可就是不記得我們的工作，"他說，"昨天一天我們沒干别的，光是吃啊喝的，大概就連化掉的錢都忘了記賬了。甚么記性啊，我的天！"

老人一面回想，一面念出昨天的一笔笔开銷，在一个破笔記本上記下他在甚么地方給了列車长、司机、擦油工人多少錢……

这当儿客車早已开走了，一个值班的火車头在空鉄道上跑来跑去，仿佛并沒有甚么一定的目的，純粹因为自由自在而高兴似的。太阳已經升上来，戏弄着白雪；从車站棚頂上和貨車頂上落下一滴滴明亮的水珠。

喝完茶，老人离开貨車，懶散地躡躂到車站去。在車站的头等車乘客候車室中央站着他认識的列車长和站长，这个站长是个青年，留一把好看的鬍子，穿一件漂亮的厚呢大衣。这个青年大概不习慣站在一个地方不动，总是优雅地調換两只脚支住身子，像是一匹善于长跑的駿馬。他这边看看，那边望望，見着每个过路的人都把手伸到帽沿上去行个礼，微微笑着，眯細眼睛……他的臉頰緋紅，身子結实，心情暢快；他的臉上洋溢着热誠，神采煥发，仿佛剛从天上跟那些羽毛样的雪一块儿落下来一样。列車长看見瑪拉兴，就慚愧地叹口气，揚起手。

"我們不能走第十四次車了，"他說，"我們誤点太多了。已經有另外一列車走第十四次車了。"

站长很快地翻看了几份公文，然后掉过他的热情的藍眼睛来瞧着瑪拉兴，微微笑着，神采煥发；他向瑪拉兴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

"您是瑪拉兴先生嗎？您运牛嗎？八車？現在怎么办呢？你們来晚了，昨晚我已經把第十四次車开出去了。現在我們該怎么办才好呢？"

那个青年用两个粉紅的手指头小心的捏着瑪拉兴的短皮袄上的毛，調換着脚，亲热而婉轉地对他解釋說，某次車已經开走，某次車正要开走，他願意尽自己的能力为瑪拉兴做一切事情。凭他的臉色看得出来，他真的不但願意做任何事情来使得瑪拉兴高兴，甚至願意尽力使全世界高兴——他是那么幸福，那么滿

意，那么快活！老人听着，虽然完全弄不懂火車复杂的車次制度，却还是贊許地点头，也伸出两个手指头去捏厚呢大衣上的軟毛。他看着这个体面而殷勤的青年，听着他讲話，覚着很暢快。为了也表一表自己的好意，他就拿出一張十卢布的票子，想了一想，又添上两張一个卢布的票子，遞給站长。站长拿过去，把手指头伸到帽沿那儿，行个礼，然后优雅地把錢往口袋里一塞。

"听我說，諸位先生，我們不是可以照这样办嗎？"他忽然想起一个剛剛来到他脑子里的新办法，就說，"軍用列車誤点了，……你們看……它还沒来……那么你們何不就算做軍用列車呢？[①]我让軍用列車走第二十八次車好了。怎么样？"

"依您就是，"列車长同意。

"好极了！"站长說，很快活，"旣是这样，那你們就用不着在这儿等了，馬上就开車吧！我立刻去吩咐把你們这一列車放出去。好极了！"

他把手举到帽沿那儿向瑪拉兴行个礼，跑出去，一路上翻看着公文，回到他的房間里去了。老人对剛才的一番談話很是滿意；他微笑着，瞧了瞧房間里各处，好像要找一找这儿还有甚么称心的东西沒有。

"我們不妨去喝一盅，"他拉住列車长的胳膊說。

"喝酒好像还太早了一点吧。"

"不，您务必要让我做个东道来請請您。"

他們俩走到食堂去了。喝完一杯酒，列車长化了不少工夫挑选下酒菜。

他是个上了年紀的、很胖的人，臉頰鼓起来，可是沒有血色。

---

① 凡是經特别指定做运輸軍队用的火車就叫做軍用列車；沒有軍队可运的时候，这个列車就运輸貨物；它比普通的运貨列車走得快。——作者。

他胖得不中看，皮松肉軟，臉色发黃，凡是喝酒太多和不按时睡觉的人都是那样。

“現在可以再喝一杯，”瑪拉兴說，“这忽儿天冷，喝点酒也不算罪过。吃吧，請！这样看来，我可以仰仗您了，列車长先生：一路上不会再有麻煩或者不痛快的事了。因为您知道，讲到我們这种牲口生意，每个钟头都是宝貴的。今天肉是一个价錢；一到明天，您再一瞧，肉又是一个价錢了。要是耽誤了一两天，沒卖上价錢，那就慢說沒錢可賺，回家的时候——对不起，我要說句粗話——連褲子都沒有了。請再喝点……我仰仗您了；讲到請您吃点甚么，或者您需要点甚么，那我是随时願意孝敬您的。”

請列車长吃飽以后，瑪拉兴回到貨車上。

“我剛才做好一笔生意，我們这趟車改成軍用列車了，”他对他儿子說，“我們要走得快了。列車长說要是我們一路走这趟車，明天傍晚八点钟我們就到了。要是不动脑筋，我的孩子，那就甚么也办不到……就是这样的……你得瞧着，学着……”

搖过第一遍鈴以后，一个滿臉煤烟而变得烏黑的男子走到貨車的門前来。他穿着一件衬衫和一条骯髒的破褲子，褲腿沒有塞在靴筒里。这人是擦油工人，他剛才爬到車厢底下，用一把鍾子敲过車輪。

“先生，这些車装的是您的牛嗎？”他問。

“是啊。怎么？”

“怎么？有两辆貨車出了毛病。不能把它們开走，它們得留在这儿等着修理了。”

“唉，得了，别瞎扯了！你只不过要喝一盅酒，要我塞你几个錢罢了……那你实話实說得了。”

“随您怎么說，可是我有責任馬上把这件事报告上去。”

老人旣沒生气，也沒分辯，却心平气和，几乎不由自主地从口袋里拿出两个二十戈比的錢，递給擦油工人。他也很心平气和地接过来，好意地瞧着老人，攀談起来：

“那么您是去卖牲口吧……这可是好买卖！”

瑪拉兴叹口气，心平气和地瞧着擦油工人的黑臉，告訴他說：做牲口生意，从前倒的确有錢可賺，不过現在却变成冒險的賠錢生意了。

“我这儿还有个伙伴，”擦油工人打断他的話，“您，商人先生，不妨也賞他几个錢吧……”

瑪拉兴就也給那伙伴一点錢。軍用列車走得快，在各站停靠的时間比較短。老人滿意了。那个穿厚呢大衣的青年留下的愉快印象深深的印在他記忆里，他喝的那点伏特卡弄得他的头脑微微发暈，天气也眞好，一切都好像很順利。他讲个沒完，每到一个停車的地方就赶到食堂去。他觉得需要一个人听他讲話，就时而带着列車长一块儿去，时而带着司机，而且不是光喝酒，而是消磨不少工夫，讲些体面的話，碰杯。

“你們有你們的行业，我們有我們的行业，”他带着亲热的笑容說，“求上帝保佑我們，也保佑你們；求他按他的意思，而不是按我們的意思做……”

喝了伏特卡，他漸漸兴奋起来，一心想工作了。他想干点甚么，忙碌一下，打听打听，不断地讲話。他时而摸口袋，摸包袱，找甚么文件；时而想起一件事，可又想不清楚；时而拿出錢夹子，无緣无故地点一点錢。他忙忙碌碌，唉声叹气，合起手掌……他把城里肉商寄来的信和打来的电报、賬单、邮局和电报局的收据、文件、他的笔記本，摊在面前，把他所想的說出来，硬逼着亚沙听他讲。

等到他看文件和談市价，鬧得累了，他就在火車停靠的地方走出去，跑到装牛的貨車里，甚么事也不干，光是合起手掌，大惊小怪地叫喊。

“哎呀！我的天啊，我的天啊！”他用訴苦的声調說，“神圣的符拉西殉教徒！虽然他們是公牛，虽然他們是畜生，可是它們却跟人一样的要吃要喝啊。已經有四天四夜它們沒吃沒喝啦。哎呀！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亚沙像个听話的儿子似地跟着他走，要他做甚么他就做甚么。老人常去食堂，他不高兴。虽然他怕父亲，可是他还是忍不住提起了这件事。

“瞧，您已經喝开头啦！”他說，严厉地瞧着老人，“您干么这么高兴？难道今天是您的命名日还是怎么的？”

“不准你教訓父亲。”

“瞧您养成了甚么习气……”

每逢亚沙用不着随着父亲走的时候，他总是坐在毡斗篷上，拉手風琴。偶尔，他也走出貨車，沿了列車懶洋洋地走；他站在火車头旁边，用久久不动的眼光瞧着車輪，或者瞧着工人把一块块木头丢到煤水車上去；热烘烘的火車头在喘气，木块一掉进去就发出新木料那种清脆結实的爆裂声；司机和他的助手是很冷淡的、不动心的人，做出种种不能理解的动作，一点也不忙。亚沙在火車头旁边站了一忽儿，就懶洋洋地蹓躂到火車站去；到了火車站，他看遍食堂里的吃食，大声念一張完全沒趣味的布告，不慌不忙地回到貨車上去。他的臉旣沒表現煩悶，也沒表現欲望；仿佛不管在甚么地方，在家里也好，在貨車上也好，在火車头旁边也好，他都不在乎……

将近傍晚，这列火車停在一个大火車站附近。鉄路綫上的灯

剛剛点亮；灯火衬着藍色的背景，在新鮮清徹的空气里，显得透明而蒼白跟星星一样；只有火車站房頂下的那些灯才发紅发亮，那儿已經黑下来了。所有的鉄道上都有車辆，仿佛再开来一列火車，就容不下了似的。亚沙跑到火車站去买开水冲晚茶。裝束考究的上流女人和高等学校的学生正在月台上散步。要是从月台上往远处一看，就可以看見車站两边，幽暗的暮色中有些遙远的灯火閃亮——那是一个城。甚么城呢？亚沙却沒心去管它。他只看見火車站外边那些昏暗的灯火和难看的房子，听見馬車夫嚷叫，覚着刺骨的寒風吹到臉上来，心想那个城大概不好，不舒服，沉悶……

等到喝茶的时候，天已經完全黑了，墙上跟昨天傍晚一样又挂上了灯，忽然火車微微一震动，顫抖起来，輕輕地往后退去。退了一小段路，它停下了。他們听見不清楚的嚷叫声，有人敲着緩冲器附近的鎖鏈玎璫的响，嚷道："行啦！"火車开动，往前走去。大約十分钟以后，它又給拖回来了。

瑪拉兴走出貨車，认不得他的这列火車了。他的八节牛車跟几节不高的敞篷貨車排成一列，那些車辆原先并不屬于这列火車。这些車辆有两三节装着粗石头，别的都空着。在这列火車旁边跑来跑去的列車員都是些生人。他問他們話，他們只勉强而含混地回答一句。他們沒有心思理睬瑪拉兴；他們正在忙着把这列火車挂好，为的是赶快办完事，好回到暖和的地方去。

"这是哪一次車？"瑪拉兴問。

"第十八次車！"

"可是軍用列車在哪儿？为甚么把我的車从軍用列車里拆下来了？"

沒有人答話，老人只好走到火車站去。他先找他认識的列

車长，却沒找到，就去找站长。站长坐在自己房間里的桌子旁边，翻看一叠公文。他很忙，假装沒看見进来的人。他的相貌很威严：一头黑发剪得短短的，两个招風的耳朵，一根鈎子样的长鼻子，一張黑臉；他臉上現出仿佛慪了气的凶相。瑪拉兴开始对他冗长地訴說自己的要求。

“甚么？”站长問，“这是怎么回事？”他往椅背上一靠，接着憤慨地問下去。“甚么？为甚么您不該走第十八次車？您說清楚一点，我听不懂！怎么？您是要我样样都管嗎？”

他向瑪拉兴提出一大串的問題，并沒有甚么明显的緣故却变得越来越凶了。瑪拉兴已經在口袋里摸皮夹子，可是到头来不知甚么緣故，站长受了侮辱，发了脾气，从椅子那儿跳起来，跑出房間去了。瑪拉兴聳聳肩膀，走出去找别人說話去了。

要就是由于煩悶，要就是由于想給这忙碌的一天再添点忙，要就只是由于他的眼睛偶尔碰到一扇小窗子上印着的“电报”两个字，总之他走到窗口去，想要打一个电报。他拿起一管鋼笔，想了一想，在一份藍紙上写道：“加急电报。运輸处长台鉴。八貨車活牲口。在各站受到留难。請即指定快車車次。复电費已付。瑪拉兴。”

打出电报以后，他又走到站长室去。在那儿，他发現在一个蒙着灰呢套的小长沙发上坐着一个一表堂堂的上流人，生着絡腮鬍子，戴着眼鏡和一頂貉皮帽子；他穿的皮袄很特別，像是女人穿的，用皮子鑲边，肩上有縧带，袖子开叉。他面前站着另一个上流人，长得很瘦，可是精壮，穿着鉄路查票員的制服。

“您可再也想不到，”查票員对那个穿怪皮袄的上流人說，“我要跟您讲一件稀奇古怪的事！Z鉄路不动声色暗中偸走了N鉄路的三百个車皮。这是实在的事，先生！我敢凭上帝賭咒！

他們把車皮弄走，重新塗一层油漆，写上他們自己的字母，于是万事大吉！N鉄路派出密探到各处去察訪，他們找了又找，后来，您想得到嗎？偶然发現Z鉄路的一个破車皮。他們拉到自己的車房里去修理；忽然間，怪极了，在車輪和輪軸上看見了他們自己的印記。您看怎么样？啊？要是这事是我做的，他們就会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可是他們对鉄路局却馬馬虎虎就算了！"

瑪拉兴喜欢跟有知識有教养的人談天。他摸摸鬍子，尊严地参加了談話。

"諸位先生，比方，拿这个例子来說，"他說，"我正在运牲口到X地去。滿滿的八車。挺好……您猜怎么着，每一車牲口他們要收六百普特重的貨物的运費；八头牛哪儿有六百普特重，輕得多，可是他們才不管呢……"

这当儿亚沙走进房間，找他的父亲来了。他听着，想在椅子上坐下，可是大概想到自己的身子重，就走开，到窗台那儿坐下。

"他們才不管呢，"瑪拉兴接着說，"而且硬要我跟我儿子出了三等車的車票錢四十二卢布，因为我們要在貨車里跟公牛待在一块儿。这是我儿子亚科甫。我家里还有两个儿子，可是他們已經上学念书去了。哼，这且不說，依我看吶，鉄路把牲口商人弄得傾家蕩产了。早先，人家赶着一群群牲口走路，生意倒好做得多。"

老人說話拖拖拉拉，长得很。每說完一句，他就瞧一瞧亚沙，好像要說："瞧，我在怎样跟有学問的人談話。"

"唉！"查票員打断他的話，"誰也不憤慨，誰也不批評一句！为甚么？那很簡单。可恶的事，只有在显得是偶然的时候，只有在它破坏了秩序的时候，才会引人注意，惹人憤慨。至于眼前所

說的这种事，說句不怕您見气的話，在这儿却已經是早已風行的常規，成为秩序本身的基础，每一条枕木都带着它的烙印，冒着它的气味，大家很快就习慣了！对了，先生！”

第二遍鈴响了，穿怪皮袄的上流人站起来。查票員挽着他的胳膊，仍旧热烈地談着，跟他一块儿到月台上去了。搖过三遍鈴，站长跑进他的房間里来，在他的桌子旁边坐下。

“請听我說，我跟哪一次車走？”瑪拉兴問。

站长瞧着一張公文，气憤地說：

“您是瑪拉兴嗎？八車？每辆車您得付一个卢布，此外您还得付六个卢布二十个戈比的印花費。您沒有印花。那么一共付十四个卢布二十个戈比。”

他拿到錢，写了几个字，用砂土吸干墨水，生气地抓起一卷公文，很快地走出了房間。

傍晚十点钟瑪拉兴接到运輸处长的回电：“优先放行。”看完电报，老人含着深意睞了睞眼，很滿意自己，就把它塞在口袋里。

“哪，”他对亚沙說，“瞧着，学着点。”

到半夜，他那列車开走了。夜色跟昨晚一样的黑，天也一样的冷；每站停留的时間长了。亚沙坐在毡斗篷上，毫不动心地拉手風琴，老人越发心不定，想干点甚么。到了一个火車站，他起意要递个状子上去。有一个宪兵答应他的請求，坐下来写道：“一八八一一年十一月十日N铁路局宪警处Z区下士伊里亚·切列德根据一八七一年五月十九日法令第二款在X車站草写此項报告，內容如下……”

“底下我写甚么呢？”宪兵問。

瑪拉兴在他面前攤开公文、邮件和电报收据、賬单……他自己也不大清楚他要宪兵写些甚么；在这报告里他想写的不是哪

一件单独的事情，而是整整这一趟旅行的經过，說明他所有的損失，跟站长們的談話，而且要写得又长又恶毒才行。

"写上在Z站，"他說，"站长把我的貨車从軍用列車上摘下来了，因为他不喜欢我的相貌。"

他要宪兵一定要写到他的相貌。宪兵疲倦地听着，沒听完他的話就接着写下去。他照这样結束他的报告："下士切列德在此报告中陈报事項如上，此項报告送呈Z区区长，并以副本抄送加甫里尔·瑪拉兴。"老人接过副本来，把它塞在他侧面口袋里装得滿滿的那些文件当中，十分滿意，走回他的貨車去了。

到早晨，瑪拉兴醒来，又心緒恶劣，可是他的愠怒沒有发泄在亚沙身上，却发泄到牛身上去了。

"这些牛完蛋啦！"他抱怨道，"它們完蛋啦！它們剩最后一口气啦！要是我說了謊，求上帝懲罰我，它們都要死啦！呸！"

那些公牛有許多天沒喝水了，渴得要命，就舔車壁上的霜；等到瑪拉兴走到它們面前，它們就开始舔他的凉冰冰的皮袄。凭它們的清亮的、含泪的眼睛看得出来它們給口渴和顛簸折磨得筋疲力尽，它們又餓又苦。

"运你們这些該死的畜生眞是倒楣！"瑪拉兴嘟嘟噥噥地說，"只求你們快点死了倒也罢了！瞧着你們，我心里眞难受！"

到中午火車停在一个大火車站上；依照鉄路規章，这火車站有清水供应牛喝。瑪拉兴給牛喝水；可是公牛不喝：水太凉……

又过了两天两夜，临了，在远处迷蒙的雾里总算出現了那座大城。旅程完結了。火車沒有开到那座城就在一个貨站附近停下来。公牛从貨車里放出来；它們搖搖晃晃，絆絆跌跌，倒好像在光滑的冰上走路似的。

瑪拉兴和亚沙卸完牲口，办完兽医的檢査手續，就在城郊一家骯髒的便宜客店里打尖，那边的广場正是做牲口生意的市場。他們的住处骯髒，他們的吃食难于下咽，跟家里全不一样；他們在一个糟糕的音乐队的刺耳的音乐声中睡覚，那种音乐声一天到晚在他們住所下面的飯店里鬧个不停。老人一清早就出去找买主，亚沙一連好几天坐在客店的房間里，或者出門上街去看一看这座城。他看見畜粪狼籍的骯髒广場，看見飯館的招牌，看見迷雾中修道院的像牙齿一样的墙……有时候他跑到街对面去，看杂貨店的窗子，欣賞装着各色糕点的罐子，打呵欠，懶洋洋地走回房間去。这座大城引不起他的兴趣。

临了，公牛卖給一个商人了。瑪拉兴雇了些赶牲口的人。所有的牛分成每十头一群，給赶到城中另一头去了。那些公牛乏透了，搭拉着脑袋走过热鬧的街道，冷淡地瞧着它們生平第一次、而且是最后一次看見的东西。衣服破烂的赶牛人跟在它們后面，也搭拉着脑袋。他們煩悶……偶尔有个赶牛人从沉思中惊醒过来，想起他前面有些交托他經管的牛，为要表示他做事尽責，就捞起一根木棒使勁打在一头公牛的背上。公牛痛得摇摇晃晃，往前躥了十几步，向四下里瞧一眼，好像当着許多生人挨打很难为情似的。

瑪拉兴和亚沙卖掉牛，买了許多就是在家乡也买得到的东西，預备带回去送給家人，随后就打点着动身回家。在开車的三个钟头以前，老人已經跟买主一块儿喝得頗有醉意，因此又坐立不安了，就带着亚沙下楼到飯店里坐下来喝茶。他跟所有的內地人一样，不能独自一个人吃喝；他总得找个跟他自己一样忙忙乱乱、又爱扯淡的人做伴。

“把老板叫来！”他对僕役說，“告訴他說我請他喝茶。”

客店老板是一个保养得很好、对旅客十分冷淡的男子，他走过来，在桌子旁边坐下。

“嗯，我們的貨物脫手了！”瑪拉兴笑着对他說，“我把我的山羊卖成了老鷹的价錢。可不是，我們动身的时候，肉价錢是三个卢布九十个戈比，可是等我們到了此地，价錢已經落到三个卢布零二十五个戈比了。他們告訴我們說，我們来得太迟，我們早来三天就好了，因为現在肉生意清淡，圣菲里普的斋期到了……瞧見沒有？簡直是一团糟！这样一来，一头牛就要賠十四个卢布。而且想想看，运这些牛化掉了多少錢！十五个卢布的运費以外，还得为每头牛花六个卢布，例如訛詐啦、賄賂啦、請客啦，这样那样的……”

客店老板不得不敷衍一下，只好听着，勉强地喝茶。瑪拉兴唉声叹气，比手势，嘲笑自己的霉运，可是一切都表明他虽然遭到損失，却并不怎么伤心。只要有人听他讲話，眼前有事可做，而且誤不了火車，那就賠錢也好，賺錢也好，他都不在心上。

过了一个钟头，瑪拉兴和亚沙带着許多箱籠包裹，从客店房間里走下楼来，出了大門，要坐上雪橇到車站去。客店主人、僕役、好几个女人，出来送他們。老人感动了。他把十戈比的錢向四面八方丢出去，用唱歌样的声調說：

“再見啊，祝你們平安！求主保佑你們万事如意。要是上帝保佑我們活得好好的，那我們到了大斋还要上这儿来一趟。謝謝你們啊……求主保佑你們！”

老人坐上雪橇，脫了帽子，面对着在雾中像一块黑斑似的修道院墙壁，在自己胸前画了好久的十字。亚沙坐在他身旁，紧挨着座位的边上，两条腿在边上搭拉下去。他的臉跟先前一样，沒有一点激动的样子，既沒露出煩悶，也沒表現欲望。他并不因为

回家而高兴；至于沒看見城里的景色，他也不覺得可惜。

“走吧！”

赶雪橇的就搖起鞭子抽馬，扭轉身来，罵那些沉重累贅的行李。

1887年

吻

五月二十日傍晚八点钟，H炮兵后备旅的所有六个連在到露营地去的途中在美斯切契基村停下来过夜。这时候正在一片乱哄哄，有的軍官在大炮四周忙碌，有的軍官会合在教堂圍墻附近的广場上听設营官讲話，忽然从教堂后边閃出来一个穿平民衣服的男子，騎着一头奇怪的馬。那头淺黄色的馬生着好看的脖子和短尾巴，走过来，然而不是照直地走，却像是斜着溜过来，踩着一种細碎的舞步，仿佛有人用鞭子抽它的腿似的。騎馬的人走到軍官面前，举了举帽子說：

——“本地的地主，陆軍中将馮—拉別克大人請諸位軍官先生馬上賞光到他那儿去喝茶……”

馬鞠个躬，踩着舞步，斜着身子退回去了；騎馬的人又举了举帽子，一刹那間跟他那头奇怪的馬隐到教堂后面，消失了。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有几个軍官嘟囔道，他們正在走散，要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人都困了，而这位馮—拉別克却要喝甚么茶！甚么叫做喝茶，我們心里可有数！”

所有六个連的軍官們都清楚地記得去年的一件事：在閱兵期間，他們跟一个哥薩克团的軍官們，也像这样受到一个伯爵地主，一个退伍軍人的邀請去喝茶；那位好客的、殷勤的伯爵款待

他們，請他們吃一个飽，让他們喝足了酒，不肯放他們回到村里的住处去，把他們留在自己家里过夜。所有这些当然都很好，簡直沒法希望更好的了，然而糟糕的是那位退伍軍人有这些年青人做伴，高兴得过了火。他对軍官們讲他光輝的过去，領他們走遍那所房子，給他們看名貴的画片、古老的版画、珍奇的武器，給他們念大人物的亲笔信，一直忙到太阳东升；那些疲乏厌倦的軍官看着，听着，一心想睡覚，小心的对着袖口打呵欠；临了主人总算放他們走了，可是要睡覚已經太迟了。

也許这个馮·拉别克就是这号人吧？是也好，不是也好，反正也沒办法了。軍官們換上整齐的軍服，把周身收拾干凈，成群結伙地去找那位地主的家。在教堂附近的广場上，他們打听出来要到那位先生的家可以沿着下面的路走——从教堂后面下坡到河边，沿着河岸走到一个花园，順一条林蔭路走到那所房子；或者走上面的路也成——从教堂照直順着大路走，在离村子不到半俄里的地方就到了大人的谷仓。軍官們决定走上面的路。

"这个馮·拉别克是甚么人？"他們一面走一面閑談，"就是从前在普列甫納統率H騎兵师的将領吧？"

"不，那人不姓馮·拉别克，单姓拉别克，沒有馮。"

"多好的天气啊！"

大路在第一个谷仓那儿分成两股：一股照直往前去，消失在晦暗的暮色里；另一股往右去，通到主人的房子。軍官們往右拐弯，讲話声音开始放低……路的两边排列着紅房頂的石砌谷仓，笨重而森严，很像县城里的营房。前面，主人宅子的窗子里放光。

"好兆头，諸位先生！"有一个軍官說，"我們的猎狗跑到大家

前头去了；这是說，他聞出我們前头有猎物了！……”

中尉洛貝特科走在前面，他生得又高又結实，可是沒有留唇髭（他已經过二十五岁了，可是不知甚么緣故，他那保养得很好的圓臉上却連一根鬍子也沒有），善于远远地就辨出前面有女人，因此在这个旅里以这种嗅觉出名；他扭轉身来說：

“对了，这儿一定有女人；我凭本能就覺出来了。”

馮·拉別克本人在門口迎接軍官們。他是一个面貌清秀、年紀大約六十岁的老人，穿着平民的衣服。他跟客人們握手，說他見着他們很高兴，很幸福，可是誠恳地求他們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諒他沒有請他們来过夜；有两个带着孩子一齐来的姊妹、几个弟兄、几个邻居来看望他，弄得他沒有一个空房間了。

将軍跟每个人握手，道歉，微笑，可是凭他的臉色分明看得出来他决不像去年那位伯爵那么高兴待客，他所以邀請这些軍官，只是因为依他看来礼貌要求这样做罢了。軍官自己呢，一面走上鋪着柔軟的毡毯的楼梯，一面听他讲話，一面覺着他們所以受到邀請，也只因为不請他們未免不成話罢了；他們看見听差們匆匆忙忙点亮楼下門道里和楼上前厅里的灯，不由得覺着好像他們随身把不安和不便带进了这个宅子似的。既然已經有两个带着子女的姊妹、弟兄、邻人大概因为家庭的喜事或者变故而聚会在这所房子里，那么十九个素不相識的軍官的光临会受到欢迎嗎？

到了楼上，在客厅門口，軍官們遇到一位又高又苗条的老太太，长臉上生着黑眉毛，很像厄热尼皇后①。她殷勤而庄严地微笑着，說她看見了客人很高兴，很幸福，道歉說她丈夫和她这回

---

① 厄热尼皇后（1826—1920年），拿破侖三世的妻子。

不能够邀請軍官先生們在这里过夜。每逢她从客人面前扭轉身去办点甚么事，她那美丽庄严的笑容立刻就消失了，那么事情是很明白的：她这一輩子見过很多的軍官，現在她对他們感不到甚么兴趣了，即使她邀他們到家里来，而且道歉，那也只是因为她的教养和社会地位要求她这样做罢了。

軍官們走进大飯厅，那儿已經有十来个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在一条长桌的尽头喝茶。在他們的椅子背后可以隐約看見一群男人籠罩在雪茄烟的輕飄的云雾里，在他們当中站着一个瘦长的青年，正在談論甚么，他留着紅色絡腮鬍子，讲英国話，声音响亮，可是咬字不清。这群人的身后有一扇門，从門口望出去可以看見一个明亮的房間，摆着淡藍色的家具。

"諸位先生，你們人数这么多，簡直沒法跟你們介紹了！"将軍大声說，极力說得很快活，"自己介紹吧，諸位先生，不要客气！"

軍官們有的带着很严肃的、甚至很严厉的脸相，有的現出勉强的笑容，大家都覺着很彆扭，就好歹鞠一个躬，坐下来喝茶。

其中最覺着拘束的是里亚包維奇，他是一个戴眼鏡的軍官，身材矮小，背有点傴僂，生着山猫样的絡腮鬍子。在他的同伴們有的做出严肃的神情，有的露出勉强的笑容的时候，他那山猫样的絡腮鬍子和眼鏡却好像在說："我是全旅当中頂腼腆、頂謙卑、頂沒光彩的軍官！"起初他刚走进飯厅，坐下来喝茶的时候，无論如何也不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張脸或者一个东西上。那些脸、衣服、盛着白兰地的磨玻璃的長頸酒瓶、杯子里冒出来的热气、装飾着雕塑的檐板——这一切合成一个总的强大印象，在里亚包維奇心里勾起了不安，使他一心想把脑袋藏起来。他像第一回当众表演的朗誦者一样，虽然瞧見他眼前的一切东西，可是分明不

十分理解(依生理学家說来，这种虽然看見然而不理解的情形叫做“精神的盲目”)。过了一忽儿，里亚包維奇漸漸习惯新环境，眼睛亮了，就开始观察。他既是一个不善于交际的、腼腆的人，那么首先引起他注意的就是他自己最不行的事情，也就是他的新相識的特别大胆。馮·拉别克、他妻子、两位上了岁数的太太、一个穿淡紫色衣服的小姐、那个留着紅色絡腮鬍子、原来是馮·拉别克的小儿子的青年、仿佛事先排演过似的，很灵敏地来在軍官們当中坐好，立刻热烈地爭論起来，弄得客人不能不插嘴。穿淡紫色衣服的小姐热烈地表明做炮兵比做騎兵或者步兵輕松得多，馮·拉别克和上了岁数的太太們的看法剛好相反。紧跟着，大家七嘴八舌地談起来。里亚包維奇瞧着那位淡紫色小姐热烈地爭辯她所不熟悉的、完全感不到兴趣的事情，冷眼看出来她脸上时而現出不誠恳的笑容，时而那笑容又收斂了。

馮·拉别克和他的家人巧妙地把軍官們引进討論中来，同时一刻也不放松地盯紧他們的杯子和嘴，注意他們是不是都在喝酒，是不是茶里都放了糖，为甚么有人不吃餅干或者不喝白兰地。里亚包維奇看得越久，听得越久，他就越喜欢这个不誠恳的、可是受过很好訓练的家庭。

喝完茶以后，軍官們走进客厅。洛貝特科中尉的本能沒有欺騙他。客厅里果然有許多小姐和年輕女人。“猎狗”中尉不久就站在一个穿黑衣服的、很年輕的金发女郎身旁，雄赳赳地弯下腰去，仿佛倚着一根肉眼看不見的軍刀似地，微微笑着，風流地聳动肩膀。他大概在讲些很有趣味的荒唐話，因为金发女郎带着鄙夷的神情瞧着他那保养得很好的脸，淡漠地問一句：“眞的嗎？”猎狗倘若乖巧一点，从这不关痛痒的“眞的嗎”，应該可以推断出来：她未必喜欢这样的猎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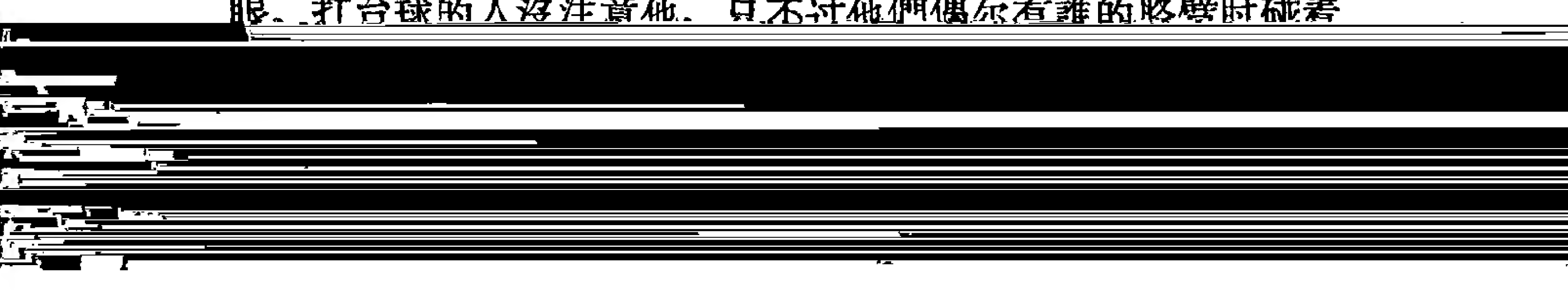
鋼琴响了；忧郁的华尔兹舞曲飄出敞开的窗口；不知因为甚么緣故，大家想起来窗外已經是春天，五月的黄昏了，人人都覚出来空中有玫瑰、紫丁香、白楊的嫩叶的香气。里亚包維奇在音乐的影响下，喝下的那点白兰地正在起作用，他斜眼看着窗口，微微地笑了，开始注意女人們的动作；他覚着玫瑰、白楊、紫丁香的气息好像不是从花园里飄来，而是从女人的臉上和衣服上冒出来的一样。

馮·拉別克的儿子請一个瘦伶伶的姑娘跳舞，跟她跳了两場华尔兹。洛貝特科在鑲木地板上滑动着，飞到淡紫色小姐面前，带着她在大厅里翩翩起舞。跳舞开始了……里亚包維奇站在門旁，夹在不跳舞的人們当中，旁观着。他这一輩子从来沒跳过一回舞，他的胳臂也从来沒摟过一回上流女人的腰。一个男人当着大家的面摟着一个不认得的姑娘的腰，让那姑娘把手放在自己的肩头，里亚包維奇看了总是很喜欢，可是他无論如何也不能想像自己会成为那样的男人。有些时候他嫉妒同伴們胆大、灵巧，心里很难过；他一想到自己胆小，背有点傴僂，沒有光彩，腰細长，絡腮鬍子像山猫，就深深地痛心；可是年深日久，他也就慣了，現在他瞧着同伴們跳舞，大声說話，不再嫉妒，光是覚得感伤罢了。

等到卡德里尔舞开始，馮·拉別克的儿子就走到沒跳舞的人們跟前，請两位軍官去打台球。軍官們答应了，跟他一块儿走出客厅。里亚包維奇沒事可做，心想至少参加大家的活动才好，就懶洋洋地跟着他們走去。他們从大客厅出来，走进小客厅，然后走过一个玻璃頂棚的窄过道，走进一个房間；他們一进去，就有三个带着睡意的听差从沙发上跳起来。小馮·拉別克和軍官們穿过一长串房間，末后走进一个不大的房間，那里有一个台球

桌子。他們就开始打台球。

里亚包維奇除了打紙牌以外从来沒玩过別的东西，他站在台球桌旁边，冷淡地瞧着打台球的人；他們呢，上衣解开扣子，手里拿着球杆，走来走去，說俏皮話，不断地嚷着叫人听不懂的字眼。打台球的人沒注意他，只不过他們偶尔有誰的胳臂肘碰着



了。起初他羞得了不得，深怕满客厅的人知道他刚刚被一个女人摟抱过，吻过。他畏畏縮縮，不安地往四下里看，可是等到他相信别人跟先前一样平静地跳舞、閑談，他就完全让一种生平从沒經历过的新感覚抓住了，他起了一种古怪的变化……他的脖子刚才給柔軟芳香的胳膊摟过，他覚着好像抹了一层油似的；他左臉上靠近唇髭經那个素不相識的人吻过的地方有一种輕松愉快的凉酥酥感覚，仿佛擦了一点薄荷水似的，他越是擦那地方，凉酥酥的感覚就越是厉害，他周身上下从头到脚充满一种古怪的新感覚，那感覚越来越强烈……他情不自禁地想跳舞、談話、跑进花园、大声地笑……他完全忘了他的背有点傴僂，他沒有光彩、他有山猫样的絡腮胡子，而且“貌不惊人”（这是有一回他偶然听到几个女人在談到他相貌时候所用的形容詞）。正巧馮·拉别克的妻子走过他面前，他就对她亲切而欢暢地笑了一笑，笑得她站住了，探問地瞧着他。

“我非常喜欢您这所房子！……”他說，把眼鏡端一端正。

将軍的妻子微笑着，說是这房子原是她父亲的；后来她問起他的父母在不在世，他在軍队里待得是不是很久，为甚么他这么瘦，等等……她听完她的問題的答复以后，就往前走去。他跟她談过話以后，他的笑容比先前越发亲切，他覚得他的四周尽是些好人……

晚飯时候，里亚包維奇漫不經心地吃完人家敬給他的一切菜，自管喝酒，甚么話也沒听进去，极力解釋他方才遇到的究竟是甚么事……这件奇事带点神秘的、浪漫的意味，可是要解釋却也不难。一定是有个姑娘或者年青女人跟别人約定在那黑房間里相会；她等了很久，又煩躁又兴奋，把里亚包維奇当做了她的情人，尤其因为里亚包維奇走过那个黑房間的时候迟迟疑疑地

站住，仿佛也在等甚么人似的，那么这就更近情理了……里亚包維奇就是这样解釋他何以会受到那样的一吻。

“不过她是誰呢？”他瞧了瞧四周的女人的臉想道，“她一定年青，因为老太太是不会去幽会的。而且她是个上流女人，这只要凭她衣服的沙沙声、她的香气，她的声調，就可以揣摸出来……”

他的眼光停在淡紫色小姐的身上，他很喜欢她；她有美丽的肩膀和胳膊、聪明的臉、好听的声音。里亚包維奇瞧着她，希望那不相識的女人就是她，而不是别人……可是她笑起来有点不誠恳，而且皺起她的长鼻子，这就使他觉得她显老了。然后他掉过眼睛去瞧那个穿黑衣服的金发女郎。她年青点，朴素点，眞誠点，两鬢秀气，端起酒杯喝酒的样子很瀟洒。現在里亚包維奇希望那女人是她了。可是不久他又觉得她的臉平平常常，就掉过眼睛去瞧他身旁的那个女人……

“这是很难猜的，”他暗想，沉思着，“如若只要紫色小姐的肩膀和胳膊，再配上金发女郎的两鬢和洛貝特科左边坐着的那位姑娘的眼睛，那么……”

他暗自把这些东西配搭起来，就此凑成了吻过他的那个姑娘的模样——他希望她有那样的模样，可是在飯桌上又找不到……

晚餐以后，軍官們酒足飯飽，精神抖擻，开始告辞和道謝。馮·拉別克和他妻子又开始道歉，說是可惜不能留他們过夜。

“諸位先生，跟你們見面很高兴，很高兴！”馮·拉別克說，这一回倒是誠恳的（大概因为人們在送走客人的时候总比在迎接客人的时候誠恳得多，也和藹得多）。“快活得很。希望你們回来路过的时候再来！别客气！你們怎样走？你們要走上面的路嗎？不，穿过花园走吧；下面的路要近一点。”

軍官們走出去，到了花园里。从充滿亮光和鬧声的地方走出来，花园里显得黑暗而宁静。他們沉默地一路走到花园門口。他們都有点醉意，兴致很好，心滿意足，可是黑暗和靜寂使他們沉思了一忽儿。大概他們每个人都跟里亚包維奇那样有一种相同的感触：将来是不是有一天他們也像馮·拉別克一样会有一所大房子、一个家庭、一个花园，即使本心并不誠恳，也能欢迎人們来，請他們吃得酒醉飯飽，使他們心滿意足呢？

他們一走出花园門外，就开始爭着讲話，无緣无故地大笑。他們現在順了小路走着，那条小路通到河边下面，然后繞过岸上的矮树丛、沟道、枝条罩在水面上的柳树，爬进河水。河岸和小路看不大清，对岸完全沉沒在一片漆黑里。黑色的水面上这儿那儿的映着星星；它們顫抖着，破碎了。只凭这一点才能推断河水流得很急。空中沒有一絲風。河对岸有些带着睡意的鵐鷸在悲凉地鳴叫，在这边岸上一个矮树丛里有一只夜鶯一点也不理会这群軍官，仍在大声尖叫。軍官站在矮树丛四周，拿手指头碰一碰它，可是夜鶯仍旧唱下去。

“这家伙可眞了不得！”他們贊許地叫道，“我們站在它旁边，它却一点也不在乎！好一个坏蛋！”

在道路的尽头，小路爬上坡去，在教堂的圍墙附近跟大路会合了。軍官們爬上坡，累了，就在这儿坐下，点上紙烟。河对面現出一块暗紅色的光亮；他們反正沒事可做，就化了不少工夫推断那是野火呢，还是窗子里的灯亮，还是别的东西……里亚包維奇也瞧那亮光，他覚得那一块光在向他微笑，眏眼，仿佛它知道那一吻似的。

里亚包維奇回到駐营地，赶快脫掉衣服，上了床。洛貝特科和美尔玆里亚科夫中尉（一个和气而沉静的人，在他那一伙人中是

給看做很有学間的軍官的，他一有空儿就老是看《欧罗巴通报》，这份杂志他随便到哪儿去都带在身边）跟里亚包維奇住在一个农民的家里。洛貝特科脫了衣服，带着还沒玩暢的神情在房間里走来走去，走了很久，随后打发勤务兵去买啤酒。美尔兹里亚科夫上了床，在枕头旁边放一支蜡烛，专心看那份《欧罗巴通报》。

"她是誰呢？"里亚包維奇瞧着被烟熏黑的天花板暗想。

他的脖子仍旧好像塗了油似的，嘴角旁边也仍旧带点凉意，仿佛擦了薄荷水一样。淡紫色小姐的肩膀和胳臂、穿黑衣服的金发女郎的两鬢和誠恳的眼睛、腰身、衣服、胸針，在他的幻想里閃来閃去。他极力注意这些东西，可是它們跳抖着，破碎了，閃閃搖搖。等到这些影子在每个人一閉上眼睛就会看見的寬闊的黑背景上完全消失了，他就开始听到匆忙的脚步声、衣裙的沙沙声、亲吻的响声，一种沒来由的、濃烈的快乐就涌上他的心头……他正在尽情享受这种快乐，却听見勤务兵回来报告，說是沒有啤酒。洛貝特科气得要命，又开始走来走去。

"哼，他不是个笨蛋嗎？"他不断地說，先是在里亚包維奇面前站住，后来又在美尔兹里亚科夫面前站住。"連啤酒都买不着，准是十足的蠢貨！对不对？哼，他别是个坏蛋吧？"

"在这一带当然买不到啤酒，"美尔兹里亚科夫說，眼睛却沒离开《欧罗巴通报》。

"哦？你的看法是这样嗎？"洛貝特科坚持他自己的意見，"求主怜恤我們，哪怕你把我送到月亮上去，我也会馬上給你找着啤酒和女人！好，我馬上就去找来……要是我找不着，你罵我是混蛋好了！"

他用很久的工夫穿上衣服，登上高統靴，然后默默地抽完烟，走出去了。

"拉别克，格拉别克，拉别克，"他嘴里念着，却在前堂里站住了。"我一个人不高兴去，他媽的！里亚包維奇，您肯出去蹓个弯儿嗎？啊？"

他沒听見答話，就走回来，慢騰騰地脫掉衣服，上了床。美尔兹里亚科夫叹口气，收起《欧罗巴通报》，吹熄蜡烛。

"哼！……"洛貝特科嘟噥着，在黑暗里点上一支烟。

里亚包維奇拉起被子来蒙上头，蜷起身子，极力把心中那些飄浮不定的影子拼湊起来，好合成一个整个的人。可是任凭怎么样也拼湊不成。他不久就睡着了，他的最后一个思想是：不知一个甚么人，对他温存了一下，使得他滿心快乐，一件不平常的、荒唐的、可是非常美好快乐的事来到了他的生活里。哪怕在睡乡，这个思想也沒离开他。

等到他醒来，他脖子上的油膩感觉和唇角的薄荷的凉意都沒有了，可是他心里还是跟昨天一样洋溢着欢乐的波浪。他痴迷地瞧着給初升的阳光鍍上一层金的窗框，听着街上行人走动的声音。貼近窗子，有人在大声讲話。里亚包維奇的連长列别杰兹基剛剛赶到旅里来，由于不习惯低声讲話，正在很响亮地跟他的司务长讲話。

"还有甚么事？"連长嚷道。

"昨天他們換釘馬掌的时候，官长，他們釘伤了鴿子的蹄子。助理医师給它塗上了烂泥和醋。現在他們用繮绳牵着它在边上走。还有，官长，昨天工人阿尔捷蔑夫喝醉了，中尉下命令把他放在一个后备炮架的前車上。"

司务长还报告說卡尔波夫忘了带来喇叭上用的新绳和系帳篷用的圓环，还提到各位軍官昨天傍晚到馮·拉别克将軍家里去盘桓了一陣。話正談到半中腰，窗口現出了列別杰兹基的生

着紅头发的脑袋。他眯細近視的眼睛瞧着軍官們的带着睡意的臉，跟他們打招呼。

“沒甚么事儿吧？”他問。

“那匹备了鞍子的轅馬戴上新套包子，把脖子磨肿了，”洛貝特科回答，打个呵欠。

連长叹口气，沉吟一下，大声說：

“我正在想着去看望阿列克山德拉·叶甫格拉佛芙娜。我得去看她一趟。好，再見吧。到傍晚我会追上你們。”

过一刻钟，炮兵旅动身上路了。这个旅沿着大道走，經过地主粮仓的时候，里亚包維奇瞧了瞧右边的房子。所有的窗口都下了百叶窗。房子里的人分明都在睡覺。昨天吻过里亚包維奇的那个人也在睡覺。他极力想像她睡熟的样子。臥室的敞开的窗子，挂在窗口的綠树枝，早晨的新鮮空气，白楊、紫丁香、玫瑰的幽香，一張床，一把椅子，昨天沙沙响、現在摆在椅子上的衣服，小小的拖鞋，桌上的小表——所有这些，他暗自描摹着，清楚而逼真，可是偏偏那要紧的、关鍵的东西，她的臉相和梦中的甜蜜的微笑，却从他的幻想里滑出去，就跟水銀从手指縫中間漏掉了一样。他騎着馬走出半俄里远，回过头来看：黃色的教堂、房子、河、花园，都浸沉在阳光里；那条河很美，两岸綠油油的，水中映着藍天，河面上这儿那儿閃着銀色的阳光。里亚包維奇向美斯切契基村看了最后一眼，心里覺着很难过，倒好像跟一个很接近很亲密的东西拆开了似的。

他前面的路上，只有那些早已熟悉的、沒有趣味的画面……左右两旁是嫩黑麦和嫩蕎麦的田野，有些烏鴉在田野上蹦来蹦去。往前看，只看見灰尘和人的后脑勺；往后看，也只看見灰尘和人臉……打头的是四个举着佩刀的人——他們是前卫。后

面，紧挨着的是一群歌手，歌手后面是騎馬的司号員。前卫和歌咏队，像送葬行列中擎火炬的人一样，常常忘記保持規定的距离，远远地赶到前头去了……里亚包維奇随着第五連的第一門炮走着。他可以看見在他前面走动的所有四个連。在不是軍人的人們看来，这个走动着的炮兵旅所形成的那条笨重的长行列显得是一个复杂的、叫人不能理解的、杂乱无章的东西；誰也不明白为甚么有那么多人圍着一尊大炮，为甚么那尊炮由那么多馬用那么古怪的一套馬具拉着，好像那尊炮眞是很可怕、很沉重似的。在里亚包維奇看来，这一切却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一点趣味也沒有。他老早就知道为甚么每个連的前头除了軍官以外还要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司务长。騎在馬上，为甚么他叫做炮兵伍长；在这司务长的身后紧紧跟着的是第一伍的騎馬的兵，随后是中央伍的騎馬的兵。里亚包維奇知道他們所騎的馬，排在左边的叫鞍馬，排在右边的叫副馬——那都是极沒趣味的。在那些騎馬的兵的后面来了两匹轅馬。其中的一匹馬上騎着一个兵，背上布滿昨天的尘土，腿上綁着一块粗笨的、样子可笑的小木块。里亚包維奇知道这块木头做甚么用，并不覺得可笑。所有的騎馬的兵随便地搖动短皮鞭，不时嚷一声。炮的本身也不好看。前車上面堆了一袋袋的燕麦，盖着帆布；炮身上挂着茶壶、兵士的行囊、口袋，看上去那尊炮像是一头小小的、不伤人的动物，不知甚么緣故被人們和馬匹包圍着似的。在炮的两旁，有六个兵，都是炮手，背着風走路，搖着胳膊。在这尊炮后面又来了新的炮兵伍，騎馬的兵、轅馬，这后面又来了一尊炮，跟前面那尊同样的难看，不起眼。这第二尊炮过去以后，随后来了第三尊、第四尊；靠近第四尊炮有一个軍官，等等。这个旅一共有六个連，每个連有四尊炮。这行列有半俄里长；殿后的是一串貨車，

貨車旁边有一头极可爱的牲口，驴子瑪加尔，那是一个連长从土耳其带来的——它搭拉着耳朵挺长的脑袋，沉思地迈着步子。

里亚包維奇冷淡地瞧瞧前面和后面，瞧瞧人的后脑勺和脸；换了在别的时候，他大概已經迷迷糊糊，要睡着了，可是現在他却完全钻进舒服的新思想里去了。起初在炮兵旅启程的时候，他想說服自己：那件亲吻的事，如果有趣味，也只因为那是一个小小的、神秘的奇遇罢了，其实那是沒甚么道理的，把这件事看得认真，至少也是愚蠢的；可是不久他就顾不得这些道理，幻想起来了……他一忽儿想着自己在馮·拉别克的客厅里，挨着一个姑娘，长得挺像那淡紫色小姐和穿黑衣服的金发女郎；一忽儿閉上眼睛，看見自己跟另一个完全不认得的姑娘待在一起，那人的脸相很模糊。他暗自跟她談話，跟她温存，攀着她的肩头；他想像战爭和离别，然后重逢，跟妻子儿女一块儿吃晚飯……

"煞住車！"每回他們下山，这个命令就响起来。

他也嚷着"煞住車！"可是深怕这一声喊叫搅乱他的幻梦，把他带回現实里来……

他們走过一个地主的庄园，里亚包維奇就隔着籬墙望进花园里面。他的眼睛遇到一条很长的林蔭路，像尺那么直，铺着黄砂土，夹道是新长出来的小樺树……他带着沉在幻想里的人的那份热心暗自想着女人的小小的脚在黄砂土上走着，于是十分意外的，在自己的幻想中清清楚楚看見了吻过他的那个姑娘的模样，正是昨晚吃晚飯时候他描摹的那个样子。这个模样就此留在他的脑子里，再也不离开他了。

中午时候，后面靠近那串貨車的地方有人嚷道：

"立正！向左看！軍官先生們！"

旅长是一位将軍，坐着一辆由一对白馬拉着的馬車走过来

了。他在第二連附近停住，嚷了一些話，誰也沒听懂。好几个軍官，里亚包維奇也在內，策动馬，跑到他面前。

“啊？怎么样？什么？”将軍問，眏着他的紅眼睛，“有病号嗎？”

将軍是个瘦小的男子，听到回答，就动着嘴，好像在咀嚼甚么；他沉吟一下，对一个軍官說：

“你們那第三尊炮的炮車轅馬的騎手摘掉了护腿，把它挂在炮的前身上了，那混蛋。懲罰他。”

他抬起眼睛看着里亚包維奇，接着說：

“我覚着你們那根車带太长了……”

将軍又說了几句别的沒有趣味的話，瞧着洛貝特科，微微地笑了。

“今天您看起来很忧愁，洛貝特科中尉，”他說，“您在想念洛普霍娃太太吧？对不对？諸位先生，他在想念洛普霍娃太太！”

他所說的那位太太是个很胖很高的女人，年紀早已过四十岁了。将軍自己是喜欢魁偉的女人的，年紀大小倒不論，因此疑心他手下的軍官們也有同样的爱好。軍官們恭敬地陪着笑臉。将軍覚着自己說了句很逗笑很尖刻的話，心里痛快，就揚声大笑，碰了碰他的車夫的后背，行了个軍礼。馬車往前走去了……

“我現在所梦想的一切，我自己覚着那么荒唐，那么出乎常情的一切，其实是很平常的，”里亚包維奇瞧着将軍車子后面的滚滚烟尘，暗自想着，“这种事平常得很，人人都經历过……比方說，那位将軍当初就讲过恋爱，現在結了婚，有了子女。瓦赫捷尔上尉，虽然頸背很紅很丑，沒有腰身，可也結了婚，有人爱……薩尔瑪諾夫很粗野，簡直跟韃靼人一样，可是他也讲过恋爱，結果是結了婚……我跟大家一样，我早晚也会經历到大家經历到

的事……”

他想到自己是个平常的人，他的生活也平平常常，不由得很高兴，而且給了他勇气。他由着自己的性儿大胆描摹她和他自己的幸福；甚么东西也不能束縛他的幻想了……

傍晚炮兵旅到达了他們的駐札地，軍官們在帳篷里安歇，里亚包維奇、美尔兹里亚科夫、洛貝特科，圍着一口箱子坐着吃晚飯。美尔兹里亚科夫不慌不忙地吃着，他一面从容地咀嚼，一面看摆在他膝头上的《欧罗巴通报》。洛貝特科讲个沒完，不断地往自己的杯子里斟啤酒；里亚包維奇呢，做了一天的梦，脑筋都乱了，只顾喝酒，甚么話也沒說。喝过三杯酒，他有点醉了，渾身覺着軟綿綿的，就起了一种熬不住的欲望，想把他的新感覺讲給他的同事們听一听。

“在馮·拉别克家里，我遇着一件怪事……”他讲起来，极力在自己的声調里加进滿不在乎的、譏誚的口吻，“你們知道，我走进了台球房……”

他开始詳詳細細地述說那件亲吻的事，过一忽儿就沉默了……一忽儿的工夫他已經把前后情形都讲完了，这件事只要那么短的工夫就讲完，他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本来以为他会把这个亲吻的故事一直讲到第二天早晨呢。洛貝特科是个爱說謊的人，因此甚么人的話也不相信；他听里亚包維奇讲完，怀疑地瞧着他，微微地笑。美尔兹里亚科夫动了动眉毛，眼睛沒离开《欧罗巴通报》，說：

“上帝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女人一下子就摟住一个男人的脖子，也沒叫一声他的名字……她一定是个心理变态的女人。”

“对了，一定是个心理变态的女人……”里亚包維奇同意。

"我也遇見过这一类的事……"洛貝特科説，装出惊駭的眼神，"去年我上科甫諾去……我买了一張二等客車的票……火車上挤得很，沒法睡覚。我塞給乘务員半个卢布……他就拿着我的行李，領我到一个单人車室去……我躺下来，盖上毯子……你們知道，那儿挺黑。忽然我覚得有人碰了碰我的肩膀，朝我的臉上吹气。我动一动手，却碰到了不知甚么人的胳膊肘。我睜开眼，你們猜怎么着——原来是一个女人！眼睛黑黑的、嘴唇紅得跟一条好鮭魚一样，鼻孔热情地呼气——胸脯活像一个軟靠枕……"

"对不起，"美尔茲里亚科夫平靜地插嘴，"关于胸脯的話，我倒能懂，可是旣然那儿挺黑，你怎么看得清嘴唇呢？"

洛貝特科极力圓他的謊，嘲笑美尔茲里亚科夫缺乏想像力。这局面惹得里亚包維奇討厌。他离开那口箱子，上了床，賭咒再也不向別人談起这件事。

露营生活来了……日子一天天流过去，这一天跟那一天簡直差不多。在那些日子里，里亚包維奇的感情、思想、举动，都像是在讲恋爱。每天早晨他的勤务兵給他送水来洗臉，他用冷水冲自己的头的时候，他总想起他的生活里有了一件美好而温暖的事。

到傍晚他的同事們一談到爱情和女人，他就走近一点听着，臉上現出一种表情，彷彿一个兵在听人述說他参加过的一个战役似的。有些天的傍晚，带几分醉意的尉官們由"猎狗"洛貝特科領头到"城郊"去冶游，如果里亚包維奇也参加了这类游乐，他总是很难过，覚得深深的慚愧，暗自求"她"原諒……遇到空閑的时候，或者失眠的夜晚，他有心回想自己的童年、父亲、母亲，总之回想亲人的时候，他一定也会想起美斯切契基、那头怪馬、

馮·拉别克、他那长得像厄热尼皇后的妻子、那黑房間、門縫里漏进来的那一綫亮光……

八月三十一日，他从露营地回去，然而不是跟整个炮兵旅回去，而是只跟其中的两个連一块儿走。他一路上梦想着，激动着，倒好像在回祖国似的。他热烈地盼望着再看見那匹怪馬、那个教堂、馮·拉别克那个不誠恳的家庭、那黑房間。常常欺騙情人的那种“內心的声音”，不知甚么緣故，向他悄悄說：他一定会看見她……他給种种的疑問折磨着：他会怎样跟她見面？他跟她談甚么好呢？她忘了那回的亲吻沒有？他想，就算事情眞糟到这种地步，他竟不能再見到她，那么光是重走一遍那个黑房間，回想一下，在他也是一种快乐……

将近傍晚，远远的地平綫上出現了那熟悉的教堂和白谷仓。里亚包維奇的心跳起来……他沒听見跟他并排騎着馬的軍官对他說的一句甚么話，他把甚么都丢在脑后，眼巴巴地瞧着在远处发亮的那条河，瞧着那所房子的房頂，瞧着鴿子窩——在夕阳的殘輝中鴿子正在它上面飞呢。

他們走到教堂那儿，听設营官指定宿营地的时候，他时时刻刻巴望有一个騎馬的人会从教堂的圍墙后面繞过来，請軍官們去喝茶，可是……設营官讲完話，軍官們下馬，蹓躂到村里去了，那个騎馬的人却沒有来……

“馮·拉别克馬上会从农民那儿听說我們来了，于是派人来請我們，”里亚包維奇想，这时候他走进农舍，不明白为甚么一个同事点亮了一支蜡烛，为甚么勤务兵忙着燒茶炊……

他心神不定。他躺下去，随后又起来，瞧着窗外，看那騎馬的人来了沒有。可是騎馬的人沒有来。他又躺下去，可是过了半个钟头他起来了，压不住心里的不安，就走到街上，向教堂走

去。靠近教堂圍墙的广場上又黑又荒凉……在下坡路那儿有三个兵默默地排成一行，站在那儿。他們一看見里亚包維奇，就挺起腰板，行軍礼。他回礼，开始順着那条熟悉的小路走下去。

河对面，整个天空一片紫紅：月亮升上来了；有两个农妇大声說話，在菜园里摘白菜叶子；菜园后面有些茅草房，顏色烏黑……这边岸上的一切跟五月間一样：小路、矮树丛、挂在河面上的垂柳……不过那只勇敢的夜鶯的声音却沒有了，白楊和嫩草的香气也沒有了。

里亚包維奇走到花园，往門里瞧。花园里黑暗而安静……他只看見最靠近的樺树的白树干和一小段林蔭路，别的东西全都化成漆黑的一团了。里亚包維奇热心地瞧着，听着，可是站了一刻钟的工夫，既沒听見一点声音，也沒看見一点亮光，他就慢慢地往回走……

他下坡，到了河边。將軍的浴室和挂在小桥栏杆上的浴巾，在他前面現出一片白色……他走到桥上，站了一忽儿，完全不必要地摸了摸浴巾。浴巾又粗又凉。他低下头看水。……河水流得很急，繞着浴室的木桩发出微微能听見的咕咕声。靠近左岸的河面上映着紅月亮；小小的漣漪滚过月亮的映影，把它拉长，扯碎，好像要把它带走似的……

"多么愚蠢，多么愚蠢啊！"里亚包維奇瞧着奔流的水，想着，"这是多么不近情理啊！"

現在他甚么也不再盼望了，他这才清清楚楚地了解了那件亲吻的事、他的焦躁、他的模糊的希望和失望。他想到他沒有看見將軍的使者，想到他永远也不会見到那个原該吻别人、却錯吻了他的姑娘，不再覺得奇怪了；剛好相反，要是他見到了她，那才奇怪呢……

河水跟五月間那样奔流着，誰也不知道它流到哪儿去，为甚么流。五月間，它就像这样流着；五月間，它从小河流进大河，从大河流进海洋，然后化成蒸气，升騰上天，变成雨，也許如今在里亚包維奇眼前流过去的仍旧是原先的那点水吧……这是为甚么？为甚么？

里亚包維奇覚着整个世界，整个生活，都好像是一个不能理解的、沒目的的玩笑……他从水面上移开眼睛，瞧着天空，又想起命运怎样化成一个素不相識的女人偶然对他溫存了一下，想起他的夏天的迷梦和幻想，他这才发覚他的生活非常空洞，貧乏，沒有光彩……

他回到农舍，却沒看見一个同事。勤务兵报告他說：他們都到馮·拉別克将軍家里去了，因为将軍派了一个騎馬的使者来請他們……一刹那間，里亚包維奇的心里騰起一股欢乐，可是他立刻扑灭它，上了床。他偏要跟他的命运作对，仿佛要惹它气恼似的，他沒有到将軍家里去。

1887年

渴　睡

夜間。小保姆瓦尔卡，这个十三岁的姑娘，正在搖一个搖籃，里面躺着一个小娃娃；她哼着歌，声音低得剛剛听得見：

睡吧，好好睡，

我来給你唱个歌……

神像前面点着一盞綠的小长明灯；房間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綳起一根绳子，上面挂着娃娃的襁褓和又大又黑的褲子。神像前面那盞长明灯在天花板上印下一大块綠斑，襁褓和褲子在火炉上、在搖籃上、在瓦尔卡身上投下长长的阴影……灯火一閃搖，綠斑和阴影就活了，动起来，好像让風吹动的一样。屋里挺悶。有一股白菜湯的气味和做靴子用的皮子的气味。

娃娃在哭。他早已哭得声音哑了，也累了；可是他还是不停地哭；誰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止住。可是瓦尔卡困了。她的眼皮睜不开，脑袋搭拉下来，脖子痠痛。她的眼皮和嘴唇都动不得，她覺着她的臉仿佛干了，化成了木头，仿佛脑袋变得跟大头針的針头那么細小似的。

"睡吧，好好睡，"她哼道，"我会給你煮点粥……"

火炉里有个蟋蟀在唧唧地叫。隔着門，在毗邻的房間里，老

板和师傅阿法納西在打鼾……搖籃怨艾地吱吱嘎嘎响，瓦尔卡哼着——这一切合成一支夜晚的催眠曲，要是躺在床上听，可真舒服极了。現在这乐曲却反而招人生气，使人难受，因为它催她入睡，她却万万睡不得，要是瓦尔卡睡着了（求上帝别让她睡着才好），主人們就要打她了。

灯火閃搖。那块綠斑和阴影动起来，扑进瓦尔卡的半睜半閉的、呆瞪瞪的眼睛里，在她那半睡半醒的脑子里化成朦朧的幻影。她看見烏云在天空互相追逐，跟孩子一样地啼哭。可是后来起風了，云散了，瓦尔卡就看見一条寬闊的大路，滿是稀泥；沿了大路，一串串的貨車伸展出去，背上背着行囊的人們在路上慢慢走，阴影搖搖閃閃；大路两旁，隔着阴森森的冷雾可以看見树林。忽然那些背着行囊、带着阴影的人倒在烂泥地上。“这是为什么？”瓦尔卡問。“睡觉，睡觉！”他們回答她。他們睡熟了，睡得好香，烏鴉和喜鵲坐在电綫上，像娃娃一样地啼哭，极力要叫醒他們。

“睡觉吧，好好睡，我来給你唱个歌……”瓦尔卡哼着，現在她看見自己在一个黑暗的、悶得不透气的茅草屋里。

她那去世的父亲叶菲木·斯捷潘諾夫这时候正在地板上翻来复去地打滚。她看不見他，可是她听得見他痛得在地板上打滚，哼哼唧唧。依他說来，他的“疝气病鬧起来了”；他痛得那么厉害，一句話也說不出来，只有吸气的份儿，牙齿在打战，就跟連連打鼓一样：

“卜——卜——卜——卜……”

她母亲彼拉盖雅已經跑到主人的庄园里去报告叶菲木要死了。她去了很久，应当回来了。瓦尔卡躺在炉台上，醒着，听她父亲发出“卜——卜——卜”的声音。不过这时候可以听見有人

坐着車到茅草屋这边来了。那是从城里来的年青的医师，正巧到主人家里作客，他們就把他打发来了。医师走进屋子；在黑暗里誰也看不見他长的什么模样，可是听得見他在咳嗽，把門碰得咕咚咕咚地响。

“点上亮，”他說。

“卜——卜——卜，”叶菲木回答。

彼拉盖雅跑到炉台这儿来，开始找那个装着火柴的破罐子。在沉默中过了一分钟。医师摸了摸衣袋，划亮一根自己的火柴。

“馬上就来，老爷，馬上就来，”彼拉盖雅說。她从茅草屋里跑出去，沒过多久拿着一截蜡烛头回来了。

叶菲木的臉蛋緋紅，眼睛发亮，目光显得特别尖利，倒好像一眼看透了茅草屋和医师似的。

“喂，怎么回事？你怎么会这样了？”医师向他傴下腰去說，“哎！你病了很久嗎？”

“什么？要死啦，老爷，我的大限到了……我不能再在活人当中活下去了……”

“不要胡說……我們会把你医好的！”

“随您就是，老爷，我們感激不尽，不过我們知道……要是死亡已經来了，它可就不走了。”

医师在叶菲木身旁忙了一刻钟，随后他站起来，說：

“我沒办法……你得进医院才成，在那里他們会給你动手术。馬上去吧……你非去不可！时候相当迟了，医院里的人都睡了，不过那沒关系，我給你写封信就是。你听見沒有？”

“好老爷，可是他坐什么車去呢？”彼拉盖雅說，“我們沒有馬。”

“沒关系。我去跟你的主人說一声，他們会借給你一匹馬。”

医师走了，蜡烛灭了，"卜——卜——卜"的声音又来了……

过了半个钟头，有人赶着車子来到茅草屋門前。这是主人派来的一辆大車，把叶菲木送到医院去。他收拾停当，就走了……

可是这时候来了美好晴朗的早晨。彼拉盖雅不在家；她到医院去看叶菲木怎么样了。不知什么地方有个娃娃在哭，瓦尔卡听見不知什么人在用她的声音唱道：

"睡覺吧，好好睡，我来給你唱个歌……"

彼拉盖雅回来了；她在胸前画十字，小声說：

"他們夜里給他治了病，可是将近早晨，他却把灵魂交給上帝了。祝他到天国，永久安息……他們說治晚了……应該早点治就行了……"

瓦尔卡走进树林，在那儿痛哭，可是忽然有人打她的后脑勺，下手那么重，弄得她的額头撞在一棵樺树上。她抬起眼睛，看見自己面前站着老板，那个皮匠。

"你在干什么，你这个賤丫头？"他說，"孩子在哭，你却睡覺！"

他使劲揪一下她的耳朵，她晃了晃脑袋，就摇那摇籃，哼她的歌。綠斑、褲子和襁褓的影子，跳动不定，向她眏眼，不久就又占据了她的脑子。她又看見滿是稀泥的大路。背上背着行囊的人和影子已經躺下去，睡熟了。瓦尔卡瞧着他們，自己也想睡得不得了；她恨不能舒舒服服地躺下去才好，可是她母亲彼拉盖雅在她身旁走着，催她快走。她們倆正在赶到城里去找活儿做。

"看在基督面上，賞几个錢吧！"她母亲遇見人就央求，"发发上帝样的慈悲吧，心好的老爷！"

"把娃娃抱过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回答她，"把娃娃抱过来！"那声音又說一遍，可是有气了，声音凶起来，"你睡着啦，下賤的东西？"

瓦尔卡跳起来，往四下里看一眼，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儿沒有大路，沒有彼拉盖雅，沒有遇見什么人，只有老板娘站在房中央，她是来給孩子喂奶的。那个寬肩膀的胖老板娘給孩子喂奶，摩挲他；瓦尔卡站在一旁瞧着她，等她喂完奶。窗外的空气已經变成藍色，阴影和天花板上的綠斑正在明显地淡下去，快要到早晨了。

"把娃娃接过去！"老板娘說，扣好胸前的衬衫，"他在哭。大概是中了邪了。"

瓦尔卡接过娃娃来，把他放在搖籃里，又搖起来。綠斑和阴影渐渐不見了，現在沒有什么人钻进她的脑子里，弄得她的脑筋昏昏沉沉了，可是她还是困，困极了！瓦尔卡把脑袋擱在搖籃边上，搖动自己的全身，想把睡意压下去，可是她的眼睛还是睁不开，脑袋沉甸甸的。

"瓦尔卡，把炉子生上火！"她听見門外傳来老板的声音。

这样看来，已經到站起来动手做事的时候了。瓦尔卡就离开搖籃，跑到草棚里去拿柴火。她暗暗高兴。人一跑路一走动，就不像呆坐着那么困了。她拿来柴火，生好炉子，覚得她那木头一样的臉舒展开来，她的思想也清楚起来了。

"瓦尔卡，燒茶炊！"老板娘喊道。

瓦尔卡把一根柴劈碎，可是剛剛把碎片点上，放进茶炊，她又听到一道命令：

"瓦尔卡，把老板的雨鞋刷干净！"

她坐在地板上，擦雨鞋，心想要是把自己的脑袋钻进一只又大又深的雨鞋里去，睡上一小覚，那多好啊……忽然雨鞋脹大了，凸起来，塡滿了整个房間。瓦尔卡的刷子从手里掉下地，可是她立刻搖一搖头，睁大眼睛，极力瞧各种东西，免得它們长大，

在她眼前浮动。

“瓦尔卡，把外面台阶洗一洗；让顾客瞧見这样的台阶多难为情！”

瓦尔卡洗台阶，收拾房間，然后把另一个炉子生上火，跑到商店里去。活儿多的是：她一分钟的空閑也沒有。

可是再也沒有比站在厨房桌子旁边，一动不动，削土豆皮更苦的了。她的脑袋往桌子上搭拉下去，土豆在她眼前跳动，刀子从她手里掉下来，同时她那气冲冲的胖老板娘在她身边走动，卷起衣袖，大声說話，鬧得瓦尔卡的耳朵里嗡嗡的响。伺候开飯、洗衣服、縫縫补补，也是苦事。有些时候，她恨不能往地板上一扑，什么也不管，睡它一觉才好。

白天过去了。瓦尔卡看見窗子漸漸变黑，就按一按像木头一样的太阳穴，微微笑着，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笑。昏黯的暮色摩挱着她那几乎睜不开的眼睛，应許她不久就可以好好的睡一觉。到傍晚，客人們到老板家里来了。

“瓦尔卡，燒茶炊！”老板娘喊道。

老板家的茶炊很小，她不得不一連燒五回，客人們才算喝够了茶。燒完茶炊以后，瓦尔卡呆站了一个钟头，瞧着客人，等着吩咐。

“瓦尔卡，快跑去买三瓶啤酒来！”

她拔脚就走，尽量跑得快，好赶走那点睡意。

“瓦尔卡，快跑去买伏特卡来！瓦尔卡，拔瓶塞的钻子在哪儿？瓦尔卡，把青魚收拾出来！”

可是現在，客人們到底走了；灯火熄了，老板和老板娘都去睡了。

“瓦尔卡，搖娃娃！”她听見最后一道命令。

蟋蟀在炉子里唧唧地叫；天花板上的綠斑、裤子和襁褓的影子，又扑进瓦尔卡的半睜半閉的眼睛，向她䀹眼，弄得她脑子里迷迷糊糊。

“睡覺吧，好好睡，”她哼着，“我来給你唱个歌……”

娃娃还是啼哭，哭得乏透了。瓦尔卡又看見泥濘的大路、背着行囊的人、她母亲彼拉盖雅、她父亲叶菲木。样样事情她都明白，个个人她都认得，可是在半睡半醒中她就是弄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力量捆住她的手脚，压住她，不容她活下去。她往四下里看，找那个力量，好摆脫它，可是她找不着。临了，她累得要死，用尽力气睜大眼睛，抬头看那閃閃搖搖的綠斑，听着啼哭声，这才找到了不容她活下去的敌人。

原来敌人就是那娃娃。

她笑了。她覺着奇怪：怎么这点小事以前她会沒有弄懂呢？綠斑啦、阴影啦、蟋蟀啦，好像也笑起来，也覺着奇怪。

这个錯誤的观念抓住了瓦尔卡。她从凳子那儿站起来，臉上現出暢快的笑容，眼睛一䀹也不䀹，在房間里走来走去。她想到她馬上就会摆脫那捆住她的手脚的娃娃，覺着痛快，心里痒酥酥的……弄死这个娃娃，然后睡，睡，睡吧……

瓦尔卡笑着，挤了挤眼睛，向那块綠斑搖一搖手指头，悄悄走到搖籃那儿，弯下腰去，凑近那个娃娃。她掐死他以后，就赶快往地板上一躺，高兴得笑起来，因为她能睡了；不出一分钟她已經酣睡得跟死人一样了……

1888年

草　原

1

七月里一天清早，有一辆沒有彈簧的、脫了皮的带篷馬車走出某省的某县城，順着驛路，一片响声地滚动着；像这种非常古老的馬車，眼下在俄罗斯，只有商人的伙計、牲口販子、不大寬裕的神甫才会乘坐了。車子稍稍一动就要吱吱嘎嘎地响一陣，車后挂着的桶子也来悶声悶气地帮腔；单听这些声音，单看挂在脫皮的車身上的那些寒傖的碎皮子，人就可以断定这辆車子已經老朽，随时会散成一片片了。

車上坐着那个城的两个居民；一个是那个城里的商人伊凡·伊凡內奇·庫茲米巧夫，鬍子剃光，臉上戴着眼鏡，头上戴着草帽，看样子与其說像商人，倒不如說像文官；还有一个是神甫赫利斯托佛尔·西利伊斯基，那县里圣尼古拉教堂的主持人，他是个小老头子，头发挺长，穿一件灰色的帆布长外衣，戴一頂寬边大礼帽，拦腰系一根彩色的、綉花的带子。商人正在聚精会神地想心事，摇着头，为的是赶走睡意；在他臉上，那种习常的、正正經經的冷淡表情正在跟剛同家屬告别、痛痛快快喝过一通酒的人的温和表情爭执不下。神甫呢，用湿潤的眼睛惊奇地眺

望上帝的世界，他的微笑洋溢开来，好像連帽边也挂上了笑；他的臉色挺紅，仿佛挨了冻一样。他們俩，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和庫兹米巧夫，現在正坐着車子去卖羊毛。剛才跟家人告别的时候，他們飽吃了一頓奶油面包，虽然是大清早，却喝了几盅酒……。两个人的心緒都好得很。

除了剛剛讲过的那两个人和拿鞭子不停地抽那一对脚步輕快的栗色馬的車夫簡尼斯卡以外，車上还有一个旅客——一个九岁的男孩，他的臉給太阳晒得黑黑的，沾着泪痕。这是叶果魯希卡[1]，庫兹米巧夫的外甥。承舅舅許可，又承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好心，他坐着車子到一个甚么地方去进学校。他媽媽奥尔迦·伊凡諾芙娜是一个十等文官死后留下的寡妇，庫兹米巧夫的亲姐姐，喜欢念过书的人和上流社会，托她兄弟卖羊毛的时候順便带着叶果魯希卡一路去，送他上学；于是現在这男孩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上哪儿去，为甚么要去，坐在車夫座位上，挨着簡尼斯卡，抓住他的胳膊肘，深怕摔下去；他的身子跳上跳下，像是一个放在茶炊烟囱盖上的茶壶。由于車子走得快，他的紅衬衫的后襟鼓起来，像个气泡；他那頂新的插着一根孔雀毛的車夫帽子，不住溜到后脑壳上去。他覚得自己是个最不幸的人，恨不得痛哭一場才好。

馬車路过监獄，叶果魯希卡瞧了瞧在高高的白墻下面慢慢走动的哨兵，瞧了瞧釘着鉄格子的小窗子，瞧了瞧在房頂上閃光的十字架，想起来上个星期在喀山圣母节，他跟媽媽一块儿到监獄教堂去参加守护神节典礼，又想起来那以前在复活节，他跟厨娘留德密拉和簡尼斯卡一块儿到监獄去，把复活节的面包、鸡

---

[1] 叶果尔的爱称。

蛋、餡餅、煎牛肉送給犯人們。犯人道謝，在胸前画十字，其中有一个犯人还把亲手做的一副錫袖扣送給叶果魯希卡呢。

男孩凝神瞧着那些熟地方，可恨的馬車却飞也似地跑过去，把它們全撇在后面了。在监獄后面，給烟熏黑的打鉄店露了露头；再往后去是那个安适的綠色墓园，周圍砌着一道圓石子墻；从墻里面，白十字架和白墓碑快活地往外張望，它們掩藏在蒼翠的樱桃树中間，远远看去像是些白斑点。叶果魯希卡想起来每逢樱桃树开花，那些白斑点就同花朵混在一起，化成一片白色的海洋；等到樱桃熟透，白墓碑和白十字架上就点綴了許多紫紅的小点，像血一样。在圍墻里的樱桃树下面，叶果魯希卡的父亲和祖母齐娜伊达·丹尼洛芙娜一天到晚躺在那儿。祖母去世以后，装进狹长的棺材，用两个五戈比的銅板压在她那不肯合起来的眼睛上。在她去世以前，她是活着的，常从市場上买回来松軟的面包，上面撒着罌粟籽。現在呢，她睡了，睡了……

墓园后面，造磚厂在冒烟。从那些用茅草鋪盖的、仿佛紧貼在地面上的长房頂下面，一大股一大股的黑烟冒出来，懶洋洋地升上去。造磚厂和墓园上面的天空一片阴暗，一股股的烟子投下来的大阴影爬过田野和道路。有些人和馬在那些房頂旁边的烟雾里，走动着，周身扑滿紅灰……

到造磚厂那儿，县城到了尽头，这以后是田野了。叶果魯希卡向那座城看了最后一眼，拿臉貼着簡尼斯卡的胳膊肘，哀哀地哭起来……

“哼，还沒嚎够，好哭鬼！”庫茲米巧夫說，“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嬌孩子！旣是不想去，就别去。誰也沒有硬拉着你去啊！”

“得了，得了，叶果尔小兄弟，得了……”赫利斯托佛尔神甫

很快地嘮叨着說，"得了，小兄弟……叫上帝的名字吧……你这一去，又不是于你有害，而是于你有益。俗話說得好：学問是光明，愚昧是黑暗……眞是这样的。"

"你想回去嗎？"庫茲米巧夫問。

"想……想……"叶果魯希卡哭哭啼啼地回答說。

"那就回去吧。反正你也是白走一趟，正好应了那句俗話：为了吃一匙果冻，赶了七俄里路。"

"得了，得了，小兄弟……"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接着說，"叫上帝的名字吧……罗蒙諾索夫① 当初也是这样跟漁夫一块儿出門，后来他却成了名滿欧洲的人物了。智慧跟信仰合在一块儿，就会結出上帝所喜欢的果实。禱告詞上是怎样說的？願荣耀归于創世主，使我們的双亲得到安慰，使我們的教堂和祖国得益……就是这样的！"

"那益处往往并不一样……"庫茲米巧夫說，点上一支便宜的雪茄烟，"有的人念上二十年书，也还是沒有念出甚么道理来。"

"这种事是有的。"

"学問对有些人是有益处的；对另一些人，反倒攪乱了他們的脑筋。我姐姐是个不懂事的女人；她一心要过上流人那种日子，想把叶果尔卡栽培成一个有学問的人，却不明白我可以教叶果尔卡做我这行生意，美滿地过上一輩子。我干脆跟你說吧：要是人人都去求学，想做上流人，那就沒有人做生意，种庄稼了。大家就都要餓死了。"

"不过要是人人都做生意，种庄稼，那就沒有人懂得学問

---

① 罗蒙諾索夫(1711—1765)，俄国启蒙运动杰出的倡导者，科学家和詩人，他是一个海濱农民的兒子。

了。”

庫茲米巧夫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想到双方都說了一句叫人信服的、有分量的話，就做出严肃的脸容，一齐嗽了嗽喉嚨。簡尼斯卡听他們讲話，一个字也不懂，就搖搖头，微微欠起身子，拿鞭子抽那两匹栗色馬。随后是沉默。

这当儿，旅客眼前展开一片平原，广漠无垠，被一道連綿不断的崗巒切断。那些小山挨挤着，爭先恐后地探出头来，合成一片高地，在道路右边伸展出去，直到地平綫，消失在淡紫色的远方；車子往前走了又走，却看不清平原从哪儿开的头，到哪儿为止……太阳已經从城市后面探出头来，悄悄地、不慌不忙地干它的活儿了。起初在他們前面，远远的，在天地相接的地方，靠近那些小坟和远远看去像是搖着胳膊的小人一样的風車的地方，有一道寬闊而耀眼的黃色光带沿了地面爬着；过一忽儿，这道光带亮閃閃的来得近了一点，向右边爬去，摟住了群山。不知甚么溫暖的东西碰到了叶果魯希卡的背脊；原来有一道光带悄悄从后面攏过来，掠过車子和馬儿，跑过去会合另一条光带；忽然，整个广闊的平原抖掉清晨的朦朧，現出微笑，閃着露珠的亮光。

割下来的黑麦、杂草、大戟草、野麻，本来都給晒得枯黃，有的发紅，半死不活，現在受到露水的浸潤，受到阳光的愛撫，活轉来，又要重新开花了。小海燕在大道上面的天空飞翔，快活地叫喚；金花鼠在青草里互相打招呼。左边远远的，不知甚么地方，田鳧在哀叫。一群鷓鴣，被馬車惊动，拍着翅膀飞起来，柔声叫着“特尔尔尔”，向山上飞去。在草地里，蚱蜢啦、蟋蟀啦、蟬啦、螻蛄啦，发出一派喊喊喳喳的单調乐声。

可是过了一忽儿，露水蒸发了，空气停滞了，被欺騙的草原現出七月里那种无精打采的样子。青草搭拉下来，生命停止了。

太阳晒着的群山，現出一片墨綠色，远远看去紫微微的，带着影子一样的宁靜情調；平原，朦朦朧朧的远方，再加上像拱頂那样籠罩一切、在沒有树林沒有高山的草原上显得十分深邃而清澄的天空，現在都显得无边无际，愁悶得麻木了……

多么气悶，多么扫兴啊！馬車往前跑着，叶果魯希卡看見的却老是那些东西——天空、平原、矮山……草地里的乐声静止了。小海燕飞走了，鵪鶉不見了。白嘴鴉閑着沒事干，在雕萎的青草上空盘旋；它們彼此都差不多，使得草原越发单調了。

一只鷂鷹貼近地面飞翔，均匀地搧动翅膀，忽然在空中停住，仿佛在思索生活的空洞无聊似的，然后拍起翅膀，箭也似地飞过草原，誰也說不清它为甚么飞，它需要甚么。远处，一个風車搖着風帆……

为了添一点变化，杂草里偶尔出現一块白的头盖骨或者鵝卵石；时不时的現出一块灰色的人形石头，或者一棵干枯的柳树，树梢上停着一只藍色的烏鴉；一只金花鼠横竄过大道。随后，在眼睛前面跑过去的，又只有杂草、矮山、白嘴鴉……

可是，末后，謝謝上帝，总算有一辆大車載着一捆捆的庄稼迎面走来。大車頂上躺着一个姑娘。她带着睡意，热得四肢无力，抬起头来，看一看迎面来的旅客。簡尼斯卡对她打个呵欠；栗色馬朝那些粮食伸出鼻子去。馬車吱吱嘎嘎响着，跟大車亲一个嘴，带刺的麦穗像笤帚似的扫过赫利斯托佛尔神甫的帽子。

“你把車子赶到人家身上来啦，胖丫头！”簡尼斯卡叫道，“嘿，好肥的臉蛋儿，倒好像給黃蜂螫了似的！”

姑娘带着睡意微笑，动了动嘴唇，又躺下去了……这时候山上現出一棵孤另另的白楊树；是誰种的？它为什么生在那儿？上帝才知道。要想叫眼睛离开它那苗条的身材和绿色的衣装，却

是困难的。这个美人儿幸福嗎？夏天炎热；冬天严寒，大風大雪；到了可怕的秋夜，只看見黑暗，除了撒野的怒号的風以外甚么也听不見；頂糟的是一輩子孤孤单单……过了那棵楊树，一条条麦田如同耀眼的黃地毯那样从大道直伸到山頂。山坡上的麦子已經割完，捆成一束束，山麓的麦田却剛在收割……六个割麦子的人站成一排，揮动鐮刀，鐮刀明晃晃的发亮，一齐合着拍子发出“夫希！夫希！”的声音。从捆麦子的农妇的动作，从割麦人的臉色，从鐮刀的光芒可以看出来溽暑在烤他們，使他們透不出气来。一条吐出舌头的黑狗从割麦人那边迎着馬車跑过来，多半想要吠叫一陣吧，可是跑到半路上却站住，淡漠地看那搖着鞭子吓唬它的箇尼斯卡；天热得狗都不肯叫了！一个农妇直起腰来，把两只手放到痠痛的背上，用眼睛盯紧叶果魯希卡的紅布衬衫。究竟是衬衫的紅顏色中了她的意呢，还是他使她想起了她的子女，那可不知道，总之她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瞧了他很久……

可是这时候麦田过去了。眼前又伸展着干枯的平原、太阳晒着的群山、燥热的天空；又有一只鷂鷹在地面的上空飞翔。远处，跟先前一样，一个風車轉动風帆，看上去仍旧像是一个小人在搖胳膊。老这么瞧着它怪膩味的，仿佛永远走不到它跟前似的，又仿佛它躲着馬車，往远处跑似的。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和庫兹米巧夫不声不响。箇尼斯卡拿鞭子抽栗色馬，不断地向它們嚷叫；叶果魯希卡不再哭了，冷淡地瞧着四周。炎热和草原的单調弄得他沒精神了。他覚着好像已經坐着車走了很久，顚动了很久，太阳把他的背烤了很久似的。他們还沒走出十俄里，他已經在想：“現在总該停下来休息了！”舅舅臉上的温和表情漸漸消褪，只留下正正經經的冷淡神情；这

种冷淡表情，特别是在他臉上戴着眼鏡，鼻子和鬢角扑滿灰尘的时候，給那張刮光髭子的瘦臉添上了凶狠无情像拷問者一样的神情。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倒一直不变地带着惊奇神情瞧上帝創造的这个世界，微微笑着。他一声不响地思忖着甚么快活而美好的事情，臉上老是带着善意的温和笑容。仿佛美好快活的思想也借了热力凝在他脑筋里似的……

“喂，簡尼斯卡，今天我們追得上那些貨車队嗎？”庫茲米巧夫間道。

簡尼斯卡瞧了瞧天空，欠起身来拿鞭子抽馬，然后才答道：

“到夜里，要是上帝高兴，我們就会追上了……”

狗叫的声音傳来。六条草原上的高大的看羊狗，仿佛原本埋伏着，現在忽然跳出来，凶恶地吼叫着，向馬車迎面跑来。它們这一伙儿都非常地凶，生着毛茸茸的、蜘蛛样的嘴臉，眼睛气得发紅，把馬車团团圍住，爭先恐后地挤上来，发出一片嘶哑的吼叫声。它們滿心是恨，好像打算把馬儿、馬車、人一齐咬得粉碎似的……簡尼斯卡素来喜欢耍弄狗，喜欢拿鞭子抽狗，一看机会来了，高兴得很，臉上露出幸災乐禍的表情，弯下腰去，拿鞭子抽看羊狗。那些畜生叫得更凶，馬儿飞跑；叶果魯希卡好不容易才在座位上坐稳，他眼望着狗的眼睛和牙齿，心里明白：他万一摔下去，它們馬上会把他咬得粉碎；可是他并不覺着怕，他跟簡尼斯卡那样幸災乐禍地瞧着它們，惋惜自己手里沒有鞭子。

馬車碰到了一群綿羊。

“站住！”庫茲米巧夫叫道。“拉住繮！ 唷！……”

簡尼斯卡把全身往后一仰，勒住栗色馬。馬車停了。

“走过来！”庫茲米巧夫对牧羊人叫道。“把狗喊住，这些該死的东西！”

老牧羊人衣服破烂，光着脚，戴着暖和的帽子，腰上挂着一个髒包袱，手里拄一根尖端有个弯鈎的长拐杖，活像《旧約》上的人物，喊住狗，脱下帽子，走到馬車跟前。另一个同样的《旧約》上的人物一动不动地站在羊群的另一头，漠不关心地瞅着这些旅客。

"这群羊是誰的？"庫茲米巧夫問道。

"瓦尔拉莫夫的！"老人大声回答。

"瓦尔拉莫夫的！"站在羊群另一头的牧羊人也这样說。

"昨天瓦尔拉莫夫从这条路上經过了沒有？"

"沒有……他的伙計路过这里，这是实在的……"

"赶車走吧！"

馬車往前走去，牧羊人和他們的恶狗留在后面了。叶果魯希卡不高兴地瞧着前面那淡紫色的远方，他漸漸覚得那搖动風帆的風車好像近一点了。那風車越来越大，变得十分大了，已經可以看清它的两个風帆了。一个風帆旧了，打了补釘，另一个是前不久用新木料做的，在太阳底下亮閃閃的。

馬車一直往前走。風車却不知为甚么，往左边退下去。他們走啊走的，風磨一个勁儿往左退，不过沒有消失，还是看得見。

"包尔特瓦替儿子开了一个多好的磨坊呀！"簡尼斯卡說。

"怎么看不見他的庄子？"

"庄子在那边，在峡谷里面。"

包尔特瓦的庄子很快就出現了，可是風車还是沒有往后退，还是沒有留在后面，仍旧用它那发亮的風帆瞅着叶果魯希卡，搖动。好一个魔法师！

2

天近中午，馬車离开大道，往右拐弯，緩緩地走了几步，站住了。叶果魯希卡听到柔和的、很好听的嘩嘩声，覚得臉上碰到一股不同的空气，象是一块凉凉的天鵝絨。从大自然用奇形怪状的大石头拼成的小山里流出水来，那水通过不知哪位善人安在那儿的一根用鼠芹做成的小管子流出来，成为一股細流。水落到地面上，清徹，欢暢，在太阳下面发亮，发出輕輕的嘩嘩声，很快地流到左面甚么地方去，好像自以为是一条汹涌有力的激流似的。离小山不远的地方，小溪变寛，化成一个小水池；燃燒的阳光和干焦的土地貪饞地喝池里的水，汲尽了它的力量；可是再过去一点，那小水池大概跟另一条这样的小溪会合了，因为离小山百步开外，沿着那条小溪生出稠密茂盛的香蒲，一片蒼翠；馬車走过来的时候，从那里面飞出三只鷸来，啾啾地叫。

旅客在溪边下車休息，喂馬。庫茲米巧夫、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叶果魯希卡，在馬車和卸下来的馬所投射的淡淡的阴影下面鋪了一条毯子，坐下来吃东西。借了热力凝在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脑筋里的美好快活的思想，在他喝了一点水，吃了一个煮熟的鸡蛋以后，要求表白出来。他朝叶果魯希卡亲热地看一眼，嘴里嚼着，开口了：

"我自己也念过书，小兄弟。从很小的年紀起，上帝就賜給我思想和理解，因此我跟别人可不一样，还只有你这样大的时候，已經凭了我的聪明給爹娘和教师不少安慰了。还沒滿十五岁，我就会讲拉丁話，用拉丁文做詩，跟讲俄国話，用俄文做詩一样好

了。我記得我做过主教赫利斯托佛尔的执权标的侍从。有一次，我現在还記得那是已故的、最最虔誠的亚历山大·巴甫洛維奇皇上的命名日，主教做完弥撒，在法坛上脫掉法衣，亲切地看着我，問道：'Puer bone, quam appelaris?①' 我回答：'Christopherus sum.②' 他就說：'Ergo connominati sumus.' 那是說，我們是同名的人……然后他用拉丁話問：'你是誰的儿子？' 我也用拉丁話回答說我是列别金斯克耶村的輔祭西利伊斯基的儿子。他老人家看見我对答如流，而又清楚，就为我祝福，說：'你写信告訴你父亲，就說我不会忘了提拔他，也会好好照应你。' 站在圣坛上的司祭长和神甫們听見我們用拉丁文談話，也十分惊奇，人人称贊我，都很滿意。小兄弟，我还沒生鬍子，就已經会讀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学过哲学、数学、俗世的历史和各种学科了。上帝賜給我的記性可真惊人。往往一篇文章我只念过大約两遍，就背得出来。我的教师和保护人都奇怪，料着我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学者，成为教会的明灯。我自己也眞打算到基輔去繼續求学，可是爹娘不贊成。'你想念一輩子的书，' 我父亲說，'那我們要等到甚么时候你才会念完呢？' 听到这些話，我就不再念书，找事做了。当然，我沒成为学者，不过呢，我沒忤逆爹娘，到他們老年給了他們安慰，給他們很体面的下了葬。听話，比持斋和禱告更要紧呢！"

"恐怕那些学問現在您已經忘光了吧！"庫茲米巧夫說。

"怎么会不忘光？謝謝上帝，我已經过了八十啦！哲学和修辞学我多少还記得一点，可是外国語和数学我都忘光了。"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眯細眼睛，沉思着，低声說：

---

① 拉丁文：好孩子，你叫甚么名字？

② 拉丁文：我叫赫利斯托佛尔。

"本体是甚么？本体是自在的客体，不需要别的东西来完成它。"

他摇摇头，感动地笑了。

"精神食粮！"他說。"实在，物质滋养肉体，精神食粮滋养灵魂！"

"学問归学問，"庫兹米巧夫叹道，"不过要是我們追不上瓦尔拉莫夫，学問对于我們也沒多大好处。"

"人又不是針，我們会找到他的。现在他在这一带轉来轉去呢。"

我們先前見过的那三只鷸，这时候在香蒲上面飞着，在它們的啾啾的叫声中可以听出惊慌和煩恼的調子，因为人家把它們从小溪那儿赶走了。馬庄重地咀嚼着，噴鼻子。簡尼斯卡在它們身旁走来走去，极力装得完全沒理会主人們正在吃的黄瓜、餡餅、鸡蛋，一心一意地扑打那些粘滿馬背和馬肚子的馬虻和馬蝇。他无情地拍死那些受难者，喉嚨里发出一种特别的、又恶毒又得意的声音；每逢沒打中，他就煩恼地嗽一嗽喉嚨，盯住每一个运气好、逃脫了死亡的飞虫。

"簡尼斯卡，你在那儿干什么！来吃东西！"庫兹米巧夫說，深深吁一口气，那意思是說他已經吃飽了。

簡尼斯卡忸怩地走到毯子跟前，拿了五根俗語叫做"黄棒"的、又粗又黄的黄瓜（他不好意思拿細一点、新鮮一点的），拿了两个顏色发黑、裂了口的煮鸡蛋，然后犹犹疑疑仿佛担心自己伸出去的手会挨打似的，拿手指头碰了碰甜餡餅。

"拿去吧，拿去吧！"庫兹米巧夫催他。

簡尼斯卡坚决地拿了餡餅，走到旁边远一点的地方，在地上坐下，背对着馬車。馬上傳来了挺响的咀嚼声，連馬也回轉头去

怀疑地瞧了瞧簡尼斯卡。

吃完飯，庫茲米巧夫从馬車上拿下一个装着甚么东西的袋子，对叶果魯希卡說：

“我要睡了，你小心看好，别让人家从我脑袋底下把这袋子抽了去。”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脫掉法衣，解了腰带，脫下长外衣；叶果魯希卡瞧着他，惊奇得呆住了。他从沒料到神甫也穿褲子，赫利斯托佛尔却穿着眞正的帆布褲子，褲腿掖在高統靴子里；还穿着一件条子花的又短又瘦的上衣。叶果魯希卡瞧着他，覚得他穿着这身跟他的尊严地位很不相称的衣服，再配上他的长头发和长鬍子，看上去很像魯濱孙·克魯梭①。庫茲米巧夫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脫下外衣，面对面在馬車下面的阴影里躺下来，閉上眼睛。簡尼斯卡嚼完吃食，在太阳地里仰面朝天躺下，也閉上眼睛。

“小心看好，别叫人家把馬牵去！”他对叶果魯希卡說，立刻就睡着了。

一片沉靜。甚么声音也沒有，只听見馬在噴鼻子，嚼吃食，睡覚的人在打鼾；远处不知甚么地方，有一只田鳧在悲鳴；有时候，那三只鷸发出啾啾的叫声，飞过来看一看这些不速之客走了沒有；溪水嘩嘩地流着，声音輕柔温和，不过这一切声音并沒有打破寂靜，也沒有惊动停滞的空气，反倒使得大自然越发昏睡了。

叶果魯希卡吃过东西以后覚得天气特别悶热，热得喘不过气，就跑到香蒲那边去，在那儿眺望左近这一带地方。他这时候看見的跟早晨看見的一模一样：平原啦、矮山啦、天空啦、淡紫色的远方啦。不过山近了一点，風車不見了，它已經远远地落在后

---

① 英国文学家笛福（1661—1731）所著《魯濱孙漂流記》中的主人公，他漂流到海島上，头发很长，鬍子也很长。

面了。在流出小溪的那座乱石山背后，耸起另一座小山，平得多，也寬得多；山上有一个不大的村子，住着五六家人。在那些小屋子四周，看不見有人，有树，有阴影，仿佛那村子在炎热的空气中透不出气来，正在干枯似的。叶果魯希卡沒有事可干，就在青草里捉住一个蟋蟀，把它放在空拳头里，送到耳朵旁边，听那东西奏它的乐器，听了很久。等到听膩它的音乐，他就去追一群黃蝴蝶，那群蝴蝶往香蒲那儿牲畜飲水的地方飞去；它追啊追的，自己也沒留意怎么会又回到馬車旁边来了。他舅舅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睡得正酣；他們一定还要睡两三个钟头，等馬休息过来为止……他怎么打发这么长的一段时間呢？他上哪儿去躲一躲炎热呢？眞是个难题……叶果魯希卡不由自主地把嘴凑到水管口上去接那流出来的水；他的嘴里一陣清凉，并且有鼠芹的气味。起初，他热心地喝，后来就勉强了，他一直喝到一股尖銳的清凉感覚从他的嘴里散布到全身，水澆濕了他的衬衫才罢休。然后他走到馬車跟前，端詳那些睡熟的人。舅舅的臉跟往常一样現出正正經經的冷淡表情。庫茲米巧夫热中于自己的生意，因此哪怕在睡梦中或者在教堂里做禱告，听人家唱《他們啊小天使》的时候，也总是想着自己的生意，一刻也忘不掉；現在他多半梦見了一捆捆羊毛、貨車、价錢、瓦尔拉莫夫……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呢，是个温和的、随随便便的、喜欢笑的人，一輩子也沒体会到有甚么事业能够像蟒蛇那样纏住他的灵魂。在他生平干过的为数众多的行业中，吸引他的倒不是行业本身，而是各种行业所必定有的忙碌以及跟人們的周旋。因此，在眼前这次远行中，使他发生兴趣的倒不是羊毛、瓦尔拉莫夫、价錢，而是长长的旅程、路上的談天、馬車底下的安睡、不按时間的进餐……現在，从他的臉容看来，他梦見的一定是主教赫利斯托佛尔、拉丁語的談話、

他妻子、奶油面包，以及庫茲米巧夫絕不会梦見的种种东西。

叶果魯希卡正在瞧他們那睡熟的臉儿的时候，出乎意外地听見了輕柔的歌声；远处不知甚么地方，一个女人正在唱歌；究竟在哪儿，在哪个方向，却說不清。歌声低抑，冗长，悲凉，跟挽歌一样，听也听不清楚，时而从右边傳来，时而从左边傳来，时而从上面傳来，时而从地下傳来，仿佛有个肉眼看不見的幽灵在草原上飞翔，歌唱。叶果魯希卡看一看四周，鬧不淸古怪的歌声是从哪儿来的；后来他仔細一听，覚得必是青草在唱歌；青草半死不活，已經雕萎，它的歌声中沒有歌詞，然而悲凉恳切地向甚么人述說着，讲到它自己甚么罪也沒有，太阳却平白无故地燒它；它說它热烈地想活下去，它还年輕，要不是因为天热，天干，它会长得很漂亮；它沒罪，可是它又求人原諒，还賭咒說它难忍难挨的痛苦，悲哀，可怜自己……

叶果魯希卡听了一陣，覚得这悲凉冗长的歌声好像使得空气更悶，更热，更停滞了……为要盖沒这歌声，他就哼着歌儿，使勁頓着脚跑到香蒲那儿去。在那儿，他往四面八方張望，这才看見了唱歌的人。在小村尽头一个小屋附近，站着一个农妇，穿一件短衬衣，腿和脚都挺长，跟蒼鷺一样，正在篩甚么东西；从她的篩子底下有一股白色的粉末懶洋洋地順了山坡洒下来。现在看得明白：是她在唱歌。离她一俄丈远，站着一个沒戴帽子、穿一件女衬衣的小男孩，一动也不动。他仿佛給歌声迷住了似的，呆站在那里，瞧着下面甚么地方，大概在瞧叶果魯希卡的紅衬衫吧。

歌声止住了。叶果魯希卡躧蹤着走回馬車这边来，沒甚么事可干，又到流水的地方喝水去了。

又傳来了冗长的歌声。还是山那边村子里那个长腿的农妇

唱的。叶果魯希卡的煩悶无聊的心情忽然又回来了。他离开水管，抬头往上看。他这一看，眞是出乎意外，不由得有点惊吓了。正在他脑袋的上边，在一块又大又笨的石头上，站着一个挺胖的小男孩，只穿一件衬衫，鼓起大肚子，两腿很細，就是原先站在农妇旁边的那个男孩。他嘻开嘴巴，眼也不眨地瞧着叶果魯希卡的紅布衬衫和馬車，眼光里带着呆呆的惊奇，甚至带着点恐怖，仿佛眼前看見的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鬼魂似的。衬衫的紅顏色引誘他，打动他的心；馬車和睡在馬車底下的人勾起他的好奇心；也許他自已并沒覚得那好看的紅顏色和好奇心把他从小村子里引下来，这时候他大概在奇怪自已胆子大吧。叶果魯希卡瞧了他很久，他也瞧了叶果魯希卡很久。他俩一声不响，覚得有点别扭。沉默很久以后，叶果魯希卡問：

“你叫甚么名字？”

陌生的孩子的臉頰比先前更往外鼓；他把背貼着石头，睜大眼睛，努动嘴唇，用嗄哑的低音說：

“基特！”

两个孩子彼此沒有再說話。又沉默了一陣以后，那神秘的基特仍旧拿眼睛盯紧叶果魯希卡，同时用脚后跟摸索到一块可以下脚的地方，順势登到石头上去，从那儿他一面往后退去，一面凝神瞧着叶果魯希卡，好像害怕他会从背后打他似的；他照这样一路爬上去，直到爬过山頂，完全看不見了为止。

叶果魯希卡用眼睛送走他以后，伸出胳膊摟着膝头，低下了头……炎阳晒着他的后脑壳、脖子、背脊。悲凉的歌声一忽儿停止，一忽儿又在停滞而悶热的空气里飞过。小溪单調的嘩嘩响，馬嚼吃食，时間无穷无尽地拖下去，好像也呆住不动了似的。仿佛从早晨到現在，已經过了一百年一样……难道上帝要叫叶果

魯希卡、馬車、馬儿，在这空气里呆住，跟那些山似的变成石头，永远定在一个地方嗎？

叶果魯希卡抬起头来，用呆呆的眼睛看着前面；淡紫色的远方，在这以前原本稳稳不动，現在却搖晃起来，随同天空一齐飞到更远的地方去了……它順带把棕色的野草、香蒲拉走，叶果魯希卡在奔跑的远方的后面非常快的追着。有一种力量一声不响地拖着他不知往甚么地方去，炎热和使人煩悶的歌声在后面追随不舍。叶果魯希卡垂下头，閉上了眼睛……

簡尼斯卡第一个醒过来。不知甚么东西螫了他一下，因为他跳起来，急忙搔自己的肩膀，說：

“該死的鬼东西！巴不得叫你死了才好！”

然后他走到溪旁，喝飽了水，洗了很久的臉。他的噴气声和潑水声把叶果魯希卡从昏睡里惊醒过来。男孩瞧着他那挂着一顆顆水珠、点綴着大雀斑的湿臉，那張臉像大理石一样，男孩問：

“我們馬上要走啦？”

簡尼斯卡看一眼高高挂在天空的太阳，回答道：

“大概馬上就要走了。”

他用衬衫的下襟擦干臉，做出很严肃的臉容。用一条腿跳起来。

“来，看咱們倆誰先跑到香蒲那儿！”他說。

叶果魯希卡給炎热和困倦弄得一点勁儿也沒有。可是他还是跟着他跳。簡尼斯卡已經将近二十岁，当了馬車夫，就要結婚了，可是还沒脫尽孩子气。他很喜欢放風箏，放鴿子，玩羊拐，追人，老是加入孩子們的游戏和爭吵。只要主人一走开，或者睡了，簡尼斯卡就玩起来，譬如用一条腿跳啊，丢石子啊。凡是成年人，看見他眞心誠意，十分热心地跟大孩子們一起蹦蹦跳跳，

誰也忍不住要說："好一个蠢材！"孩子們呢，看見这个大車夫闖进他們的世界里来，却不覺得奇怪：让他来玩好了，只要不打架就成！同样，小狗看見一只热心的大狗跑过来，开始跟它們一块儿玩耍，它們也不会覺着有甚么可奇怪的。

簡尼斯卡赶过了叶果魯希卡，而且分明因此很滿意。他睞了睞眼；为了夸耀自己可以用一条腿跳到随便多么远去，就向叶果魯希卡提議要不要順着大路跳，然后一刻也不休息，再从大路上跳回馬車这边来。叶果魯希卡謝絕了他的提議，因为他喘得厉害，沒一点勁儿了。

忽然，簡尼斯卡做出很庄重的臉色，就連庫茲米巧夫罵他，或者向他搖手杖的时候，他都沒有这样过；他注意地听着，静悄悄地屈一个膝头跪下去，他的臉上現出严厉和惊恐的表情，人只有在听到異教邪說的时候才会有那样的表情。他用眼睛盯紧一个地方，慢慢地抬起一只手来握成一个空拳头，忽然扑下去，肚子貼着地面，空拳头扣在草上。

"逮住啦！"他得意地喘着說，站起来，把一只大蚱蜢举到叶果魯希卡的眼前。

叶果魯希卡和簡尼斯卡用手指头摸了摸那蚱蜢的寬闊的綠背，碰一碰它的触鬚，以为这样会使得那蚱蜢舒服。然后簡尼斯卡捉到一个吸足了血的肥馬蝇，送給蚱蜢吃。蚱蜢愛理不理，好象跟簡尼斯卡早就相熟一样，活动着像护眼甲那样的大下巴，一口咬掉了馬蝇的肚子。他們放了那蚱蜢。它把翅膀的粉紅色的里层閃了一閃，跳进草里去了，立刻吱吱地唱起歌来。他們把那

来了。他連忙抬起头来，不安地瞧一瞧远方，他的眼光漠不关心地掠过叶果魯希卡和簡尼斯卡；单从他的眼光就看得出来他一醒来就想起了羊毛和瓦尔拉莫夫。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起来，到时候了！”他着急地說。“别睡了，已經睡得誤了事了！簡尼斯卡，套上馬！”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醒来，臉上仍旧带着睡熟时候的笑容。他睡过一覺，臉上起了很多皺折，皺得甚么似的，好象縮小了一半似的。洗完臉，穿好衣服以后，他不慌不忙地从衣袋里拿出一小本骯髒的《詩篇》来，臉朝东站着低声念起来，在胸前画着十字。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庫茲米巧夫責备地說，“該走了；馬已經套好，您呢，真是的……”

“馬上就完，馬上就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嘟噥着說，“圣詩总得念……今天还沒念过呢。”

“留着以后再念也可以。”

“伊凡·伊凡內奇，这是我每天的規矩……不能不念。”

“上帝不会懲罰您的。”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臉朝东，一动也不动地站了足足一刻钟，努动嘴唇；庫茲米巧夫差不多带着痛恨瞧着他，不耐煩地聳动肩膀。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每次念完贊美辞总要吸一口气，很快地在身上画十字，而且故意提高声音連念三次，好叫别人也在身上画十字：“阿里露亚[①]，阿里露亚，阿里露亚！贊美您，主！”庫茲米巧夫听了特别冒火。

末后，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微微一笑，抬起眼睛望着天空，把圣詩放回口袋里，說：

---

① 基督教贊美詩里的贊美辞。

"Fini！① "

过了一分钟，馬車在大道上走动起来。馬車仿佛在往回走，不是往前走似的，旅客們看見的景致跟中午以前看見的一模一样。群山仍旧深藏在紫色的远方，看不見它的尽头。偶尔看見一丛杂草，一堆石头；一片殘梗断袾的田地从眼前掠过去，然后仍旧是那些白嘴鴉，仍旧是那只尊严地拍着翅膀，在草原上空盘旋的鷂鹰。由于炎热和沉靜，空气比先前更加停滞；馴順的大自然麻木得沉靜下来……沒有風，沒有欢暢新鮮的声音，沒有云。

可是末后，等到太阳开始西落，草原、群山、空气，受不了压迫，失去耐性，筋疲力尽，打算掙脫身上的枷鎖了。出乎意外，一团蓬松的、灰白的云从山后露出来。它跟草原使了个眼色，仿佛在說："我准备好啦，"天色就阴下来了。忽然，在停滞的空气里不知甚么东西爆炸开来；猛然起了一陣暴風，在草原上盘旋，号叫，呼嘯。立刻青草和去年的枯草发出沙沙声，灰尘在大道上卷成螺旋，奔过草原，一路裹走麦秸、蜻蜓、羽毛，像是一根旋轉的黑柱子，騰上天空，遮暗了太阳。在草原上，四面八方，那些野麻踉踉蹌蹌，跳跳蹦蹦，其中有一袾給旋風裹住，跟小鳥那样盘旋着，飞上天空，变成一个小小的黑斑点，不見了。这以后，又有一袾飞上去，随后第三袾飞上去，叶果魯希卡看見其中两袾在藍色的高空碰在一起，互相扭住，仿佛在决斗似的。

大道旁边有一只野雁在飞。它拍着翅膀，扭动尾巴，浸在阳光里，看样子像是釣魚用的那种小魚形的金屬魚鈎，或者像一只池塘上的小蝴蝶；在它掠过水面的时候，翅膀和触鬚分不清楚，好像前后左右都生出了触鬚似的……野雁在空中顫抖着，好像

① 拉丁文：完了！

一只昆虫，現出花花綠綠的顏色，直綫样的飞上高空，然后大概給尘雾吓住了，往斜刺里飞去，很久还看得見它一閃一閃地发亮……

这当儿，一只秧鸡受了旋風的惊吓，不知道出了甚么事，从草地里飞起来。它不跟所有的鳥一样逆着風飞，而是順着風飞，因此它的羽毛蓬蓬松松，全身膨脹得像母鸡那么大，样子很憤怒，很威武。只有那些在草原上衰老、习慣了草原上种种紛扰的烏鴉，才鎮靜地在青草上飞翔，或者冷冷淡淡，甚么也不在心上，用它們的粗嘴啄着坚硬的土地。

山后来了沉悶的隆隆雷声；起了一陣凊風。簡尼斯卡欢喜地打了个呼嘯，拿鞭子抽馬。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和庫兹米巧夫拉紧帽子，定睛瞧着远山……要是痛痛快快下一陣雨，那多好啊！

好像再稍稍加一把劲，再掙扎一下，草原就会占上風了。可是那肉眼看不見的压迫力量漸漸鎖住風和空气，压下灰尘；随后像是沒出甚么事似的，沉寂又回来了。云藏起来，被太阳晒焦的群山皺起眉头，空气馴順地靜下来，只有那些受了惊扰的田鳧不知在甚么地方悲鳴，抱怨命运……

这以后不久，黄昏来了。

3

在昏暗的暮色中現出一所大平房，安着銹得发紅的鉄皮房頂和黑暗的窗子。这所房子叫做驛店，其实房子旁边并沒有院子。它站在草原中央，四周沒有遮擋。在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破敗的小櫻桃园，四周圍一道籬墙，看上去黑糊糊的，窗子底下站着昏睡的向日葵，搭拉着沉甸甸的脑袋。櫻桃园里有一

个小風車嘎啦嘎啦地响，那里安这么一个东西是为了用那种响声来吓退野兎。房子近旁除了草原以外，甚么也看不見，听不見。

馬車剛剛在有遮檐的門廊前面停住，房子里就傳出来欢暢的声音，一个是男人的声音，一个是女人的声音；一扇安着滑輪的門咿咿呀呀地开了，一刹那間馬車旁边鉆出来一个又高又瘦的人，搖着胳膊，摆动着衣服的底襟。这是驛店主人莫伊塞·莫伊塞伊奇，一个臉色很蒼白、年紀不很輕的汉子，鬍子挺漂亮，黑得跟墨一样。他穿着一件破旧的黑上衣，那件衣服穿在他那窄肩膀上就跟挂在衣架上一样；每逢莫伊塞·莫伊塞伊奇因为高兴或者害怕而拍手，他的衣襟就跟翅膀似的張起来。除了上衣以外，主人还穿着一件肥大的白褲子，褲腿塞在靴腰里；他还穿着一件綉着大臭虫那样的棕色花朵的絲絨坎肩。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认出了来客是誰，起初感情激动，呆住了，后来拍着手，嘴里哼哼唧唧。他的上衣襟摆动着，背脊弯成一張弓，蒼白的臉皺出一副笑容，仿佛看見了馬車，他不但覚着快乐，而且欢喜到了痛苦的程度。

“哎呀，我的天！哎呀，我的天！”他用尖細的、唱歌样的声調說，喘着气，手忙脚乱，他的举动反而妨碍客人走下車来，“今天对于我是多么快活的日子呀！唉，可是我現在怎么办呢？伊凡·伊凡內奇！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車夫座位上坐着一位多么漂亮的小少爷啊，求上帝保佑我！啊呀，我的天！我为甚么站在这儿发呆，不領着客人到屋里去呢？請进請进……欢迎你們光临！把你們的东西全交給我吧……哎呀，我的天吶！”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正在馬車上搬行李，扶客人下車，忽然扭轉身去，用着急的、窒息的声音嚷叫起来，好像淹在水里，喊人

救命似的：

“所罗門！所罗門！”

“所罗門！所罗門！”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屋里随着叫道。

安着滑輪的門咿咿呀呀地开了，門口出現一个身材不高的年輕犹太人，生着鳥嘴样的大鼻子，头頂光禿，四周生了些很硬的鬈发；他身上穿一件短短的，很旧的上衣，圓下摆，短袖子，下身穿一条短短的紧身褲，因此看上去显得矮小，单薄，像是拔净了毛的鳥一样。这人就是所罗門，莫伊塞·莫伊塞伊奇的弟弟。他默默地向馬車走来，現出有点古怪的微笑，沒有向旅客問候。

“伊凡·伊凡內奇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来了！”莫伊塞·莫伊塞伊奇用一种仿佛深怕弟弟不相信的口气說，“哎呀，嘿，多么想不到的事情！这些好人一下子都来啦！来，搬东西，所罗門！請进吧，貴宾！”

过了一忽儿，庫茲米巧夫、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叶果魯希卡已經在一个阴暗的、空蕩蕩的房間里，坐在一張旧的槲木桌子旁边了。那桌子几乎孤另另的沒个倚傍，因为这个大房間里除了一張蒙着滿是窟窿的漆皮的长沙发和三把椅子以外，就沒有別的家具了。而且，那样的椅子也不見得人人都会叫做椅子。它們只是一种可怜的、看上去象是家具的东西罢了，蒙着已經活过了头的漆皮，椅背不自然地向后猛弯过去，看上去倒跟小孩子的雪橇十分相像。当初那位身世不詳的細木匠着眼于甚么样的舒适才那么无情的弄弯椅背，这是不容易想明白的，人只好想像那不是細木匠的过錯，也許是一位力大无比的旅客为要显一显本事才把它扳弯的，后来再想把它扳正，反而扳得更弯了。房間显得阴戚戚。墙壁灰白，天花板和檐板被烟熏黑了；地板上有些来历不

明的裂縫和窟窿（人們会猜想那也是大力士的脚后跟踩穿的）。仿佛即便房間里挂上十盞灯，也仍旧会挺黑。墻壁上或者窗台上，沒有一点像是装飾品的东西。不过，有一面墻下挂着灰色的木框，装着一張不知甚么規章表，上面画着一个双头鷹；另一面墻上也有一个木框，装着一張版画，題着几个字：“人类的淡漠。”究竟人类对甚么东西淡漠，那就鬧不清了，因为那張画儿年代过久，画面发黑，布滿蝇屎。房間里有一股发霉的酸臭气。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一面領着客人走进房間，一面不住地弯腰，拍手，聳肩膀，发出快活的叫声；他认为这些举动是非做不可的，为的是显得非常有礼貌，和气。

“我們的貨車甚么时候走过这儿的？”庫茲米巧夫問他。

“有一队貨車是今天一清早走过这儿的；另一队呢，伊凡·伊凡內奇，在这儿歇下来吃中飯，黃昏以前上路的。”

“啊……瓦尔拉莫夫路过这儿沒有？”

“沒有，伊凡·伊凡內奇。他的伙計，格里果里·叶果雷奇，昨天早晨經过这儿，說是今天他要到喝奶派[1]的农場去。”

“好。那我們赶紧去追貨車，然后上喝奶派那儿去。”

“願上帝跟您同在[2]，伊凡·伊凡內奇！”莫伊塞·莫伊塞伊奇惊慌地說，合起掌来，“夜里您还赶甚么路？您痛痛快快吃一頓晚飯，在这儿住一夜；明天早晨，求上帝保佑，再去赶路，随您要去追誰就去追誰好了！”

“沒这些閑工夫了，沒这些閑工夫了……对不起，莫伊塞·莫伊塞伊奇，下回再住好了，現在沒有工夫了。我們坐一刻钟就动身；可以在喝奶派那儿过夜。”

---

① 俄国正教的一种教派，不吃肉，只吃牛奶和鸡蛋。

② 意思是“这可使不得”。

“一刻钟！”莫伊塞·莫伊塞伊奇尖叫一声，“您得惧怕上帝才成，伊凡·伊凡內奇！您这是逼我藏起您的帽子，拿鎖来鎖上門！您总得吃点甚么，喝一点茶呀！”

“我們来不及喝茶吃糖了，”庫兹米巧夫說。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偏着头，屈着膝头，把手掌往前伸出去，好像招架别人打来的拳头似的，同时現出痛苦的快乐笑容，开始央告道：

“伊凡·伊凡內奇！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求你們賞个光，在我这儿喝杯茶吧。难道我是个坏人，弄得你們在我这里連喝杯茶都不行？伊凡·伊凡內奇！”

“是啊，喝杯茶倒也不碍事的，”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同情地叹一口气，“反正耽誤不了多大工夫。”

“哦，好吧！”庫兹米巧夫答应了。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一下子站起来，快活得大叫一声，聳起肩膀，好像剛剛钻出冷水，到了温暖地方似的；他跑到門口去，用先前喊叫所罗門的时候所用的那种着急的、窒息的声調喊道：

“罗沙！罗沙拿茶炊来！”

过了一分钟，門开了，所罗門走进房間里来，两只手端着一个大盘子。他把盘子放在桌上，眼睛譏誚地瞧着别处，仍旧古怪地微笑着。現在，借了灯光，可以看清楚他的笑容了；那笑容是很复杂的，表現許多种情緒；可是其中占主要地位的只有一种——露骨的輕蔑。他仿佛正在想着一件甚么可笑的、愚蠢的事，正在对一个甚么人看不惯，看不起，正在为一件甚么事暗暗高兴，正在等个适当的机会来諷刺一下，哈哈地笑一陣似的。他的长鼻子、厚嘴唇、狡猾的爆眼睛，好像飽含着大笑的欲望。庫兹米巧夫瞧着他的臉，譏誚地微微一笑，問道：

“所罗門，今年夏天你为甚么不上我們县城来赶集，讲点犹太人的故事？”

叶果魯希卡記得很清楚，两年前，在县城的市集上的一个棚子里，所罗門説书，讲犹太人生活的故事，結果十分成功。这件事經人提起后，却沒引起所罗門甚么感触。他沒回答，走出去，过一忽儿端着茶炊回来了。

他把桌上的事办完，就站到一旁去，把手交叉在胸口上，伸出一条腿，把他那譏諷的眼睛盯紧赫利斯托佛尔神甫。他的姿态带点挑衅、傲慢、輕蔑的意味，同时又极可怜，极可笑，因为他的姿态越是显得庄严，他的短褲子，短上衣，滑稽的鼻子，鳥样的、像是拔凈了毛的整个身材，也就越发惹眼。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从另一个房間里拿来一个凳子，坐在离桌子稍稍远一点的地方。

“請多吃点，喝茶，吃糖！”他开始忙着招待客人們，“請多用点！这样的稀客，这样的稀客啊；我有五年沒見过赫利斯托佛尔神甫了。难道沒有人肯告訴我这位漂亮的小少爷是誰家的人嗎？”他問，温柔地看着叶果魯希卡。

“他是我姐姐奥尔迦·伊凡諾芙娜的儿子，”庫茲米巧夫回答。

“他上哪儿去？”

“上学校去。我們带他去进中学校。”

为了表示有礼貌，莫伊塞·莫伊塞伊奇脸上做出惊奇的样子，含有深意地摇头晃脑。

“嘿，这是好事！”他説，朝茶炊摇摇手指头，“这是好事！等到从学校毕业出来，你就成了上流人，我們大家見着你就都得脫帽鞠躬娄。你将来会变得有学問，有錢，有雄心，媽媽就高兴了。

嘿，这是好事！”

他沉默一忽儿，摸摸自己的膝头，用半詼諧、半尊敬的声調讲起来：

“您得原諒我，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我打算写一封信給主教，告訴他說您打掉商人的飯碗了。我要拿一張公文紙，写道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大概短錢用，因为他做生意，卖起羊毛来啦。”

“不錯，我这么大的年紀，眞是異想天开……”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說，笑了，“老弟，我不做神甫，改行做商人了。現在我本該坐在家里，向上帝禱告，可是我坐着車子出来逛蕩，跟坐着戰車的‘法老’[①]似的……虛荣心！”

“可是錢倒会多起来了！”

“哼，哪儿的話！碰一鼻子灰哟，哪儿讲得到錢。貨色又不是我的，是我女婿米海罗的！”

“为甚么他自己不去呢？”

“因为……他媽的奶在他嘴唇上还沒干吶。他买羊毛倒是会买。可是讲到卖啊，他就沒本事了，他还年青嘛。他化光了所有的錢，他想发財，冒尖儿，可是他在这儿試試，在那儿試試，誰也不賞識他。这小伙子照这样混了一年，然后跑来找我，說：‘爹，請您替我把羊毛卖了吧；劳駕帮个忙吧！我做不来这些事！’事情就是这样的。只要出了甚么事，就馬上爹啊爹的；平时呢，沒有爹也行了。他买羊毛的时候不来跟我商量，可是等到現在出了麻煩，就輪着爹了。其实爹哪儿成呢？要不是有伊凡·伊凡內奇，爹也沒法办。他們这种人不知惹出多少麻煩哟！”

“对了，我老实跟您說吧，孩子总要惹出不少煩恼！”莫伊塞·

---

① 古埃及国王的称号。

莫伊塞伊奇叹道，"我有六个子女。一个要上学，一个要看病，一个要人抱，等他們长大了，麻煩还要多。不但如今是这样，就是在《圣經》上也是一样。雅各[1] 有了小孩子的时候，尽是哭，等到孩子长大，他哭得更伤心了！"

"嗯，对了……"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同意，沉思地瞧着茶杯，"讲到我自己嘛，其实倒沒有甚么可以抱怨主的。我太太平平地活到了头，就跟别人托天之福活了一輩子一样……我已經把女儿嫁給一个好人，把儿子带領成人，現在我逍遥自在了；我已經尽了我的本分，四面八方，哪儿都可以去了。我跟我老婆过得挺和睦，有吃有喝，睡得挺香，喜欢我的孙子，向上帝禱告，此外我也不要甚么别的了。我的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用不着去巴結甚么人。我有生以来就沒遇过甚么痛苦磨难，現在假定沙皇来問我：'你需要甚么？你希望有甚么东西？'那我是甚么也不要！样样我都有了；感謝上帝，甚么都有了。全城的人，誰也及不上我这么幸福。唯一的煩恼是我有那么多的罪，不过話說回来，也只有上帝才沒有罪。这話对吧？"

"当然对。"

"自然，我沒有牙了；岁数一大，背痠痛了，这样那样的……喘病甚么的……有了病，身体衰弱了，不过話說回来，也要想一想我到这么大的年紀了！八十啦！人总不能长生不死啊；总得知足才成。"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忽然想起了甚么，就对着杯子噗哧一声笑了，而且笑得咳嗽起来。莫伊塞·莫伊塞伊奇由于礼貌，也笑起来，咳嗽起来。

---

[1] 見《創世紀》，雅各有十一个兒子，曾惹出不少煩惱。

"眞滑稽！"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說，摆了摆手，"我的大儿子加夫里拉来看望我。他是做医生的，在切尔尼果夫省的一个县里做医官……很好……我对他說：'現在我害了气喘病甚么的……你是大夫，那就給你爸爸看看病吧！'他当場脫掉我的衣服，敲我，听我，玩了种种花样……揉我的肚子，然后說：'爸爸，您应当用压縮的空气治一治才成。'"

赫利斯托佛尔哈哈大笑，笑得流出了眼泪，站起来了。

"我就对他說：求上帝保佑它，保佑那个甚么压縮空气吧！"他在笑声中数說着，摇着两只手，"求上帝保佑它，保佑那个甚么压縮空气吧！"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也站起来，用手捧着肚子，尖声笑起来，就跟叭儿狗的叫声一样。

"求上帝保佑它，保佑那个甚么压縮空气吧！"赫利斯托佛尔神甫笑着又說一遍。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的笑声提高了两个調門，而且笑得那么厉害，站也站不稳了。

"哎呀，我的天……"他在笑声中呻吟道，"让我緩口气吧……笑得人簡直要……哎喲……笑死我了！"

他連笑带說，同时他又胆怯而怀疑地看一眼所罗門。所罗門还是照先前那种姿势站着，微微笑着。从他的眼神和笑容看来，他的輕蔑和憎恨是出于眞心的，可是这表情跟他那好像拔净了毛的身材那么不相称，照叶果魯希卡看来，他仿佛故意装出那种挑衅的态度和恶狠狠的譏諷笑容，为了显一显小丑的身手，逗貴客們一笑似的。

庫兹米巧夫默默地喝完大約六杯茶，在他面前的桌子上理出一块空地方，拿过袋子来，就是先前他睡在馬車底下时用来垫

在脑袋底下的那个袋子；他解开細绳，抖一抖。从袋子里成捆的鈔票滾出来，落在桌子上。

“趁現在有工夫，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我們来点一点，”庫茲米巧夫說。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一看見錢，就窘了，站起来，如同一个有礼貌的、不願意刺探别人阴私的人一样，踮起脚尖，張开胳膊稳住身子，走出了房間。所罗門仍旧站在原来的地方。

“一卢布的鈔票是多少錢一捆？”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开口說。

“一卢布的鈔票是五十卢布一捆……三卢布的鈔票是九十卢布一捆……一百二十五卢布的鈔票是一千卢布一捆。您为瓦尔拉莫夫数出七千八百卢布来，我来数出給古塞維奇的錢。可是小心，别数錯……”

叶果魯希卡生平从沒見过像目前放在桌子上的那么多錢。錢一定很多，因为赫利斯托佛尔神甫为瓦尔拉莫夫点出来放在一边的七千八百，跟整堆票子相比显得很小。換了在别的时候，这么多的錢也許会打动叶果魯希卡的心，使他暗自盘算用这笔錢可以买来多少面包圈、点心、带罌粟籽的蛋糕；現在他却漠不关心地瞧着錢，只觉着鈔票冒出来的烂苹果和煤油的臭味惹得他噁心。他一路上給馬車顚得沒了精神，現在乏了，只想睡覚。他的脑袋往下搭拉，眼睛張不开，思想跟綫一样的乱。要是可以的話，他就会舒舒服服地把脑袋枕在桌子上，閉上眼睛，免得看見灯光和在那一捆捆鈔票上活动的手指头，让疲乏困倦的思想变得越乱越好。現在他却得极力不睡着，于是灯光、茶碗、手指头，都变成双份；茶炊搖搖晃晃，烂苹果的气味越发刺鼻，越发惹人噁心了。

“唉，錢啊，錢啊！”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叹口气，微微一笑，“你

們带来了多少煩恼！現在我的米海罗大概在睡覚，梦見我会給他带回去这么一大堆錢呢。”

“您那米海罗·季莫菲伊奇是个糊塗人，”庫兹米巧夫低声說，“他不会干他的行当；不过您明白事理，能够判断。您不如照我先前所說的那样把您的羊毛让給我，您自己回去的好，我呢，好吧，比我的价錢多給您半个卢布就是；这可純粹是表一表敬意……”

“不行，伊凡·伊凡內奇，”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叹道，“承您关照，我很感激……当然，要是我能作主的話，这件事我就用不着多說了；可是眼前这批貨却不是我的，您知道……”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踮着脚尖走进来。他出于礼貌极力不去看那堆錢，悄悄走到叶果魯希卡身边，在他背后拉一拉他的衬衫。

“跟我来，少爷，”他低声說，“我带你去看一只挺好的小熊！好一头古怪的、脾气暴躁的小熊！嘿嘿！”

带着睡意的叶果魯希卡站起来，沒精打采地跟着莫伊塞·莫伊塞伊奇去看熊。他走进一个不大的房間，还沒看見甚么东西，先就聞到一股发霉的酸味，比在大房間里聞到的还要濃，多半是从这房間散布到整个房子里去的。这房間有一半地方摆着一張大床，鋪着油膩的棉被，另外一半地方摆着一个衣柜和一堆包罗万象的破衣服，从女人的浆硬的裙子起到小孩的短褲和吊褲带止样样都有。衣柜上燃着一支油烛。

叶果魯希卡沒看見原来犹太人应許下的熊，却看見了一个高大的、很胖的犹太女人，披散着头发，穿一件紅地黑花点的法兰絨衫子；她在大床和衣柜中間的狭窄过道上費勁地轉来轉去，发出长声的、哀伤的叹息，倒好像牙痛似的。一看見叶果魯希

卡，她就做出要哭的臉相，长长地叹一口气，不容他往四下里看，就拿一片抹了蜂蜜的面包送到他的嘴唇旁边。

"吃吧，乖乖，吃吧！"她說，"你在这儿沒有媽媽，沒有人来照应你的吃喝。吃吧。"

叶果魯希卡果然吃了，不过他每天在家里吃的是冰糖和罂粟籽糕点，覚得这种搀了一半蜡和蜜蜂翅膀的蜂蜜沒甚么好吃。他吃东西的时候，莫伊塞·莫伊塞伊奇和犹太女人瞧着他叹气。

"你上哪儿去，乖乖？"犹太女人問道。

"上学去，"叶果魯希卡回答。

"你媽有几个孩子？"

"就是我一个。另外沒有了。"

"哎喲！"犹太女人叹道，眼睛往上看，"可怜的媽媽呀！可怜的媽媽！她会怎样的惦記，怎样的哭喲！过一年，我們也要送我們的納烏木上学去了！哎喲！"

"唉，納烏木，納烏木！"莫伊塞·莫伊塞伊奇叹道，他那白臉上皮肤紧张地抽动着，"他那么单薄呀。"

油膩的被子顫动起来，从被子底下探出一个小孩的鬈发的头，下面是一段很細的脖子；两个黑眼睛发亮，好奇地瞅着叶果魯希卡。莫伊塞·莫伊塞伊奇和犹太女人不住叹气，走到衣柜那边去，用犹太話談天。莫伊塞·莫伊塞伊奇用男低音低声讲話，他的犹太話归总起来，像是連續不断的"呱呱呱呱……"；他妻子呢，用尖細的像是火鸡的声音回答，她的話大致像是"嘟嘟嘟嘟……"。他們正在商量甚么的时候，从油膩的被子底下探出来另一个鬈发的头和一段瘦脖子，然后钻出第三个头，随后第四个头……要是叶果魯希卡有丰富的幻想，他就会想像被子底下躺着一个百头的怪物了。

“呱呱呱呱……”莫伊塞·莫伊塞伊奇說。

“嘟嘟嘟嘟……”犹太女人回答。

这場商談的結局是那个犹太女人长叹一声鉆进衣柜，解开一个破破烂烂的綠布包，拿出一大块心形的黑面蜜餅。

“拿着，乖乖，”她說，把蜜餅递給叶果魯希卡，“你現在沒有媽媽，沒有人給你点心吃了。”

叶果魯希卡把蜜餅塞到口袋里去，退到門口，因为老板夫妇生活在其中的那种发酸的霉气，他再也聞不得了。他回到大房間里，在长沙发上找个地方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再也不去管自己的乱紛紛的思想了。

庫茲米巧夫一点完票子，就把票子放回袋子里去。他对待那些票子并不特别尊敬，毫无礼貌地把它們往袋子里乱扔，漠不关心，好像那些票子不是錢，而是廢紙似的。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跟所罗門攀談起来。

“喂，怎么样，聪明人所罗門[①]？”他說，打了个呵欠，在嘴上画十字，“事情怎么样啊？”

“您說的是甚么事情？”所罗門問，露出挺凶的样子，倒好像人家指的是他犯了甚么罪似的。

“一般的事情啊……你最近在做甚么？”

“我做甚么？”所罗門反問一句，聳了聳肩膀，“还不是跟人家一样……您看，我是奴才。我是哥哥的奴才；哥哥是客人的奴才；客人是瓦尔拉莫夫的奴才；要是我有一千万卢布，瓦尔拉莫夫就会做我的奴才。”

“这是甚么意思？他怎么会做你的奴才？”

---

① 所罗門是大卫的兒子，公元前十世紀以色列的国王，以机智聪明著称，詳見《列王紀》。在这兒是因为名字相同用来取笑的意思。

“为甚么？因为沒有一位老爷或財主不願意为了多賺一个戈比而舔滿身疥疮的犹太人的手啊。現在，我是个滿身疥疮的犹太人，叫化子，人人把我看做狗，不过要是我有錢，瓦尔拉莫夫就会巴結我，就跟莫伊塞巴結你們一样。”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和庫茲米巧夫互相瞧一眼。他倆都不明白所罗門的意思。庫茲米巧夫严厉地冷眼瞧着他，問道：

“你这蠢材怎么能拿自己跟瓦尔拉莫夫相比？”

“我还不至于蠢到把我自己跟瓦尔拉莫夫相比，”所罗門答道，譏諷地瞧着讲話人，“虽然瓦尔拉莫夫是个俄罗斯人，他本性却是滿身疥疮的犹太人；他的全部生活就是为了金錢和謀利；我呢，却把錢扔进炉子里去燒掉！我不要錢，不要土地，不要羊，也不要人家怕我，在我过路的时候对我脫帽子。所以我比您那个瓦尔拉莫夫聰明得多，也更像一个人！”

过了不大工夫，叶果魯希卡在半睡半醒当中听見所罗門用一种因为痛恨而透不出气的、悶悶的粗嗄声音讲着犹太人，讲得又快又不清楚。起初他的俄国話倒还讲得好，后来他加进了讲犹太人生活的說书人的声調，开始用濃重的犹太口音讲話，像那回在市集上棚子里一样了。

“等一等……”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打断他的話，“要是你不喜欢你的宗教，你可以改信別的宗教，嘲笑宗教是罪恶；只有頂頂下賤的人才嘲笑自己的宗教信仰。”

“您压根儿沒听明白！”所罗門粗魯地打断他的話，“我跟您讲的是一件事，您讲的却是另一件事……”

“現在誰都看得出来你是个蠢材，”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叹道，“我尽我的心教訓你，你倒生气了。我照老前輩那样平心靜气地对你說話，你却像火鸡似的：‘卜拉，卜拉，卜拉！’不錯，你是

个怪人……"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走进来了。他不安地瞧一眼所罗門，又瞧一眼客人，他脸上的皮肤又紧张地抽动起来。叶果鲁希卡摇了摇头，往四下里看一眼，偶尔看見了所罗門，这当儿所罗門的脸正好有四分之三向他轉过来，他的长鼻子的阴影盖住他的整个左脸；跟那阴影纏在一起的冷笑，亮晶晶的、譏諷的眼睛，傲慢的表情，好像拔凈了毛的整个矮小身材，化成双份，在叶果鲁希卡的眼前跳动着，这时他本人不像是小丑，倒像是人在梦中偶尔見到的一种东西，像是恶魔了。

"您这儿有个中了魔的人啊，莫伊塞·莫伊塞伊奇！求上帝跟他同在！"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微笑着說，"您应当把他安置到甚么地方去，或者給他娶个老婆甚么的……他不像是个人了……"

庫兹米巧夫生气地皺眉。莫伊塞·莫伊塞伊奇又不安地、試探地瞧瞧兄弟，瞧瞧客人。

"所罗門，出去！"他厉声說道，"出去！"

他还添了一句犹太話。所罗門哈哈一笑，走出去了。

"怎么回事？"莫伊塞·莫伊塞伊奇担心地問赫利斯托佛尔神甫。

"他忘了形了，"庫兹米巧夫回答，"說話粗鲁，自以为了不起。"

"我早就料到了！"莫伊塞·莫伊塞伊奇恐怖地叫道，合起掌来，"唉，我的天！我的天！"他低声喃喃道，"請你們务必行行好，包涵一下，别生气。他这人真怪，他这人真怪！唉，我的天！我的天！他是我的亲兄弟，可是我从他那儿除了麻煩以外甚么也得不到。你們知道，他呀……"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用手指头指着脑門子，画了个圆圈，接

着說：

"脑筋不正常……他是个沒希望的人了。我不知道該拿他怎么办才好！他不喜欢人，不尊敬人，也不怕人。你們知道，他嘲笑每个人，他說些蠢話，对甚么人都不客气。說来你們也不信，有一回瓦尔拉莫夫上这儿来了，所罗門对他說了些話，惹得他拿起鞭子把我和他都打了一頓……可是何苦拿鞭子抽我呀？难道能怪我不对嗎？上帝夺去他的理智，那么这是上帝的意思，难道能怪我不对嗎？"

十分钟过去了，莫伊塞·莫伊塞伊奇仍旧在低声地嘮嘮叨叨，叹口气說：

"他晚上不睡觉，老是想，想，想，他究竟在想些甚么，那就只有上帝才曉得了。要是晚上去看他，他就生气，笑。他甚至也不喜欢我……而且他甚么也不要！先父去世的时候，給我們每人留下六千卢布。我給自己买了一个驛店，結了婚，現在有了子女；他呢，把錢丢进炉子里燒掉了。眞是可惜！眞是可惜！何苦燒掉？你不要，可以給我啊，何苦燒掉呢？"

忽然那个安着滑輪的門吱吱嘎嘎响起来，地板在甚么人的脚步声中顫动了。一股輕微的冷風吹到叶果魯希卡身上来，他觉得好像有个大黑鳥飞过他面前，貼近他的臉搧着翅膀。他睜开眼睛……舅舅站在长沙发旁边，手里提着袋子，准备动身了。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拿着寬边的礼帽，正在对甚么人鞠躬，微笑，然而不像平素那样笑得温柔而感动，却恭敬而勉强，这种笑容跟他的臉很不相称。莫伊塞·莫伊塞伊奇呢，好像他的身体断成了三截，他正在稳住自己，极力不叫自己的身子散开似的。只有所罗門站在墻角，交叉着两只手，仿佛沒出甚么事一样，照旧輕蔑地微笑。

“尊駕务必要原諒我們这儿不干净才好！”莫伊塞·莫伊塞伊奇哼哼唧唧地說，現出又痛苦又欢喜的笑容，不再理会庫兹米巧夫或赫利斯托佛尔神甫，一心稳住自己的身子，免得散开，“我們是些普通人，尊駕！”

叶果魯希卡揉一揉眼睛。房間中央果然站着一位尊駕，是个年青、丰滿、很美的女人，穿一身黑衣服，戴一頂草帽。叶果魯希卡还沒来得及端詳她的相貌，就不知因为甚么緣故忽然想起了白天在山上看見的那棵孤另另的、苗条的白楊树。

“瓦尔拉莫夫今天来过沒有？”女人的声音問道。

“沒有，尊駕！”莫伊塞·莫伊塞伊奇回答說。

“要是明天您看見他，請他上我家里去一忽儿。”

忽然，十分意外的，叶果魯希卡看見离自己的眼睛半俄寸①远的地方有两道絲絨样的黑眉毛，一对棕色的大眼睛，一張嬌嫩的女性的臉蛋儿，带着两个酒渦儿；如同阳光从太阳里放射出来一样，微笑从酒渦那儿放射出来，布滿了全臉。有一股挺好聞的香气。

“好一个漂亮孩子！”女人說，“这是誰家的孩子？卡齐米尔·米海罗維奇，瞧，多么可爱啊！天吶，他睡着了！我亲爱的小胖子……”

女人亲热地吻叶果魯希卡两边的臉蛋儿；他微笑了，可是想到自己是在睡覚，就閉紧眼睛。門上的滑輪吱吱嘎嘎地叫起来，傳来了匆忙的脚步声：不知甚么人正在走进走出。

“叶果魯希卡！叶果魯希卡！”他听見两个低沉的声音小声說，“起来，要走了！”

---

① 一俄寸約合中国一寸三分。

不知道是誰，大概是简尼斯卡吧，扶他站起来，搀着他的胳膊。在路上，他微微睁开眼睛，又看見了那个吻过他的、穿一身黑衣服的美丽女人。她站在房中央，瞧他走出去，微笑着，和气地点头。他走近房門，看見一个英俊的、魁偉的黑发男子，戴一頂礼帽，裹着皮綁腿。这人一定是陪那位貴妇人来的。

“唷！”外面傳来这样的声音。

在这所房子大門口，叶果魯希卡看見一辆华貴的新馬車和一对黑馬。在車夫座上坐着一个穿号衣的車夫，手里拿一根长鞭子。送客人出来的只有所罗門一个人。他的臉由于要笑而紧張着，看样子好像非常急于地等客人走掉，好痛快地笑他們一場似的。

“这是德兰尼茲卡雅伯爵小姐，”赫利斯托佛尔神甫爬上馬車，小声說。

“对了，德兰尼茲卡雅伯爵小姐，”庫茲米巧夫也小声地重說一遍。

伯爵小姐的光临所留下的印象大概很大，因为就連简尼斯卡都压低喉嚨說話，直到馬車走出四分之一俄里，回过头来远远地望去，看不見驛店，只看見一点昏暗的亮光时候，才敢拿鞭子抽那匹栗色馬，吆喝一声。

4

这个使人捉摸不透的、神秘的瓦尔拉莫夫，虽然所罗門看不起，可是大家談得很多，就連那个美丽的伯爵小姐也要找他，究竟是个甚么人呢？半睡半醒的叶果魯希卡挨着简尼斯卡并排坐在車夫座上心里想着的正是这个人。他从沒見过这个人，不过

屡次听到人家說起他，也常常在想象中描摹他的样子。他知道瓦尔拉莫夫有好几万俄亩的土地，有十万只羊，有很多的錢；关于他的生活方式和职业，叶果魯希卡只知道他老是“在这一带地方轉来轉去”，老是有人找他。

在家里，叶果魯希卡听說过很多关于德兰尼茲卡雅伯爵小姐的事。她也有好几万俄亩的土地，許多的羊，一个养馬場，很多的錢，可是她不“轉来轉去”，却住在自己闊綽的庄园上；伊凡·伊凡內奇和别的熟人为了接洽事情，不止一次地到伯爵小姐家里去过，因此讲过許多关于那个庄园的奇談趣事；比方說，他們讲道：伯爵小姐的客厅里，四壁挂着波兰历代皇帝的御照，摆着一个大座钟，那钟做成一个小山的样子，山上站着一头金馬，嵌着宝石眼睛，揚起前蹄，馬身上坐着一个金騎士，每逢钟响，他就向左右揮舞馬刀。据說伯爵小姐每年大約开两次舞会，請来全省的貴族和文官，就連瓦尔拉莫夫也来参加；所有的宾客全用銀茶炊喝茶，吃各种珍品（比方說在冬天，到了圣誕节，他們吃得到复盆子和草莓），随着音乐跳舞，乐队一天到晚奏乐不停……

“她长得多么美啊！”叶果魯希卡想起她的臉儿和笑容，暗自想道。

庫茲米巧夫大概也在想伯爵小姐，因为車子走出两俄里的时候，他說：

“那个卡齐米尔·米海罗維奇可眞能揩她的油！您該記得，前年我向她买羊毛的时候，他在我买的一批貨色上就賺了大約三千。”

“要想波兰人不是这个样子是不可能的，”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說。

“可是她一点也不在意。据說她年輕，愚蠢。脑子糊塗得

很！”

不知甚么緣故，叶果魯希卡一心只願想瓦尔拉莫夫和伯爵小姐，特别是想伯爵小姐。他那睡意朦朧的脑子里根本拒絕平凡的思想，瀰漫着一片云雾，只保留着神話里的怪誕形象，它們具有一种便利：好像会自动在脑筋里生出来，不必費思索的人甚么力，而且只要使勁搖一搖头，那些形象又会自动消灭，无影无踪了；再者他四周的一切东西也沒有一样能使他生出平凡的思想。右边是一带烏黑的山巒，好像遮擋着甚么神秘可怕的东西似的；左边地平綫上整个天空布滿一片紫霞，誰也鬧不清究竟是因为有甚么地方起了火呢，还是月亮就要升上来。如同在白天一样，远方还是看得清的，可是那点柔和的紫色，給黃昏的暗影盖住，不見了；整个草原也藏在暗影里，就跟莫伊塞·莫伊塞伊奇的小孩藏在被子底下一样。

在七月的黄昏和夜晚，鵪鶉和秧鸡已經不再叫喚，夜鶯也不在树木丛生的峽谷里唱歌，花卉的香气也沒有了，不过草原还是美丽，充滿了生命。太阳剛剛下山，黑暗剛剛籠罩大地，白昼的煩悶就給忘記，一切全得到原諒，草原从它那辽闊的胸脯里輕松地吐出一口气。仿佛因为青草在黑暗里看不見自己的衰老似的，草地里升起一片快活而年輕的鳴叫声，这在白天是听不到的；瞿瞿声、吹哨声、搔爬声，总之草原的低音、中音、高音，混合成一种不断的、单調的鬧声，在那种鬧声里默想往事，忧郁悲伤，反而很舒服。单調的唧唧声跟催眠曲似的催人入睡；你坐着車，覺着自己就要睡着了，可是忽然不知从甚么地方傳来一只沒有睡着的鳥的短促而不安的叫声，或者听到一种来历不明的声音，像是誰在惊奇地喊叫：“啊呀！啊呀！”然后睡意就又合上了你的眼皮。或者，你坐車走过一个峽谷，那儿生着灌木，就会听見一种被草

原上的居民叫做"睡鳥"的鳥，对甚么人叫道："我睡啦！我睡啦！我睡啦！"又听見另一种鳥在笑，或者发出歇斯底里的哭声——那是猫头鹰。它們究竟是为誰而叫，在这平原上究竟有誰听它們叫，那只有上帝才知道了，不过它們的叫声却含着很多的悲苦和怨艾……空气中有一股禾秸、枯草、迟开的花的香气，可是那香气濃重，甜膩，温柔。

透过暗影，样样东西都看得見，只是各种东西的顏色和輪廓却很难辨清。样样东西都变得跟它本来的面目不同了。你坐車走着，忽然看見前面大路旁边站着一个黑影，像一个修士；它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等着，手里不知拿着甚么东西……别是土匪吧？那黑影越来越近，越变越大；这时候它跟馬車平齐了，你这才看見原来这不是人，却是一丛孤另另的灌木或者一块大石头。这类稳稳不动、有所等待的人影，站在矮山上，藏在坟墓背后，从杂草里探出头来；它們全都象人，引人起疑。

月亮升上来了，夜色变得蒼白而发黑。暗影好像散了。空气透明，新鮮，温暖；到处都看得清楚了，甚至辨得出路边一根根的草莖。在远处的空地上可以看見头盖骨和石头。可疑的、像是修士的人形由月夜的明亮的背景衬托着，显得更黑，也好像更忧郁了。在单調的鳴叫声中，越来越常常夹着那种攪扰靜止的空气的不知甚么东西发出来的"啊呀！啊呀！"惊叫声，还可以听見沒有睡着的或者在梦囈的鳥的叫声。寬闊的阴影游过平原，就像云朵游过天空一样；在不可思議的远方，要是你长久地眺望它，就会看見模模糊糊、奇形怪状的形象升上来，彼此堆砌在一块儿……那是有点阴森可怕的。人只要瞧一眼淡綠的、布滿繁星的天空，看見天空既沒有云朵，也沒有污斑，就会明白温暖的空气为甚么靜止，大自然为甚么小心在意不敢动一动，它战战兢

貌，舍不得失去哪怕是一瞬間的生活。至于天空那种沒法測度的深邃和无边无际，人是只有凭了海上的航行和月光普照下的草原夜景才能有所体会的。天空可怕、美丽、亲切、显得懶洋洋的，誘惑着人們，它那纏綿的深情使人头脑昏眩。

你坐車走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你在路上碰見一个沉默的古墓或者一块人形的石头——上帝才知道那块石头是在甚么时候，由誰的手立在那儿的；夜鳥无声无息地飞过大地；漸漸的，你回想起来草原的傳說，旅客們的故事，久居草原的保姆所讲的神話，以及凡是你的灵魂能够想像、能够了解的种种事情。于是，在唧唧的虫声中，在可疑的人影上，在古墓里，在蔚藍的天空中，在月光里，在夜鳥的飞翔中，在你看見而且听見的一切东西里，你开始感到美的胜利、青春的朝气、力量的壮大、求生的热望；灵魂响应着可爱而庄严的故土的呼喚，一心想随着夜鳥一块儿在草原上空翱翔。在美的胜利中，在幸福的洋溢中，透露着紧張和愁苦，仿佛草原知道自己孤独，知道自己的財富和灵感对这世界来說白白荒廢了，沒有人用歌曲称頌它，也沒有人需要它；在这欢乐的鬧声中，人听見草原悲凉而无望地呼喊着：歌手啊！歌手啊！

“喑！你好，潘捷列！平安无事嗎？”

“謝天謝地，伊凡·伊凡內奇！”

“你們看見瓦尔拉莫夫沒有，伙計們？”

“沒有，我們沒有看見。”

叶果魯希卡醒来，睁开眼睛。車子停住了。大路上，靠右边，有一长串的貨車向前一直伸展到远处，許多人在車子近旁走动。所有的貨車載着大捆的羊毛，看上去很高很壮；馬呢，可就显得又小又矮了。

"好，那么，我們現在就赶到喝奶派那儿去！"庫茲米巧夫大声說，"犹太人說瓦尔拉莫夫要在喝奶派那儿过夜。旣是这样，那就再会吧，伙計們！願主跟你們同在！"

"再会，伊凡·伊凡內奇！"有几个声音回答。

"对了，我說，伙計們，"庫茲米巧夫連忙又喊道，"你們把我的这个小孩子带在身边吧！何必叫他白白地陪着我們受車子的顚簸呢？把他放在你車上的羊毛捆上面吧，潘捷列；让他慢慢地走，我們却要赶路去了。下来，叶果尔！去吧，沒关系！……"

叶果魯希卡从車夫座位上下来。好几只手抓住他，把他高高地举到半空中，他发現自己爬到一个又大又軟、沾着露水有点潮湿的东西上面。这时候他覚得天空离他近了，土地离他远了。

"喂，把小大衣拿去！"簡尼斯卡在下面很远的地方嚷道。

他的大衣和小包袱从下面丢上来，落在叶果魯希卡身旁。他不願意多想心思，連忙把包袱放在脑袋底下，拿大衣盖在身上，伸直了腿，因为碰到露水而微微聳起肩膀，滿意地笑了。

"睡吧，睡吧，睡吧……"他想。

"别亏待他，你們这些鬼！"他听見簡尼斯卡在下面說道。

"再見，伙計們！願主跟你們同在！"庫茲米巧夫叫道，"我拜托你們啦！"

"您放心吧，伊凡·伊凡內奇！"

簡尼斯卡吆喝着馬儿，馬車吱吱嘎嘎地滾动了，然而不是順着大路走，却是往斜下里甚么地方走去。随后有大約两分钟的沉靜，仿佛車队睡着了似的，只听見远远的那拴在馬車后面的鉄桶的叮咚的响声漸漸消失。后来，車队前头有人喊道：

"基留哈！开动啦！"

最前面的一辆貨車吱吱嘎嘎响起来，然后第二辆、第三辆也

响了……叶果鲁希卡觉得自己躺着的这辆貨車搖晃着，他吱吱嘎嘎地响起来。車队开动了。叶果鲁希卡抓紧了拴羊毛捆的绳子，又滿意地笑了，把口袋里的蜜餅摆一摆好，睡着了，就跟睡在家里的床上一样……

等他醒来，太阳已經升起来。一座古坟遮擋着太阳，可是太阳极力要把亮光洒到世界上来，用力向四面八方射出光芒，使得地平綫洋溢着一片金光。叶果鲁希卡觉得太阳走錯了地方，因为昨天太阳是从他背后升起来，現在却大大的偏左了……而且整个風景也不像昨天了。群山沒有了；不管你往哪边看，四面八方，都鋪展着一片棕色的、无精打采的平原，无边无际；平原上，这儿那儿隆起一些小坟，昨天的那些白嘴鴉飞来飞去。前面远处，有一个村子的钟楼和草屋現出一片白顏色；今天湊巧是星期日，烏克兰人都待在家里，烤面包，燒菜——这可以从每个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看出来，那些烟像一块深藍色的透明的幕那样挂在村子上。在两排草屋中間的空当上，在教堂的后面，露出一条藍色的河，河对面是雾蒙蒙的远方。可是跟昨天相比，再也沒有一样东西比道路的变化更大。一种非常寬闊的、奔放不羈的、雄偉强大的东西在草原上伸展出去，代替了大道。那是一条灰色长带，經过車馬和人們的踐踏，布滿尘土，跟所有的道路一样，只是路面有好几十俄丈寬。这条道路的辽闊使叶果鲁希卡看得迷迷糊糊，引得他生出了神話的思想。誰順这条路旅行呢？誰要这么大的空地呢？这眞是叫人弄不懂，古怪。眞的，人們也許会揣想：迈着大步的巨人，例如伊里亚·慕洛麦茨[1]和大盜索罗維[2]，至今还在俄罗斯生活着，他們的大馬也沒死吧。叶果鲁希

---

[1] 俄罗斯民謠叙事詩中的勇士，俄罗斯土地的主要守卫者之一。

[2] 俄罗斯民謠叙事詩中的勇士。

卡瞧着这条道路，幻想六辆高高的战車并排飞馳，就跟在《圣經》故事的插图上看見的一样；每辆战車由六头发疯的野馬拉着，高高的車辆攪起滚滚的烟尘升上天空，駕御那些馬的是只有在梦中才能看見或者在神話的思想中才能生长出来的那种人。要是眞有那些人的話，他們跟这草原和大道相配起来会多么合适啊！

在大道的右边，挂着两股电綫的电綫杆子一直伸展到大道的尽头去。它們越变越小，进了村庄，在草屋和綠树后面消失了，然后又在紫色的远方出現，成了很小很細的短棍，像是插在地里的鉛笔。大鷹、猛隼、烏鴉，坐在电綫上，冷眼瞧着走动的貨車队。

叶果魯希卡躺在最后一辆貨車上，所以能看見这整个一长串的貨車。貨車队的貨車一共有二十来辆，每三辆一定有一个車夫。在叶果魯希卡躺着的最后一辆貨車旁边走着一个老头儿，鬍子雪白，跟赫利斯托佛尔神甫那样又瘦又矮，可是他有一張給太阳晒成棕色的、严厉的、沉思的臉。很可能这老人并不严厉，也沒有在沉思；不过他的紅眼皮和又尖又长的鼻子給他的臉添了一种严肃冷峻的表情，那些习惯了独自一人思考严肃事情的人就会有那样的表情。跟赫利斯托佛尔神甫一样，他戴着一頂寬边的礼帽，然而不是老爷戴的那种，而是棕色毡子做成的，与其說像一頂礼帽，倒不如說像一个切去尖頂的圓錐体。他光着脚。大概因为冬天他在貨車旁边行走，可能冻僵了不止一回，于是养成了一种习惯吧，他走路的时候，总是拍大腿，頓脚。看見叶果魯希卡醒了，他就瞧着他，聳起肩膀，仿佛怕冷似的，說：

“哦，醒啦，小子！你是伊凡·伊凡內奇的儿子吧？”

“不，我是他的外甥……”

“伊凡·伊凡內奇的外甥嗎？瞧啊，現在我脫了靴子，光着

脚蹦蹦跳跳啦。我这双脚痛，挨过冻；不穿靴子倒还舒服些……倒还舒服些，小子……这是說，不穿靴子……这么一說，你是他的外甥？他倒是好人，挺不錯……願主賜他健康……挺不錯我是指伊凡·伊凡內奇……他上喝奶派那儿去了……啊，主，求您怜憫我們！”

老头儿讲起話来好像也怕冷似的，断断續續，不肯爽快地張开嘴巴；他发不好唇音，含含糊糊，仿佛嘴唇冻住了似的。他对叶果魯希卡讲話的时候沒笑过一回，显得很凶的样子。

远处，在前面相隔两个貨車的那边有一个人走着，穿一件土紅色的长大衣，戴一頂鴨舌帽，穿着高筒靴子，靴筒松垂下来，手里拿一根鞭子。这人不老，四十岁上下。等到他扭回头来，叶果魯希卡就看見一張紅紅的长脸，生着稀疏的山羊鬍子，右眼底下凸起一个海綿样的瘤子。除了那个很难看的瘤子以外，他还有一个特色非常惹人注意：他左手拿着鞭子，右手揮舞着，仿佛在指揮一个肉眼看不見的唱詩班似的；他不时把鞭子夹在胳肢窩底下，然后用两只手指揮，独自哼着甚么曲子。

再前面一个車夫是个高高的、直挺挺的人，两个肩膀往下溜得厉害，后背平得跟木板一样。他把身子挺得笔直，好像在行軍，或者吞下了一管尺子似的；胳膊不甩来甩去，就跟两条直木棒那样搭拉着；他迈腿如同搬木头，那样子像是玩具兵，差不多膝头也沒弯，可是尽量把步子迈大；老头儿或者那个生着海綿样的瘤子的人每迈两步，他只要迈一步就行了，所以看起来好像他比他們走得慢，落在后面似的。他的脸上綁着一块破布，脑袋上有个东西高起来，看上去像是修士的无边帽；他上身穿烏克兰式的短上衣，滿是补釘，下身穿深藍色的肥褲子，散着褲脚，脚上一双树皮鞋。

那些远在前面的車夫，叶果魯希卡就看不清了。他伏在車上，在羊毛捆上挖一个小洞，閑着沒事做，抽出羊毛来編綫玩。在他下面走路的老头儿却原来并不像人家凭他的臉色所料想的那么凶和严肃。他一开口讲話，就停不住嘴了。

"你上哪儿去啊？"他問，頓着脚。

"上学去，"叶果魯希卡回答。

"上学去？啊……对，求天后帮助你。原来是这么的。一个脑筋固然不錯，不过两个更好些。上帝給这人一个脑筋，給那人两个脑筋，甚至給另一个人三个脑筋……給另一个人三个脑筋，这是实在的……一个脑筋是天生来就有的，另一个脑筋是念书得来的，再一个是从美好的生活里得来的。所以你看，小兄弟，要是一个人能有三个脑筋，那可不錯。那种人不但活得舒服，死得也輕松。死得也輕松……不过我們大家将来全要死的。"

老头儿搔一搔脑門子，抬起他的紅眼睛瞧一瞧叶果魯希卡，接着說：

"去年从斯拉甫亚諾塞尔卜斯克来的那位老爷瑪克辛·尼古拉伊奇，也带着他的小小子去上学。不知道他在那儿求学求得怎么样了，不过那小子倒挺不錯，好……求上帝保佑他們，那些好老爷。对了，他也送孩子去上学……斯拉甫亚諾塞尔卜斯克一定沒有念书的学堂。一定沒有……不过那个城挺不錯，好……給老百姓念书的普通学堂倒是有的，讲到求大学問的学堂，那儿就沒有了……沒有了，这是实在的。你叫甚么名字？"

"叶果魯希卡。"

"那么，正名是叫果里……神圣的殉教徒叶果里，胜利者，他的节日是四月二十三日。我的教名是潘捷列……潘捷列·扎

哈洛甫·霍罗朵夫……我們是霍罗朵夫家。我是庫尔斯克省契木城的人,那地方你也許听說过吧。我的兄弟們学了手艺,在城里做活儿,不过我是个庄稼汉……我一直是庄稼汉。大概七年前,我上那儿去过……那是說,我回家去了。乡下也去了,城里也去了……我是說,去过契木。那时候,謝天謝地,他們大伙儿都还活着,挺硬朗,可是現在我就不知道了……有些人也許死了吧……也到了該死的时候了,因为大伙儿都老了,那是說有些人比我还老。死也沒甚么,死了也挺好,不过,当然,沒行懺悔礼可死不得。再也沒有比来不及行懺悔礼的横死更糟的了。横死只有魔鬼才喜欢。要是你想行完懺悔礼再死,免得不能进入主的大殿,那就向殉教徒瓦尔瓦拉禱告好了。她替人說情。她是那样的,这是实在的……因为上帝指定她在天上占这么一个地位,就是說人人都有充分的权利向她禱告,要行懺悔礼。"

潘捷列只顾嘮叨,明明是不管叶果魯希卡在不在听。他懶洋洋地讲着,自言自語,既不抬高声音,也不压低声音,可是在短短的一段时間里却能够讲出許多事情来。他讲的話全是零碎的片段合成的,彼此很少联系,叶果魯希卡听着一点意思也沒有。他所以讲这些話,也許只因为沉默地度过了一夜以后,如今到了早晨,需要說一說,查对一下自己的思想,看它們是不是全在罢了。讲完懺悔礼以后,他又讲起那个斯拉甫亚諾塞尔卜斯克地方的瑪克辛·尼古拉伊奇。

"对了,他带着小小子……他带着的,这是实在的。"

有一个車夫本来远远地在前面走着,忽然离开他原来的地方,跑到一边去,拿鞭子抽着地面。他是个高大的、寬肩膀的汉子,年紀在三十岁左右,生着鬈曲的金黄头发,显然很有力气,很健康。凭他的肩膀和鞭子的动作来看,凭他的姿势所表現的那

种恶狠狠的样子来看，他所打的是一个活东西。另外有一个車夫跑到他那儿去了，这是一个矮胖的小个子，长着一把又大又密的黑髯子，穿一件坎肩和一件衬衫，衬衫的底襟沒有掖在褲腰里。这个車夫发出低音的、夹着咳嗽声的大笑，叫道：

"哥儿們，迪莫夫打死了一条毒蛇！眞的！"

有些人，单凭他們的語声和笑声就可以正确地判断他們的智慧。这个生着黑髯子的汉子正好就是这类幸运的人；从他的語声和笑声听得出来他是彻头彻尾的蠢笨。生着金色头发的迪莫夫打完了，就拿鞭子从地面上挑起一根像绳子一样的东西，哈哈笑着，把它扔在車子旁边。

"这不是毒蛇，是草蛇！"有人嚷道。

那个走路像木头、臉上綁着破布的人快步走到死蛇那儿，看了一眼，揚起他那木棍一样的胳膊。

"你这囚犯！"他用悶悶的、悲痛的声音叫道。"你干么打死这条小蛇呀？它碍了你甚么事，你这該死的？瞧，他打死了一条小蛇；要是有人照这样打你，你怎么样？"

"不該打死草蛇，这是实在的……"潘捷列平心静气地嘮叨着，"不該打死……又不是毒蛇。它那样子虽然像蛇，其实是个性子温和、不会害人的东西……它喜欢人……草蛇是这样的……"

迪莫夫和那生着黑髯子的人，大概覚着不过意了，因为他們大声笑着，不回答人家的抱怨，懶洋洋地慢慢走回自己的貨車那儿去。等到最后一辆貨車走到死蛇躺着的地方，臉上綁着破布的人湊近草蛇弯下腰去，轉身对潘捷列用含泪的声音問道：

"老爷爷，他干么打死这草蛇呀？"

这时候叶果魯希卡才看見他的眼睛挺小，暗淡无光；臉色灰

白，有病容，也好像暗淡无光；下巴挺紅，好像肿得厉害。

"老爷爷，他干么打死它呀？"他又說了一遍，跟潘捷列并排走着。

"他是个蠢人，手发痒，所以他才打死它，"老头儿回答，"不过不应該打死草蛇……这是实在的……迪莫夫是个捣蛋鬼，大家都知道；他碰見甚么就打死甚么，基留哈也不拦住他。他原該出头管一管，可是他倒'哈哈哈''嗬嗬嗬'的……不过，你呢，瓦夏，也别生气……何必生气呢？打死就算了，願主跟他同在[1]……迪莫夫是捣蛋鬼，基留哈因为糊塗才会那样……沒甚么……他們是不懂事的蠢人，也罢，願主跟他們同在。叶美里揚就从来不碰一碰不該碰的东西……他从来也不碰，这是实在的……因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他們呢，蠢……叶美里揚……他就不碰。"

穿土紅色大衣、长着海綿样的瘤子的車夫，本来在指揮着一个肉眼看不見的唱詩班，这时候听見人家提起他的名字，就站住，等着潘捷列和瓦夏走到他面前，跟他們并排走着。

"你們在談甚么？"他用嘶哑的、透不出气的声音問道。

"哪，瓦夏在这儿生气，"潘捷列說，"所以，我就跟他讲讲話，好让他别生气……哎喲，我这双挨过冻的脚好痛喲！哎喲，哎喲！就因为今天是礼拜天，主的节日，脚就痛得更厉害了！"

"那是走出来的，"瓦夏說。

"不，孩子，不是的……不是走出来的。走路的时候倒还舒服点；等我一躺下，一暖和呀——那才要命喲。走路在我倒还輕松点。"

---

① 意思是"随他去好了"。

穿着土紅色衣服的叶美里揚夹在潘捷列和瓦夏当中走着，幡动胳膊，仿佛他們打算唱歌似的。搖了不大功夫，他放下胳膊，沒希望地干叫起来。

“我的嗓子坏了！”他說，“眞是倒楣！昨天一晚上，今天一上午，我老是想着我們先前在馬利諾夫斯基家婚礼上唱的求主怜憫那个三部合唱；它在我的脑子里，也在我的喉嚨里……仿佛就要唱出来了，眞要唱吧，却又唱不出来！我的嗓子坏了！”

他沉默了一分钟，想到甚么，又說下去：

“我在唱詩班里唱过十五年；在卢剛斯基的工厂里，也許沒有一个人的嗓子赶得上我。可是，見鬼，前年我在朵奈兹河里洗了一次澡，从那时候以后，我就連一个調門也唱不准了。嗓子受凉了。我沒有了嗓子，就跟工人沒有了手一样。”

“这是实在的，”潘捷列同意。

“說到我自己，我明白我自己已經是个沒希望的人，完了。”

这当儿，瓦夏凑巧看見叶果魯希卡。他的眼睛变得油亮，比先前更小了。

“原来有位少爷跟我們一块儿走吶！”他拿衣袖擋住鼻子，仿佛害臊似的，“好一个尊貴的車夫！留下来跟我們一块儿吧，也赶車子，运羊毛好了。”

他想到一个人同时又是少爷，又是車夫，大概覚着很稀奇，很有趣，因为他揚声大笑，繼續发揮他这种想法。叶美里揚也抬头看看叶果魯希卡，可是只随意看一眼，眼光冷淡。他在想自己的心事，要不是因为瓦夏談起，大概不会留意到有叶果魯希卡这么一个人。还沒过上五分钟，他又搖胳膊，然后向他的同伴描摹他晚上想起来的婚歌求主怜憫的美妙。他把鞭子夹在胳肢窩底下，揮动两条胳膊。

貨車队在离村子一俄里远的一个安着汲水吊杆的水井旁边停住。黑鬍子的基留哈把水桶放进井里，把肚子貼着井栏杆，伏在上面，把头发蓬松的脑袋、肩膀、一部分胸脯，伸进那黑洞里去，因此叶果魯希卡只看得見他那两条几乎不挨地的短腿了。他看見深深的井水上映着他的脑袋的影子，高兴起来，发出低沉的傻笑，井里也发出同样的回声应和着；等他站起来时，他的臉和脖子紅得跟紅布一样。第一个跑过去喝水的是迪莫夫。他一面笑一面喝水，常常从水桶那儿扭过头来对基留哈讲些好笑的事，然后他回轉身，大声說出五个难听的字眼，响得滿草原都听得見。叶果魯希卡听不懂这类字的意思，可是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些字不好。他知道他的亲戚和朋友对这些字默默地抱着恶感；不知甚么縁故，他自己也有了那种感覚，而且素来认为只有喝醉的和粗野的人才有权利大声地說这些字。他听着迪莫夫的笑声，想起草蛇慘遭毒手，就对这人感到一种近似痛恨的感情。事有湊巧，迪莫夫偏偏在这当儿看見了叶果魯希卡，叶果魯希卡已經从車上爬下来，往水井走去。他哈哈大笑，叫道：

“哥儿們，老头儿昨天晚上生了个男孩子！”

基留哈用他的男低音笑起来，笑得直咳嗽。别人也笑。叶果魯希卡脹紅了臉，从此断定迪莫夫是个很坏的人。

迪莫夫生着金色的鬈发，沒戴帽子，衬衫敞着前胸，看上去很漂亮，长得非常强壮；从他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看出来他爱搗乱，力气大，深知自己的本事。他扭动着肩膀，两手插在腰上，說笑的声音比誰都响亮，看样子好像打算用一只手举起一个很重的东西，震惊全世界似的。他那狂放的、嘲弄的眼光在大道、貨車、天空上溜来溜去，不肯停留在甚么东西上，好像因为无事可做，很想找个人来一拳打死，或者找个东西来取笑一番似的。他

分明誰也不怕，甚么也拦不住他；叶果魯希卡对他有甚么看法，他大概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可是叶果魯希卡已經从心里恨他那金发、他那神采煥发的臉、他那力气，带着憎恶和恐惧听他的笑声，已經打定主意要找点駡人的話来报复他了。

潘捷列也走到水桶这儿来了。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小綠杯子，它原是神像前的長明灯，然后他用一小块破布把它擦干淨，在水桶里舀滿水，喝完了，再舀滿，再喝完，然后用破布把它包起来，放进衣袋里。

“老爷爷，你为甚么拿灯喝水？”叶果魯希卡奇怪地問道。

“有人凑着桶子喝水，有人拿灯喝水，”老头儿支吾道，“各人有各人的章法……你凑着桶子喝水——好，那就喝个够吧……”

“你这宝貝儿啊，你这小美人喲！”瓦夏忽然用爱撫的含泪声調說，“我的心肝啊！”

他的眼睛凝望着远方；那两只眼睛变得油亮，含着笑意，他的脸上带着方才看叶果魯希卡时候的那种表情。

“你在跟誰說話？”基留哈問。

“我說的是一只可爱的小狐狸……跟小狗那样仰面朝天躺在那儿玩呢……”

人人开始眺望远方，寻找那只狐狸，可是甚么也看不見。只有瓦夏一个人用他那无光的灰眼睛看見了甚么，而且看得入了迷。他的眼睛非常尖，这是叶果魯希卡后来才知道的。他看得那么远，因此，荒凉的棕色草原对他来說永远充滿生命和內容。他只要往远方一看，就会瞧見狐狸啦、野兎啦、野雁啦，或者别的什么远远躲开人的动物。看見一只奔跑的野兎或者一只飞翔的野雁，那是沒有甚么稀奇的，凡是走过草原的人都看見过；可是不見得人人都有本領看見那些不是在奔逃躲藏、也不是在仓皇

四顾、而是在过着家庭生活的野生动物。瓦夏却看得見玩耍的狐狸、用小爪子洗臉的野兎、啄翅膀上羽毛的野雁、鉆出自己的蛋壳的小鶵。由于眼睛尖，瓦夏除了大家所看見的这个世界以外，还有一个自己独有、别人沒份的世界；那世界多半很美，因为每逢他看見甚么，看得入迷的时候，誰也不能不嫉妒他。

貨車队往前走的时候，教堂正在敲钟召人去做弥撒。

5

这一串貨車在一个村子外面的一条河旁边停住了。太阳跟昨天一样炎热，一点風也沒有，令人发悶。河岸上有几株楊柳，可是树的阴影不落在土地上，却映在水面上，变得一无用处了，就連躺在貨車底下的阴影里，也还是悶热无聊。水映着天空而发藍，热烈地引誘人們到它那儿去。

叶果魯希卡直到現在才注意到的一个車夫，司乔普卡，是个十八岁的烏克兰小伙子，上身穿一件长衬衫，沒系腰带，下身穿着肥褲子，散着褲腿，走起路来褲腿像旗子一样的飄动；他很快地脫下衣服，順着高陡的河岸跑下去，噗咚一声跳进水里。他鉆进水里三回，然后仰面朝天的游泳，快活得閉上眼睛。他的臉露出微笑，皺着，好像他覚着又痒又痛，而且可笑似的。

在找不到地方躲避溽暑和窒悶的热天，水的拍濺声和游泳的人的很响的呼吸声就在人們的耳朵里成了好听的音乐。迪莫夫和基留哈学司乔普卡的样，也接連地赶紧脫光衣服，大声笑着，預先感到了舒服，跳进水里去。那条安靜而謙虛的小河响起一片噴鼻子声、拍水声、嚶叫声。基留哈咳嗽，欢笑，嚶叫，好像他們要淹死他似的；迪莫夫呢，追他，极力要拉住他的后腿。

“哈哈哈！”他嚷叫，“逮住他！抓住他！”

基留哈揚声大笑，痛快得很，可是他脸上的表情却跟原先在陆地上一样的发傻，发呆，仿佛有人偸偸掩到他背后，拿斧背打了他的脑袋似的。叶果魯希卡也脱掉衣服，可是并沒有走下河岸的高坡，却一陣風似地往前猛跑几步，飞下去，离水面有一俄丈半那么高。他在空中画一道弧綫，落进水里，沉得很深，可是沒有碰到底；有一种不知甚么力量挨在他身上又凉快又舒服，把他托起来，送回水面上来了。他钻出水，噴鼻子，吹水泡，睜开眼睛；可是太阳正巧映在貼近他脸的水面上。先是耀眼的光点，随后是虹彩和黑斑，照进了他的眼睛。他赶紧又沉进水去，在水里睜开眼睛，看見一片迷蒙的綠色，就跟月夜的天空一样。原先那个力量又不让他沉到水底，不让他待在凉爽里，却把他托上水面来。他钻出水，深深呼一口气，不但胸膛里面覚着暢快清新，就連肚子里也覚着了。然后，为要尽情享受河水，他就随自己的意玩乐；他仰面躺在水上，享享福，拍拍水，翻个斤斗，背朝上游，側着身子游，仰面游，立着游，总之随自己的高兴，游累了为止。对岸生着茂密的芦葦；河岸让太阳塗上一层金光，芦花像美丽的穗子似的低垂到水面上。有一个地方，芦葦在顫动，芦花点头，傳来水的拍濺声——原来司乔普卡和基留哈在“抓”虾呢。

“虾！瞧，哥儿們，虾！”基留哈得意地叫道，果然拿出一只虾来。

叶果魯希卡游到芦葦那儿，沉进水里，开始在芦葦根的周圍摸索。他在又稀又粘的淤泥里找来找去，摸到一个尖尖的、膩手的东西，也許眞的就是一只虾；可是这当儿不知誰抓住他的后腿，把他拉到水面上去了。叶果魯希卡嘴里嗆进水去，咳嗽着，睜开眼睛，看見面前是搗蛋鬼迪莫夫水淋淋的、笑嘻嘻的脸。这

个搗蛋鬼正在喘气；从他的眼神看来，他打算把这玩笑开下去。他一手拉紧叶果魯希卡的腿，已經抬起另一只手要摇他的脖子了，可是叶果魯希卡又討厌又害怕，仿佛不願意他碰到自己，又害怕那大力士会淹死他，就挣脫他的手說：

“傻瓜！我要打你一耳光！”

他觉得这还不够表現他的痛恨，想了一想，又說：

“坏蛋！狗崽子！”

可是迪莫夫倒好像沒出甚么事似的，已經不再答理叶果魯希卡，游着水去找基留哈了，嚷着：

“哈哈哈！咱們来捉魚吧！伙計，捉魚吧！”

“行啊，”基留哈同意，“这儿一定有很多魚……”

“司乔普卡，跑到村子里去，向农民借个网子来！”

“他們不肯給的！”

“他們肯的！你央求他們好了！跟他們說，看在上帝份上求他們借給我們，因为我們跟朝山进香的人差不多啊。”

“这是实在的！”

司乔普卡就爬水出来，赶快穿上衣服，帽子也沒戴，肥肥的褲腿一搧一搧的，跑到村子那边去了。叶果魯希卡自从跟迪莫夫起了冲突以后，就觉得水失去了一切魅力。他走出水来，开始穿衣服。潘捷列和瓦夏坐在陡陡的岸上，垂下双腿，瞧着游泳的人。叶美里揚光着身子站在岸边的水里，水齐着膝头；他一只手拉着草，深怕摔下去，另一只手摩挲着自己的身子。他那瘦削的肩胛骨，加上眼睛底下的肉瘤和他弯着腰、分明怕水的样子，把他弄成了一副滑稽相。他的臉容认真、严肃，他生气地瞧着水，好像打算把水痛駡一頓，因为以前在頓涅茨水叫他受了凉，倒了嗓。

“你为甚么不游泳啊?”叶果鲁希卡問瓦夏。

“哦,不为甚么。……我不喜欢游泳……”瓦夏回答。

“你的下巴怎么会肿的?”

“有病……我从前在火柴厂做过工,少爷……大夫說就因为这个我的下巴才肿的。那儿的空气于人的身体不好。除了我以外还有三个伙伴下巴也肿了,其中有一个的下巴完全烂光了。”

司乔普卡不久就拿着网子回来了。迪莫夫和基留哈在水里泡了許久,身上开始現出淡紫色,嗓子发哑,可是他們还是热心地捉魚。他們先到芦葦旁边的一个深地方去捉;那儿的河水齐到迪莫夫的脖子,淹到了矮小的基留哈的脑袋;基留哈嘴里嗆进水去,吹出水泡,迪莫夫被带刺的芦根絆了一下,摔下去,纏在网子里;两个人在水里胡乱挣扎,鬧得一片响声;他們打魚的結果只是胡鬧一場罢了。

“水深得很,”基留哈哑着喉嚨說,“甚么也捉不着!”

“别拉呀,你这鬼东西!”迪莫夫嚷着,极力要把网撒在合适的地方,“用手抓紧!”

“在这儿你們甚么也捉不着,”潘捷列在岸上对他們嚷道,“你們反而把魚吓跑了,笨蛋!悄悄往左边去!那边水淺一点!”

有一回,一条大魚在网子上面一閃;他們全都啊的叫了一声,迪莫夫用拳头朝着那条魚溜去的地方打了一下,他的臉現出懊丧的神情。

“唉!”潘捷列叫道,頓一頓脚,“你們放跑了一条鱸魚!它跑啦!”

迪莫夫和基留哈悄悄往左边移去,漸漸摸索到一个比較水淺的地方,在那儿认眞地打起魚来。他們离开貨車已經有三百步远;可以看見他們一声不响,輕輕地迈腿,极力往水深处和靠

近芦葦的地方走去，撒出魚网；还可以看見他們为了吓唬魚，把它赶进网里去，就用拳头打水，把芦葦弄得沙沙地响。他們从芦葦那儿走到对岸；把网子拉过去，然后，現出失望的神气，高高地抬起膝头，走回芦葦丛里。他們在談話，可是讲的是甚么，誰也听不見。太阳晒着他們的背，蒼蝇叮他們，他們的身子从淡紫变成了深紅。司乔普卡手里拿着桶子，跟在他們后面，把衬衫一直卷到胳肢窩底下，用牙齿銜着衬衫的边。每逢得了手，捉到了魚，他总是举起那条魚来，让它在阳光里发亮，嚷道：

"瞧，甚么样的鱸魚啊！已經有五条啦！"

每逢迪莫夫、基留哈、司乔普卡拉出网来，就可以看見他們在网里的烂泥里摸索很久，把一些东西放进桶里，把另外的东西丟掉；有时他們在网子里找着甚么东西，就互相傳递，細細察看一番，然后又把它丟掉，……

"甚么东西啊？"岸上的人对他們喊道。

司乔普卡回答了一句甚么話，可是很难听淸他。随后，他爬出水来，双手捧着桶子，忘了把衬衫放下来，向貨車那边跑去。

"桶滿啦！"他喘吁吁地嚷着，"再給我一个桶！"

叶果魯希卡看一看桶子里面：果然滿了。一条小梭子魚把它的丑鼻子钻出水面来，四周聚集着許多虾和小魚。叶果魯希卡伸手到桶底，攪动水；梭子魚躲到虾底下去了，換了一条桂魚和一条鲤魚浮到水面上来。瓦夏也瞧一瞧桶子里面。他的眼睛跟先前看見狐狸一样变得油亮，臉色柔和了。他在桶里拿起一个甚么东西，放在嘴里，嚼起来。可以听見他嚼出索落索落的声音。

"伙伴們，"司乔普卡惊訝地說，"瓦夏吃活的梭子魚吶！呸！"

"不是梭子魚，是鰷魚，"瓦夏安靜地回答說，仍旧嚼着。

他从嘴里拉出一个魚尾巴来，温柔地看一看它，又放回嘴里。他用牙齿嚼着，咬得索落索落地响，叶果魯希卡覺得眼前看見的好像不是一个人。瓦夏的肿下巴、他那沒有光彩的眼睛、他那非常尖銳的眼神、他嘴里的魚尾巴、他嚼鰷魚时那种温柔的神情，使得他活像一头动物。

叶果魯希卡在他身旁覺得无聊。而且魚也捉完了。他在貨車旁边走来走去，想了一想，由于煩悶，就躑躑躚躚往村子那边走去。

过了不久，他已經站在教堂里，脑門子貼在人家的有大麻气味的背上，听唱詩班歌唱。弥撒快要做完了。叶果魯希卡听不懂教堂里唱的是些甚么，对它很冷淡。他听了一忽儿，打个呵欠，开始观看后脑勺和背脊。有一个后脑勺因为剛剛洗过澡，又紅又湿，他认出来那是叶美里揚。他脑后的一圈头发剪得比平常高，鬢角的头发也剪得比常人高，叶美里揚的耳朵張开来，活像两片牛蒡，仿佛耳朵自己也覺得生的不是地方似的。叶果魯希卡瞧着他的后脑勺和他的耳朵，不知怎么，覺得叶美里揚大概很不幸。他想起他用两只手指揮的样子、嗄哑的喉嚨、洗澡时候的胆怯神气，覺得十分可怜他，很想对他說几句温柔的話。

“我也在这儿！”他拉拉他的袖子說。

凡是在唱詩班中唱中音或低音的人，特别是在一生中哪怕只做过一回指揮的人，总是习慣了用严厉的、厌恶的神气瞧着孩子們。就是后来离开了唱詩班，他們也不会改掉这习慣。叶美里揚轉过身来向着叶果魯希卡，皺起眉头看他一眼，說：

“别在教堂里淘气！”

于是叶果魯希卡往前挤过去，更靠近神龕一点。在这儿，他看見了些有趣的人。在右边，在众人前面，有一位太太和一位老

爷站在地毯上。他們身后各有一把椅子。老爷穿着新燙平的茧綢褲子，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就跟行敬礼的兵一样，把他那剃光鬍子的发青的下巴翹得高高的。在他那竪起的衣領上，在发青的下巴上，在小小的禿頂上，在細手杖上，都現出一种了不起的尊貴气派。由于尊严得过了分，他的脖子使勁伸直，他的下巴那么用力地翹起来，看上去他的脑袋好像随时准备脫离，向上飞去似的。太太呢，又胖又老，戴着白綢披巾，偏着头，看样子好像賜了誰一种恩典，想要說："唉，不必費事道謝了！我不喜欢那样……"在地毯的四周立着許多烏克兰人，像一堵厚墙。

叶果魯希卡走到神龕那儿，开始吻神像。他在每一个神像面前不慌不忙地跪下去叩头，还沒站起来就回头看那些做礼拜的人，然后站起来，吻了吻神像。他的前額碰到冰凉的地板，使得他很舒服。等到教堂的看守人从圣坛上下来，拿着一把长鑷子夹灭烛心时，叶果魯希卡就很快地从地板上跳起来，跑到他跟前。

"圣餐餅干发过了沒有？"他問。

"沒有了，沒有了……"看守人阴沉地喃喃道，"用不着在这儿等了……"

弥撒做完了。叶果魯希卡不慌不忙地走出教堂，到广場上去蹓躂。他生平已經見过不少村子、广場、农民，因此現在他眼睛所遇到的东西完全引不起他的兴趣了。他沒事可做，想要干点甚么事来消磨时間，就走进一家鋪子，鋪子門口挂着一块寬闊的紅布門帘。这家店分成两边，寬敞，然而光綫不足；一边卖衣料和食品杂貨，另一边摆着成桶的焦油，天花板上吊着馬頸軛；两边都有皮子和焦油的好聞的气味。店里的地板上洒过水；洒水的人大概是个大幻想家和自由思想家，因为整个地板簡直布

满了图案和符咒的花样。吃得挺胖的店老板，有着一張寬臉和一把圓鬍子，大概是大俄罗斯人，站在柜台里边，肚子頂住斜面的办公桌。他嚼着糖，喝茶，每喝一口就长长地吁一口气。他的臉上流露着十足的冷淡，可是在每一声长吁中都可以听出这样的意思：“别忙，我要揍你一頓！”

“給我一戈比的葵花子！”叶果魯希卡对他說。

店老板揚起眉毛，从柜台里面走出来，往叶果魯希卡的衣袋里倒了一个戈比的葵花子；他是用一个空的生发油小瓶子量葵花子的。叶果魯希卡并不想走。他对那一盒盒蜜餅細細看了很久，想了一想，用手指着因为年陈日久生出褐色霉斑的粘在一块儿的小蜜餅，問道：

“这种蜜餅多少錢一个？”

“一戈比买两个。”

叶果魯希卡从口袋里拿出前一天犹太女人送給他的那块蜜餅，問道：

“像这样的餅，你看要卖多少錢？”

老板用手接过那块糕餅来，翻来复去地看了一番，揚起一道眉毛。

“像这样的嗎？”他問。

然后他揚起另一道眉毛，沉吟一下，答道：

“三个戈比两个……”

随后是沉默。

“您是誰的孩子？”老板問，拿过一个紅的銅茶壶来为自己斟了茶。

“伊凡·伊凡內奇的外甥。”

“叫做伊凡·伊凡內奇的人多的是喲，”老板吁口气。他的

目光掠过叶果魯希卡的头頂朝門口望过去，沉默一下，間道："您想喝茶嗎？"

"劳駕……"叶果魯希卡有点勉强地同意道，其实他非常想念每天早晨他一定喝到的早茶呢。

老板替他斟好一杯茶，随带給他一块已經被人啃过的糖。叶果魯希卡坐在一張折椅上喝起来。他还想問問一磅糖杏仁卖多少錢，剛要开口問起这件事，忽然一位顾客走了进来，老板就把他那杯茶放在一边，做生意去了。他領着顾客走到冒出焦油气味的那半边去，跟他談了很久。这顾客大概是个很固执、很有主見的人，不斷地搖头，表示不贊成，一步步向門口退去。老板总算說服了他，而且开始为他往一个大口袋里倒燕麦。

"你管这个也叫燕麦？"顾客悲叹地說，"这不是燕麦，这是糠皮。連鸡都会覺得好笑……不行，我要到邦达連柯那儿去！"

叶果魯希卡回到河边，岸上有一小堆篝火正在冒烟。这是車夫們在燒飯。司乔普卡站在烟雾里，拿一把缺口的大勺在鍋里攪动着。旁边不远地方，基留哈和瓦夏，被烟熏紅了眼睛，坐在那儿收拾魚。他們面前放着布滿烂泥和水草的漁网，上面躺着亮閃閃的魚和爬来爬去的虾。

叶美里揚剛从教堂里回来不久，坐在潘捷列身旁，搖动胳臂，用啞嗓子唱着，声音小到剛剛能够让人听見："我們对您唱着……"迪莫夫在那些馬儿身旁走动。

基留哈和瓦夏收拾好魚，就連魚带活虾一齐放进水桶，洗一洗干淨，从桶里統統倒进滚沸的水里。

"放油嗎？"司乔普卡間，用大勺撇掉水面上的沫子。

"何必呢？魚自己会出油的，"基留哈回答。

司乔普卡从火上端下鍋子来以前，先往水里放了三大把小

米、一勺盐；末后，他嚐了嚐口味，吧唧一下嘴唇，舔舔勺子，满意得喉嚨里卡卡地响，这意思是說稀飯熟了。

除了潘捷列以外，大家都圍着鍋子坐下，用勺子吃起来。

“喂，你們！給那小子一个勺子！”潘捷列严厉地說，“大概他也想吃的！”

“我們这是乡下人的飯食！……”基留哈叹道。

“人餓了，就是乡下人的飯食也是好吃的。”

他們給叶果魯希卡一个勺子。他吃起来，然而不是坐着，却是站着，貼近鍋子，低头瞧着鍋子里面，就跟瞧着深淵一样。鍋里冒出魚的腥气，在小米里常碰到魚鱗；虾用勺舀不起来，吃飯的人乾脆就用手到鍋子里去撈；瓦夏在这方面尤其毫无顾忌，不但把手在稀飯里弄湿了，还浸湿了袖子。不过，叶果魯希卡仍旧覺着稀飯挺好吃，使他想起在家的时候母亲逢到斋日常給他燒的虾湯。潘捷列坐在一旁，嚼着面包。

“老爷爷，你怎么不吃？”叶美里揚問他。

“我不吃虾……滚它的！”老头儿說，嫌棄地扭轉身去。

他們一面吃飯，一面随意談話。从这些談話里，叶果魯希卡听出来他这些新朋友，尽管年龄和性格不同，却有一个使他們彼此相像的共同点：他們这些人过去都很好，現在都不好；讲起自己的过去的事，他們个个都談得起勁；他們对待現在却差不多带着輕蔑的态度。俄罗斯人喜欢回忆，却不喜欢生活；这一点，叶果魯希卡还不懂；这頓飯还沒吃完，他就已經深深相信圍了鍋子坐着的这些人都是受了侮辱的、命运不济的人。潘捷列說：想当初在沒有鉄路以前，他常押着貨車队在莫斯科和尼日尼中間来往，賺到那么多的錢，簡直不知道該怎么化才好了。而且那年月的商人是甚么样的商人，那年月的魚是甚么样的魚，一切东西多

么便宜啊！現在呢，道路短了，商人吝啬了，老百姓穷了，粮食貴了，样样东西都縮得极小极細了。叶美里揚告訴他們說：从前他在卢剛斯基工厂的唱詩班里做事，有挺好的嗓子，又善于看譜子；現在呢，变成了农民，靠哥哥过活，哥哥撥給他几匹馬，打发他出来，因此哥哥拿去他的一半收入。瓦夏原先在火柴厂里做工；基留哈从前在一个很好的人家做車夫，在全区里被人认为是一个頂好的、一手駕三匹馬的車夫。迪莫夫是一个富裕的农民的儿子，生活舒适，玩玩乐乐，无忧无虑；可是他剛滿二十岁的那年，他那严厉刻薄的父亲起意訓练他干正事，深怕住在家里会慣坏了他，就打发他来干运輸的行业，就跟沒有田地的农民或者工人一样。只有司乔普卡一个人沒說甚么，不过从他的沒鬍子的脸上看来，他过去的生活一定也比現在好得多。

一提起父亲，迪莫夫就皺起眉头，不吃了。他阴郁地瞧着他的同伴們，把眼光停在叶果魯希卡身上。

"你这邪教徒，脫了帽子！"他粗魯地說，"难道可以戴着帽子吃东西嗎？你还算是上流人呐！"

叶果魯希卡摘下帽子，沒說話，可是再也尝不出稀飯的好滋味了，也沒听到潘捷列和瓦夏怎样为他抱不平。对那搗蛋鬼的憤恨，在他胸膛里郁悶地翻騰着；他下了决心：不管怎样，他也要叫他吃点苦头。

飯后，人人走到貨車那边，在阴影里躺下来。

"我們馬上就要动身了嗎，老爷爷？"叶果魯希卡問潘捷列。

"上帝叫我們甚么时候走，我們就甚么时候走……現在还不动身呐；天太热……唉，主，这是您的旨意，圣母……躺下吧，小小子！"

不久，每一辆貨車下面傳出打鼾的声音。叶果魯希卡很想

再到村子里去，可是想了一想，却打个呵欠，挨着老头儿躺下去了。

6

貨車在河旁边待了一整天，等到太阳落下去，才从原地动身。

叶果魯希卡又躺在羊毛捆上；貨車輕声地吱吱嘎嘎响，搖晃个不停。潘捷列在地上走着，頓脚，拍自己的大腿，嘴里嘮嘮叨叨；空中响起草原的音乐，跟昨天一样。

叶果魯希卡仰面朝天躺着，把手枕在脑袋底下，看着上面的天空。他瞧見晚霞怎样燦烂，后来又怎样消散；保护天使用金色翅膀盖上地平綫，准备睡下来过夜了。白昼平安过去；安靜和平的夜晚来了，天使可以平心靜气地待在天上的他們的家里了……叶果魯希卡看見天空漸漸变黑，暗影落在大地上，星星接連地亮起来。

每逢不移开自己的眼睛，久久地凝望着深邃的天空时，那么不知甚么緣故，思想和感情就会汇合成为一种孤独的感覺。人們开始感到一种无可挽救的孤独，凡是平素认为接近和亲密的东西都变得无限的疏远，沒有价值了。那些成千年来一直从天空俯視着大地的星星，那本身使人无从理解、同时又对人的短促生涯漠不关心的天空和暗影，当人跟它們面对面，很想了解它們的意义的时候，却用它們的沉默压迫人的灵魂。那种在坟墓里等着我們每个人的孤独，就来到人的心头，生活的实质就显得使人絕望，可怕了……

叶果魯希卡想到奶奶，她現在安眠在墓園里的樱桃树底下；

他想起她怎样躺在棺材里，两个五戈比的銅錢压在她的眼睛上，后来怎样用棺材盖把她盖上，放进墓穴；他还想起一小块一小块的泥土落在棺材盖上的悶悶的响声……他想像他的奶奶躺在漆黑狭窄的棺材里，孤苦伶仃，沒人照应。他的想像画出奶奶怎样忽然醒来，不知道自己在甚么地方，敲着棺材盖子，喊救命，到头来害怕得衰弱不堪，又死了。他想像母亲死了，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死了，德兰尼茲卡雅伯爵小姐死了，索罗蒙死了。可是，不管他怎样想像自己离家很远，无依无靠，孤苦伶仃，死僵僵地睡在黑暗的坟墓里，却总也想不出那是甚么样的情形；就他个人来說，他不承认自己有死的可能，覺得永远也不会死……

已經到了該死的时候的潘捷列，在下面走着，数說自己的思想。

"挺不錯……好老爷……"他喃喃道，"带着他的小小子上学；可是現在那小子究竟怎么样了，我却沒听說……在斯拉甫亚諾塞尔卜斯克，我是說，那儿沒有一个学堂能教人大学問，……沒有，这是实在的。不过那小子好，挺不錯……等他长大，会做他父亲的帮手……你，叶果里，現在还是个小不点儿，可是你将来会长大，养活你爹娘……上帝是这么規定的……'孝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我自己也有过儿女，可是他們都燒死了……我的老婆燒死了，儿女也燒死了……这是实在的，在主显节[①]晚上，草屋着火了……当时我不在家，我在奥辽尔赶車。在奥辽尔……瑪丽亚冲出屋来，到了街上，可是想起小孩还睡在草屋里，就跑回去，結果跟孩子一块儿燒死了……是啊……第二天他們只找着些碎骨头。"

---

① 基督教节日，在一月六日。

午夜光景，車夫們和叶果魯希卡又圍了一小堆篝火坐着。染草燒起来的时候，基留哈和瓦夏到山沟里的甚么地方取水去；他們消失在黑暗里，不过一直听得見他們鉄桶子的叮咚的响声和他們讲話的声音，可見山沟一定不远。篝火的火光在地上鋪了一大片閃搖的光点；虽然明月当空，火光以外却好像是一片甚么也看不見的漆黑。亮光照着車夫們的眼睛，他們只看見大道的一部分；那些貨車載着貨包，套着馬儿，在黑暗里几乎看不清，样子像是一条不定形的大山脉。离篝火二十步远，在大道跟曠野交界的地方立着一个坟墓上的木头十字架，已經歪了。叶果魯希卡在篝火还沒燒起来以前还能看見远处东西的时候留意到大道的另一边也立着一个同样歪斜的旧十字架。

基留哈和瓦夏提着水回来，倒滿鍋子，把鍋子架在火上。司乔普卡手里拿着那个缺口的勺儿，站在鍋子旁边的烟雾里，呆望着水，等沫子浮上来。潘捷列和叶美里揚并排坐着，悶声不响，不知在想甚么。迪莫夫趴在地上，用拳头支起脑袋，瞧着火；司乔普卡的影子在他身上跳动，因此他的漂亮的臉一忽儿給黑暗盖住，一忽儿又突然发紅了……基留哈和瓦夏在不远的地方走动，拣染草和樺树皮来燒火。叶果魯希卡把两只手放在衣袋里，站在潘捷列身旁，瞧着火怎样吞吃染草。

大家都在休息，思索着甚么，匆匆看一眼那个十字架，一块块紅光正在那个十字架上跳动。孤另另的坟显得忧郁，深思，极有詩意……人們听得出坟墓是怎样的寂靜；在这种寂靜里，感到这儿存在着一个身世不詳、躺在十字架底下的人的灵魂。那个灵魂在草原上覺得好受嗎？在月夜里它不悲伤嗎？靠近坟墓的一带草原也显得忧郁、凄凉、深思，青草悲伤，好像蚊母鳥的叫声也拘束多了。沒有一个过路的人不記起那个孤独的灵魂，一个勁

儿地回头看那座坟，直到那坟远远地落在后面，掩盖在暗影里面为止……

"老爷爷，为甚么立着这个十字架？"叶果鲁希卡問。

潘捷列瞧一瞧十字架，然后又瞧一瞧迪莫夫，問道：

"米科拉①，这不就是早先割草人打死商人們的那块地方嗎？"

迪莫夫勉强用胳臂肘撑起身子来，瞧一瞧大路，答道：

"就是这地方……"

随后是沉默。基留哈折断一些枯草，把它們捏成一团，塞在鍋子底下。火燃得更旺了；司乔普卡籠罩在黑烟里，十字架的影子在大道上貨車旁边的黑暗里跑来跑去。

"对了，是他們打死的……"迪莫夫勉强地說着，"有两个商人，爷儿俩，坐着車子去卖神像。他們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家客棧里住下，現在那家客棧由伊格納特·佛明开着呢。老的喝多了酒，夸起口来，說是他身边带着很多的錢。大家全知道，商人都是愛說大話的家伙；求上帝别让我們犯那种毛病……他們在我們这班人面前总是忍不住要装得闊气些。当时有些割草人在客棧里过夜。是啊，商人夸口的話，他們全听見了，就起了意。"

"啊主！……圣母！"潘捷列叹道。

"第二天，天剛亮，"迪莫夫說下去，"商人准备动身了，割草人要跟他們搭帮走。'一块儿走吧，老爷。这样热闹一点，危險也少一点，因为这是个偏僻的地方啊……'商人为了免得碰坏神像，就得步行，这剛好合了割草人的心意……"

迪莫夫爬起来，跪着，伸一个懶腰。

---

① 尼古拉的俗称。

“对了，”他接着說，打个呵欠，“先是平平安安，可是等到商人走到这个地方，割草人就拿起鐮刀来收拾他們了。儿子是个有力气的小伙子，从他們一个人的手里搶过一把鐮刀，也回手砍起来……嗯，当然，他們得了手，因为他們一共有八个人。他們把那两个商人身上砍得沒留下一块好地方；他們完事以后，就把两个人拉出大道。把父亲拉到大道的一边，把儿子拉到另一边。这个十字架的对面路边上，还有一个十字架呢……那个十字架究竟还在不在，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在这儿看不見……”

“还在，”基留哈說。

“据說他們事后只找到很少的一点錢。”

“很少一点，”潘捷列肯定道，“只找到一百个卢布。”

“对了，后来他們当中有三个人死了，因为商人也用鐮刀把他們砍得很重……他們流血过多。有一个人給商人砍掉了一只手，因此据說他缺一只手跑了四俄里路，人家在靠近庫里柯沃村的一个山崗上找着了他。他蹲在地下，脑袋枕着膝头，仿佛在想心事似的，可是細細一瞧，原来已經沒了气，死啦……”

“他們是順着路上的血迹才找到他的……”潘捷列說。

人人瞧着十字架，又沉靜下来。不知甚么地方，多半是山沟那边吧，飄来鳥儿的悲鳴：“我睡啦！我睡啦！我睡啦！……”

“世界上有許多坏人喲，”叶美里揚說。

“多着吶，多着吶！”潘捷列肯定地說，他往火那边攏近一点，带着好象害怕的神情，“多着吶，”他接着低声說。“那样的人，我这一輩子見过好多好多喲……坏人……正派人和規矩人我見过很多，有罪的人却数也数不清……天后，拯救我們，怜憫我們吧……我記得大概三十年前，也許还不止三十年吧，有一回我替一个莫尔祥斯克的商人赶車。那商人是个出色的、一表堂堂的

人，身边带着錢……那商人……是个好人，挺不錯……就这么着，我們到一个客棧里去住夜。俄罗斯的客棧跟这一带的客棧可不同。在那儿，院子上搭天篷，就跟堆房一样，或者不妨說，跟好庄园上的谷仓一样。只是谷仓还要高一点。得，我們就在那儿住下了，还不錯，我那位商人住一个房間；我呢，跟馬住在一块儿，样样事情都安排得合情合理。就这么着，哥儿們，我就在睡觉以前禱告了一番，还到院子里去蹓躂一下。那天晚上挺黑，甚么也看不見；要看也是白費勁。我这么走了一陣，又回到貨車旁边，快要走到了，忽然看見亮光一閃。这是怎么回事啊？老板跟伙計好像早就上床睡了，客棧里除了商人和我以外又沒別的外客……这亮光是打哪儿来的呢？我起了疑……我走过去……往亮光那儿走……求主怜憫我！天后拯救我！我这么一瞧，原来地下有个小窗子，外面安着鉄格子……通着这所房子……我趴在地下，往里瞧，我这一看不要紧，周身都凉了……”

基留哈极力不出声音地拿一把杂草塞进火里。老头儿等枝子嗶嗶剝剝爆过，咝咝响过以后，說下去：

“我往那儿这么一瞧，原来是个地窖，好大喲，漆黑，阴凄凄的……有一个桶，上面摆着一盏小提灯。地窖中央站着十来个人，穿着紅衬衫，卷起袖子，在磨长刀……哎呀！原来我們住了黑店，掉进强盗窩里来啦！……这可怎么办？我跑到商人那儿，悄悄叫醒他，說：‘你別害怕，商家，’我說，‘可是咱們的事儿不妙啦……咱們掉进强盗窩里来啦，’我說。他的脸色頓时变了，問道：‘我們現在怎么办呢，潘捷列？我带着很多孤儿的錢吶。……至于我这条命，’他說，‘那随上帝的意思好了。我不怕死，可是丢掉了孤儿的錢才可怕，’他說。……你說这可怎么办呢？大門上了鎖；坐車也好，走路也好，都出不去……要是有一道圍墙，那倒

也好翻过去了，可是院子上面有天篷啊！……‘算了，你也不用害怕，商家，’我說，‘对上帝禱告好了。也許主不肯让孤儿受屈。就在这儿待着吧，’我說，‘别有甚么动静，同时，也許我会想出甚么办法来……’好！……我就向上帝禱告，上帝叫我想出妙法来了……我爬上馬車，輕輕地……輕輕地，不让别人听見，拉掉房頂上的麦秆，挖了个小洞，往外爬……往外爬……然后我跳下房頂，順大路跑去，仿佛后头跟着个魔鬼似的。我跑啊跑的，累得要死……大概我一口气跑了有五俄里路，要不就还不止……謝天謝地，我一瞧，前边有一个村子。我跑到一个草屋跟前，敲窗子。‘正教信徒啊，’我說，就把事情原原本本讲給他們听了，‘别眼看一个基督徒的灵魂灭亡吧……’我把大家全叫醒了……农民們会齐了，跟我一块儿去……有人拿着绳子，有人拿着棒子，有人拿着草叉子……我們打进客棧的院門，直奔地窖……强盜們剛剛磨完刀子，正要去杀商人。农民們逮住他們，一个也沒漏网，把他們捆起来，押到官长那儿去了。商人一高兴，送給他們三百个卢布，給我五个金币，写下了我的姓名作为紀念。据說事后在地窖里搜到好多好多的骨头。骨头……这么一說，他們搶了人家的錢，埋了尸首，好不留一点痕迹……嗯，后来，他們在莫尔祥斯克让劊子手給收拾了。”

潘捷列讲完故事，四下看看听讲的人。他們一声不响，瞧着他。水已經开了，司乔普卡在撇沫子。

“油預备好了嗎？”基留哈小声問他。

“等一等……馬上就去拿。”

司乔普卡拿眼睛盯紧潘捷列，跑到貨車那边去，仿佛深怕自己不在，潘捷列又开头讲别的故事似的；不久他就拿着一个小小的木碗回来，开始在碗里把生猪油研碎。

“又有一回，我也是跟一个商人一块儿上路……”溮捷列說下去，声音跟先前一样低，眼睛眏也不眏，“他的名字，我現在还記得，是彼得·格里果里奇。他是个好人……那商人是好人……我們也是住在一个客棧里……他住一个房間，我跟馬睡在一块儿……老板夫妇好像挺好，挺和气；工人也好像沒甚么；可是哥儿們，我睡不着，我的心覚出来了！覚出来了，就是这么的。大門开着，四下里有許多的人，可我还是好像害怕，心不定。大家早已睡了。夜深了；不久就該起来了，可是只有我一个人躺在馬車里，閉不上眼睛，倒仿佛我是猫头鷹似的。可是，哥儿們，我听見了这样的声音：‘咚！咚！咚！’有人悄悄走到馬車这儿来了。我探出头去，一看，原来是一个乡下女人，只穿一件衬衣，光着脚……‘你有甚么事，老大娘？’我問。她呢，周身打抖，臉色慌張……‘起来，好人！’她說：‘糟了！……老板他們起了坏心啦……他們要干掉你那个商人。’她說，‘我亲自听見老板跟老板娘在嘰嘰咕咕地商量……’果然，我不是白担心！‘你是誰？’我問。‘我是他們的厨娘，’她說。……好！……我从馬車上下来，到商人那儿去。我叫醒他，一五一十告訴他，說：‘彼得·格里果里奇，事情不大妙……老爷，以后再睡，趁現在还有工夫就穿好衣服吧，’我說，‘咱們稳稳当当地逃出这是非之地吧……’他剛剛穿衣服，門就开了，了不得！……我这么一看，圣母呀！客棧老板和他老婆带着三个工人走进我們房里来啦……这么一說，他們已經把工人也勾通啦。‘这位客商有不少錢，那咱們就拿来分了吧，’他們說……这五个人手里都拿着长刀……长刀……老板扣上門，說：‘向上帝禱告吧，旅客……要是你們叫起来，’他說，‘我們就乾脆不准你們在临死的时候禱告……’誰还叫得出来啊？我們怕得嗓子里都堵住了，喊也喊不出来了……商人哭着說：‘正教徒！

你們决心杀死我，'他說，'是因为看中了我的錢。那么要杀就杀吧，反正我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末一个；我們商人已經有很多人在客棧里被人謀害了。可是，教友們，'他說，'为甚么要杀死我的車夫呢？为甚么要連累他为我的錢遭殃？'他說得那么沉痛！老板对他說：'要是我們让他活着，'他說，'那他就会做第一个告发我們的人，'他說，'杀一个也好，杀两个也好，反正都一样。犯七件罪，倒一次楣。……向上帝禱告吧，你們所能做的只有这一件事了，用不着廢話了！'商人和我就并排跪下，哭哭啼啼地向上帝禱告。他想起他的子女。我那时候还年青，要活下去……我們瞧着神像，禱告，眞是伤心，就連現在回想起来也要掉泪……老板娘那个娘們儿瞧着我們說：'你們是好人，'她說，'你們到了另一个世界可别記我們的仇，也别求上帝懲罰我們，我們是因为穷才做这种事的。'我們禱告了又禱告，哭了又哭，上帝可就听見我們的声音了。他必是可怜我們了……老板刚刚揪住商人的鬍子，要拿刀砍他的脖子，忽然院子里有人敲窗子！我們都吓了一跳，老板的手放下来了……有人敲着窗子，嚷道：'彼得·格里果里奇，'他嚷道，'你在这儿嗎？收拾好，咱們走吧！'老板他們瞧見有人来找商人，害了怕，溜了……我們連忙进了院子，把馬套上車子，一忽儿就沒影儿了……"

"到底是誰敲窗子呢？"迪莫夫問。

"敲窗子？一定是圣徒或者天使。因为此外沒有人啊……我們赶着車子走出院子的时候，街上沒有一个人……这是上帝干的事！"

潘捷列还讲了些别的故事；在他所有的故事里"长刀"总要出現，听起来全像是胡謅出来的。这些故事是他从别人那儿听来的呢，还是在很远以前自己編出来的，后来記性差了，就把經

历和幻想混淆起来，彼此之間分不清楚了呢？这都可能，可是有一件事却奇怪：这一回，以及后来一路上每逢讲故事的时候，他只乐意讲一些分明謅出来的故事，却从来不提眞正經历过的事。当时，叶果魯希卡却把那些故事当做实有其事，每一个字都信以为眞了；后来他才覺得奇怪：这么一个人，这一輩子走遍了俄罗斯，見聞那么广博，妻子儿女已經活活燒死，居然这么輕視自己的丰富生活，每回在篝火旁边坐着的时候，要就一声不响，要就讲些从沒发生过的事情。

他們喝稀飯的时候，都悶声不响，只想着剛才听見的故事。生活可怕而奇異，所以在俄罗斯不管讲多么可怕的故事，也不管拿甚么强盗窩啦、长刀啦、种种奇迹啦，来装飾它，那故事总会在听讲人的灵魂中引起眞实的感受，也許只有深受教育影响的人才会怀疑地斜起眼睛，不过就連他也会一声不响。路边的十字架、黑压压的羊毛捆、辽闊的平原、聚在篝火旁边的那些人的命运——这一切本身就又奇異又可怕，傳說和神話的离奇怪誕反倒蒼白失色，跟生活混淆起来了。

大家湊在鍋边吃着，唯独潘捷列坐在一旁，用小木碗喝粥。他的調羹跟别人的不一样，是柏木做的，上面有个小十字架。叶果魯希卡瞧着他，想起那做杯子用的长明灯，就輕輕地問司乔普卡：

“为甚么老爷爷一个人坐在一边？”

“他是个旧派的教徒，”司乔普卡和瓦夏小声回答，同时他們說話的神情显得仿佛在讲一种短处或者秘密的恶习似的。

大家沉默着，想心事。听过那些可怕的故事以后，誰也不想讲平凡的事情了。在沉靜中，瓦夏忽然伸直身子，用他那沒有光彩的眼睛凝神瞧着一个地方，豎起耳朵来。

“怎么回事？”迪莫夫問他。

“有人来了，”瓦夏回答道。

“你看見他在哪儿？”

“在——那——边！有个微微发白的东西……”

在瓦夏瞧着的那边，除了黑暗，甚么也看不見；人人静听，可是也沒听見脚步的声音。

“他从大路上来啦？”迪莫夫問。

“不，是从曠野上来的……上这边来了。”

在沉默中过了一分钟。

“也許是葬在那儿的商人正在草原上蹓躂吧，”迪莫夫說。

大家斜眼看那十字架，面面相覷，忽然哄笑起来；他們为自己的恐惧害臊了。

“他为甚么要出来走呢？”潘捷列問，“只有大地不肯收留的人才会夜里出来行走。那两个商人沒甚么……那两个商人已經戴上殉教徒的荆冠了。”

可是忽然他們听見了脚步声。有人匆匆忙忙地走来。

“他带着甚么东西呢，”瓦夏說。

他們开始听見青草在走过来的那个人的脚底下沙沙地响，杂草卡喳卡喳地响。可是在篝火的亮光外面甚么也看不見。临了，脚步声近了，有个人咳了一声。閃爍的亮光好像让开一条路，一块幕从眼睛前面落下来，車夫們忽然看見面前站着一个人。

不知道是因为火光搖抖不定呢，还是因为大家想先看清来人的臉，总之，怪极了，他們第一眼看見的，先不是他的臉，也不是他的衣服，却是他的笑容。那是一种非常善良、爽朗、温柔的笑容，就跟一个剛剛被叫醒的小娃娃一样，而且那是一种富于感

染力量的笑容，叫人很难不用笑容去回报他。等到大家看清楚才知道，原来那陌生人是个三十岁的男子，长得难看，沒有一点出众的地方。他是个高高的烏克兰人，长鼻子，长胳膊，长腿；他处处都显得长，只有他的脖子很短，使得他像是駝背了。他上身穿一件干净的白衬衫，鑲着綉花的衣領，下身穿着白色的肥褲子和新的高筒靴子，跟車夫們一比，簡直像个大少爷。他抱着一个又大又白的、第一眼看上去样子奇怪的东西，而且有一管枪的枪身从他肩膀后面探出来，也很长。

他从暗处走进亮光的圈子里，站住，好像在地里生了根；有半分钟的工夫，他瞧着車夫們，仿佛要說："瞧啊，我的笑容多么好看！"然后他向篝火迈近一步，笑得越发燦烂，說：

"面包和盐①，哥儿們！"

"欢迎你！"潘捷列代表大家回答。

生人把怀里抱着的东西放在火边（原来那是一只打死的野雁），又对他們打一次招呼。

大家都走到野雁那儿，开始細細地看它。

"好一只鳥！你拿甚么打死它的？"迪莫夫問。

"大粒的散彈……小粒的散彈打不中它；它不容人挨近它……买下吧，哥儿們！我只要二十个戈比就把它卖給你們了。"

"我們要它有甚么用？这东西頂好烤着吃，拿它一煮大概就会煮硬，那就咬不动了！……"

"唉，眞要命！要是把它拿到庄园上的老爷那儿去，他們倒会給我半个卢布。可是路远着吶——有十五俄里！"

这个来历不明的人坐下来，取下枪，放在自己身旁。他好像

① 对正在吃飯的人的問候辞。

困了，沒精神，笑迷迷的，給火光照得眯細眼睛，大概想起了甚么痛快事。他們遞給他一个調羹。他吃起来。

"你是甚么人？"迪莫夫問他。

陌生人沒听見这句問話；他沒回答，甚至也沒有看迪莫夫一眼。这笑嘻嘻的人大概沒尝出稀飯的滋味，因为他有点懶洋洋地信口喝着，把調羹举到唇边的时候，調羹里有时候盛得很滿，有时候却完全是空的。他并沒喝醉酒，不过他的脑子里好像在想甚么荒唐事似的。

"我在問你：你是甚么人啊？"迪莫夫又問一遍。

"我？"那来历不明的人一怔，說，"康司坦丁·茲佛內克，罗夫諾地方的人。离这儿有四俄里路。"

康司坦丁想赶紧表明他不是像他們那样的农民，而要高一等，就連忙添一句：

"我們有蜂房，而且养着猪。"

"你是跟爸爸住在一块儿呢，还是另外单过？"

"不是的，現在我自己单过了。我分家了。这个月，在圣彼得节以后，我成亲了！現在我是娶了媳妇的人啦！……从正式成亲到現在有十八天了。"

"好事！"潘捷列說，"結婚挺不錯……这是上帝促成的……"

"年青的老婆待在家里睡覚，他却跑到草原上来蹓跶，"基留哈笑道，"怪人！"

仿佛自己身上頂怕痛的地方給人掐了一把似的，康司坦丁打了个哆嗦，笑起来，臉紅了……

"可是主啊，她不在家！"他連忙从嘴边移开調羹說，带着快活和惊奇的表情看了一遍所有的人，"她不在家，她回娘家去了两天啦！真的，她走了，我就跟沒結婚一样了……"

康司坦丁摆摆手，搖搖脑袋；他打算继續想下去，可是他臉上流露着的欣喜妨碍他想心事。他好像坐得不舒服似的，就换一个姿势，笑起来，又搖搖手。他不好意思把他的愉快思想讲給生人听，可是同时他又忍不住想要把自己的欢喜告訴別人。

“她上杰米朵沃去看她媽了！”他說，臉紅了，把枪换一个地方放着，“她明天会回来……她說她回来吃中飯。”

“你悶得慌嗎？”迪莫夫間。

“啊，主，你想会怎样呢？我們剛剛成亲那么点时候，她就走了……不是嗎？哦，不过呢，她是个手脚不識閑的姑娘，要是我說的不对，让上帝懲罰我！她呀，那么好，那么体面，那么愛笑，愛唱，簡直是一团火药嘛！她在家，我的脑筋就給弄得迷迷糊糊的，可是她一走，我又失魂落魄，跟傻瓜似的在草原上逛蕩了。我吃完中飯就出来走，簡直要喊救命啦。”

康司坦丁揉揉眼睛，瞧着火，笑了。

“这么一說，你愛她……”潘捷列說。

“她那么好，那么体面，”康司坦丁又說一遍，沒听見他的話；“挺好的管家婆，又聰明又清醒，在全省的老百姓家里再也找不着像她那样的了。她走了……不过，她一定也悶得慌，我知道！我明白，那个小喜鵲！她說明天吃中飯的时候回来……可是話又說回来，多么想不到的事啊！”康司坦丁差不多嚷起来，忽然把声調提高了，变换一下坐的姿势，“現在她愛我，惦記我，不过当初她还不肯嫁給我呢！”

“可是你吃吧！”基留哈說。

“她不肯嫁我！”康司坦丁接着說，沒听見，“我追了她三年！我原是在卡拉契克市集上瞧見她的；我愛她愛得要命，差点沒上了吊……我住在罗夫諾，她住在杰米朵沃，两下里相隔二十五俄

里路，我簡直找不着机会。我打发媒人去見她，她呢：'不行！'唉，这喜鵲啊！我送她这个，送她那个，耳环啦、蜜餅啦、牛普特蜂蜜啦——可她还是說：'不行！'这有甚么办法呢。不过要是仔細一想，我哪儿配得上她呢？她年青，漂亮，一团火药似的；我呢，岁数大，不久就要滿三十了，况且长得太漂亮，一把大胡子跟一把釘子一样，一張白凈的臉长滿了疱。我哪儿比得上她呢！也許只有一件事还說得上：我們家富裕，可是瓦賀拉敏基家也不錯啊。他們有六头牛，雇着两个长工。哥儿們，我爱她，入了迷……我睡不着，吃不下；我一脑子的心思，而且好乱喲，求上帝别叫我們受这个罪才好！我想見她的面，可是她又在杰米杂沃……你們猜怎么着？上帝可以做我的証人，我不是說謊：一个礼拜里头总有三回，我一步一步走着上那儿去，就为了看一看她。我扔下活儿不干了！我胡思乱想，我甚至想上杰米杂沃去做个长工，好跟她近一点。我好苦喲！我媽找了巫婆来；我爸爸打过我十来回。我足足吃了三年苦，于是下了决心：就是挨三回詛咒，我也要上城里做馬車夫去……这是說，不走运嘛！到复活节，我就上杰米杂沃去跟她見最后一面……"

康司坦丁把头往后一仰，发出一片輕輕的暢快笑声，仿佛剛才很巧妙地捉弄了甚么人似的。

"我看見她跟一些年青小伙子在河边，"他接着說，"我的火上来了……我把她叫到一边去，对她說了各式各样的話，大概有一个钟头……她就此爱上我啦！她有三年不喜欢我，可是就因为我那一番話，她爱上了我！……"

"你对她說了些甚么来着？"迪莫夫問。

"說甚么？我記不得了。……那怎么記得住？当时我的話像水管里流出来的水，一刻也不停：哇啦哇啦！現在呢，我却一

个字也說不上来了……哪，她就这么嫁給我了……現在她找她媽去了，这喜鵲；她一走，我就到草原上来逛蕩。我在家里待不住。我受不了！”

康司坦丁笨拙地把脚从自己身子底下抽出来，在地上躺平，脑袋枕着拳头，然后又起来，坐好。这时候人人都十分明白这是一个陶醉在爱情中的、幸福的人，而且幸福到了痛苦的地步；他的微笑、眼睛、一举一动都表現了难忍难熬的幸福。他坐立不安，不知道該采取甚么样的姿势，該怎么办才不致給他那无数愉快的思想压得筋疲力尽。他在这些生人面前傾吐了心里的話以后，才算能安静地坐好，眼望着火，出了神。

看見这个幸福的人，大家都覚着煩悶，也渴望幸福。人人都心事重重。迪莫夫站起来，静悄悄地在火旁走着；从他的脚步，从他肩胛骨的动作，看得出来他难受，煩悶。他站住，瞧着康司坦丁，坐下来。

这时候篝火熄了。火光不再閃动；那一块紅，縮小了，暗淡了……火越灭得快，月光就越亮。現在，他們看得清道路的辽闊、羊毛捆、貨車的轅杠、嚼草料的馬儿，在大道的对面，朦朧地現出另一个十字架……

迪莫夫用手托着臉蛋儿，輕声哼着一个悲凉的歌。康司坦丁带着睡意的微笑，細声細气地随着他唱。他們唱了半分钟，就又沉默了……叶美里揚哆嗦一下，动动胳臂肘，手指头也动起来。

“哥儿們！”他用恳求的声音說，“咱們来唱个圣歌！”

眼泪涌到他的眼睛里。

“哥儿們！”他又說一遍，拿手按着心，“咱們来唱个圣歌吧！”

“我不会，”康司坦丁說。

人人都拒絕，于是叶美里揚一个人唱起来。他搖动两条胳膊，点头，張开嘴，可是他的嗓子里只发出一种干哑的、无声的喘息。他用胳膊唱，用脑袋唱，用眼睛唱，甚至用他那瘤子唱，唱得热烈而痛苦。他越是想使勁从胸里挤出一个音节来，他的喘息就越是不出声……

叶果魯希卡跟別人一样也很郁悶。他回到自己的貨車旁，爬上羊毛捆，躺下来。他瞧着天空，想着幸福的康司坦丁和他的妻子。为甚么人要結婚呢？为甚么这世界上有女人？叶果魯希卡給自己提出了不明不白的問題，心想：要是男人有个溫柔的、快活的、漂亮的女人老在自己的身边，那他一定快活吧。不知甚么緣故，他想起了德兰尼兹卡雅伯爵小姐，暗想跟那样一个女人一块儿生活大概是很愉快的；要不是这个想法使他非常难为情，他也許很願意跟她結婚了。他想起她的眉毛、双眸、馬車、塑着騎士的钟……宁靜而溫暖的夜扑到他身上来，在他耳朵旁边小声說着甚么；他覚得仿佛是那个可爱的女人向他湊过来，笑嘻嘻地看他，想吻他似的……

那堆火只留下两个小小的紅眼睛，越变越小。車夫們和康司坦丁坐在火旁边，黝黑一片、凝神不动；他們現在人数好像比先前多得多了。两个十字架都可以看清了；远远的，远远的，在大道旁边，閃着一团紅光——大概也是有人在燒稀飯吧。

“我們的母亲俄罗斯是全世界的領——袖！”基留哈忽然敞开嗓門唱起来，可是岔了气，沒唱下去。草原的回声接住他的声音，带到远处去，仿佛愚蠢本身用沉甸甸的輪子滚过草原似的。

“現在該动身了！”潘捷列說，“起来，孩子們。”

他們套馬的时候，康司坦丁在貨車旁边走动，称贊他的老婆。

“再会，哥儿們！”等到貨車队走动了，他叫道，“謝謝你們的款待！我还要上火光那边去。我受不了！”

他很快地消失在黑暗里；有很久的工夫，听見他迈步往那火光走去，对别的陌生人去訴說他的幸福了。

第二天叶果鲁希卡醒来的时候，正是清晨；太阳还沒升上来。貨車队站住了。有一个人，戴一頂白色无边帽，穿一身便宜的灰布料衣服，騎着一头哥薩克的小馬，正在最前面的一辆貨車旁边跟迪莫夫和基留哈讲話。前面大約两俄里开外，有些又长又矮的白色谷仓和瓦頂的小屋；小屋四旁既看不見院子，也看不見树木。

“老爷爷，那是甚么村子？”叶果鲁希卡問。

“那是阿尔明尼亚人的庄子，小小子，”潘捷列回答，“阿尔明尼亚人住在那儿。那个民族挺不錯……那些阿尔明尼亚人。”

穿灰衣服的人已經跟迪莫夫和基留哈讲完話；他勒住他的小馬，朝庄子那边瞧着。

“你瞧，这算是甚么事啊！”潘捷列叹道，也朝庄子那边望着，在清晨的冷空气中聳起肩膀，“他先前派一个人到庄子里去取一个甚么文件，那个人还沒回来……原該派司乔普卡去才对！”

“这个人是誰啊，老爷爷？”叶果鲁希卡問道。

“瓦尔拉莫夫。”

我的天！叶果鲁希卡連忙翻身起来，跪着，瞧那个白色的无边帽。很难看出这个穿着大靴子、騎着难看的小馬、在所有的上流人都在睡觉的时候跑来跟农民讲話的、矮小而灰色的人，就是那个神秘的、叫人捉摸不透的、人人都在找他而他又永远“在这一带地方轉来轉去”的、比德兰尼兹卡雅伯爵小姐还要有錢的瓦尔拉莫夫。

“这个人挺不錯，好……”潘捷列說，朝庄子那边瞧着，“求上帝賜他健康，很好的一位老爷……姓瓦尔拉莫夫，名叫謝敏·亚历山德雷奇……小兄弟，这个世界就靠这类人支撑着。这是实在的……公鸡还沒叫，他就已經起来了……换了别人，就一定在睡觉，或者在家里陪客人閑扯，可是他一天到晚在草原上……他轉来轉去……甚么事情他都不放松……不——不放松！他是个好样儿的……”

瓦尔拉莫夫正在讲着什么，他的眼睛却沒离开那庄子。那匹小馬不耐煩地調动它的脚。

“謝敏·亚历山德雷奇！”潘捷列叫道，脫掉帽子，“您派司乔普卡去吧！叶美里揚，喊一声，就說派司乔普卡去好了！”

可是这时候总算有个人騎着馬从庄子那边来了。那人的身子向一边歪得很厉害，馬鞭在头頂上面搖动，好像在表演勇敢的騎术，打算引得每一个人惊叹似的，像鳥那么快地飞到貨車这儿来。

“那人一定是替他办事的騎手，”潘捷列說，“他一定有一百个这样的騎手，說不定还要多呢。”

騎馬的人到了第一辆貨車旁边，就勒住他的馬，脫掉帽子，交給瓦尔拉莫夫一个小本子。瓦尔拉莫夫从小本子里抽出几張紙来，看了看，叫道：

“伊凡楚克的信在哪儿呀？”

騎士接过小本子去，看一看那些紙，聳聳肩膀；他开始讲話，大概在替自己辯白，要求让他再騎馬到庄子里去。小馬忽然动了一动，仿佛瓦尔拉莫夫变得重了一点似的。瓦尔拉莫夫也动了一动。

“滚开！”他生气地叫道，他朝騎馬的人搖动鞭子。

然后他勒轉馬头，一面瞧小本子里的紙，一面让那头馬慢步沿了貨車队踱着。等他走到这个車队的最后一辆时，叶果魯希卡就凝神瞅着他，好看清他。瓦尔拉莫夫是个老头儿。他那平淡无奇的、給太阳晒黑的、生一把白色小鬍子的、俄罗斯人的脸，顏色发紅，沾着露水，布滿了小小的青筋；那張臉跟伊凡·伊凡內奇一样也現出正正經經的冷淡表情，也現出热中于事业的表情。不过，在他和伊凡·伊凡內奇中間，毕竟可以感到多么大的不同啊！伊凡·伊凡內奇舅舅的脸上除了正正經經的冷淡表情以外，永远有担心和害怕的神气，唯恐找不到瓦尔拉莫夫，唯恐誤了时刻，唯恐錯过了好价錢；像这种自己作不得主的小人物所特有的表情，在瓦尔拉莫夫的臉上或者身上就找不出来了。这个人自己定价錢，从不找人，也不仰仗什么人；他的外表尽管平常，可是处处，甚至他拿鞭子的气派，都表現了掌握着权力和經常称霸草原的感覚。

他騎馬走过叶果魯希卡身边的时候，沒有看他，倒是多承小馬賞臉，瞧了瞧叶果魯希卡；它用愚蠢的大眼睛瞧着，就連它也很冷淡。潘捷列对瓦尔拉莫夫鞠躬；瓦尔拉莫夫留意到了，眼睛还是沒离开紙，声音含糊地說：

“你好，老头儿！”

瓦尔拉莫夫跟那騎馬的人的談話以及他搖鞭子的气派，明明給貨車队所有的人留下了威風凛凛的印象。大家的臉都严肃起来。騎馬的人被这位大人物的震怒吓掉了魂，沒戴帽子，松着繮绳，停在最前面那辆貨車旁边；他一声不响，好象不相信今天一开头就会这么倒楣似的。

“很凶的老人……”潘捷列嘟噥着說，“可惜他太凶！不过他挺不錯，是个好人……他并不无緣无故駡人……沒甚么……”

看完那些紙以后，瓦尔拉莫夫就把小本子塞进衣袋里；小馬仿佛知道了他的心意似的，不等吩咐，就顛动一下，順着大道跑开了。

7

当天晚上，車夫歇下来燒稀飯。这一回，从一开头起，人人都有一种不明不白的愁悶感覚。天气悶热；他們喝了許多水，可还是不解渴。月亮十分紅，神态阴沉，仿佛害了病似的。星星也昏蒙蒙，暗影更濃了，远处也更朦朧。大自然好像有了甚么預感，心里难过似的。

篝火四周沒有昨晚的那种活潑和談話了。大家都覚着煩悶，即便讲話也打不起精神，沒有兴致。潘捷列光是唉声叹气，抱怨两条腿，不断讲到横死。

迪莫夫伏在地下，沉默着，嚼一根干草；他臉上現出嫌恶的表情，好像那根草气味不好聞似的；他的臉色凶狠而疲乏……瓦夏抱怨說下巴发痛，預言着要变天了；叶美里揚不摇胳膊了，呆坐着，悶悶地瞧着火。叶果魯希卡也疲乏了。这种緩慢的旅行使得他膩味，白昼的炎热晒得他头痛。

他們燒稀飯的时候，迪莫夫由于煩悶而跟他的同伴找碴儿吵架。

"这个长着瘤子的家伙，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儿，老是头一个伸出調羹来！"他說，恶狠狠地瞧着叶美里揚。"貪吃！老是头一个搶到鍋子旁边坐好。他做过唱詩的，因此他自以为是老爷啦！像你們这种唱詩的，在这条大道上要飯的多着吶！"

"你为甚么跟我过意不去？"叶美里揚問，也生气地瞧着他。

“就是要你别头一个忙着往鍋子里舀东西吃！别以为自己有甚么了不起！”

“你是混蛋，就是这么的，”叶美里揚用嗄哑的声調說。

潘捷列和瓦夏凭經驗知道这种談話通常会鬧出甚么結局来，就出头調解，极力劝迪莫夫不要无端駡人。

“甚么唱詩的……”那个搗蛋鬼不肯干休，反而冷笑，“那种玩意儿誰都会唱。坐在教堂的門廊上唱‘看在基督的面上，賞我几个錢吧！’哼！你們还怪不錯的呢！”

叶美里揚沒有开口。他的沉默反倒惹恼了迪莫夫。他带着更大的痛恨瞧着那个先前在教堂唱詩的人，說：

“我只不过不願意跟你鬧罢了，要不然我眞要叫你知道知道你自己是个甚么玩意儿！”

“可是你为甚么跟我过意不去，你这个瑪則帕[1]？”叶美里揚冒火了，“我惹你了嗎？”

“你叫我甚么？”迪莫夫問道，站起来，眼睛里充滿了血，“怎么？我是瑪則帕？是嗎？好，給你点顏色看看！叫你自己去找吧！”

迪莫夫从叶美里揚的手里搶过調羹来，往远处一扔。基留哈、瓦夏、司乔普卡都跳起来，跑去找它；叶美里揚用懇求和詢問的眼光瞧着潘捷列。他的臉忽然变小，变皺，眼睛眨巴起来，这位先前唱过詩的人跟小孩似地哭起来了。

叶果魯希卡早就恨迪莫夫，这时候覺得空气一下子悶得受不了，仿佛篝火的火焰烤灼他的臉似的；他恨不得赶快跑到黑暗

---

[1] 瑪則帕(1644—1709)，旧俄的哥薩克大将，一七〇八年背叛彼得大帝，带領四五千哥薩克人投奔瑞典王查理十二世。后来瑞典軍队在波尔塔瓦战敗，查理十二世返国之后，瑪則帕服毒自尽。

中的貨車那儿去才好，可是那搗蛋鬼的气憤而煩悶的眼睛吸住了他。他热切地想說几句非常伤人的話，就往迪莫夫那边迈近一步，上气不接下气地說道：

"你比誰都坏！我看不慣你！"

这以后，他原应該跑到貨車那边去，可是他站在那儿动不得，就接着說：

"到了下一个世界，你会在地獄里被火燒！我要告到伊凡·伊凡內奇那儿去！不准你欺侮叶美里揚！"

"嘿，你瞧！"迪莫夫笑道，"凡是嘴上的奶还沒干的小猪羅，都要乱下命令。要不要我擰你的耳朵？"

叶果魯希卡覚得透不过气来；他——以前从沒这样过——忽然周身打抖，頓着脚，尖声叫道：

"打他！打他！"

眼泪从他眼睛里流出来；他覚得难为情，就踉踉蹌蹌跑回貨車那边去。他的尖叫产生了甚么影响，他沒看見。他躺在貨包上哭，胳膊和腿抽搐着，小声說：

"媽！媽！"

那些人、篝火四周的阴影、烏黑的羊毛捆、远处每分钟都在发亮的閃电——这一切，現在全使他覚得阴森可怕。他一面害怕，一面暗自絕望地問道：他怎么会，而且为甚么，跑到这不熟悉的地方来，夹在这一群可怕的农民当中呢？現在他舅舅、赫利斯托佛尔神甫、簡尼斯卡在哪儿呀？为甚么他們这么久还沒来呢？莫非他們忘掉他啦？他一想到自己給人忘記，丢在这里，听凭命运摆布，就周身发凉，害怕得很，有好几回起意要跳下羊毛捆来，順着大道飞快地跑回去，头也不回，但是轉念想到在路上一定会遇到烏黑而阴森的十字架和远处閃着的电光，他才忍住了……

只有在他小声叫着“媽！媽！”的时候，他才覺得好过一点……

車夫們一定也害怕。叶果魯希卡从篝火旁边跑开以后，他們先是沉默了很久，然后含糊地低声談着甚么，說是有个什么东西就要来了，他們得赶快躲开它才好……他們連忙吃完晚飯，熄了火，沉默地套車。从他們的匆忙的动作和断續的語句可以看出来他們已經預料到有甚么災难要来了。

在动身上路以前，迪莫夫走到潘捷列面前，輕声問道：

“他叫甚么名字？”

“叶果里……”潘捷列回答。

迪莫夫用一只脚踩着一个車輪，抓住捆在貨包上的绳子，爬上車来。叶果魯希卡看見了他的臉和生着鬈曲头发的脑袋。那張臉蒼白、疲倦、庄重，可是已經沒有恶狠狠的表情了。

“叶拉！”他輕声說，“得了，打我吧！”

叶果魯希卡奇怪地瞧着他；这当儿，电光一閃。

“不要紧，打我好了！”迪莫夫重說一遍。

他沒容叶果魯希卡打他，或者跟他讲話，又跳下車来，說：

“我心里好悶啲！”

然后，他摇摇晃晃，动着肩胛骨，懶洋洋地沿着那一串貨車慢慢走着，用半是悲伤半是煩恼的声調反复地說：

“我心里好悶啲！主啊！你别生我的气了，叶美里揚，”他走过叶美里揚面前的时候說，“我們这生活沒有什么指望，苦透了！”

右边現出一道閃电；好像这閃电照在鏡子里似的，远处立刻也現出一道閃电。

“叶果里，接住！”潘捷列扔上一个又大又黑的东西，叫道。

“这是甚么呀？”叶果魯希卡問道。

“一張篷布！天要下雨了，把它盖在身上吧。”

叶果魯希卡坐起来，瞧一瞧自己的四周。远处明显地变黑了，白光閃着，現在每分钟不止一回了，像是眼皮在一睞一睞似的。黑暗，好像自己太重，向右边歪过去了。

“老爷爷，要有雷雨了嗎？”叶果魯希卡問道。

“哎喲，我这双冻坏了的脚好痛喲！”潘捷列沒听見孩子的話，拖长声調說，頓着脚。

左边天空好像有人在划洋火；一道蒼白的、磷光样的細带閃了一閃，就灭了。人們可以听見一股声浪，仿佛远处有人在一个鉄皮房頂上走着。大概是光着脚在房頂上走，因为鉄皮发出了悶悶的隆隆声。

“它要大大地来一陣啦！”基留哈嚷道。

在远方和右边地平綫中間，現出一道閃电，亮得很，照亮了一部分草原，照亮了无云的天空和黑暗相連的地方。可怕的烏云堆得密密层层，不慌不忙地推过来；又大又黑的破布片从那团云的边上挂下来；左右两面的地平綫上也有这样的碎片互相压挤着，堆得高高的。雨云的破碎而蓬松的外观，使得它带着喝醉的、胡鬧的样子。傳来了清晰的、一点也不含混的隆隆雷声。叶果魯希卡在胸前画着十字，連忙披上他的大衣。

“我好悶喲！”迪莫夫的嚷叫声从頂前面的一辆貨車那边飄来，从他的声調听得出来他又生气了，“我好悶喲！”

忽然間起了一陣狂風，来势这么凶猛，差点刮跑了叶果魯希卡的包袱和篷布；篷布被風吹动，向四面八方飞舞，拍着貨包和叶果魯希卡的臉。風呼嘯着，在草原上奔跑，滴溜溜地乱轉，刮得青草发出一片响声，鬧得雷声和車輪的吱嘎声反而听不見了。这風从黑色的雨云里刮过来，卷起滾滾的灰尘，带来雨和潮湿土

地的气味。月光昏暗，仿佛变得骯髒多了似的；星星越发黯淡；可以看見滾滾的烟尘跟它的阴影順着大道的边沿急忙跑到后面甚么地方去。这时候旋風盘旋着，从地面尘土里卷走枯草和羽毛，大概升上了天空；野鷸多半在黑色的雨云旁边飞翔，它們一定多么害怕呀！可是透过迷眼的灰土，除了閃电的亮光以外甚么也看不見。

叶果魯希卡心想馬上要下雨了，就爬起来跪在那儿，拿篷布盖好自己的身子。

“潘捷列——列！”前面有人嚷道，“啊……啊……哇！”

“我听不見！”潘捷列用又高又长的声音回答。

“啊……啊……哇！”

雷声憤怒地响起来，在天空从右边滾到左边，随后再滾回去，消失在最前面那辆貨車的附近。

“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万能上帝啊，”叶果魯希卡小声地說，在胸前画十字，“求您用您的荣耀塡滿天空和大地……”

漆黑的天空張开了嘴，吐出白色的火来；立刻又响起了雷声。雷声剛剛收歇，就来了一道极寬的閃电，叶果魯希卡从篷布的縫里忽然看見通到远方的整个寬闊的大道，看見所有的車夫，甚至看清了基留哈的坎肩。这时候左边那些黑色碎云往上移动，其中有一片云粗野而笨拙，像是伸出趾尖的爪子，直向月亮那边伸过去。叶果魯希卡决心閉紧眼睛，不去理会，等着这一切結束。

不知甚么緣故，雨好久不来。叶果魯希卡巴望雨云也許过去了，就从篷布里往外偷看。天色黑得可怕。叶果魯希卡既看不見潘捷列，也看不見羊毛捆，更看不見自己；他斜起眼睛往前不久还有月亮的地方看，可是那边一片漆黑，跟貨車的上空一

样。在黑暗中，电光似乎更白，更亮，弄得他的眼睛刺痛了。

“潘捷列！”叶果鲁希卡叫道。

沒有人答話。可是这时候風总算最后一回撩一下篷布，跑到不知甚么地方去了。可以听見一种平匀沉着的响声。一滴又大又凉的水落在叶果鲁希卡的膝上，又一滴在他手上爬。他发現自己的膝头沒盖好，想要整理一下篷布，可是这当儿可以听見有些甚么东西洒下来，劈劈拍拍地拍着大道，然后拍着車杠，拍着羊毛捆。那是雨点。雨点和篷布好像互相了解似的，开始急速而快活地談起天来，喊喊喳喳跟两只喜鵲一样。

叶果鲁希卡跪在那儿，或者更正确些不如說坐在自己的靴子上。雨拍着篷布的时候，他往前探身，好遮住膝头，因为膝头忽然湿了。他好容易盖好膝头，可是不到一分钟，又覚得身后背脊底下和腿肚子上面有一种刺骨的、不舒服的潮湿感覚。他就恢复原先的姿势，听凭膝头去让雨淋，暗自盘算該怎样摆布那块在黑地里看不見的篷布才对。可是他的胳膊已經湿了，袖子上和衣領上流下水来，肩胛骨覚着凉冰冰的。他决意甚么也不管，呆坐在那儿不动，只等雨过了再說。

“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他小声念道。

忽然，正好在头頂的上方，发出一声可怕的、震聾耳朵的霹靂，天空碎裂了；他蜷起身子，屏住呼吸，等着碎片落在他的后脑勺和背上。他偶然睁开眼睛，这就看見一道亮得刺眼的光在他的手指上、湿袖子上、从篷布流到羊毛捆以后再淌到地上的細細的水流上，照亮了五回。又傳来同样猛烈可怕的捶打声。天空現在不是发生隆隆声或者霹靂声了，却发出像干木头爆裂一样的破碎声。

“特拉拉！达！达！达！”雷声清楚地响着，滚过天空，好像

跌跌絆絆；摔在前面貨車附近或者后面远处什么地方，发出一声恶毒而断續的“特拉拉！……”

先前，閃电只不过可怕罢了，可是加上这种雷声，却显得凶恶了。它們那种魔光穿透閉紧的眼皮，弄得人周身发凉。怎么样才能不看見它們呢？叶果魯希卡决意把臉轉到后面去。他小心地用两只手和两只脚爬着，好像深怕給人看見似的，手掌在湿羊毛捆上滑着，轉过身去了。

“特拉！达！达！”这声音在他头頂上滚着，落到貨車底下，爆炸开来：“拉拉拉！”

叶果魯希卡又偶然睜开眼睛，这就看見了新的危險：有三个高大的巨人，手拿长枪，跟在車后面。电光照亮他們的枪尖，很清楚地照出他們的身材。他們是体格龐大的人，遮着臉，垂着头，脚步沉重。他們好像难过，沒精打采，心事重重。他們跟着貨車走，也許并沒有甚么恶意，不过他們挨得这么近，还是有点可怕。

叶果魯希卡赶快扭回身子对着前面，周身打抖，喊叫：

“潘捷列！老爷爷！”

“特拉！达！达！”天空回答他。

他睜大眼睛看車夫們在不在。有两个地方射出閃电来，它們照亮通到远方去的大路、整个貨車队、所有的車夫。雨水汇成小河沿着道路流去，水泡跳动。潘捷列在貨車旁边走着；他的高帽子上和肩膀上盖着一小块篷布，周身旣沒表現恐怖，也沒表現不安，仿佛被雷声震聾耳朵，被閃电照瞎了眼睛一样。

“老爷爷，巨人！”叶果魯希卡哭着对他嚷道。

可是老爷爷沒听見。前面走着叶美里揚。他从头到脚盖着一块大篷布，現在成了一个三角形。瓦夏身上甚么也沒盖，照旧

像木头一样地走着，高高地抬起脚，膝头却不弯。在电光中，仿佛貨車并沒走动，車夫們定住了，瓦夏的举起的脚也僵住了似的……

叶果魯希卡又叫老爷爷。他沒得到回答，就一动不动地坐着，不再等雨停了。他相信再过一分钟，雷就会劈死他，相信只要偶尔一睁开眼，就会看見那些可怕的巨人。他不再在胸前画十字，不再叫老爷爷，不再想念母亲，光是冻得发麻，相信暴風雨永远也不会完結了。

可是忽然有了人声。

"叶果里啊，你睡着了还是怎么的？"潘捷列在下面喊道，"下来！耳朵聾啦，小傻瓜！……"

"这才叫做暴風雨呢！"一个不熟悉的低音說；喉嚨里卡卡地响，好像剛剛喝干了一杯挺好的伏特卡似的。

叶果魯希卡睁开眼睛。貨車旁边站着潘捷列、三角形的叶美里揚、那些巨人。那些巨人現在身材矮得多了；叶果魯希卡仔細一看，原来他們是些普通的农民，肩头上扛着的不是长枪，却是鉄的草叉。从潘捷列和三角形中間的夹縫里望出去，可以看見一个矮草屋的明亮的窗子在放光。可見貨車队在一个村子里停下了。叶果魯希卡撩开篷布，拿起包袱，連忙下了貨車。現在左近有了人声和灯光明亮的窗子，他就不再觉着害怕了，虽然雷声还是跟先前那样隆隆地响，整个天空布滿长条的閃电。

"这場暴風雨好，挺不錯……"潘捷列嘮叨着說，"謝謝上帝……我的脚倒因为这場雨少痛一点了，这場暴風雨挺不錯……爬下来啦，叶果里？好，上小屋里面去吧……挺不錯……"

"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叶美里揚干哑地說，"雷一定在甚么地方劈倒了甚么东西……你們是这一带的人嗎？"他問

巨人。

“不，从格里諾沃来的……我們是格里諾沃的人。我們在普拉捷罗夫老爷家里做工。”

“打麦子？”

“样样都做。眼前我們正在收小麦。这閃电，这閃电！好久沒有过这样的暴風雨了。……”

叶果魯希卡走进小屋。他迎面遇到一个瘦瘦的、尖下巴的駝背老太婆。她手里拿着一支油烛，眯縫着眼睛，长声地叹气。

“上帝賜給我們一場甚么样的暴風雨喲！”她說，“我們家里的人在外面草原上过夜；他們要受罪了，心爱的人！脫了衣服吧，小少爷，脫了衣服吧……”

叶果魯希卡冻得打战，难受得聳起肩头，脫下湿透了的大衣，然后張开胳膊，劈开腿，站了很久沒动彈。稍稍一动，就会在他身上引起一种不愉快的寒冷和潮湿的感覚。衬衫的袖子和后背是湿的，褲子粘在大腿上，脑袋上往下滴着水……

“小孩子，站在那儿劈开腿是甚么意思啊？”老太婆說，“来，坐下！”

叶果魯希卡大大地劈开两条腿，走到桌子那儿，在一張凳子上靠近一个甚么人的头坐下。那个头动起来，鼻子里噴出一股气，嘴里发出嚼东西的声音，然后又安静了。从脑袋那儿起，順着凳子，聳起一座盖着羊皮袄的小山。那是一个农妇在睡覚。

老太婆叹着气走出去，不久就带着一个西瓜和一个甜瓜回来了。

“吃吧，小少爷！此外我沒有东西可以請你吃了……”她說，打个呵欠，随后在桌子抽屜里找了一陣，拿出一把又长又尖的小刀来，很像强盜在客棧里用来杀死商人的那种刀，“吃吧，小少

爷！”

叶果鲁希卡仿佛发燒似地打冷战，就着黑面包吃了一片甜瓜，然后又吃了一片西瓜，吃了以后他越发冷了。

“我們家的人在外面草原上过夜……”他吃东西的时候，老太婆叹道，“主震怒了！……我原想在神像前面点支蜡烛，可是我不知道斯捷潘尼达把蜡烛放在哪儿去了。吃吧，小少爷，吃吧……”

老太婆打个呵欠，把她的右手抄到背后，搔了搔她的左肩膀。

“現在一定有两点钟了，”她說，“过一忽儿就是起床的时候了。我們家的人在草原上过夜……他們一定全身湿透了……”

“奶奶，”叶果鲁希卡說，“我困了。”

“躺下，小少爷，躺下。……”老太婆叹道，打个呵欠，“主耶穌基督！我原本睡着了，忽然听見仿佛有人打門。我醒来一看，原来是主賜給我們的暴風雨……我原想点起蜡烛来，可是沒找着。”

她一面自言自語，一面从凳子上拿下一堆破烂来，多半就是她自己的被褥，又从炉边一个挂釘上摘下两件羊皮袄，开始替叶果鲁希卡鋪床。

“这場暴風雨还沒收歇，”她嘮嘮叨叨地說，“看样子，說不定，还沒人挨到雷劈。我們家的人在草原上过夜……躺下，睡吧，小少爷……基督跟你同在，小孙孙……甜瓜我不拿走；你起床的时候，也許还想吃一点呢。”

老太婆的叹气和呵欠、睡熟的农妇的匀称的鼻息、小屋的半明半暗、窗外的雨声，使得人犯困。叶果鲁希卡不好意思在老太婆面前脱衣服。他只脱掉靴子，就躺下，拉过羊皮袄来盖在身

上。

"小小子躺下啦?"过一忽儿他听見潘捷列小声說。

"躺下了!"老太婆小声回答,"主震怒了,震怒了,雷是打了又打,听不出甚么时候才会完……"

"一忽儿就会过去的……"潘捷列低声說,坐下来,"雷声小多了……伙伴們到人家的小屋里去了,只有两个留在外面看馬……伙伴們……不得不这样……馬会給人牵去的……我在这儿坐一忽儿,然后去換班……不能不这样,会給人牵去的……"

潘捷列和老太婆并排坐在叶果魯希卡脚旁,用嘶嘶响的声音低低地攀談着,用叹息和呵欠穿插他們的談話。叶果魯希卡无論怎样也暖和不过来。他身上盖着沉甸甸的、温暖的羊皮袄,可是他周身打抖,胳膊和腿抽搐着,內臟在战栗……他在羊皮袄底下脫掉衣服,可是这也沒用。他的寒顫越来越厉害了。

潘捷列走出去換班看馬,后来又回来;叶果魯希卡仍旧睡不着觉,渾身发抖。有个甚么东西压住他的脑袋和胸膛,悶得他难受;他不知道那是甚么东西,究竟是那两个老人的低微的談話声呢,还是羊皮的刺鼻的气味。他吃过的西瓜和甜瓜在他嘴里留下一种不爽快的、金屬样的滋味。再說,他被跳蚤叮着。

"老爷爷,我冷!"他說,自己也听不出这是自己的声音了。

"睡吧,小孙孙,睡吧……"老太婆叹道。

基特迈动他那小小的細腿,来到床边,搖动胳膊,然后长高了,升到天花板,变成了風車。赫利斯托佛尔神甫不是像坐在馬車里的那个样子,却穿着整齐的法衣,手里拿着刷子①,繞着風車走动,把圣水洒在風車上,風車就不轉动了。叶果魯希卡知道

① 基督教行宗教仪式时用来向圣坛、僧侶、民众身上洒水用的刷子。

这是做梦，就睜开眼睛。

“老爷爷！”他叫道，“給我水喝！”

誰也沒答話。叶果魯希卡覚得躺在那儿悶得受不了，而且不舒服。他就起来，穿好衣服，走出小屋。早晨已經来了。天空阴暗，可是雨倒不下了。叶果魯希卡打着冷战，拿潮湿的大衣裹紧自己的身子，在泥濘的院子里走动，听着寂靜；他的眼光碰到一个小小的牲畜房，那儿有一扇半开着的芦葦編的門。他探进头去瞧瞧那个小屋，走了进去，在黑暗的墙角边的一堆干粪上坐下来。

他那沉重的脑袋里糾結着乱糟糟的思想；嘴里有一种金屬的味道，又干又苦。他瞧着自己的帽子，把它上面的孔雀毛理直，想起先前怎样跟母亲一块儿去买这頂帽子的事。他把手放进口袋里，拿出一团棕色的、粘糊糊的烂泥。这块烂泥怎么会来到他的口袋里的？他想一想，聞了聞：有蜂蜜的气味。啊，原来是犹太人的蜜餅！这块餅給水泡得多么烂啊，可怜的东西！

叶果魯希卡翻看着自己的大衣。那是一件灰色的大衣，釘着骨头的大扣子，裁成礼服的样式。这是一件新的貴重东西，所以在家里从不挂在前厅，却跟母亲的衣服一块儿挂在寝室里；只有逢到假日，才准他穿。叶果魯希卡瞧着这件衣服，不由得替它可惜，想起他和大衣如今只能听凭命运摆布，想起他再也不能回家，就哀哀地哭起来，哭得差点从粪堆上一头栽倒。

一只沾着雨水的白毛大狗，臉上挂着一綹綹白毛，跟卷发紙一样，走进牲畜房来，奇怪地瞪着叶果魯希卡。它好像在想：究竟是汪汪叫的好呢，还是不叫的好。它断定沒有叫的必要，就小心地走到叶果魯希卡面前，吃了那团粘糊糊的烂东西，又走出去了。

“这是瓦尔拉莫夫手下的人！”有人在街上喊道。

等到哭够了，叶果魯希卡就走出牲畜房来，繞过一个水塘，往街上走去。貨車正巧停在門口的大路上。淋湿的車夫們，迈动泥濘的脚在貨車旁边蹓蹉，或者坐在車杠上，沒精打采，睡意蒙矓，跟秋天的蒼蝇一样。叶果魯希卡看着他們，心想：“做个农民，多么枯燥，多么不舒服呀！”他走到潘捷列那边，跟他并排在車杠上坐下来。

“老爷爷，我冷！”他說，打着冷战，把手塞进袖管里。

“不要紧，我們不久就要到了，”潘捷列打个呵欠說，“不要紧，你会暖和起来的。”

貨車队很早就开动了，因为天还不热。叶果魯希卡躺在羊毛捆上，虽然太阳不久就在天空出現，晒干了他的衣服、羊毛捆、土地，他却还是冷得打战。他一閉上眼，就又瞧見基特和風車。他覺得胸中要嘔，周身发重，就极力赶走这些幻象，可是它們一消灭，搗乱鬼迪莫夫就紅着眼睛，举起拳头，大吼一声扑到叶果魯希卡身上来，要不然就是听見那个訴苦声：“我心里好悶喲！”瓦尔拉莫夫騎着他的哥薩克种的小馬走过面前；幸福的康司坦丁走过面前，微微地笑着，抱着野雁。这些人是多么沉悶，多么叫人受不了，多么枯燥乏味啊！

有一回（那是将近黃昏了），他抬起头来想問人要水喝。貨車队停在一座跨过寬闊河面的大桥上。桥下河面上，冒着黑烟，透过烟雾可以看見一只輪船，后面用绳子带着一条拖駁。前面，河对面，有一座花花綠綠的大山，山上点綴着房屋和教堂；山脚下在一列貨車旁边有一辆火車头奔馳着……

叶果魯希卡从沒見过輪船，也沒見过火車头，更沒見过大河。現在瞧着它們，他旣不害怕，也不惊奇；他的臉上甚至沒有

現出一点像是好奇的神气。他只覚得噁心，連忙伏下，用胸脯貼着羊毛捆的边。他吐了。潘捷列看見了，就嗽嗽喉嚨，摇一摇头。

“我們的小小子病啦！”他說，“一定是肚子受凉了……这小小子受凉了……离家在外……这真糟糕！”

8

貨車队停在一个离碼头不远、专招待商人的大客棧門口。叶果魯希卡从貨車上爬下来，听見一个很耳熟的声音。有个人搀他下来，說：

“我們昨天傍晚就到这儿了……今天等了你們一整天。我們原想在昨天赶上你們，可是在路上沒碰見你們，我們走的是另一条路。嘿，你把大衣揉得好皺呀！你可要挨舅舅的駡啦！”

叶果魯希卡細細一瞧說話人的像大理石一样的臉，这才想起来这人就是簡尼斯卡。

“你舅舅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这时候在客棧房間里，”簡尼斯卡接着說，“他們喝茶呢。去吧！”

他領着叶果魯希卡走进一所两层楼的大厦，又黑暗又阴森，就跟他們县城里的慈善机关一样。叶果魯希卡和簡尼斯卡穿过前堂，走完一道阴暗的楼梯和一条狹窄的长过道，走进一个小房間；果然，伊凡·伊凡內奇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正坐在房間里面茶桌旁边喝茶。两个老人一看見小男孩，臉上現出又惊奇又快活的神气。

“啊哈！叶果尔·尼古拉——伊奇，”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唱道，“罗蒙諾索夫先生！”

“啊，貴族老爷！”庫茲米巧夫說，“欢迎欢迎。”

叶果魯希卡脫掉大衣，吻了舅舅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的手，在桌旁坐下来。

“喂，一路上怎么样，puer done[①]？”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替他斟了茶，問他，臉上照例带着燦烂的笑容，“恐怕膩味了吧？求上帝拯救我們，万万别叫我們坐貨車或者騎牛赶路了！上帝寬恕我們吧：走了又走，往前一看，总是一片草原，鋪展开去，跟先前一样：看不見尽头！这不是旅行，簡直是胡鬧嘛。你为甚么不喝茶？喝吧！在你随着那一串貨車赶路，还沒到这儿的时候，我們已經把所有的事圓滿地办完了。謝謝上帝！我們已經把羊毛卖給切列巴辛了，只求上帝能让大家都这么順利就好了……我們賺了一笔錢。”

一看見自家人，叶果魯希卡就感到一种熬也熬不住的要訴苦的欲望。他沒听赫利斯托佛尔神甫的話，只是想着怎样开口，究竟訴些甚么苦。可是赫利斯托佛尔神甫的声調显得不好听，刺耳，妨碍他集中注意，攪乱了他的思想。他在桌旁沒坐滿五分钟就站起来，走到长沙发那里躺下来。

“咦，咦！”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惊奇地說，“你怎么不喝茶？”

叶果魯希卡一面仍旧在想着訴些甚么苦，一面用額头抵着沙发背，忽然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咦，咦！”赫利斯托佛尔神甫重說一遍，站起来，走到长沙发那儿，“盖奥尔吉[②]，你怎么啦？你干么哭呀？”

“我……我病了！”叶果魯希卡开口了。

“病了？”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慌了，“这可不大好呀，小兄

① 拉丁文：好孩子。

② 即叶果里，叶果里是盖奥尔吉的俗名。

弟……在路上怎么能生病呢？哎哎，你是怎么啦，小兄弟……嗯？”

他伸出手去放在叶果魯希卡的头上，又摸摸他的臉蛋儿，說：

“对了，你的脑袋挺燙……你一定着了凉，要不然就是吃了甚么……向上帝禱告吧。”

“給他吃点奎宁……”伊凡·伊凡內奇說，慌了。

“不；应当給他吃点热的……盖奥尔吉，要喝点湯嗎？嗯？”

“不……不想喝，”叶果魯希卡回答說。

“你覚着冷还是怎么的？”

“先前倒是覚着冷，可是現在……現在覚着热了。我周身疼痛……”

伊凡·伊凡內奇走到长沙发那儿，摸一摸叶果魯希卡的脑袋，慌張地嗽一嗽喉嚨，回到桌子那儿。

“这样吧，你索性脱掉衣服，躺下睡吧，”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說，“你該好好睡一覚才成。”

他帮着叶果魯希卡脱掉衣服，給他放好枕头，替他盖好被子，再拿伊凡·伊凡內奇的大衣盖在上面。然后他踮起脚尖走开，在桌旁坐下来。叶果魯希卡閉上眼睛，立刻覚得好像不是在旅館房間里，而是在大道边上，挨近篝火。叶美里揚搖胳膊，迪莫夫紅着眼睛趴在地上，譏誚地瞧着叶果魯希卡。

“打他，打他！”叶果魯希卡嚷道。

“他說梦話了！……”赫利斯托佛尔神甫低声說。

“眞是麻煩！”伊凡·伊凡內奇叹道。

“得拿油和醋来把他擦一擦才行。求上帝保佑，他的病明天就会好了。”

为要摆脱恶梦，叶果鲁希卡睁开眼睛，对火望着。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和伊凡·伊凡内奇已經喝完了茶，正在小声讲話。神甫幸福地微笑，分明无論怎样也忘不了他在羊毛上賺了一笔錢；使他高兴的，与其說是賺来的錢，不如說是想着他回到了家，可以把一大家子人聚集在自己的四周，狡猾地眏一眏眼睛，哈哈大笑；他先得瞞住他們大家，說他按照比实价低的价錢把羊毛卖了；然后他就拿出一个肥大的錢夹交給女婿米海罗說：“哪，拿去吧！瞧，生意就該照这样做！”庫茲米巧夫好像还不满足。他的臉跟先前一样表現了正正經經的冷淡和操心神情。

“唉，要是早知道切列巴辛肯出这样的价錢，”他低声說，“那我就不会在家乡把那三百普特卖給瑪卡罗夫了。眞是要命！不过，誰知道这儿的价錢漲上去了？”

一个穿白衬衫的人把茶炊端出去，点亮墙角神像前面的长明灯。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湊近他的耳朵低声說着甚么；那个人做出詭譎的臉相，就跟同謀造反的人一样，仿佛在說：“我明白了，”然后走出去，不久就又回来，把一个装流质的器皿放在长沙发底下。伊凡·伊凡內奇在地板上給自己鋪了被褥，打了几回呵欠，懶洋洋地念完禱告，就躺下去了。

“明天我想上教堂去……”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說，“我认識那儿的圣器看守人。做完弥撒我应当去看一看主教，不过据說他病了。”

他打个呵欠，吹熄了灯。現在，只有神像前面的长明灯放光了。

“据說他不見客，”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說，脫下衣服，“这么一說，我只好見不到他的面就走了。”

他脫下长衫，叶果鲁希卡看見眼前站着个魯濱孙·克魯梭。

魯濱孙在一个小碟里攪动甚么东西，走到叶果魯希卡面前，小声說：

"罗蒙諾索夫，你睡着啦？起来吧！我拿油和醋擦一擦你的身子。这是很灵的，你只要向上帝禱告一下就行了。"

叶果魯希卡連忙翻身坐起来。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脫掉孩子的內衣，聳起肩膀，断断續續地抽气，倒好像誰在呵他的痒似的；他开始擦叶果魯希卡的胸膛。

"凭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他小声說，"趴好，背朝上！……这就行了。明天病就会好了，不过以后别再造罪了……你燙得跟火似的！大概起暴風雨的时候，你們正在路上吧？"

"正在路上。"

"那还有不生病的！凭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那还有不生病的！"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擦完叶果魯希卡以后，給他穿上內衣，替他盖好，在他身上画了十字，就走了。后来，叶果魯希卡看見他怎样向上帝禱告。大概这老人背熟了許多禱告詞，因为他站在神象前面小声念了許久。念完禱告，他对着窗口、門、叶果魯希卡、伊凡·伊凡內奇画了十字，在一張小的长沙发上躺下来，沒垫枕头，拉过自己的长衫盖在身上。过道上一个挂钟敲了十下。叶果魯希卡想起到天亮还有很长一段时間，就煩恼得用脑門子抵住长沙发的靠背，不再努力摆脫那些朦朧的、郁悶的梦景了。可是早晨却远比他預料的来得快。

他覚得他躺在那儿，用脑門子抵住长沙发的靠背，并沒过多久，可是等到他睜开眼来，斜射的阳光却已經透过小客房里两扇窗子，照在地板上了。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和伊凡·伊凡內奇不在房間里。房間已經打扫过，挺亮，舒服，有赫利斯托佛尔神甫

的气味：他身上老是冒出柏枝和晒干的矢車菊的气味（在家里，他常用矢車菊做洒圣水的刷子和神龕的装飾品，因此他身上浸透了那些气味）。叶果魯希卡瞧着枕头，瞧着斜射的阳光，瞧着自己那双現在已經擦干净、并排摆在长沙发左近的靴子，瞧啊瞧的，笑了。他看到自己不是躺在羊毛捆上，看到四周的东西样样都是干的，看到天花板上并沒有閃电和雷，倒覚着奇怪了。

他跳下长沙发，开始穿衣服。他覚得身体挺好，昨天的病只留下一点痕迹：大腿和脖子有点发軟。这样看来，油和醋奏了效。他想起昨天朦朧看見的輪船、火車头、寬闊的河流等等，現在就連忙穿上衣服，好跑到碼头上去看一看。他嗽洗完毕，穿上紅布衬衫，忽然門鎖卡达一响，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在門口出現，戴着高礼帽，帆布长衫外面罩着棕色綢法衣，手里拄着长木杖。他面带笑容，满臉放光（剛剛从教堂回来的老人总是滿臉放光的），他把圣餐餅干和一包甚么东西放在桌子上，祈禱过后，說：

"求上帝怜恤我們！哦，你身体怎么样啦？"

"現在好了，"叶果魯希卡回答，吻他的手。

"謝謝上帝……我剛做完弥撒回来……我剛才去看一个我所认識的圣器看守人。他原約我跟他一块儿去喝茶，可是我沒去。我不願意很早就上别人家里去作客，願上帝跟他同在！"

他脫掉法衣，摸摸自己的胸膛，不慌不忙地解开那个小包。叶果魯希卡看見一小盒魚子、一小片熏鱘魚、一块法国面包。

"瞧，我路过一家活魚店的时候买来的，"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說，"平常日子，原本不該这么奢侈，可是我想，我家里有病人，那么这就可以原諒了。魚子酱挺好，是鱘魚的……"

穿白衬衫的那个人端来茶炊和一个盛着茶具的盘子。

"吃吧，"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說，把魚子抹在一片面包上，递

給叶果魯希卡，“現在尽管吃啊玩啊都沒关系，可是你念书的时候就要到了。記住，念书要专心，用功，也好有个出头之日。凡是应該背熟的，你就背熟它，可是遇到你应当用自己的話来說明內在的含义，而不顾外部形式的时候，那就用你自己的話来說。要努力把各門功課都学好。有的人，算术倒学得挺好，可是从沒听說过彼得·莫吉拉①；有的人倒知道彼得·莫吉拉，可是又不会解釋月亮。不行，你得把书念到样样都懂才行！学拉丁文啦、法文啦、德文啦……当然还有地理、历史、神学、哲学、数学……。等你不慌不忙，一边禱告上帝，一边热心地学会了門門功課，那就要出来做事了。要是你样样都懂，那就任甚么行业干起来都便当……你只要用功念书，求得天恩，上帝就会指点你做甚么样的人。医生啦、法官啦、工程师啦……”

赫利斯托佛尔在一小片面包上抹了一点点魚子，放进嘴里，說：

“使徒保罗說过：‘不要学古怪的、邪道的学問。’当然，如果那是妖术，不合法的技术，或者从另一个世界召来像索尔②那样的魂灵的法术，或是于人于己全沒用处的学問，那就还是不学的好。你应該只学上帝所賜的那些学科。你要学他們的榜样……神圣的使徒們用各种語言讲話，那你就学各种語言。偉大的巴錫尔③研究数学和哲学，那你就学数学和哲学；圣涅斯托尔④写历史，那你就学历史，写历史。要学圣徒的榜样……”

赫利斯托佛尔用茶碟喝茶，擦了擦上髭，搖一搖头。

---

① 彼得·莫吉拉(1596—1647)，俄国宗教学者，写过許多宗教书。

② 古以色列王。

③ 巴錫尔(329—379)，巴勒斯坦愷撒利亚的大主教。

④ 十一世紀与十二世紀中的俄国教士，留下著作多种。

“好！”他說，“我受的是老式教育，現在我已經忘了許多，不过我跟别人还是生活得不同。比都沒法比。比方說，到一个甚么人多的地方去赴宴会或者参加甚么大会，說上一句拉丁話，或者提到历史或哲学上的事，人家听了就会滿意，我自己呢，也很滿意……或者巡迴法庭来了，要人监誓，别的教士都怕难为情，可是我跟法官啦、檢察官啦、律师啦，却很合得来。我談吐文雅，跟他們喝喝茶，說說笑，問問他們我不知道的事……他們也挺愉快。就是这么的，小兄弟。……学問是光明，愚昧是黑暗。念书吧！当然，念书是很难的；現在念书要化不少錢……你媽是寡妇，她靠撫恤金过活，可是呢，話說回来……”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战兢兢地瞧着門口，接着小声說：

“伊凡·伊凡內奇会帮忙的。他不会不管你。他自己沒有子女，他会帮你的。别担心。”

他做出严肃的臉容，越发小声地說：

“只是要記住，盖奥尔吉，别忘了你母亲和伊凡·伊凡內奇，求上帝让你别忘記。十誡教你孝敬母亲，伊凡·伊凡內奇是你的恩人，等于是你的父亲。要是你将来有了学問，求上帝不要让你因为别人比你笨就討厌别人，看不起别人；那你就要倒楣了，倒楣了！”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举起手来，小声重念了一遍：

“你就要倒楣了！倒楣了！”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嘮叨起来，照俗話所說的那样，讲得津津有味；看来不到吃午飯的时候，他是絕不肯罢休的，可是門开了，伊凡·伊凡內奇走进来。舅舅匆忙地打个招呼，就在桌旁坐下来，很快地喝茶。

“好，所有的事全办妥了，”他說，“今天可以回家去了，不过

叶果尔的事还得操一下心。得把他安置一下。我姐姐說，她有一个朋友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住在此地一个甚么地方，她也許肯收留他在那儿寄宿吃飯。”

他在皮夹里翻来翻去，从里面抽出一張揉皺的紙，念道：

“‘小下街：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托斯庫諾娃，住在自己购置的房子里。’得馬上去找她才成。眞是麻煩！”

喝完早茶以后过了不久，伊凡·伊凡內奇带着叶果魯希卡走出客棧。

“眞是麻煩！”舅舅嘟囔道，“你像牛蒡似地粘在我身上，去你的！你們要学問，要爭着做上等人，只有我倒楣，为你們受罪……”

他們穿过院子的时候，貨車和車夫都已經不在了。他們一清早就离开此地，到碼头上去了。院子里远远的一个角落里，那辆熟悉的、黑黝黝的馬車停在那儿；馬車旁边站着那儿匹栗色馬，正在吃燕麦。

“再見，馬車！”叶果魯希卡想道。

起先，他們顺着大街爬上坡去，爬了很久，然后他們穿过一个大市場；在那儿，伊凡·伊凡內奇向一个巡警打听小下街在哪儿。

“嘿！”巡警笑嘻嘻地說，“路还远着呐，順这条路要一直走到公共牧場！”

他們一路上遇見好几辆街头馬車，可是像坐馬車这类的舒服事，只有遇到例外的情形，遇到大节期，舅舅才容許自己享受一下。叶果魯希卡和他在鋪平的街上走了很久，然后又在只有人行道而沒有馬路的街上走了很久，最后走到了旣沒有馬路也沒有人行道的街上。等到他們的腿和舌头把他們送到小下街，

他倆都滿臉通紅，摘下帽子擦汗。

“劳駕告訴我，”伊凡·伊凡內奇对一个坐在街門旁边小凳上的老人說，“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托斯庫諾娃的房子在哪儿？”

“这儿沒有姓托斯庫諾娃的，”老人想了一想，答道，“也許你找的是契莫盛科吧。”

“不，托斯庫諾娃……”

“对不起，这儿沒有姓托斯庫諾娃的……”

伊凡·伊凡內奇聳一聳肩膀，慢慢往前走去。

“您用不着再找！”老人在他們后面叫道，“我說沒有就是沒有！”

“听着，老大娘，”伊凡·伊凡內奇对一个在墙角摆着小摊卖葵花子和梨的老太婆說，“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托斯庫諾娃的房子在哪儿？”

老太婆惊奇地瞧着他，笑了。

“难道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现在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嗎？”她問道，“主啊！自从她嫁出女儿去，把自己的房子让給她的女婿以来，已經有八年了！現在她女婿住在那儿呐。”

她的眼睛說：“你們这些傻瓜怎么会連这样一点小事都不知道？”

“那她現在住在哪儿？”伊凡·伊凡內奇問道。

“主啊！”老太婆惊奇地叫道，合起掌来，“她早已租房子另住啦！她把自己的房子让給女婿已經有八年了！您这是怎么啦！”

她大概料着伊凡·伊凡內奇也会吃惊，叫起来：“可是这不可能呀！！”然而伊凡·伊凡內奇很平靜地問道：

“那么她租住的房子在哪儿？”

这个女小販卷起袖口，用赤裸的胳膊指点着，同时用尖細刺耳的声音嚷道：

“照直走，照直，照直……等到走过一所小紅房子，左手边就有一条小巷子。那您就走进小巷子，找到右边第三个門就是……”

伊凡·伊凡內奇和叶果魯希卡走到那所小紅房子，向左拐弯，走进小巷子，直奔右边的第三家門口。在很旧的灰色街門两旁伸展着灰色的圍墻，裂了很大的口子；右面那部分圍墻向前猛歪过来，有倒下来的危險，街門左边的圍墻却往后面，往院子里面歪过去。街門本身倒笔直地立着，好象还沒有选定該往哪边倒才方便一点：究竟該往外倒呢，还是往里倒。伊凡·伊凡內奇推开小小的边門，他和叶果魯希卡看見一个大院子，长滿了杂草和牛蒡。离街門一百步远，立着一所小房子，紅房頂，綠百叶窗。有一个胖女人，卷起袖口，兜起圍裙，站在院子中央，正在往地下洒甚么东西，用一种跟女小販同样尖細刺耳的声調嚷着：

“唧！……唧！唧！”

她身后有一条生着尖耳朵的紅毛狗坐在地下。它一看見客人，就往小門这边跑来，送上一片中音的叫声（凡是紅狗都是用中音叫）。

“您找誰？”女人叫道，用手遮住眼睛上的阳光。

“您好！”伊凡·伊凡內奇揮动手杖赶走那条紅毛狗，也嚷道，“劳駕告訴我，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托斯庫諾娃住在这儿嗎？”

“就住在这儿！可是您找她有甚么事？”

伊凡·伊凡內奇和叶果魯希卡向她那边走过去。她怀疑地瞧着他們，又問一遍：

"您找她有甚么事？"

"可是也許您就是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吧？"

"嗯，就是我！"

"幸会幸会……您要知道，您的老朋友奥尔迦·伊凡諾芙娜·柯尼亚节娃問候您。这是她的小儿子。我呢，也許您还記得，就是她亲弟弟伊凡·伊凡內奇……您原就是我們县城的人……您生在我們那地方，而且在那地方出嫁的……"

随后是沉默。胖女人呆呆地瞧着伊凡·伊凡內奇，好像不信他的話，或者沒听懂他的話似的，然后她滿臉通紅，合攏两只手；她圍裙里的燕麦撒下来，眼睛里迸出了眼泪。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她尖叫道，兴奋得直喘气，"我最亲爱的人！啊，圣徒呀，我为甚么跟傻子似的呆站在这儿？我的漂亮的小天使！……"

她摟住叶果魯希卡，把眼泪沾湿了他的脸，哭得泪人儿似的。

"天哪！"她說，絞着手，"奥尔迦的小儿子！大喜的事！他簡直就是他媽嘛！跟他媽长得一模一样！可是你們为甚么站在院子里啊？請进屋里去吧！"

她匆匆朝那所房子走去，一面走，一面哭着，喘着，讲着。客人們跟着她走。

"我的房間还沒收拾好呢！"她說，領着客人走进一个悶不通風的小客堂，那儿装点着許多神像和許多盆花，"啊，圣母！瓦西里沙，至少去把百叶窗开一开！我的小天使！我的說不出那么美的漂亮孩子！我不知道奥列琪卡[1]有这样一个小儿子！"

---

[1] 奥尔迦的爱称。

等到她安静下来，跟客人們熟一点以后，伊凡·伊凡內奇就要求跟她单独談一談。叶果魯希卡走进另一个小房間，那儿立着一架縫級机；窗口挂着个鳥籠，籠里装着一只白头翁，这儿跟客堂里一样，也有許多神像和花盆。靠近縫級机站着一个小姑娘，一动也不动，臉儿給太阳晒黑，腮帮子跟基特一样胖都都的，穿一身干淨的花布衣服。她一眼也不眨地瞧着叶果魯希卡，大概覚得很窘。叶果魯希卡瞧着她，沉默一忽儿，問道：

"你叫甚么名字？"

小姑娘撇撇嘴唇，做出一臉的哭相，小声答道：

"阿特卡……"

这意思是說她叫卡特卡。

"他預备住在您这儿，"伊凡·伊凡內奇在客堂里小声說，"如果您肯費心的話，我們就按月給您十个卢布。他倒不是寵坏了的孩子，挺安分……"

"我眞不知道該跟您說甚么才好，伊凡·伊凡內奇！"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含泪地叹道，"十个卢布倒很好，不过带領别人的孩子却叫人害怕！他也許会忽然生个病甚么的。……"

叶果魯希卡被叫回客堂的时候，伊凡·伊凡內奇已經站在那儿，手里拿着帽子，在告辞了。

"好了，那么，現在就让他留在您这儿了，"他說，"再見！你待在这儿吧，叶果尔！"他对外甥說，"在这儿别胡鬧；你得听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的話……再見！我明天再来。"

他走了。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又摟抱叶果魯希卡，叫他小天使，哭着，准备开飯。三分钟以后，叶果魯希卡坐在她身旁，回答她的无穷无尽的問題，喝着又油又烫的白菜湯了。

到傍晚，他又在桌旁坐下，把头枕在一只手上，靜听娜斯达

霞·彼得罗芙娜讲話。她呢，时而笑时而哭，对他讲起他母亲年青时候的事，讲起她自己的婚姻，讲起她的子女……一只蟋蟀在炉子里唧唧地叫，灯头发出輕微的嗡嗡声。女主人低声讲着，在兴奋中不断地把頂針掉在地上；她的小孙女卡嘉就爬到桌子底下他身旁去拾，每回都在桌子底下坐很久，多半是在細看叶果魯希卡的脚。叶果魯希卡听着，半睡半醒，瞅着老太婆的臉、她那生着毛的痣、一条条泪痕……他覺得难过起来，很难过！他給安置在一个大箱子上睡下，又受到囑咐：要是他晚上想吃东西，可以出去，自己到小过道里窗台上拿点童子鸡吃，它扣在一个碟子底下呢。

第二天早晨伊凡·伊凡內奇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来辞行。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很高兴，正要燒茶炊，可是伊凡·伊凡內奇忙得很，摇摇手說：

"我們沒有工夫喝茶吃糖！我們馬上就要动身走了。"

在分别以前，大家坐下来，沉默了一分钟。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长叹一声，用泪汪汪的眼睛瞧着神像。

"好，"伊凡·伊凡內奇站起来，开口說，"那么你留在这儿了……"

忽然，那种正正經經的冷淡表情从他臉上消失了；他臉色微微发紅，带着悲哀的笑容說：

"記好，用功讀书……别忘記媽，听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的話……要是你在学校里用功，叶果尔，那我会照应你。"

他从衣袋里拿出錢夹来，扭轉身去拿背对着叶果魯希卡，在零錢里找了很久，找到一个十戈比的銀币，交給叶果魯希卡。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叹口气，不慌不忙地为叶果魯希卡祝福。

"凭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要好好念书，"他說，"用功

念书，小兄弟……要是我死了，那就在你禱告的时候提到我。諾，我也給你一个十戈比的銀币……”

叶果魯希卡吻他的手，哭了。他心里有个声音小声对他說：他再也不会見到这老人的面了。

“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我已經在中学校报过名了，”伊凡·伊凡內奇說，照那声調听来仿佛在这客堂里停着一具死尸似的，“到八月七日請您带他去参加入学考試……好，再見！願上帝跟您同在！再見，叶果尔！”

“您至少总該喝杯茶啊！”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悲声說道。

叶果魯希卡的眼眶里含滿泪水，沒看見舅舅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怎样走出去。他跑到窗口，可是他們不在院子里了；剛才汪汪叫的紅毛狗从街門口跑回来，現出已經尽了責任的神气。叶果魯希卡自己也不知道为甚么，一下子跳起来，飞出房間去了。等他跑出街門外，伊凡·伊凡內奇摇着弯柄的手杖，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拄着长木杖，剛剛轉过弯去。叶果魯希卡这才感到：这以前他所熟知的一切东西要随着这两个人一齐像烟似地永远消失了；他周身发軟，往小凳上一坐，用悲伤的泪珠迎接这个对他来說現在还剛剛开始的、不熟习的新生活……

这生活又会是甚么样子的呢？

1888年

神經错乱

1

一天傍晚，有一个姓瑪耶耳的医科学生，和一个姓雷物尼科夫的莫斯科繪画雕刻建筑专科学校的学生，去看他們的朋友法律系学生瓦西里耶夫，邀他跟他們一块儿逛C街去。瓦西里耶夫起初有很久不肯答应，可是后来穿上大衣，随他們一路去了。

关于堕落的女人，瓦西里耶夫只听别人說起过或者从书本上看到过，他有生以来一次也沒到她們居住的房子里去过。他知道人間有些不道德的女人，她們在不幸的景况例如环境、不良的教育、貧穷等压力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名誉去換錢。她們不知道純洁的爱情，她們沒有儿女，她們享受不到公民权利；她們的母亲和姊妹为她們痛哭，仿佛她們已經死了似的；学术鄙棄她們，把她們看成坏人，男人用"你"称呼她們。可是尽管这样，她們却沒有丧失上帝的形象和近似。① 她們全都感到自己的罪恶，希望得救。她們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运用种种使她們得救的办法。固然，社会不会原諒人們的过去，不过在上帝的眼睛里，埃及的

① 《旧約》《創世紀》說：人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創造出来的。因此这句話的意思是："她們仍旧是人。"

馬利亚[1]并不比别的圣徒低下啊。每逢瓦西里耶夫在街上凭装束或神态认出一个墮落的女人来，或者在画报上看見那种女人的照片，他就总是想起以前讀过的一个故事：一个青年男子，心地純洁，富于自我牺牲的热情，爱上一个墮落的女人，請求她做他的妻子；可是她覺得自己不配享受这种幸福，就服毒自尽了。

瓦西里耶夫住在特威尔斯科依大街上的一条小巷子里。他跟两个朋友一块儿走出家門的时候，大概是十一点钟。不久以前下了今年第一次的雪，大自然的一切給这場新雪蓋沒了。空气里瀰漫着雪的气味，脚底下的雪微微地咯吱咯吱响；地面、房頂、树木、大街两旁的长凳，都那么柔軟、洁白、年青，这使得那些房屋看上去跟昨天不一样了，街灯照得更亮，空气也更清澄，馬車的轆轆声更加洪亮，在新鮮、輕松、冷冽的空气里，人的灵魂里也不禁迸发出来一种跟那洁白松軟的新雪相近的感情。

“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呀，”医科学生用他那好听的男中音唱起来，“違背我的本心把我領到这凄凉的河岸……”[2]

“看那磨坊呀……”艺术家接着他的歌声唱起来，“它已經坍了……”

“看那磨坊呀……它已經坍了，”医科学生帮腔唱道，擰起眉毛，悲凉地搖头。

他停住唱，用手擦脑門子，想一想下面的歌詞，然后又大声唱起来，声音那么好听，招得街上的行人都回过头来看他：

“从前我自由自在，

在这儿遇到过自由的恋爱……”

这三个人走进一家酒館，沒脫大衣，靠着柜台各自喝了两杯

---

① 指耶穌所寬恕的蕩妇，見《路加福音》第七章。

② 达尔戈梅日斯基的歌劇《美人魚》中公爵的歌詞。

伏特卡。在喝第二杯以前，瓦西里耶夫发現自己的酒杯里有一点軟木塞的碎屑，就把杯子举到眼睛跟前，眯起他那近視的眼睛看了很久。医科学生不明白他这种表情，就說：

“喂，你瞧甚么？劳駕，別想大道理。伏特卡是給我們喝的，鱘魚是給我們吃的，女人是給我們嫖的，雪是給我們踩的。至少让我們照普通人那样生活一个傍晚吧！”

“可是我甚么話也沒說啊……”瓦西里耶夫笑着說，“难道我不肯去嗎？”

喝了伏特卡，他胸中发热。他带着温情看他的朋友，佩服他們，妒忌他們。这两个强壮、健康、快活的人多么談笑自如，他們的智慧和灵魂多么完整而又洒脫啊，他們爱唱歌，喜欢看戏，能画画儿，健談，酒量大，而且喝完酒以后第二天不会头痛；他們又風雅又放蕩，又温柔又大胆；他們工作起来很带勁，爱发脾气，喜欢无緣无故哈哈大笑，說些荒唐話；他們热烈，誠实，能够自我犧牲；作为人来說他們在各方面都不比他瓦西里耶夫差。他自己却走每一步路，讲每一句話都顾虑重重，多疑，愼重，随时把小事情看成大問題。他不由得希望至少有一个傍晚能够照他的朋友那样无拘无束，摆脫自己的羈絆。非喝伏特卡不可嗎？那么纵然第二天他的头会痛得裂开，他也喝。他們拉他到女人身边去嗎？那他就去。他会嘻嘻哈哈，打打鬧鬧，快活地招呼过路的行人……

他笑着走出酒館。他喜欢他的朋友——一个朋友戴一頂揉縐的寬边呢帽，做出艺术家不修边幅的神气；另一个朋友戴一頂海狗皮的鴨舌帽，他并不穷，却故意装成那种有学問的名士派的模样。他喜欢雪，喜欢街灯的蒼白亮光，喜欢行人的脚在新雪上留下的濃黑脚印。他喜欢那种空气，特别是空气中那种清澄的、温柔的、純朴的、仿佛处女样的情調，这种情調在大自然中一年

只能見两次：大雪盖沒万物的时候和春季的晴天和月夜，河中冰面崩裂的时候。

"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呀，"他低声唱着，"違背我的本心，把我領到这凄凉的河岸……"

不知甚么緣故，这几句歌詞一路上沒有离开他和他朋友的舌头，他們三个人信口唱着，彼此的声音合不上拍子。

瓦西里耶夫的脑海里正在想像着經过大約十分钟以后他和他朋友怎样敲門，他們怎样溜进小小的黑过道和黑房間，偎到女人身边去，他自己怎样利用黑暗划一根火柴，眼前一亮，看見一張痛苦的脸和慚愧的笑容。那个身世不明的女人生着金发或者黑发，她的头发一定披散着；她多半穿一件白睡衣；她見了亮光吓一跳，窘得不得了，說："我的天呐！您这是干甚么呀？吹灭它吧！"那情形可怕，不过也新奇有趣。

2

这几个朋友从特魯勃諾依广場拐弯，走上格拉捷甫加大街，不久之后便走进一条巷子，那条巷子瓦西里耶夫只聞名而沒有来过。他看見两长排房子，窗戶里明灯輝煌，大門洞开，听見鋼琴和提琴的欢暢乐声从各个門口飄出来，混成一片奇怪的嘈杂声，倒仿佛有一个目力看不見的乐队在房頂上一个黑暗地方正在定弦似的。瓦西里耶夫不由得吃一惊，說：

"好多家妓院呀！"

"这算得了甚么！"医科学生說，"在倫敦比这儿多十倍呢。那儿总有十来万这种女人。"

馬車夫坐在車座上，沉靜冷淡，就跟在所有的巷子里一样；

两旁人行道上也有行人，跟别的巷子里一样。誰也不慌張，誰也不豎起衣領来遮擋自己的臉，誰也不带着責备神情搖头……这种不关痛痒的态度，鋼琴和提琴的杂乱声音，明亮的窗口，敞开的大門，使人感到一种很坦然、很无所謂、很大胆、很潑辣的意味。大概古时奴隶市場上也是这么欢暢嘈杂，人們的臉容和步态也这么淡漠。

“我們从开始的地方开始吧，”艺术家說。

几个朋友走进一个窄过道，过道里点一盞带反光鏡的灯，照得很亮。他們推开門，就有一个穿黑礼服的男子，懶洋洋地从前厅一个黃沙发那儿站起来，他臉上的鬍子沒刮，像个僕役模样，眨着困倦的眼睛。这地方有洗衣房的气味，另外还有醋的气味。医科学生和艺术家在門口站住，伸出脖子一齐往房間里瞧。

“Buona sera, signori, rigolleto-hugenotti-traviata!”①艺术家开口了，还照戏台上的动作那样脫帽行礼。

“Havanna-tarakano-pistoleto!”② 医科学生說，把帽子貼紧胸口，深深一鞠躬。

瓦西里耶夫站在他們后面。他原想也照演戏那样脫帽行礼，說点胡鬧的話，可是他只能笑一笑，而且感到一种跟害臊差不多的困窘，焦急地等着看这以后会发生甚么事。門口出現一个十七八岁的金发小姑娘，头发剪得短短的，穿一件淡藍的短外套，胸前用白絲带打了个花結。

“你們为什么站在門口？”她說，“脫掉大衣，上客厅里来啊。”

医科学生和艺术家一面仍旧讲着意大利話，一面走进客厅。瓦西里耶夫迟疑不决地随着他們走进去。

---

① 意語：晚安，先生們。其余是含糊地摹做歌剧台詞开玩笑的。

② 意語，是含糊地摹做歌剧台詞开玩笑的。

“諸位先生，脫掉大衣！”僕役厉声說，“不能穿着大衣进去。”

客厅里除了金发姑娘以外还有一个女人，又高又胖，裸露着胳臂，生着不是俄罗斯人的脸相。她在鋼琴附近坐着，膝头上攤着紙牌，在摆牌陣。她理也不理那几位客人。

“別的姑娘在哪儿？”医科学生問。

“她們在喝茶，”金发姑娘說。“斯捷潘，”她喊一声，“去告訴那些小姐，說有几位学生来了！”

过了不大功夫，又有一个姑娘走进客厅里来。她穿一件藍条子花的鮮紅色长衫。她的臉上不高明地塗着厚厚一层粉，額头給留海遮住，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带着惊恐的神情。她一进門，立刻用粗嗄而有劲的低音唱起一支歌来。随后，又来了一个姑娘；随后，又来了一个……

这一切，瓦西里耶夫看不出有甚么新奇有趣的地方。这个客厅、这架鋼琴、这鑲了廉价鍍金框子的鏡子、这花結、这一身藍条子花长衫、这些痲木而淡漠的臉，他仿佛早已見过，而且見过不止一次似的。那种黑暗、那种靜寂、那种神秘、那种慚愧的笑容，他原先預料会在这儿遇見的种种东西却連影子也沒看見。

样样东西都平常、枯燥、无味。只有一件事微微挑动他的好奇心，那就是檐板上、荒唐的画片上、衣服上、花結上表現出来的仿佛故意想出来的俗气。这种俗气自有它的特色，与众不同。

“这一切是多么貧乏和愚蠢啊！”瓦西里耶夫想，“我眼前所看見的这些廢物有甚么力量能够誘惑一个正常的人，惹得他去犯那种可怕的罪，用一个卢布买一个活人呢？为了奢华、美色、風雅、激情、美感而犯罪，我倒能够了解，可是这儿到底有甚么呢？这儿究竟是为了甚么东西而犯罪呢？不过……我不該再想下去了！”

“大鬍子，請我喝一杯黑啤酒！”金发姑娘对他說。

瓦西里耶夫立刻窘了。

“遵命……”他說，很有礼貌地一鞠躬，“不过，小姐，原諒我，我……我不能奉陪。我不喝酒。”

过了大約五分钟以后，那几个朋友出門，上别家去了。

“为甚么你剛才要黑啤酒？”医科学生气憤地說，“好一个財主！无緣无故，你白白扔了六个卢布！”

“旣然她要喝，那为什么不可以順順她的心意呢？”瓦西里耶夫替自己辯白說。

“你沒順她的心，倒順了老鴇的心。那是老鴇吩咐她們，叫她們要客人請客的，沾光的是老鴇。”

“看那磨坊啊……”艺术家唱起来，“它已經坍了……”

走进第二家的門，这几个朋友只在前堂站了一忽儿，沒有走进客厅。这儿就跟在第一家一样，也有个穿黑礼服的男子，带着困倦的臉，像僕役的模样，从前堂的一个长沙发那儿站起来。瓦西里耶夫瞧着这个僕役，瞧着他的臉和他那身旧礼服，暗想：“一个俄国的普通老百姓一定飽尝了多少辛酸，命运才会把他扔到这儿来当僕役呀？他原先在哪儿住着，原本是做甚么的呢？他以后会落到甚么下場呢？他結过婚沒有？他母亲在哪儿？她知道他在这儿做僕役嗎？”瓦西里耶夫从此每到一家妓院就首先注意僕役。在一家妓院里（算起来大概是第四家），有一个矮小干癟、身体衰弱的僕役，背心上挂着一串表鏈。他正在看一份“小报”，他們走进門，他也不理会。不知甚么緣故，瓦西里耶夫看着他的臉，就覚得一个生着那种臉的人一定能偸东西，杀人，做假見証。那張臉也眞是有趣：大額头，灰眼睛，鷹鼻子，抿紧的薄嘴唇，呆头呆脑可又很蛮横的神情，就跟一只在追野兎子的小猎狗一样。

瓦西里耶夫暗想：最好摸一摸那人的头发，看看究竟是硬的呢，还是軟的。它一定跟狗毛那么硬吧。

3

艺术家喝了两杯黑啤酒，忽然有点醉意，活潑得反常。

“我們再走一家！”他搖着胳膊命令道，“我要带你們到頂上等的一家妓院去。”

他带着朋友走进在他心目中算是頂上等的一家妓院以后，一个劲儿的表白他的願望：非跳一回卡德里尔舞不可。医科学生嘟嘟噥噥，說是这就得給乐师一个卢布，不过后来他总算答应做舞伴了。他們就跳起舞来。

頂上等的妓院也跟頂下等的妓院一样的糟。这儿也有那种鏡子和那类画片，那样的发式和长衫。看着房間里的布置和女人身上的衣裳，瓦西里耶夫这才明白过来：这并不是缺乏美感，而是一种可以說是C街独有，别处絕找不到的美感乃至風尙的东西，一种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历年培养出来、在丑方面十分完备的东西。走完八家以后，他看着衣服的花色、长衣裙、鮮艳的花結、水兵的打扮、臉上濃得发紫的胭脂，再也不覺得奇怪了；他知道一切非像这个样子不可，万一有个女人打扮得像个普通人，或者万一墙上挂着一幅雅致的画片，那么整条街的总情調反倒会給破坏了。

“她們多么笨拙地卖笑啊！”他想，“难道她們不明白坏事只有在显得很美，藏起本相的时候，在披着美德的外衣的时候，才迷人嗎？朴素的黑衣服、蒼白的臉、凄凉的微笑、黑暗的房間，比这种粗俗的濃艳强得远。笨人啊！就算她們自己不明白这层道

理，她們的客人总該教会她們啊……"

一个姑娘穿着一套波兰式的衣服，边上鑲着白毛皮，走到他跟前来，在他身旁坐下。

"漂亮的黑发男子，您为甚么不跳舞啊？"她問，"您为甚么这么煩悶呢？"

"就因为这儿无聊呀。"

"請我喝点拉菲特酒① 吧。那您就不会觉着无聊了。"

瓦西里耶夫沒答話。他沉默一忽儿，然后問：

"您几点钟睡觉？"

"早晨六点钟。"

"那么甚么时候起床？"

"有时候两点钟，有时候三点钟。"

"你們起来以后，干些甚么事呢？"

"我們喝咖啡，到六点多钟吃飯。"

"吃些甚么呢？"

"通常总是肉湯啦、白菜湯啦、煎牛肉排啦、果盘啦。我們的老鴇待姑娘們挺好。可是您問这些事做甚么？"

"哦，随便談談罢了……"

瓦西里耶夫很想跟这姑娘談許多事情。他感到强烈的願望，想弄明白她是哪儿的人，她父母在不在世，他們是不是知道她在这儿，她怎样到这妓院里来的，她究竟是快活而滿足呢，还是郁积着黯淡的思想而悲伤；她日后是不是打算跳出她目前的处境……可是他想不出来該从甚么地方讲起，也想不出来該用怎样的方式提出問題来才不致唐突她。他想了很久才問：

---

① 法国拉菲特地方产的一种紅葡萄酒。

“您多大岁数?”

“八十啦,”少女取笑說,瞧着艺术家跳舞时候用手脚做出来的怪相而笑起来。

忽然間,不知为了甚么事她哈哈大笑起来,說了一句很长的輕狂話,声音响得很,人人都听得見。瓦西里耶夫大吃一惊,不知道該让自己的臉做出甚么表情来才好,勉强地笑一笑。只有他一个人微笑,别人呢,他的朋友也好,乐师也好,妓女也好,連看也沒看他的邻人一眼,仿佛根本沒听見她的話似的。

“請我喝点拉菲特酒吧,”他的邻人又說。

瓦西里耶夫觉得她的白毛皮衣边和她的嗓音討厌,就从她身边走开了。他觉着好像又热又悶,他的心开始跳得慢了,可是猛了,就跟一个槌子似的:一!二!三!

“我們走吧!”他拉拉艺术家的袖子說。

“等一忽儿,让我跳完舞再說。”

艺术家和医科学生正在結束卡德里尔舞,瓦西里耶夫为了不再看那些女人,就观察那些乐师。一个仪表优雅的老人戴着眼鏡,活像巴森元帅①,正在彈鋼琴;一个青年留着淡褐色鬍子,穿着頂时髦的衣服,正在拉提琴。那青年的臉容并不愚蠢,也不消瘦,而且正好相反,聪明,年輕,鮮嫩。他的装束讲究,而且風雅;他的提琴也拉得很有感情。这就来了一个問題:他和那位仪表优雅的老人怎么会到这儿来呢?他們怎么好意思坐在这地方呢?他們瞧着那些女人的时候,有甚么感想呢?

要是那架鋼琴和那个提琴是由两个衣服襤褸、餓得发慌、阴沉不語、酒气噴噴、臉容愚蠢或消瘦的人彈奏着,那么他們在这

---

① 巴森(1811—1888),法国将軍。

儿出現也許还容易了解。照目前这种情形，瓦西里耶夫却沒法理解。他想起从前讀过的关于墮落的女人的那个故事，他如今却发現那个带着慚愧的笑容的人的形象跟他眼前所看見的人沒有任何共同的地方。他覚得自己看見的仿佛不是墮落的女人，却像是屬于另一个完全独特的世界里的人，那世界在他是旣陌生又不易理解的；要是以前他在戏院里舞台上見到那世界，或者在书本里讀到那世界，他一定不会相信……

那个衣服上鑲着白毛皮的女人又揚声大笑，高声說了一句难听的話。一种嫌恶的感覚抓住他。他臉紅了，走出房間去。

"等一忽儿，我們也来啦！"艺术家对他喊道。

4

"方才我們跳舞的时候，"医科学生說，这时候他們三个人已經出来，到了街上，"我跟我的舞伴攀談了一陣。我們談的是她第一回的恋爱。他，那位英雄，是斯摩棱斯克城的一个会計員，家里有妻子和五个孩子。那时候她十七岁，跟爹媽住在一块儿，她爹卖肥皂和蜡烛。"

"他用甚么来征服她的心呢？"瓦西里耶夫問。

"他化了五十个卢布替她买衬里衣服。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样看来，他倒会从他舞伴那儿打听出她的恋爱来，"瓦西里耶夫想到那医科学生，"可是我却不会……"

"諸位先生，我要回家去了！"他說。

"为甚么？"

"因为我在这种地方不知道該怎样应付才好。况且我也覚

得无聊，厌恶了。这儿有甚么地方叫人快活呢？要是她們是人，倒也罢了，可是她們是野人，是动物。我要走了。你們呢，随你們去好了。”

“别，格里沙，格里果里，好人……”艺术家苦苦哀求道，纏住瓦西里耶夫，“来吧！我們再去逛一家，然后就滚它的！……求求你啦！格里沙！”

他們劝得瓦西里耶夫回心轉意，領他走上了楼梯。那地毯、鍍金的栏杆、开門的守門人、装飾前堂的彩画墙面，处处都使人感到C街的風尙，不过更加完备，更加壮观罢了。

“眞的，我要回家去！”瓦西里耶夫一面說，一面脫大衣。

“得了，得了，好孩子，……”艺术家說，吻他的脖子，“别耍脾气……格里果里，做个好朋友！我們一块儿来的，我們也一块儿走。你这人也眞不近人情！”

“我可以到街上去等你們。眞的！我觉得这种地方討厌！”

“得了，得了，格里沙……旣是这种地方討厌，那你就該从旁观察一下！你明白嗎？观察一下！”

“一个人总得客观地考察万物才行，”医科学生严肃地說。

瓦西里耶夫走进客厅，坐下来。房間里除了他和他的朋友以外，还有許多客人：两个步兵部队的軍官，一个秃頂、灰发、戴金边眼鏡的上流人，两个測量学院的沒生唇髭的青年学生，一个醉醺醺的、带着演員臉相的男子。所有的姑娘全跟那些客人作伴去了，理也不理瓦西里耶夫。其中只有一个穿着 a la Aida① 的衣服的姑娘斜起眼来看了看他，不知因为甚么緣故笑一笑，打着呵欠說：

① 法語：阿伊达式。阿伊达是歌剧《阿伊达》中的女主人公。原是埃塞俄比亚国王的公主，后被擄作女奴。

“一个黑发男子来啦……”

瓦西里耶夫的心跳起来，他的脸发燒。他自己一方面在这些客人面前覺得不好意思，一方面滿心的膩味和痛苦。他脑子里老是有一个念头煎熬着他：他，一个正派的、有爱人之心的人（他素来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却憎恨这些女人，对她們除了厌恶以外再也沒有别的感覺。他旣不怜憫那些女人，也不怜憫那些乐师，更不怜憫那些僕役。

“这是因为我沒有努力去了解她們的緣故，”他想，“与其說她們像人，不如說像动物，不过話說回来，她們仍旧是人，她們有灵魂。先得了解她們，然后再下判断……”

“格里沙，别走，等着我們！”艺术家朝他喊了这么一句，就不知到哪儿去了。

医科学生不久也不見了。

“对了，得努力了解一下才行。这样是不行的……”瓦西里耶夫接着想下去。

他开始紧張地注意每个女人的脸，寻找慚愧的笑容。可是，要么他不善于考察她們的脸，要么这些女人沒有一个覺得慚愧，总之，他在每張脸上看見的只有那种呆板的表情：那种日常的庸俗的煩悶和滿足。愚蠢的眼睛、愚蠢的笑容、愚蠢刺耳的語声，不合規矩的动作，此外就沒有别的了。仿佛她們过去人人有一段風流韵事，对象是个会計員，起因是五十卢布的衬里衣服；目前呢，她們在生活里沒有别的乐趣，只求有咖啡可喝，有三道菜的午飯可吃，有酒可喝，有卡德里尔舞可跳，能够睡到下午两点钟……就行了。

旣看不到慚愧的笑容，瓦西里耶夫就开始寻找有沒有一張清醒明白的脸。他的注意力落在一張蒼白的、有点困倦的、无精

打采的脸上。……那是一个黑发女人，年紀不算很輕了，穿一身亮閃閃的衣服；她坐在一把安乐椅上，瞧着地板想心事。瓦西里耶夫从房間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仿佛出于偶然似的在她身旁坐下来。

“我得先說些俗套头，”他想，“然后再轉到正題上……”

“您穿的这身衣服好漂亮！”他用手指头摸了摸她那三角头巾的金綫繸子。

“哦，眞的嗎……”黑发女人无精打采地問。

“您是哪儿的人啊？”

“我？远的很……切尔尼果夫省的人。”

“好地方。那地方好得很。”

“不管甚么地方，只要我們不在那儿，就会覚着它好。”

“可惜我不会形容大自然，”瓦西里耶夫想，“要是我会形容一下切尔尼果夫的風景，一定会打动她的心。沒問題，那地方旣是她的家乡，她一定爱那地方。”

“您在这儿覚着煩悶嗎？”

“当然，我无聊得很。”

“您旣然覚得无聊，为甚么不离开这儿呢？”

“我上哪儿去呢？去討飯嗎？”

“就是討飯也比在这儿过活輕松得多。”

“您怎么知道呢？您討过飯嗎？”

“对了，从前我沒錢交学費的时候，四处告帮来着。哪怕我沒討过飯吧，不过这层道理是十分明白的。叫化子不管怎样总算是个自由人，您却是个奴隶。”

黑发女人伸了个懶腰，把困倦的眼睛轉过去瞧着僕役，他正托着一个盘子，盘子上摆着酒杯和矿泉水。

“請我喝一杯黑啤酒吧，”她說，又打了个呵欠。

“黑啤酒，……”瓦西里耶夫想，“万一你的弟兄或母亲这当儿走进来，你会怎样？你說甚么好呢？我看，那忽儿才該要一杯黑啤酒吶……”

忽然傳来了哭泣的声音。僕役端着矿泉水走进去的那个隔壁房間里，很快地走出来一个金发男子，脹紅臉，瞪着气呼呼的眼睛。他身后跟着那高大肥胖的鴇母，她尖起喉嚨嚷道：

“誰也沒給您打姑娘嘴巴的权利！我們招待过比您身份高的客人，他們都不动手打人！招摇撞騙的东西！”

人声喧嘩。瓦西里耶夫心里害怕，臉色发白。隔壁房間里有人放声大哭，声音很哀痛，仿佛受了欺侮似的。他忽然感到：在这儿过活的，也有眞正的人，她們跟别处的人一样也会覺得受屈，难过，哭泣，求救……原本那种沉悶的痛恨和厌恶感覺就变成銳利的怜憫，和对那打人者的气憤了。他跑进有哭声的房間。隔着一張桌子，隔着大理石桌面上摆着的好几排酒瓶，他看見一張痛苦的臉，沾着泪痕，他就朝那張臉伸出手去，还朝那張桌子迈进一步，可是立刻又害怕地退回来。原来那哭泣的女人喝醉了酒。

人們圍着那金发男子。瓦西里耶夫从这鬧吵吵的人群中挤出来，心灰意懶，战战兢兢，跟孩子似的；他覺着这个生疏的、他所不能理解的世界里的人仿佛在追他，打他，拿下流話罵他似的……他就从挂衣鈎上摘下他的大衣，一口气跑下楼梯去了。

5

他站在妓院附近，倚着一道籬墻，等他的朋友出来。鋼琴和

提琴的声音有的欢暢，有的放纵，有的撒野，有的悲伤，在空中合成一片杂音，这混乱的声音又好像是黑暗里房頂上一个肉眼看不見的乐队彈奏出来的。要是抬头往黑暗里看一眼，那么整个漆黑的背景上滿是亮晶晶的、活动的白点：天在下雪。雪片落进灯光照到的地方，就在空中懶洋洋地飄飞，跟羽毛一样，而且更加懶洋洋地落到地下。在瓦西里耶夫的四周，細雪成团的旋轉，落在他的鬍子上，眉毛上，睫毛上……馬車夫、馬、行人全变白了。

"雪怎么会落到这种街道上来！"瓦西里耶夫想，"叫这些妓院見鬼去吧！"

他的腿因为方才跑下楼梯而累得发軟；他喘着气，仿佛在爬山似的；他的心跳得那么响，連他自己也听得見。他給一种欲望煎熬着，打算赶快走出这条街，回家去，可是另外有一种欲望比这欲望还要强，那就是等着他的朋友出来，好把自己的沉重心境对他們发泄一下。

这些妓院里有許多事情他不懂，那些沉淪的女人的灵魂在他仍旧跟从前一样的神秘；不过，他現在才明白这儿的情形比可能設想的坏得远。要是那个服毒自尽的、有罪的女人叫做堕落的女人，那么要想給眼前这些随着杂乱的乐声翩翩起舞的、說出一长串下流話的女人起一个恰当的名字就难了。她們不是正在毁灭，而是已經毁灭了。

"这儿有一种坏事，"他想，"其中旣沒有犯罪的感覚，也沒有求救的希望。人們卖她們，买她們，把她們泡在酒里，叫她們染上种种恶习气；她們呢，跟綿羊似的糊里糊塗，漠不关心，甚么也不懂。天吶！天吶！"

他也明白凡是叫做人的尊严、人格、上帝的形象和近似一类

的东西，在这里受到彻底的玷污，用醉汉的話来說，就是受到“透頂”的玷污；这是不能单单由这条街和愚蠢的女人負責的。

一群大学生走过他面前，周身沾满白雪，快活地說說笑笑。其中有一个又高又瘦的学生站住，瞧着瓦西里耶夫的臉，用醉醺醺的声調說：

“伙伴儿！喝醉啦，老兄？对不对，老兄？沒甚么，去痛快一下！走！别垂头丧气，好小子！”

他抓住瓦西里耶夫的肩头，把自己的又冷又湿的上髭貼到他臉蛋儿上去，然后脚底下发滑，身子搖搖晃晃，搖着两只手說：

“扶住我！别摔觔斗！”

他笑着，跑去追他的同伴去了。

从嘈杂的声音里，傳来了艺术家的声音：

“不准你們打女人！我不准，他媽的！你們这些流氓！”

門口出現了医科学生。他往四下里張望，看見了瓦西里耶夫，就用激动的声調說：

“原来你在这儿！听我說，簡直不能跟叶果尔一块儿出来玩！他是甚么样的人啊，我簡直不懂！他又鬧起来了！你听見沒有？叶果尔！”他朝着大門喊叫，“叶果尔！”

“我不准你們打女人！”艺术家的尖嗓音从上面傳下来。

不知甚么又重又笨的东西从楼梯上滚下来。原来是艺术家从楼上栽下来了。他明明是給人推下楼来的。

他从地下爬起来，搖着帽子，現出恶狠狠的憤慨臉容，伸出拳头朝楼頂揮舞着，嚷道：

“流氓！狠心人！吸血虫！我不准你們打女人！居然打喝醉酒的弱女人！哼，你們……”

“叶果尔！……得了，叶果尔！……”医科学生开始央告他，“我拿我的人格跟你担保，我下次再也不跟你一块儿出来玩了。拿我的人格担保，一定！”

艺术家漸漸平静下来，几个朋友往回家的路上走去。

“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啊，”医科学生唱着，“違背我的本心把我領到这凄凉的河岸……”

“‘看那磨坊啊，……’”过一忽儿艺术家接着唱起来，“‘現在它已經坍了……’好大的雪啊，老天爷！格里沙，剛才你为甚么走了？你是个胆小鬼。”

瓦西里耶夫在朋友身后走着，瞧着他們的后背，心里暗想：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只是我們覚着娼妓現象是一种坏事，我們夸張了这种坏事；或者娼妓現象眞跟大家所认定的那样是件大大的坏事，那么我这些好朋友就跟《田地》[①]上面所描写的叙利亚和开罗的居民那样是奴隶主，强奸者，杀人犯，凶手。眼下他們在唱歌，大笑，讲得头头是道，可是方才他們岂不是利用别人的饥餓、无知、愚蠢，滿足自己的私欲嗎？他們的确是那样——我自己就是当場的見証。他們的人道精神、他們的医学、他們的繪画，有甚么用处呢？这些凶手的科学、艺术、高尙的感情使我想起一个故事里的一块猪油。有两个土匪，在树林里杀死一个叫化子，开始瓜分他的衣服，却在他的討飯袋里找到一块猪油。‘巧得很，’一个土匪說，‘我們来吃掉它吧。’‘你这是甚么話？怎么能做这种事呢？’另一个恐怖的叫道，‘难道你忘了今天是星期三嗎？’他們就都沒有吃。他們杀了人，走出树林，同时相信自己是个严格的持斋者。同样，这两个人化錢买了女人以后，

① 旧俄时代一种風行的杂志。

揚长走去，現在还自以为是艺术家和科学家呢……”

“听着，你們！”他尖刻而气憤地說，“你們为甚么上这种地方来？难道，难道你們就不知道这种事有多么可怕？你們的医学說：这些女人个个都会因为害肺痨病或者甚么别的病而提早死亡。艺术說：在精神方面她們死得更要早些。她們每个人都因为一生中平均要接五百个男人而死——姑且說五百吧。她們每个人都是給五百个男人害死的。你們就在那五百个当中啊！那么，要是你們每个人一生当中在这儿或者别的同类地方逛过二百五十次，那就是你們两个人共同害死了一个女人！难道你們会不懂嗎？难道这不可怕嗎？你們两个，三个，五个，合起来害死一个愚蠢而饥餓的女人！啊，难道这不可怕？我的天！”

“我早就知道到头来一定会弄到这样的收場了事，”艺术家皺着眉說，“我們早就不該同这傻瓜和蠢材一块儿来！你当是这忽儿你的脑子里生出了偉大的思想，偉大的观念嗎？不对，鬼才知道你在想些甚么，不过絕算不得思想！这忽儿，你带着仇恨和憎恶瞧着我，可是依我看来，你与其这么瞧着我，还是多开二十个妓院的好。你那眼光里所包含的恶比整个这条街的恶还要多！走，沃洛嘉，让他滚他的蛋！他是傻瓜，蠢材。就是这么的……”

“我們人类总是自相殘杀，”医科学生說，“当然，这是不道德的，可是你唱高調也还是沒用啊。再会！”

在特魯勃諾伊广場，这几个朋友告别，分手了。等到剩下自己一个人，瓦西里耶夫就迅速地順着大街走去。他害怕黑暗，害怕那大片的落下地的雪，那雪好像要盖沒全世界似的；他害怕那些在雪花的云雾里黯淡放光的街灯。他的灵魂給一种沒来由的、胆怯的恐怖占据了。不时有行人迎面走过来，可是他战兢兢地躲开他們。他覺得仿佛有許多女人，光是女人，从四面八方走攏

来，瞧着他……

“这在开头儿了，”他想，“我馬上就要发神經病了……”

6

在家里，他躺在床上，周身打抖，說：

“活人！活人！我的天，她們是活人啊！”

他千方百計刺激他的想像；他一忽儿幻想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的弟兄，一忽儿是她的父亲，一忽儿又是臉上塗着厚粉的堕落的女人本身。这一切使得他滿心害怕。

不知为甚么，他觉得不管怎样他得立刻解决这个問題才行，他觉得这問題不是别人的問題，而是他自己的問題。他費了不小的劲，按捺住絕望，在床上坐起来，双手捧着头，开始思索怎样才能拯救今天看見的那一类女人。他是受过教育的人，解决各种問題的方法在他是很熟悉的。他虽然心情兴奋，却严格地遵守那种方法。他回想这个問題的历史和有关的文章，他从房間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走了这么一刻钟，极力回想現代为了拯救这类女人而进行过的种种实驗。他有很多好心的朋友和熟人住在法尔茨費因公寓、加里亚希金公寓、涅恰耶夫公寓、叶奇金公寓里。他們当中有不少誠实的、肯于自我牺牲的人。其中有些人尝試过拯救这类女人的工作……

“这为数无几的人的尝試，”瓦西里耶夫想，“可以分成三組。有些人从卖淫窟里把女人贖出来以后，就替她租一个房間，給她买一架縫紉机，她就做起裁縫工人来。而且，不管他有心还是无意，总之，他化錢贖出她以后，使得她做了他的情妇；然后，等到大学毕业，他就走了，把她交給另一个上流男子，仿佛她是一件

东西似的。于是那堕落的女人仍旧是堕落的女人。还有些人呢，替她贖身以后，为她另外租一个房間，少不得也买上一架縫級机，极力敎她念书，对她讲大道理，給她买书看。女人就住下来，乘一时的兴致和新鮮踏起縫級机来，随后就厌倦了，偷偷地接客，或者回到那个可以睡到下午三点钟，喝到咖啡，吃到飽飯的地方去了。最后还有一种頂热心腸、頂肯自我牺牲的人，他們采取勇敢而坚决的步驟。他們跟那女人正式結婚。等到那丧尽廉耻的、慣坏的、或愚蠢的、受尽痛苦的动物做了妻子，主妇，后来又成了母亲，她的生活和她的人生观就整个翻了一个身，到后来，在这妻子和母亲身上就很难认出原先那个堕落的女人了。对了，結婚是最好的办法，也許还是唯一的办法。”

“不行！”瓦西里耶夫大声說，倒在床上，“首先我就沒法跟一个妓女結婚！要做那种事，人得是圣徒，不会感觉憎恨和厌恶才行。不过，姑且假定我，医科学生，艺术家，能够克制自己，娶了她們，假定她們都給人娶去了，結果会怎样呢？結果就会这样：一方面这儿，在莫斯科，她們給人娶去了，一方面在斯摩棱斯克，一个会計員甚么的又会糟踏另一个姑娘，于是那姑娘会同从沙拉托甫，尼日尼—諾沃格罗德，华沙……等地来的姑娘一齐涌到这儿来补那些空缺。而且你拿倫敦那些成千成万的女人怎么办呢？你拿汉堡那些女人怎么办呢？”

灯油快要燒干了，灯芯冒起烟来。瓦西里耶夫却沒注意到。他又走来走去，还是在想心事。現在他換一个方式提出問題：必須怎么办才能弄得堕落的女人失去需要？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使那些买她們、害死她們的男人充分感到他們所扮的奴隶主角色是多么不道德，使他們不由得害怕才行。先得救男人。

“在这方面，艺术和科学显然沒有甚么用处……”瓦西里耶

夫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傳播教义。"

他就开始想像明天晚上他站在那条街的街角，对每一个行人說：

"您上哪儿去呀？您为甚么去？要存着敬畏上帝的心才行啊！"

他轉过身去对那些淡漠的車夫說：

"你們为甚么停在这儿？你們怎么会不生气？你們怎么会不憤慨啊？你們总信奉上帝，知道这种事有罪，人干了这种事会下地狱，那你們怎么一声不响呀？不錯，你們跟她們无亲无故，不过要知道，她們也有父亲，有弟兄，跟你們一模一样啊……"

有一回，瓦西里耶夫的一个朋友讲到瓦西里耶夫的时候，說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有的人有写作的才能、演戏的才能、艺术的才能，可是他有一种特别的才能——人道的才能。对于一般的痛苦，他有銳敏的感覺。如同好演員在自己身上演出别人的动作和声音一样，瓦西里耶夫也善于在自己的灵魂里体会别人的痛苦。他看見别人哭泣，自己就流泪；他在病人身旁，就覺得自己也有病，呻吟起来；要是他看見甚么强暴的行动，他就覺得暴力正在摧残自己，他害怕得跟小孩似的，而且等到害怕过后总是跑过去搭救。别人的痛苦刺激他，惹得他冲动，弄得他放不下，摆不开……

这个朋友的話究竟对不对，我不知道；不过，当他想到这問題已經解决的时候，他的感覺却有点近似着魔。他又哭又笑，嘴里念出明天他要去說的話，对那些肯听他的話，跟他一块儿站在街角的人生出热爱来；他坐下来写信，暗自立下种种誓言……

这一切所以很像着魔，是因为这情形沒有維持很久。瓦西里耶夫不久就疲乏了。倫敦、汉堡、华沙那儿的无数女人压在他

身上，就跟一座大山压着土地似的；他面对着那許多女人不由得胆怯，心慌；他想起自己不善于言談，想起自己又胆怯又腼腆，想起那些淡漠的人不見得願意听他的話，了解他的話，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三年級的法律系学生，一个胆怯的小人物罢了，又想起眞正的傳教工作不仅在于用嘴說話，还在于动手实干……

天已經大亮，馬車已經在街道上轆轆地响起来，瓦西里耶夫却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长沙发上，直着眼睛发呆。他不再想到女人，也不再想到男人，不再想到傳教工作。他整个的注意力已經轉到折磨着他的那种精神痛苦上去了。那是一种隐隐的、空洞的、說不清楚的痛苦，旣像是哀伤，又像是极端的恐怖，又像是心灰意懶。他指得出来哪儿发痛：在胸口，他的心底下；可是他又沒法拿别样的痛苦来相比。过去，他害过很厉害的牙痛，他害过胸膜炎和神經痛，可是拿那些来跟这种精神痛苦相比，簡直算不得甚么。有了这种痛苦，生活也好像可憎了。学位論文、他已經写好的那篇出色的文章、他所热爱的那些人、堕落的女人的得救，总之昨天他还热爱的或冷淡的一切事情，現在一想起来，却跟車声，僕役的匆忙脚步声，白昼的阳光……一样刺激他。要是这时候有誰在他眼前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或可恶的暴行，他会覺得那两种行为同样討厌。在他脑海里懶洋洋地游蕩的种种思想里，只有两个思想不刺激他：一个是他随时有弄死自己的力量，还有一个是这痛苦不会超过三天。这后一个，他是凭經驗知道的。

躺了一忽儿以后，他站起来，絞着手，又在房間里走起来，然而不是照往常那样从这个房角走到那个房角，却是順着牆边兜圈子。他走过鏡子，在鏡子里照一照。他的臉又白又瘦，他的两个鬢角凹下去，他的眼睛又大又黑，仿佛是别人的眼睛似的，流

露出不能忍受的精神痛苦的表情。

中午时分，艺术家来敲門。

“格里果里，你在家嗎？”他問。

他听不到答話，站了一忽儿，沉吟一下，用烏克兰土話回答自己：

“不在。这个可恶的家伙必是上大学里去了。”

他就走了。瓦西里耶夫在床上躺下来，把头塞在枕头底下，痛苦得哭起来，眼泪越流得暢，他的精神痛苦也变得越厉害。等到天黑下来，他想到在前面等着他的、痛苦的夜晚，就满心是恐怖的絕望。他連忙穿好衣服，跑出房間，敞开着房門也不管，沒有必要、也沒有目的地上街去了。他不問一問自己要上那儿去，就順着薩多甫大街很快地走下去。

雪跟昨天那样下得紧，那是解冻的时令。他把手攏在袖管里，周身发抖，听見車輪声、公共馬車的鈴声、行人的脚步声就害怕。瓦西里耶夫順着薩多甫大街一直走到苏哈列夫塔；然后又走到紅門，从那儿拐弯走到巴斯曼大街。他走进一家酒館，喝了一大杯伏特卡，可是那也沒使他覚得暢快些。他走到拉玆古尔叶，往右拐弯，走进一条平生从沒来过的小巷子。他走到一个古桥，桥下是雅烏扎河，水声潺潺；站在桥头，可以看見紅营房的一长排窗子里的灯光。瓦西里耶夫一心想用新的感覚或別的痛苦来岔开他的精神痛苦，可又不知道該怎么办才好，就哭着，抖着，解开大衣和上衣，露出赤裸的胸膛，迎着潮湿的雪和風。可是这也沒減輕他的痛苦。随后，他凑着桥上的栏杆傴下腰去，低头瞧着雅烏扎河的漆黑的、滾滾的流水，很想一头栽下去，倒不是因为厌恶了生活，也不是想自杀，却是打算至少叫自己受点伤，用这种痛苦来緩和那种痛苦。可是漆黑的河水、黑暗的空間、鋪着白

雪的荒凉河岸，都很可怕。他打个冷战，往前走去。他沿着紅营房走了一个来回，然后走下坡去，进了一个矮林，又从矮林回到桥上……

“不行，回家去，回家去！”他想，“在家里似乎好过一点……”

他就往回走。他回到家，脱掉湿大衣和帽子，在房間里沿着墙边兜圈子，就这么不知疲倦地一直走到天亮。

7

第二天早晨艺术家和医科学生来看他，他正在房間里跑个不停，衬衫已經撕碎，他咬破手，痛苦地哼着。

“看在上帝面上！”他一看見他的朋友就哭着說，“随你們爱上哪儿就带我上哪儿去吧，你們认为該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是看在上帝面上，快点救救我才好！我要弄死我自己啦！”

艺术家臉色变白，慌了手脚。医科学生也差点哭出声来，可是想到做医生的遇到生活里不論甚么事故都应該冷静严肃，就冷冷地說：

“这是你神經出了毛病。可是不要紧。馬上到医师那儿去吧。”

“随你們怎么办好了，只是看在上帝面上，快点才好！”

“你不用发急。你得尽力控制自己才成。”

医科学生和艺术家伸出发抖的手替瓦西里耶夫穿好衣服，带他出去，到了街上。

“米哈依尔·塞尔盖伊奇早就想跟你认識了，”在路上医科学生說，“他是个很好的人，医道也高明得很。他在一八八二年毕业的，可是診疗业务已經很发达了。他像同学那样对待大

学生。"

"赶快！赶快……"瓦西里耶夫催促道。

米哈依尔·塞尔盖伊奇是一个胖胖的金发医师，他接待这几位朋友的时候，态度又客气，又庄严，又冷静，只用半边脸微笑。

"艺术家和瑪耶耳已經跟我讲到您的病了，"他說，"很願意为您效劳。怎么样？請坐吧……"

他让瓦西里耶夫在书桌旁边一把大圈椅上坐下，把一个烟盒送到他跟前。

"怎么样？"他开口，摸着他的膝头，"我們来談正事吧……您多大岁数？"

他提問題，医科学生回答那些問題。他問瓦西里耶夫的父亲害过甚么特别的病沒有，是不是常喝醉酒，有沒有甚么殘忍的行徑或怪僻的毛病。他又用同样的問題問到他祖父、母亲、姊妹、弟兄。他听到他母亲有很好听的歌喉，有时候上台演戏，就忽然活潑起来，問：

"对不起，您可記得您母亲对舞台的兴趣濃不濃？"

大約二十分钟过去了。瓦西里耶夫討厌那位医师一个劲儿摸他的膝头，老是讲那一套話。

"大夫，您那些問題，依我看来，"他說，"是想弄明白我的病有沒有遺傳性。我的病沒有遺傳性。"

医师又問瓦西里耶夫年青时候干过甚么秘密的坏事沒有，脑袋受过伤沒有，有沒有甚么爱好、怪癖、特别的嗜好。凡是勤恳的医生通常問到病人的种种問題，总有一半是用不着回答，也一点不会妨害到病人健康的，可是米哈依尔·塞尔盖伊奇、医科学生、艺术家，全都現出一本正經的臉色，仿佛只要瓦西里耶夫

有一个問題答不上，就会全功尽棄似的。医师听到答話以后，不知为了甚么緣故，总在一片紙上記下来。听說瓦西里耶夫学过自然科学，眼前在学法律，医师深思起来……

“去年他写过一篇挺好的文章……”医科学生說。

“对不起，别攪扰我，您妨碍我凝神思索，”医师說，用半边臉笑了笑，“是的，当然，这在病历方面也不无关系。紧張的脑力劳动，疲劳过度……对了，对了。您喝酒嗎？”他对瓦西里耶夫說。

“很少喝。”

又过了二十分钟。医科学生开始压低喉嚨把自己对这次犯病的直接原因的見解讲了讲，說到前天艺术家、瓦西里耶夫和他怎样去逛C街。

瓦西里耶夫听他的朋友們和那位医师讲到那些女人和那条悲慘的街道的时候用那么淡漠的、鎮靜的、冰冷的口吻，覚得奇怪透了……

“大夫，請您只回答我一句話，”他說，按捺自己的火气，免得說話粗魯，“娼妓現象是不是坏事？”

“好朋友，这还有問題嗎？”医师說，露出这种种問題他自己早已解决了的表情。“这还有問題嗎？”

“您是精神病医师吧？”瓦西里耶夫粗魯地問。

“对了，精神病医师。”

“也許你們大家都对！”瓦西里耶夫說，站起来，开始从房間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也許吧！可是我却覚得奇怪！我学了两門学問，你們就看做了不起的成就；又因为我写过一篇論文，而那篇論文不出三年就会給人丢到一边，忘得精光，我却給你們捧上了天；可是由于我讲到那些墮落女人的时候不能跟讲到这些椅子的时候那么冷冰冰，我却要受医师的診治，被人叫做疯子，

受到怜憫！”

不知因为甚么缘故，瓦西里耶夫忽然可怜自己，可怜他的朋友，可怜两天前見过的那些人，可怜那位医师了，他淌下眼泪，倒在圈椅上。

他的朋友們探問地瞧着医师。医师現出完全了解这种眼泪和这种絕望的神情，現出在这方面自己是个专家的神情，走到瓦西里耶夫跟前，一句話也沒說，給他一种药水，叫他喝下去；然后等到病人沉静一点，就脫掉病人的衣服，开始檢查他皮肤的敏感程度，膝头的反射作用，等等。

瓦西里耶夫也覚得舒暢一点了。等到他从医师家里出来，他已經覚得难为情了；馬車的轆轆声不再刺激他，心臟底下那块重負越变越輕，彷佛它在溶化似的。他手上有两个方子：一个是溴化鉀①，一个是嗎啡②。……他早就吃过这两种药了！

在街上，他站定一忽儿，想了一想，就向两个朋友告辞，懶洋洋地往大学走去。

1888年

①、② 都是鎮靜剂。

沒意思的故事

——摘自一个老人的札記

1

在俄罗斯，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諾維奇，是樞密顾問官，勛章获得者；他有那么多俄罗斯的和外国的勛章，每逢他必須把它們一齐戴在胸前的时候，大学生就管他叫做“圣壁”。他所結交的人物都是最赫赫有名的；至低限度近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以来，俄罗斯的知名学者，沒有一个他不亲密熟識的。现在他沒有可交的朋友了，可是讲到过去，他的著名朋友的长名单却是以毕罗果夫、卡維林①、詩人涅克拉索夫这样的名字結尾的，这些人都跟他有頂眞誠热烈的交情。他是俄罗斯一切大学和三个外国大学的委員。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再加上以外許多也可以提一提的事情，就构成了我的名声。

我这个姓名是人人知道的。在俄罗斯，凡是能讀会写的人都知道它；在外国，大学讲坛上提起它的时候总要冠上“著名的、可敬的”这类字眼。这个名字是归在少数幸运的名字当中的，如

① 毕罗果夫（1810—1881），俄国教授，外科医术专家。卡維林（1818—1885），俄国教授，法学家，历史学家。

果有人在公共場合和文章里辱駡或者濫用了这类名字，就会被人看做是品格太差的征象。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要知道，我的名字是跟名望很高、天賦极厚、无疑有用的人的观念紧密联系着的。我勤恳耐劳跟駱駝一样，这是重要的；而且我有才能，这就更重要了。此外，我要順便提到，我是一个有教养的、謙虛而正直的人。我从来沒有钻到文学和政治方面去出过風头，也沒有为了博得名望而跟无知的人打过笔仗，更沒有在宴会上或者我同事的坟墓上发表过演說……总之，我的学者名声沒有一星半点的污点；它沒有甚么可抱怨的。这个名字是幸运的。

起了这个名字的人——也就是說，我自己——是一个六十二岁的男子，头頂光禿，鑲了假牙，害一种医不好的顔面痙攣症。我的名声十分輝煌美丽，我的模样却十分黯淡难看。我的头和手衰弱得发抖；脖子就跟屠格涅夫的一个女主角那样像是大提琴的柄；胸脯凹进去，背部狹窄。我一說話或者讲課，嘴角就往一边撇；我一笑，脸上就布滿衰老的、死气沉沉的皺紋。我这种可怜的模样沒一点动人的地方，也許只有在我发了顔面痙攣症的时候，我才会有一种特别的表情，惹得人家看見了，必定会生出阴森而动人的思想："这个人大概不久就要死了。"

我讲課跟过去一样，仍旧不錯；我照旧能够一連两个钟头抓住听讲人的注意。我的热情、我在讲解方面的文学技巧、我的幽默，差不多遮盖了我声調的缺陷，我的声調干巴巴、尖得刺耳，可又抑揚頓挫，跟假善人一样。我写文章却不行了。专管写作能力的那一小块脑子不听使喚了。我的記性衰退，思想不大联貫，每逢我把思想写在紙上，总覚得我已經失去一气呵成的本領；結构单調无味，語言貧乏拘謹。我常常辞不达意，写到結尾忘了开端。普通字眼我往往忘記，写信时候我总得費不小的勁才能避

免多余的句子和不必要的插句，这两样都显然証明我的智力活动衰退了。值得注意的是信越簡单，写起来倒越費勁。我写科学論文反而觉得比写賀信或者报告便当得多，也通順得多。还有一点：我覚得写德文或者英文比写俄文容易。

讲到我現在的生活方式，我先得提到近来常犯的失眠症。要是有人問我現在生活中主要的和基本的特点是甚么，我就要回答：失眠症。跟过去一样，我按照习慣，一到午夜就脫衣上床。我很快就睡着了，可是不到两点钟又醒来，覚得好像根本沒睡着似的。我只好下床，点上灯。我在房間里走上一两个钟头，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瞧着早已看熟的照片和画片。我走得膩味了，就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我一动不动地坐着，甚么也不想，甚么欲望也沒有；要是有一本书摆在我面前，我就順手拉过来，一点也沒兴趣的看下去。前不久我就是照这样在一夜之間随随便便看完整整一本題目古怪的长篇小說《燕子唱的是甚么》。或者，为了使我的注意力有所寄托，我就逼着自己从一数到一千；再不然，我就想我的一个同事的脸，极力回忆他是在哪年，在甚么情形下，来教书的。我喜欢听声音。一忽儿，我的女儿丽莎在跟我相隔两个房間的一个屋子里匆忙地說梦話；一忽儿我的妻子举着蜡烛穿过客厅，而且包管把火柴盒掉在地下；一忽儿，干裂的木橱劈拍一响，或者灯头忽然嗚嗚地叫起来——不知甚么緣故，所有这些声音都惹得我兴奋。

晚上老睡不着覚，就会时时刻刻覚着自己不正常，因此我心急地巴望天亮和白昼，到那时候我就有权利不睡了。要挨过許多无聊的钟头，公鸡才会在院子里啼起来。它第一个給我带来好消息。它一叫，我就知道不出一个钟头楼下的看門人会醒来，使勁地咳嗽，上楼来拿甚么东西。然后窗外天色漸漸发白，街上

傳来了人声……

白天剛一开头，妻子就走进来了。她走来看我，总是穿着衬裙，头也沒梳，不过臉已經洗过，冒出花露水的气味，装出仿佛偶尔走进来的样子。她每回老是說那一套話：

“对不起，我只在这儿待一分钟就走……你又是一夜沒睡嗎？”

然后她熄了灯，在桌旁坐下，談起来。我不是先知，可是我事先总知道她会談甚么。每天早晨老是那一套。她不安地問过我的健康以后，照例忽然提起我們的儿子，在华沙服役的那个軍官。每个月到二十号以后，我們总要汇給他五十个卢布，这就成了我們談話的主要題目。

“当然这在我們是不容易的，”我妻子叹道，“不过，在他还不能完全自立以前，我們也不得不接济他。孩子在異乡作客，餉銀又少……不过呢，要是你乐意的話，下个月我們不汇給他五十，汇四十算了。你覚得怎么样？”

日常的經驗本来应該已經教会妻子：我們的开支是不会因为我們常常談它就减少的，可是我的妻子不肯承认經驗，每天早晨准定要談到我們的軍官，还要談到謝天謝地，面包落价了，糖却貴了两个戈比——她說这些話的口气，倒好像在向我报告甚么新聞似的。

我听着，順口答应一声；而且大概因为我一夜沒睡覚吧，我的脑子里滿是古怪的、不必要的思想。我瞧着我的妻子，跟孩子一样地惊奇。我納悶地問我自己：这个很胖的、笨拙的老太婆，被瑣碎的小煩恼和区区面包方面的担惊害怕弄成一副蠢相，經常为債务和貧穷操心而变得眼光迟鈍，只会談家中开支，一定要东西落价才見笑容——难道这样一个女人就是当初我因为她头

脑聪明，灵魂純洁，面貌美丽，并且如同奥塞罗爱苔絲德梦娜[1]那样，还因为她"同情"我的学問，而热烈爱上的那个苗条的瓦丽雅嗎？难道这个女人就是当初給我生下一个儿子的那个瓦丽雅嗎？

我注意地瞧着这个皮肉松弛、笨手笨脚的老太婆的臉，想在她身上找到我的瓦丽雅，可是从她的过去只剩下来一个为我的身体操心、把我的薪水叫做"我們的"薪水、把我的帽子叫做"我們的"帽子的老太婆罢了。我瞧着她，心里很难过；为了多少給她一点安慰，我总是随她爱說甚么就說甚么，遇到她不公道地批評别人，或者怪我不私人行医或者出版教科书的时候，我甚至一声不响。

我們的談話也有老一套的結束方式。妻子忽然想起来我还沒喝茶，慌了。

"我干么紧自在这儿坐着？"她說，站起来，"茶炊早就摆在桌子上了，我却在这儿閑聊天。天，我的記性变得多么差了！"

她赶快走去，可是在門口又站住，說：

"我們欠了叶果尔五个月的工錢了。你知道嗎？听差的工錢不可以拖欠，这話我說过不知多少遍了！每个月給十个卢布总比每隔五个月給五十个卢布便当得多！"

她走到門外，又站住，說：

"誰也不及我們的苦命的丽莎那样招得我可怜。这姑娘在音乐院讀书，經常在上流社会里来往，可是上帝才知道她穿的是甚么样的衣服。那个样子的皮大衣，她都不好意思穿着上街了。如果她是别人的女儿，倒也罢了，可是人人又都知道她父亲

---

① 莎士比亚所著剧本《奥塞罗》中的人物。

是名教授，樞密顾問官啊！”

她把我的名望和官阶糟踏一頓以后，到底总算走了。我的白天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以后，也并不見得好过些。

我正在喝茶，我的丽沙向我走来，穿着皮大衣，戴着帽子，拿着乐譜，已經完全准备好，要到音乐院去了。她二十二岁。她的相貌看起来还要年青一点，長得漂亮，有点像我妻子年青的时候。她温柔地吻我的鬢角和手，說：

“早，爸爸。你身体好吧？”

她小时候很喜欢吃冰激淋，我常得带她上点心店去。在她心目中，冰激淋是一切美好东西的規范。要是她想称贊我，她就說：“你是奶油冰激淋，爸爸。”我們常把她的这一个小手指头叫做香框冰激淋，另一个叫做奶油冰激淋，第三个叫做复盆子冰激淋等等。往常她早晨来問我早安，我总要把她抱起来放在我的膝头上，吻她的小手指头說：

“奶油冰激淋……香框冰激淋……檸檬冰激淋……”

現在呢，拗不过老习慣，我还是吻着丽莎的手指头，喃喃地說：“香框冰激淋……奶油冰激淋……檸檬冰激淋……”可是我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了。我冷冰冰，就跟冰激淋一样，自己也覚着难为情了。每逢我女儿走到我面前，用嘴唇碰一碰我的鬢角，我却打个冷战，倒好像有一只蜜蜂螫了我的鬢角似的，我就勉强笑一笑，把臉扭开了。自从我害失眠症以来，有一个問題像釘子那样釘在我的脑子里：我女儿常常看見我这个老头子，这个名人，因为欠僕役的工錢而痛苦得滿臉绯紅；她也看見由小小的債务所生的煩恼常常逼得我放下工作，在房間里走来走去，一連走上好几个钟头，想心事；可是为甚么她就从来沒有一回瞞着母亲，悄悄来到我的身边，湊着我的耳朵小声說：“爸爸，拿去吧，这

是我的表、鐲子、耳环、衣服……。把它們統統典当了吧，你要錢用……"她既然看見母亲和我要虛面子，极力把我們的貧穷瞞住外人，那她为甚么不放棄学音乐这种昂貴的享乐呢？我不会收下她的表、鐲子，也不会要她犧牲音乐——求主保佑我，我不需要这些。

同时我也想起了我的儿子，那个在华沙的軍官。他是个聪明、正直、清醒的人。可是这在我是不够的。我想：要是我有个老父亲，要是我知道有些时候他因为穷而害羞，那我就会把軍官的职务交給别人去干，自己情願去做雇工。关于孩子的这一类想法敗坏我的心。这样想有甚么好处呢？只有心胸狹窄、滿腔怨毒的人才会因为普通人不是英雄而对他們抱恶感。可是，这些不提也罢。

到九点三刻，我得去給我那些亲爱的孩子讲課了。我穿好衣服，順了街道走去；那条街道我走了三十年，对我来說它已經有它自己的历史了。那儿是一所灰色的大房子，开着一家药店；从前这儿本来是一所小房子，开着一家酒店；我就是在那酒店里构思我的学位論文，給瓦丽雅写第一封情书的。我是用鉛笔在一張上端标着"Historia morbi"① 的紙上写的。那儿，有一家食品杂貨店，当初是一个小犹太人开的，他賒給我紙烟；后来由一个胖妇人經营了，她喜欢大学生，因为"他們人人都有娘"；現在呢，那里面坐着一个紅头发的商人，是个很冷淡的人，用銅茶壶喝茶。那儿是大学的破敗的、多年沒修过的大門，穿着羊皮袄、煩悶无聊的看門人，笤箒，一堆堆的雪……在一个新从內地来的、以为科学的宮殿眞是宮殿的孩子的心上，这样的大門是不会留

① 拉丁文：病历。

下甚么健全的印象的。一般的說，在俄罗斯悲观主义的历史上，大学校舍的颓敗，走廊的阴森，墙上的污迹，光綫的不足，台阶、衣帽架、凳子的凄凉样子，在造成这倾向的种种原因中占一个首要地位……那儿是我們的校园。我覚得从我做大学生的时候起，到現在，它既沒变得好一点，也沒变得糟下去。我不喜欢它。要是拔掉那些病样的菩提树、枯黄的金合欢、剪了枝子的稀疏的紫丁香，在那儿栽上高高的松树和好看的橡树，那就合理多了。在大多数情形中大学生的胸襟都是由环境培养出来的，那么他在求学的地方无論走到哪儿，眼前所看見的只应当是高大的、强壮的、优雅的东西才对……求上帝别让他瞧見那些細瘦的树木、破碎的窗子、灰色的墙壁、蒙着破烂的漆布的門才好。

我一走到平时进出的門廊，門就开了，我碰到了我的老同事，跟我同年龄同名字的看門人尼古拉。他一面把我让进門去，一面嗽着喉嚨說：

"天好冷啊，您老人家！"

或者，如果我的大衣湿了，他就說：

"下雨啦，您老人家！"

然后他跑到我的前面，把一路上所有的門都替我推开。到了我的研究室里，他就小心地脫掉我的皮大衣，趁这机会跟我讲点大学的新聞。所有的大学看門人和校工彼此之間十分相好，因此全校四个系里，办公处里，校长室里，图书館里出了些甚么事，他都知道。甚么事情他不知道呀！遇到不吉利的日子，比方說，校长或者系主任辞职了，我就听見他跟年青的校工聊天，指出补缺人的名字，而且說某某人不会得到部长批准，某某人自己又不肯接受这职务，然后离奇而詳細地談到办公处里接到了神秘文件，部长和校董大概在进行秘密談話等等。如果把那些細节

除外，他的話大体上差不多永远是对的。他对每个补缺人都形容一番，那种形容是别致的，可又正确。要是您想知道某人在哪年宣讀学位論文，开始教书，退休，或者去世，那尽可以靠这个老兵的广博記忆来帮忙。他不但会告訴您哪年哪月哪天，还会讲到这件事或者那件事的經过情形。那样的記性只有热爱的人才会有。

他是大学傳統的保护人。他由前輩的看門人那里接受了許多大学生活掌故这样一份遺产；他还給这份財富添上他自己在服务期間得来的許多宝貝；要是您想听，他就可以給您讲許多长短不等的故事。他会讲到有些了不起的学者甚么都懂，有些出色的刻苦鉆研的人一連几个星期不睡覚，很多的人为科学殉难和牺牲；在他看来，善战胜恶，弱者永远征服强者，聪明人征服傻瓜，謙虚的征服驕傲的，年青的征服年老的……那些傳說和故事，人也不必都信以为真；不过把它們濾一下，您就会在濾器里找着您需要的东西：我們的优良傳統和大家公认的眞正英雄的名字。

在我們这班人当中，学术界的所有新聞只限于某些老教授精神非常恍惚的奇談以及关于格魯别尔、关于我、关于巴卜辛①的两三个笑話罢了。可是对于受过教育的我們这班人說来，这点消息未免太少。要是我們这班人都像尼古拉那样热爱科学、科学家、学生，那么写成文章的早就会有完整的史詩、故事、言行录了，可惜这样的文学现在还沒有。

尼古拉跟我讲完新聞以后，就做出一臉的严肃神情；我們开始談正事了。要是在这种时候有个外人能够听見尼古拉多么方

① 格魯别尔（1814—1890），俄国教授，解剖学家。巴卜辛（1835—1891），俄国教授，医科組織学家。

便地說出許多学术名詞，他也許会以为尼古拉本来是个学者，却假扮成一个兵。順便說一句，关于大学看門人有学問的傳言，是大大夸張了的。不錯，尼古拉知道一百多个拉丁的詞，会把骨架拼凑起来，有时候还会准备实驗标本，引一句課本上的文謅謅的长句逗学生发笑，可是，举例来說，血液循环这种絕不复杂的原理，他現在仍旧跟二十年前一样的不懂。

在我的研究室里，桌子旁边坐着我的解剖員彼得·伊格納捷維奇，低下头凑着一本书或者一个实驗标本。他是个勤恳謙虛、可是沒有才分的男子，年紀在三十五岁上下，头頂已經光禿，肚子已經大了。他一天到晚工作，看許多书，凡讀过的都記得清楚，在这方面他不止是人，而且要算是金子；在别的方面呢，他就只能算是一匹拉貨車的馬了，或者換句話說，是个书呆子。那种表明他缺乏才能的、拉車的馬的特征，是这样的：他眼界狹隘，只注意他的专門学識；一超出他的专門学識，他就跟小孩一样幼稚了。我記得有一天早晨我走进研究室，說：

“想想看！多么不幸！据說斯考別列夫[①]死了。”

尼古拉在胸前画十字，可是彼得·伊格納捷維奇轉过身来对着我，問道：

“这个斯考別列夫是甚么人？”

还有一回（比这回稍稍早一点），我告訴他說彼洛夫[②]教授死了。这位亲爱的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却問道：

“他是教甚么的？”

看来，即使巴蒂[③]凑着他的耳朵唱歌，即使中国的大軍侵入

---

① 斯考別列夫（1843—1882），俄国将軍。

② 彼洛夫（1833—1882），俄国画家。

③ 巴蒂（1843—1919），意大利歌劇演員。

俄罗斯，即使发生了地震，他也不会动一动胳膊或者腿，而会仍旧眯細眼睛，心平气和地看他的显微鏡。一句話，《赫卡柏》[1]跟他是两不相干的。我倒恨不能看一看这块乾面包到晚上跟他的妻子怎样一块儿睡覚才好。

另外一个特色是他狂热地相信科学的正确性，尤其是相信德国人所写的一切話的正确性。他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实驗标本；知道生活的目的，完全不了解使得天才头发变白的怀疑和失望。他对权威存着奴性的崇拜，缺乏独立思想的要求。打消他的信念是困难的，要跟他爭論更不可能。一个人旣然深信医学是最好的科学，医师是最好的人，医学傳統是最好的傳統，那就請您跟他去辯論吧。在医学的丑恶历史中，只有一个傳統留傳下来，那就是現在医师們仍旧系的白領結。对学者乃至一般的受过教育的人来說，只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大学傳統，并沒有医学、法学等傳統的分別。可是要彼得·伊格納捷維奇承认这一点是困难的；他准会为这个跟您一直爭論到世界末日去。

他的前途我看得很清楚。他在这一輩子当中会准备好几百次非常精确的实驗标本，会写許多枯燥的、可是很平稳的論文，准确地譯出十来篇文章，可是做不出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做那种事业，得有想像、发明、眼力才成，可是彼得·伊格納捷維奇沒有这类东西。总之，他不是科学的主人，却是它的工人。

我、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尼古拉，压低了喉嚨說話。我們的神色有点变了。隔着門听見讲堂里像海浪翻騰的嗡嗡說話声，人就生出一种特別的感覚。三十年以来，我还沒习惯这种感覚，每天早晨都会感到它。我煩躁地扣上我的礼服的扣子，問尼古

[1] 《赫卡柏》是公元前五世紀欧里庇得斯所写的悲剧。

拉几个不必要的問題，发脾气……倒好像我害怕似的，不过这不是胆怯，而是另外一种感覚，然而究竟是甚么感覚，我也說不清楚，找不出它的名字来。

我完全不必要地瞧了瞧我的表，說：

"怎么样？現在是去的时候了。"

我們就排好次序走进讲堂：打头的是尼古拉，拿着实验标本或者图表；接着是我；再后是那匹拉車的馬，謙虛地搭拉着脑袋；或者，遇到必要的时候，打头的是一个躺着死尸的担架，死尸后面是尼古拉等等。我一进去，学生就都站起来，然后坐下，海洋一样的声音忽然停了。一片安靜。

我知道我要讲甚么，可是不知道怎样讲法，从哪儿讲开头，讲到哪儿結束。我的脑子里还沒准备好一句話。可是我只要往讲堂里扫一眼（讲堂造得像一个圍繞着我的圓形剧場），說出那句老套头的話："上一回我們讲到……"一长串的句子就从我的灵魂里飞出来，我一口气讲下去了！我很快地、兴冲冲地讲着，打都打不住，倒好像沒有一种力量能够拦住我的話似的。如果要讲得好，那就是說，如果要讲得不枯燥，使听讲人得益，那么除了才能以外，还得有技巧，有經驗；对自己的本領，对自己所讲的內容，对听課的那班人，都得有极清楚的概念才行。此外，脑筋得快，眼睛得尖，一忽儿也不能不看着眼前的那些人。

一个好指揮，在发揮作曲家的思想的时候，要同时做二十件事：又要瞧乐譜，又要摇指揮棒，又要注意唱歌的人，还要时而向鼓手那边，时而向吹环形喇叭的乐师那边做个手势等等。我讲課的时候也是这样。在我面前有一百五十張臉，彼此全不相像，三百只眼睛直直地瞧着我的臉。我的目的就是降服这个多头的怪物。在我讲課的每一分钟当中要是我清楚地了解这怪物的注意

程度和理解能力，那它就給我降服住了。我的另一个敌人却是在我自己的身子里面。那就是千变万化的程式、現象、法則，以及由它們生发出来的許多我的和别人的思想。我得随时有本事从一大堆材料里檢出頂要紧、頂必需的东西，随着我的滔滔不絕的話赶快把我的思想装在一种能够使那个怪物听懂、引起它注意的形式里面，同时又得小心在意，不要我把脑子里积存的那些思想照原样說出来，而要排成一定的、为了正确的組成我要描繪的那个画面而必不可少的次序。还有，我极力使措辞文雅，使定义扼要而准确，使話語尽量簡洁优美。我得随时管住自己，記着我所能支配的时間只有一小时零四十分钟。总之，要做的事很不少。人得同时做科学家，教师，演說家才成；要是在您身上演說家胜过了教师和科学家，再不然，如果倒过来，那就糟了。

讲了一刻钟，半个钟头以后，我就会发現学生們开始瞧天花板，瞧彼得·伊格納捷維奇，这个在找手絹，那个在椅子上动彈着想要坐得舒服点，还有人想心事出了神，微微地笑……那意思是說他們的注意力疲了。那就得想办法才成。我赶紧抓个方便机会，說一句俏皮話。一百五十張臉就都現出欢暢的笑容，眼睛明亮的发光，一时間又可以听見輕微的海洋般的声音了……我也笑了。他們的注意力振作起来，我可以接着讲下去了。

不管甚么样的游戏，不管甚么样的玩乐或者消遣，都不及讲課那样能够給我这样多的快乐。只有在讲課的时候，我才能够生出满腔的热情，我才明白灵感不是詩人的胡謅，实际上的确有这东西。我暗想我每回下課后所感到的那种舒服的疲劳，就連赫丘力斯[①] 在干完頂痛快的英雄事业以后也不見得会感到。

---

① 希腊神話中的一个力大无比的英雄。

这是从前的情形了。現在呢，我讲起課来却只覚着受罪了。还沒讲完半个钟头，我就覚着肩膀和两条腿衰弱得支持不住。我在圈椅上坐下；可是我又不习慣坐着讲課；过了一分钟，我又起来，仍旧站着讲，后来又坐下了。我的嘴巴发干，喉嚨发哑，脑袋发暈……为要把这种情形瞒过听讲人，我就不断的喝水，咳嗽，常常擤鼻子，仿佛因为着了凉才讲不下去似的；我說些不得当的俏皮話，临了不到钟点就宣布提前下課了。可是我特別的害臊。

我的良心和理智告訴我說：我現在所能做的頂好的事只有对那些孩子发表最后一回演讲，跟他們告別，給他們祝福，把我的职位让給一个比我年輕、比我强健的人了。可是，让上帝裁判我，我缺乏勇气本着良心办事。

不幸，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神学家。我十分明白：我的寿命不出半年了；看起来，我目前应当关心的似乎主要是坟墓里的黑暗問題、我在地下长眠后会梦見甚么幻象的問題了。可是不知甚么緣故，虽然我的头脑充分領会那些問題的重要，我的灵魂却不肯承认。現在我虽然站在死亡面前，却跟二三十年以前一样，仍旧只对科学感到兴趣。直到我咽气的时候，我仍旧会相信科学是人类生活中頂重要、頂美好、頂必要的东西，相信科学素来是而且将来也是热爱的最崇高的表現，相信人类只有凭借它才会征服自然和自己。这种信心也許在根本上是幼稚而不公正的，可是如果我只相信这个，而不相信別的，那却怪不得我；我沒法克制我心中的这种信念啊。

不过这都是題外的話了。我只要求人們体恤我这种弱点，要求人們領会：把一个关心骨髓的发展历史胜过关心宇宙的終极目的的人硬从讲台上拉下来，硬叫他跟他的学生分手，那就等于抓住他，不等他死，就把他放在棺材里，釘上盖子一样。

由于失眠，也由于极力压制我那漸漸增长的衰弱，我起了一种古怪的变化。我上課讲到半当中的时候，眼泪会忽然使我的喉嚨哽住，我的眼睛痒起来，我生出一种热烈急切的欲望，恨不能向前伸出两只手去，大声地訴一訴苦才好。我想提高喉嚨喊叫道：我，一个著名的人，被命运判处了死刑，不出半年就要有另一个人上这儿来占据这个讲堂啦。我要大声喊叫：我中了毒；以前我从来不知道的一些新思想毒害了我生活中的殘余岁月，現在仍旧像蚊子似的不断螫我的脑筋。在这种时候，我的情形显得那么可怕，我巴不得所有我的听讲人都害怕，从座位上跳起来，心惊胆战，拚命喊叫，紛紛跑出門口去才好。

挨过这样的时光，眞是不容易啊。

2

讲完課以后，我坐在家里工作。我看刊物和論文，或者准备下一次的課；有时候我写点东西。我的工作时常中断，因为我不得不接見客人。

鈴声响了。这是有一个同事来找我談正事了。他戴着帽子，拿了手杖走进来見我，把那两样东西向我送过来說：

"我坐一坐就走，坐一坐就走！請坐，collega ①！只談几句話就走！"

先是我俩都极力向对方表明我俩非常有礼貌，彼此見面十分高兴。我請他在一把安乐椅上坐下，他也让我坐下；我們一面让坐，一面小心地碰碰彼此的腰，摸摸彼此的鈕扣，好像我們在

---

① 拉丁文：同事。

互相試探，深怕烫了手指头似的。我們两人笑着，其实我們并沒說甚么可笑的話。我們坐好，低下头，彼此凑近，压低喉嚨讲起来。尽管我們彼此有心眞誠相待，可是我們仍旧不能不用种种中国人那种客套来装飾我們的談話，例如“閣下明察秋毫”，或者“鄙人已經荣幸地奉告”，要是我們当中有誰說了句把笑話，即使說得并不可笑，我們也还是不能不笑一陣。等到談完正事，这位同事就猛的站起来，对我的工作搖一搖帽子，开始告辞。我們就又互相摸索一陣，笑一陣。我送同事到前厅，在那儿帮他穿上皮大衣，可是他尽力推謝这种崇高的光荣。后来，等到叶果尔开了門，同事就对我說我要着凉了；我呢，却装出甚至情願陪他走到街上去的样子。等到最后我回到自己的书房，我的臉上仍旧挂着笑容；这一定是因为惰性关系吧。

沒过多久，鈴又响了。有人走进前厅来，脫了半天衣帽，咳嗽了很久。叶果尔来通报說有一个大学生来了。我吩咐一声：請。过了一忽儿，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走进来。有一年了，他跟我一直保持着紧張的关系：考試时候，他对我的問題回答得很不像話，我就給他打了个一分。每年我都有七个这样的学生；照大学生的切口說来，那就是我“招住了”或者“刷下了”他們。凡是因为答不出或者害病而考不及格的学生，通常倒总是咬着牙忍下去，不来找我罗嗦；凡是找我罗嗦、到我家来的学生只有那些血气方剛、性格开闊的人，考試一“刷下来”，連胃口也倒了，害得他們沒法准时去听戏。对第一种人，我总是寬宏大量；可是对第二种人，我就“招住”整整一年。

“請坐，”我对客人說。“您有甚么話要說嗎？”

“对不起，教授，我来打攪您……”他开口了，吞吞吐吐，不看我的臉，“我本不敢来麻煩您，要不是因为……您的課我已經考

过五次了，可是……可是全沒及格。我求您行行好，让我及格吧，因为……”

凡是懶汉为自己辯护而提出来的理由，总是一样的；别的功課他們都考得挺好，只有我的課却考坏了；尤其奇怪的是偏偏他們素来很看重我的課，溫得很熟，由于一种沒法理解的誤会，他們才考坏了。

“对不起，我的朋友，”我对客人說，“我不能給您及格的分数。回去好好溫习功課，再来找我。到那时候我們再看吧。”

沉默。我有意叫那个学生稍稍受点罪，因为他爱啤酒和歌剧胜过爱科学。我就叹口气說：

“依我看来，您現在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索性脫离医学系。要是您凭自己的能力不能考及格，那您显然沒有做医师的心，也沒有做医师的才分。”

那个血气方剛的青年的臉拉长了。

“对不起，教授，”他笑着說，“可是这种話，依我想来，至少也得說是奇怪。学了五年医学，一下子……不学了！”

“嗯，不錯！与其一輩子做自己不热爱的工作，还不如牺牲这五年的好。”

可是我馬上又觉着可怜他，就連忙說：

“不过这也随您。那么，把功課溫一溫再来吧。”

“甚么时候来呢？”懶汉用悶悶的口气問。

“随您好了。明天也行。”

在他那好看的眼睛里，我看出了这样的意思：

“我来是可以来，可是你这畜生还是会把我招住的！”

“当然，”我說，“哪怕您再来考十五回，您也不見得就会增长多少学問；可是这样做，可以鍛炼您的性格。您一定会因此感激

的。"

随后是沉默。我站起来，等这位客人走，可是他站在那儿，瞧着窗口，摸他的小鬍子，想心事。这就叫人厌煩了。

那血气方刚的青年讲話声調清脆好听，眼睛灵俐，带着譏誚的眼神，臉容和气，不过有点浮肿，因为常喝啤酒，而且在长沙发上躺得过久。看样子，他本来可以对我讲許多有趣的关于歌剧的事，关于他猎艳的事，关于他所喜欢的同学的事；可是不幸，眼下不是談这种事的时候。要不然我倒願意听一听呢。

"教授！我凭人格向您担保，要是您让我及格，那我……"

話一讲到"凭人格"，我就摇了摇手，在桌子旁边坐下来。学生又沉吟一下，垂头丧气地說：

"旣是这样，那就再見……請您原諒。"

"再見，我的朋友。祝您健康。"

他犹疑不定地走进門厅，慢吞吞地穿上大衣，走到街上，大概又想了很久；他甚么也想不出来，只想出了一句指着我說的話，"老魔鬼"；然后他走进一家便宜的飯館，喝啤酒，吃飯，以后就回家上床睡覚去了。願你的骨灰得到安宁，正直的劳动者！

鈴声第三回响了。一个年青的医师走进来，穿一套黑色新衣服，戴一副金边眼鏡，当然还打着一个白領結。他說了自己的姓名。我請他坐下，問他有甚么貴干。那献身于科学的年青人有点激动地开口了，告訴我說：他的学位考試已經及格，現在只剩下写論文了。他想在我的指导下写作，要是我肯給他一个論文的题目，那他会十分感激的。

"很願意为您效劳，同事，"我說，"不过，首先，关于論文是甚么东西，我俩得有一个共同的理解才行。所謂'論文'，一般公认，是指由独立的創造所产生出来的著作。不是这样嗎？一个

作品，如果用的是别人的题目，在别人指导下写出来，那就要叫做另一样东西了……”

这个考学位的沒說話。我冒火了，从我坐着的地方跳起来。

“我不懂，为甚么你們都跑来找我？”我生气地叫道，“难道我开着商店还是怎么的？我又不卖題目！我第一千零一次請求你們：全都躲开我！原諒我說話唐突，可是話說回来，这种事我膩味透了！”

考学位的青年一声不响，只是他的顴骨四周現出了淡淡的紅暈。他的臉容表現了对我的声望和学識的深深尊崇，可是从他眼睛里，我却看出来他看不起我的声調、我的可怜的身材、我的心浮气躁的姿势。我一发脾气，他覚得我像是一个怪人了。

“我又沒开店！”我生气地說，“眞是怪事！为甚么您不願意独立自主呢？为甚么您对自由这么厌恶？”

我說了許許多多，可是他始終一声不响。临了我漸漸的气平了，当然也就让步了。考学位的青年就从我这儿得到一个不值一文錢的題目，預备在我的督促下写一篇对誰都沒用处的論文，将来带着尊严的气派，用枯燥的宏論来辯护那篇論文，得到一个于他一无用处的学位。

鈴声可能連連不断地响下去，可是我在这儿只限于写完四次的鈴声就算了。鈴声第四次响起来，我听見了熟悉的脚步声、衣服的沙沙声、亲爱的說話声……

十八年前，我有一个同事，是眼科医生，去世了，留下一个七岁的女儿卡嘉和大約六万个卢布。他在遺囑里指定我做保护人。卡嘉在我們家里一直住到十岁，然后送到一个寄宿女校去，只有到了夏天，放了暑假，才住到我們家里来。我沒有工夫过問她的教育，只在有空的时候偶尔注意一下，因此她小时候的情形

我所能說的很少。

我所記得的、而且喜欢回想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她搬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和听凭医生看病时候她那可爱的小臉上老是閃着的不同平常的信任表情。她常常躲在一旁甚么地方坐着，包扎着臉，总是注意地瞧着甚么；不管她瞧着我写字或者翻书，也不管她瞧着我妻子忙忙碌碌，瞧着厨娘在厨房里削土豆的皮，或者瞧着狗儿玩耍，她的眼睛老是表現着同样的思想，那就是："这个世界上进行着的一切事情都好，都合理。"她好奇心重，很喜欢跟我談天。有时候她坐在桌子旁边，我的对面，瞧我的动作，提出問題。她想知道我看的是甚么书，我在大学里做甚么事，我怕不怕死尸，我怎样化我的薪水。

"大学里的学生打架嗎？"她問。

"打架，亲爱的。"

"您罰他們跪嗎？"

"罰的。"

她想到大学生打架，我罰他們跪下，覺着滑稽，就笑了。她是个温柔的、有耐性的、善良的孩子。我常常看見她手里的东西給人夺去，看見她无緣无故地受罰，或者她的好奇心受到压抑；这时候，她臉上那常在的信任表情就跟一种悲哀的神情混在一起——如此而已。我不知道該怎样卫护她才好；不过我一瞧見她难过，就有心把她拉到我怀里来，像一个老奶媽那样疼她："我的可怜的小孤儿！"

我还記得她喜欢穿好衣服，喜欢在衣服上洒香水。在这方面，她跟我一样。我也喜欢漂亮衣服和好香水。

可惜我沒有时間，也沒有心情去注意卡嘉在十四五岁的时候怎样被一种狂热完全抓住，后来那种狂热怎样发展下去。我

說的是她对戏剧的热烈爱好。假期她从学校回来，住在我們家里，談起别的事情总不及談到戏剧和演員那么痛快和热烈。她老是談戏剧，听得我們都膩味了。我妻子和孩子都不听她了。只有我沒有勇气不理她。每逢她起意找人談一談她的痴迷，总是走进我的书房来，用恳求的声調說：

“尼古拉·斯捷潘內奇，让我跟您談談戏剧吧！”

我指一指钟，說：

“給你半个钟头的时間。說吧。”

后来她带回来好几十張她所崇拜的男女演員的照片；再后有好几回參加业余演出，末了她在学校毕业了，向我声明說她天生来就应該做演員。

我从来也不同情卡嘉对戏剧的愛好。依我想来，要是剧本很好，那就用不着再麻煩演員演出来，使它产生正确的印象；只把剧本看一遍也就够了。要是剧本不行，那就不論怎样演也演不好。

我年青时候常去戏院，現在我家里的人一年也总要訂两次包廂，带我去“散散心”。当然，这还不足以使我有权利評断戏剧，不过我还是想說几句。依我看来，現在的戏院并不比三四十年前高明。不管在戏院的走廊上也好，休息室里也好，就跟过去一样，我无論怎样也找不到一杯干淨的水。虽然冬天穿厚大衣是一点也不应該留难的事，可是就跟过去一样，招待員替我存好皮大衣，总要硬敲我二十个戈比的竹杠。休息时間就跟过去一样，毫无必要地奏一陣乐，給戏剧所造成的印象添上些沒人需要的新东西。就跟过去一样，男人們一到休息时間就走出去，到飲食部去喝含酒精的飲料。要是在小事情上看不出甚么进步，那么想在大地方找出进步来就会白費力。有的时候，演員从头到脚

籠罩在舞台习气和成見中，极力不把一句簡单而平凡的独白“活着或者不活着”簡单地說出来，总要莫名其妙的带点嘻哩呼嚕的声音，还要全身发顫；有的时候，演員千方百計极力叫我信服恰茨基①虽然老是跟傻瓜談話，而且爱上一个傻瓜，其实却是个很聪明的人，极力叫我信服《聪明誤》不是一个沉悶的戏；在这种时候，舞台就会在我心中勾起四十年前飽看古典的咆哮怒叫和捶胸頓足的表演时候早已使我膩味的那种刻板演技。每次我走出戏院总要比走进去的时候更保守些。

多情善感、輕于相信的观众也許会听信一种論調：舞台即使在現在这种形式中，也仍旧是学校。然而，凡是熟知甚么叫做眞正的学校的人就絕不会上这种当。五十年后或者一百年后，情形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照眼前这种情形看来，戏院却只能算做娛乐場所。可是若要經常享受这种娛乐，却又嫌太貴。它夺去国家的成千上万的健康而有才能的青年男女，这些人如果不去干演戏的行业，也許会成为好医师、好农艺家、好女教师、好軍官；它又夺去观众的傍晚时光，而这正是从事脑力劳动和跟朋友閑談的大好时光。至于金錢的浪費以及观众看了舞台上处理得很不正确的凶杀、私通、伪証以后道德上所蒙受的損害，那就更不用說了。

卡嘉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她硬对我說：舞台即使在現在这种形式中也比讲堂，比书本，比世界上的任甚么东西都高尙。戏剧是在自己身上把一切艺术結合成一体的一种力量，演員是傳教士。沒有一种艺术，也沒有一种科学，能够像舞台那样在人的灵魂上产生那么强烈、那么确实的影响，因此中等才能的演員比

① 俄罗斯剧作家格利包耶陀夫（1795—1829）所著剧本《聪明誤》中的一个人物名。

最优秀的科学家或者艺术家在国内享受更大的名望，那就不是沒有理由的了。而且沒有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活动能够像戏剧那样供应那么多的快乐和满足。

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卡嘉参加一个剧团，一块儿走了，大概是到烏发去了，随身带去很多的錢、无数愉快的希望、对事业的崇高看法。

她在旅途中寄来的第一批信是惊人的。我看着那些信，簡直奇怪几頁小小的信紙怎么容得下那么多青春的朝气、心地的純洁、神圣的清白，以及又細致又切实的判断，这种判断即使是出之于优秀的男性智力也会引得人贊叹。伏尔加河啦、大自然啦、她游历过的城市啦、她的同事啦、她的成就啦、她的失敗啦等等，她不是在写，而是在唱；每一行字都透露出我常在她臉上看到的信任，同时信上有許多文法方面的錯誤，而且差不多根本沒加标点。

半年还沒过完，我接到一封饒有詩意的、热情洋溢的信，劈头就是这样一句："我在恋爱。"信里附着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青年男子，剃光鬍子，戴一頂寬边帽子，肩膀上搭着一件条子花呢的衣服。这以后的信还是跟先前一样的好，可是信上有了逗点和句点，文法錯誤不見了，字里行間有濃烈的男性气息。卡嘉开始在信上談起如果在伏尔加流域找个地方开办一个大戏院，規定合股經营，吸引富商大賈和輪船主人到这个事业里来，那是多么好；錢会有很多，观众也会有很多；演員依照合作的条件来演戏……也許这办法眞的挺好吧，可是我覺着这一类的花样只有男人的脑筋才想得出来。

不管怎样，在一年半或者两年当中，一切都好像順順当当：卡嘉在恋爱，相信她的事业，幸福；可是这以后，我漸漸发覺她的

信上有了明显的泄气迹象。开头是卡嘉对我抱怨她的同事——这是第一个最不吉利的征象；要是年青的科学工作者或者文学工作者刚开始工作，就恶狠狠地抱怨科学家和文学家，那就表明他已經厌倦，不宜于做那种工作了。卡嘉写信告訴我說：她的同事不参加排演，也永远不懂自己的角色；看得出来他們每个人在鬧剧的表演中，在舞台动作上，对观众表現了极不恭敬的态度；为了增加票房的收入（这是大家唯一的話題），正剧中的女演員竟不顾身份唱小調，悲剧演員唱杂曲来訕笑戴綠帽子的丈夫和由不貞节而怀了胎的妻子等等。总之，这些現象怎么会至今还沒使內地的戏院倒閉，那些戏院怎么会靠着这么腐敗的細小血管維持下来，这倒是应該奇怪的了。

我写給卡嘉一封很长的回信，我得承认那是一封很沉悶的信。除了别的話以外，我对她說："我过去不止一次跟一些願意同我結交的、人品极其高尚的老演員們談过話，从他們的話里面我才明白他們的活动并不尽是由他們个人的智慧和自由意志指导着，多半倒是由社会的風气和喜好控制着的。就連最好的演員在一生当中也不得不时而在悲剧里，时而在歌剧里，时而在巴黎鬧剧里，时而在神話剧里表演；不过他們好像始終仍旧认为他們走的是正路，对社会有益似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种坏現象的根源不該在演員們身上去找，而該更深的到艺术本身中，到整个社会对它的态度中去找。"我这封信反而惹得卡嘉慪气了。她回信給我說："您跟我在两个不同的歌剧里演戏。[①] 我在信上跟您談起的不是那些願意跟您結交的、人品极其高尙的人，而是一帮談不上一丁点高尙的坏蛋。他們是一伙野人，只因为

① 意思是"我們談的是两回事"。

别处沒人願意給他們工作才到舞台上来鬼混，他們管自己叫做艺术家也只因为他們老臉皮罢了。有才能的人一个也沒有，庸才啦、醉汉啦、阴謀家啦、造謠家啦，倒有許多。我沒法告訴您我是多么伤心：我所热爱的艺术却落在我所痛恨的人的手里；我伤心的是最优秀的人对这种坏現象只是站得远远的冷眼旁观，不願意走近一点，不但不出头想办法，反而写些沉悶的老生常談和对誰都沒用处的教訓……"此外还有些别的話，都是那么一种口气。

又过了不久，我接到这样一封信："我被人殘忍地欺騙了。我活不下去了。我那些錢随您的意思处置好了。我爱您，把您看做我的父亲和我唯一的朋友。别了。"

原来他也該归在那"一帮野人"里面。后来，我凭某些迹象推測她有过自杀的企图。大概卡嘉服毒自尽过。我想后来她必是生了一場大病，因为我后来接到的信已經是从雅尔达寄来的了，多半是医生把她送到那儿去了。她的最后一封信上請求赶快汇一千卢布到雅尔达去，結尾是这样的話："請原諒这封信滿紙辛酸。昨天我把我的孩子埋葬了。"她在克里米亚盘桓将近一年以后，回家来了。

她在外有四年光景。在这四年当中，我得承认，在我跟她的关系上，我扮了一种簡直不值得羡慕的古怪角色。先是她写信向我說明她要去做女演員了，后来写信給我讲到她的恋爱；她每过一个时期总要起一回揮霍的心，我就不得不依照她的請求，时而汇去一千卢布，时而汇去两千卢布；后来她写信向我提起她有意自杀，再后又說到她的孩子夭折——每一回我得到信都不知道該怎么办才好，我对她的遭际的滿腔关切只表現在我經过深思以后写去沉悶的长信；其实那样的信还是根本不写的好。可

是話說回来，我还是以父亲的身份待她，爱她如同爱自己的女儿一样呢！

現在，卡嘉住的地方离我这儿不出半俄里。她租了一所房子，有五个房間，凭她的审美能力把它布置得相当舒服。要是誰有心描写她的布置，那么这画面的最突出的情調就是懶散。为了懶惰的身体，布置了有枕头的軟沙发、軟凳子；为了懶惰的脚，鋪好了地毯；为了懶惰的眼睛，配好了淡淡的、昏暗的或者沒光彩的顏色；为了懶惰的灵魂，墙上挂着无数便宜的扇子和无聊的画片，讲到那种画片的新奇，惹人注意的却不是画題，而是画法；房間里摆着許多小桌子和小架子，上面放滿一点也沒用处、一点也沒价值的摆設；不成形状的小毡毯代替了帷幔……这一切，再加上害怕鮮明的彩色，害怕匀称和空曠，不但証明了精神的懶惰，也証明了自然的美感的歪曲。卡嘉一連好几天躺在有枕头的沙发上看书，主要是看长篇和中篇小說。一天中間她只在下午出門一回，来看我。

我做我的事，卡嘉坐在离我不远的一个长沙发上，沉默着，戴着披巾，仿佛怕冷似的。要么因为我喜欢她，要么因为我从她还是小女孩子的时候起就习慣了她的常来常往，总之，她坐在我这儿，并不妨碍我集中我的注意力。我偶尔信口問她一句話，她也很短地回答一句；或者，我想歇一忽儿，就扭轉身来对着她，看她出神地瞧着一本医学杂志或者报紙。在这样的时候，我发現她的臉上已經沒有旧日那种信任表情了。現在她的表情冰冷、淡漠、渙散，就跟不得不很久很久的等火車开来的旅客的表情一样。她的打扮跟从前一样美丽而朴素，可是粗心大意；她往往一連好几天躺在沙发上或者坐在搖椅上，看得出来她的衣服和头发因此揉得很乱。她也沒有从前那份好奇心了。她不再問我甚

么問題，仿佛已經閱历过生活里的一切事情，不再等着听甚么新鮮事了。

将近下午四点钟，前厅和客厅里开始有走动的声音。这是丽莎从音乐院回来了，带来几个朋友。可以听見她們彈鋼琴，試嗓音，欢笑；在飯厅里，叶果尔正在摆飯桌，弄得盘盞玎璫的响。

“再見，”卡嘉說，“今天我不去看您家里的人了。請她們原諒我。我沒工夫了。請您来看我。”

我送她到門口，她用严格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我，煩恼地說：

“您越来越瘦了！为甚么您不找个医生看看？我要去請塞尔盖伊·菲奥朵罗維奇来。让他給您看看病吧。”

“用不着，卡嘉。”

“我不懂：您家里的人眼睛长到哪儿去了！不用說，这班人倒眞不錯！”

她猛一下子穿上皮大衣；这时候就一定有两三个别头发的針从她那凌乱的头发上掉下来，落在地板上。她懶，而且也沒工夫好好梳一下头；她把披下来的发卷随便塞在帽子底下，走了。

我走进飯厅，妻子問我：

“剛才卡嘉在你那儿嗎？为甚么她不来看我們？这簡直是怪事……”

“媽！”丽莎用責备的口气对她說，“她旣不願意来，就随她去吧。反正我們也不会跪下来求她。”

“話是这么說，这也未免眼中无人。在书房里坐了三个钟头，却沒想起我們。不过呢，那也只好由她。”

瓦丽雅和丽莎都恨卡嘉。这种仇恨，我是不懂的；大概也必須是女人才能懂得这种仇恨。我敢凭我的头顱保証：在我差不

多每天在課堂里遇見的一百五十个青年男子当中，在我每个星期要碰見的百把个上了年紀的男子当中，几乎找不出一个人能够了解她們为甚么憎恨而且厌恶卡嘉的过去——那就是說憎恨而且厌恶她沒有結婚就怀了孕，有过私生子；同时，我也想不起来我认識的女人和姑娘有誰不是有意无意的存着这样的恶感。这倒不是因为女人比男人貞节，純洁；要知道美德和純洁，如果不跟恶意絕緣，那就跟罪恶沒有甚么很大的不同。我把这現象簡单的解釋做女人的落后。現代的男子看到了不幸便感到哀伤的怜恤和良心的痛苦，依我看来，这比仇恨和憎恶更多的說明文化和道德的成长。現代的女人却跟中世紀的女人一样的感伤和粗暴。依我看来，凡是主張女人应該跟男人受同样教育的人，是十分有見識的。

我妻子所以不喜欢卡嘉，还因为她做过女演員，因为她忘恩負义，因为她驕傲，因为她怪僻，因为但凡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可以找到的无数坏处，卡嘉都有。

除了我、妻子、女儿以外，跟我們一块儿吃飯的常常还有两三个我女儿的朋友和亚历山大·阿朵尔佛維奇·格涅凯尔，这是丽莎的追求者，有意向她求婚的青年。他是个不到三十岁的金发青年，中等身材，长得很飽滿，肩膀很寬，耳朵附近生着淡紅色絡腮鬍子，嘴唇上有小小的、染了色的唇髭，这就給他那丰滿光滑的臉添上一种洋娃娃般的神情。他穿一件很短的上衣，一件花坎肩，一条上身很肥、褲腿很瘦的大花格褲子，一双平底的黃皮鞋。他生着龙虾样的爆眼睛，領結像龙虾的脖子，我甚至覚着这青年冒出一股龙虾湯的气味。他天天上我們这儿来，可是我家里沒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出身，他在哪儿受过教育，他靠甚么生活。他旣不彈琴，也不唱歌，可是跟音乐和唱歌却不知有一种

甚么关系，在一个甚么地方替一个甚么人卖鋼琴，常到音乐院去，认識所有的名流，布置音乐会；他用很有权威的口气批評音乐，我发現人們都乐意附和他的話。

闊人的身旁永远少不了寄生者；艺术和科学也一样。似乎，世界上沒有一种艺术或科学躲得开像格涅凱尔这类的“異物”。我不是音乐家，或許我看錯了格涅凱尔也未可知；再者，对他的情形我知道的确实很少。可是人家彈琴或唱歌时候他站在鋼琴旁边摆出的那种权威的、自以为了不起的气派，却太使我起疑了。

您尽管是个百分之百的正人君子，樞密顾問官，不过要是您有个女儿，那您就无从保証您能避开那种常常由献殷勤、作媒、婚姻等带到您家里来、攪扰您心境的庸俗气氛。比方說，每逢格涅凱尔在座时候我妻子臉上流露出来的得意神情我就无論怎样也看不慣；我也看不慣那些瓶拉菲特、伯特維茵[①]、雪利[②]，这些酒都是为了他才摆出来的，好叫他凭了亲眼目睹相信我們的日子过得又奢华又大方。我受不了丽莎在音乐院学来的那种声音发顫的笑声，以及她遇到我們家里有男人的时候总是眯細眼睛的那种神情。主要的是我无論怎样也不明白一个跟我的习慣、我的学問、我的生活气息毫不相干，跟我所喜欢的人完全不同的人，为甚么天天跑到我家里来，跟我一块儿吃飯。我的妻子和僕人鬼鬼祟祟地小声說：“他是一个求婚的人。”可是我仍旧不懂他为甚么待在这儿；这种事在我心中引起的惶惑不下于他們在飯桌旁边把一个組魯[③]人安置在我的身旁。还有一件事我也覺着

① 葡萄牙所产的紅葡萄酒。

② 西班牙所产的白葡萄酒。

③ 非洲东南部的一个黑种民族。

奇怪，那就是我素来看做小娃娃的女儿居然会爱上那样的領結、那样的眼睛、那样的胖臉……

从前我吃飯时候总是很痛快，或者至多冷冷淡淡；現在吃飯在我心中引起的，除了煩悶和憤懑以外就沒有别的心情了。自从我成了"老爷"，做了系主任以后，我的家人不知甚么緣故覺着我們的菜单和吃飯习慣得完全改变才成。我从做学生时候，做医生时候起就吃慣的那些簡单的菜，現在都沒有了，他們給我吃的却是甚么法国濃肉湯，面上浮着像冰渣一样的白东西，另外还給我吃甚么用瑪第拉[1]烹的腰子。将軍的品位和名望使我永远断絕了白菜湯、可口的餡餅、加苹果汁的鵝、鯿魚粥。他們辞掉我的女僕阿加霞，一个爱說爱笑的老太婆，换了个叶果尔来伺候吃飯，那是个呆笨而又傲慢的家伙，右手老是戴一只白手套。等菜的工夫很短，可是好像长得不得了，因为在那种时候沒有甚么事可做了。从前那种欢暢、那种随意談話、那种喜謔、那种哄笑，現在是一点也沒有了；从前我們在飯厅里会齐了，总有一种互相亲近，欢欢喜喜的感覚攪动孩子、妻子、我的心，現在却沒有了。对我这忙人来說，吃飯正是休息和团聚的时間；对我妻子儿女来說，这是节庆，时間固然短，可是快乐欢暢，他們知道在这半个钟头里面我不屬于科学，不屬于学生，不屬于别人，只屬于他們。喝一小杯酒就醉了的本事再也沒有了；阿加霞走了；鯿魚粥沒有了；旧日吃飯时候遇到出了甚么小岔子，比方猫跟狗在桌子底下打架，或者卡嘉的绷带从臉上落到湯盘里，大家就哇哇的叫起来，現在也沒有了。

現在我們的进餐，描写起来就跟吃起来一样的沒意思。我妻

---

[1] 西班牙屬瑪第拉島所产的紅葡萄酒。

子的脸上现出得意和做作的尊严神情，还有平素那种操心神情。她不安地瞧着我們的碟子，說：“我看你們不喜欢吃烤肉吧……告訴我，是不喜欢吃吧？”我只好回答：“你别瞎耽心，亲爱的，烤肉很好吃。”她就說：“你老是向着我，尼古拉·斯捷潘內奇；你从来也不說实話。为甚么亚历山大·阿朵尔佛維奇吃得这么少呢？”总之，飯桌上說的老是这一套話。丽莎声音发顫地笑一陣，眯細眼睛。我瞧着她們母女俩，直到现在吃飯时候，我才完全明白：我很久沒有注意这两个人的精神生活了。我有这样的感觉：从前我倒好像是跟眞正的家人住在一个家里，现在我却在做客，跟一个不像是眞正的妻子同桌吃飯，我瞧着丽莎，觉着她也不像是眞正的丽莎了。她俩都起了惊人的变化；我錯过了她們完成这种变化的长过程，怪不得我不懂了。为甚么会发生那种变化呢？我不知道。也許問題只在于上帝沒把賜給我的力量照样賜給我的妻子和女儿吧。我从小就习惯了抵制外来的影响，把自己鍛炼得十分坚强；生活中的大变动，例如名望、将軍的品位、从生活舒适过渡到窘困、跟名流的結交等，差不多对我不起影响，我始終原封不动，沒受到伤害；可是这一切，对于沒受过鍛炼的、軟弱的妻子和丽莎，却像雪崩一样压下来，砸坏了她們。

格涅凱尔和那些姑娘談到賦格曲，談到对位法，談到歌唱家，談到鋼琴家，談到巴哈① 和布拉姆斯②；我妻子深怕她們疑心她不懂音乐，就向她們做出同情的笑脸，含含糊糊地說：“这实在好……难道有这样的事！眞沒想到……”格涅凱尔尊严地吃着，尊严地說笑話，爱理不理地听那些小姐的批評。有时候他起意說几句糟糕的法国話；于是不知因为甚么緣故，他觉着需要称

① 巴哈（1658—1750），德国作曲家和音乐家。

② 布拉姆斯（1838—1897），德国作曲家。

呼我一声“Votre Excelence”[1] 了。

可是我沉下臉。分明我碍他們的事，他們也碍我的事。我以前从来不大懂甚么叫阶級仇恨，可是現在正好有一种跟这差不多的感情在折磨我。我极力在格涅凱尔身上专找短处，很快就找到了，我想到坐在这儿当我女儿的求婚人的不是我的同行，就生悶气了。他在座，对我还有另一方面的坏影响。我单身一个人，或者跟我喜欢的人作伴的时候，照例从来不想到我自己的成就，或者，即使想起来，我也覺得那点成就平平常常，仿佛我昨天才成为学者似的；可是在格涅凱尔这样的人面前，我却覺得我的成就像是一座最高的山，山頂聳进云霄，格涅凱尔那流人只配在山脚下跑来跑去，而且渺小得肉眼都几乎看不見。

飯后，我走进书房，在那儿点上我的烟斗；我一天只抽这么一回烟，这是旧日一天到晚抽烟的坏习慣留下来的一点殘余。我抽烟的时候，妻子走进来，坐下，跟我談話。跟早晨一样，我事先总能料到我們会談些甚么話。

“我得认眞跟你談一談了，尼古拉·斯捷潘內奇，”她开口了，“我的意思是指丽莎……你为甚么一点也不在心上呢？”

“甚么事不在心上？”

“你假装甚么也沒瞧見，可是这是不对的。漠不关心是不行的……格涅凱尔对丽莎有求婚的意思……你覺着怎么样？”

“我不能說他是坏人，因为我不了解他；不过我不喜欢他，这話我已經跟你說过一千回了。”

“可是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她站起来，兴奋地走来走去。

---

① 法語：大人。

“你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这么严重的大事……”她說，“这問題牵涉到女儿的幸福，那就得把私人成見統統丢开才对。我知道你不喜欢他……好吧……假定我們現在拒絕他，把这件事鬧翻，那你怎么能保証丽莎不会終生怨恨我們呢？現在，求婚的人不多了，天知道；說不定将来沒有人上門呢……他很愛丽莎，她也分明喜欢他……当然，他还沒有固定的地位，不过那有甚么办法呢？求上帝保佑，他将来总会有固定地位的。他出身好家庭，有錢。”

“这是你打哪儿听来的？”

“他自己說的。他父亲在哈尔科夫[1]有一所大房子，在城郊有田产。总之，尼古拉·斯捷潘內奇，你非到哈尔科夫去一趟不可了。”

“为甚么？”

“你上那儿去打听一下……那儿有許多你认得的教授；他們会帮你忙。我恨不得自己去一趟才好，可惜我是个女人。我不能去……”

“我不上哈尔科夫去，”我阴沉地說。

我妻子吓坏了；她臉上現出痛苦到极点的表情。

“看在上帝的面上，尼古拉·斯捷潘內奇！”她恳求我，哭了，“看在上帝的面上，了却我这件心事吧！我煩死啦！”

我瞧着她，心里难过了。

“好吧，瓦丽雅，”我亲切地說，“旣是你要这样办，那就放心，我到哈尔科夫去，把你要做的事办一下好了。”

她拿手絹蒙住眼睛，走出去，回到自己房間里去哭了。这儿

---

① 烏克兰的一个城名。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过了一忽儿，灯拿进来。圈椅和灯罩在墙上和地板上投下了熟悉的、我早已看膩的阴影；我一瞧見它們，就覺得夜晚来了，而且带着我那該詛咒的失眠一齐来了。我在床上躺下，然后站起来，在房間里走来走去，随后又躺下……照例在晚飯以后，黄昏到来以前，我的神經的兴奋要达到頂点。我无緣无故地哭起来，把脑袋埋在枕头里。到了这种时候我总怕有人走进来，又怕突然死掉，我为自己的眼泪害臊；总之，我的灵魂里起了一种受不了的变化。我覺着我再也看不得我的灯、我的书、地板上的阴影，再也听不得从客厅里傳来的說話声。有一种肉眼看不見的、不能理解的力量正在粗魯地把我推出臥房外面去。我跳起来，匆匆地穿好衣服，小心在意，免得让家人发覺，溜出去，到了街上。我上哪儿去好呢？

这个問題的答案早已在我的脑子里了：到卡嘉家里去。

3

她照例躺在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上或者臥榻上看书。她看見我，就懶洋洋地抬起头，坐起来，把手伸給我。

"你老是躺着，"我停了一忽儿，歇口气以后說，"这对身体是不好的。你应当干点甚么才对！"

"甚么？"

"我是說你应当干点甚么才对。"

"干点甚么呢？女人只能做普通的女工或者演員。"

"那有甚么关系？要是你不能做女工，就去做演員好了。"

她沒說話。

“你应当結婚了，”我半开玩笑地說。

“我不着可以結婚的人啊！而且結婚也沒甚么好处。”

“这样生活下去是不行的。”

“沒有丈夫就不行？倒好像眞有甚么关系似的！只要我想找，要找多少男人就可以找着多少。”

“这可不好，卡嘉。”

“甚么不好？”

“哪，你剛才說的那种話不好。”

卡嘉看出来我有点不好受，想冲淡这不好的印象，就說：

“走。上那儿去。那边。”

她带我走进一个很舒服的小屋，指了指写字枱，說：

“瞧……我已經給您預备下了。您就在这儿工作吧。您天天上这儿来，把您的工作随身带来好了。您在家里，那些人反而妨碍您做事……您在这儿工作嗎？您願意来嗎？”

我怕回絕她会伤她的心，就答应我会上这儿来工作，說我很喜欢这房間。然后我俩在这舒服的小屋里坐下来談天。

現在，温暖、舒适的环境、眼前的一个温柔体貼的人，在我心中引起的不是像从前那样的滿足感觉，而是一种想要訴苦和发牢騷的强烈心意了。不知甚么緣故，我覚着要是抱怨一陣，发一陣牢騷，心里就会暢快些。

“情形很糟，我亲爱的！”我开口了，叹口气，“很精啊……”

“怎么呢？”

“你明白，是这么回事，我的朋友。皇帝的最好的、最神圣的权利莫过于原諒的权利。我以前老是覚着自己是皇帝，因为我总是濫用这种权利。我从来也不責备人，总是体恤人家；不管甚么样的人，我都願意原諒。遇到别人气不平或者憤慨，我总是劝

一劝，說服一下。我这一輩子所努力的只是不惹家人、学生、同事、僕人討厌。我知道，我这种待人的态度教育了我周圍那些跟我有过接触的人。可是現在我做不了皇帝了。我心里生出了只有奴隶才配有的一种心情：我的脑子里一天到晚装滿了恶毒的思想；我早先沒有領略过的种种感情却在我的灵魂里搭下了窠。我滿腔的痛恨、輕蔑、怨气、憤慨、害怕。我变得过分严格、苛求、爱生气、不体恤、多疑。有些事情从前只会給我說一句无伤大雅的笑話的机会，好意地笑一笑了事，現在却在我心中产生一种阴暗的感情。我的想法也变了；从前我只是看不起錢，現在我呢，却不是对錢，而是对闊人有恶感，好像他們有罪似的；从前我恨暴力和专制，可是現在我恨那些使用暴力的人了，仿佛只該怪他們不对，不該怪我們大家不会互相教育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是这些新思想和新感情是因为信念轉变才产生的，那么这轉变是怎么会产生的呢？难道这世界变坏了，我变好了？或者难道我以前瞎了眼睛，漠不关心？如果这变化是因为我的体力和脑力共同衰退才产生的（我本来有病，体重天天减輕），那我的情形就未免可怜了：这是說我的新思想不正常、不健康；我应当为它們慚愧，把它們看得沒价值才对……”

“这跟病沒关系，”卡嘉打断我的話；“这只不过因为您的眼睛睜开了罢了，沒别的緣故。有些事情，从前不知因为甚么緣故您不肯看，現在却看見了。依我想来，您首先应該做的，是跟您的家庭一刀两断，一走了事。”

“你在胡說了。”

“您并不爱她們；那您何苦勉强呢？难道她們也能叫做家人？簡直是些廢物！要是她們今天死了，明天就不会有人注意她們在不在人世。”

卡嘉十分看不起我的妻子和丽莎，就跟她們十分恨她一样。在我們这个时代，是不可以談到人們有互相看不起的权利了。不过，要是凭卡嘉的观点看問題，承认有这种权利，就可以看出来，我妻子和丽莎旣有权利恨她，她就也有权利看不起她們。

“簡直是廢物！”她又說，“您今天吃过飯沒有？她們怎么会沒忘了叫您到飯厅去吃飯？她們怎么会至今还記得有您这么一个人？”

“卡嘉，”我厉声說，“請你別說了。”

“您当是我喜欢談她們嗎？我倒巴不得压根儿就不认識她們才好。听我的話，我亲爱的：丢开这些，走吧。出国去吧。越快越好。”

“簡直是胡說！大学怎么办呢？”

“也丢开那大学好了。大学跟您甚么相干呢？反正它也沒甚么道理。您教了三十年的书，可是您的学生都上哪儿去了？您教出了許多著名的科学家嗎？数一数好了！用不着有才能的好人来出力，照样可以培养出大批大批敲詐无知无識的人、大发横財的医生。您这种人是多余的。”

“天吶！你好刻薄！”我恐怖地叫道，“你好刻薄！快別說了，要不然我就走了！我不会回答你这些刻薄話！”

使女进来，請我們去喝茶。到了茶炊旁边，謝天謝地，我們的談話总算变了題目。我发够了牢騷，又想发泄另外一种老年的嗜好——回忆了。我对卡嘉談起我的过去；使我大大吃惊的是我跟她讲了些簡直沒想到至今还完整的保存在記忆里的事情；她带着温柔、带着驕傲，屏住呼吸，听我讲下去。我特别喜欢跟她讲从前我怎样在神学校做学生，怎样梦想着进大学。

“我常在我們那神学校的校园里散步……”我說，“風带来远

远的一个酒館里的手風琴的嗚嗚声和歌声，或者圍墙外面跑过一辆有鈴子的馬車，这就足以使一种幸福的感覚不但忽然灌滿我的胸膛，甚至灌滿我的胃、腿、胳膊……我听着手風琴的声音或者漸漸远去的鈴声，幻想自己做了医生，描出許多画面，一个比一个燦烂。現在呢，你瞧，我的梦想实現了。我所得到的还超过了当初所敢梦想的呢。三十年来，我一直是一个得学生愛戴的教授，我交了些好朋友，享受了光荣的名望。我恋愛过，由于热烈的愛情結了婚，有了子女。一句話，只要回头一看，我就看見我的一生像是一篇由天才写出来的好文章。現在剩下来要做的只有别糟蹋这一生的結局了。要做到这一点，我就应該死得不愧是个人的样子。要是死亡眞是一件危險的事，我就得合乎教师、学者、基督教国家的公民身份，精神飽滿、心平气和地迎接它。可是我却在糟蹋我的結局。我正在沉下去，我跑到你这儿来求救，你却告訴我說：'沉下去吧，本来就該这样。'"

可是这当儿前厅傳来了鈴声。我和卡嘉听清拉鈴的声音，就說：

"来人一定是米哈依尔·費朶罗維奇。"

果然不到一分钟，我的同事，語言学家米哈依尔·費朶罗維奇，一个身材高大、体格結实、年紀在五十上下的男子，臉子刮得干干净净，長着濃密的白发和黑眉毛，走进来了。他是个好人，也是个好朋友。他出身一个古老的貴族家庭，那是一个相当幸运的、有才气的家族，在我国文学和教育的历史上占着显要的地位。他自己呢，聪明、有才气、受过很高的教育，然而也不是沒有怪脾气。在一定程度上，我們都有点古怪，都是怪人，可是他的古怪却有点出奇，而且对他的熟人来說不无危險。我知道在他的熟人当中有不少人只看見他的古怪，而完全看不見他的許多

长处。

他走进我們屋里，慢慢地脫下手套，用柔和的低音說：

“你們好。你們在喝茶嗎？这倒正合式。外头冷得厉害。”

然后他在桌子旁边坐下来，喝一杯茶，立刻談起来。他讲話方式最显出特色的一点就是永久不变的取笑口吻，把哲学和打諢揉在一起，跟莎士比亚戏里的掘墓人一样。他老是談严肃的事，可是經他一讲，就絕不严肃了。他的評語总是尖酸刻薄，爱挑毛病，可是幸好他的声調柔和、平稳、招笑，那种刻薄和痛駡才不刺耳，很快就让人听惯了。每天傍晚他总要带来五六个大学生活趣事，照例在桌旁一坐下，就讲起来。

“唉，我的天！”他叹气，譏誚地皺起黑眉毛，“世界上有好多的小丑喲！”

“怎么呢？”卡嘉問。

“今天早晨我从讲堂出来，在楼梯上碰到咱們那个老傻瓜某某人……他照例翹起馬那样的下巴，想要对人抱怨一下他的偏头痛，抱怨一下他的妻子，抱怨一下不肯来听課的学生。‘啊呀，’我想，‘他看見我了——这一下子完蛋了，倒定了楣了……’”

諸如此类，总是这么一套。要不然，他就这样开始：

“昨天我听我們的朋友某某公开演讲。我不懂我們的 alma mater[①] 怎么会打定主意搬出像某某这样的宝貨，独一无二的蠢才（这种話在天黑以后可别說呀），拿給群众看。是啊，他是全欧罗巴的傻瓜！天呐，像他那样的家伙在全欧洲大白天打着火把也找不出第二个来！您想想吧，他演讲就像吮冰糖——唏哩呼嚕，

---

① 拉丁文：母校。

唏哩呼嚕……他慌慌張張，差点看不清自己的底稿；他那些渺小的思想爬都爬不动，就跟修道院长騎自行車那么慢騰騰地，糟糕的是你簡直鬧不淸他到底要說甚么。枯燥得要命，連蒼蝿都会悶得断了气。这份沉悶也許只有在礼堂开年会，宣讀例行报告时候的沉悶才比得上——滚它娘的！”

話題馬上一变：

“三年前，尼古拉·斯捷潘內奇总还記得吧，我就做过那样的报告。天气又热又悶，我的制服勒着胳肢窩，紧得要命！我念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两个钟头……‘好了，’我想；‘謝天謝地，剩下只有十頁了。’我那报告的結尾有四頁可以完全不念，我想把它删掉算了。‘那么只剩下六頁了，’我想。可是，您猜怎么着，我偶然瞧一眼前面，看見第一排有一位披着寬綬带的将軍和一位主教并肩坐着。这两个可怜虫煩悶得身子发僵，睁大了眼睛免得睡着，可是臉上又极力做出注意听讲的精神，装得听懂了我的話，而且很爱听的样子。‘行，’我想，‘旣然爱听，你們就听吧！我要叫你們受一受！’于是我索性把那四頁也都对他們念了。”

跟所有的爱譏誚的人一样，他讲起話来，只有眼睛和眉毛才含笑意。在这种时候，他的眼睛里面并沒有憎恨或者恶意，只有許多的尖利，以及人們只有在很善于观察的人的臉上才能看到的那种特别的、狐狸样的狡猾。如果继續再談他的眼睛，那我要說我在他眼睛里还发現另外一种特色。每逢他接过卡嘉递給他的杯子，或者听她讲話，或者卡嘉有事出去一忽儿，他瞧着她的背影的时候，我就发現他的眼光里带点温柔、悬求、純洁的眼神……

使女拿走茶炊，在桌上放一大块干酪、水果、一瓶克里米亚

的香檳酒——那是一种糟透了的葡萄酒，卡嘉住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却喝上了口。米哈依尔·費朵罗維奇从架子上拿下两副紙牌，开始玩"忍耐"。照他說起来，有几种"忍耐"的玩法需要很大的灵敏和专心，可是他打牌的时候仍旧談天消遣。卡嘉注意地看他的牌，給他出主意，然而不是用嘴說，而是用表情。她一个傍晚至多不过喝两小杯葡萄酒，我喝四大杯，瓶里余下的酒就都归米哈依尔·費朵罗維奇享用了；他酒量大，永远不醉。

在玩"忍耐"的时候，我們解决各种問題，大都是高級的問題；最倒楣的正是我們最热爱的东西，也就是科学。

"科学，謝謝上帝，已經活到头啦，"米哈依尔·費朵罗維奇抑揚頓挫地說，"它的歌已經唱完了。对了，实在的。人类已經开始感到需得用另外一种东西来代替它了。它原是在迷信的土壤上生长起来，受到迷信的滋养的，現在也仍旧是迷信的結晶，跟它的去世的祖母，炼金术、形而上学、哲学等一样。眞的，科学究竟給过人类甚么东西呢？可不是，有科学的欧洲人和沒有任何科学的中国人中間，那差别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也只限于表面上。中国人不懂科学，可是他們因此損失了甚么呢？"

"蒼蝇也不懂科学，"我說，"可是那又能証明甚么呢？"

"您用不着生气，尼古拉·斯捷潘內奇……这些話，我只是背地里在我們自己人中間这么說說……我这个人，比您料想的总还小心得多，我不会当着大家說这种話的，求主保佑！公众之間仍旧存着迷信，认为艺术和科学比农业和商业高明，比手工业高明。咱們这班人就靠了这种迷信才有飯吃；破坏这种迷信可不是您和我的事。求主保佑！"

在玩"忍耐"的时候，年青的一代也挨到一頓痛罵。

"听我們讲課的人現在也退步了，"米哈依尔·費朵罗維奇

叹道，“姑且不談理想甚么的，只要能工作，能思索，就已經不錯了！瞧，正好应了那句話：‘我悲哀地瞧着我們这一代的青年。’①”

“是啊；他們大大退步了，”卡嘉同意，“您說說看：近五年或者十年以来，你們教出过一个了不起的人嗎？”

“別的教授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我教出来的学生当中，我却一个也想不起来。”

“我这一輩子也总算見过許多你們的学生、年青的科学工作者、許多演員了……怎么样呢？慢說英雄或者天才我从来沒有那种福气碰見过，就連一个有趣味的人，我也一个都沒見过。全是些灰色的人，庸才，自高自大……”

这种关于退步的話每一回都使我有一种感触，好像偶然間偸听到人家用难听的話罵我女儿一样。我所以听不入耳，是因为这类責难毫无道理，他們所根据的无非是早已陈腐的濫調，吓人的大話，例如，甚么退步啦、缺乏理想啦、比不上过去的燦烂时代啦。不管甚么样的指責，即使是在女人面前說說的，也应当尽量明确地提出来，要不然那就不是指責，只是空洞的謾罵，不合正人君子的身份。

我是老人，教书有三十年了，可是我旣沒看出甚么退步，也沒看出缺乏理想。我也不认为現在比过去糟糕。我的看門人尼古拉在这方面的經驗是很有价值的，他說：今天的学生旣不比过去的学生好，也不比他們差。

要是有人問我在哪方面不喜欢現在我們的学生，我回答这問題不会很便当，可也不会說得太长，不过一定十分明确。我知

① 萊蒙托夫的詩《沉思》中的一句。

道他們的缺点，因此用不着找出那些含混的老生常談来搪塞。我不喜欢他們抽烟，喝酒，晚婚，也不喜欢他們那么漠不关心，常常冷淡到眼看自己周圍有同学挨餓，却不捐款給学生救济会。他們不懂現代的語言，讲俄国話也不正确；只不过昨天，我的同事，卫生学的教授，还对我抱怨說他教的課总得重讲一遍才行，因为学生們的物理学知識很差，对气象学完全不懂。他們很容易受最新的、甚至不是最优秀的作家的影响，可是他們完全不关心古典著作，例如莎士比亚、瑪尔科斯·奥瑞里司①、埃披克梯托斯②，或者巴斯加尔③；他們分不清偉大和渺小，这尤其說明他們在生活方面的不切实际。凡是多多少少含有社会性质的困难問題（比方說，移民問題），他們总是靠了这問題的論文来解决，而不是靠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驗，虽然这方法是他們完全做得到的，尤其是跟他們的职业很符合。他們情願做住院医生、医务助理員、化驗室的医生，情願把这种职业做到四十岁，然而在科学方面，独立自主的气魄、自由的感覚、个人的主动精神，并不比其他行业，例如艺术或商业，少需要一分。学生和听讲人，我是有的，可是帮手和继承人却沒有；所以我爱他們，为他們所感动，可是并不为他們感到驕傲。等等，等等。

这类缺点尽管很多，却只能惹得懦弱和胆怯的人生出悲观情緒或者謾駡心理。这种种短处具有偶然的、暫时的性质，完全要随生活条件的变化而轉移；只要过上十年，这些短处就会消灭，或者让位給别的缺陷了，那些缺陷也是完全不能避免的，不过它們也会吓得那时候的懦弱的人胆战心惊。学生們的坏处常

① 瑪尔科斯·奥瑞里司（121—180），罗馬帝国皇帝兼哲学家。

② 埃披克梯托斯（60？—120？），罗馬哲学家。

③ 巴斯加尔（1623—1662），法国哲学家。

常惹得我气恼，可是拿这点气恼跟近三十年来我跟学生談話、給他們讲課、考察他們相互关系、把他們跟別的行业的人对比的时候所感到的快乐相比，那就算不得甚么了。

米哈依尔·費朵罗維奇专說刻薄話，卡嘉听着，他俩都沒觉出来这种挑剔邻人的消遣，表面看来虽然沒有甚么害处，实际上却在把他們漸漸地拖进一个多么深的深渊里去。他們自己并沒觉得簡单的談天怎样一步步化成了譏誚和嘲罵，他俩怎样甚至开始养成了在人背后說坏話的习慣。

"人常会碰見些滑稽家伙，"米哈依尔·費朵罗維奇說，"昨天我到我們的朋友叶果尔·彼得罗維奇家里去，在那儿碰見一位念书的学爷，大概是你們医科三年級的学生吧。好一張臉……杜勃罗留波夫① 的臉型，脑門子上刻着深奥的思想。我們攀談起来。'年青人，有这样一件事儿，'我說。'我讀到一篇文章，'我說，'有个德国人——我忘記他的名字了——从人的脑子里提取了一种新的生物碱：痴呆。'你們猜怎么着？他真的听信了，臉上甚至現出佩服的表情，好像在說，'瞧，我們这班人本事多大！'有一天我到戏院去。我在位子上坐下。剛好我前面第二排上坐着两个人：一个也是'我們这班人'之流的人物，大概是学法律的；另一个披头散发，是医科学生。那医科学生醉得跟皮匠一样。他根本沒看台上的戏。他只顾打盹儿，鼻子往前一冲一冲的。可是只要演員开始大声念独白，或者光是提高了喉嚨，我們这位医科学生就吃一惊，拿手指头戳一下邻座那个人的肋骨，問道：'他在說甚么？說得高——尙嗎？''高尙，'那位'我們这班人'回答。'好哇！'医科学生叽起来，'高尙啊！好哇！'你們瞧，

① 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杰出的文学批評家。

这喝醉了酒的蠢才上戏院来原来不是为了欣賞艺术，而是要找高尙的东西。他要的是高尙。”

卡嘉听着，笑了。她的笑法相当古怪；吸气很快，每一吸气和每一呼气中間的空当旣有节奏，而又整齐，很像是在拉手風琴；同时她脸上只有鼻孔在笑。我心里发悶，不知道說甚么好。我忍不住，冒火了，从座位上跳起来，叫道：

“别說啦！为甚么你們两个像癞虾蟆似地坐在这儿，吐出气来弄得空中滿是毒素？我听够啦！”

我不等他們嚼完蛆，就准备回家去。实在，也应該走了；已經十点多钟了。

“我想再坐一忽儿，”米哈依尔·費朵罗維奇說，“您答应嗎，叶卡捷丽娜·烏拉吉米罗芙娜？”

“行，”卡嘉回答。

“Bene①！旣是这样，那就請您吩咐他們再拿一小瓶酒来吧。”

他倆举着蜡烛送我到門厅；我穿皮大衣的时候，米哈依尔·費朵罗維奇說：

“近来您瘦多了，也老多了，尼古拉·斯捷潘內奇。您怎么啦？您病啦？”

“对了，身体不大好。”

“他却不肯看病……”卡嘉悶悶不乐地插嘴。

“为甚么您不治一治病呢？怎么能照这样拖下去呢？天助自助者，亲爱的人。托您跟您家里的人致意，替我道歉，說我没去看她們。在我出国以前，一两天里我要去辞行的。一定去！

---

① 拉丁文：好。

下个星期我就走了。”

我从卡嘉家里出来，因为大家談起我的病而又气又怕，不滿意自己。我暗自盘算是不是真的应該找个同事来看看我的病。我立刻想像我的同事給我听診以后，会一句話也不說地走到窗口去，沉吟一下，然后轉过身来对着我，极力提防我从他臉上看出真相，用随随便便的口气說：“眼下我还看不出有甚么特别的情形，不过，同事，我还是要劝您辞掉工作的好……”那就夺去了我的最后一綫希望。

誰能不存一点希望呢？近来，每逢我診断自己的病，給自己开药方，就往往希望自己的无知欺騙了自己，希望在自己身上所发現的蛋白质和糖质、心臟的毛病、有两次在早晨发生过的全身浮肿，都是我弄錯了；我一面带着忧郁病患者的那份热心查治疗学的专书，天天换药吃，老是覺得会碰到对症的药。这都很不像話。

每天傍晚，不管天上布滿阴云也好，月亮和星星正在照耀也好，我在回家的路上举眼望天，心里总是想着：死亡不久就要把我带走了。人也許会以为在这种时候我的思想跟天空那么深奥、燦烂、惊人……可是不然！我想到的是我自己、妻子、丽莎、格涅凱尔、学生們、一般的人；我的思想卑劣，渺小，我在蒙哄我自己；在这种时候，我的世界观可以用著名的阿拉克切叶夫在一封私信里所說的話表达出来：“这世界上一切好东西都不可能不含有恶，而且恶永远比善多。”这就是說，一切东西都丑恶；根本沒有一种可以使人为它生活下去的东西；我活过的六十二年只应該算是白活。我一发覺自己有这种思想，就极力說服自己：这些思想是偶然的、暫时的、在我心里沒有深深地生下根；可是我立刻又想：

“真要是这样的話，那为甚么我每天傍晚总想去找那两个癞虾蟆呢？”

我暗自賭咒从此再也不去找卡嘉了，可又明明知道第二天傍晚我还是会去。

我在門口拉了鈴，后来走上楼去，却覚着現在我已經沒有家了，也沒心再把它找回来。事情是明明白白的：新的阿拉克切叶夫思想不是偶然的、暫时的在我心里出現，它已經占据我的全身心了。我带着痛苦的良心，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四肢都不大能动，覚得身上好像加了几千普特的体重似的，于是我脫衣上床，很快便睡着了。

然后呢——失眠……

4

夏天来了，生活改变了。

一天早晨，天气晴朗，丽莎走到我的房間里来，用开玩笑的口气說：

“請走吧，大人。准备停当了。”

我这位大人就給領到街上，被安置在一辆馬車上，他們把我运走了。我坐在車上，沒事可做，就看左右两边的招牌。“特拉克契尔”① 变成了“里特卡尔特”；这个字倒正好做男爵的姓：里特卡尔特男爵夫人。我的車子往前走去，穿过田野，經过墓园；虽然我不久就要躺在那墓园里，它却沒使我生出任何感触。然后我的車子繞过树林，又穿过田野。一点有趣味的东西也沒有。

---

① 俄語：酒館。

坐了两个钟头的車以后，我这位大人就給領进一个避暑山庄的楼下，安置在一个小小的、很暢快的、糊着淡藍色壁紙的房間里。

我晚上还是跟先前一样失眠，可是到早晨我不再醒着，听我妻子讲話，却躺在床上了。我沒睡，可是处在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半昏半醒，自己知道不是在睡覚，却又在做梦。我一直睡到中午才起床，拗不过习慣的力量，仍旧靠着桌子坐下来，可是我已經不再工作，只翻看卡嘉送来的黃色封面的法国小說作为消遣。当然，看俄国作家的书才更爱国；可是我得承认，我对俄国作家沒有甚么特别的好感。除了两三个老作家以外，今天我們的一切文学，我覚着都不是文学，而是一种特别的手工业成品，只为了获得鼓励才存在，偏偏大家又不願意买这类成品。在这些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当中，就連頂好的也不能說有甚么了不起，要眞心称贊它而不加个“但是”，那是办不到的。关于近十年或者十五年来我所讀过的新的文学作品，也应該这样說：其中沒有一本是了不起的；不管哪一本书，称贊起来总少不了加个“但是”。它們有雋永，有高尙，却缺乏才气；有才气，有高尙，却又缺乏雋永；或者最后，有才气，有雋永，却又缺乏高尙。

我不是說法国书又有才气、又有雋永、又有高尙。它們也并沒滿足我。不过它們不像俄国书那么沉悶，而且在那些书里往往可以找到艺术創造的基本要素——个人自由的感覚，这却是俄国作家所缺少的。我想不起有哪一本新书，作者不是从第一頁起就极力用种种世俗的偏見和种种对良心的束縛把自己包紧。有的人不敢提到裸体，有的人死命地钻进心理分析，有的人认为必須“对人类有热烈的态度”；有的人故意整頁整頁地描写自然，免得被人疑心他的写作有傾向……有的人一心要在自己作品里装得是个市民，有的人却要装做貴族，等等。那些书里有

处心积虑，有步步小心，有四平八稳；可是既沒有自由，也沒有要写甚么就写甚么的勇气，因此也就談不上創造。

这些話指的是所謂的美文学。

讲到俄国那些社会学的、艺术的等等的严肃論文，我純粹因为胆小而不敢讀它們。不知甚么緣故，我在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害怕看門人和戏院里的驗票員，这种畏惧一直留存到今天。直到現在，我也还是怕他們。据說，只有我們不理解的事，我們才害怕。的确，为甚么看門人和戏院驗票員那么神气，那么傲慢，那么庄严而粗魯，那是很难理解的。我一讀那些严肃的論文，就准会感到同样的、意义不明的恐惧。那种非同小可的自命不凡、那种大将軍一样的戏弄口吻、那种对外国作家过分随便的态度、那种一本正經淨說廢話的本事，都使我不能理解，覺得可怕；这跟我讀我們那些医学作家和自然科学家的作品时候所常見的謙虛、文雅、平和的口吻完全不同。不但論文是这样，就是俄国的严肃的人們所翻譯的或者編譯的作品我也一样讀不下去。序言的夸耀的教誨口气、譯者所加的过多的注解，妨碍我聚精会神地看正文；在所有論文或者书本中慷慨的譯者所加的許多带括弧的問号和sic①，依我看来，对作者个人也好，对我作为讀者的独立自主地位也好，都是一种侵犯。

有一回我被人請到巡迴法院去做鉴定人；在休息时間，另一个鉴定人，我的同事，叫我注意檢察官对待被告是多么粗暴，被告中有两个是有知識的妇女。我就回答同事說：檢察官的态度比严肃論文的作者們彼此相待的态度不見得更粗暴，我覺得我这話一点也沒夸大。实在，他們的态度是那么粗暴，一談起来就

① 拉丁文：原文如此。

不能不痛心。他們相互間的态度和他們对待所批評的作家的态度，要就不顾自己的尊严，过分捧場；要就剛好相反，比我在这札記中和在思想中对我將来的女婿格涅凱尔的蔑視还要放肆得多。动不动就罵人家不負責任，罵人家居心不正，甚至罵人家犯了种种罪行，已經成了严肃論文的照例的装飾品。这正好应了年青的医学工作者在論文里所喜欢說的那句話，ultima ratio①！这种作風无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年青一代的作家的性情，因此在近十年或者十五年来我所看到的文学新著中，男主人公往往喝很多的伏特卡，女主人公不十分貞节，我也就一点也不覚着奇怪了。

我讀法国书，眺望敞开的窗子外面；我看見花园里用尖头木棍編成的栅栏，两三棵瘦树，还看見远处栅栏外面的道路、田野、以及寬闊的針叶树林地带。我常常愉快地瞧着两个头发金黄、衣服破烂的小男孩和小女孩爬上花园栅栏，笑我的禿頂。在他們的亮晶晶的眼睛里，我讀到："瞧，那个禿头！"恐怕只有他們这两个人才不把我的名望和品位放在心上。

現在，我不是每天都有客人了。我只想提一提尼古拉和彼得·伊格納捷維奇的来訪。尼古拉通常总是遇到假期才到我这儿来，仿佛是来接洽甚么事情似的，其实多半是为了来看望我。他来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以前他在冬天从来沒有这样醉过。

"你有甚么事要說嗎？"我出去，到門厅去迎接他，問道。

"大人！"他說，把手按住胸口，带着爱人的那种痴迷神情瞧我，"大人！求上帝懲罰我！让雷当場劈死我吧！'Gaudeamus egitur juventus②！"

他热烈地吻我的肩膀、袖子、鈕扣。

"我們学校里事情都很順当嗎？"我問他。

"大人！求上帝做我的审判官……"

他完全沒有必要地不住賭咒，不久就弄得我厌烦了；我就打发他到厨房里去，由他們招待他吃飯。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到了假日也特意到我家来看我，跟我談一談他的思想。他通常坐在我房間里桌子旁边，謙虛，乾淨，規矩，不敢蹺起脚来，也不敢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他用輕輕的、平和的小声音对我談起他在杂志和小册子上讀到的依他看来十分有趣而尖刻的各种消息，声調四平八稳，文縐縐的。那些消息彼此相像，可以归結成这样一个格式：一个法国人发现了一种新东西；另外一个德国人駁斥他，証明早在一八七〇年已經有一个美国人发明过；另外有个第三者，也是德国人，比他俩都厉害，証明他俩都出了丑，在显微鏡底下把气泡錯看成黑色素了。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即使在有意逗我笑的时候，也还是讲得冗长詳尽，好像宣讀学位論文，詳細的举出他是从哪一篇文章上看来的，极力不說錯刊物的日期、号数、有关的人名，而且一提到人名絕不簡单地說一声貝蒂，必得說让·蕗克·貝蒂③。有时候他留在我們这儿吃飯，于是这一頓飯的工夫他不住地讲那种有趣的故事，弄得所有吃飯的人都煩悶无聊。要是格涅凱尔和丽莎在他面前談起賦格曲和对位法，談起布拉姆斯和巴哈，他就謙虛地垂下眼帘，窘得甚么似的；他觉着难为情，因为在他和我这样的严肃的人面前居然有人談起这种无聊的东西。

---

① 拉丁文：最后的論据。

② 这是一首古老的大学生的歌的第一句歌詞，被竄改了。原文是"Gaudeamus igitur, juvenes dum sumus." 拉丁文，意思是"我們趁着年青，快快活活吧"。

③ 貝蒂（1674—1750），法国外科医学家。

照我眼前这样的心境，只要他在我面前待上五分钟，就足能使我厌煩，倒好像我看他，听他，已經足足有了一万年似的。我討厌这个可怜的家伙。他那輕柔平稳的嗓音和文縐縐的話語使得我无精打采，他的故事听得我发呆……他对我存着一片好心，跟我讲話純粹是凑我的高兴。我对他的报答呢，只是呆瞪瞪地瞧着他，仿佛要对他使催眠术似的，同时心里想着："走吧，走吧，走吧！……"可是他对我的心願不理不睬，紧自坐下去，坐下去，坐下去。……

他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总摆脫不了一种想法："說不定我一死，他就奉派接替了我的位子呢。"于是我那可怜的讲堂，在我的幻想中，就成了一片泉水乾涸的綠洲；我对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很不客气，一句話也不說，生气，倒好像我有这种思想不該怪我自己，却該怪他不对似的。每逢他照例开口称贊德国科学家，我也不再照往常那样好意地开一句玩笑，只是沒好气地嘟噥一句：

"您那些德国人都是些蠢驴……"

这很像去世的尼基达·克雷洛夫[①]教授当初在賴瓦尔跟彼洛果夫[②]一块儿洗澡时候，嫌水太凉，生气了，就罵道："这些混蛋的德国人！"我对彼得·伊格納捷維奇的态度很不好，直到他走了，我从窗口看見他那頂灰色的帽子在花园栅栏外面一閃一閃，我才想叫住他，說："原諒我，我的好人！"

現在我們吃飯比在冬天还要无聊了。我現在痛恨而且看不起的格涅凱尔差不多天天跟我一块儿吃飯。我往常瞧見他在座，总还一声不响地忍着，現在我却对他說些挖苦的話，招得我

---

① 克雷洛夫（1807—1879），俄国法律学家。

② 彼洛果夫（1810—1881），俄国外科医学家。

妻子和丽莎脸都紅了。我压不住满腔的恶意，常常說些簡直很愚蠢的話，自己也不知道为甚么会說出那种話来。比方，有一回，我带着輕蔑对格涅凱尔凝神瞧了半天，忽然无緣无故地念起来。

有时候老鷹比公鸡飞得还低；

可是公鸡絕飞不上天去……①

頂气人的是公鸡格涅凱尔却显得比老鷹教授还要聪明。他知道我的妻子和女儿站在他那一边，就使出一种手段：用傲慢的沉默回答我的譏刺（仿佛在說："这老家伙昏了头啦……何必跟他多費話呢？"），要不然他就好意地拿我开一句玩笑。眞应該奇怪：人会无聊到这种程度！吃飯的时候我居然一直幻想着格涅凱尔会怎样露出冒險家的眞面目，我妻子和丽莎会怎样看出自己的錯誤，我会怎样訕笑她們——到了我这种年紀，一只脚已經伸进坟墓里了，还会有这么荒唐的幻想！

近来，家里出了一种誤会；这一类的誤会我从前是只凭道听途說才有所体会的。不管我提起这种事会多么难为情，不过我还是要写出一次这类的爭吵，那是在有一天吃过飯后发生的。

我坐在我房間里，正在抽烟斗。我妻子照例走进来，坐下，开口說道：趁現在天气暖和，我又空閑，要是我肯到哈尔科夫去走一趟，打听一下我們的格涅凱尔是甚么样的人，那倒挺好。

"好吧，我去就是……"我同意道。

我妻子对我很滿意，站起来，走到門口，可是立刻回轉身来說：

"順便提一下，另外还有一个請求。我知道你会生气，可是

---

① 这两句詩出自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鷹与公鸡》。

我有責任忠告你……对不起，尼古拉·斯捷潘內奇，你上卡嘉家里去得太勤，我們所有的邻居和熟人已經在紛紛議論了。我不否认：她聪明，受过教育，跟她在一块儿也許挺痛快；不过你知道，依你这年紀，照你的社会地位来說，你跟她在一块儿会覚着愉快，那就未免奇怪了……再說，她那名声是那么……”

所有的血猛然从我的脑子里涌出来，我的眼睛冒出火星；我跳起来，抱住头，頓着脚，用一种不像是我自己的声音嚷道：

“躲开我！躲开我！躲开！”

大概我的臉色可怕，嗓音奇怪吧，因为妻子忽然臉色发白，用一种也不像是她自己的声音絕望地高声尖叫起来。听見我們喊叫，丽莎、格涅凱尔、然后叶果尔……都跑进来了。

“躲开我！”我叫道；“走开！躲开我！”

我的腿发麻，仿佛两条腿根本沒有了似的；我覚着自己倒在一个甚么人的怀里，随后还听得見哭声，不过只听見一忽儿，就暈过去了，有两三个钟头不省人事。

現在說一說卡嘉。每天将近傍晚她总来看我，当然邻居和熟人都难免会注意到。她来一忽儿，就带我出去坐上馬車游逛。她自己有一匹馬，有一辆新馬車，都是今年夏天买下的。总之，她生活得很闊綽：租下一个华貴的大別墅，外带一个大花园，把城里的家具都搬来，用了两个女僕和一个車夫……我常問她：

“卡嘉，你把父亲的錢揮霍完了以后怎么过下去啊？”

“到那时候再說吧，”她回答。

“那点錢，我的朋友，应当受到比較严肃的对待才对。那是由一个好人靠了正直的劳动挣来的。”

“这話您先前已經跟我說过。我知道了。”

起初我們坐車走过原野，随后又走过从我的窗口可以看見

的針叶树林。在我的眼睛里，大自然显得跟往常一样美丽，只是有一个魔鬼湊在我的耳边悄悄說：这些松树、樅树、鳥雀、天空的白云，等我过三四个月死了以后，对我的去世不会在意的。卡嘉喜欢赶車。天气好，又有我坐在她身旁，她觉着很愉快。她兴致好，沒說尖刻的話。

“您是个很好的人，尼古拉·斯捷潘內奇，”她說，“您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人，沒有一个演員会演您的角色。比方拿我或者米哈依尔·費朵罗維奇来說，就連坏演員都演得来，可是誰也演不了您。我嫉妒您，非常嫉妒您！您看，我算是甚么呢？甚么呢？”

她想了一忽儿，然后問我：

“尼古拉·斯捷潘內奇，我不是一种否定的現象嗎？对嗎？”

“对了，”我回答。

“嗯！……那我該怎么办呢？”

我拿甚么話回答她呢？說一声“工作吧”，或者“把家財散給穷人吧”，或者“了解一下你自己吧”，那倒是容易的；惟其說起来容易，我倒不知道該回答甚么話好了。

我的同事們，那些治疗学家，在教治疗学的时候，总是劝人“分別处理个別的病例”。人必得听从这种忠告，才能相信教科书里做为范例而推荐的最好的、最适宜的治疗法在个別病例中往往完全不适用。在精神的病症方面，情形也是一样。

可是总得回答一句話才成，我就說：

“你的空閑时候太多了，我的朋友。你总該干点甚么才好。真的，如果演戏是你的本行，为甚么你不去重做演員呢？”

“我办不到。”

“听你那口气，看你那态度，倒好像你是个遭了难的人似的。

我不喜欢这样，我的朋友。这得怪你自己不好。記住，你开始恨一般的人和事了，可是你从沒做过甚么事来对人和事加以改进。你并沒有向坏現象做斗爭，你只是厌倦了，你并不是因为斗爭而遭了难，却是因为軟弱才遭的难。嗯，当然，那时候你还年青，沒有經驗；可是現在一切都可能有所不同了。对了，干吧！你会工作，为神圣的艺术服务……”

“請您别装模做样，尼古拉·斯捷潘內奇，”卡嘉打断我的話，“我們来一言为定：我們尽可以談男演員、女演員、作家，可是别談甚么艺术。您是个少有的好人，可是对于艺术，您了解得却不多，还不能眞心眞意的认为它神圣。您对艺术缺乏感觉，也沒有領略它的耳朵。您一輩子辛辛苦苦的工作，沒有工夫培养那种感觉。总之……我不喜欢这样談艺术！”她煩躁地接着說。“不喜欢！多謝多謝，他們已經把艺术弄得那么庸俗了！”

“誰把它弄得庸俗了？”

“有些人用酗酒弄得它庸俗，报紙用过分輕視的态度弄得它庸俗，聪明人却用哲学弄得它庸俗。”

“哲学跟这不相干。”

“有关系。誰要是唱高調，就表示他并不懂。”

为了免得惹出尖酸刻薄的話来，我就連忙改变話題，随后沉默了很久。直到我們的車子出了树林，向卡嘉的别墅走去，我才回到原来的話題上，說：

“你还是沒回答我你为甚么不打算去做女演員。”

“尼古拉·斯捷潘內奇，这未免太狠心了！”她叫道，忽然滿臉通紅，“您要我大声說出眞心話嗎？既是您……您想知道，那就遵命！我沒有才能！沒有才能，只有……很大的虛荣心！就是这么的！”

照这样和盘托出以后，她就背过脸去不再看我，为要遮掩手在发抖，就使劲拉了拉繮绳。

我們赶着車走近她的別墅，远远看見米哈依尔·費朵罗維奇在大門附近走来走去，心焦地等我們。

“那个米哈依尔·費朵罗維奇又来了！”卡嘉煩恼地說，“把他从我这儿带走吧，劳駕！我討厌他了，他沒意思。……滾他的！”

米哈依尔·費朵罗維奇早就应当出国去了，可是他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地拖下去，始終沒走成。近来他起了点变化。看上去，他有点瘦了，喝酒会醉了，这可是他从来沒有过的；他的黑眉毛开始变白了。等到我們的馬車在門口停住，他的快乐和心焦就掩盖不住了。他慌忙扶卡嘉和我下車，匆忙地問这样問那样，笑着，搓手，往常我只在他眼睛里才看得到的那种溫柔、恳求、純洁的表情，現在洋溢到他的整个臉上了。他高兴，同时又为他的高兴不好意思，覚着自己养成习慣，天天傍晚上卡嘉这儿来盘桓一陣，也很不好意思。他覚着需得为他的来訪找个明明很荒唐的借口，比方說，“我正巧有事坐車路过，我想那就进去坐一忽儿吧。”

我們三个人走进房間；起初我們喝茶，后来桌子上出現了我早就熟悉的那两副紙牌、大块的乾酪、水果、一瓶克里米亚的香檳。我們的談話內容并不新鮮，跟冬天談的一样。我們痛罵大学、大学生、文学、戏院；空气裝滿这些恶意的話語，变得稠密悶人；現在已經不像冬天那样只有两个癩虾蟆用呼吸来弄得空气充滿毒素，而是一共有三个了。除了柔和的男中音的笑声和手風琴那样的笑声以外，那个伺候我們的女仆还听見另一个不愉快的、刺耳的笑声：“嘻嘻嘻！”就跟通俗喜剧里的将軍的笑声一样……

5

有些可怕的夜晚，風雨交加，雷声隆隆，电光閃閃；民間管这样的夜晚叫做“痳雀夜”。在我个人的生活中就有过这样的一个痳雀夜……

我半夜醒来，忽然跳下床。不知甚么緣故，我覚着現在馬上就要死了。为甚么我会覚着这样呢？我的肉体并沒有一点表明立刻要死的感覚，可是我的灵魂給一种恐怖压着，好像我忽然看見一大片不吉利的火光似的。

我赶紧点上灯，拿起水瓶凑着瓶口喝了点水，然后匆忙地走到敞开的窗口。外面的天气眞美。空中有一股乾草的气息，另外还有一种更好聞的香气。我可以看見栅栏上的尖木桩、窗外那些睡意朦朧的瘦树、道路、一带黑树林；天空有一个沉静的、很明亮的月亮，沒有一片云。四下里一片沉靜，沒有一片树叶动一动。我覚得样样东西都在瞧我，想听我怎样死掉……

这眞可怕。我关上窗子，跑回床上去。我摸脉搏，可是在手腕上找不着，就到太阳穴上去找，然后到下巴上找，临了又在手腕上找；我的手碰到的地方都因为出了汗而发凉，发粘。我的呼吸越来越快，身子打战，五臟六腑都翻騰起来；臉上和禿頂上有一种像是粘着蜘蛛网的感覚。

怎么办呢？叫家里的人嗎？不，沒用处。我想不出妻子和丽莎走到我屋里来以后会怎么办。

我把头埋在枕头里，閉上眼睛，等着，等着……我的背脊发凉；五臟六腑好像把背脊吸进去了，我覚着死亡一定从背后偸偸掩来了……

“嘰維——嘰維！”在夜晚的沉靜中我忽然听見尖叫，不知道这声音是打哪儿来的——是从我的胸中发出来的呢，还是从街上傳来的。

“嘰維！嘰維！”

天吶，多么可怕！我想再喝点水，可是睜开眼睛太可怕，我不敢抬起头来。我有一种控制不住的、动物性的恐怖；我无論如何也不明白为甚么这样害怕：是因为我想活下去呢，还是因为有一种我还不知道的新痛苦在等着我？

楼上，正好在我的头頂上，有个甚么人像是在呻吟，又像是在笑……我听着。不久以后，楼梯上傳来了脚步声。不知甚么人匆匆忙忙地走下楼来，然后又走上去了。过一分钟，又有脚步声下楼来了；有人在我的門外站住，听着。

“誰？”我叫道。

門开了。我大起胆子睜开眼睛，看見了妻子。她臉色蒼白，眼睛上沾着泪痕。

“你沒睡着嗎，尼古拉·斯捷潘內奇？”她問。

“你有甚么事？”

“看在上帝的面上，到丽莎那儿去看看她吧。她出了点毛病……”

“好吧……依你就是……”我喃喃地說，倒覚得很痛快，因为現在我不是孤另另一个人了，“好吧……就来。”

我跟着妻子走去，一路听她对我說話，可是我太激动，一个字也沒听清。在楼梯上她的蜡烛洒下一朵朵明亮的光来，跳动着，我們的长影子发抖。我的腿被我的睡衣的前襟裹住了；我喘得透不过气来，覚着身后好像有个东西追来，极力要抓住我的后背似的。“我馬上会死掉，就在这樓梯上，”我想。“我馬上就会

死……”可是我們走完了楼梯，走过安着意大利式窗子的黑过道，走进了丽莎的房間。她坐在床上，只穿着睡衣，光脚搭拉下来，正在呻吟。

“哎呀，我的天！……哎呀，我的天！”她嘟嘟囔囔地說，給我們的烛光照得眯細了眼睛。“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丽莎，我的孩子，”我說，“你怎么啦？”

看見我，她大叫一声，伸出胳膊来摟住我的脖子。

“我的亲爸爸……”她抽抽搭搭地說，“我的好爸爸……我亲爱的，我的好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我难过！”

她摟我，吻我，数落着她小时候我常听她說的那些亲热話。

“冷靜一下，我的孩子，求上帝跟你同在，”我說，“不必哭了。我自己也难过呢。”

我极力給她盖上被子；妻子給她水喝，我們俩在床旁边胡乱地忙一陣，我的肩膀碰着她的肩膀，这当儿我想起了从前我們怎样一块儿給我們的孩子洗澡。

“务必救救她吧！救救她！”妻子恳求道，“想想办法吧！”

我有甚么办法呢？我沒法办。那女孩心头沉重；可是我不懂，而且一点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只能嘟囔着說：

“沒甚么，沒甚么……这会过去的……睡吧，睡吧！”

仿佛故意搗乱似的，我們屋外忽然傳来狗叫声音，那是两只狗的叫声，先还輕輕的，犹疑不定，后来却响起来。狗吠啦、猫头鹰叫啦，这类兆头我素来不认为有甚么意义，可是現在我的心却痛苦地縮紧了，我連忙暗自解釋这种叫声。

“沒道理……”我想，“这是一个有机体影响了另一个有机体。我的神經的极度紧張感染了妻子、丽莎、狗，就是这么回

事……預感和先見就是用这种感染来說明的……"

过一忽儿我回到自己的房間里給丽莎开药方，这时候我已經不再想着我馬上就要死了，只是心头沉重，郁悶，使得我簡直惋惜剛才沒有一下子死掉。我在房中央一动也不动地站了很久，寻思該給丽莎开点甚么药才好。可是楼上的呻吟声停了，我就决定索性不开药方，仍旧站在那儿……

四下里一片死气沉沉的寂靜，就跟有一位作家所說的一样，沉靜得甚至"耳朵里响起来了"……光阴慢慢的过去；照在窗台上的一条条月光不移动位置，仿佛凝住了似的……一时天还不会亮。

可是这时候栅栏門吱吱扭扭地响，不知甚么人偷偷地掩进来了，那人在一棵瘦树上折断一根枝子，拿那根枝子輕輕地敲窗子。

"尼古拉·斯捷潘內奇！"我听見低低的說話声。"尼古拉·斯捷潘內奇！"

我开了窗子，觉得自己像在做梦：窗外，紧貼着墻，站着一个女人，穿着黑衣服，被月光照亮，用一双大眼睛瞧着我。她的臉色蒼白、严厉，給月光照得不像是一張眞臉，倒像是大理石做的一样；她的下巴在发抖。

"是我……"她說，"是我……卡嘉！"

在月光底下，凡是女人的眼睛都显得又大又黑，所有的人都显得高大、蒼白，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緣故，我乍一看沒有认出她来。

"你有甚么事？"

"对不起，"她說，"不知甚么緣故，我忽然覚着难过得受不了……我受不住，就上这儿来了……您的窗子里有灯亮，我……

我就大胆敲了敲窗子……請您原諒……唉，您再也不知道我有多么难过！您刚才在做甚么？”

“沒做甚么……我失眠。”

“我有一种預感。可是，那是胡思乱想。”

她的眉毛擰起来，眼睛里含着泪水而发亮，整个臉上像添了一抹亮光似的忽然閃着我很久沒看到的那种熟悉的信任神情。

“尼古拉·斯捷潘內奇！”她恳求地說，向我伸出两只手。“珍貴的朋友，我求求您……我央求您……要是您不小看我对您的友情和尊重，那就請答应我的要求！”

“甚么事？”

“請您把我的錢拿去！”

“得了吧！你这是在胡想甚么呀！我干么要拿你的錢呢？”

“您到甚么地方去养养病吧……您应当医好您的病。您肯收下那笔錢嗎？肯嗎？亲爱的，肯嗎？”

她热烈地瞧着我的臉，再說一遍：

“行吧？您肯收下吧？”

“不，我的朋友，我不要……”我說，“謝謝你。”

她背轉身去，低下头。大概我用那样的口吻拒絕她，使得錢方面的話沒法再讲下去了。

“回家去睡吧，”我說，“我們明天見面好了。”

“这样說来，您不把我看做您的朋友嗎？”她垂头丧气地問。

“我沒說这种話。不过你的錢現在于我沒甚么用处。”

“請您原諒……”她說，她的声調低了整整一个音阶，“我明白您的意思……領一个我这样的人的情……領一个退休的女演員的情……那是……不过，再見吧……”

她很快地走了，我都沒来得及对她說再会。

6

我到了哈尔科夫。

既然要扭轉我目前的心境是白費勁，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办到，我就决心让我生活中最后这段日子至少在外表上不要有受人指摘的地方。要是我对家人的态度不正确（这我是充分感到的），那就至少极力依她們的意思办事吧。既然要我到哈尔科夫来，来一趟就是。再說，近来我对一切事情都不大在意，因此，到哈尔科夫来也好，上巴黎去也好，到别尔狄契夫去也好，对我来說簡直都一样。

中午我到了这儿，在一个离大教堂不远的旅館里住下来。火車顚得我头暈，过堂風吹得我着了凉，現在我坐在床上，用手捧着头，等着顏面痙攣病发作。我今天本来应該去看几个我认識的教授，可是我既沒那种兴致，也沒那份力气了。

一个年老的旅館僕役走进来問我带来床单沒有。我留住他五分钟，問了好几个关于格涅凱尔的問題，我就是为了他才上这儿来的。原来这僕役正是哈尔科夫本地的人，对这个城就跟对自己的五个手指头那么熟悉，可是記不得有姓格涅凱尔的人家。我問起那庄园，回答也一样。

过道上的钟敲了一下，后来两下，再后三下……我一生中最后的等死的这几个月好像比我的一辈子还要长得多。时間过得这么慢，换了在从前，我絕不能像現在这样的定心。从前坐在火車站里等車，或者在試場坐着，一刻钟就好比一万年；現在我却能通宵坐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完全淡漠地想着明天晚上也会这么长，也会这么沒有光彩；后天也一样……

过道上，钟敲了五下，六下，七下……天黑了。

我的脸上起了一种瘙痲的疼痛，顏面痙攣病发作了。为了叫我自己思索，我就用当初我还不淡漠时候的旧观点，暗自問道：为甚么我这么一个名人，一个樞密顾問官，来到这旅館的小小房間里，坐在鋪着一条陌生的灰色被子的床上？为甚么我眼睛瞧着这便宜的錫臉盆，耳朵听着过道上那架破钟的刺耳的声音？难道这跟我的名望，我在众人当中的崇高地位相称嗎？我用冷冷的一笑来回答这些問題。我想起我年青时候的那种天眞实在好笑，那时候我夸大名望的意义，夸大名人大概会享受到的超出常人的地位。我有名，我的名字被人尊敬的念着，我的照片登在《田地》杂志和《世界画报》上；我甚至在一份德国杂志上看到过我的傳記文章。这些，有甚么道理呢？眼下，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待在一个陌生的城里，坐在一張陌生的床上，用手掌揉我的瘙痛的臉頰……家庭的口角啦、債主的鉄石心腸啦、火車服务員的粗魯啦、护照制度的不方便啦、食堂飯食的昂貴和不卫生啦、一般人的无知和相互間的粗魯态度啦——所有这些，再加上此外許多数也数不尽的煩惱，对我的影响并不下于对声名不出自己所住的小巷的任何一个市民的影响。我的超出常人的地位又表現在甚么地方呢？姑且承认我的名气大极了，我是我的祖国引以为荣的一个英雄；所有的报紙也确实都登載我的病况，邮局已經送来我的同事、学生、社会人士的慰問信；可是这一切并不能挽救我不孤身一个人痛苦地死在異乡的床上……当然，这是不能責怪任何人的；可是我这个有罪的人却不喜欢我的遐邇皆知的名字。我覺得它好像騙了我似的。

到十点钟光景，我睡着了；尽管痙攣病发作，我还是睡得挺香；要不是人家叫醒我，我会睡得很久。到一点多钟，忽然有人

来敲門。

“誰？”

“电报！”

“你尽可以明天再送来啊，”我从旅館僕役手里接过电报来，生气地說，“这样一来，我就再也睡不着了。”

“对不起。您的灯亮着，我当是您还沒睡覺。”

我撕开电报的封口，先看一看下款：是我妻子打来的。她有甚么事呢？

昨日格涅凱尔已与丽莎秘密举行婚礼。速归。

我看着电报，只吃惊了很短的一忽儿。使我吃惊的倒不是格涅凱尔和丽莎的行为，而是我听到他們結婚消息后的这种淡漠心情。据說哲学家和眞正的圣賢都是淡漠的。这話不对，淡漠是灵魂的麻痹，提早的死亡。

我又在床上躺下，极力让我的脑子里有思想的活动。想点甚么好呢？仿佛一切事情都已經想过，現在沒有甚么事情可以激起我的思想了。

等到天亮，我就在床上坐起来，用胳膊摟着膝盖；为了消磨光阴，我就极力了解我自己。“了解你自己”是很好的、有益的忠告；只可惜古人从沒想到指示我們用甚么方法来实行这个忠告。

以前每逢我有心了解别人或者我自己，所考虑的总不是行动，行动总是受各种条件約制的；我考虑的是欲望。告訴我你要甚么，我就可以說出来你是个甚么样的人。

現在我就追問自己：我要甚么呢？

我希望我們的妻子、孩子、朋友、学生不要着眼于我們的名望，不要着眼于招牌和商标，要我們，要跟要普通人一样地要我們。另外还有甚么呢？我希望有帮手和继承人。此外呢？我希

望过上大約一百年以后醒过来，至少让我用一只眼睛瞧一下科学成了甚么样子才好。我希望再活十年……还有甚么呢？

此外甚么也沒有了。我想了又想，想了很久，甚么也想不出来了。不管我怎样費力地想，也不管我把思路引到甚么地方去，我清楚的覚得我的欲望里缺乏一种主要的、一种非常重大的东西。我对科学的喜爱、我要生活下去的欲望、我在一張陌生的床上的静坐、我想了解自己的心意——凡是我根据种种事情所形成的思想、感情、概念，都缺乏一个共同点来把它們串联成一个整体。我的每一种思想和感情在我心中都是孤立存在的；凡是我对科学、戏剧、文学、学生所抱的見解，凡是我的想像力所画出来的小小画面，就連頂精細的分析家也不能从中找出叫做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神的那种东西来。

可是如果缺乏这个，那就等于甚么都沒有。

在这样的貧乏下，只要害一場大病、只要有了对死亡的畏惧、只要受到环境和人們的影响，就足以把我从前认为是世界观的东西，我从中发現生活意义和生活乐趣的东西，一齐推翻，打得粉碎。因此也难怪我会用那些只有奴隶和野人才配有的思想和感情把我一生中的最后这几个月弄得十分暗淡，到了现在，冷冷淡淡，連黎明的曙光也无心去看了。如果一个人缺乏一种比外界的一切影响更高超更坚强的东西，那么当然，只要害一回重伤風，就足以使他失去常态，一看見鳥就认为是猫头鷹，一听見声音就以为是狗叫。在这时候，所有他的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以及他的偉大的和渺小的思想，就只有病征的意义，沒有别的意义了。

我垮了。旣是这样，那么多想也无益，多談也沒用了。那就坐着，默默地等着看随后会发生甚么事好了。

到早晨，僕役給我送茶来，带来一份当地的报紙。我随意看一看第一版的广告、社論、报紙和杂志的摘要、新聞……除了别的以外，在新聞中我找到这样一段消息：“我們的著名学者，著名教授尼古拉·斯捷潘內奇昨日乘特别快車到达哈尔科夫，住在某某旅館。”

显赫的名字分明是为了脫离具有这姓名的本人而独立生活着才存在的。現在，我的名字就正在哈尔科夫心平气和地散步。过上三个月光景，这名字会用金字刻在墓碑上，跟太阳那么亮——到那时候我自己却已經埋在青苔底下了……

門上有人輕輕地敲着。不知甚么人要見我。

“是誰？請进！”

門开了，我惊奇得往后直退，赶紧把身上的睡衣的前襟裹一裹紧。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卡嘉。

“您好，”她說，因为走上楼来而有点气喘，“您沒料到吧？我……我也上这儿来了！”

她坐下来，眼睛沒看着我，結結巴巴地說下去：

“您为甚么不理我？我也来了……今天到的……我打听出来您住在这旅館里，就来看您。”

“見着你，很高兴，”我說，聳一聳肩膀，“可是我覺着奇怪……你好像是打天上掉下来的。你上此地来干甚么？”

“我嗎？就是这么的……兴头一起，就来了。”

沉默。冷不防她猛然站起来，向我走过来。

“尼古拉·斯捷潘內奇！”她說，臉白了，把手按着胸口，“尼古拉·斯捷潘內奇，我照这样再也活不下去了！不行了！看在上帝的面上赶快告訴我，这分鈡就告訴我：我該怎么办呢？請您告訴我，我該怎么办呢？”

“我怎么說得出呢？”我迷糊地說，“我是无能为力的。”

“我求求您，請您告訴我！”她接着喘吁吁地說，周身打抖，“我向您賭咒：我照这样子再也活不下去了。我支持不住啦！”

她往椅子上一坐，抽抽搭搭哭起来。她把头往后揚，絞着手，頓着脚；她的帽子从头上掉下来，吊在帽带上，头发散了。

“帮帮我！帮帮我吧！”她求我，“我活不下去啦！”

她从旅行袋里拿出手絹，随着手絹带出来好几封信，从她的膝头掉到地板上。我从地板上撿起那些信，从其中的一封认出来是米哈依尔·費朵罗維奇的笔迹，偶然讀到两个字：“热烈……”

“我想不出甚么話来跟你說，卡嘉，”我說。

“帮帮我！”她抽抽搭搭地說，抓住我的手，吻我的手，“要知道，您是我的父亲，我的唯一的朋友！您本来就聪明，又受过教育，活了这么大岁数！您做过教师！請您告訴我，我該怎么办呢？”

“說眞的，卡嘉，我不知道……”

我茫茫然，慌了手脚，給她哭得心乱了，站都站不住了。

“我們吃午飯去吧，卡嘉，”我說，勉强笑一笑，“别哭了！”

立刻我又用有气沒力的声音說：

“我不久就要死了，卡嘉……”

“只說一句，只說一句吧！”她哭着，向我伸出手来，“我該怎么办呢？”

“你也眞是个怪姑娘……”我喃喃地說，“我不懂！这么明白的人，忽然間哇哇地哭了……”

随后是沉默。卡嘉理一理头发，戴上帽子，然后把信团起来，往旅行袋里一塞——这些事她做得从从容容，一声不响。她的臉、胸、手套，都沾着泪痕，湿了，可是臉上的表情却干巴巴的，冷

峻了……我瞧着她，想到我比她快活，不由得觉着惭愧。我是直到临死以前不久，直到我一生中的殘年，才发現我自己缺乏我那些朋友，哲学家，所説的中心思想的，可是这可怜的姑娘的灵魂却素来沒安宁过，而且此后，一輩子，一輩子也休想安宁了！

“我們吃午飯去吧，卡嘉，”我説。

“不了，謝謝，”她冷冷地回答。

又沉默的过了一分钟。

“我不喜欢哈尔科夫，”我説；“这儿很灰色。这是一个相当灰色的城。”

“对了，也許吧……这儿丑恶。我在这儿不会待得久……我是过路。我今天就走了。”

“上哪儿去？”

“到克里米亚去……那就是説到高加索去。”

“原来是这样。去很久嗎？”

“我不知道。”

卡嘉站起来，冷冷地笑一笑，眼睛沒看着我，向我伸出手来。

我想問她：“那么你不来参加我的葬礼啦？”可是她的眼睛不看我，她的手冷冰冰，跟生人的手一样。我默默地送她到門口……于是她离开我，走出去，順着长过道走了，头也不回。她知道我在瞧她的背影；多半走到轉弯地方，她会回头看一眼的。

不，她沒有回头看。她的黑衣服最后閃了一下，脚步声就听不見了……再会，我亲爱的！

1889年

跳来跳去的女人

1

在奥尔迦·伊凡諾芙娜的婚礼上，她所有的朋友和要好的熟人都来参加了。

“瞧瞧他吧；真的，他不是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嗎？”她往她丈夫那边点一点头，对朋友說，仿佛要解释她为甚么緣故才嫁給一个普通的、很平常的、在无論哪一方面都沒甚么了不起的男人似的。

她的丈夫奥西普·斯捷潘內奇·戴莫夫是医师，論官品是九等文官。他在两个医院里做事；在一个医院里做編制以外的主任医师，在另一个医院里做解剖师。每天早晨从九点鐘到中午，他給門診病人看病，視察病房，午后搭上公共馬車到另一个医院去，解剖死去的病人。他私人也行医，可是收入很少，一年不过有五百卢布光景。如此而已。此外关于他还有什么可說的呢？另一方面，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和她的朋友，相好的熟人，却不是十分平常的人。他們每个人都在某一方面有出众的地方，多多少少有点名气；有的已經成名，給人看做名流了；有的即使还沒有成名，却有將来会成名的燦烂希望。有一个剧院的演

員，早已是公认的大天才，他是一个优雅、聪明、謙虛的男子，又是出色的朗誦家，教奥尔迦·伊凡諾芙娜朗誦；有一个歌剧演員，是性情温和的胖子，叹口气对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肯定的說，她毁了自己，要是她不发懒，肯下决心，她就会成为出色的歌唱家；其次，有好几个画家，其中打头的一个是風俗画家、动物画家、風景画家里亚包甫斯基，他是一个很漂亮的金发青年，年紀二十五岁，画展开得很成功，把最近画成的一張画卖了五百卢布；他修改奥尔迦·伊凡諾芙娜的画稿，对她說她将来很可能有所成就；此外，还有一个拉大提琴的音乐家，他的乐器总是发出嗚嗚咽咽的声音，他公开声明，在他认識的一切女人当中，能够給他伴奏的只有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再其次，有一个文学家，年紀輕輕，可是已經出了名，写过中篇小說、剧本、短篇小說。此外还有誰呢？哪，还有瓦西里·华西里奇，是地主，乡紳，业余的插图家和飾图家，深深爱好古老的俄罗斯風格、民謠和史詩；在紙上，瓷器上，用烟熏黑的盘子上，他簡直能够創造奇迹。这伙逍遥自在的艺术家已經給命运寵坏，尽管文雅而謙虛，可是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想起天下还有医师这种人，戴莫夫这个姓氏在他們听起来就跟西朵罗夫或者达拉索夫一样的无所謂。在这伙人当中，戴莫夫显得陌生、多余、矮小，其实他个子挺高，肩膀挺寬。看上去，他仿佛穿着别人的礼服，长着店員那样的鬍子。不过如果他是作家或者画家，那人家就会說他凭他的鬍子会叫人联想到左拉[①]了。

有一个演員对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說：她配上她那亚麻色的头发和結婚礼服，很像是一棵到了春天开滿嬌嫩的白花、仪态

① 左拉(1840—1902)，法国著名作家。

万方的樱桃树。

“不，您听着！”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对他說，挽住他的胳臂，“这件事怎样会突然发生的呢？您听着，听着！……我得告訴您：爸爸跟戴莫夫同在一个医院里做事。可怜的爸爸害了病，戴莫夫就在他的床边一連守了几天几夜。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啊！听着，里亚包甫斯基！……还有您，作家，听着；这事很有意思。走过来一点。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啊，眞誠的关心！我也一連好几夜沒睡觉，坐在爸爸身旁；忽然間——了不得，公主贏得了英雄的心！我的戴莫夫沒头沒脑地掉进了情网。眞的，有时候命运就有这么离奇。嗯，爸爸死后，他有时候来看我，有时候在街上遇見我；有这么一个晴朗的傍晚，冷不防，他忽然向我求婚了……就跟晴天霹靂似的……我哭了一宵，我自个儿也沒命地掉进了情网。現在呢，您瞧，我做他的妻子了。他結实，强壮，跟熊似的，不是嗎？現在，他的臉有四分之三对着我們，光綫暗，看不清楚；不过，等到他把臉完全扭过来，那您得瞧瞧他的脑門子。里亚包甫斯基，您說說看，那脑門子怎么样？戴莫夫啊，我們正在讲你呐！”她向丈夫叫道，“上这儿来。把你那誠实的手伸給里亚包甫斯基……这就对了。交交朋友吧。”

戴莫夫，温和而純朴的微笑着，向里亚包甫斯基伸出手去，說：

“幸会幸会。当年有个姓里亚包甫斯基的跟我同班毕业。他是您的亲戚嗎？”

2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二十二岁，戴莫夫三十一岁。他們婚

后过得挺好。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在客厅的四面墻上挂滿了她自己的和别人的画稿，有的配了鏡框，有的沒配；靠近鋼琴和放家具的地方，她用中国的阳伞、画架、花花綠綠的布片、短劍、半身像、照片……布置了一个热闹而好看的墙角……在飯厅里，她用俗气的画片裱糊墻壁，挂上树皮鞋和小鐮刀，在墙角立一把大鐮刀和一把草耙，于是布置成了一个俄罗斯風格的飯厅。在寢室里，她用黑呢蒙上天花板和四壁，在兩張床的上空挂一盞威尼斯式的灯，門边安一个假人，手拿一把戟，好让这房間看上去像是一个岩穴。人人都认为这对青年夫妇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窝。

每天上午十一点钟起床以后，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就彈鋼琴，或者要是天气晴朗，就画点油画。然后，到十二点多钟，她坐上車子去找女裁縫。戴莫夫和她只有很少一点錢，剛够过日子，因此她和她的裁縫不得不想尽花招，好让她常有新衣服穿，去引人注目。往往她用一件染过的旧衣服，用些不値錢的零头网边、花边、长毛絨、綢緞，簡直就会創造奇迹，做出一种迷人的东西来，不是衣服，而是梦。从女裁縫那儿出来，奥尔迦·伊凡諾芙娜照例坐上車子到她认識的一个女演員那儿去，打听剧院的新聞，順便弄几張初次上演的新戏或者福利演出的戏票。从女演員家里一出来，她还得上一个甚么画家的画室去，或者去看画展，然后去看一位名流——要么是約請他到自己家里去，要么是拜望，再不然就光是聊聊天儿。人人都快活而亲切地欢迎她，使她相信她自己很好，很可爱，很了不起……那些她叫做名人和偉人的人，都把她看做自己人，看做平等的人，異口同声地預言說凭她的天才、趣味、智慧，她只要不分心，不愁沒有大成就。她呢，唱歌啦、彈鋼琴啦、画油画啦、雕刻啦、参加业余的演出啦，可是所有这些，她干起来，并不是凑凑数，而是表現了才能；不管她

扎彩灯也好，打扮也好，給别人系領带也好，总之，她做得都非常有艺术趣味、优雅、可爱。可是有一方面，她的才能表現得比在別的方面更明显，那就是，她善于很快地认識名人，不久就跟他們混熟。只要有个人剛剛有点小名气，剛剛引得人們談起他，她就馬上认識他，当天跟他交成朋友，請他到她家里去了。每結交一个新人，在她，成为十足的喜事。她崇拜名人，为他們驕傲，天天晚上梦見他們。她如饥如渴地寻找他們，而且永远也不能滿足她这种饥渴。旧名人过去了，忘掉了，新名人来代替了他們，可是对这些新人，她不久就看慣了，或者膩味了，开始热心地再找新人，新偉人，找到以后又找。这是为甚么呢？

到四五点钟，她在家里跟丈夫一块儿吃飯。他那种朴实、那种健全的思想、那种和藹，引得她感动，高兴。她常常跳起来，使劲抱住他的头，不住嘴地吻它。

"你啊，戴莫夫，是个聰明而高貴的人，"她說，"可是你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你对艺术一点兴趣也沒有。你否定了音乐和繪画。"

"我不了解它們，"他溫和地說，"我这一辈子专心研究自然科学和医学，根本沒有工夫对艺术发生兴趣。"

"可是，要知道，这可很糟呢，戴莫夫！"

"怎么見得呢？你的朋友不了解自然科学和医学，可是你并沒有因此責备他們啊。各人有各人的本行。我不了解風景画和歌剧，不过我这样想：如果有一班聰明的人为它們獻出毕生的精力，另外又有一批聰明的人为它們化大笔的錢，那它們一定有用处。我不了解他們，可是不了解并不等于否定。"

"来，让我握一下你那誠实的手！"

飯后，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坐車去看朋友，然后到戏院去，

或者到音乐会去，过了午夜才回家。天天是这样。

每到礼拜三，她总要在家里举行晚会。在这些晚会上，女主人和客人們不打牌，不跳舞，借各种艺术来消遣。剧院的演員朗誦，歌剧演員唱歌，画家們在紀念册上繪画(这类紀念册，奥尔迦·伊凡諾芙娜有很多)，大提琴家拉大提琴；女主人自己呢，也画画，雕刻，唱歌，伴奏。遇到朗誦、奏乐、唱歌等到了休息时間，他們就談文学、戏剧、繪画，爭辯起来。在座的沒有女人，因为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认为所有的女人除了女演員和她的女裁縫以外都乏味、庸俗。这类晚会，沒有一回不出这样的事：女主人一听到門鈴声就吃一惊，臉上带着得意的神情說："这是他！"这所謂"他"指的是一个应邀而来的新名流。戴莫夫是不在客厅里的，而且誰也想不起有他这么一个人。不过，一到十一点半钟，通到飯厅去的門就开了，戴莫夫总是带着他那好心的温和笑容出现，搓着手說：

"諸位先生，請吃点东西吧。"

大家就走进飯厅，每一回看見飯桌上摆着的老是那些东西：一碟牡蠣、一块火腿或者一块小牛肉、沙丁魚、奶酪、魚子酱、菌子、伏特卡、两瓶葡萄酒。

"我亲爱的maître d'hôtel①！"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說，快活得合起掌来，"你簡直迷人！諸位先生，瞧他的脑門子！戴莫夫，把你的臉掉过来。諸位先生，瞧：他的臉活像孟加拉的老虎，可是那神情却善良可爱跟鹿一样。啊，宝貝儿！"

客人們吃着，瞧着戴莫夫，心想："眞的，他是个挺好的人，"可是不久就忘了他，只顾談戏剧、音乐、繪画了。

---

① 法語：管家。

这一对年青夫妇挺幸福；他們的生活，水样地流着，沒一点罣碍。不过，他們的蜜月的第三个星期却过得不十分美滿，甚至发愁了。戴莫夫在医院里傳染到丹毒，在床上躺了六天，不得不把他那美丽的黑头发剃光。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坐在他身旁，哀哀地哭；可是等到他的病好了一点，她就用一块白头巾把他那剪掉头发的头包起来，开始把他画成沙漠地带中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他倆都高兴。他病好以后，又到医院去，可是大約三天以后，他又出了岔子。

"我眞倒楣，小母亲！"有一天吃飯时候，他說，"今天我做了四次解剖，我一下子划破了两个手指头。直到回家我才发現。"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吓慌了。他却笑着說，这沒甚么要紧，他做解剖的时候常常会划破手。

"小母亲，我一专心，就变得大意了。"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担心他会害血中毒症，就天天晚上做禱告，可是結果总算沒出事。生活又和平而幸福地流着，无忧无虑。眼前是幸福的，而且紧跟着春天就要来了，它已經在远处微微地笑，許下了一千种快活事。幸福不会有尽头的！四月、五月、六月：到城外远处一座避暑山庄去，散步，素描，釣魚，听夜鶯唱歌；然后从七月直到秋天：画家到伏尔加流域去旅行，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要以这团体的不能缺少的一分子的身分参加这次旅行。她已經用麻布做了两身旅行服装，为了旅行还买下顏料、画笔、画布、新的調色板。里亚包甫斯基差不多每天都来找她，看她的繪画有了甚么进步。每逢她把画儿拿給他看，他就把手深深地插进衣袋里，抿紧嘴唇，哼了哼鼻子，說：

"是——啊。……您这朵云正在叫喚：它不是夕阳照着的那种云。前景有点嚼烂了；有点地方，您知道，不大对勁……您那

个草屋有点透不过气来，悲惨惨地哀叫着……那个犄角儿应当画得暗一点。不过大体上还不錯……我很欣賞。”

他越是讲得难解，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反倒越容易听懂。

3

在降灵周①的第二天，午飯以后，戴莫夫买了点小菜和糖果，到避暑山庄去看妻子。他已經有两个星期沒看見她，十分惦記。他起先坐在火車車厢里，后来在一大片树林里找他的避暑山庄，时时刻刻覚着又餓又累，心想待一忽儿他会多么逍遙自在地跟他妻子吃一頓晚飯，然后睡一大覚。他看着他带的一包东西，心里挺高兴，那里面包着魚子醬、奶酪、白鮭魚。

等到他找着避暑山庄，认出是它，太阳已經在下山了。老女僕說太太不在家，大概不久就回来。那避暑山庄样子难看，天花板很低，糊着写字的紙，地板不平，尽是裂縫；那儿一共有三个房間。一个房間里摆一張床；另一个房間里有画布啦、画笔啦、脏紙啦，男人的大衣和帽子啦，随意丢在椅子上和窗台上；在第三个房間里，戴莫夫看見三个不认得的男子。有两个长着黑头发，留着鬍子，另一个刮光了臉，身材矮胖，大概是演員。桌子上有一个茶炊，燒开了。

“您有甚么事？”演員用低音問，不客气地瞧着戴莫夫，“您要見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嗎？等一等吧；她馬上就要来了。”

戴莫夫就坐下来，等着。有一个黑发的男子睡意蒙矓、无精打采地瞧着他，給自己斟了一杯茶，問道：

① 基督教节日，复活节后的第七周。

"您也許想喝茶吧？"

戴莫夫又渴又餓，可是他謝絕了茶，怕的是把吃晚飯的胃口弄坏。不久，他就听到了脚步声和熟悉的笑声；門砰的一响，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跑进房間来，戴一頂寬边草帽，手里提一个盒子；她身后跟着里亚包甫斯基，臉蛋緋紅，兴高采烈，拿着一把大洋伞和一个折凳。

"戴莫夫！"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叫道，快活得脹紅了臉。"戴莫夫！"她又叫一遍，把她的头和两只手都放到他的胸口上，"你来了！为甚么你这么久沒有来？为甚么？为甚么？"

"我哪儿有空儿，小母亲？我老是忙；好容易有点空儿，不知怎么火車钟点又老是不对。"

"可是看見了你，我多么高兴啊！我整宵整宵地梦見你，我直担心你别害了病。啊，你再也不知道你有多么可爱，你来得多么凑巧！你要做我的救星了。也只有你才能救我！明天这儿要举行一个頂頂別致的婚礼，"她接着說，笑了，給她丈夫系好領带，"火車站上有一个年青的电报員，姓契凱尔杰叶夫，要結婚了。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是啊，并不愚蠢；你要知道，他臉上有一种結实的、熊样的表情……可以把他画成一个年青的瓦利亚格人① 呢。我們这班消夏的游客，对他发生了兴趣，答应他說我們一定參加他的婚礼……他是个沒有錢的、孤单单的、怯生生的人；当然，不关心他是罪过的。想想吧！做完礼拜就举行婚礼；然后大家从教堂里出来，一直走到新娘的家里去……你知道，树木蒼翠，鳥儿啼叫，一攤攤阳光照在青草上，我們这些人呢，被綠油油的背景衬托着，成了五顏六色的斑点，这可很别致，有法国

① 古代北欧的一个漂泊民族名，相傳古俄罗斯最早的王公就是它的后裔。

印象派的風味啊。可是，戴莫夫，我穿甚么衣服到教堂去呢？"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說，做出要哭的样子，"在这儿，我甚么也沒有，簡直是甚么也沒有！衣服沒有，花也沒有，手套也沒有……你务必要救救我才好。旣然你来了，那就是命运吩咐你来救我了。拿着这个钥匙，我的好人儿，回家去，把衣柜里我那件粉紅的衣服拿来。你知道那件衣服；它就挂在前面……然后，到堆房里，在右边地板上你会瞧見两个硬紙盒。打开上面的那个盒子，那里面全是花边，花边，花边，还有各种零头的料子，在那下面就是花了。把那些花統統小心地拿出来，可別压坏它們，亲爱的；回头我要在那些花里挑选一下……另外再給我买副手套。"

"好吧，"戴莫夫說，"明天我去取了，給你送来。"

"明天怎么成？"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問，惊奇地瞧着他，"明天怎么来得及啊？明天头一班火車九点钟才开，可是十一点钟就举行婚礼了。不行，亲爱的，要今天去才成；务必要今天去！要是明天你来不了，那就打发一个人送来也成。是啊，去吧……客車馬上就要开到了。別誤了車，宝貝儿。"

"好吧。"

"唉，我多么舍不得放你走，"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說，眼泪涌到她的眼睛里，"我这个傻瓜呀，为甚么应許了那个电报員呢？"

戴莫夫赶紧喝下一杯茶，拿了一个面包圈，温和地微笑着，到車站去了。那些魚子酱、奶酪、白鮭魚，都給那两位黑头发的先生和那个胖演員吃掉了。

4

七月里一个平靜的月夜，奥尔迦·伊凡諾芙娜站在伏尔加

河一条輪船的甲板上，一忽儿瞧着河水，一忽儿瞧着美丽的河岸。里亚包甫斯基站在她身旁，对她說：水面上的黑影不是阴影，而是梦；他还說迷人的河水以及那离奇的光輝，深不可测的天空和忧郁而沉思的河岸，都在述說我們生活的空虛，述說人世間有一种高尙、永恒、幸福的东西，人要是忘掉自己，死掉，变成回忆，那多么好啊。过去的生活庸俗而乏味；将来呢，也毫无价值；而这个美妙的夜晚一輩子只有一回，不久也要过去，消融在永恒里；那么，为甚么要活着呢？

奧尔迦·伊凡諾芙娜一忽儿听着里亚包甫斯基的說話声，一忽儿听着夜晚的宁静，暗自想着：她自己是不会死的，永远也不会死。她以前从沒見过河水会有这样的藍宝石色；河水、天空、河岸、黑影、她灵魂里洋溢着的控制不住的喜悅，都在告訴她，說她将来会成为大艺术家，說在远方那一边，在月光照不着的那一边，在一个广漠无垠的天地里，成功啦、荣耀啦、人們的爱戴啦，都在等她……她，眼也不眨地凝神瞧着远方，瞧了很久，好像看見成群的人、亮光、音乐的胜利的节奏、痴迷的喊叫，看見她自己穿一身白衣服，花朵从四面八方像雨点般地落在她身上。她还想到跟她并排站着、用胳膊肘倚着船边栏杆的这个人，是个眞正偉大的人，天才，上帝的选民……这以前他的一切創作都优美、新穎、不平凡，可是等到他那絕世的天才成熟了，絢烂起来，他的創作就会惊天动地，无限高超；这是只要凭他那張臉，凭他的說話方式，凭他对大自然的态度，就看得出来的。他用他自己的話語，照他所独有的方式，讲到黑影、黃昏的情調、月光，使人不能不感到他那駕御大自然的威力是多么摄人心魄。他本人很漂亮，有独創能力；他的生活毫无牵挂，自由自在，超然于一切世俗煩恼以外，跟鳥儿的生活一样。

“天凉了，”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說，打了个冷战。

里亚包甫斯基拿自己的斗篷給她披上，凄凉地說：

“我覚着我落在您的掌心里了。我成了奴隶。为甚么您今天这样迷人啊？”

他一直凝神瞧着她，动也不动，他的眼睛可怕；她不敢看他了。

“我发疯地爱您……”他凑着她的耳朵說，他的呼吸吹着她的臉蛋儿，“只要对我說一个字，我就不活下去，丢开艺术了……”他十分激动，嘟嘟囔囔地說，“您爱我吧，爱我吧……”

“不要說这种話，”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說，閉上眼睛，“这眞可怕。而且，拿戴莫夫怎么办呢？”

“戴莫夫是甚么人？为甚么跑出来一个戴莫夫？戴莫夫跟我甚么相干？这儿只有伏尔加、月亮、美丽、我的爱、我的痴迷，压根儿就沒有甚么戴莫夫不戴莫夫……唉！我甚么也不知道……我不管过去；只求眼前給我一忽儿……一忽儿的快乐吧！”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的心跳起来了。她有心想一想她的丈夫，可是她覚得一切往事，以及她的婚姻、戴莫夫、她的晚会，都好像渺小、瑣碎、朦朧、不必要、远而又远了……說眞的，戴莫夫是甚么人？为甚么跑出来一个戴莫夫？戴莫夫跟她甚么相干？而且，他究竟是实有其人呢，还是只不过是个梦？

“对他那么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人来說，过去他享受到的幸福已經足足够了，”她想，用手蒙上臉，“随他們批評我好了，随他們詛咒我好了；我呢，偏要这样，情願灭亡；偏要这样，情願灭亡！……生活里的一切都該体驗一下才对。天吶！多么可怕，可又多么痛快！”

“啊，怎么着？怎么着？”画家喃喃地說，摟住她，貪婪地吻她的手；她軟綿綿地想推开他。“你爱我嗎？爱嗎？爱嗎？啊，甚么样的夜晚！美妙的夜晚啊！”

“是啊，甚么样的夜晚！”她小声說，瞧着他那双含着眼泪而发亮的眼睛。然后她很快地回头看一眼，摟住他，使劲吻他的嘴唇。

“我們靠近基涅瑪莫了！”在甲板的那一头，有人說。

他們听到沉甸甸的脚步声。那是飲食間里的人走过他們身旁。

“听着，”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对那人說，高兴得又哭又笑，“給我們拿点葡萄酒来。”

画家激动得臉色发白，坐在凳子上，用爱慕而感激的眼睛瞧着奥尔迦·伊凡諾芙娜；然后閉上眼睛，懶洋洋地微笑着說：

“我累了。”

他把脑袋倚在栏杆上。

5

九月二日天气溫暖，沒有風，可是天色阴沉。一清早，伏尔加河上飄着薄雾，九点钟以后下起小雨来了。天色一点也沒有晴朗的希望。喝早茶的时候，里亚包甫斯基对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說画画儿是頂吃力不討好、頂枯燥乏味的艺术，說他算不得画家，說只有傻瓜才会认为他有才能；說啊說的，忽然无緣无故拿起一把小刀，划破了他的一張最好的画稿。喝完茶以后，他滿臉愁容，坐在窗口，眺望伏尔加。可是伏尔加沒有一点光彩，混浊暗淡，看上去冷冰冰的。一切，一切，都使人想起凄凉蕭索的

秋天就要来了。两岸的蒼翠的綠毯、日光的燦烂的反照、透明的藍色的远方，以及大自然的一切华丽的盛装，現在仿佛統統从伏尔加那里搬走，收在箱子里，留到来春再拿出来似的；烏鴉在伏尔加附近飞翔，譏誚它："光啦！光啦！"里亚包甫斯基听着它們聒噪，想到自己已經走下坡路，失去了才能，想到在人世間，一切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愚蠢的，想到他不应該纏上这个女人……总之，他心緒不好，郁悶。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坐在隔板那一面的床上，用手指头梳理她那美丽的亚麻色头发，一忽儿幻想自己在客厅里，一忽儿在臥室里，一忽儿在丈夫的书房里；她的想像带她到戏院里，到女裁縫家里，到熟悉的朋友家里。現在他們在干甚么？他們想念她嗎？筹备晚会的时令已經开始了。戴莫夫呢？亲爱的戴莫夫！他在信上多么温存，多么稚气而哀伤地求她赶快回家呀！他每月給她汇来七十五个卢布；她一写信告訴他說她欠那些画家一百个卢布，他就把那一百个卢布也汇来了。多么善良而慷慨的人！旅行使得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厌倦；她觉着无聊了；她恨不能赶快躲开这些乡下人，躲开河水的潮气，摆脱周身不干净的感觉才好，这种不干不淨是她从这个村子迁移到那个村子，住在农民家里时时刻刻都感到的。要不是因为里亚包甫斯基已經对那些画家认眞的答应过要跟他們在此地一直住到九月二十日，那他們今天就可以走了。要是今天能够走掉，那多好！

"天吶，"里亚包甫斯基唉声叹气，"到底甚么时候才会出太阳呀？沒有太阳，我簡直沒法接着画那幅阳光普照的風景画！……"

"可是你有一張画稿画的是阴云的天空，"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說，从隔板那一面走出来，"你記得嗎，在右边的前景上是一

片树林，左边是一群母牛和公鹅？現在你不妨把它画完啊。”

“哼！”画家皺起眉头，“画完它！难道您当我有那么笨，自己不知道自己該做甚么！”

“你对我的态度变得好厉害喲！”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叹口气。

“哼，那才好。”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的臉抖着；她走开，到火炉那边去，嗚嗚地哭了。

“对了，只差眼泪了。算了吧！我有一千种理由要哭，可我就不哭。”

“一千种理由！”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哭道，“頂重要的理由是您已經嫌我了。对了！”她說，哭起来。“实話实說，您在为我們的恋爱害臊。您一个劲儿的防着那些画家发現我們在恋爱，其实要瞞也瞞不住，他們早就全都知道了。”

“奥尔迦，我只求您一件事，”画家恳求道，把手按住心口，“只求一件事：别折磨我！此外，我也不求您别的了。”

“可是請您賭咒說您仍旧爱我！”

“这眞是磨人！”画家咬着牙說，跳起来，“搞到最后我只好去跳伏尔加河，或者发疯了事！躲开我！”

“好，打死我吧，打死我吧！”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叫道。“打死我吧！”

她又哭起来，走到隔板的那一面去了。雨嘩嘩地落在小屋的草頂上。里亚包甫斯基抱着头，在小屋里走来走去，然后現出坚决的臉色，仿佛要向誰証明甚么事似的，戴上帽子，把枪挂在肩上，走出小屋去了。

他走后，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在床上躺了很久，哭着。起初，

她心想索性服毒，让里亚包甫斯基回来时候发觉她死了才好；然后她的幻想把她带到客厅里，带到丈夫的书房里；她想像自己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戴莫夫身旁，全身享受到安宁和洁净，到傍晚就坐在戏院里，听瑪西尼唱戏。她想念文明，想念城里的热閙和名流，把心都想痛了。一个农妇走进小屋来，不慌不忙地动手生炉子燒飯。屋里瀰漫着木炭燒焦的气味，空中滿是淡藍的烟雾。画家們回来了，穿着泥濘的高統靴，臉上沾着雨水，凝神瞧着画稿，用安慰的口气自言自語，說是哪怕遇到坏天气，伏尔加也自有它的嫵媚。墻上，那个不值錢的钟滴搭滴搭地响……受了冻的蒼蝇聚在墻角里神像四周，嗡嗡地叫，人可以听見蟑螂在凳子底下那些大皮包里面爬来爬去……

里亚包甫斯基直到太阳下山才回到家。他把帽子丢在桌子上，沒脫他那泥濘的靴子，臉色蒼白，筋疲力尽地倒在凳子上，閉上眼睛。

"我累了……"他說，皺紧眉头，竭力想抬起眼皮来。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为要对他殷勤，表示她沒漏气，就走到他面前，默默地吻他一下，把梳子放到他那金色的头发里面去。她想給他梳一梳头。

"怎么回事？"他說，打个冷战，睜开了眼睛，仿佛有甚么凉东西碰到他身上似的。"怎么回事？請您躲开我，我求求您。"

他推开她，走了。她覺着他臉上現出憎恶和厌煩的神情。这当儿，农妇小心翼翼地用两只手給他端来一盆白菜湯。奥尔迦·伊凡諾芙娜看見她那大手指头浸到湯里去了。腆起肚子的骯脏的农妇、里亚包甫斯基吃得津津有味的菜湯、那小屋、这整个生活（她起先由于这生活的单純和艺术性的杂乱而深深爱好过），現在都使她覺得可怕。她忽然覺得受了侮辱，就冷冷地說：

“我們得分开一个时期才成，要不然，由于无聊，我們会大吵一架的。我可不願意这样。我今天要走了。”

“怎么走法？騎着棍子走？”

“今天是星期四，因此九点半钟有一班輪船到这儿。”

“哦？不错，不錯……嗯，好，走吧……”里亚包甫斯基輕声說，用毛巾代替食巾擦了擦嘴，“你在这儿悶得慌，沒事可干；誰要留你，誰就一定是个大大的利己主义者。走吧，到本月二十号以后我們就可以見面了。”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兴高采烈地收拾行李。她的臉蛋儿甚至高兴得发紅了。她問她自己：难道眞的她不久就要在客厅里画画，在寢室里睡覚，在鋪着桌布的桌上吃飯了嗎？她心里輕松了，她不再生画家的气了。

“我把顏料和画笔統統留給你，里亚包甫斯基，”她說，“凡是留下来的，你都带着就是……注意，我走以后，别犯懶，别悶悶不乐，要工作。你是好孩子，里亚包甫斯基！”

到十点钟，里亚包甫斯基給了她临别的一吻，她心想这是为了免得在輪船上当着那些画家的面吻她；然后，他就送她到碼头上去。輪船不久就来了，把她装走了。

过了两天半，她到了家里。她兴奋得直喘，沒脫掉帽子和雨衣，就走进客厅，从那儿又走到飯厅。戴莫夫沒穿上衣，穿着坎肩，敞着怀，靠了飯桌坐着，正在用叉子磨快刀子；他面前的碟子上放着一只松鸡。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走进住宅的时候，相信得把一切事情瞞住丈夫才成，她相信自己有那个力量，也有那个本事；可是現在，她一看見他那欢暢、溫和、幸福的微笑和那双亮晶晶的、快活的眼睛，就覚得欺騙这个男子跟毀謗、偸窃、杀人一样的卑鄙、可恶、不可能，而且她也决办不到；一刹那間她决定把

一切发生过的事向他和盘托出。她让他吻她，摟她，然后在他面前跪下来，蒙上臉。

"怎么啦？怎么啦，小母亲？"他温存地問，"你想家了吧？"

她抬起臊得通紅的臉，带着慚愧的、恳求的眼光瞧他；可是恐惧和羞耻不容她說出实話来。

"沒甚么……"她說；"我沒甚么……"

"我們坐下来吧，"他說，搀起她来，扶她在桌子旁边坐下，"得了……吃松鸡吧。你餓了。小可怜。"

她貪婪地吸进家庭的空气，吃着松鸡；他呢，温存地瞧着她。高兴得直微笑。

6

大概直到冬季过了一半，戴莫夫才漸漸怀疑自己受着欺騙，倒仿佛自己良心不清白似的，他每回遇見妻子，再也不能够面对面地瞧她的眼睛，也不再快活地微笑了；为了少跟她单独待在一块儿，他常常带着他的同事柯罗斯捷列夫回家来吃飯；那是个身材矮小、头发剪短、滿臉皺紋的男子，每逢跟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說話，总是窘得把他那件上衣的所有紐扣一忽儿解开，一忽儿扣上，然后用右手拈左边的唇髭。吃飯时候，两个医生談到横隔膜一升高，有时候会使心臟发生不規則的跳动，或者談到近来常常遇到很多神經炎病例，再不然就讲到前一天戴莫夫在解剖一个經診断害"恶性貧血"的病人尸体时候却在胰臟里发現了癌。他們所以談医学，仿佛只是为了給奥尔迦·伊凡諾芙娜一个沉默的机会，也就是不必撒謊的机会似的。飯后，柯罗斯捷列夫在鋼琴那儿坐下来，戴莫夫就叹口气，对他說：

"唉，老兄！对，对！彈个忧郁的曲子吧。"

柯罗斯捷列夫耸起肩膀，伸开手指头，彈了几个音，用次中音唱起来："指給我看啊，有甚么地方俄罗斯农民不呻吟，"戴莫夫又叹一口气，用拳头支着头，沉思起来。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近来的举动非常不檢点。她每天早晨醒来，心緒总是很坏，心想她已經不爱里亚包甫斯基，因此，謝謝上帝，事情就此了結了。可是喝完咖啡，她又寻思：里亚包甫斯基使她失去了丈夫，而現在，她旣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里亚包甫斯基；然后她想起她那些熟人說里亚包甫斯基正在为画展准备一張惊人的画儿，是用波列諾夫[1]風格画成的、風俗和風景的混合画。凡是到过他画室的人，看見那种画儿，都看得入迷，不过她心想：他是在她的影响下才創造出这張画儿来的，总之多亏有她的影响，他才大大地变得好起来。她的影响是那么有益，那么重要，要是她离开他，那他也許会完蛋。她又想起上回他来看她的时候，穿一件带小花点的灰色上衣，系一根新領带，懶洋洋地問她："我漂亮嗎？"凭他那种瀟洒的風度、长长的鬈发、藍藍的眼睛，他也眞的很漂亮（或者，也許只是乍一看显得漂亮吧），而且他对她很温柔。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想起許多事情，盘算了一陣，就穿好衣服，十分激动地坐上馬車，到里亚包甫斯基的画室去了。她发現他兴高采烈，为他自己那幅眞正美丽的画儿得意。他蹦蹦跳跳，十分頑皮，不管人家提出甚么严肃的問題，他总是打个哈哈了事。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嫉妒里亚包甫斯基画出那張画儿，討厌它，可是她出于礼貌，只好在那張画儿面前默默地站了五分钟

---

① 波列諾夫（1844—1927），俄罗斯的現实主义風景画家。

光景，彷彿見到甚么神圣的东西似的叹一口气，輕輕的說：

“是啊，这样的画儿以前你还从来沒有画出来过。要知道，簡直叫人生出滿腔敬畏的心情呢。”

然后，她开始要求他爱她，別丢开她，要求他怜憫她这个可怜的、不幸的人。她哭，吻他的手，逼他賭咒說他爱她，还对他說：缺了她的好影响，他就会走上岔路，完蛋。等到她扫了他的兴，覺着她自己有說不尽的委屈，就坐上車到女裁縫那儿去，或者到她认識的女演員那儿去要戏票。

要是她在他的画室里沒找到他，就留下一封信，信上賭咒說：如果他当天不来看她，她准定服毒自尽。他害了怕，就去看她，留下来吃午飯。虽然她的丈夫在座，他却并不顾忌，用話頂撞她，她也照样还敬他。两个人都覺得彼此要拆也拆不开，都覺得他們是暴君和敌人，都气憤；在气憤中却沒留意到他們两人的举动很不得体，連头发剪短的柯罗斯捷列夫也全看明白了。飯后，里亚包甫斯基匆匆告辞，走了。

“您上哪儿去？”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在前厅带着憎恨瞧着他，問道。

他绷紧了脸，眯細眼睛，信口念出一个他俩都认得的女人的名字；他明明在訕笑她的醋意，有意惹她生气。她就回到她的寢室，倒在床上；她由于嫉妒、煩惱、又委屈又羞耻的感覺，咬着枕头，哇哇地哭起来。戴莫夫在客厅里丢下柯罗斯捷列夫，走进寢室，又慌張又着急，低声說：

“别哭得这么响，小母亲……这是何苦呢？……这种事千万不要声張出去……千万別让人看出来……你知道，已經过去的事是不能挽救的了。”

沉重的嫉妒簡直要弄得她的太阳穴炸开来，她不知道怎样

才能平息这种嫉妒，同时她又覚着事情仍旧可以挽回，于是她把泪痕斑斑的臉洗一下，扑上粉，飞快的跑到剛才提到过的那个女人家里去了。她在那女人家里沒找到里亚包甫斯基，就坐上車，到另一个女人家里，然后又到第三个女人家里……起初，照这样乱跑，她还覚着难为情，可是后来她跑慣了，往往一个傍晚跑遍她认識的一切女人的家，为的是找到里亚包甫斯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了。

一天，她对里亚包甫斯基讲起她的丈夫：

"这个人用寬宏大量压迫我！"

她很喜欢这句話，每逢遇到那些知道她跟里亚包甫斯基的关系的画家，她一談起丈夫，就把胳膊用力一摇，說道：

"这个人用寬宏大量压迫我！"

他們的生活方式跟去年一模一样。到了星期三，他們总是举行晚会。演員朗誦，画家繪画，大提琴家彈奏，歌唱演員唱歌；照例一到十一点半钟，通到飯厅去的門就开了，戴莫夫带着笑容說：

"諸位先生，請吃点东西吧。"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照旧找名流，找到了又不滿足，就再找。她每天晚上照旧很迟才回来；可是戴莫夫却不像去年那样已經睡覚，却坐在他的书房里，在写甚么东西。他三点钟才上床睡覚，八点钟就起来了。

一天傍晚，她正准备上戏院去，站在穿衣鏡前面，忽然戴莫夫走进她的寢室来，穿着礼服，打着白領結。他溫和地微笑着，跟从前那样快活地瞧着他妻子的眼睛。他的臉放光。

"我剛才宣讀了我的学位論文，"他說，坐下来，摸着他的膝头。

“宣讀？”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問。

“嘿！”他笑了，伸出脖子去瞧鏡子里他妻子的臉，因为她仍旧背对着他站在那儿，理她的头发。“嘿！”他又說一遍，“你知道，他們很可能給我病理总論的讲师資格。看样子恐怕会的。”

从他那神采焕发的、幸福的臉容看得出来，只要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跟他一块儿高兴，一块儿得意，那他样样事情都会原諒她，不但現在原諒，将来也一样；他会把一切都忘掉；可是她不懂甚么叫做“讲师資格”，或者“病理总論”；此外，她担心誤了戏，就甚么話也沒說。

他在那儿坐了两分钟，然后，带着自覺有罪的笑容走出去了。

7

那是很不平靜的一天。

戴莫夫头痛得厉害；他早晨沒喝茶，也沒去医院，一直躺在书房里的土耳其式长沙发上。中午十二点多钟奥尔迦·伊凡諾芙娜照例去找里亚包甫斯基，給他看她画的靜物写生画，还要問他昨天傍晚为甚么沒来看她。她覺得这張画儿并沒甚么价值，她画它只不过为了找一个不必要的借口到画家那儿去一趟罢了。

她沒有拉鈴就照直走进門去看他；她在門道脫雨鞋的时候，仿佛听見一个甚么东西輕輕跑进画室里去了，带着女人衣襟的沙沙声；她赶紧往里一看，只瞧見一段棕色的女裙閃了一閃，藏到一幅大画后面去了；有一块黑布蒙着那張画儿和画架，直盖到地板上。沒有問題，有个女人躲起来了。想当初她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自己就常在那張画儿后面避难！里亚包甫斯基分明很

窘，仿佛对她的光临覺着奇怪似的，向她伸出两只手去，陪着笑臉說：

"啊啊！看見您很高兴。有甚么好消息嗎？"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的眼睛里滿是泪水。她又害羞又心酸；哪怕給她一百万卢布，她也絕不肯当着那个陌生的女人，那个情敌，那个虛伪的女人的面讲一句話，那女人現在正站在画儿背后，多半在恶毒地暗笑吧。

"我带給您一幅画稿……"她用細微的声音怯生生地說，她的嘴唇发抖，"Nature morte.[1]"

"哦——哦！……画稿嗎？"

艺术家用手接过那幅素描，一边瞧着一边走，仿佛不經意地走进了另一个房間。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乖乖地跟着他走。

"Nature morte……上等貨，"他嘟嘟噥噥地說，漸漸押起韵来了，"罗……莫……禍……"

从画室里傳来匆匆的脚步声，和衣襟的沙沙声。这样看来，她已經走了。奥尔迦·伊凡諾芙娜恨不能大叫一声，拿起一个重东西照准画家的脑袋打过去，然后走掉，可是她泪眼模糊，甚么也看不見，羞得甚么似的，覺得自己已經不是奥尔迦·伊凡諾芙娜，也不是画家，只是个小小的甲虫了。

"我累了……"画家瞧着那幅画稿，懶洋洋地說，摇晃脑袋，好像要打退睡意似的，"当然，这幅画儿挺不錯，不过今天一幅，去年一幅，过一个月又一幅……您怎么会画不膩？换了我是您，我就不画这捞什子，认真搞音乐甚么的了。您本来就不能做画

① 法語：靜物。

家，您是音乐家。可是您知道，我多累啊！我去叫他們拿点茶来……好嗎？"

他走出房間，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听見他对他的听差交代几句話。为了避免告辞和解釋，尤其是为了避免哭出来，她趁里亚包甫斯基还沒回来，赶快跑到門道去，穿上雨鞋，到了街上。这时候，她呼吸才算暢快，覺得她跟里亚包甫斯基，跟繪画，跟方才在画室里压在她心头上的沉重的羞辱感覺，从此一刀两断了。甚么都完了！

她坐上車子到女裁縫那儿；然后去看昨天剛到此地的巴尔納伊，又从巴尔納伊那儿到一家乐譜店去，心里时时刻刻在想怎样給里亚包甫斯基写一封又冷又狠、充滿个人尊严的信，怎样到开春或是夏天跟戴莫夫一块儿到克里木去，在那儿跟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从头过起新的生活来。

傍晚很迟了，她才回到家；她沒有脫掉外衣就走进客厅，坐下来写信。里亚包甫斯基对她說甚么她不能做画家，現在为了报复，她就还敬他几句，写道，他年年画的老是那一套东西，天天讲的老是那一套話；她还写道，他已經站住不动，除了已有的成績以外此后他休想有甚么成績了。她还想写下去，說他过去大大的叨了她的好影响的光，如果他从此走下坡路，那只是因为她的影响被各式各样的暧昧人物，例如今天藏在画儿背后的那个家伙，抵消了。

"小母亲啊！"戴莫夫在书房里叫道，沒有开門，"小母亲！"

"你有甚么事？"

"小母亲，你不要上我屋里来，只在門口站住好了。是这么回事……前天我在医院里傳染了白喉，現在……我病了。快去請柯罗斯捷列夫来。"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对丈夫素来称呼姓，她对她熟識的男人都是这样称呼的；她不喜欢他的教名奥西普，因为那名字总叫她联想到果戈理的奥西普[①]，和一句俏皮話："奥西普，娶媳妇；阿西福，开席鋪。"現在她却叫道：

"奥西普，不会的！"

"快去吧！我病了……"戴莫夫在門里面說，她可以听見他走回去，到长沙发那儿躺下来。"快去吧！"他的声音含糊地傳来。

"这是怎么回事？"奥尔迦·伊凡諾芙娜想，吓得周身发凉，"这病可是危險得很吶！"

她完全不必要的举着蜡烛走进了寢室；在那儿，她盘算着她該怎么办，无意中往穿衣鏡里看自己一眼。她瞧見她那蒼白的、惊駭的臉，高袖口的短上衣，胸前的黃褶子，裙子上的特別的花条，覺着自己又可怕又难看。她忽然热剌剌地感到对不起戴莫夫，对不起他对她的那种深厚无边的爱情，对不起他的年青的生命，甚至对不起他好久沒来睡过的那張空蕩蕩的小床；她想起来他那常在的、温和的、依順的笑容。她哀哀地哭了一場，給柯罗斯捷列夫写了一封央求的信。那已經是夜里两点钟了。

8

早晨将近八点钟的时候，奥尔迦·伊凡諾芙娜，由于沒有睡足而脑袋发沉，头发沒有梳，模样很不好看，臉上带着慚愧的神情，走出寢室来；这时候有一位先生，留着一把黑鬍子，大概是医师，走过她面前，到門口过道里去了。屋里有药气味。柯罗斯捷

---

① 果戈理的剧本《欽差大臣》中的一个僕人。

列夫站在书房的門旁，用右手拈着左边的唇髭。

“对不起，我不能让您进去看他，”他阴沉地对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說；“这病会傳染的。况且，眞的，您也不必进去。反正他在发高燒，說昏話呢。”

“他眞的得了白喉嗎？”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小声問。

“老实說，他是自作孽，不可活，”柯罗斯捷列夫嘟嘟囔囔地說，沒有回答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問的話，“您知道他怎样傳染到这病的？星期二那天，他用吸管吸一个害白喉的男孩子的薄膜。这是为甚么？这是愚蠢……是啊，胡鬧……”

“他病得重嗎？很重嗎？”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問。

“对了，据說这是頂厉害的那种白喉。眞的，应当把希列克請来才对。”

来了一个矮小的紅发男子，鼻子很长，讲話带犹太人的口音；然后来了一个高大、傴僂、头发蓬松的人，看样子像是輔祭长；随后又来了一个很胖的青年，生一張紅臉，戴着眼鏡。这是医师們到他們同事身旁来輪流值班。柯罗斯捷列夫值完班，并不回家，却留在这儿，像阴影似的在各房間里穿来穿去。女僕忙着給值班的医师端茶，常跑到药房去，因此沒有人收拾房間了。到处都安安靜靜，阴阴慘慘。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坐在自己的寢室里，心想这是上帝来懲罰她了，因为她欺騙了她的丈夫。那个沉默寡言、从不訴苦、使人不能理解的人，脾气溫柔得失去了个性，又过分的忠厚，变得缺乏意志，为人軟弱，这时候却独自待在一个地方，躺在长沙发上受苦，一句抱怨的話也不說。要是他說出抱怨的話来，哪怕是在高热中，值班的医师也会知道毛病并不是单单出在白喉上。他們就会去問柯罗斯捷列夫。他是甚么都知道的，无怪他瞧着

朋友的妻子的时候，那眼神好像在說：她才是眞正的主犯，白喉只不过是她的同謀犯罢了。現在她不再想伏尔加河上的那个月夜，也不再想那些愛情的剖白，更不想他們在农舍里的詩意生活，而只在想：她，由于无聊的空想，由于嬌生慣养，已經用一种又髒又粘的东西把自己从头到脚統統弄髒，从此休想洗得乾淨了……

“哎呀，我做假得好厉害！”她記起她跟里亚包甫斯基的那段煩心的恋愛，不由得想道。“这种恋愛眞該死！……”

到四点钟，她跟柯罗斯捷列夫一块儿吃午飯。他一点东西也不吃，光是喝紅葡萄酒，皺着眉头。她呢，甚么也沒吃。她有时候暗自禱告，向上帝起誓：要是戴莫夫病好了，她一定再愛他，做他的忠实妻子；有时候又暂时忘了自己，瞧着柯罗斯捷列夫，暗想：“做一个沒沒无聞的普通人，沒有一点出众的地方，再加上生着那么一張滿是皺紋的脸，一点也不懂礼貌，难道不乏味嗎？”有时候她又覺着上帝一定会立刻来弄死她，因为她担心傳染，一次也沒到她丈夫的书房里去过。总之，她心緒低沉阴郁，相信她的生活已經毁了，再怎么样也沒法挽救了……

飯后，天擦黑了。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走进客厅，柯罗斯捷列夫正躺在睡椅上睡覺，把一个金綫綉的綢垫子枕在脑袋底下。“希——普——啊，”他在打鼾，“希——普——啊。”

医师們来值班，进进出出，却始終沒有留意这分杂乱。不管一个陌生的人躺在客厅里睡覺和打鼾也好，也不管墙上挂着那么多的画儿，房間布置得那么别致也好，也不管这房子的女主人头发蓬松，衣冠不整也好——总之，現在，这一切全引不起一丁点儿兴趣了。有一位医师偶尔不知因为甚么笑了一声，那笑声带一种古怪而胆怯的音調，甚至听了叫人害怕。

等到奥尔迦·伊凡諾芙娜第二回走进客厅，柯罗斯捷列夫已經不在睡覺，正在坐着抽烟了。

“他得了鼻腔白喉症，”他低声說，“心臟已經跳得不正常了。眞的，事情糟了。”

“可是您去請希列克吧，”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說。

“他已經来过了。发現白喉轉到鼻子里去的，就是他。唉，希列克有甚么用！眞的，希列克一点用也沒有。他是希列克，我是柯罗斯捷列夫，如此而已。”

时間拖得长极了。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在一張从早上起就沒收拾过的床上合衣躺下，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她梦見整个宅子里从地板到天花板，装着一大块鉄，只要能够把那块鉄搬出去，大家就会輕松快活了。等到醒过来，她才想起来那不是鉄，而是戴莫夫的病。

“Nature morte，禍……”她想，又变得甚么都想不起来了。“罗……莫……希列克怎么样？西列克……东列克……南列克……現在我的朋友們在哪儿啊？他們知道我們遭了难嗎？主啊，救救我……怜恤我！西列克……东列克……”

那块鉄又来了……时間拖得很长，可是楼下的钟常常敲响。門鈴一个勁儿地响，医师們陆陆續續地来……女僕走进来，端着一个盘子，那上面摆着一个空玻璃杯；她問道：

“要我把床收拾一下嗎，太太？”

听不到答話，她就走了。下面的钟敲着。她梦見伏尔加河上的雨；又有人走进寢室来，仿佛是一个陌生人。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跳起来，认出来那人是柯罗斯捷列夫。

“現在甚么时候啦？”她問。

“大概三点钟。”

"哦，甚么事？"

"甚么事，好說！……我是来告訴您：他去世了……"

他嗚嗚地哭了，在床边挨着她坐下，用袖口擦眼泪。她一下子还明白不过来，可是紧跟着就周身发凉，开始慢慢地在胸前画十字。

"他去世了……"他用細微的声音再說一遍，又哭了，"他死，是因为他牺牲了自己……对科学来說，这是多大的損失啊！"他沉痛地說，"要是拿我們全体跟他比一比，他真称得起是个偉大的人，不平凡的人！甚么样的天才啊！他給我們大家多大的希望！"柯罗斯捷列夫接着說，絞着手，"天吶，像这样的科学家，現在我們就是打着火把也找不着了。奥司卡·戴莫夫，奥司卡·戴莫夫，你凭甚么落到这个地步啊！唉唉，我的天！"

柯罗斯捷列夫灰心得用两只手蒙上脸，摇着头。

"而且他有那么大的道德力量！"他接着說，好像越来越气恼甚么人似的，"一个善良、純洁、仁慈的灵魂——不是人，是水晶！他为科学服务，为科学而死。他一天到晚跟牛一样地工作，誰也不怜惜他。这个年青的科学家，未来的教授，却不得不私人行医，而且晚上干翻譯，好掙下錢来买这些……无聊的廢物！"

柯罗斯捷列夫带着憎恨瞧着奥尔迦·伊凡諾芙娜，伸出两只手抓起被单，气冲冲地撕扯它，倒好像都怪被单不好似的。

"他不怜惜自己，别人也不怜惜他。唉，真的，空談一陣有甚么用！"

"对了，真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人！"客厅里有人用低音說。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回想她跟他一块儿过的全部生活，从头到尾所有的节目一个也不漏；她这才忽然明白：他真的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不平凡的人，拿他跟她认識的任甚么人相比，真要

算是偉大的人。她想起去世的父亲以及所有跟他共事的医师怎样看待他，她这才明白：他們都认定他是一个未来的名人。墙啊、天花板啊、灯啊、地板上的地毯啊，好像一齐对她譏諷地眏眼，仿佛要說："錯过机会罗！錯过机会罗！"她哭着冲出寢室，跑过客厅里一个不相識的男子的身边，奔进丈夫的书房。他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上，从腰部以下盖着一条被子。他的臉消瘦干癟得可怕，臉色又黄又灰，活人臉上是看不見那种顏色的；只有凭了那个額头，凭了黑眉毛，凭了熟悉的微笑，才认得出他是戴莫夫。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赶快摸他的胸、他的額头、他的手。胸口还有余温，可是額头和那双手却凉得摸上去不舒服了。那对半睁半閉的眼睛沒有瞧着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却瞧着被子。

"戴莫夫！"她大声喊叫，"戴莫夫！"

她想对他說明过去的事都是錯誤，事情还不是完全沒法挽救，生活仍旧可以又美丽又幸福；还想对他說他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不平凡的、偉大的人，她会一生一世地尊崇他，向他膜拜，感到神圣的敬畏……

"戴莫夫！"她叫他，拍他的肩膀，不能相信他从此不会再醒来了，"戴莫夫！戴莫夫啊！"

客厅里，柯罗斯捷列夫正在对女僕发話：

"干么一个勁儿地死問？您上教堂的門房那儿去，問一声靠养老院养活的那些老太婆住在哪儿。她們自会擦洗尸身，裝殮起来——該做的事都会做好。"

1892 年

在流放中

外号叫做“聪明人”的老謝敏和一个誰也不知道姓名的年輕韃靼人坐在河岸上一堆篝火旁边；另外三个渡船工人待在茅草屋里。謝敏是个六十岁光景的老人，瘦伶伶的，牙齿脫落了，可是肩膀挺寬，仍旧很健康的样子。他已經喝得醉醺醺了，他早就应該进茅屋里去睡覚，可是他衣袋里还有半瓶酒，他深怕屋里的年輕人問他要酒喝。韃靼人有病，沒精神，把身上的破衣服裹得紧紧的，正在讲西木比尔斯克省多么好，他撇在家里的妻子是多么漂亮，多么聪明。他年紀在二十五岁上下，不会超过这个岁数，現在衬着篝火的亮光，显得臉色蒼白，露出哀伤的病容，看上去像是一个孩子似的。

“当然啦，这儿不是天堂，”“聪明人”說，“你自己也瞧得明白：水啦、光秃秃的河岸啦、粘土啦，別的可就沒有了……复活节早就过去了，可是河面上还有冰，今天早晨还飄了雪……”

“坏！坏！”韃靼人說，战兢兢地往四下里看。

大約十步开外流着烏黑的、冰凉的河水；它嘟噥着，拍打着凸凸凹凹的粘土河岸，很快地向遙远的海洋流去。貼近这边河岸，有一个黑糊糊的东西，那是一只大駁船，渡船船夫管它叫做“大木船”。对岸远远的有些火光，一忽儿灭了，一忽儿又亮起

来，像是小蛇在爬；这是人家在燒去年的草。蛇样的火光后面又是一片黑暗，可以听見小冰块撞在船边上的声音。天气潮湿、阴冷……

韃靼人举眼看天空。星星跟在家乡看見的一样多，四下里也是一片漆黑，可是总还缺着点甚么。在家乡，在西木比尔斯克省，星星完全不同，天空也不一样。

“坏！坏！”他反复說着。

“你会过慣的！”“聪明人”說，笑了。“現在，你还年輕，傻，你嘴唇上的奶还沒干，你凭你那股傻劲覚着天下再沒有比你不幸的人了，可是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对自己說：‘只求上帝叫大家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才好。’你瞧瞧我。过一个星期，大水退下去，我們就要在这儿摆下渡船。你們要到西伯利亚各处飄蕩，我呢，却留在这儿，从这边河岸划到那边河岸。我白天晚上照这样来来去去地过了二十二年。梭魚和鰟魚在水底下，我在水上头。謝天謝地。我甚么也不要。只求上帝叫大家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就好。”

韃靼人往篝火上添些干枝子，向火跟前湊近一点，躺下来說：

“我父亲是个多病的人。等他死了，我的母亲和妻子就要上这儿来了。她們答应过的。”

“你要母亲和妻子来干甚么？”“聪明人”問，“这簡直是傻，老弟。这是魔鬼迷了你的心窍；滚它的，魔鬼！你千万听不得他的話，那該死的东西。别让他得势。他拿那些女人来逗你，那你就顶他，說，‘我不希罕！’他拿自由来逗你，那你就咬住牙，对他說：‘我不希罕！’我甚么也不要！不要爹娘，不要老婆，不要自由，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我甚么也不要，滚它媽的！”

“聪明人”拿出酒瓶来，喝了一口酒，接着說：

“老弟，我不是普通的农民，不是粗人出身，而是教堂执事的儿子。当初我沒流放的时候住在庫尔斯克，我老是穿着礼服；现在呢，我却把自己磨练到这个地步：能够光着身子躺在地上大吃青草了。只求上帝叫大家都过到这样的生活就好。我甚么也不要，甚么人也不怕；照我瞧起来，誰也不及我闊綽，誰也不及我自由。他們把我从俄罗斯送到这儿来的时候，我打头一天起就咬住了牙：我甚么也不要！魔鬼拿我的老婆，拿我的亲人，拿自由来逗我，可是我对他說：‘我甚么也不要！’我打定了主意，所以你瞧，我过得挺好，我不抱怨。誰要是对魔鬼让一让步，听了他的話，哪怕只有一回，那就完了，这人就沒救了：他陷进泥潭，灭了頂，休想爬出来了。不但像你們这样的傻庄稼汉会完蛋，就連老爷們，受过教育的人，也一样。大約十五年以前，他們从俄罗斯押来一位老爷，他沒跟自己的兄弟平分家业，却把遺囑假造了一下。据人家說，他是个公爵或者男爵，可是也許他只不过是个当官儿的——誰知道呢？好，这位老爷到了这儿，头一件事就是在穆霍尔青斯科叶給自己买下一所房子和一块地。‘我要靠我自己的劳动来过活，’他說，‘我要劳累得滿脸出汗，因为我現在不是老爷了，’他說，‘而是移民了。’‘嗯，’我說，‘求上帝保佑您，那是好事。’当时他还是个青年，忙忙碌碌，小心在意；他往往亲手收割，打魚，还能騎着馬跑上六十俄里的路。不过，就是有一件事糟糕：打头一年起，他就騎馬上盖里諾邮局去取信。他总是站在我的渡船上叹气：‘唉，謝敏，不知甚么緣故家里有好久沒有給我汇錢来了！’‘您用不着錢，瓦西里·塞尔盖伊奇，’我說，‘您要錢有甚么用呢？您把过去丢开，忘掉，仿佛根本沒有过，仿佛只是一場梦；您重新过活好了。别听魔鬼的話，’我說，‘他不会給您带甚么好处来，他会把您拉到絕路上去。现在您想要錢，’我

說，'可是过不了多久，瞧着吧，您就想要别的了，随后越要越多。要是您打算要您自己幸福，'我說，'頂要紧的是甚么也不要。对了。……要是，'我对他說，'要是命运狠心地欺負您跟我，那就不必跟它求情，对它叩头，而要看不起它，笑它，要不然它就会笑您。'我就是这样跟他說的……大約两年以后，我把他渡到这边岸上来，他搓着手，尽笑。'我現在上盖里諾去接我妻子，'他說。'她可怜我，'他說，'她就来了。我那个人儿啊，她心多好，多善。'他乐得气也透不出来了。过了一天，他带着他妻子一块儿来了。一个年輕漂亮的太太，戴着帽子，怀里抱着一个小女孩。各式各样的行李，一大堆。我那个瓦西里·塞尔盖伊奇在她身边忙个不停；他的眼睛一忽儿也离不开她，把她夸来夸去总也夸不够。'对了，謝敏老兄，哪怕在西伯利亚，人也活得下去！''哼，好吧，'我想，'用不了多久你就乐不下去了。'从那时候起他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上盖里諾去打听从俄罗斯汇錢来沒有。他要花許許多多的錢。'她为我留在西伯利亚，断送自己的青春和美丽，'他說，'跟我一块儿受苦，所以，'他說，'我应当让她过得尽量的痛快才对……'为了让那位太太高兴，他就跟那些当官的和各式各样的坏蛋来往。当然，他得供那伙人吃喝，还得有一架鋼琴，长沙发上也总得有一条毛蓬蓬的叭儿狗才成——活見鬼！……总之，奢华，嬌寵。那位太太却沒跟他住多久。她怎么住得下去呢？粘土、水、寒冷，要蔬菜沒有蔬菜，要水果沒有水果。周圍全是些无知无識的人和醉醺醺的人，沒一点礼节；她呢，却是生长在大城里的、嬌生慣养的太太……当然她悶得慌。再說她丈夫，不管你怎么說吧，現在可已經不是老爷，而是移民了——不那么体面了。我記得，大概三年以后在圣母升天节① 前夜，有人在对岸叫喊。我划着渡船过去。我这一瞧不要紧，原来是那位太太，穿得严严

实实，跟一位年輕的老爷，一个当官儿的，一块儿来了。还有一辆由三匹馬拉着的雪橇……我把他們渡到这边岸上来，他們坐上雪橇，一陣風似的走了！一轉眼他們就沒影儿了。将近早晨，瓦西里·塞尔盖伊奇赶着一輛双馬馬車，飞跑到渡口来。‘我妻子跟一位戴眼鏡的老爷走过这儿沒有，謝敏？’‘过去了，’我說，‘您上野地里追風去吧！’他飞跑着，追他們去了。他連追了五天五夜。后来我把他渡到对岸去的时候，他往渡船上一扑，拿脑袋撞船板，哇哇地哭。‘本来就会鬧成这个样子嘛，’我說。我笑了，还拿話点他：‘哪怕在西伯利亚，人也活得下去哟！’他就越发使勁地撞脑袋了……随后，他就开始巴望自由。他妻子到俄罗斯去了，当然他一心要上那儿去看她，把她从情人手里夺回来。他呀，老弟，差不多天天騎着馬飞跑，要么上邮局去，要么就进城去找长官。他老是把呈文递上去，求他們怜恤他，放他回家乡；他說光是給他們打电报，他就花了两百来个卢布。他卖掉他的土地，把房子押給犹太人。他头发白了，背也駝了，臉色萎黃，跟痨病鬼一样……要是他跟你說話，他就发出“唏哩——唏哩——唏哩”的声音……眼睛里一泡眼泪。他照这么递呈文，足足苦恼了八年，可是現在他又活了，又高兴了：他迷上了另外一样东西。你猜怎么着，他的女儿长大了。他瞧着她，他疼她。她呢，說实在的，也眞不錯：长得挺好看，眉毛黑黑的，性情活潑。每到星期日他总是跟她一块儿騎着馬上蓋里諾的教堂去。他俩总是并排站在渡船上，她笑，他呢，眼睛一忽儿也离不开她。‘对了，謝敏，’他說，‘哪怕在西伯利亚，人也活得下去。就連在西伯利亚也有幸福。瞧，’他說，‘我有一个多么好的女儿！大概在周圍一千

---

① 基督教的节日，在八月十五日。

俄里以內，你休想找得着另外一个像她这样的人。'‘您的女儿不錯，'我說，‘的确，这是实話。'……可是我心里說：‘等着瞧吧……这妞儿正年輕，她的血在跳动，她要生活，可是这儿过的是甚么样的生活呢？'她果然苦悶了，老弟……她枯萎下去，枯萎下去，憔悴了，病了，現在她站都站不住了。她害了痨病。这就叫做西伯利亚的幸福，見它的鬼！这就叫做人在西伯利亚也活得下去……他老是騎上馬去找这个大夫，找那个大夫，把他們带回家去。他只要听說二三百俄里开外有个大夫或者巫师，馬上就坐車去找。为了請大夫，他花了好多的錢！要依我說，他还不如把那些錢打酒喝了的好……她反正是要死了。她一定会死的，那他可就完了。他会伤心得上吊，要不然就逃回俄罗斯去——那是一定的。他跑掉，人家抓住他，于是他受审，罰苦役，他就要嚐嚐鞭子的味道了……"

"好！好！"韃靼人嘟噥着，冷得縮起身子。

"甚么事好？""聪明人"問。

"妻子，女儿……苦役算甚么，伤心算甚么，反正他看見妻子，看見女儿了……你說，甚么也不要！可是甚么也不要，坏！他妻子跟他一起住了三年——那是上帝賜給他的恩典。'甚么'也不要，坏；可是三年，好。你怎么不懂呢？"

韃靼人渾身发抖，费勁地挑选他知道得很少的俄国話，結結巴巴地說是求上帝別让人在外乡生病，死掉，埋在又冷又黑的土地里才好；又說只要他妻子上他这儿来一天，哪怕只来一个钟头，那他也情願为这种幸福受任甚么样的苦，而且感謝上帝。一天的幸福总比甚么也沒有强。

后来他又說他把一个多么美丽聪明的妻子丢在家里了。然后他用双手抱住头，哭起来，向謝敏担保說他沒犯过罪，他在冤

枉地受苦。他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叔叔搶走一个农民的几匹馬，把那个老头打得半死，村社审判不公，下了一个判决，把三弟兄都流放到西伯利亚来，叔叔是有錢的人，倒留在家里了。

“你会过慣的！”謝敏說。

韃靼人一声不响，用沾着泪痕的眼睛呆望着火；他的臉上現出迷茫和恐惧，仿佛仍旧完全不懂他为甚么跑到这儿来，生活在黑暗和潮湿里，在生人旁边，而不是在西木比尔斯克省。“聪明人”在火旁边躺下去，不知为了甚么緣故冷笑一声，低声哼起歌来。

“她跟她爸爸在一块儿有甚么乐子呢？”过了不大的工夫，他說。“他爱她，他得到了安慰，这話不錯；可是，老弟，你对他得加以小心，他是个严格的老头子，厉害的老头子。年輕的小妞儿可不要严格……她要温存，要哈哈哈，荷荷荷，要香水和头油。对了……唉，这事情，这事情喲！”謝敏叹口气，笨重的站起来。“伏特卡全喝完了，所以到睡覚的时候了。怎么样？我要走了，老弟……”

剩下自己孤单单一个人，韃靼人就再添了点干枝子，躺下去，呆望着火；他开始想他自己的故乡和他的妻子。要是他妻子能来住上一个月，住上一天，那多好；随后，要是她想回去，再让她回去好了！来住一个月，哪怕只住一天，也比甚么都沒有强。可是万一他妻子眞照她应許过的那样来了，他拿甚么养活她呢？在这种地方，她住到哪儿去呢？

“要是沒有东西吃，她怎么活得下去？”韃靼人大声問。

他現在摇一昼夜的船，他們才給他十个戈比；不錯，过路的人賞茶錢、酒錢，可是大家把收下的錢全分光了，却一个也不給韃靼人，反而笑他。他穷得挨餓，受冻，害怕……現在，他周身痠

痛，发抖，本来应該上茅草尾里去躺下睡觉才对，可是他在那边沒有被子盖，那儿比河岸上还要冷；这儿他也沒有被子盖，可是他至少还可以燒起火来……

再过一个星期，大水完全退了，他們安排好摆渡的时候，除了謝敏以外，所有的渡船工人都用不着了；韃靼人就得从这个村子走到那个村子，哀求施舍，找活儿干。他妻子才十七岁；她好看，嬌气，腼腆；难道她能不戴面紗，从这个村子走到那个村子去討飯嗎？不行，这种事就連想一想都是可怕的……

天已經亮起来，駁船、水上的河柳丛、浪花，現出清清楚楚的輪廓；要是回头看，那边是粘土的高坡，坡底下有一个用深棕色麦秆鋪成房頂的小屋；高一点的地方，村子里的农舍挤在一块儿。公鸡已經在村子里喔喔的啼起来了。

紅褐色的粘土坡、駁船、河流、心眼不好的生人、饥餓、寒冷、疾病——也許这都不是真实的吧。韃靼人想，这多半只是一場梦。他觉得自己在睡觉，还听見了自己的鼾声……当然，他是在西木比尔斯克省的家里，他只要站起来叫一声他妻子的名字，包管她会答应；他母亲就在隔壁房間里……可是，天下有多么可怕的梦呀！为甚么要有这种梦呢？韃靼人微微笑着，睜开眼睛。这是甚么河，伏尔加嗎？

天在下雪。

"要渡船啊！"对岸有人叫喊，"船啊！"

韃靼人醒来，去叫醒他的伙伴，把船划到对岸去。渡船工人走到河岸上来，一面走，一面穿上他們的破羊皮袄，用带着睡意的沙哑嗓音相駡，冻得縮起身子。他們剛从睡梦中醒过来，河面上飄来一股刺骨的寒气，他們分明觉着这条河又可恶又可怕。他們不慌不忙的跳上大木船……韃靼人和那三个渡船工人拿起

寬叶的长桨，在黑暗中看上去那些长桨像是螃蟹的螯；謝敏把肚子压着长船舵。对岸的喊声仍旧沒停，还放了两枪，大概以为渡船工人睡熟了，或者到村里的小酒館去了。

"得了吧，忙甚么！""聪明人"用深信这个世界上甚么事都不必着急，反正到头来总是一場空的那种人的口气說。

粗笨沉重的駁船离开河岸，在河柳丛中間飄浮过去，只有从那慢慢向后退去的河柳才看得出来駁船不是停在原地方，而是在动。渡船工人們匀称的合着拍子划桨；"聪明人"用肚子压着船舵，他的身子在空中画了一道圓弧，从这边翻到那边去了。在黑暗中看上去，倒好像那些人坐在一种生着长爪子的上古动物的身上，騎着它走过人有时候在恶梦中会看見的那种寒冷荒漠的地方似的。

他們出了河柳丛，飄到空曠的水面上。对岸已經可以听見船桨的嘎吱嘎吱声和匀称的濺水声，就傳来了叫声："赶快！赶快！"又过了大約十分钟，駁船沉重地撞在登陆的渡口上。

"天老是下个不完，天老是下个不完！"謝敏嘟噥着，擦掉脸上的雪，"这都是打哪儿来的，只有上帝才知道！"

河岸上站着一个身材不高的瘦老头子，穿一件短狐皮袄，戴一頂白羔皮帽子。他站在离馬不远的地方，一动也不动；他現出阴郁的、心事重重的神情，仿佛在极力回想甚么事，对他自己的不中用的記性很生气似的。謝敏走到他面前，脫掉帽子，現出笑脸，那人就說：

"我要赶到阿納达謝甫卡去。我女儿又病重了。据說阿納达謝甫卡有一位新派来的医师。"

他們把馬車拖上駁船，划回去。謝敏称呼他瓦西里·塞尔盖伊奇的那个人，在大家划船的时候始終站在那儿不动，抿紧厚

嘴唇，瞪着眼睛发楞；車夫請求他允許在他面前抽烟，他也沒答話，好像沒听見似的。謝敏用肚子压住船舵，譏誚的瞧着他，說：

"哪怕在西伯利亚，人也活得下去，活——得——下——去——喲！"

"聪明人"臉上現出得意的神情，好像他証实了一件事，好像由于事情的結局不出所料而高兴似的。那个穿短狐皮袄的男子那种不幸而狼狽的样子分明招得他十分快活。

"現在坐車，路上尽是烂泥，瓦西里·塞尔盖伊奇，"他說，这时候馬在岸上又套好車子了。"您应該过两个星期再去，到那时候路就干一点了。要不然，索性不去也罢……要是您跑一趟路，眞会有甚么好处，倒也罢了，可是您自己知道，坐上車子成年累月地跑，白天晚上地跑，到头来总是一点用处也沒有的。这是实实在在的！"

瓦西里·塞尔盖伊奇一句話也沒說，賞了酒錢，坐上車子走了。

"瞧，他又跑去請医生了！"謝敏說，冷得縮起脖子，"可是要想請眞正的好医生，那就跟到田野上去追風，要抓住魔鬼的尾巴一样，滾它媽的！好一个怪人，求主寬恕我这个罪人！"

韃靼人走到"聪明人"面前，带着痛恨和憎恶瞧着他，周身发抖，用不連貫的、夹着韃靼話的俄国話說："他好……好，你坏！你坏！老爷是好人，很好，你是畜生，你坏！老爷是活人，你，死尸……上帝創造人，是要人活，要人高兴，要人伤心，要人忧愁，可是你，甚么也不要，所以你，不是活人，是石头，泥土！石头才甚么都不要，你也甚么都不要……你是石头，上帝不爱你，爱老爷！"

大家都笑了。韃靼人輕蔑地皺起眉头，摇了摇手，把身上的

破衣服裹一裹紧，走到篝火那儿去。渡船工人們跟謝敏慢步走回茅草屋去。

“天眞冷！”有一个渡船工人啞声啞气地說。潮湿的土地上鋪着麦秆，他躺下去，伸直身体。

“对了。眞不暖和！”另一个人同意道，“这日子眞是活受罪！……”

他們都躺下睡覚。門給風刮开了。雪飄进屋里来；誰也沒心起来关門：他們怕冷，而且懶得爬起来。

“我可挺好！”謝敏說，他快睡着了，“求上帝叫大家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才好。”

“你是个結实的汉子，誰都知道。連魔鬼都不来抓你。”

外面傳来狗嗥一样的声音。

“这是甚么声音？是誰在那儿？”

“这是韃靼人在哭。”

“嘿！……眞是个怪人！”

“他早晚会过慣——慣的！”謝敏說，立刻就睡着了。

另外几个人也很快就睡着了。門仍旧沒有关。

1892 年

第六病室

1

医院的院子里有一幢不大的屋子，四周长着密密麻麻的牛蒡、蕁麻和野生的大麻。屋頂生了銹，烟囱半歪半斜，門前台阶已經朽坏，长满青草；墙面的灰泥已經脱落，只剩下一点痕迹了。屋子的正面对着医院，后背朝着田野，小屋和田野之間由一道釘了釘子的灰色院墙隔开。那些尖端朝上的釘子、那圍墙、那小屋本身，都有一种垂头丧气、罪孽深重的特别气象——只有我們的医院和监獄的房屋才会这个样子。

要是您不怕被蕁麻扎伤，那就請您順着通到小屋的那条羊腸小道走过来，瞧瞧里面在干些甚么吧。推开头一道門，我們就走进了前堂。在这儿，沿着墙，靠火炉的旁边，丢着一大堆医院里的破烂东西。褥垫啦、破旧的长袍啦、褲子啦、細藍条子的衬衫啦、沒有用处的破鞋啦——所有这些破烂儿堆在一块儿，揉得很皺，纏在一起，正在腐烂，冒出一股悶臭的气味。

看守人尼基达老是躺在那堆破烂东西上，两排牙齿中間銜着一只烟斗。他是个年老的、退伍的兵，衣服上的軍章已經褪成棕色了；脸相严厉而枯瘦；眉毛滋出来，給那張脸添了一种草原

上看羊狗的神情；他鼻子发紅，身材矮小，长得清瘦，筋脉嶙嶙；可是气派威严，拳头粗大。他是那种心思簡单、說干就干、办事牢靠、笨头笨脑的人。在人間万物当中，他最喜爱的莫过于秩序，因此相信：对他們是非打不可的。他打他們的臉，打他們的胸，打他們的背，碰到哪儿就打哪儿，相信要是不打人，这地方就不会有秩序。

随后您就走进一个寬綽的大房間，要是不把前堂算在內的話，整个小屋里就只有这么一个房間。这儿墙上塗着一层混浊的淡藍色灰粉，天花板熏得挺黑，就跟不装烟囪的农舍一样，到冬天，这儿的炉子分明冒出烟来，房間里淨是煤气。窗子的里边釘着一排鉄格子，很难看。地板顏色灰白，滿是木刺。酸白菜、灯心的焦味、臭虫、阿摩尼亚，弄得房間里臭烘烘的；您一进来，这种臭气就使您覺着仿佛走进了一个动物园。

房間里放着几張床，床脚釘死在地板上。有些穿着医院的藍色长袍、戴着旧式睡帽的男子在床上坐着，或者躺着。这些人都是瘋子。

这儿一共有五个人。只有一个人出身于貴族，其余的全是市民。頂靠近房門的那个人是个又高又瘦的市民，唇髭紅得发亮，眼睛沾着泪痕，坐在那儿用手托着头，瞧着一个地方发呆。他一天到晚伤心，摇头，叹气，苦笑。人家讲話，他很少插嘴；人家問他甚么話，他也总是不答話。人家給他吃食，他就随手拿起来吃下去，喝下去。从他那痛苦的、卡卡的咳嗽声，他那消瘦，他那臉頰上的紅暈看来，他正在开始害肺癆病。

他旁边是一个矮小、活潑、很爱动的老头，生一把尖尖的小鬍子、烏黑的头发跟黑人那样鬈曲着。白天，他在病室里从这个窗口走到那个窗口，或者照土耳其人那样盘着腿坐在床上，不住

地像鶯那样打唿哨，輕声唱歌，嗤嗤地笑。到了晚上他也显出孩子气的欢乐和活潑的性格，他从床上起来去禱告，那就是，拿拳头捶胸口，用手指头抓門。这是犹太籍傻子莫依塞依卡，大約二十年前他的帽子作坊焚毁的时候他发了疯。

在第六病室所有病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得到允許，可以走出屋子，甚至可以走出医院的院子到街上去。他享受这个特权已經很久，这大概因为他是医院里的老病人，因为他是一个安静的、不伤人的傻子，已經成了本城的小丑；他在街上給小孩和狗包圍着的情景，城里人早已看慣了。他穿着破旧的长袍，戴着可笑的睡帽，穿着拖鞋，有时候光着脚，甚至沒穿长褲，在街上走来走去，在民宅和小店的門口站住討一个小錢。有的地方給他一点克瓦斯，有的給他一点面包，有的給他一个小錢，因此他总是吃得飽飽的，滿載而归。他带回来的东西，尼基达从他身上統統搜去归自己享用。这个兵干起这种事来很粗暴，很气憤，把犹太人的口袋底都翻出来，而且要上帝做見証，賭咒发誓說，从今以后他絕不让犹太人再上街，說他认为这种違背秩序的事比世界上任甚么事都坏。

莫依塞依卡喜欢帮人的忙。他給同伴們拿水；他們睡熟了，他就給他們盖被；他应許每个人說：他从街上回来，一定給他們每个人一个小錢，給每个人縫一頂新帽子；他还用一把調羹喂他左边的邻居，一个瘫子，吃东西。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同情，也不是出于甚么人道性质的考虑，而是摹仿他右边的邻居格罗莫夫的举动，不由自主地受他的影响。

伊凡·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是个大約三十三岁的男子，出身貴族家庭，做过法庭的民事执行吏和十二等文官，害着被虐狂。他要么躺在床上，蜷着身子，要么就在房間里从这头走到那

头，仿佛在鍛炼身体；他很少坐着。他老是怀着一种朦朧的、不明确的担心，因此总是激动、兴奋、紧張。只要前堂傳来一丁点儿沙沙声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声，他就抬起头来，竪起耳朵：是不是有人来抓他了？是不是有人在找他？遇到这种时候，他臉上就現出頂頂不安和憎恶的神情。

我喜欢他这張顴骨很高的方臉，他的臉色老是蒼白而愁苦，像鏡子那样映出一个被掙扎和不断的恐惧苦苦折磨着的灵魂。他这种愁眉苦臉是古怪而病态的，可是深刻純眞的痛苦在他臉上刻下来的細紋，却显出智慧和理性，他的眼睛射出热情而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欢这个人本身，他殷勤，乐于为人出力，除了对尼基达以外，对一切人都非常体貼。不管誰掉了一个扣子或者一把調羹，他总是連忙从床上跳下来，撿起那件东西。每天早晨他都要向同伴們道早安，临睡也要向他們道晚安。

除了他經常保持紧張状态，露出愁眉苦臉以外，他的疯病还有下面的表現。傍晚，有时候，他穿着破睡衣，周身发抖，牙齿打战，很快的从房間这头走到那头，在床架中間穿来穿去。看上去，他仿佛在发高燒。从他忽然站住，瞧一眼同伴的样子看来，他分明想說甚么很重要的話，可是大概想到他們不会听他讲，也听不懂他的話，就煩躁地搖搖头，仍旧走来走去。然而不久，說話的欲望就压倒一切顾虑，占了上風，他管不住自己，热烈奔放地讲起来。他的話又乱又急，像是梦囈，前言不搭后語，常常叫人听不懂，不过另一方面，不管在話語里也好，声調里也好，都可以使人听出一种非常优美的东西。他一讲話，您就会在他身上既认出了疯子，又认出了人。他那些疯話是很难写到紙上来的。他讲到人的卑鄙，讲到蹂躪眞理的暴力，讲到将来終有一天会在地球上出現的燦烂生活，讲到时时刻刻使他想起强暴者的冷酷

殘忍的鉄窗格。結果他的話就变成一首由許多古老而还沒有过时的歌合成的杂乱无章的杂曲了。

2

大約十二年到十五年以前，一个姓格罗莫夫的文官住在本城大街上他自己购置的一所房子里，这是一个有地位又有家产的人。他有两个儿子，塞尔盖和伊凡。塞尔盖在大学讀到四年級的时候，得急性肺痨病死了；他的死亡仿佛給忽然降到格罗莫夫家中的一大串災难开了个头。塞尔盖葬后不出一个礼拜，老父亲因为伪造文件和挪用公款而受审，不久以后就在监獄医院里害伤寒去世了。房子連同所有的动产都被拍卖，撇下伊凡·德米特里奇和他母亲沒法生活了。

原先在父亲生前，伊凡·德米特里奇住在彼得堡，在大学里念书，每月收到六七十个卢布，根本不懂甚么叫做穷；現在他却得一下子改变他的生活了。他为了挣几个小錢而不得不一天到晚教家館，做抄写工作，尽管这样却仍旧要挨餓，因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給母亲維持生活了。伊凡·德米特里奇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他灰心，生病，就离开大学，回家来了。在这儿，在这小城里，他托人情在县立学校里謀到一个教員的位子，可是跟同事們处不好，学生也不喜欢他，不久他就辞职了。他母亲也去世了。他有半年沒找到工作，光靠面包和水生活，后来作了法庭的民法执行吏。他一直干这个差使，后来又因病被革了职。

他就是在年紀輕輕，做大学生的时候，也从来沒有让人覺得是个健康的人。他素来蒼白，消瘦，动不动就着凉；他吃得少，睡不酣。只要喝上一小杯葡萄酒，他就头暈，发歇斯底里病。他一

向喜欢跟人們来往，可是由于他那爱生气的脾气和多疑的性格，他跟任甚么人都处不好，他沒有交到朋友。他总是滿心看不起地批評城里人，說是他觉着他們那种渾渾噩噩的愚昧和昏昏沉沉的动物性生活又恶劣又討厌。他用中音讲話，响亮，激烈，要么带着忿怒和憤慨的口气說話，要么带着热中和惊奇的口气，不过他永远是誠恳的。不管人家跟他談甚么，他老是把話題引到一件事上去：在这个城里生活又无聊又悶气，社会缺乏高尙的趣味，大家过着黯淡的糊塗生活，用强暴、粗鄙的放蕩、伪善来使这生活添一点变化；坏蛋吃得飽，穿得好，正人君子却忍饥受寒；他們需要学校、立論正直的地方报紙、戏院、公开的演讲、知識力量的团結；必須让这个社会看清楚自己，为自己害怕才成。他批評人們的时候，总是塗上濃重的色彩，只用黑白两色，任何細致的色調都不用；依他看来，人类分成正直的人和坏蛋；中間的人是沒有的。提起女人和爱情，他总是讲得热烈而入迷，可是他从沒恋爱过一回。

在这个城里，尽管他批評尖刻，容易冲动，可是大家都喜爱他，背地里总是亲切地叫他万尼亚①。他那生来的文雅、乐于帮忙的性情、正派的作風、道德的純洁、又旧又小的礼服、病弱的外貌、家庭的不幸，在人們心中勾起一种善良、热烈、忧郁的感觉。再說，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念过許多书；照城里人的看法，他无所不知，在这个城里像是一部备人查考的活字典。

他看过很多书。他老是坐在俱乐部里，兴奋地扯着稀疏的胡子，翻看杂志和书籍；凭他的臉色看得出来他不是在看书，而是在吞吃那些书頁，几乎来不及消化。人就只能认为看书是他

① 伊凡的爱称。

的一种病态的嗜好，因为不管他碰到甚么，哪怕是去年的报紙或者日历，也总是抓过来，看得很起劲。他在家里总是躺着看书。

3

一年秋天，有一个早晨，伊凡·德米特里奇竖起大衣的領子，蹚着烂泥，穿过后街和小巷，拿着一張执行票到一个市民家里去收錢。他心緒郁悶，每天早晨他总是这样的。在一条小巷里，他遇見两个戴鐐銬的犯人，有四个带枪的兵押着他們走。以前伊凡·德米特里奇常常遇見犯人，他們总是在他心里勾起怜憫和别扭的感覚；可是这回的邂逅却在他心上留下一种特别的奇怪印象。不知甚么緣故，他忽然覚着他也可能戴上鐐銬，像那样被人押着走过泥地，到监獄里去。他到那个市民家里去过以后，在回到自己家里去的路上，在邮政局附近碰見一个他认識的巡官，那人跟他打招呼，而且跟他并排順着大街走了几步；不知甚么緣故，他覚得这很可疑。他回到家，那一整天都沒法把那些犯人和带枪的兵从脑子里赶出去，一种沒法理解的內心不安，攪得他沒法看书，也沒法集中脑力思索什么事。到傍晚他沒有在自己屋里点上灯，一晚上也睡不着覚，不住的想着他可能被捕，戴上鐐銬，送进监牢里去。他知道自己从来沒做过甚么犯法的事，而且能够担保将来也不会杀人，不会放火，不会偸东西；不过，話説回来，偶然間在无意中犯下罪，莫非是甚么难事嗎？受人栽誣不是很可能嗎？最后，审判方面的錯誤不是也很可能嗎？要知道老百姓的年代久远的經驗教导人們：討飯袋和监牢是誰也不能保險沾不上的两种东西。在眼下这种审判程序下，审判方面的錯誤很有可能，沒有甚么可奇怪的。凡是对别人的

痛苦有职务上、业务上的关系的人，例如法官、巡警、医生等，时候一长，由于司空見慣，就会变得十分麻木不仁，即使不願意，也不能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他們所接触到的人；在这方面，他們跟在后院屠宰牛羊却看不見血的农民沒有甚么不同。法官既然对人采取敷衍了事、冷酷无情的态度，那么为了剝夺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判他苦役，只需要一件东西，那就是时間。只要有时間来完成一些手續（法官們正是因此才拿薪水的），就甚么都完了。那么，請您在这个离鉄道有二百俄里远的、骯髒的、糟糕的小城里寻找正义和保障吧！再說，既然社会认为一切暴力都是合理而适当的必要手段，各种仁慈行为，例如宣告无罪的判决，会引起沸沸揚揚的不滿和仇恨情緒，那么就連想到正义不也可笑嗎？

到早晨，伊凡·德米特里奇起床，滿心害怕，額头冒出冷汗，已經完全相信他随时会被捕了。他想，既然昨天的阴郁思想这么久不肯离开他，可見其中必是有点道理。的确，那些思想絕不会无緣无故鉆进他脑子里来的。

有一个巡警不慌不忙地走过窗口：这可不会沒有緣故。那儿，在房子附近，有两个人站着不动，也不說話。为甚么他們不說話呢？

从此，伊凡·德米特里奇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凡是路过窗口或者走进院子里来的人，他都覚得是特务和暗探。中午，巡警局长通常坐着一辆双馬馬車走过大街；这是他从近郊的庄园坐車到巡警局去；可是伊凡·德米特里奇每回都覚得他的車子走得太快，而且他的脸上有一种特别神情：他分明急着要去报告，說城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犯人。門口一拉鈴，一敲門，伊凡·德米特里奇就吓一跳，每逢在女房东屋里碰到生客，就焦躁不安；他一

遇見巡警和宪兵就微笑，打唿哨，为的是显得滿不在乎。他一連好几夜担心被捕而睡不着觉，可又像睡熟的人那样大声打鼾，呼气，好让女房东以为他睡着了；因为，要是他睡不着，那一定是他在受良心的痛苦的煎熬：这可是了不得的犯罪証据！事实和常識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是荒唐，都是心理作用；要是往大处看，那么被捕也好、监禁也好，其实并沒有甚么可怕的，只要良心干凈就行；可是他越是有理性、有条理地思考，他那內心的不安反而变得越发尖利、痛苦。这倒跟一个隐士的故事相仿了：那隐士想在一片处女林里給自己开辟一小块空地，他越是辛辛苦苦地用斧子砍，树林反而长得越密，越茂盛。到头来，伊凡·德米特里奇看出来这沒有用处，就索性不再考虑，完全听凭灰心和恐惧来折磨自己了。

他开始过隐居的生活，躲着不見人。他本来就討厌他的职务，現在他简直干不下去了。他深怕一不小心被人蒙骗，上了甚么圈套，趁他不防备往他口袋里塞一点賄賂，然后揭发他，或者他自己无意中在公文上出了个錯，仿佛在舞弊，再不然丟了别人的錢。奇怪的是在别的时候他的思想从来沒有像現在这样灵活机动，千变万化过，他每天想出成千种不同的理由来认真的担忧自己的自由和名誉。可是另一方面，他对外界的兴趣，特别是对书的兴趣，却明显的淡薄了，他的記性也非常靠不住了。

春天，雪化了，在墓园附近的山沟里发現了两个快要烂完的死尸——一个老太婆和一个男孩，带着因伤致死的痕迹。城里人不談别的，专門談这两个死尸和那个沒有查明的凶手。伊凡·德米特里奇为了避免让人家认为他杀了人，就在街上走来走去，微微笑着，一遇見熟人，臉色就白一陣紅一陣，开始表白說再也沒有比杀害弱者和沒有保障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可是这种作

假不久就弄得他筋疲力尽，他略略想了一陣以后決定：处在他的地位，他頂好是躲到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坐了整整一天，后来坐上整整一夜，然后又坐整整一天，实在冷得厉害，挨到天黑就像賊那样悄悄溜回自己的房間里去了。他在房間中央呆站着，一动也不动地听着，直到天亮。大清早，太阳还沒出来，就有几个修理炉灶的工人来找女房东。伊凡·德米特里奇明明知道这些人是来把厨房里的炉灶重新修砌一下的，可是恐惧却告訴他說：他們是假扮成修理炉灶的工人的巡警。他悄悄的溜出住所，沒穿外衣，沒戴帽子，滿腔害怕，沿着大街飞跑。狗汪汪叫着在身后追来，一个农民在他身后甚么地方呼喊，風在他耳朵里呼嘯，伊凡·德米特里奇覺得在他背后，全世界的暴力合成一团，正在追他。

人家拦住他，把他送回家，打发他的女房东去請医生。安德列·叶菲梅奇（关于他以后还要提到）吩咐在他額头上放个冰袋，要他服一点稠樱叶水，忧虑地摇摇头，走了，临行对女房东說，他不再来了，因为人不应該打攪发了疯的人。伊凡·德米特里奇在家里沒法生活，也得不到医疗，不久就給送到医院去，安置在花柳病人的病室里。他到了晚上睡不着覺，任性胡鬧，攪扰病人，不久就由安德列·叶菲梅奇下命令，轉送到第六病室去了。

不出一年，城里人已經完全忘掉了伊凡·德米特里奇，他的书由女房东堆在一个敞棚底下的一辆雪橇上，給小孩子陆續拿走了。

4

伊凡·德米特里奇左边的邻居，我已經說过，是犹太人莫依

塞依卡；他右边的邻居是一个农民，胖得臃肿，身材差不多滚圆，臉容癡呆，完全缺乏思想的痕迹。这是一个不动的、貪吃的、不爱干凈的动物，早已失去思想和感覺的能力。他那儿經常冒出一股悶人的酸臭气味。

尼基达給他打扫收拾的时候，总是狠命打他，使足力气，一点也不顾惜自己的拳头；可怕的还不是他挨打，这是誰都能习惯的；可怕的倒是这个呆鈍的动物挨了拳头，却一声不响，也不动一动，眼睛里沒有一点表情，光是稍微晃一下身子，好比一只沉甸甸的桶子。

第六病室里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病人，是一个市民，从前做过郵政局的檢信員。这是一个矮小的、相当瘦的金发男子，臉容温和，可又带点調皮的样子。他那对聰明平靜的眼睛閃着明亮快活的光芒，由此可以看出，他心里有事，有一桩很重大而愉快的秘密。他在枕头和褥子底下藏着点东西，从来不拿給别人看，倒不是怕人家拿去或者偷去，而是因为不好意思拿出来。有时候他走到窗口，背对着同伴，把一个甚么东西戴在胸口上，低下头看它；要是你在这样的时候走到他面前，他就慌里慌張，赶紧从胸口扯下一个甚么东西来。不过要猜破他的秘密，却也不难。

"請您跟我道喜吧，"他常对伊凡·德米特里奇說；"我已經領到带星的斯丹尼斯拉夫二等勛章了。带星的二等勛章是只給外国人的，可是不知甚么緣故他們为我破了例，"他微笑着說，迷惑地聳聳肩膀。"是啊，老实說，我可眞沒料到！"

"这类事我一点也不懂，"伊凡·德米特里奇愁悶地回答。

"可是您知道我早晚还会得着甚么勛章嗎？"原先的檢信員接着說，調皮地眯細眼睛。"我一定会得着瑞典的'北极星'。为

了那样的勋章，眞値得费点力气呢。那是一个白十字，一条黑絲带。那是很漂亮的。”

大概别处任甚么地方的生活都不及这个小屋里这样单調。早晨，除了瘫子和胖农民以外，病人都到前堂去，在一个大木桶那儿洗臉，用长袍的底襟擦臉；这以后他們就用带把的錫杯子喝茶，这是尼基达从医院正房拿来的。每人只許喝一杯。中午他們喝酸白菜湯和麦糊，晚上吃中午剩下来的麦糊。空閑的时候，他們就躺着，睡覺，看窗外，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天天这样。甚至原先的檢信員也老是談他的勋章。

第六病室里很难見到新人。医生早已不收疯人了，世界上喜欢訪問疯人院的人总是很少的。每过两个月，理发师謝米揚·拉扎里奇就到这个小屋里来一趟。至于他怎样給病人理发，尼基达怎样帮他的忙，这个醉醺醺、笑嘻嘻的理发师每次光临的时候病人怎样大乱，我們不願意再描写了。

除了理发师以外，还从来沒有一个人来看一看这个小屋。病人們注定了一天到晚只能看見尼基达一个人。

不过近来，医院正房那边却在流行一种相当奇怪的謠言。

風傳医生似乎开始常到第六病室里去了。

5

奇怪的謠言！

安德列·叶菲梅奇·拉京算得是一个与众不同、引人注意的人。据說他年紀很輕的时候就信奉上帝，准备神甫的行业；一八六三年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有心进一个神学院，可是他父亲，一个內外科的医生，大約刻薄地挖苦他，并且干脆声明說，要是

他去做神甫，他就不认他做儿子。这話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不过安德列·叶菲梅奇不止一回承认他对医学或者一般的应用科学素来不怎么爱好。

不管怎样，总之，他在医科毕业以后，并沒出家做神甫。他并不显得篤信宗教，他初作医生时候跟現在一样不像是个信教的人。

他的仪表笨重、粗俗，跟农民一样；他的脸相、胡子、平顺的头发、又壮又笨的体格，都叫人联想到大道边上小酒館里那种吃得挺胖、喝酒太多、脾气很凶的老板。他那严厉的脸上布滿細小的青筋，眼睛小，鼻子紅。他身材高，肩膀宽，因而手脚也大，仿佛一拳打出去准能制人死命似的。可是他的脚步輕，走起路来謹愼，仿佛要溜到哪儿去似的；要是他在一个窄过道里碰見了誰，他总是先站住让路，說一声"对不起！"而且他那讲話声音，出人意外，并不粗，而是又細又柔的中音。他的脖子上长着一个不大的瘤子，使他沒法穿浆硬的衣領，因此他老是穿軟麻布或者棉布的衬衫。总之，他的装束不像个医生。一套衣服他一穿就是十年，新的衣服他通常总是到犹太人的鋪子[1]里去买，經他穿在身上以后，就跟旧衣服一样又旧又皺；他看病也好，吃飯也好，拜客也好，总是穿着那套衣服；可是这倒不是因为他吝嗇，而是因为对自己的仪表全不在意。

安德列·叶菲梅奇到这个城里来就职的时候，这个"慈善机关"的情形乱七八糟。病室里，过道里，医院的院子里，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医院的工役、助理护士和他們的孩子，跟病人一块儿住在病房里。大家抱怨說这地方沒法住，因为蟑螂、臭虫、耗

① 这种鋪子里的东西价錢便宜。

子太多。外科病室里总少不了丹毒。整个医院里只有两把外科手术刀，温度計連一个也沒有；浴室里堆着土豆。总务处长、女管理員、助理医师，一齐向病人勒索錢財；据說安德列·叶菲梅奇的前任，一个老医生，大概私下里卖医院的酒精，还罗致助理护士和女病人，成立了一个后宫。这些乱七八糟的情形，城里人是十分清楚的，甚至把它們說得言过其实，可是大家对待这种現象心平气和；有人还辯白說躺在医院里的只有市民和农民，他們不会不滿意，因为他們家里比医院里还要糟得多；总不能拿松鸡来給他們吃啊！还有人辯白說：沒有地方自治会資助，单靠城市是沒有力量維持一个好医院的；謝天謝地，这个医院即使差一点，可也总算有了一个啊。新成立的地方自治会呢，在城里也好，在城郊也好，根本沒有开办診疗所，推托說城里已經有医院了。

安德列·叶菲梅奇視察医院以后，断定这个机构道德敗坏，而且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依他看来，目前所能做的頂合理的办法就是把病人放出去，让医院关門。可是他考虑到单是他一个人的意思还办不了这件事，況且这样办了也沒用；就算把肉体的和精神的污垢从一个地方赶出去，它們也会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就只好等它們自己消灭。再說，人們既然开办一个医院，容許它存在下去，那一定是因为他們需要它；偏見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坏事和丑事都是必要的，因为日子一长，它們会化成有益的东西，如同糞肥变成黑土一样。世界上沒有一种好东西在初生的时候会不沾一点骯髒的。

等到安德列·叶菲梅奇上任以后，他对那种乱七八糟的情形分明相当冷淡。他只要求医院的工役和助理护士不要在病房里过夜，购置了装滿两个柜子的外科工具；至于总务科长、女管

理員、副医师、丹毒等，仍旧維持原状。

安德列·叶菲梅奇十分喜爱智慧和正直，可是讲到在自已四周建立一种合理而正直的生活，他却缺乏毅力，也缺乏信心来維护自已这种权利。下命令、禁止、坚持，他根本办不到。仿佛他賭过咒，永远不提高喉嚨說話，永远不用命令的口气似的。要他說一句"給我这个"或者"把那个拿来"是很困难的；他要吃东西的时候，总是迟疑地嗽一嗽喉嚨，对厨娘說："我的茶怎么样了？……"或者"我的飯怎么样了？……"至于吩咐总务处长不要貪污，或者赶走他，再不然干脆取消这个不必要的寄生职位，他是根本沒有力量办到的。安德列·叶菲梅奇遭到欺騙或者受到奉承，或者有一份他分明知道是揑造的賬单送来請他签署的时候，他就把臉脹得跟龙虾一样紅，覚着于心有愧，不过还是签了名。每逢病人向他抱怨說挨了餓，或者怪助理护士粗暴，他就慌慌張張，慚愧地嘟噥道：

"好吧，好吧，以后我来調查一下……这多半是出了甚么誤会……"

起初安德列·叶菲梅奇工作得很勤快。他每天从早晨到吃午飯的时候一直給病人看病，动手术，甚至接生。女人們說他工作用心，診病很灵——特别是妇科病和小儿科病。可是日子一长，这工作单調无味而且显然无益，他分明厌煩了。今天接診三十个病人，到明天一瞧，加到三十五个了，后天又加到了四十个，照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地干下去，城里的死亡率幷沒减低，病人仍旧不断的来。从早晨到吃午飯的时候要对四十个門診病人眞正有所帮助，那是体力上办不到的，因此这就不能不成为騙局。一年接診一万二千个門診病人，如果簡单地想一想，那就等于欺騙了一万二千人。讲到把病重的人送进病房，照科学的規則給他

們治病，那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規則倒是有，科学却沒有；要是他丢开哲学，照别的医生那样一板一眼的依規則办事，那么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取消骯髒，改成干凈和通風，取消臭烘烘的酸白菜湯，改成有益健康的营养食品，取消盜賊，改用好的助手。

不过話說回来，旣然死亡是每个人的正常的、注定的結局，那又何必拦着他死呢？要是一个小商人或者小官儿多活个五年十載，那又有甚么好处呢？要是认为医疗的目的在于借药品减輕痛苦，那就不能不提出一个問題来：为甚么要减輕痛苦呢？第一，据說痛苦可以使人达到精神完美的境界；第二，人类要是眞学会了用药丸和药水来减輕痛苦，就会完全抛棄宗教和哲学，可是直到現在为止，在这两种东西里，人們不但找到了逃避各种煩恼的保障，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临死受到极大的痛苦，可怜的海涅躺在床上瘫了好几年；那么其余的人，安德列·叶菲梅奇也好，瑪特辽娜·薩維希娜也好，生点小病有甚么关系？反正他們的生活根本沒有甚么內容，再要沒有痛苦，就会完全空虛，跟阿米巴的生活一样了。

安德列·叶菲梅奇滿脑子是这类想法，心灰意懶，不再天天上医院去了。

6

他的生活是这样过的。早晨他照例八点钟起床，穿好衣服，喝茶。然后他在书房里坐下来看书，或者到医院去。那边，在医院里，門診病人坐在又窄又黑的小过道里等着看病。医院的工役和助理护士从他們身边的磚地上跑来跑去，皮靴顿得很响；穿着长袍、形容憔悴的病人也从这儿过路；死尸和装滿髒东西的器

具也从这儿抬过去；小孩子啼哭，过堂風吹进来。安德列·叶菲梅奇知道这种环境对发燒的、害肺痨的、一般敏感的病人算得是苦刑，可是那又有甚么办法呢？在接診室里，他遇見他的助理医师塞尔盖·塞尔盖伊奇，那是一个矮胖子，臉蛋肥胖，洗得干干净净，鬍子刮光，态度温和沉稳，穿一身肥大的新衣服，看上去与其說像助理医师，倒不如說像参議員。他在城里私人行医，生意做得很大；他打着白領結，自以为比医生精通医术，因为医生不另外私人行医。在候診室的墻角神龕里放着一个大神像，面前点着一盞笨重的灯，旁边有一个讀經台，蒙着白罩子。墙上挂着主教的像、圣山修道院的照片，一圈圈干枯的矢車菊。塞尔盖·塞尔盖伊奇信教，喜欢庄严的仪式。神像是由他出錢設置的；每到礼拜天，他指定一个病人在这接診室里大声念贊美歌；念完以后，塞尔盖·塞尔盖伊奇就亲自拿着香炉，摇着它，散出里面的熏香，走遍各病室。

病人很多，可是时間很少，因此診病工作就只限于問几句簡短的話，发給一点药品，例如揮发性油膏或者蓖麻油等等。安德列·叶菲梅奇坐在那儿，用拳头支着臉頰，沉思着，随口問話。塞尔盖·塞尔盖伊奇也坐下，搓着手，时不时的插一句嘴。

“我們生病，受穷，”他說，“那是因为我們沒有好好的向仁慈的上帝禱告。对了！”

安德列·叶菲梅奇診病的时候不动手术，他早已不干这种事，一看見血就会不自在的激动起来。每逢他不得不扳开小孩的嘴，看一下喉嚨，而小孩哭哭啼啼，极力用小手招架的时候，他耳朵里的鬧声就会使得他头暈，眼睛里涌出眼泪来。他連忙开个药方，摆一摆手，让女人赶快把孩子带走。

在診病时候，病人的胆怯和前言不搭后語，再加上身边坐着

的庄严的塞尔盖·塞尔盖伊奇、墙上的像片、二十多年以来他反反复复問过不知多少次的那些話，不久就弄得他厌煩了。他看过五六个病人以后就走了。他走后，余下的病人由助理医师接着看下去。

安德列·叶菲梅奇回到家里，愉快地想到：謝天謝地，他已經很久沒有私人行医，現在沒有人会来打攪他了，就立刻在书房里桌子旁边坐下，开始看书。他看很多书，老是看得津津有味。他的一半薪水都用在买书上，他的住处一共有六个房間，其中倒有三个房間堆满了书籍和旧杂志。他最爱看的是历史书和哲学书；医学方面，他却只訂了一本杂志《医生》，而且他总是从最后一頁看起。每回看书，他老是一連看好几个钟头，中間不停頓，也不覚着累。他看书不像伊凡·德米特里奇过去那样看得又快又急，而是慢慢地看，集中心力，遇到他喜欢的或者不懂的段落常常停一停。书旁边总是立着一瓶伏特卡，旁边放一根腌黃瓜或者盐漬的苹果，不是盛在碟子里，而是干脆放在粗呢桌布上。每过半个钟头，他就倒一杯伏特卡，慢慢喝下去，眼睛始終沒离开书。随后，他不用眼睛去看，光是伸出手去摸到黃瓜，咬下一小截来。

到三点钟，他就小心的走到厨房門口，嗽一嗽喉嚨說：“达留希卡，我的午飯怎么样了？……”

吃过一頓燒得很差、不干不净的午飯以后，安德列·叶菲梅奇就把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口上，在房間里走来走去，思索着。钟敲四下，后来敲五下，他始終走来走去思索着。偶尔厨房的門吱吱嘎嘎响起来，門口探进来达留希卡那張带着睡意的紅臉。

“安德列·叶菲梅奇，到您喝啤酒的时候沒有？”她不安地問。

“沒有，还沒到时候……”他回答。“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通常到了将近傍晚的时候，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来了，他在城里人当中是唯一沒有惹得安德列·叶菲梅奇討厌的人。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从前是很有錢的地主，在騎兵队里当差，后来家道中落，为貧穷所迫，晚年就到邮政部門里来做事了。他精神旺盛，相貌健康，白色絡腮鬍子蓬蓬松松，風度文雅，嗓音响亮而好听。他心眼好，感情重，可是脾气躁。每逢邮政局里有个主顾提出抗議，或者不同意他的話，或者剛要辯理，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就脹紅臉，周身发抖，雷鳴似地叫道：“閉嘴！”因此这个邮政局早就出了名：到这个机关去一趟可眞要战战兢兢啊。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喜欢而且尊重安德列·叶菲梅奇，因为他有学問，心灵高尙；可是他对本城的别的居民总是很高傲，仿佛他們是他的部下似的。

“我来啦！”他走进安德列·叶菲梅奇的房間說。“您好，老兄！您恐怕已經討厌我了吧，对不对？”

“剛好相反，我很高兴，”医生回答說。“我見着您总是很高兴。”

两个朋友在书房里长沙发上坐下来，沉默的抽一会儿烟。

“达留希卡，我們的啤酒怎么样了？”安德列·叶菲梅奇說。

他們仍旧一句話也沒說地把第一瓶酒喝完；医生沉思着，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現出暢快而活潑的神情，仿佛有甚么有趣的事要讲一讲似的。談話总是由医生开头。

“多么可惜啊，”他輕輕地、慢慢地說，搖着头，沒有瞧他朋友的臉（他从来不瞧人家的臉）——“眞是可惜极了；我尊敬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我們城里簡直沒有一个人能够聪明而有趣

地談一談天，他們也不喜欢談天。这对我們就是很大的苦事了。就連知識份子也不免于庸俗；我跟您担保，他們的知識水平一点也不比下等人高。"

"完全对。我同意。"

"您当然知道，"医生接着輕声說，音調抑揚頓挫。"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的最崇高的精神表現以外，一切都是渺小而沒有趣味的。智慧在人和动物中間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綫，暗示人类的神圣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由它代替了实际并不存在的人类的不朽。因此，智慧成为快乐的唯一可能的来源了。可是在我們四周，我們却看不見，也听不見智慧，这就是說我們的快乐被剝夺了。不錯，我們有书，可是这跟活潑的談話和交际根本不一样。要是您容許我打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的話，那我就要說：书是音符，談話才是歌。"

"完全对。"

接着是沉默。达留希卡从厨房里走出来，站在門口，用拳头支住下巴，带着茫茫然的感伤神情听着。

"唉！"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叹口气。"要希望現在的人有脑筋，那可是休想！"

他就叙述过去的生活是多么健康、快乐、有趣，从前俄罗斯的知識份子多么聪明，他們对名誉和友情有多么高尙的看法。借出錢去不要借据；朋友遭了急难而不出力帮忙，那是被人看做耻辱的。而且从前的出征、冒險、交鋒是甚么样子啊！甚么样的朋友，甚么样的女人！再說高加索——好一个惊人的地区！有一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常穿上軍官的軍服，一到傍晚就騎馬到山里去，单身一个人，向导也不带。据說她跟山村里的一个小公爵有点風流韵事。

“天后，我們的母亲啊……”达留希卡叹道。

“那时候我們怎样的喝酒！我們怎样的吃飯啊！那时候有多么激烈的自由主义者！”

安德列·叶菲梅奇听着，却沒听进去；他一边喝啤酒，一边在想甚么。

“我常常盼望聪明的人，盼望跟他們談天，”他忽然打断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的話說。“我父亲使我受到很好的教育，可是他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响下硬叫我做医生。我覚得当时要是沒听从他的話，那我現在一定处在思想运动的中心了。我多半做了大学一个系里的教員了。当然，智慧也不是永久的，而是变动无常的，可是您已經知道我为甚么对它有偏爱。生活是恼人的牢籠。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熟时期，对生活有了成熟的感覚，就不能不感到他关在一个无从脱逃的牢籠里面。实在，他从虛空中活到世上来原是由不得自己作主，被偶然的条件促成的……这是为甚么呢？他想弄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人家却甚么也說不出来，或者跟他說些荒唐話；他敲門，可是門不开。随后死亡来找他，这也是由不得他自己做主的。因此，如同监獄里的人被共同的災难联系着，聚在一块儿就覚着輕松得多一样，喜欢分析和归納的人只要凑在一起，談談彼此的驕傲而自由的思想来消磨时間，也就不覚得自己是关在牢籠里了。在这个意义上說来，智慧是沒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快乐。”

“完全对。”

安德列·叶菲梅奇沒有瞧朋友的脸，继續輕声讲有智慧的人，讲到跟他們談天，他的話常常停一下再往下讲；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专心地听着，同意說：“完全对。”

“您不相信灵魂不死吧？”邮政局长忽然問。

“不相信，我尊敬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我不相信，而且也沒有理由相信。”

“老实說，我也怀疑。不过我又有一种感覚，好像我永远也不会死似的。我暗自想道，得了吧，老古板，你也該死啦！可是我的灵魂里却有个小小的声音說：‘别信这話，你不会死的！’……”

九点钟过后不久，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就告辞了。他在前堂穿上皮大衣，叹口气說：

“可是命运把我們送到甚么样的穷乡僻壤来啦！頂恼人的是我們得死在这儿。唉！……”

7

安德列·叶菲梅奇送走朋友以后，就在桌旁坐下，又开始看书。傍晚的宁靜以及后来夜晚的宁靜，沒有一点响声来攪扰。时間也彷彿站住，跟医生一块儿呆呆地看书，好像除了书和带綠罩子的灯以外，甚么也不存在似的。医生那粗俗的、农民样的臉漸漸放光，在人类智慧的活动面前現出感动而入迷的笑容。“唉，为甚么人不会长生不死呢？”他想。为甚么人要有脑中樞和脑回，为甚么人要有视力、說話能力、自觉能力、天才呢？这些不都是注定了要埋进土里，到头来跟地壳一同冷却，然后在几百万年中間随着地球围繞太阳旋轉，旣沒有意义，也沒有目的嗎？只为了叫人变凉，然后去旋轉，那根本用不着把人以及人的高尚的、差不多神圣的智慧从虛无中拉出来，然后彷彿开玩笑似的再把他变成泥土。

这是物质的变换！可是用这种代替长生不死的东西来安慰

自己，这是多么懦弱啊！自然界所发生的这种无意識的变换过程甚至比人的愚蠢还要低劣，因为，不管怎样，愚蠢总还含得有自覚和意志，在那种过程里却甚么也沒有。只有在死亡面前滿心害怕而忘了尊严的懦夫才会安慰自己說：反正将来尸体会重又长成青草，长成石头，长成癩蛤蟆的……在物质的变換中看見人的长生不死，就像一个宝貴的提琴破碎了，沒用了以后，却預言装提琴的盒子会有燦烂前途一样的古怪。

每逢时钟敲响，安德列·叶菲梅奇就把身子往圈椅的椅背上一靠，閉上眼睛，为的是思索一会儿。他在剛从书上讀到的优美思想的影响下，不由得把他的过去和現在考察一下。过去是可憎的，还是不想为妙。可是現在也跟过去一样。他知道：如今正当他的思想随同凉下去的地球圍繞太阳旋轉的时候，在医生住宅附近的那所大房子里，人們却在疾病和肉体方面的污垢中受苦；有的人也許沒睡覚，正在跟虫子打仗；有的人正在受着丹毒的傳染，或者因为绷带扎得太紧而呻吟；也許病人在跟助理护士打牌，喝伏特卡。每年有一万二千个人受到欺騙，全部医院工作跟二十年前一样，建立在偸窃、口角、毀謗、徇私上面，建立在草率的庸医騙术上面；医院仍旧是个不道德的机构，而且对病人的健康极为有害。他知道尼基达在那安着鉄窗子的第六病室里毆打病人，也知道莫依塞依卡每天到城里走来走去討飯。

另一方面，他也很清楚的知道：在最近二十五年当中医学起了神話样的变化。当初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覚着医学不久就会遭到炼金术和玄学同样的命运；可是如今每逢他晚上看书，医学却感动他，引得他惊奇，甚至欣喜。眞的，多么意想不到的輝煌，什么样的革命啊！由于有了防腐方法，偉大的皮罗果夫认为就連 in spe① 都不能做的手术，現在也能做了。普通的县医生都

敢做截除膝关节的手术了；腹腔切开术在一百次当中只有一次是致命的；讲到結石病，那已經被人看做小事，甚至沒人来写文章了。梅毒已經能够根本治疗。另外还有遺傳学說、催眠术、巴士德与科和的发明、以統計做基础的卫生学、我們俄罗斯的县医生的工作！精神病学以及近代的精神病分类法、診断法和医治法，跟过去相比，成了十足的厄尔布鲁士②。現在不再往疯子的头上潑冷水，也不再給他們穿紧身衣了；人們用人道态度对待疯子，据报紙上說甚至为他們开舞会，演戏了。安德列·叶菲梅奇知道：就現代的眼光和水平来看，像第六病室这样糟糕的东西也許只有在离鉄道两百俄里远的偏僻小城中才会出現，因为在那样的小城里市长和所有的市議員都是半文盲的市民，把医生看做术士，即使医生要把燒熔的錫灌进他們的嘴里去，也得相信他，不加一点批評；換了在別的地方，社会人士和报紙早就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③搗得稀烂了。

"可是話說回来，这又怎么样呢？"安德列·叶菲梅奇睜开眼睛，問自己。"这又怎么样呢？有防腐方法也好，有科和也好，有巴士德也好，事情的实质却一点也沒有改变。疾病率和死亡率仍旧一样。他們給疯子开舞会，演戏，可是仍旧不准疯子自由。可見这都是空話和胡扯，最好的維也納医院和我的医院实际上并沒有甚么分別。"

然而悲哀和一种近似嫉妒的感覚却不容他淡漠。这大概是由于疲劳的緣故吧。他那沉甸甸的头向书本垂下去，他就用两只手托住臉，使它舒服一点，暗想道：

---

① 拉丁文：在将来。

② 高加索的海拔很高的山峰。

③ 法国大革命时民众所搗毁的黑暗监獄。

"我在做有害的事；我欺騙老百姓，却从他們那儿拿我的薪水。我不正直。不过，話要說回来，我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所有的当地官員都有害，都白拿薪水……因此，讲到我的不正直，該負責的不是我，而是时代……要是我生在二百年以后，我就会不同了。"

等到时钟敲了三下，他就吹熄灯，走进寢室。他并不困。

8

两年前，地方自治会表示慷慨，議决每年撥出三百卢布作为补助金，供城中医院作扩充医务人員用，直到将来地方自治会的医院开幕为止；县医生叶甫根尼·菲奥朵雷奇·霍包托夫应邀进城来协助安德列·叶菲梅奇。叶甫根尼·菲奥朵雷奇还是个很年輕的人，甚至沒到三十岁；他身材高大，头发发黑，顴骨高，眼睛小；他的祖先多半是異族人。他来到本城的时候，一个錢也沒有，只有一个又小又破的皮箱，还带着一个难看的年輕女人，他管她叫厨娘。这女人有个要喂奶的孩子。叶甫根尼·菲奥朵雷奇出門总穿高統靴，戴一頂硬帽沿的圓鴨舌帽，冬天穿一件短羊皮袄。他跟助理医师塞尔盖·塞尔盖伊奇和会計主任交成了好朋友，可是不知甚么緣故却把别的职員叫做貴族，而且躲着他們。在他的整个住宅里只有一本书：《一八八一年維也納医院最新处方》①。他去看病人，总要随身带着这本书。一到傍晚他就上俱乐部里去打台球，可是他不喜欢打牌。他在談話中很喜欢用这类字眼："无聊之至"，"廢話已极"，"故布疑陣吧"，等等。

① 《第六病室》发表在一八九二年，这里是說那本书相当旧了。

他每个礼拜到医院里来两次，到病房里查一趟，給病人看病。医院里完全不用消毒方法，放血用拔血罐，这些都使他憤慨，可是他也沒有运用新方法，怕的是这样会得罪安德列·叶菲梅奇。他把他的同行安德列·叶菲梅奇看做老滑头，疑心他有很多的錢，私下里嫉妒他。他恨不得謀到他的职位才好。

9

那是春天，三月底，地上已經沒有雪，白头翁在医院的花园里啼叫了。一天黃昏，医生送他的朋友邮政局长走到大門口。正巧这当儿犹太人莫依塞依卡带着他討到的东西回来，走进院子里。他沒戴帽子，一双光脚上套着淺腰雨鞋，手里拿着一小口袋人家施舍的东西。

“給我一个小錢！”他对医生說，微微笑着，冷得直哆嗦。

安德列·叶菲梅奇素来不肯回絕别人的要求，就給他一个十戈比的銀币。

“这多么糟！”他想，瞧着犹太人的光脚和又紅又瘦的脚后跟。“瞧，都湿了。”

他带着一种又像是怜憫又像是厌恶的感覺跟在犹太人的身后，时而看一看他的禿頂，时而看一看他的脚后跟，走进了小屋。医生一进去，尼基达就从那堆破烂东西上跳下来，立正行礼。

“你好，尼基达，”安德列·叶菲梅奇溫和地說。“发一双靴子給那个犹太人穿才好，不然他就要着凉了。”

“是，老爷。我去报告总务处长。”

“去一趟吧。用我的名义好了。就說是我請他这么办的。”

从前堂通到病室的門开着。伊凡·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

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惊慌地听着不熟悉的声音，忽然认出了来人是医生。他气得周身发抖，从床上跳下来，跑到病室中央，臉色气憤、通紅，眼睛爆出来。

"医生来啦！"他喊了一声，哈哈大笑。"到底来了！諸位先生，我給你們道喜。医生賞光，到我們这儿来啦！該死的敗类！"他尖声叫着，气得不得了，这可是以前病室里誰也沒看見过的。他跺着脚。"打死这个敗类！不，打死还嫌便宜了他！把它淹死在粪坑里！"

安德列·叶菲梅奇听見这話，就从前堂探进头来，向病室里看，溫和地問道：

"为甚么？"

"为甚么？"伊凡·德米特里奇嚷道，带着威胁的神情走到他面前，顫巍巍地把身上的长袍裹紧一点。"为甚么？你是賊！"他带着憎恶的神情說，努起嘴唇像要啐出一口痰去。"騙子！劊子手！"

"請您消一消气，"安德列·叶菲梅奇說，抱愧地微笑着。"我跟您担保我从来沒有偷过东西；至于别的話，您大概說得过火了。我看得出来您在生我的气。我求您，要是可能的話，消一消气；請您冷靜地告訴我：您为甚么生气？"

"那么您为甚么把我关在这儿？"

"因为您有病。"

"不錯，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十成百的疯子都逍遙自在地走来走去，因为您糊塗得分不清疯子跟健康的人了。那么，为甚么我跟这些不幸的人必得替大家关在这儿像替罪羊似的？您、助理医师、总务处长、所有你們这医院里的混蛋，就道德来說，比我們每个人不知要低多少；那为甚么我們得关起来，你們

却不关起来？道理在哪儿呢？”

“道德和道理跟这些全不相干。一切都要看机会。誰要是关在这儿，誰就只好待在这儿；誰要是沒关起来，誰就可以走来走去，就是这么回事。至于我做医生，您做精神病人，这是既說不上道德，也讲不出道理来的，只不过是剛好机会凑巧罢了。”

“这种廢話我不懂……”伊凡·德米特里奇用悶悶的声調說，在自己床上坐下来。

尼基达不敢当着医生的面搜莫依塞依卡。莫依塞依卡就把一块块面包、紙片、小骨头摊在床上，一面仍旧冻得打哆嗦，一面用犹太話讲起来，声音像唱歌，說得很急。他多半幻想自己开了一个鋪子了。

“請您放我出去，”伊凡·德米特里奇說，他的嗓音发顫。

“不行。”

“可是为甚么？为甚么呢？”

“因为我办不到。請您想想看，就算我放您出去了，那于您有甚么好处呢？您出去試試看。城里人和巡警会扣留您，把您送回来的。”

“不錯，不錯，这倒是实在的……”伊凡·德米特里奇說，用手心擦着脑門。“这眞可怕！可是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安德列·叶菲梅奇喜欢伊凡·德米特里奇的声調、他那年輕聪明的容貌和那种愁苦的脸相。他有心对这青年和气一点，安慰他一下。他就在床边挨着他坐下来，想了一想，开口說：

“您問我該怎么办。处在您的地位，頂好是从这儿逃出去。然而可惜，这沒用处。您会被人捉住。社会在防范罪人、神經病人和一般不稳当的人的时候，总是不肯善罢甘休的。您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心平气和地认定：您来到这个地方是一件不可避免

的事。”

“这是对任甚么人都沒有必要的。”

“只要有监獄和疯人院，那就总得有人关在里面才成。不是您，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另外一个人。您等着吧，到遙远的将来，监獄和疯人院結束了它們的存在的时候，也就不会再有窗上的鉄格，不会再有这种长袍了。当然，那个时代是早晚要来的。”

伊凡·德米特里奇冷笑。

“您說起笑話来了，”他說，眯細了眼睛。“像您和您的助手尼基达之流的老爷們跟将来是一点关系也沒有的；不过您放心就是，先生，好日子总要来的！让我用俗話来表一表我的看法，您要笑就尽管笑好了——新生活的黎明会放光，眞理会胜利，那时候节日会来到我們街上！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我会死掉，不过总有别人的曾孙会等到的。我用我整个灵魂向他們欢呼，我高兴，为他們高兴！前进啊！求主保佑你們，朋友們！”

伊凡·德米特里奇閃着亮晶晶的眼睛站起来，向窗子伸出手去，继續用含着激动的声調說：

“我从这些鉄条里面祝福你們！眞理万岁！我高兴啊！”

“我看不出有甚么高兴的理由，”安德列·叶菲梅奇說，他觉得伊凡·德米特里奇的举动像是演戏，不过他也还是很喜欢。“将来，监獄和疯人院都不会有；眞理会像您所說的那样胜利；不过要知道，万物的本质不会变化，大自然的法則也仍旧一样。人还是会像現在这样的害病、衰老、死掉。不管将来会有多么壮丽的黎明来照亮您的生活，可是您到头来还是会躺进棺材，釘上釘子，扔到墓穴里去。”

“那么，长生不死呢？”

"唉，算了吧！"

"您不相信，可是我呢，却相信。不知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服尔德的一本书里，有一个人物説：要是沒有上帝，人就得发明出一个上帝来。我深深的相信：要是現在沒有长生不死，人的偉大智慧早晚也会把长生不死发明出来。"

"説得好，"安德列·叶菲梅奇説，滿意地微笑起来。"您有信心，这是好事。人有了这样的信心，哪怕幽禁在四堵墻当中，也会生活得很痛快。您以前大概在哪儿念过书吧？"

"对了，我在大学里念过书，可是沒有毕业。"

"您是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在随便甚么环境里，您都能在自己的内心找到平靜。那种极力要理解生活的、自由而深刻的思索，那种对人間无謂紛扰的十足蔑視——这是两种幸福，此外人类还从来沒有領略过比这更高的幸福呢。您哪怕生活在三道鉄栅栏里，却仍旧能够享受这两种幸福。戴奥吉尼①住在一个桶子里，可是他比地球上所有的皇帝都快乐。"

"您那戴奥吉尼是个傻瓜，"伊凡·德米特里奇阴郁地説，"您干么跟我提甚么戴奥吉尼，説甚么理解生活？"他忽然生气了，跳起来叫道。"我爱生活；热烈的爱生活！我害被虐狂，心里經常有一种痛苦的恐惧；不过有时候我充滿生活的渴望，一到那种时候我就害怕自己会发疯。我如饥如渴地要生活，如饥如渴！"

他激动得在病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压低了声音説：

"每逢我幻想起来，我脑子里就生出种种幻觉。有人来找我了，我听見説話声和音乐声了，我觉得我好像在一个树林里漫

---

① 戴奥吉尼（紀元前412？—313？），希腊哲学家。

步，或者沿海边走着，我那么热烈地渴望着紛扰，渴望着煩忙……那么，請您告訴我，外头有甚么新聞嗎？”伊凡·德米特里奇問。“外头怎么样了？”

“您想知道城里的情形呢，还是一般的情形？”

“哦，先跟我讲一讲城里的情形，再讲一般的情形吧。”

“有甚么可說的呢？城里乏味得难受……你找不着一个人来談談天，也找不着一个人可以让你听他談談話。至于新来的人，也沒有。不过最近倒是来了一个姓霍包托夫的年輕医生。”

“居然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来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粗俗嗎？”

“对了，他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您知道，說来奇怪……凭各种征象看来，我們的大城里并沒有智慧停滞的情形，那儿挺活跃，可見那边一定有眞正的人；可是不知甚么緣故，每回他們派到我們这儿来的都是些我們看不上眼的人。这眞是个不幸的城！”

“是的，这是个不幸的城！”伊凡·德米特里奇叹道，他笑了。“一般的情形怎么样呢？报紙和杂志上发表了些甚么文章？”

病室里已經暗下来了。医生站起来，立在那儿，开始叙述国內外发表了些甚么文章，叙述現在出現了什么样的思想潮流。伊凡·德米特里奇专心听着，提些問題，可是忽然間，仿佛想起甚么可怕的事，抱住头，在床上躺下来，用背对着医生了。

“您怎么啦？”安德列·叶菲梅奇問。

“您休想再听見我說一个字！”伊凡·德米特里奇粗魯地說。“躲开我！”

“这是为甚么？”

“我跟您說：躲开我！干么一股劲儿地追問？”

安德列·叶菲梅奇聳一聳肩膀，叹口气，出去了。他走过前堂的时候說：

“把这儿打扫一下才好，尼基达……气味难聞得很！”

“是，老爷。”

“多么招人喜欢的青年！”安德列·叶菲梅奇一面走回自己的住宅，一面想。“从我住到这儿来的那天起，这些年来，这好像还是我所遇見的第一个能够談一談的人。他会用脑筋，他所关心的也正是应該关心的事。”

这以后，他看书也好，后来上床睡覺也好，总是想着伊凡·德米特里奇；第二天早晨他一醒，就想起昨天他认識了一个有头脑、有趣味的人，决定一有机会一定要再去看他一趟。

10

伊凡·德米特里奇仍旧照昨天那种姿勢躺着，手捧着头，腿縮起来。他的臉却使人看不見。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列·叶菲梅奇說。“您沒有睡着吧？”

“第一，我不是您的朋友，”伊凡·德米特里奇把嘴埋在枕头里說，“第二，您白忙了；您休想再听見我說一个字。”

“奇怪……”安德列·叶菲梅奇狠狠地嘟噥着。“昨天我們談得挺和气，可是忽然間不知甚么緣故，您慪气了，一下子甚么也不肯談了……大概总是我說了甚么不得体的話，再不然也許說了些不合您的信念的話……”

“哼，居然要我来相信您这套話！”伊凡·德米特里奇說，坐起来，带着譏諷和惊慌的神情瞧着医生。他的眼睛发紅。“您尽可以上別处去偵察，探訪，可是这儿却用不着您来。我昨天就已

經明白您为甚么上这儿来了。"

"古怪的想法!"医生笑着說。"那么您当我是密探嗎?"

"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密探也好,医生也好,反正是奉命来探訪我的,这总归是一样。"

"唉,真的,原諒我說句实話,您是个甚么样的……怪人啊!"

医生在床旁边一張凳子上坐下,不以为然地搖搖头。

"不过,姑且假定您的話不錯吧,"他說,"就算我在阴險地套出您的甚么話来,好把您告到巡警局去。于是您被捕,然后受审。可是难道您在法院里,在监狱里,会比待在这儿还要糟嗎?就算您发配到一个边远地区去,或者甚至被判做苦工,难道会比关在这个病室里还要糟嗎?我覺得那也不見得更糟……那么您有甚么可怕的呢?"

这些話分明对伊凡·德米特里奇起了作用。他安心地坐下了。

这是下午五点钟——在这种时候安德列·叶菲梅奇通常总是在自己家中各房間里走来走去,达留希卡問他到了喝啤酒的时候沒有。外面沒有風,天气晴朗。

"我吃完飯出来蹓躂蹓躂,順便走进来看看您,这您是看得出来的,"医生說。"外面完全是春天了。"

"現在是几月?三月嗎?"伊凡·德米特里奇問。

"是的,三月尾。"

"路上很烂嗎?"

"不,不很烂。花园里已經有路可走了。"

"眼下要是能够坐上一輛敞篷馬車到城外什么地方去走一趟,倒挺不錯,"伊凡·德米特里奇說,揉揉他的紅眼睛,好像半睡半醒似的,"然后回到家,走进一个温暖舒适的书房……請一

位好大夫来治一治头痛……我已經好久沒有照普通人那样生活过了。可是这儿样样东西都招人噁心！可恶得叫人受不了！”

經过昨天的兴奋以后，他累了，无精打采，讲話不大有勁了。他的手指头发抖，从他的脸相看得出来他头痛得厉害。

“温暖而舒适的书房跟这个病室并沒有甚么差别，”安德列·叶菲梅奇說，“人的恬靜和满足并不在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內心。”

“您这話是甚么意思？”

“普通人从身外之物，那就是說从馬車和书房，寻求好的或者坏的东西，可是有思想的人却在自己內心找那些东西。”

“請您上希腊去宣傳那种哲学吧。那边天气暖和，空中滿是橙子的香气，这儿的气候却跟这种哲学配不上。我跟誰談起戴奧吉尼来着？大概就是跟您吧？”

“对了，跟我，那是在昨天。”

“戴奥吉尼用不着书房或者温暖的住处；那边沒有这些东西也已經够热了。只要睡在桶子里，吃吃橘子和橄欖就成了。可是如果他有机会到俄罗斯来住，那他慢說在十二月里，就是在五月里也会要求住到屋里去。他准会冻得縮成一团呢。”

“不然。寒冷如同一般的痛苦一样，人能够全不覺得。瑪尔科斯·奥瑞里斯①說：‘痛苦是一种生动的痛苦观念：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个观念，丢开它，不訴苦，痛苦就会消灭。’这話說得中肯。大圣大賢，或者只要是有思想、爱思索的人，他們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因为蔑視痛苦；他們永远心滿意足，对任甚么事都不覺着奇怪。”

---

① 瑪尔科斯·奥瑞里斯（121—180），罗馬帝国皇帝、哲学家。

“那么我就該算是呆子了，因为我痛苦，不满足，对人的卑劣觉得惊訝。”

“您这話說錯了。只要您多想一想，您就会明白那些攪得我們心思不定的外界事物都是多么渺小。人得努力理解生活，真正的幸福就在这儿了。”

“理解……”伊凡·德米特里奇学着說，皺起眉头。“外界，內部……对不起，我不懂。我只知道，”他站起来，怒冲冲地瞧着医生說，“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热血和神經把我創造出来的，对了，先生！人的机质組織如果是有生命的，对一切刺激就一定有反应。我就是有反应！受到痛苦，我就喊叫，流眼泪；遇到卑鄙，我就憤慨；看見骯髒，我就憎恶。依我看来，只有这才叫做生活。这个有机体越低下，它的敏感程度也越差，对刺激的反应也就越弱；它越高，也就越敏感，对現实的反应也就越有力。这点道理您怎么会不懂？您自己是医生，却不懂这些小事！为要蔑視痛苦，永远知足，对任甚么事也不覺得奇怪，人得先弄到这种地步才成，”伊凡·德米特里奇指了指肥胖的、滿身是肥肉的农民，“要不然，人就得在苦难中把自己磨练得麻木，才能对苦难失去一切知覚，換句話說，那就得停止生活才成。对不起，我不是大圣大賢，也不是哲学家，”伊凡·德米特里奇激动地接着說，“那些道理我一点也不懂。我也不善于讲道理。”

“剛好相反，你讲起道理来很出色。”

“您一心要摹仿的那些禁欲主义者，是些优秀的人，可是他們的学說即使在两千年前也已經停滞不前，将来也不会前进一步，因为那种学說不切实际，不合生活。那种学說只在那些終生終世研究和賞玩各种学說的少数人当中才会得到成功，可是大多数人却永远不懂。任何主張对富裕冷淡、对生活的舒适冷淡、

对痛苦和死亡加以蔑視的学說，对絕大部分人来說是完全沒法理解的，因为这个絕大部分的人从来也沒有領略过甚么叫做富裕，甚么叫做生活的舒适；对他們来說，蔑視痛苦就等于蔑視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饥餓、寒冷、委屈、損失等感覺以及哈姆萊特式的怕死感覺构成的。全部生活不外乎这些感覺；人也許会觉得生活苦恼，也許会痛恨这种生活，可是絕不会蔑視它。对了，所以，我要再說一遍：禁欲主义者的学說絕不会有前途。从开天辟地起一直到今天，您看得明白，不断进展着的是奋斗、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能力啊……"

伊凡·德米特里奇忽然失去他的思路，停住口，煩躁地揉着額头。

"我本来想說甚么要紧的話，可是我的思路断了，"他說。"我剛才說甚么来着？哦，对了！我想說的是这个：有一个禁欲主义者为了給一个亲人贖身，就自己卖身做了奴隶。那么您看，这意思是說就連禁欲主义者对刺激也是有反应的，因为人要做出这种舍己救人的慷慨行为，就得有一个能够同情和憤慨的灵魂才成。眼下，我关在这个监獄里，已經把以前所学的东西忘光了，要不然我还能想起一点别的事情。拿基督来說，怎么样呢？基督对現实生活的反应是哭泣、微笑、忧愁、生气，甚至难过。他并沒有带着微笑去接受痛苦，他也沒有蔑視死亡，而是在客西馬尼花园里禱告，求这杯子离开他！①"

伊凡·德米特里奇笑着，坐下去。

"就算人的恬靜和滿足不在外界，而在自己的內心，"他說，"就算人得蔑視痛苦，对任甚么事也不覺着奇怪。可是您到底是

① 見《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三十六节。

在甚么基础上宣傳这种道理呢？您是圣賢嗎？您是哲学家嗎？”

“不，我不是哲学家，不过人人都应当宣傳这道理，因为这是入情入理的。”

“不，我要知道您凭甚么自以为有資格談理解生活、蔑視痛苦等等？难道您以前受过苦？您懂得甚么叫做痛苦？容我問一句，您小时候挨过打嗎？”

“沒有，我的父母是厌恶体罰的。”

“我父亲却死命地打过我。我父亲是个很凶的、害痔疮的小官，鼻子挺长，脖子发黄。不过，我們还是来談您。您有生以来从沒被人用手指头碰过一下；誰也沒有吓过您，打过您，您結实得跟牛一样。您在您父亲的翅膀底下长大成人，用他的錢求学，后来一下子就謀到了这个俸祿很高而又不必做事的差使。您有二十多年一直住着不花錢的房子，有炉子，有灯火，有僕人，同时您有权利爱干甚么就干甚么，又有权利爱干多少就干多少，哪怕不做一点事也不要紧。您本性是一个邋遢的懶汉，所以您把您的生活极力布置得不让任甚么事来打攪您，不让任甚么事来惊动您，免得您离开原地方。您就把工作交給助理医师跟别的混蛋去办；您自己呢，找个温暖而又安靜的地方坐着，攢錢，看书，为了消遣而思索各种高尙的无聊問題，”（說到这儿，伊凡·德米特里奇看着医生的紅鼻子）“并且喝酒。总之，您并沒見識过生活，您对生活了解得并不充分，对現实只有理論上的认識。至于您蔑視痛苦，对任甚么事也不覺得奇怪，那完全是出于一种很簡单的理由：甚么四大皆空啦，外界和內部啦，把生活、痛苦、死亡看得全不在意啦，理解生活啦，眞正的幸福啦等等，都是最适合俄罗斯懶汉的哲学。比方說，您看見一个农民打他的妻子。何必出头打抱不平呢？让他去打好了，反正他倆早晚都要死的；

况且打人的人在打人这件事上所汚辱的倒不是挨打的人，而是他自己。灌酒是愚蠢而又不像样子的，可是灌酒的結果也是死，不灌酒的結果也是死。一个农妇来找您，她牙痛……唉，那有甚么要紧？痛苦只不过是痛苦的观念罢了；再說，人生在世免不了災病，大家都要死的，因此，娘們儿，走你的，别打攪我思索和喝酒。一个青年来請教：他該怎样做，怎样生活；換个别人，在答話以前总要好好想一想，可是您的回答却是現成的：努力去理解啊，或者努力去追求眞正的幸福啊。可是那个荒唐的'眞正的幸福'究竟是甚么东西呢？当然，回答是沒有的。我們关在鉄格子里面，长期幽禁，受尽折磨；可是这很好，很合理，因为病室跟溫暖舒适的书房根本沒有甚么分别。好方便的哲学：不用做事，良心却清清白白，而且覺着自己是大圣大賢……不行，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开闊，而是懶惰，托鉢僧精神，渾渾噩噩的麻木……对了！”伊凡·德米特里奇又生气了。“您蔑視痛苦，可是如果房門把您的手指头夹了一下，您恐怕就要扯开喉嚨大叫起来了！”

“話說回来，也許我并不叫呢，”安德列·叶菲梅奇說，溫和地笑笑。

“对，当然！瞧着吧，要是您一下子中了風，或者假定有个傻子和莽汉利用他自己的地位和身分当众侮辱您一場，而且您知道他侮辱了您仍旧可以逍遥法外——哼，到那时候您才会明白您叫别人去理解和寻求眞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

“这話很新奇，”安德列·叶菲梅奇說，滿意地笑起来，搓着手。“您那种对于概括的爱好使我覺得很有意思；多承您剛才把我的性格勾勒一番，实在精彩。我得承认，跟您談話我得到很大的乐趣。好，我已經听完您的話，現在要請您費心听我說一說

了……”

11

这次談話接下去又进行了一个多钟头，分明給安德列·叶菲梅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此他天天上这个屋子里来。他早晨去，吃过午飯后也去，到了天近黃昏，他往往仍旧在跟伊凡·德米特里奇交談。起初伊凡·德米特里奇見着他还有点拘束，疑惑他存心不良，就公开表示自己的敌意。可是后来他跟他处熟了；他那严厉的态度就換成了鄙夷的譏誚态度。

不久医院里傳遍一种流言，說是安德列·叶菲梅奇医生开始訪問第六病室了。塞尔盖·塞尔盖伊奇也好，尼基达也好，助理护士也好，誰都不明白他为甚么上那儿去，为甚么在那儿一連坐上好几个钟头，到底在談些甚么，为甚么不开药方。他的行动显得古怪。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常常发現他不在家，这在过去是从来沒有过的事；达留希卡很心慌，因为現在医生不按一定的时候喝啤酒，有时候連吃飯都来迟了。

一天，那已經是在六月末尾，霍包托夫医生因为有事而去找安德列·叶菲梅奇。他发現医生沒有在家，就到院子里去找他；在那儿有人指点他，說老医生去探望精神病人了。霍包托夫走进小屋，在前堂站住，听見了下面的談話：

“我們永远也談不攏，您休想叫我改信您那种信仰，”伊凡·德米特里奇激动地說；“您完全不熟悉現实，您从来沒有受过苦，反而像螞蝗那样靠别人的痛苦生活着；我呢，从生下来那天起直到今天却不断地受苦。因为这个緣故，我老实对您說，我认为在各方面我都比您高明，比您有資格。您不配教导我。”

“我根本沒有存心叫您改信我的信仰，”安德列·叶菲梅奇低声說，很歉然，因为对方不肯了解他的心意。“問題不在这儿，我的朋友。問題不在于您受过苦，我沒受过。欢乐和痛苦都是暫时的；我們丢开这些，不去管它吧。要紧的是您跟我都会思考，我們看出彼此都是善于思考和推理的人，那么不管我們的見解多么不同，这却把我們联系起来了。我的朋友，要是您知道我是多么厌恶那种普遍存在的糊塗、庸碌、迟鈍，而我每次跟您談話的时候是多么快活就好了！您是有头脑的人，我覚得跟您相处很快活。”

霍包托夫推开一点門縫，往病室里看了一眼；戴着睡帽的伊凡·德米特里奇跟安德列·叶菲梅奇医生并排坐在床上。疯子愁眉苦眼，打哆嗦，顫巍巍地裹紧身上的长袍；医生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低着头，臉色发紅，显得凄苦而悲伤。霍包托夫聳一聳肩膀，冷笑一声，跟尼基达互相看一眼。尼基达也聳一聳肩膀。

第二天霍包托夫跟助理医师一块儿到小屋里来。两个人站在前堂偷听。

“咱們的老头儿似乎完全发了疯！”霍包托夫走出小屋时候說。

“主啊，怜恤我們这些罪人！”庄重的塞尔盖·塞尔盖伊奇叹道，小心地繞过泥塘，免得弄髒他那双擦得很亮的靴子。“老实說，可敬的叶甫根尼·菲奥朵雷奇，我早就料着会出这样的事了！”

12

这以后，安德列·叶菲梅奇开始发覚四周有一种神秘的空

气。工役、助理护士、病人，一碰見他就追根究底地瞧他，然后交头接耳地說話。往常他总是很願意在医院花园里碰見总务处长的小女儿瑪霞，可是現在每逢他带着笑容向她跟前走过去，想摩挲一下她的脑袋，不知因为甚么緣故她却躲开他，跑掉了。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听他讲話，也不再說"完全对"，却莫名其妙地慌張起来，含糊的說："是，是，是……"而且带着悲伤的、深思的神情瞧他；不知甚么緣故，他开始劝他的朋友戒掉伏特卡和啤酒，不过他是一个細心的人，在劝的时候并不直截了当的說，只是暗示一下，先对他讲起一个营长，那是一个极好的人，然后談到团部的神甫，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俩怎样貪酒，害了病，可是戒掉酒以后，病就完全好了。安德列·叶菲梅奇的同事霍包托夫来看过他两三回，也劝他戒酒，而且无緣无故地劝他吃溴化鉀①。

八月里安德列·叶菲梅奇收到县长一封信，說是有很要紧的事請他去談一談。安德列·叶菲梅奇按照約定的时間到了县参議会，发現在座的有軍事长官、县立学校的校长、参議会的議員、霍包托夫；还有一位胖胖的、头发金黄的紳士，經过介紹，原来是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姓一个很难上口的波兰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远的一个养馬場上，現在湊巧路过这个城。

"这儿有一份公文牽涉到您的机关，"等到大家互相招呼过，圍着桌子坐下来以后，参議員对安德列·叶菲梅奇說。"叶甫根尼·菲奥朵雷奇刚才在这儿对我們說起医院正房里的药房嫌窄了，应当把它搬到一个小屋里去。这当然沒有問題，要搬也可以搬，可是主要問題在于小屋需要修理了。"

---

① 一种医治神經的鎮靜剂。

“对了，不修理不行了，”安德列·叶菲梅奇想了一想，說。“比方說，要是院子角上那个小屋布置出来，改作药房的話，我想至少要用五百卢布。这是一笔不生产的开支。”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十年前我已經呈报过，”安德列·叶菲梅奇低声說下去，“照現在的形式存在着的这个医院对这个城市来說，是一种超过了它負担能力的奢侈品。这个医院是在四十年代建筑起来的，不过那时候的經費跟現在不同。这个城市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的职位方面花的錢太多了。我想，换一个办法就可以用同样的錢来維持两个模范的医院。”

“好，那您就提出另外一个办法吧！”参議員活跃地說。

“我已經呈請过把医疗部門移交地方自治会办理。”

“对，要是把錢撥給地方自治会，他們就会把它貪污了事，”头发金黃的医生笑着說。

“事情常常会这样的，”参議員同意，也笑了。

安德列·叶菲梅奇用无精打采、暗淡无光的眼睛瞧着金黃头发的医生說：

“我們得公道才对。”

他們又沉默了一会儿。茶端上来了。不知甚么緣故，軍事长官很窘，就隔着桌子碰了碰安德列·叶菲梅奇的手說：

“您完全把我們忘了，大夫。不过，您是个修士：您既不打牌，也不喜欢女人。您跟我們这班人来往一定覚着沒意思。”

大家紛紛談到一个正派人住在这样的城里多么无聊。沒有戏院，沒有音乐，俱乐部最近开过一次舞会，女人倒来了二十个上下，男人却只有两个。青年男子不跳舞，却一直聚在飲食間里，或者打牌。安德列·叶菲梅奇沒有用眼睛瞧着任何人，低声

慢慢讲起来，說到城里人把他們生命的精力、他們的心灵、他們的智慧，都耗費在打牌和造謠上，他們不善于，也不願意，把时間用在有趣的談話和讀书方面，不肯享受智慧所提供的快乐，这眞是可惜，可惜极了。只有智慧才有趣味，才出色，至于别的一切东西，那都是卑賤而渺小的。霍包托夫专心地听他同事讲話，忽然問道：

“安德列·叶菲梅奇，今天是几月几号？”

听到回答以后，他和金黄头发的医生就用一种連自己也覚得不高明的主考人的口气开始盘問安德列·叶菲梅奇今天是星期几，一年当中有多少天，第六病室里是不是住着一个了不起的預言家。

回答最后一个問題的时候，安德列·叶菲梅奇臉紅了，說：

“是的，他有病，不过他是一个有趣味的青年。”

他們沒有再問他别的話。

等到他在前厅穿上大衣，軍事长官就伸出一只手来放在他的肩膀上，叹口气說：

“現在我們这些老头子到退休的时候啦！”

安德列·叶菲梅奇走出參議会，才明白过来：原来这是一个奉命考察他的精神能力的委員会。他回想他們对他提出的种种問題，就脹紅了臉，而且不知因为甚么緣故，生平第一回沉痛的为医学惋惜了。

“我的天啊，”他想起那些医生剛才怎样考察他，不由得暗想，“要知道，他們前不久剛听完精神病学的課，应过考，那怎么会这样糊塗透頂？他們連精神病学的概念都沒有！”

他生平第一回感到受了侮辱，生气了。

当天傍晚，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来看他。这位邮政局长

沒有向他打招呼，就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双手，用激动的声調說：

“我亲爱的，我的朋友，請您向我表明您相信我的眞誠的感情，而且把我看做您的朋友！……我的朋友！”他不容安德列·叶菲梅奇开口讲話，激动地接着說下去：“我因为您有教养，您灵魂高尙而爱您。听我說，我亲爱的。那些医生受科学規章的限制，不能对您說眞話，可是我要像軍人那样实話实說：您的身体不大好啊！对不起，我亲爱的，可是这是实話；您四周的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叶甫根尼·菲奥朵雷奇医生剛才对我說：为了您的健康，您务必要休养，散散心才成。完全对！好极了！过几天我就要度假日，出外去换换空气。請您表明您是我的朋友，我們一块儿走！我們一块儿走，照从前那样去找一找乐子。”

“我覺得我的身体十分好，”安德列·叶菲梅奇想了一想，說。“我不能走。請您容許我用別的办法来向您表明我的友情吧。”

丢开书本，丢开达留希卡，丢开啤酒，一下子打破已經建立了二十年的生活秩序，毫无理由地出外走一趟——这种想法一开头就使他覺着又荒唐又离奇。可是他想起了参議会里的那番談話，想起了他从参議会出来，回家时候的沉重心情；那么暫时离开这个城，躲开那些把他看做疯子的愚蠢的人，倒也未尝不可。

“您究竟打算上哪儿去？”他問。

“到莫斯科去，到彼得堡去，到华沙去……在华沙，我消磨过我一生中頂快乐的五个年头。那是多么了不起的城啊！去吧，我亲爱的！”

13

一个星期以后，人們向安德列·叶菲梅奇暗示，要他休养，那就是說要他把辞呈递上去，他满不在乎地照着做了；再过一个星期以后，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和他坐上一辆邮車，到就近的火車站去了。天气凉快，晴朗，天空蔚藍，远处風景看得淸清楚楚。他們离火車站有两百俄里远，坐馬車走了两天，在路上住了两夜。每逢在驛站上，他們喝的茶是用沒有洗干淨的杯子盛来，或者車夫套馬費的时間久了一点，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就脹紫了脸，周身打抖，嚷道："閉嘴！不准强辯！"一坐上馬車，他就一会儿也不停地說話，讲起他当初在高加索和波兰帝国旅行的情形。他有过甚么样的奇遇，甚么样的遭际啊！他讲得很响，同时还惊奇地瞪起眼睛，弄得听的人簡直可能以为他是在說謊。再者，他一面說話，一面对着安德列·叶菲梅奇的脸噴气，而且对着他的耳朵大笑。这弄得医生很別扭，妨碍他思考，不容他聚精会神地思索。

为了省錢，他們在火車上乘三等車，坐在一个不准吸烟的車厢里。有一半的乘客是上流人。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不久就陆續跟每个人认識了，从这个座位换到那个座位，大声的說他們大不該在这样糟糕的鉄路上旅行。这种鉄路簡直是騙人上当！如果騎一匹好馬赶路，那就大不相同：一天可以走一百俄里的路，赶完了路还精神抖擻，渾身舒暢。讲到我們收成不好，那是因为宾斯克沼澤地带排干了水。总之，甚么事都乱七八糟。他兴奋起来，讲得很响，不容别人开口。这种夹杂大声哄笑和指手画脚的不停的扯淡，鬧得安德列·叶菲梅奇很疲劳。

“我們两个人当中究竟誰是瘋子？”他煩恼地想。“究竟是极力不惊吵乘客的我呢，还是这个自以为比大家都聪明有趣、因此不容人消停的自私自利的人？”

到了莫斯科，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穿上沒有肩章的軍衣和鑲着紅絲縧的褲子。他一上街就戴上軍帽，穿上軍大衣，兵士見着他都立正行礼。安德列·叶菲梅奇現在覚得这个人把原来的乡紳气派中的一切优点都丢掉，只留下了劣点。他喜欢有人伺候他，哪怕在完全不必要的时候也是一样。火柴就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自己也看見了，却对工役嚷叫，要他給他拿火柴来。有女僕在場，他却只穿着衬衣衬褲走来走去，并不覚着难为情。他对所有的僕人，哪怕是老人，也一律称呼“你”①，遇到他生了气，就罵他們是傻瓜和蠢貨。安德列·叶菲梅奇覚得，这是老爷派头，可是恶劣得很。

首先，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領他的朋友到伊威尔斯卡雅教堂去。他热心地禱告，叩头，流泪，完事以后，深深地叹口气說：

“即使人不信神，可是禱告一下，心里也好像平和点。吻神像吧，好人儿。”

安德列·叶菲梅奇很窘，吻了吻神像；同时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努起嘴唇，摇摇头，小声禱告，眼泪又涌上了眼眶。随后，他們到克里姆林宫去，观看皇家的炮和皇家的钟，甚至伸出手指头去摸一摸；他們欣賞莫斯科河对面的風景，游覽救世主寺和魯米扬采夫博物院。

他們在捷斯托夫飯店吃飯。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把菜单

---

① 有礼貌的人对僕人应該称呼“您”。

看了很久，摩挲着絡腮鬍子，用一种素来觉得到了飯店就如同到了家一样的美食家的口气对僕役說：

“我們倒要瞧瞧今天你們拿甚么菜来給我們吃，我的天使！”

14

医生走来走去，看这看那，吃啊喝的，可是他只有一种感觉：討厌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他一心想离开他的朋友去休息一下，躲着他，藏起来，可是那位朋友却认为自己有責任不放医生离开身边一步，尽量为他想出种种消遣办法。到了沒有东西可看的时候，他就用談天来給他解悶。安德列·叶菲梅奇一連隐忍了两天，可是到第三天他就向朋友声明他病了，想留在家里待一整天。他的朋友回答說：既是这样，他也不出去。实在，也該休息一下了，要不然两条腿都要跑断了。安德列·叶菲梅奇在长沙发上躺下，脸对着靠背，咬紧牙齿，听他朋友热烈地向他肯定說：法国早晚一定会打垮德国，莫斯科有很多騙子，单凭馬的外貌絕看不出馬的好处。医生耳朵里嗡嗡地响起来，心卜卜地跳起来，可是出于客气，又不便請求他的朋友走开或者住口。幸亏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觉着坐在旅館房間里悶得慌，飯后就出去散步了。

等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安德列·叶菲梅奇就把自己浸沉在休息的感觉里。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知道屋里只有自己一个人，这是多么痛快啊！沒有孤独就不会有眞正的幸福。墮落的天使之所以背棄上帝，大概就因为他一心想孤独吧，而天使們是不知道甚么叫做孤独的。安德列·叶菲梅奇打算想一想近几天来他看見了些甚么，听見了些甚么，可是米哈依尔·阿威良內

奇却不肯离开他的脑海。

“話說回来，他請了假，跟我一块儿出来旅行，还是出于友情，出于慷慨呢，”医生煩恼地想。“再也沒有比这种友情的保护更糟糕的事了。本来他倒好像是个好心的、慷慨的、快活的人，不料是个无聊的家伙。无聊得叫人受不了。另外还有些人也是这样，平素說的都是聪明話，好話，可是人总覚得他們是愚魯的人。”

这以后一連几天，安德列·叶菲梅奇声明他生病了，不肯走出旅館的房間。他躺着，用臉对着长沙发的靠背，遇到他的朋友用談話来給他解悶，他总是难受；遇到他的朋友不在，他就养神。他生自已的气，因为他跑出来旅行；他还生他朋友的气，因为他一天天的变得貪嘴和随便了。他无論如何也不能把他的思想提到严肃高尚的軌道上去。

“这就是伊凡·德米特里奇所說的現实生活来懲罰我了，”他想，气恼自已这样淺薄。“不过这也沒甚么要紧……将来我总要回家去，一切就会跟先前一样了……”

到了彼得堡，事情仍旧是那样；他一連好几天不走出旅館的房間，老是躺在长沙发上，只有为了喝啤酒才起来一下。

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时时刻刻急着要到华沙去。

“我亲爱的，我上那儿去干甚么呢？”安德列·叶菲梅奇用恳求的声音說。“您一个人去，让我回家好了！我求求您了！”

“那可无論如何也不成！”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抗議。“那是个了不起的城。在那儿，我消磨过我一生中頂快活的五个年头呢！”

安德列·叶菲梅奇缺乏坚持自已主張的性格，勉勉强强到华沙去了。到了那儿，他沒有走出过旅館的房間，躺在长沙发上，

生自己的气，生朋友的气，生僕役的气，因为那些僕役固执地不肯听懂俄国話；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呢，照常健康快活，精神飽滿，一天到晚在城里蹓躂，找他旧日的熟人。他有好几回沒在旅館里过夜。有一天晚上他不知在一个甚么地方过了一夜，一清早回到旅館，神情激动极了，臉脹得緋紅，头发乱蓬蓬。他在房間里从这头走到那头，走了很久，自言自語，不知在讲些甚么，后来站住說：

"名誉第一！"

他又走了一陣，忽然双手捧住头，用悲慘的声調說：

"对了，名誉第一！不知我为甚么起意来游历这个巴比倫，真是該死！我亲爱的，"他接着对医生說，"請您看輕我吧，我打牌輸了錢！請您給我五百卢布吧！"

安德列·叶菲梅奇数出五百个卢布，一句話也沒有說就交給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仍旧因为羞臊和气憤而脹紫了臉，沒头沒脑地賭了一个不必要的咒，戴上帽子，出去了。过了大約两个钟头，他回来，往一張安乐椅上一坐，大声叹一口气說：

"我的名誉总算保住了！走吧，我的朋友！在这个該死的城里，我連一分钟也不願意再待了。騙子！奥地利的間諜！"

等到两个朋友回到他們自己的城里，那已經是十一月了，街上积了深深的雪。霍包托夫医生接替了安德列·叶菲梅奇的职位；他仍旧住在旧宅子里，等安德列·叶菲梅奇回来，騰出医院的房子来。那个被他称做"厨娘"的丑女人已經在一个小屋里住下了。

关于医院又有新的謠言在城里傳布。据說那丑女人跟总务处长吵过一架，总务处长就跪在她的面前告饒。安德列·叶菲梅奇回到本城以后第一天就得出外去找住处。

"我的朋友，"邮政局长不好意思地对他說，"原諒我提出一个唐突的問題：您手里有多少錢？"

安德列·叶菲梅奇一句話也沒有說，数一数自己的錢說：

"八十六卢布。"

"我問的不是这个，"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慌張的說，沒听懂他的意思。"我問的是您一共有多少家底？"

"我已經告訴您了，八十六卢布……以外我甚么也沒有了。"

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素来把医生看做正直高尙的人，可是仍旧疑心他至少有两万存款。現在听說安德列·叶菲梅奇成了乞丐，沒有錢来維持生活，不知甚么緣故他忽然流下眼泪，拥抱他的朋友。

15

安德列·叶菲梅奇住在一个女市民别洛娃家一所有三个窗子的小房子里。在这所小房子里，如果不算厨房，就只有三个房間。医生住在朝街的两个房間里，达留希卡和带着三个孩子的女市民住在第三个房間和厨房里。有时候女房东的情人，一个醉醺醺的农民，上她这儿来过夜；他晚上吵吵鬧鬧，弄得达留希卡和孩子們十分害怕。他一来就在厨房里坐下，开始要伏特卡喝，大家就都覺着很不自在；医生动了怜惘的心，把啼哭的孩子带到自己的房間里，让他們在地板上睡下。他这样做了以后自己很滿意。

他跟先前一样，八点钟起床，喝完早茶以后坐下来看自己的旧书和旧杂志。他沒有錢买新的了。要就是因为书本都是旧的，要就是因为环境变了，总之，书本不能像从前那样抓住他的

注意力，他看书感到吃力了。为了免得把时間白白度过，他就給他的书开一个詳細书目，在书脊上貼小签条；这种机械而費事的工作，他倒覺着比看书还有趣味。单調而費事的工作，不知怎么，弄得他的思想昏睡了；他甚么也不想，时間过得很快。即使坐在厨房里跟达留希卡一块儿削土豆皮，或者檢蕎麦粒里的皮屑，他也覺着有趣味。一到星期六和星期日，他就到教堂去。他站在墻边，眯細眼睛，听着歌声，想起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大学、各种宗教；他心里变得平靜而忧郁了；事后他走出教堂，总惋惜礼拜式結束得太快。

他有两次到医院去看望伊凡·德米特里奇，跟他談天。可是那两回伊凡·德米特里奇都非常激动，生气；他請医生不要来攪扰他，因为他早就討厌空談了；他說：他为自己的一切苦难只向那些該死的坏人要求一种补偿：单人的监房。难道連这么一点要求他們也会拒絕他嗎？那两回安德列·叶菲梅奇向他告辞，祝他晚安的时候，他沒好气地哼了一声，回答說：

“滾你的！”

現在安德列·叶菲梅奇不知道該不該再去看望他了。不过，去的心还是有的。

从前，在吃完午飯以后的休息时間里，安德列·叶菲梅奇总是在房間里走来走去，思索，可是現在从吃完午飯起直到喝晚茶的时候止，他却躺在长沙发上，臉对着靠背，滿脑子的淺薄思想，无論如何也压不下去。他想到自己做了二十几年的事，旣沒有得到养老金，也沒有得到一次发足的补助金，不由得憤憤不平。不錯，他工作得不勤恳，不过話說回来，所有的工作人員，不管勤恳也好，不勤恳也好，是一律都得养老金的。当代的正义恰好就在于官品、勛章、年金等不是根据道德品质或者才干，却是一般

的根据服务，不論甚么样的服务，而頒給的。为甚么只有他一个人是例外呢？他已經完全沒有錢了。他一走过小杂貨店，看見开店的女人，就覚着害臊。到現在他已經欠了三十二个卢布的啤酒錢。他也欠女市民别洛娃的錢。达留希卡悄悄地卖旧衣服和旧书，还对开店的女人撒謊，說是医生不久就要收到很多的錢。

他恼恨自己，因为他在旅行中花掉了他积蓄的一千卢布。那一千卢布留到現在会多么有用啊！他心里煩躁，因为人家不容他消消停停过日子。霍包托夫认为自己有責任不时来看望这个有病的同事。安德列·叶菲梅奇覚得他处处都討厌：胖胖的臉、愚蠢而尊大的口气、“同事”那两个字、高統皮靴；頂討厌的是他自以为有給安德列·叶菲梅奇医病的責任，而且自以为真的在給他看病。每回来訪，他总带来一瓶溴化鉀药水和几粒大黄药丸。

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也认为自己有責任来看望这个朋友，給他解解悶。每一回他走进安德列·叶菲梅奇的屋里的时候总是装出随随便便的神情，不自然地大声笑着，开始向他說：今天他气色大好；謝謝上帝，他走上复元的路了；从这样的話里，人就可以推断他认为他朋友的情形沒有希望了。他还沒有归还他在华沙欠下的債，心头压着沉重的羞愧，覚着紧張，因此极力大声地笑，說些尽量滑稽的話。他的奇聞軼事現在好象讲不完了，这对安德列·叶菲梅奇也好，对他自己也好，都是一种折磨。

有他在座，安德列·叶菲梅奇照例躺在长沙发上，臉对着墻，咬紧牙关听着；他的心上压着一层层的水銹；他的朋友每来拜訪一回，他就覚着这些水銹堆得更高一点，好像就要涌到他的喉头上来了。

为了压下这些无聊的感触，他就赶紧暗想他自己、霍包托夫、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等早晚都会死亡，甚么不会在大自然中留下一点痕迹。要是想像一百万年以后有个精灵飞过地球上空，那么这个精灵就只会看見粘土和光秃的峭壁。一切东西，文化也好，道德准則也好，都会消灭，連一棵牛蒡也不会长出来。那么，在小店女主人面前覚着害臊，有甚么必要呢？那个不足道的霍包托夫，或者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的討厌的友情，有甚么道理呢？这一切都是瑣瑣碎碎，毫无意义的。

可是这样的思想已經无济于事了。他剛剛想到一百万年以后的地球，就从光秃的峭壁后面閃出来穿着高統靴的霍包托夫或者勉强哈哈笑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甚至可以听見含羞带愧的低語声："讲到华沙的債，好朋友，过几天我就还給您……一定。"

16

一天，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飯后来了，那时候安德列·叶菲梅奇正躺在长沙发上。湊巧，霍包托夫同时带着溴化鉀药水也来了。安德列·叶菲梅奇笨重地爬起来坐好，用两条胳膊支在长沙发上。

"今天您的气色比昨天好多了，我亲爱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开口說，"对了，您显得挺有精神。真的，挺有精神！"

"您也真的到了該复元的时候了，同事，"霍包托夫說，打个呵欠。"大概这种无聊之至的事您也膩味了。"

"咱們会复元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快活地說。"咱們会再活一百年的！一定！"

“一百年倒活不了，再活二十年是总能行的，”霍包托夫安慰說。“沒关系，沒关系，同事；别灰心……那种病只不过是給您故布疑陣罢了。”

“咱們将来还要拿点顏色出来叫他們瞧瞧哪！”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哈哈大笑，拍一拍他朋友的膝头。“还要拿点顏色出来叫他們瞧瞧哪！明年夏天，求上帝保佑，咱們跑到高加索去，騎着馬到处逛一逛——喃，得儿喃！等到我們从高加索回来，瞧着吧，大概还要热热鬧鬧的办一回喜事哪。”讲到这儿，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調皮地睞一睞眼。“我們会給您說媒的，好朋友……我們会給您說媒的……”

安德列·叶菲梅奇忽然覺着那点水銹涌到喉头上来了；他的心猛烈地跳起来。

“这是庸俗，”他說，很快地站起来，走到窗子那边去。“难道你們不明白你們說的是些庸俗的話嗎？”

他本来想温和而有礼貌地讲下去，可是他違背本心，忽然攥紧拳头，高高地举到自己的头頂上。

“躲开我！”他嚷道，嗓音变了，臉脹得发紫，渾身发抖。“出去，你們俩都出去！你們俩！”

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和霍包托夫站起来，瞧着他，先是莫名其妙，后来害怕了。

“出去，你們俩！”安德列·叶菲梅奇接着嚷道。“蠢材！愚人！我旣不要你們的友情，也不要你的药品，蠢材！庸俗！可恶！”

霍包托夫和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狼狽地互相看一眼，踉蹌退到門口，走出去了。安德列·叶菲梅奇从桌子上捞起那瓶溴化鉀，对他們背后扔过去；瓶子碰在門框上，砰的一声碎了。

“滚蛋！”他跑进前堂，用含泪的声音嚷道。“滚！”

等到客人走了，安德列·叶菲梅奇就在长沙发上躺下来，像发燒一样的哆嗦，反反复复地說了很久：“蠢材！愚人！”

等到他的火气平下来，他首先想到可怜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現在一定多么羞愧，多么难受，想到这件事做得眞可怕。以前还从来沒有出过这样的事。他的智慧和客气上哪儿去了？对人間万物的理解啦、哲学性质的淡漠啦，都上哪儿去了？

医生又是羞愧，又是生自己的气，一夜也沒有能够睡着；第二天早晨大約十点钟就动身到邮局去，向邮政局长道歉。

“以前发生的事，我們不要再提了，”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十分感动，握紧他的手，叹口气說。“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留巴甫金！”他忽然大喊一声，弄得所有的邮务人員和顾客都一愣。“搬椅子来。你等着！”他对一个农妇嚷道，她正把手伸进鉄栅栏，向他递过一封挂号信来。“难道你沒看見我有事嗎？过去的事我們就不要再提了，”他接着温和地对安德列·叶菲梅奇說。“請您賞光，坐下吧，我亲爱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揉着自己的膝头，然后說：

“我心里一点也沒有生您的气。害病可不是鬧着玩儿的事，我明白。昨天您一时神經錯乱，吓坏了医生跟我，事后我們談了很久。我亲爱的，您为甚么不肯认眞的治一治您的病呢？难道可以照这样下去嗎？原諒我出于友情直爽的說一句，”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小声說。“您生活在頂不利的环境里：狭窄，骯髒，沒有人照料您，也沒有錢治病……我亲爱的朋友，我跟医生全心全意地懇求您听从我們的忠告：到医院里去养病吧！在那儿有滋补的吃食，有照应，有人治病。咱們背地里說一句，叶甫根尼·菲奥朵雷奇固然是个俗人，不过他精通他的行业，倒可以

完全信任他。他已經应許我說他要照应您。"

安德列·叶菲梅奇看到邮政局长这种眞誠的关心和忽然在邮政局长臉頰上閃光的眼泪，感动了。

"我尊敬的朋友，不要听信那种話！"他小声說，把手按在胸口上。"不要听信那种話！那全是胡說！我的病只不过是这么回事：二十年来我在全城只找到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他又是个疯子。我根本沒有害病，只不过我走进了絕路，沒有法子逃出来罢了。我覺得随便怎样都沒关系，甚么事我都預备承当。"

"进医院去养病吧，我亲爱的。"

"对我来說什么都行，哪怕进深淵也沒关系。"

"好朋友，答应我：您一定听叶甫根尼·菲奥朵雷奇的話。"

"遵命，要我答应我就答应。可是我再說一遍，我尊敬的朋友，我走进了絕路。現在不管甚么东西，就連朋友的眞心同情在內，也只有一个結果：引我走到灭亡。我正在走向灭亡，而且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好朋友，您会复元的。"

"何必再說这种話呢？"安德列·叶菲梅奇激动的說。"很少人不在一生的結尾經历到我現在所經历到的情形。遇到有人告訴您說您腰子有病或者心房扩大，因此您开始看病的时候，或者遇到有人告訴您說您是疯子或者罪犯，换句話說，遇到人家忽然注意您的时候，那您就得知道：您已經走进絕路，出不来了。您极力想逃出来，可是反而陷得越发深了。那您就索性听天由命吧，因为人力已經不能挽救您了。我覺得就是这样。"

这当儿窗洞那里挤滿了人。为了免得碍人家的事，安德列·叶菲梅奇就站起来告辞。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重又請他务必答应他的話，然后送他到外边門口。

当天，将近傍晚，出人意外，霍包托夫穿着短羊皮袄和高統靴到安德列·叶菲梅奇家里来了，用一种仿佛昨天根本沒出过甚么事的口气对安德列·叶菲梅奇說：

“我是有事来找您的，同事。我来請您：您願意不願意跟我一块儿去会診一个病人？嗯？”

安德列·叶菲梅奇心想霍包托夫大概要他出去散步解一解悶，或者真心要給他一个賺点錢的机会也未可知，就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跟他一块儿走到街上。他暗自高兴，总算有个机会可以把他昨天的过失弥补一下，就此和解了；他心里感激霍包托夫，因为昨天的事他絕口不提，分明原諒他了。这个沒有教养的人这么心細，是很难料到的。

“您的病人在哪儿？”安德列·叶菲梅奇問。

“在我的医院里。我早就想請您去看一看他了……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病例。”

他們走进医院的院子，繞过正房，向那住着疯人的小屋走去。不知甚么緣故他們走这一路都沒有說話。他們走进小屋，尼基达照例跳起来，立正。

“这儿有一个病人肺部忽然害了并发症，”霍包托夫跟安德列·叶菲梅奇一块儿走进病室，低声說。“您在这儿等一会儿，我馬上就来。我只是为了去拿我的听診器。”

他就出去了。

17

天已經黑下来。伊凡·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把臉埋在枕头里；那个瘫子一动也不动地坐着，輕声的哭，努动嘴唇。胖农

民和从前的檢信員睡着了。屋里安安靜靜。

安德列·叶菲梅奇在伊凡·德米特里奇的床边坐下，等着。可是半个钟头过去了，霍包托夫沒有来，尼基达却抱着一件长袍，一身不知甚么人的衬里衣褲、一双拖鞋，走进病室里来。

“請换上您的衣服，老爷，”他輕声說。“您的床在这边，請到这边来，”他又說，指一指一張空床，那分明是不久以前搬进来的。“不要紧，求上帝保佑，您会复元的。”

安德列·叶菲梅奇一下子全明白了。他一句話也沒說，依照尼基达的指点，走到那張床边坐下；他看見尼基达站在那儿等着，就脫光身上的衣服，覚得很害臊。然后他穿上医院的衣服；衬褲很短，衬衫却长，长袍上有熏魚的气味。

“求上帝保佑，您会复元的，”尼基达又說一遍。

他把安德列·叶菲梅奇的衣服收檢起来，抱在怀里，走出去，随手关上了門。

“沒关系……”安德列·叶菲梅奇想，害臊地把长袍的衣襟掩上，覚着穿了这身新衣服像是一个囚犯。“这也沒关系……礼服也好，制服也好，这件长袍也好，反正都一样……”

可是他的表呢？側面衣袋里的笔記簿呢？他的紙烟呢？尼基达把他的衣服拿到哪儿去了？这样一来，大概直到他死的那天为止，他不会再有机会穿褲子、坎肩、高統靴了。这种事，乍一想，不知怎的，有点古怪，甚至不能理解。安德列·叶菲梅奇到現在还相信女市民别洛娃的房子跟第六病室沒有甚么分别，这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无聊、空虛。然而他的手发抖，脚发凉，一想到待一会儿伊凡·德米特里奇起来，看見他穿着长袍，就不由得害怕。他站起来，在房間里走了一个来回，又坐下。

在那儿，他已經坐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他厌煩得要命。难

道在这种地方人能住一天，一个礼拜，甚至像那些人似的一連住好几年？是啊，他已經坐了一陣，走了一陣，又坐下了；他还可以站起来，瞧一瞧窗外，再走一个来回。可是这以后怎么样呢？就照这样像一个偶像似的始終坐在这儿思考嗎？不，这可不行啊。

安德列·叶菲梅奇躺下去，可是立刻坐起来，用衣袖擦掉額头上的冷汗，于是覺着整个臉上都有熏魚的气味了。他又走来走去。

“这一定是出了甚么誤会……”他說，茫然摊开两只手。“这得解釋一下才成，一定是有甚么誤会……”

这当儿伊凡·德米特里奇醒来了。他坐起来，拿拳头支着腮帮子。他唾了口痰。然后他懶洋洋的瞧着医生，起初大概一点也不明白；可是不久他那带着睡意的臉就現出了幸災乐禍的譏諷神情。

“哈哈！好朋友，他們把您也安置到这儿来啦！”他眯細一只眼睛，用带着睡意而发哑的声音說。“我很高兴。您以前吸别人的血，現在人家要吸您的血啦。好极了！”

“这一定是出了甚么誤会……”安德列·叶菲梅奇給伊凡·德米特里奇的話吓坏了，慌張地說；他聳一聳肩膀，再說一遍：“这一定是出了甚么誤会……”

伊凡·德米特里奇又唾口痰，躺下去。

“該詛咒的生活！”他嘟嘟噥噥地說。“这种生活眞叫人痛心，感到屈辱，因为它不是以我們的痛苦得到补償来結束，不是像歌剧那样庄严的結束，却是用死亡来結束；临了，来几个医院工役，拉住死尸的胳膊和腿，拖到地下室去。呸！不过，那也沒关系……到了另一个世界里，那就要輪着我們过好日子了……到那时候我要从另一个世界到这里来，显出鬼影，吓一吓这些敗

类。我要把他們逼到这儿关起来。”

莫依塞依卡回来了，看見医生，就伸出了手。

“給我一个小錢！”他說。

18

安德列·叶菲梅奇走到窗口去，瞧着外面的田野。天已經黑了，右面天边升上来一个冷冷的、发紅的月亮。离医院圍墙不远，至多不出一百俄丈的地方，矗立着一所高大的白房子，被一道石墻圍起来。这是监獄。

“原来現实是这样！”安德列·叶菲梅奇想，他覚着害怕了。

月亮啦、监獄啦、圍墙上的釘子啦、远处一个燒骨場上騰起来的火焰啦，全都可怕。他听見身后一声叹息。安德列·叶菲梅奇回过头去，看見一个人胸前戴着亮閃閃的星章和勛章，微微笑着，調皮地映眼。这也显得可怕。

安德列·叶菲梅奇极力对自己說：月亮或者监獄并沒有甚么蹊蹺的地方；勛章是就連神智健全的人也戴的，而且人間万物早晚会腐烂，化成粘土；可是他忽然发急了，双手抓住窗上的鉄窗格，使足力气搖它。結实的鉄窗格却一动也不动。

随后，为了免得覚着可怕，他走到伊凡·德米特里奇的床边，坐下。

“我的精神支持不住了，亲爱的，”他喃喃的說，发抖，擦掉冷汗。“我的精神支持不住了。”

“可是您不妨談点哲学啊，”伊凡·德米特里奇譏誚地說。

“我的天，我的天……对了，对了……有一回您說俄罗斯沒有哲学，然而大家都談哲学，連小人物也談。可是要知道，小人

物談談哲学对誰也沒有甚么害处啊，"安德列·叶菲梅奇說，那声音仿佛要哭出来，引人怜悯似的。"可是亲爱的，为甚么您发出这种幸災乐禍的笑声呢？小人物既然不滿足，怎么能不談哲学呢？他是一个有头脑、受过教育的人啊，他有上帝那样的相貌，有自尊心，喜爱自由，却沒有別的路走，而跑到一个骯髒愚蠢的小城里来做医生，把整整一輩子消磨在拔血罐、螞蝗、芥子膏上面！詭詐，狹隘，庸俗！唉，我的天啊！"

"您在胡說了。要是您不願意做医生，那尽可以去做大臣啊。"

"不行，我甚么也做不成。我們軟弱，亲爱的……以前我滿不在乎，活潑清醒地思考着，可是生活剛剛粗暴地碰到我，我的精神就支持不住了……泄气了。……我們軟弱，我們不中用……您也一样，亲爱的。您聰明，高尙，从母亲的奶里汲取了高尙的感情，可是剛剛走进生活就乏了，害病了……我們軟弱啊，軟弱啊！"

随着黃昏来臨，除了恐惧和屈辱的感觉以外，另外还有一种沒法摆脫的甚么感觉不断折磨安德列·叶菲梅奇。临了，他明白了：他想喝啤酒，想抽烟。

"我要出去，亲爱的，"他說。"我要叫他們在这儿点个灯……这样我可受不了……我可受不了……"

安德列·叶菲梅奇走到門口，开了門，可是尼基达立刻跳起来，擋住他的路。

"您上哪儿去？不行，不行！"他說。"到睡觉时候了！"

"可是我只出去一会儿，在院子里散一散步！"安德列·叶菲梅奇慌張地說。

"不行，不行；这是不許可的。您自己也知道。"

尼基达砰的一声关上門，用背抵住門。

“可是，就算我出去一趟，对别人又有甚么害处呢？”安德列·叶菲梅奇問，聳一聳肩膀。“我不明白！尼基达，我一定要出去！”他用发顫的嗓音說。“一定要出去！”

“不許破坏秩序，这要不得！”尼基达告誡說。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伊凡·德米特里奇忽然叫道，跳下床来。“他有甚么权利不放我們出去？他們怎么敢把我們关在这儿？法律上似乎明明說着不經审判不能剝夺人的自由啊！这是强暴！这是专制！”

“当然，这是专制！”安德列·叶菲梅奇听到伊凡·德米特里奇的叫声，添了点勇气，說道。“我一定要出去，非出去不可！他没有权利！我跟你說：放我出去！”

“听見沒有，愚蠢的野兽？”伊凡·德米特里奇叫道，用拳头砰砰地敲門。“开門！要不然我就把門砸碎！你这个狠心人！”

“开門！”安德列·叶菲梅奇叫道，渾身发抖。“我要你开門！”

“你尽管說吧！”尼基达隔着門回答道。“随你說吧！”

“至少去把叶甫根尼·菲奥朵雷奇叫来！就說我請他上这儿来……来一会儿！”

“明天他老人家自己会来。”

“他們絕不会放我們出去！”这当儿伊凡·德米特里奇接着說。“他們听凭我們在这儿等死！啊，主，难道在下一个世界里真的会沒有地獄，这些混蛋真的会得到寬恕嗎？正义在哪儿呀？开門，混蛋，我透不出气来啦！”他用嘎哑的声調喊着，用尽全身力量撞門。“我要把我的脑袋碰碎！杀人犯！”

尼基达很快地开了門，用双手和膝盖粗暴的推开安德列·叶菲梅奇，然后掄起胳膊，一拳打在他臉上。安德列·叶菲梅奇

觉着有一股咸味的大浪兜头盖上来，把他拖到床边去；他嘴里真的有一股咸味：多半他的牙出血了。他好像要游出这股大浪似的摇着胳膊，抓住甚么人的床架，同时觉得尼基达在他背上打了两拳。

伊凡·德米特里奇大叫了一声。大概他也挨打了。

然后一切都安静了。淡淡的月光从铁格子里照进来，地板上鋪着一个像网子那样的阴影。这是可怕的。安德列·叶菲梅奇躺在那儿，屏住呼吸：他战战兢兢地等着再挨打。他觉着好像有人拿一把镰刀，刺进他的身子，在他胸中和腸子里攪了几下似的。他痛得咬枕头，磨牙，忽然在他那乱糟糟的脑子里清楚的閃过一个可怕的、叫人受不了的思想：这些如今在月光里像黑影一样的人，若干年来一定天天都在遭受这样的痛苦。这种事他怎么会二十多年以来一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不懂痛苦，根本沒有痛苦的概念，因此这不能怪他；不过他那跟尼基达同样冷酷凶恶的良心却使得他从后脑勺直到脚后跟都变得冰凉了。他跳起来，想用尽气力大叫一声，赶快跑过去打死尼基达，然后打死霍包托夫、总务处长、助理医师，再弄死他自己；可是他的胸膛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他的腿也不听他使唤了。他喘不过气来，拉扯胸前的长袍和衬衫，撕得粉碎，然后倒在床上，不省人事了。

19

第二天早晨他头痛，耳朵里嗡嗡地响，觉得周身衰弱。他想起昨天他的軟弱，并不害臊。昨天他胆怯，甚至怕月亮，而且真誠的說出了这以前他万沒料到自己会有的感情和思想。比方說，他說出了爱談哲学的小人物的不满足。可是現在，他甚么也

不在意了。

他不吃不喝，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也不說話。

“对我說来，甚么都一样了，”他們問他話的时候，他想。“我不想回答了……对我說来，甚么都一样了。”

午飯后，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給他送来四分之一磅的茶和一磅果冻。达留希卡也来了，在床边站了整整一个钟头，臉上現出茫然的悲伤神情。霍包托夫医生也来看他。他拿来一瓶溴化鉀药水，吩咐尼基达燒点熏香甚么的来給病室消一消毒。

将近傍晚，安德列·叶菲梅奇因为中風而死了。起初他感到猛烈的寒顫和噁心；仿佛有一种使人噁心的东西浸透他的全身，甚至钻进他的手指头，从肚子里往上冒，涌到他的脑袋里，淹沒他的眼睛和耳朵。一切东西在他眼前都变成綠色了。安德列·叶菲梅奇明白他的末日到了，想起伊凡·德米特里奇、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成百万的人，都相信长生不死。万一眞会不死呢？可是他并不希望不死，他只想了一想就算了。一群非常美丽优雅的鹿跑过他的面前，他昨天在书上讀到过这样一群鹿；随后有一个农妇向他伸出手来，手里拿着一封挂号信……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說了句甚么話。后来一切都消散，安德列·叶菲梅奇从此昏迷不醒了。

医院工役走来，抓住他的胳膊和腿，把他抬到小教堂里去了。在那儿他躺在桌子上，睜着眼睛，晚上的月光照着他。到早晨，塞尔盖·塞尔盖伊奇来了，对基督吊在十字架上的图像虔誠地禱告一番，把他前任长官的眼睛闔上了。

第二天安德列·叶菲梅奇下了葬。送葬的只有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和达留希卡。

1892 年

文学教师

1

地板上响起馬蹄的得得声；他們从馬房里先拉出黑馬努林伯爵，然后拉出白馬巨人，隨后拉出它的妹妹瑪依卡。它們全是名貴的駿馬。老人謝列斯托夫給巨人上好鞍子，对他女儿瑪霞說：

"行了，瑪丽雅·戈德芙魯阿，上馬！唷！"

瑪霞·謝列斯托娃是一家当中頂年輕的一个；她已經十八岁了；可是她的家人积习难改，还把她看做小孩，因此大家仍旧称呼她瑪尼雅①和瑪紐霞②；自从城里来了个馬戏团，她热中地去看馬戏以后，大家又开始管她叫瑪丽雅·戈德芙魯阿了。

"唷！"她騎到巨人的背上叫了一声。

她姐姐瓦丽雅騎上瑪依卡，尼基丁騎上努林伯爵，軍官們騎上各自的馬；这个又长又好看的馬队，閃着軍官們的白上装，小姐們的黑色騎馬装，五顏六色，緩緩地走出院子。

尼基丁瞧出来：大家上馬的时候，以及后来大家騎着馬走过

①、② 都是瑪丽雅的爱称。

街道的时候，不知什么道理，瑪紐霞专注意他一个人。她担忧地瞧着他和努林伯爵，說：

“您得时时刻刻勒住馬銜鉄，管住它才行，塞尔盖·瓦西里奇。别让它畏缩。那是它装佯。”

要么因为巨人跟努林伯爵十分要好，要么也許机会凑巧，总之，她騎着馬始終挨着尼基丁身旁走，跟昨天和前天一样。他呢，瞧着騎在驕傲的白馬身上的她那苗条嬌小的身子，瞧着她那秀丽的側影，瞧着那頂跟她一点也不相称、使她看起来显老的高礼帽，心里又快活，又温柔，又癡迷，虽然在听她讲話，可是沒大听清她在說什么，却在暗想：

“我凭我的人格担保，我对天賭咒：我不再怕羞，我今天非跟她說明白不可……。”

那时候是傍晚六点多钟，正是白洋槐和紫丁香的香气非常濃郁，而且空气和树木本身好像因为那濃香而变凉了的时候。城中公园里的乐队已經在彈奏。馬儿在大街上踩出一片清脆的蹄声，四面八方傳来談笑声和关門声。在路上遇到的兵士都向軍官敬礼，男学生向尼基丁鞠躬；所有从容走着或者匆忙地赶到公园去听音乐的人，看見这一伙人馬，显然都很愉快。天气多么暖和啊！散布在天空东一朵西一朵的白云，那样子多么輕柔！白楊和洋槐的影子伸过整个寬闊的大街，籠罩在街对面的房屋的阳台和二层楼上，看上去多么温柔而舒暢！

他們騎馬出城，在大道上快步奔跑起来。这儿已經沒有洋槐和紫丁香的香气，也听不見音乐声，可是田野透出清香，嫩黑麦和小麦碧綠，金花鼠吱吱地叫，白嘴鴉呱呱地噪。不管往哪儿看，到处都是綠油油的，只不过这儿那儿現出几块瓜地，顏色发黑，左边远处在墓园那儿有一片正在雕謝的白色苹果花罢了。

他們走过屠宰場，然后走过啤酒釀造厂，追上一群赶到市郊公园去奏乐的軍乐队員。

"波粱斯基有一匹很好的馬，这我不否认，"瑪紐霞对尼基丁說，用眼睛指了指那个騎着馬跟瓦丽雅并排走着的軍官。"不过那馬有缺点。左腿上有那么一块白毛，簡直长的不是地方；而且請看，它跑啊跑的它那脑袋就往旁边一閃。現在是任凭怎么样也沒法叫它不閃了，它要照这样一直閃到死的那一天了。"

瑪紐霞跟她父亲一样是个热中的馬迷。她看見别人有好馬，总觉着心痛，一看出别人的馬有缺点就痛快。尼基丁却一点也不懂馬；勒住馬繮也好，勒住馬銜鉄也好，馬快跑也好，慢跑也好，在他完全沒有分別；他只觉得自己騎馬的姿势不自然，別扭，因此那些善于騎馬的軍官一定比他更能叫瑪紐霞滿意。于是他因为她喜欢那些軍官而吃醋了。

他們路过郊外的公园，有人提議大家进去，喝点矿泉水。他們就进去了。这公园里只有橡树；那些橡树最近才长出叶子，因此从新生的树叶里望出去，仍旧看得見整个公园，和公园里的高台、小桌、秋千；所有的烏鴉窩也都看得見，样子像大帽子。这伙騎士和他們带来的小姐在一張小桌旁边下了馬，要矿泉水喝。有些他們认得的人，原在公园里散步，这时候走到他們跟前来。其中有穿高筒靴的医师，有等音乐师的乐队指揮。医师一定把尼基丁看做大学生了，因为他問：

"請問，您是回来过暑假嗎？"

"不，我一向住在这儿，"尼基丁回答說，"我是中学校的教师。"

"眞的嗎？"医师觉着奇怪，"这么年輕就巳經做老师啦？"

"怎么能說年輕？我二十六岁啦！……我的天！"

“您留了鬍子和唇髭，可是从您的相貌看起来，您至多不过二十二三岁。您显得多么年輕啊！”

“簡直是混蛋！”尼基丁暗想，“他也拿我当小娃娃看待！”

别人讲到他年輕，特别是当着女人或学生的面，他总是极不痛快。自从他到本城来做事以后，他一直討厌他自己这副显得过于年輕的相貌。学生不怕他，老人叫他年輕人，女人倒高兴跟他跳舞，却不高兴听他的长篇大論；他呢，情願大大牺牲一下，只求馬上老这么十岁才好。

从公园出来，他們再往前走，到了謝列斯托夫的田庄。他們在庄院門外勒住馬，喚出总管的老婆普拉斯柯芙雅，要她拿点鮮牛奶来。牛奶来了却沒人喝；大家互相望望，笑起来，策动馬，跑回去了。等到他們騎馬回来，乐队已經在市郊公园里奏乐；太阳躲到墓園后面，半个天空給晚霞染成紫紅色了。

瑪紐霞騎着馬又跟尼基丁并排走着。他有心告訴她說他多么熱烈地爱她，可是他又怕給軍官和瓦丽雅听了去，只好不响。瑪紐霞也一声不响；他体会到她为什么沉默，为什么騎着馬跟他并排走，就暗暗覺着幸福，于是大地、天空、城中的灯火、啤酒釀造厂的黑輪廓，总之，一切东西在他眼里合成了一种很美妙可爱的东西；他覺着努林伯爵仿佛凌空走着，想跃上紫紅的天空似的。

他們到了家。茶炊已經在花园里的桌子上滚沸，老人謝列斯托夫跟他的朋友，地方法院的官員們坐在长桌子的一头談心，他照例在批評什么事情。

“这是粗鄙！”他說，“粗鄙，不是别的。对了，先生！粗鄙，先生！”

自从尼基丁爱上瑪紐霞以后，謝列斯托夫家的东西样样都

中他的意：房子、房子旁边的花园、晚茶、藤椅、老奶媽、甚至老人常爱說的那两个字“粗鄙”。他所不喜欢的只有那无数的猫和狗，还有在露台上一个大籠子里凄凉地哀叫着的埃及种鴿子。守門狗和看家狗也实在是多，他跟謝列斯托夫一家来往这么久，却只认清了其中的两个：穆希卡和索木。穆希卡是一条脫了毛的小狗，臉上却毛茸茸，恶毒而且恃寵。它痛恨尼基丁；它一看見他，就偏着头，齜出牙，叫起来：“嗚……汪汪汪……嗚……”

然后它就趴在椅子底下。每逢他想把它从自己的椅子底下赶走，它就尖声地嗥起来，主人們就說：

“别害怕，不咬人。它是一条好狗。”

索木是一条高大的黑狗，腿长，尾巴跟木棒那么硬。每逢吃飯或喝茶，它总是一声不响地在桌子底下走动，摇着尾巴拍人們的靴子和桌腿。它是条忠厚的笨狗，可是尼基丁受不了它，因为它有个习慣，总喜欢把头放在吃飯的人的膝盖上，弄得褲子沾上了它的唾沫。尼基丁不止一回用刀柄打它的大額头，用手指头彈它的鼻子，罵它，抱怨它，可是任凭怎么样也还是免不了让自己的褲子沾上污斑。

騎馬閑游一番以后，茶啦、果酱啦、面包干啦、牛油啦，仿佛都很好吃了。他們默默地、津津有味地喝完第一杯茶；不过喝到第二杯，他們就吵起架来了。每次喝茶和吃中飯的时候領头吵架的总归是瓦丽雅；她已經二十三岁，长得俊俏，比瑪紐霞好看，素来被人认为是这一家人中頂聪明、頂有教养的一个；她的举动端庄严正，凡是在家里代替了亡母地位的大女儿都有这样的气派。既是这家里的女主人，她就觉得有权利在客人面前穿着內衣走来走去，而且直呼那些軍官的姓；她把瑪紐霞看做小姑娘，用女教师的口吻跟她談話。她老是管自己叫做老处女——这就

是說她相信自己准嫁得出去。

每一回談話，哪怕是讲到天气，她也一定把它变成吵架。她有一种嗜好，喜欢抓住别人的語病，揭穿别人的矛盾，挑剔話里的毛病。您刚跟她談起什么事，她就張大眼睛瞧着您的臉，忽然插嘴說："对不起，对不起，彼得罗夫，前天您讲的話可是剛好相反啊！"

要不然，她就冷冷地一笑，說："可是我瞧您是在鼓吹第三厅[1]的政策呢。那我給您道喜了。"

要是您开一句玩笑，或者說句双关話，您就馬上可以听到她的声音："这是老套头！"要不然："这是耍貧嘴！"要是軍官說了句俏皮話，她就做出輕蔑的臉相，說："大兵的挖苦話！"

她捲着舌头念起"P"来很用勁，弄得穆希卡总要从椅子底下回她一声："嗚……汪汪汪……"

这回喝茶时候，吵嘴是因为尼基丁讲到学校的考試而开的头。

"对不起，塞尔盖·瓦西里奇，"瓦丽雅拦住他的話，"您說什么学生覚着考試难。容我問您一声，这到底是誰的錯呢？比方說您叫八年級的学生做作文，題目是'心理学家普希金'。第一，不应該出这么难的題目；第二，普希金怎么能算是心理学家呢？是啊，讲到謝德林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就不同了，可是普希金却是大詩人，不是别的。"

"謝德林是一回事，普希金又是一回事，"尼基丁悶悶不乐地回答。

"我知道，你們高等学校的老师是不大看得起謝德林的，不

[1] "第三厅"是沙皇的最高警察机构，在一八二六年成立，目的在于鎮压革命活动。"第三厅"特别頑强地迫害进步的出版物和进步的俄罗斯文学。

过問題不在这儿。請您告訴我，普希金在哪方面可以算得是心理学家呢？"

"照这样說来，难道您的意思是說他不是心理学家嗎？要是您不嫌棄，我不妨給您举点例子。"

尼基丁就背了几段《奥涅金》①，然后又背了几段《鲍利斯·戈东諾夫》②。

"我一点也看不出这里头有什么心理学，"瓦丽雅叹道，"心理学家是描写人类灵魂細微曲折的变化的那种人；您念的那些却是优美的詩，不是别的。"

"我知道您所要的心理学是什么东西！"尼基丁說，生气了，"您要别人拿个鈍鋸子来鋸我的手指头，我呢，提高了喉嚨喊——这就是您所謂的心理学。"

"耍貧嘴！不过您还是沒有对我証明为什么普希金是心理学家。"

每逢尼基丁因为反对一种他认为狹隘陈腐的或者这一类的事情而不得不吵架的时候，他总是从座位上猛的跳起来，两只手捧住头，哼哼唧唧，从房間这一头跑到那一头。现在也是这个样子：他跳起来，用手抱住头，哼哼唧唧，繞着桌子兜圈子，随后在稍稍远一点的地方坐下。

軍官們来給他撑腰。波梁斯基上尉开口，对瓦丽雅担保說，普希金眞的是心理学家，为要証明这点，他还引了萊蒙托夫的两行詩；盖尔涅特中尉說如果普希金不是心理学家，他們就不会为他在莫斯科立紀念像了。

"这是粗鄙！"这話从桌子的另一头傳来，"我对总督就是这

① 普希金的詩体小說《叶甫盖尼·奥涅金》。

② 普希金的历史詩劇。

么說的：'这是粗鄙，大人。'"

"我不願意再吵了！"尼基丁叫道，"这样吵下去沒完沒了！够啦！嗨，給我滚开，这条髒狗！"他对索木喊道，索木把脑袋和爪子都放到他的膝盖上来了。

"嗚……汪汪汪……"从桌子底下傳出来。

"承认您自己錯了吧！"瓦丽雅叫道，"承认吧！"

可是这时候有几位小姐走来，吵架自然而然中止了。大家一齐走进客厅。瓦丽雅在鋼琴旁边坐下来，开始彈舞曲。他們先跳华尔兹舞，然后跳波兰舞，再后跳卡德里尔舞和 Jrandrond①，由波梁斯基上尉領着穿过各个房間，然后又跳华尔兹舞。

跳舞时候，老年人坐在客厅里抽烟，看那些青年男女。老人中有一位是市立銀行經理謝巴尔津，他以喜欢文学和戏剧艺术出名。他創办了当地的音乐戏剧小組，亲自参加演出，不知什么緣故老是只限于演滑稽的听差，或者用唱歌的調門朗誦《女罪人》。他在本城有个外号，叫木乃伊②，因为他长得高，又很瘦，青筋暴起，而且老是做出庄严的脸相，眼睛发呆，沒有光彩。他那么热誠地爱好戏剧艺术，甚至剃光上髭和鬍子，弄得他越发像木乃伊了。

等到"大圓圈"拆散，他迟迟疑疑，側着点身子走到尼基丁跟前，咳了一声，說：

"剛才你們喝茶时候的一番辯論，我很荣幸地全听見了。我十分贊成您的見解。我們的看法一样，因此跟您談一談，在我是很大的乐事。您看过萊辛③的《汉堡剧评》那本书吗？"

---

① 法語，"大环舞"，一种古代集体舞蹈的花样。

② 古埃及人用防腐剂保存下来的人体。

③ 萊辛（1729—1781），德国批評家兼剧作家。

"沒有，我沒看过。"

謝巴尔津大吃一惊，不住地摆手，仿佛烫伤了手指头似的；他甚么話也沒說，从尼基丁身边走开了。謝巴尔津的身材、他問的那句話、他的惊奇的神情，尼基丁都覺着好笑，不过他仍旧暗想：

"这眞叫人难为情。我自己是文学教师，可是直到今天我还沒讀过萊辛的书。将来我得讀一讀他的著作才成。"

晚飯以前，这班人，老老少少，全坐下来玩"命运"①。他們拿两付牌，一付发給大家，每个人得的牌一般多，一付摊在桌子上，背面朝上。

"誰手里有这張牌，"老人謝列斯托夫正正經經地开口，翻开第二付牌的面上的一張，"命运就派誰馬上到儿童室去吻一下奶媽。"

吻奶媽的荣幸落在謝巴尔津身上了。大家就簇拥着他，把他領到儿童室去，一面笑一面鼓掌，逼他吻奶媽。这就引起了一大片嚷叫嘩笑的声音……

"不够热情！"謝列斯托夫喊道，笑得流出眼泪来，"不够热情啊！"

命运派定尼基丁听取所有的人的懺悔。他就坐在客厅中央的一把椅子上。有人拿来一条披巾，包住他的脑袋。第一个来对他懺悔的是瓦丽雅。

"我知道您的罪，"尼基丁开口說，从黑地里瞧着她那副严厉的模样，"小姐，告訴我，您每天跟波梁斯基出去散步，到底是甚么緣故？哼，她絕不会无緣无故跟驃騎兵在一块儿呀！"

"这是耍貧嘴，"瓦丽雅說，走开了。

---

① 一种牌戏名。

然后，他在头巾里面看見两个凝眸不动的大眼睛亮晶晶的閃光，还在黑地里隐約看到一張可爱的臉儿的輪廓，又聞到一股早已熟悉的名貴香水的气味，使得尼基丁想起了瑪紐霞的房間。

“瑪丽雅·戈德芙魯阿，”他說，嗓音都变了，它变得那么柔和而温存，“您犯的是什么罪啊？”

瑪紐霞眯細眼睛，朝他吐了吐舌尖，然后她笑着，走开了。过一分钟，她站在房間中央，拍着手叫道：

“吃晚飯啦，吃晚飯啦，吃晚飯啦！”

大家就一齐拥进了飯厅。

吃晚飯的时候，瓦丽雅又吵起架来，这回是跟她父亲吵。波梁斯基庄重地吃着，喝着紅葡萄酒，对尼基丁讲起有一年冬天出征，他怎样通宵站在一个泥沼里，烂泥沒到膝头，讲起敌人离得怎样近，大家奉命不准抽烟或讲話，那天晚上又冷又黑，刮着刺骨的大風。尼基丁听着，斜起眼睛看瑪紐霞。她呢，正在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眼也不眨，仿佛在想什么心事，或者呆呆地出了神似的……这使他覚得又快活又痛苦。

“为什么她照这样看我啊？”这問題折磨着他，“这眞叫人难为情。人家会瞧出来的。啊，她还多么年輕，多么天眞啊！”

午夜，客人散了。尼基丁剛剛走出門口，楼上一扇小窗子就砰的一声推开了，瑪紐霞探出头来。

“塞尔盖·瓦西里奇！”她招呼一声。

“有什么事嗎？”

“我跟您說啊……”瑪紐霞說，明明想找点話說，“我跟您說啊……波梁斯基答应一两天里头带着照相机来，給我們大家照像。我們得在这儿聚齐才行。”

"好吧。"

瑪紐霞消失了，窗子砰的一声关上，那所房子里立刻有人彈起鋼琴来。

"嘿，这个家庭！"尼基丁想着，穿过大街，"这个家里沒有人唉声叹气，只有那些埃及种的鴿子除外，可是就連那些鴿子唉声叹气也只是因为它們不会用别的方法表白它們的欢乐罢了！"

不过，也并不是只有謝列斯托夫家才过得快活。尼基丁还沒走出两百步去，就听見另一所房子里傳出鋼琴声来。他再往前走不远，又碰見一个农民在門口彈三弦琴。公园里，乐队奏着俄罗斯歌曲中的杂曲……

尼基丁的家离謝列斯托夫家有半俄里远，那是一个公寓，共有八个房間，他按年租三百卢布賃下来，跟他的同事史地教师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同住。那位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还不能算是老人，长着獅子鼻和稀疏的紅鬍子，相貌粗俗呆笨，跟工匠一样，可是神情温和。尼基丁走回家来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己房間里桌子旁边改学生們画的地图。他认为学地理頂要紧頂重大的事是画地图，学历史呢，是記年份，他往往一連好几夜坐在那儿用藍鉛笔改他的男学生和女学生所画的地图，或者編年表。

"今天天气多可爱啊！"尼基丁走进他的房間說，"您眞叫人奇怪，怎么能坐在房間里不出去呢？"

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是个不善于言談的人，他要么是一声不响，要么是讲些人人早已知道的事。現在他就是这样回答：

"不錯，很好的天气。現在是五月；不久就要到眞正的夏天了。夏天跟冬天不同。冬天得燒炉子，可是夏天不燒炉子也暖和。夏天晚上开着窗子还是覚着热，冬天就連装了双层窗子也还是覚得冷。"

尼基丁在桌旁坐了沒到一分钟，就覚着煩悶了。

“晚安！”他說，站起来，打个呵欠，“我本来想告訴您一件跟我有关系的爱情方面的事，可是您呢，搞地理！人家剛跟您談到爱情，您就会立刻問：‘卡尔卡战役是在哪年？’您跟您那些战役啦，您那些丘庫奇岬① 啦，統統滚蛋吧！”

“您为什么生了气？”

“煩死了！”

他想到他还沒有跟瑪紐霞談开，又想到現在找不到一个可以談一談自己的爱情的人，就心煩起来，走进自己的书房，在长沙发上躺下。书房里黑暗而沉靜。尼基丁躺在那儿，呆望着黑暗，不知什么道理，开始想像过两三年后他为办一件事要上彼得堡去，瑪紐霞怎样上車站去送他，哭哭啼啼；到了彼得堡，他怎样接着她寄来的一封长信，要求他快点回家。他呢，怎样写信給她……他的信开头照这样写：“我亲爱的小耗子！……”

“对了，我亲爱的小耗子！”他說，笑了。

他躺得不舒服。他就把两条胳膊垫在脑袋底下，抬起左腿来架在长沙发靠背上。他觉得舒服了。这当儿，窗口开始明显地发白，睡意蒙朧的公鸡在院子里叫起来。尼基丁接着想他怎样从彼得堡回来，瑪紐霞怎样到車站来接他，高兴得尖叫一声，扑过来摟住他的脖子；或者，更妙一点，他要个花招：半夜三更偸偸回到家来，厨娘替他开門，然后他踮起脚尖走进臥室，一声不响的脫掉衣服，一下子跳上床！她醒过来，乐得什么似的！

天大亮了。窗子和书房却不見了。在昨天他們騎馬路过的那个啤酒釀造厂的門前台阶上，坐着瑪紐霞，喃喃地說着什么。

---

① 在西伯利亚。

随后她挽着尼基丁的胳膊，跟他一块儿走进市郊公园。在那儿他看見橡树和像帽子一样的烏鴉窠。有一个窠搖蕩起来，謝巴尔津从里面探出头，大喝一声："您沒看过萊辛的书！"

尼基丁周身打一个冷战，睜开眼睛。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站在沙发前面，头往后仰着，正在打領带。

"起来吧，現在該到学校去了，"他說，"不应当穿着衣服睡覺。这样会弄坏你的衣服。应当脫了衣服睡在床上才对……"

照往常一样，他开始冗长的、抑揚頓挫的讲着人人早已知道的事。

尼基丁的第一堂課是二年級的俄文。九点钟整，他走进課堂，却看見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两个大字——瑪·謝。这两个字大概指的是瑪霞·謝列斯托娃。

"他們已經聞出来了，这些坏蛋……"尼基丁想，"他們怎么会什么都知道？"

第二堂文学課是在五年級。黑板上也写着瑪·謝两个字；他上完課走出課堂，听見身后来了一片叫嚷声，仿佛是戏院里最高楼座上傳来的喝采声：

"好哇！謝列斯托娃！！"

由于合衣睡了一覺，他的脑袋不好受，身体疲懶发軟。那些学生天天盼望着考試以前的停課，什么事也做不下去，心里厌煩，由于无聊而淘气起来。尼基丁呢，也厌煩，沒理会他們的淘气，不断地走到窗前去。他看見大街給太阳照得挺亮。房子上面是透明的藍天，鳥儿，远远的在蒼翠的公园和許多房子的背后是广漠无垠的远方、罩在藍色雾靄里的小树林、奔馳的火車冒出来的煤烟……

这时候有两个穿白上装的軍官，耍弄着小馬鞭，走过街上洋

槐的树蔭。然后有一群犹太人，长着白鬍子，戴着无檐帽，坐一辆带篷馬車經过这里。女家庭教师带着經理的孙女出来散步……索木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同另外两条狗一路跑过去……然后瓦丽雅穿一身素雅的灰色衣服和紅袜子，手里拿着《欧罗巴通报》，走过去。她必是上市立图书館去了一趟……

下学还早得很呢——要到下午三点钟！而且下了学，他不能回家，也不能上謝列斯托夫家去，却得上沃尔夫家里去教課才行。这沃尔夫是个有錢的犹太人，改信路德派①，不把孩子送进中学去，却請中学的教师到家里来教他們，上一回課給五卢布……

“心里眞悶啊，悶啊，悶啊！”他暗想。

到三点钟，他上沃尔夫家去了，到了那儿他覺着时間好像长得无穷无尽似的。到五点钟他离开那儿，可是七点钟以前，他得回到中学去开教师会議——拟定四年級和六年級的口試时間表！

他到暮色很深的时候才离开中学，到謝列斯托夫家去；他心跳，脸紅。一个月以前，甚至一个星期以前，每逢他抱定主張向她求爱的时候，他总是准备好一大套話，有序言，有結尾語。現在呢，他却一个字也沒准备好，他的脑子里乱哄哄的，他所知道的只是今天他一定要說出自己的爱情，再拖下去是絕对不行了。

“我要邀她上花园里去，”他想；“我們先随便蹓躂一会儿，然后我就說出自己的爱情……”

前厅沒有一个人；他走进大厅，后来又走进客厅……那儿也沒有人。他听見瓦丽雅在楼上跟人吵嘴，还听見兒童室里有雇

① 路德派是基督敎中的新敎派。

来的女裁缝的剪刀的剪裁声。

这所房子里有一个房間同时有三个名字：小房間、过路的房間、黑房間。那里面有一个旧大立柜，里面装着药品、彈药、猎具。这房間里有一道窄小的木头楼梯通到楼上，楼梯上老是睡着猫。这房間有两个門——一个通到儿童室，一个通到客厅。尼基丁走进这个房間，预备上楼去，忽然儿童室的門开了，又砰的一声关了，震得楼梯和立柜发顫；瑪紐霞穿着黑衣服，跑进房間来，手里拿着一段藍色衣料；她沒看見尼基丁，照直往楼梯口跑去。

“等一等……”尼基丁擋住她，“您好，戈德芙鲁阿……容我……”

他上气不接下气，不知道該說什么好；他一只手拉住她的手，一只手抓住藍色衣料。她呢，半害怕，半惊奇，睁着大眼睛瞧他。

“容我……”尼基丁接着說，深怕她走掉，“我要跟您談一件事……只是……这儿不方便。我不能，我不能够……戈德芙鲁阿，明白不，我不能……就是这么回事……”

藍色衣料掉在地板上，尼基丁拉住瑪紐霞的另一只手。她臉色煞白，努动嘴唇，然后从尼基丁面前往后退，退啊退的，发現自己夹在墙壁和立柜中間的角落里了。

“凭我的人格，我向您担保……”他輕声說，“瑪紐霞，凭我的人格……”

她揚起头，他就吻她的嘴唇，为了吻得久些，他用手指头捧住她的臉蛋；后来，不知怎么一来，他发現自己夹在墙壁和立柜中間的角落里了，她用胳膊摟着他的脖子，拿脑袋抵着他的下巴。

随后他們双双跑进花园去了。

謝列斯托夫家有一个占地四俄亩的大花园，里面有約摸二十棵老楓树和菩提树，有一棵樅树，此外全是果树：樱桃树啦、苹果树啦、梨树啦、野栗树啦、銀白的橄欖树啦……花也很多。

尼基丁和瑪組霞一句話也不說，順林蔭路跑着，笑着，时不时地互相問些前后不連貫的話，誰也不回答。在花园的上空，一弯新月照着；在淡淡的月光中，含着睡意的郁金香和鳶尾花从黑暗的青草里探身出来，仿佛要求人家对它們談情說爱似的。

等到尼基丁和瑪組霞回到正房里来，軍官們和小姐們已經到齐，正在跳瑪組卡舞①。波梁斯基又領头带着众人跳“大圓圈”舞，走遍各个房間，跳完舞大家又玩“命运”。晚飯前，等到客人已經从客厅走进飯厅，只剩下瑪組霞和尼基丁在一块儿，瑪組霞就偎貼在他的身边，說：

“你自己去跟爸爸和瓦丽雅談吧。我怕羞……”

晚飯后，他去找老人談話。謝列斯托夫听他說完，想了想，說：

“承您看得起我和我女儿，我很感激，不过容我像朋友那样跟您談一談。我不是凭父輩的身分跟您讲話，却是照上流人对上流人那样跟您讲話。請您告訴我，您年紀还这么輕，何苦要結婚呢？只有乡下人才那么年輕就結婚，那当然是粗鄙。可是您是为什么呢？您这样年輕，就披上枷，戴上鎖，到底有什么乐趣呢？”

“我完全不能算年輕了！”尼基丁生气地說，“我已經快滿二十七岁了。”

---

① 波兰流行的一种舞蹈。

“爸爸，兽医来了！”瓦丽雅在隔壁房間里叫道。

談話就此中断。瓦丽雅、瑪紐霞、波梁斯基，送尼基丁回家。他們走到他的家門口，瓦丽雅說：

“为什么您那个神秘的什么劈里拍拉·劈里拍拉奇从来不在甚么地方露面？他尽可以上我們家里来玩啊。”

尼基丁走进房里去的时候，那位神秘的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正坐在自己床上脫褲子。

“别睡覚，我的亲人儿！”尼基丁喘吁吁地对他說，“等一会儿，别睡覚！”

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赶紧穿好褲子，慌張地問：

“什么事？”

“我要結婚啦！”

尼基丁在他的同伴身旁坐下，瞧着他，带着惊奇的眼神，好像覚得自己很古怪似地，說：

“您想想看，我就要結婚啦！跟瑪霞·謝列斯托娃結婚！今天我求婚来着。”

“哦？她好像是个挺好的姑娘。只是她年輕得很。”

“是啊，她年輕！”尼基丁叹道，現出担忧的神气聳聳肩膀，“年輕得很，年輕得很哟！”

“她在我教过的中学里念过书。我知道她。她的地理还算不坏，历史可就不行了。她上課不专心听讲。”

不知什么緣故，尼基丁忽然可怜他的同伴，想对他說点温存的、安慰的話了。

“好朋友，您为什么不結婚呢？”他問，“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比方說，您为什么不去跟瓦丽雅結婚呢？她是个可爱的、挺好的姑娘啊！固然她很喜欢吵架，不过她那顆心……那是什么

样的心啊！她刚才还問起您呢。跟她結婚吧，我的好朋友！嗯？”

他明明知道瓦丽雅絕不肯嫁給这么一个无味的、扁鼻子的人，可是仍旧劝他娶她。为什么呢？

“婚姻是終身大事，”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想一想，說，“人得面面顾到，考虑周詳才成，万不可以草率从事。愼重絕沒有害处，特别是在婚姻方面，因为一結婚，就不再做单身汉，要开始过新生活了。”

他开始讲那些人人早已知道的話。尼基丁听不下去，道了晚安，回到自己房間里去了。他很快地脫掉衣服，很快地上床，为的是赶快开始想自己的幸福，想瑪紐霞，想将来，微微地笑着，忽然想起自己还沒讀过萊辛的著作。

“我得讀一讀他的著作才成……”他想，“其实，話說回来，我何必讀它呢？滚他的！”

他給自己的幸福弄得很累，馬上就睡着了，臉上的微笑一直保持到第二天清早。

他在梦中听見地板上的得得馬蹄声；他梦見从馬房里先牵出来黑馬努林伯爵，随后牵出来白馬巨人，再后，它的妹妹瑪依卡……

2

“教堂里很拥挤，很嘈杂，有一回甚至有个人叫喊起来；替瑪紐霞和我証婚的司祭长，隔着眼鏡望着人群，厉声說道：‘不准在教堂里走来走去，不准鬧，安安靜靜站在那儿禱告。应該存着敬畏上帝的心才对。’

“我的男儐相是我的两个同事，瑪尼雅的男儐相是波梁斯基上尉和盖尔涅特中尉。主教的唱詩班唱得好极了。烛花的爆声啦、亮光啦、花花綠綠的服裝啦、軍官啦、无数快活滿意的臉啦、瑪尼雅那种特別嬌弱的神情啦，总之整个环境和婚礼的禱告詞，把我感动得流下泪来，使我滿腔得意。我想：近来我的生活开了多么茂盛的花，变得多么美丽而富于詩意！两年以前，我还是个大学生，我还在涅格林諾伊租住着便宜的公寓房間，沒有錢，沒有亲戚，而且，依我当时的想法，也沒有前途。現在呢，我是內地一个頂好的省城里的中学教員，收入牢靠，有人爱，万事如意。我想：都是为了我，这群人才聚在这儿；为了我，那三个枝形烛架才点亮，輔祭长才大声喊叫，唱詩班才努力唱好；不久我就可以叫一声妻子的那个年輕的人儿这么年輕，这么風雅，这么高兴，那也是为了我。我想起我們最初的相逢，想起我們城外的旅行，想起我的求爱，想起天气——这年的夏天，仿佛上天故意安排好了似的，天气好得不得了。当初住在涅格林諾伊，我觉得只有在长篇和中篇小說里才可能有的那种幸福，現在我却实际經历到了，仿佛我現在已經把它抓在手心里了似的。

“行完婚礼，大家乱嘈嘈地圍着我和瑪尼雅，表白他們的眞誠的快乐，向我們道喜，祝我們幸福。有一位准将是一个将近七十岁的老头儿，只向瑪紐霞一个人道喜，用尖細的蒼老嗓音对她說話，声音却响得整个教堂都听得見：

“‘我希望您哪怕在結婚以后也仍旧跟眼前一样是一朵玫瑰花，亲爱的。’

“軍官們、經理、所有的教师，都出于礼貌微微地笑；我也覚得我自己的臉上有一种愉快的、做作出来的笑容。史地教师，最亲爱的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素来讲些人人早已知道的話，这

时候使劲握住我的手，感动地說：

"'这以前您沒結婚，一直单身过活；現在您結婚了，要两个人一块儿生活了。'

"我們从教堂里出来，就坐車到一座两层楼的沒塗灰泥的房子去，那是嫁奩的一部分，現在由我接收下来了。除了那所房子以外，瑪尼雅还带給我大約两万卢布，和一片叫做美里托諾甫斯卡亚的荒地，那儿有一所給看守人住的小房子，据說还有很多鸡、鴨，沒人照管，变成野鸡、野鴨了。我从教堂来到这儿，就走进我的新书房，伸个懒腰，在一个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上躺下来，摊开四肢，抽烟；我覚着軟和，舒服，安乐，这是我生平从沒感到过的。这当儿客人正在欢呼，前厅有一个不高明的乐队吹奏喜歌和种种乱七八糟的曲子。瑪尼雅的姐姐瓦丽雅跑进书房里来，手里拿着一个高脚玻璃杯，臉上現出一种古怪的紧張表情，仿佛嘴里装滿了水似的；她分明还想再往前走，可是忽然又哭又笑起来，酒杯当的一声落在地板上。我們搀着她的胳膊，領她走了。

"'誰也弄不懂！'后来她躺在后屋老奶媽的床上，含含糊糊地說，'弄不懂，弄不懂！天哪，誰也弄不懂！'

"可是人人都十分明白：她比她妹妹瑪尼雅大四岁，却还沒結婚；她哭，倒不是出于忌妒，却是因为她忧郁地領会到她的年华正在消逝，甚至也許已經消逝了。他們跳卡德里尔舞的时候，她带着一張沾着泪痕、擦了濃粉的臉回到客厅里来。我看見波梁斯基上尉在她面前端着一碟冰激淋，她拿小調羹舀着吃……

"这时候已經是清早五点多钟了。我拿起我的日記本来描写我的圓滿而多彩的幸福，心想我要写出足足六頁来，明天好念給瑪尼雅听；可是說来奇怪，我的脑子里乱七八糟，迷迷糊糊，跟在做梦一样；我只生动地想起瓦丽雅那段插曲，想写一句：'可怜

的瓦丽雅！’我簡直能够照这样一直坐下去，写：‘可怜的瓦丽雅！’順便提一句，树叶沙沙地响起来，天要下雨了。烏鴉呱呱地叫；我的瑪尼雅剛剛睡着，不知什么道理，她的臉色忧愁。”

后来，有很长一陣子尼基丁沒写日記。八月初，他开始忙着复試和入学考試，过了圣母升天节①，学校开学了。照例早上八点多钟他动身上学校去，到九点多钟就已經惦記瑪尼雅和他的新家，不住地看表了。上低年級課的时候，他就叫一个学生起来念书，让别的学生随着默写；在孩子們默写的时候，他自己坐在窗台上，閉了眼睛遐想；不管瞻望将来也好，回想过去也好，在他都是同等美妙，跟神話一样。上高年級課的时候，他叫学生念果戈理或普希金的散文，这使得他犯睏；人啦、树啦、田啦、馬啦，在他的幻想里升起来，他就叹口气，仿佛給作者迷住似的，說：

“多好呀！”

在中午的休息时間，瑪尼雅打发人給他送来午飯，上面盖着雪白的小食巾，他就慢慢地吃着，吃吃停停，停停吃吃，好拉长享受的时間；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的午飯照例只有面包，他尊敬而羡慕地瞧着他，說些人人熟悉的事情，例如：

“人不吃东西就不能生存。”

放学以后，尼基丁先去教家館。最后到六点钟回家时，他就覺得又快活又不安，仿佛出去了整整一年似的。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楼去，找到瑪紐霞，摟住她，吻她，发誓說他爱她，沒有她就活不下去；又着重地說他十分惦記她，还提心吊胆地問她身体可好，为什么臉色那么无精打采。然后他們一块儿吃晚飯。飯后他在书房的沙发上躺下来，抽烟；她坐在他身旁，低声讲話。

---

① 基督教节日，在八月十五日。

現在他的頂幸福的日子是礼拜天和假日，到了那种日子他就一天到晚在家里待着。在那种日子他过着純朴的、然而非常愉快的生活，它使他联想到牧歌式的田园生活。他一点也不覚得厌倦地瞧他那头脑清楚、办事认真的瑪尼雅怎样布置她的窠儿；他自己也想表示自己在家里不是多余的人，就做些白費力气的事情，比方說，从車房里拉出双輪馬車来，繞着它走一圈看一遍。瑪紐霞用三头奶牛办了一个地道的牛奶場；在大小地窖里，她收藏着許多罎牛奶和許多小罐的酸奶酪，全是留着做牛油用的。有时尼基丁想开玩笑，就問她要一杯牛奶喝；她吓慌了，因为这攪乱了她定下的規矩；于是他笑着摟住她，說：

“算了，算了，我鬧着玩儿的，我的金子！我鬧着玩儿的！”

要不然，他就嘲笑她的小家子气，比方說，她在食橱里找到一小块变了味的、跟石头那么硬的腊腸或者干酪，她就一本正經地說：

“让厨房里的用人拿去吃吧。”

他对她說，这么一点点东西只配放到捕鼠机上去，她就激昂地証明說男人根本不懂家务事，哪怕你送三普特重的珍饈美味到厨房去，也不会使得女僕大吃一惊的。他就同意她的話，欢欢喜喜地摟抱她。凡是她所說的公道話，他总覚得不平凡，惊人；至于她所說的跟他的主張抵触的話，他也覚得天真、动人。

有时候他起了玄想的兴致，他就談起抽象的問題来；她好奇地听着，瞧着他的脸。

“我跟你在一块儿，真是无限地幸福，我亲爱的，”他說，玩弄着她的手指头，或者把她的辮子拆散，再編好。“不过我不认为我这种幸福是一种偶然落到我身上来的东西，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这幸福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合情合理的、势所必然的

現象。我相信人是自己的幸福的創造者，現在我得到的就是我自己創造的幸福。对了，我要不假装謙虛地說：我自己創造了这幸福，我有权利享受这幸福。你知道我的过去。孤儿、貧苦、不幸的童年、慘淡的青春——这一切都是奋斗，这就是我鋪平的、达到幸福的一条路……"

十月間，中学遭到重大的損失：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脑袋上生了丹毒，死了。他临死的前两天，已經神志不清，說昏話了；不过哪怕是說昏話，他也只說些人人都明白的事情。

"伏尔加河流进里海……馬吃燕麦和草料……"

他出殯的那天，学校停課。他的同事和学生抬着灵柩；在到坟地去的一路上，学校的唱詩班唱着《神圣的上帝》。三个神甫，两个执事，所有男学生和中学的教职員，还有主教那个穿着讲究的长外衣的唱詩班都参加了出丧的行列。过路的行人碰見这隆重的出殯行列，就在胸前画十字，說：

"求上帝让我們大家都死得这么風光才好。"

从墓园回到家来，尼基丁感动得很，从桌子抽屜里找出日記本来，写道：

"我們剛剛把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雷席茨基放进坟墓。

"祝你的尸骨从此享受安宁，謙虛的工作者！瑪尼雅、瓦丽雅、送葬的一切女人全动了真情，哭了，也許因为她們知道这沒有趣味的、死板的男人永世沒被任何一个女人爱过吧。我原想在我同事的坟墓上說几句热情的話，可是有人警告我，說这样会惹得校长不高兴，因为他不喜欢这个亡人。自从結婚以来，好像这还是第一天我的心头不輕松。……"

后来在这一学期里，沒出什么特别的事。

冬天天气蕭索，下着湿雪，不算太冷；比方說，在主显节① 的

前夜，大風哀号了一夜，仿佛到了秋天似的；水从房檐上滴下来；到早晨，在举行水祓净仪式[2]的时候巡警不許人到河上去，因为据說冰在膨脹，变黑了。可是，尽管天气坏，尼基丁生活得仍旧跟夏天一样幸福。他甚至找到了另外一种娛乐：他学会了玩"文特"[3]。只有两样东西偶尔使他煩躁，惹他生气，似乎妨害他的幸福不能变得圓滿，那就是猫和狗，这是他連同妻子的嫁奩一齐接收下来的。各房間里，特别是在早晨，总有一股动物园的气味，任凭怎么样也消不掉那股臭气；猫常跟狗打架。那凶恶的穆希卡一天要喂个十次才行；它至今还是不认尼基丁，老是对他嗥：

"嗚……汪汪汪……"

四旬斋的一天晚上，他在俱乐部打完牌，午夜走回家去。天黑，下雨，道路泥濘。尼基丁觉得心头有一种不痛快的味道，无論如何也說不淸是什么緣故。不知道那是因为他在俱乐部里打牌輸了十二个卢布呢，还是因为付牌賬的时候有一位牌手說了句尼基丁当然有的是錢，那意思明明是指着他妻子的陪嫁錢說的。他并不心疼那十二卢布，牌手的那句話也沒有什么可气的地方；不过，那不痛快的感覚仍旧存在。他甚至不想回家去了。

"呸，眞不好！"他說，在一个灯柱旁边站住。

他猛的想到他所以不心疼那十二卢布，是因为那笔錢他是白来的。如果他是工人，那他就会明白每一个戈比的价值，就不会不在乎輸贏。再者，他心想：就是他的全部幸福也完全是白来的，沒費什么力，对他来說实在是奢侈品，就跟药物对健康的人来說也是奢侈品一样。要是他跟大多数的人那样，老是为面包

---

① 基督教的节日：祝耶稣出現，在一月六日。

② 基督教的仪式，为水祝福，在一月六日举行。

③ 一种牌戏名。

操心，为生存奋斗，要是他工作到胸口和背脊发疼，那么晚飯啦、温暖舒服的住宅啦、家庭幸福啦，才会成为他生活中的必需品、奖品、装飾品；照眼前这样，那一切在他却只有一种古怪的、不明确的意义罢了。

“呸，真不好！”他又說，十分清楚地知道这种想法本身就已經是坏兆头。

等他走到家，瑪尼雅已經睡在床上了。她呼吸平匀，满臉笑容，明明睡得很舒服。一只白猫躺在她身旁，蜷成一团，嗚嗚地打呼嚕。尼基丁点亮蜡烛，点上一根烟，瑪尼雅醒来了，一口气喝下一杯水。

“我大吃了一頓蜜餞，”她說，笑了。“你上我家去啦？”她停了一停，問道。

“沒有，我沒去。”

尼基丁已經知道波梁斯基上尉（瓦丽雅最近在他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要調到西部的一省去，他已經在城里各处辞行，所以他岳丈的家里很沉悶。

“今天傍晚瓦丽雅来了一趟，”瑪尼雅說，坐起来。“她沒說什么，可是从她臉上看得出来她多么难过，可怜虫！我看不入眼那个波梁斯基。他胖得皮松肉軟，一走路，一跳舞，他的腮帮子就搖抖……我絕不会挑中那种人。不过，我本来总当他是个正派人。”

“就是現在我也认为他是正派人，”尼基丁說。

“那么他为什么待瓦丽雅那么不好？”

“怎見得不好呢？”尼基丁問，开始气恼那只白猫，它正在伸懶腰，拱起背来。“据我所知道的，他并沒求婚，也沒应許她什么呀。”

"那他为什么常上我家去？要是他不想跟她結婚，他就不应該去。"

尼基丁吹熄蜡烛，上了床。可是他覚着不睏，也不想躺着。他覚得自己的脑袋又大又空，跟粮仓一样，有些特别的新思想在里面游荡，好像是些高大的阴影。他想：除了那盏神像灯的柔光所照着的恬静的家庭幸福以外，除了他和那猫平静甜蜜的生活着的这个小世界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他生出热烈迫切的願望，一心想上那个世界去，在一个工厂或什么大作坊里做工，或者去发表演說，去写文章，去出版书籍，去奔走呼号，去劳累，去受苦……他需要一样东西来抓住他的全身心，使得他忘記自己，不管个人的幸福——这种幸福的感覚是那样的单調无味。他的脑子里忽然活生生地升起謝巴尔津的剃光髫子的模样，吃惊地对他說：

"您居然沒讀过萊辛的著作！您多么落后！天哪，您多么堕落！"

瑪尼雅又喝水。他瞧着她的脖子，瞧着她的丰滿的肩膀和胸脯，想起当初准将在教堂里說过的那几个字——"玫瑰花"。

"玫瑰花，"他嘟噥了一句，笑起来。

他的笑声由床底下睡意蒙矓的穆希卡的吠声接应着：

"嗚……汪汪汪……"

濃重的怨恨像一个冰凉的小錘子那样搗他的心；他有心想对瑪紐霞說句粗魯的話，甚至想跳起来打她。他心跳起来。

"这么一說，"他抑制着自己的憤怒問，"当初我旣是上你們家去，我就非跟你結婚不可嗎？"

"当然。这你自己也很明白嘛。"

"眞妙。"

过了一分钟，他又說：

“眞妙。”

为了让自己的心跳得慢些，为了少說廢話，尼基丁就走进自己的书房，在长沙发上躺下来，也不垫个枕头；后来他又躺在地板上的地毯上。

“簡直是胡想！”他寬慰自己說，“你是教师，干的是頂高尙的职业……你何必还要什么另外的世界？眞是荒唐！”

可是他立刻很有把握地对自己說：他完全算不得教师，不过是官僚罢了，跟那教希腊文的捷克人一样地庸碌无能。他素来沒有教书的志向，一点也不懂儿童教育，对它也从不发生兴趣；他不知道該怎样对待孩子才好；他不明白他所教的課的意义，甚至也許簡直沒教对。可怜的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固然明明白白地笨，所有的孩子和他的同事却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都料得出他的作为，可是他尼基丁跟那捷克人一样，善于掩藏自己的蠢笨，巧妙地蒙哄大家，装出“謝天謝地，一切都順順当当”的样子。这些新想法使得尼基丁害怕；他丢开它們，駡它們荒唐，相信这全是因为他神經脆弱，将来他会笑他自己。

到第二天早晨，他果然笑自己神經衰弱，駡自己是个娘們儿；可是他已經清楚地感到他的平靜心境消失了，也許从此消失，不能挽回了；在这沒塗灰粉的两层楼的小房子里，要想幸福在他已經不可能了。他发觉幻想已經破灭，一种新的、心思不宁的、自觉的生活正在开端，这跟平靜心境和个人幸福却不能并存。

第二天是礼拜天，他在学校的小教堂里碰見校长和同事。他觉得他們都仿佛在費尽心机周密地遮盖自己的无学和对生活的不滿；他为了不在他們面前露出自己的心慌意乱，就陪着笑臉，讲些廢話。然后他上火車站去看郵車开来，再开走；他觉着

倒是剩下自己一个人，不跟别人敷衍，还痛快些。

回到家，他碰見瓦丽雅和他岳丈来他家吃飯。瓦丽雅带着泪眼，抱怨头痛；謝列斯托夫吃了很多东西，說是眼下的青年人全靠不住，他們当中很少人有正人君子的胸襟。

"这是粗鄙！"他說，"我要当面对他这样說：'这是粗鄙，先生。'"

尼基丁陪着笑臉，帮瑪紐霞照应客人，可是吃过飯，他却走进自己的书房，关上了門。

三月的太阳光明燦烂，照进玻璃窗，在桌上洒下炎热的光。这天只不过是这月的十二日，可是馬車夫已經在赶馬車①，椋鳥已經在花园里喊喊喳喳地吵鬧。照这种天气，往常瑪紐霞总会进来，伸出一条胳膊摟着他的脖子，告訴他說馬儿或者带篷馬車已經等在門口，問他她应該穿什么衣服才不致着凉。春天开始了，跟去年春天一样的美妙，应許了同样的欢乐……可是尼基丁却在想：現在，請个假，上莫斯科去，到涅林諾伊他的旧居去住下来才好。在隔壁房間里，他們在喝咖啡，談着波梁斯基上尉；他极力不去听他們的話，在自己的日記本上写着："天哪，我是在什么地方啊？我給庸俗，庸俗，团团圍住了。乏味而渺小的人、一罐罐的酸奶酪、一罎罎的牛奶、蟑螂、蠢女人……再也沒有比庸俗更可怕、更使人屈辱、更使人愁悶的东西了。我得从这儿逃掉，我今天就得逃，要不然我就要发疯啦！"

1894年

---

① 照理这时候天气还冷，雪沒化，应当赶雪橇才对。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1

婚礼以后，就連清淡的凉菜也沒有；新婚夫妇各自喝下一杯酒，就換上衣服，坐馬車到火車站去了。他們沒有举行欢乐的結婚舞会和晚餐，沒有安排音乐和跳舞，却到二百俄里以外参拜圣地去了。許多人都贊成这个办法，說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已經有官銜，而且年紀也不算輕，热鬧的婚礼或許不大相宜了；再者，在一个五十二岁的官吏跟一个剛滿十八岁的姑娘結婚的时候，音乐也叫人听着乏味。大家还說：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是一个規規矩矩的人，其所以想出到修道院去旅行一趟，是特意要让年輕的新娘知道：就連在婚姻中，他也把宗教和道德放在第一位。

人們紛紛到車站去給这对新婚夫妇送行。一群亲戚和同事站在那儿，手里端着酒杯，专等火車一开就嚷"嗚啦"，新娘的父亲彼得·列昂契奇戴一頂高礼帽，穿着教員制服，已經喝醉，臉色很蒼白，不住地端着酒杯向窗子那边伸过头去懇求的說：

"阿紐达①！阿尼雅②，阿尼雅！有一句話要跟你說！"

安娜在窗口弯下腰来凑近他，他就凑着她的耳朵小声說話，

用一股酒臭气熏着她，用呼出来的气吹着她的耳朵，結果她甚么也听不明白。他在她脸上、胸上、手上画十字；同时他的呼吸发颤，眼泪在他眼睛里发亮。安娜的兄弟，那两个学生，彼嘉和安德留沙，在他背后拉他的制服，用忸怩的口气悄悄說：

“爸爸，別說了……爸爸，不要这样……”

火車开了，安娜看見她父亲跟着車厢跑了几步，脚步踉蹌，酒也洒了，他的脸容多么可怜、善良、惭愧啊。

“嗚——啦！”他嚷道。

現在只剩下这对新婚夫妇在一起了。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瞧一下車室，把东西放到架子上去，在年輕的妻子对面坐下来，微微笑着。他是个中等身材的官吏，相当結实，挺胖，保养得很好，留着长长的絡腮鬍子，嘴唇上下却沒留鬍子。他那剃得光光、輪廓鮮明的圓下巴看上去像是脚后跟。他脸上最有特色的一点是沒有唇髭，只有光秃秃的、新近剃光的一块肉，那块肉渐渐过渡到像果冻一样顫抖的肥脸蛋上去。他風度尊严，动作从容，态度温和。

“現在我不由得想起一件事情来了，”他微笑着說，“五年前柯索罗托夫接受二等圣安娜勛章，去向大人道謝的时候，大人說过这样的話：‘那么您現在有三个安娜了：一个挂在您的紐扣眼上，两个挂在脖子上。’这得說明一下。当时柯索罗托夫的太太，一个爱吵架的輕佻女人，刚刚回到他家里来，她的名字就叫做安娜。我希望等我接受二等安娜勛章的时候，大人不会有理由对我說这种話。”

他那双小眼睛微笑着。她也微笑，可是一想到这个人随时

---

①、② 安娜的爱称。

会用他那粘湿的厚嘴唇吻她，而且她沒有权利拒絕，就覚着心慌。他那胖身子只要微微一动，就会吓她一跳；她覚得又是可怕又是討厌。他站起来，不慌不忙的从脖子上取下勛章，脱掉上衣和坎肩，穿上长袍式的睡衣。

"这样就舒服一点了，"他在阿尼雅身旁坐下来說。

她想起参加婚礼的时候多么痛苦，那时候她覚着不管神甫也好，来宾也好，总之，教堂里每一个人都忧愁地瞧着她，暗自問着：这么一个可爱的漂亮姑娘为甚么，究竟为甚么嫁給这么一个沒有趣味、上了岁数的人呢？只不过那天早晨，她还因为一切布置得很好而高兴，可是后来在举行婚礼的时候，現在坐在火車車厢里的时候，她却覚着做錯了事，上了当，荒唐可笑了。現在她跟一个闊人結婚了，可是她仍旧沒有錢，她的婚服是賒賬縫制的；今天她父亲和弟弟来給她送行，她从他們的臉容看得出来他們身边連一个錢也沒有。今天他們有晚飯吃嗎？明天呢？不知甚么緣故她覚着眼下她不在家，她父亲和那两个男孩坐在家里正在挨餓，就跟母亲下葬后第一天傍晚那样感到凄凉。

"啊，我是多么不幸！"她想，"为甚么我那么不幸啊？"

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是个庄重的、不慣于跟女人打交道的人，他挺別扭地摟一摟她的腰，拍一拍她的肩膀；她却想着錢，想着母亲，想着母亲的死。她母亲去世以后，她父亲彼得·列昂契奇，一个中学里的繪画和习字教員，喝上了酒，紧接着貧穷就来了。男孩們沒有皮靴和雨鞋穿，她父亲給拉到調解法官那儿去，有一个民事执行吏跑来把家具列了清单……多么丢臉啊！阿尼雅只得照料喝醉的父亲，給弟弟补袜子，上市場；遇到有人称贊她年輕漂亮，風度优雅，她就覚着全世界都在瞧她的便宜的帽子和靴子上用墨水染过的窟窿。到晚上她常常哭，心里

充滿不安的、摆脱不掉的思想，老是担心她父亲很快就会因为有嗜好而被学校辞退，那他会受不了，于是也跟母亲一样死掉。可是后来他們所认識的一些太太們出头張罗起来，开始替安娜找一个好男人。不久她們就找到了这个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既不年輕，也不好看，可是有錢。他在銀行里大約有十万存款，还有一个租賃出去的祖傳的田庄。这个人規規矩矩，很得上司的賞識；人家对安娜說，要他請求大人写封信給校长，甚至給督学，以免彼得·列昂契奇被辞掉，那在他是不費甚么事的……

她正在回想这些事，却忽然听見音乐声飄进窗口来，掺杂着嗡嗡的說話声。原来火車在一个小車站上停住了。在月台外面的人群里，有一个手風琴和一个吱嘎吱嘎响的便宜提琴正在奏得热鬧，軍乐队的声音从高高的樺树和白楊后面，从浸沉在月光中的别墅里傳来；别墅里一定在开跳舞晚会。别墅的住客和城里人遇到好天气，总要到这儿来透一透新鮮空气，如今他們正在月台上走来走去。这当中有一个人是所有的消夏别墅的房东，富翁，他是一个又高又胖的黑发男子，姓阿尔狄諾夫。他生着暴眼睛，臉长得像亚美尼亚人，穿一身古怪的衣服。他上身穿一件衬衫，胸前沒系扣子，脚上穿一双带馬刺的高統靴，从肩膀上搭拉下来一件黑斗篷，拖在地上像长后襟一样。两条猎狗跟在他身后，用尖鼻子嗅着地面。

眼泪仍旧在阿尼雅的眼睛里閃亮，可是她現在不再回想她母亲，不再想到錢，不再想到她的婚事了；她跟她认得的学生和軍官握手，欢暢地微笑着，很快地問：

“您好！您怎样？”

她走出去，站在两个車厢中間的小站台上，让月光照着她，好让大家都看見她穿着漂亮的新衣服，戴着帽子。

“为甚么我們的火車停在这儿不走?”她問。

“这是个錯車的車站,”別人回答她說,“他們在等郵車开来。”

她看見阿尔狄諾夫在看她,就卖弄風情地眯細眼睛,大声讲法国話。于是,因为她的声音那么好听,因为她听見了音乐,因为月亮映在水池上,又因为阿尔狄諾夫,那出名的風流男子和幸运的寵儿,那么热切而好奇地瞧着她,还因为大家的兴致都很好,她忽然覚着快活起来;等到火車开动,她所认識的軍官們向她行軍礼告别,她索性哼起树林后面軍乐队轰轰响着送来的波兰舞曲了;她一面走回車室,一面覚得方才在那小車站上好像已經得到保証:不管怎样,她将来一定会幸福的。

这对新婚夫妇在修道院里盘桓了两天,然后回到城里。他們住在公家的房子里。每逢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出去办公,阿尼雅就彈鋼琴,或者郁悶得哭一陣,再不然就在一个躺椅上躺下来,看小說,或者翻时装杂志。吃飯时候,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吃得很多,談政治,談任命、調职、褒奖,还談到人必須辛苦工作,說是家庭生活不是取乐,而是尽責,說是一个个的戈比都当心着用,卢布自然就会来了,又說他把宗教和道德看得比世界上任甚么东西都要紧。他手里捏紧一把食刀像拿着一把劍似的,說:

“各人都应当有各人的責任!”

阿尼雅听着他讲話,心里害怕,吃不下去,通常总是餓着肚子从桌旁站起来。飯后她丈夫睡午覚,鼾声很响,她就出門去看她家里的人。她父亲和弟弟带着一种特别的神情瞧她,仿佛剛才在她进門以前,他們正在駡她不該为錢嫁給一个她并不爱的枯燥无味的男子似的;她的沙沙响的衣襟、她的鐲子、她周身上下那种太太气派,使他們覚得拘束,侮辱了他們。他們在她面前

有点窘，不知道該跟她談甚么好；不过他們还是跟从前那样爱她，吃飯时候她不在座还会覚着不慣。她跟他們一块儿坐下来喝白菜湯，喝粥，吃那种有蜡烛气味的羊油煎出来的土豆。彼得·列昂契奇用发抖的手拿起酒瓶斟滿他的酒杯，带着貪饞的神情，带着憎恶的神情匆匆喝乾，然后斟第二杯，第三杯……彼嘉和安德留沙，那两个生着大眼睛的、又白又瘦的男孩，夺过酒瓶来，着急地說：

"喝不得了，爸爸。……够了，爸爸。……"

阿尼雅也不安，央求他别再喝了；他却忽然冒火了，用拳头捶桌子。

"我不准人家管我！"他嚷着，"頑皮的男孩！淘气的姑娘！我要把你們統統赶出去！"

不过他的声音流露出軟弱和忠厚，誰也不怕他。飯后他总是仔細地打扮自己。他臉色蒼白，下巴上因为刮鬍子不小心而留下一个口子。他伸长了瘦脖子，在鏡子前面足足站半个钟头，加意修飾，一会儿梳头，一会儿捋黑唇髭，周身洒上香水，把領带打成花結；然后他戴上手套和高礼帽，出門教家館去了。如果那是放假的日子，他就待在家里繪画或者彈小風琴，那个琴就呼呼响，咕咕叫起来。他极力彈出匀称和諧的声音，边彈边唱；要不然就向男孩們发脾气：

"可恶的东西！混蛋！你們把这乐器弄坏啦！"

每到傍晚，阿尼雅的丈夫就跟那些同住在公家房子里的同事們打牌。在打牌的时候，那些官員的太太也聚到一起来，她們都是些丑陋的、裝束粗俗的、跟厨娘一样愚魯的女人。于是种种誹謗的話就在这房子里开始了，那些話跟这些官太太本身一样的丑恶和粗俗。有时候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带着阿尼雅到

戏院去。在休息时間，他从不放她离开身边一步，挽着她的胳臂走过长廊和休息室。每逢他跟甚么人打过招呼以后，就立刻小声对阿尼雅説："他是五等文官……大人接見过他，"或者"这人家道殷实……有房产……"他們走过飲食部的时候，阿尼雅很想吃点甜东西，她喜欢吃巧克力糖和苹果餅，可是她沒有錢，又不好意思問丈夫要錢。他呢，拿起一个梨，用手指头揉搓一陣，犹疑不定地問：

"多少錢一个？"

"二十五个戈比！"

"好家伙！"他回答，把那只梨放回原位；不过不买东西就走出飲食部又不像話，他就叫了瓶矿泉水，自己全喝光，眼泪都涌到眼睛里来了。在这种时候，阿尼雅总是恨他。

或者他忽然脹紅臉，很快地对她説：

"向那位老太太鞠躬！"

"可是我不认識她。"

"沒关系。她是稅务局长的太太！我説，你倒是鞠躬啊！"他固执地埋怨道，"你的脑袋不会掉下来的。"

阿尼雅就鞠躬，她的脑袋也果然沒有掉下来，可是这使她难过。她丈夫要她做甚么她就做，同时她又恼恨自己：他把她当作一个最傻的傻瓜一样地欺騙她。她原是只为了錢才跟他結婚的，不料現在她比婚前更缺錢。早先，她父亲至少有时候还給她二十戈比，可是現在她連一个錢也沒有。偷偷拿錢，或者跟他要錢，她都办不到；她怕她丈夫，她在他面前发抖。她覺着她灵魂里仿佛很久以来就存着她对这个人的怕惧似的。从前她小时候覺着中学校长永远是世界上頂威严可怕的一种力量，他好比黑云似地压下来，或者火車头似地开过来，要把她压死似的；另一个

同样的力量是那位大官，这是全家常常談起，而且不知因为甚么緣故大家都害怕的一个人；此外还有十几个别的力量，不过怕得少一点，其中有一个中学教师，他上唇剃光了髫子，严厉，无情；現在，最后来了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这个規規矩矩的人，他連相貌都长得像校长。在阿尼雅的想像中所有这些力量化成一个力量，活像一只可怕的大白熊，威逼着像他父亲那样的弱者和罪人。她不敢說頂撞的話，勉强陪着笑臉，每逢受到粗魯的爱撫，被那种使她心惊胆战的摟抱所玷污的时候，还假装出快乐的样子。

彼得·列昂契奇只有一回大着胆子向他借五十卢布，好让他还一笔很討厌的債，可是那是多么受罪啊！

“很好，我給您这笔錢，”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想了一想說；“可是我警告您，往后您要是不戒酒，我就再也不帮您忙了。一个在政府机关里做事的人养成这样的嗜好是可耻的！我不能不向您提起一件人人都知道的事实：許多有才干的人都是被这种嗜好毁掉的，而他們一戒掉酒，日后就可能做大官。”

随后是很长的句子：“按照……”“由于这种情形……”“只因为上述的种种……”可怜的彼得·列昂契奇受了侮辱而十分难堪，反倒更想喝酒了。

男孩們总是穿着破靴子和破褲子来看望阿尼雅，他們也得听他的教訓。

“各人都应当有各人的責任！”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对他們說。

他不給他們錢。可是他給阿尼雅鐲子、耳环、胸針，說是这些东西到了急难的日子自有用处。他常常开她的抽屜的鎖，查看一下那些东西在不在。

2

这当儿冬天来了。还在圣誕节以前很久，当地报紙就发布消息，說一年一度的冬季舞会"定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貴族俱乐部举行。每天傍晚打完牌以后，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总是很兴奋，跟那些官太太們交头接耳，担心地打量阿尼雅，随后在房間里从这头走到那头，走上很久，想心事。最后，一天晚上，夜深了，他在阿尼雅面前站定，說：

"你应当做一件跳舞衣服。听明白沒有？只是請你跟瑪丽雅·格利果列芙娜和娜达里雅·庫兹明尼希娜商量一下。"

他給了她一百卢布。她收下錢，可是她在定做跳舞衣服的时候并沒有找誰商量，只跟父亲提了一下；她极力揣摸她母亲会穿甚么样的衣服参加舞会。她那故去的母亲素来打扮得頂时髦，老是为阿尼雅忙碌，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跟洋娃娃一样，敎她說法国話，敎她把瑪組卡舞跳得极好（她在婚前做过五年家庭敎师）。阿尼雅跟母亲一样会用旧衣服改成新装，用汽油洗手套，租賃 bijoux[①] 穿戴起来；她也跟母亲一样会眯細眼睛，嬌声嬌气地說話，做出嫵媚的姿势，遇到必要时候装得兴高采烈，或者做出哀伤的、叫人琢磨不透的神情。她从父亲那儿继承了黑色的头发和眼睛、神經质、經常打扮得很漂亮的习慣。

在动身去参加舞会的半个钟头以前，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沒穿礼服走进她的房間，为了照一照她的穿衣鏡，好把勛章挂在自己脖子上，他一見她的美丽和那身新作成的輕飄衣服的

---

① 法語：貴重的首飾。

燦烂夺目，不由得呆住了，得意的摩挲着絡腮鬍子說：

“原来我的太太能够变成这个样子……原来你能够变成这个样子啊！阿紐达！”他接着說下去，却忽然换了庄严的口气，“我已經使得你幸福了，那么今天你也可以办点事来使我幸福一下。我求你想法跟大人的太太拉攏一下！看在上帝的份上，求你办一办！有她出力，我就能謀到高級陈报官的位子！”

他們坐車去参加舞会。他們到了貴族俱乐部，門口有看門人守着。他們走进前厅，那儿有衣帽架、皮大衣，僕役川流不息，袒露着肩膀和胸部的女人用扇子遮擋穿堂風。空气里有煤气灯和士兵的气味。阿尼雅挽着丈夫的胳臂走上楼去，耳朵听着音乐声，眼睛看着大鏡子里她全身給許多灯火照着的影子，心头不由得涌上来一股欢乐，而且又跟那回在月夜下在小車站上一样感到了幸福的預兆。她带着自信的心情驕傲的走着，这是她第一回覚着自己不是姑娘，而是成年的女人，她不自覚地摹仿故去的母亲的步态和气派。这还是她生平第一回覚着自己闊綽和自由。就連丈夫在身旁，她也不覚着难为情，因为她跨进俱乐部門口的时候，已經本能地猜到：老丈夫在身旁不但一点也不会使她减色，反而会給她添上一种男人十分喜欢的、搔得人心痒的神秘意味。大厅里乐队已經在奏乐，跳舞开始了。阿尼雅經历过公家房子里的那段生活以后，目前遇到这种亮光、彩色、音乐、鬧声，就向大厅扫了一眼，暗自想道：“啊，多好啊！”她立刻在人群里认出了她所有的熟人，所有以前在晚会上或者游园会上見过的人，所有的軍官、教員、律师、文官、地主、大官、阿尔狄諾夫和那些上流社会的女人。这些女人有的濃装艳抹，有的露出一大块肩膀和胸脯，有的漂亮，有的难看；她們已經在慈善市場的小棚和亭子里占好位子，开始卖东西，替旁人募捐了。有一个身材魁偉、

戴着肩章的軍官（她还是当初做学生的时候在旧基輔街跟他认識的，可是現在想不起他的姓名了）好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請她跳华尔兹舞；她就离开丈夫，翩翩起舞，馬上覚得自己好像在大風暴中坐着一条小帆船随波起伏，丈夫已經远远地留在岸上了似的……她热烈而痴迷地跳华尔兹舞，然后跳波兰舞，再后跳卡德里尔舞，从这个舞伴手上飞到另一个舞伴手上，給音乐声和嘈杂声閙得迷迷糊糊，讲起話来俄国話里夹几句法国話，发出嬌滴滴的声調，不住嘀嘀地笑，脑子里既沒有想她丈夫，也沒有想别的人，别的事。她引得男子紛紛艳羡，这是明明白白的，实在，也不可能不这样；她兴奋得透不出气，顫巍巍的抓紧扇子，覚着口渴。她父亲彼得·列昂契奇穿一件有汽油味的、揉縐的礼服，走到她面前，递給她一小碟紅色冰激凌。

"今天傍晚你眞迷人，"他快活地瞧着她說，"我从沒像今天这么懊悔过，你不該急急忙忙地結婚……何必結婚呢？我知道你是为我們的緣故才結婚的，可是……"他用发抖的手拿出一卷鈔票来，說："今天我收到了教家館的薪水，可以还清我欠你丈夫的那笔錢了。"

她把小碟递到他手里，立刻就有人扑过来，一轉眼間就把她带到远处去了。她从舞伴的肩膀上望出去，一眼看見她父亲伸出胳臂摟住一个女人，在地板上滑着走，带她在舞厅里迴旋。

"他在沒有喝醉的时候多么可爱！"她想。

她跟原先那个魁偉的軍官跳瑪組卡舞；他庄严而笨重，像一具穿着軍服的兽尸，一面走动一面微微扭动肩膀和胸脯，微微頓着脚，仿佛他非常不想跳舞；她呢，在他四周輕盈地跳来跳去，用她的美貌和裸露的脖子打动他的心；她的眼睛兴奋的燃燒着，她的动作充滿热情；他却变得越来越冷淡，像皇帝发了慈悲似地向

她伸出手去。

"好哇，好哇！……"旁观的人們說。

可是魁偉的軍官也漸漸的来勁了；他活潑起来，兴奋起来，已經給她的嫵媚迷住，滿腔热火，輕盈而年輕地跳动着；她呢，光是扭动肩膀，調皮地瞧着他，仿佛現在她是皇后，他成了奴隶似的；这当儿她觉着整个大厅里的人都在瞧他們，每个人都呆住了，而且嫉妒他們。魁偉的軍官还沒来得及为这場舞蹈向她道謝，忽然人群让出一条路来，男人們有点古怪地挺直身子，垂下两只手貼在褲縫上……原来，礼服上挂着两顆星章的大人向她走过来了。是的，大人确实向她走过来了，因为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她，臉上現出甜蜜的笑容，同时像在咀嚼甚么东西似的舔着自己的嘴唇，他每逢看見漂亮女人总要这样。

"眞高兴，眞高兴……"他开口了，"我要下命令罰您的丈夫坐禁閉室，因为他把这样一宗宝貝一直藏到現在，瞞住我們。我是受我妻子的委托来找您的，"他接着說，向她伸出胳膊，"您得帮帮我們的忙……嗯，对了。……应当照美国人的办法那样……发給您一份美人奖金才对……嗯，对了……美国人……我的妻子等得您心焦了。"

他带她走到一个小棚那儿，給她引見一个上了岁数的妇人，那女人的下半截臉大得不成比例，看上去倒好像嘴里含着一块大石头似的。

"請您帮帮我們的忙，"她带点鼻音嬌声嬌气地說，"所有的美人儿都在为我們的慈善市場工作，只有您一个人不知甚么緣故却在玩乐。为甚么您不肯帮帮我們的忙呢？"

她走了，阿尼雅就接替她的位子，守着茶杯和銀茶炊。她这儿的生意馬上就兴隆起来。阿尼雅卖一杯茶收整整一卢布，硬

逼那魁偉的軍官喝了三杯。富翁阿尔狄諾夫生着一双暴眼睛，害着气喘病，也走过来了。他不像夏天阿尼雅在火車站看見的那样穿一身古怪的衣服，而是跟别人一样穿着礼服了。他两眼盯紧阿尼雅，喝下一杯香檳酒，付了一百卢布，然后喝点茶，又給了一百——始終沒开口說話，因为他害气喘病而透不过气来……阿尼雅召来买主，收下他們的錢；她已經深深相信，她的笑容和眼光准能給这些人很大的快乐。她这才明白：她生下来是专为过这种热閙、燦烂、欢笑的生活，享受音乐和舞蹈，获得許多崇拜者的；她許久以来所害怕的那种威逼着她、要把她活活压死的力量依她看来显得可笑了；現在她誰也不怕，只是可惜母亲已經去世，要是如今在場，一定会为她的成功跟她一块儿高兴呢。

彼得·列昂契奇臉色已經发白，不过两条腿还算站得稳，他走到小棚这儿来，要一小杯白兰地喝。阿尼雅臉紅了，料着他会說出甚么不得体的話（她已經因为自己有一个这样穷酸、这样平凡的爸爸而覺着难为情了）；可是他喝干那杯酒，从他那卷鈔票里抽出十卢布来往外一丢，一句話也沒說就尊严地走了。过了一会儿，她看見他跟一个舞伴参加 grand rond，这时候脚步已經不稳，嘴里不断地嚷着什么，弄得他的舞伴十分狼狽；安娜想起三年前他在舞会上也这样脚步踉蹌，吵吵嚷嚷，結果被巡官押回家来睡覺，第二天校长威吓他說要革掉他的差使。这种回忆来得多么不是时候啊！

等到小棚里的茶炊熄灭，疲乏的女慈善家們把自己的进款交給那位嘴里含着石头的中年妇人的时候，阿尔狄諾夫就伸出胳膊来挽住阿尼雅，走到飯厅去，那儿已經为全体参加慈善市場的人們开好了晚飯。吃晚飯的只不过二十来个人，可是很热閙。

大人提議干杯："在这堂皇的餐厅里，应当为今天市場的主体，那些廉价食堂的兴隆而干杯。"陆軍准将提議"为那种就連大炮也要屈服的力量干杯"，大家就紛紛举出酒杯去碰杯。眞是快活极了，快活极了！

临到阿尼雅由人送回家去，天已經大亮，厨娘們上市場去了。她高高兴兴，带着醉意，脑子里滿是新印象，不过已經头昏脑脹，就脫掉衣服，往床上一躺，立刻睡着了……

当天下午一点多钟，女僕来叫醒她，通报說阿尔狄諾夫先生来拜訪了。她赶快穿好衣服，走进客厅。阿尔狄諾夫走后不久，大人来了，为她参加慈善市場工作而向她道謝。他带着甜蜜蜜的笑容瞧她，像是在咀嚼什么东西似的舔着嘴唇，吻她的手，請求她准許他以后再来拜訪，然后告辞走了。她呢，站在客厅中央，又惊又呆，不能够相信她的生活这么快就起了变化，惊人的变化；这当儿她丈夫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走进来了……現在他站在她面前也現出那种巴結的、諂笑的、农奴样的低声下气神情了，这样的神情她常在他遇見权貴和名人的时候才在他脸上看見。她又是快活，又是气憤，又是輕蔑，而且相信自己无論說什么話也沒关系，就咬清每个字的字音說：

"走开，蠢貨！"

从这时候起，阿尼雅再也沒有空閑的日子了，因为她时而参加野餐，时而坐車出去兜風，时而演戏。她每天都要到夜半以后才回家，在客厅地板上睡一覚，过后却又动人地告訴大家說她怎样睡在花丛底下。她需要很多的錢，不过她不再怕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了，花他的錢就跟花自己的一样；她不央求他，也不硬逼他，光是給他送賬单或者条子去。"交来人二百卢布，"或者"即付一百卢布。"

到复活节，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領到了二等安娜勋章。他去道謝的时候，大人放下报紙，在椅子上坐得更靠后一点。

“那么現在您有三个安娜了，”他說，看着自己的白手和粉紅指甲，“一个挂在您的紐扣眼上，两个挂在您的脖子上。”

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出于謹愼举起两个手指头来放在嘴唇上，免得笑声太响。他說：

“現在我只巴望小符拉吉米尔出世了。我斗胆請求大人做教父。”

他指的是四等符拉吉米尔勋章；他已經在揣想将来他怎样到处去讲自己这句妙語双关的話了；这句話来得又快当又大胆，妙极了。他本来还想說点同样妙的話，可是大人又埋下头去看报，光是对他点一点头……

阿尼雅老是坐上三匹馬拉着的車子到处奔走，她跟阿尔狄諾夫一块儿出去打猎，或是演独幕剧，或是出去吃晚飯，越来越不大去找自己家里的人。現在他們吃飯沒有她来作伴了。彼得·列昂契奇酒瘾比以前更大；錢却沒有，小風琴早已卖掉抵了債。現在男孩們不放他一个人上街去，总是跟着他，深怕他跌倒。每逢他們在旧基輔街上遇見安娜坐着由一匹馬駕轅、一匹馬拉套的双馬馬車出来兜風，同时阿尔狄諾夫代替車夫坐在車夫座上的时候，彼得·列昂契奇就脱下高礼帽，想对她嚷一声，可是彼嘉和安德留沙揪住他的胳膊，恳求地說：

“不要这样，爸爸……别說了，爸爸！……”

1895年

带閣楼的房子

（艺术家的故事）

1

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在T省的一个县里，住在一个地主别洛庫罗夫的田庄上；那个年輕人总是起床很早，穿一件农民的外衣，到傍晚就喝啤酒，老是跟我发牢騷，說是他从沒得着过任何人的同情。他住在花园中一个小屋里；我住在地主的老宅子中一个有圓柱的大厅里，那儿沒有别的家具，只有一張寬闊的长沙发，我用来睡觉，还有一張桌子，我用来摊开紙牌玩"忍耐"①。哪怕在沒風的天气，那个亚摩司式的旧火炉里也永远发出輕微的嗡嗡声；遇到風暴，整个房子就顫搖，好像要咔嚓一声拼成粉碎似的；特别是在晚上，所有的十个大窗子忽然給閃电照得通亮，那才有点吓人呢。

我命中注定了經常閑散，簡直一点事也不做。我往往一連好几个钟头眺望窗外的天空、飞鳥、林蔭路，看邮差送来的一切邮件，还有睡觉。有时候我走出房子，各处徘徊，到夜深才回来。

① 一种单人玩的牌戏。

一天我在回家去的路上，偶然走到一座我沒見过的庄园。太阳已經在落下去，傍晚的阴影張开来，盖住了正在开花的裸麦。两排栽得很密、長得很高的老樅树站在那儿，跟两堵連綿不断的墙一样，中間夹出一条美丽幽暗的林蔭路。我輕巧地翻过籬墙，順这条林蔭路走着，地上盖着樅針，有一俄寸厚，走起来滑脚。那儿安静而黑暗，只有高高的在树梢上的一些地方，有明晃晃的金光顫抖，在蜘蛛网里化成了虹。空中有一股树脂气味，濃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后来我拐弯，走上一条两旁栽着菩提树的长林蔭路。这儿一切也是荒凉和古老，去年的树叶在我脚底下悲伤地沙沙响；在暮色里，阴影藏在树木和树木中間。右边的老果树园里，金鶯用微弱的声音勉强唱着，它大概也老了。可是末后，菩提树林到了尽头。我走过一所带閣楼的白房子，門前有一块露台；我的眼前出乎意外地展开一个大院子、一个寬闊的池塘，池塘边上有一个浴棚、一片綠色的柳树，池塘对岸有一个村子，村子上有一个高高的、窄小的钟樓，钟楼上的十字架映着夕阳，像在燃燒。一刹那間，这景致使我感到一种亲切而很熟悉的东西的魅力，仿佛我小时候有一陣子見过这个風景似的。

从院子通到外面田野去的是一道白石头門，那是一种旧式的、坚固的、雕着狮子的門；門口站着两个姑娘。其中一个年紀大些，身材苗条、面色蒼白、很俊俏，生着一头厚密的栗色头发和一張固执的小嘴，脸上有一种严厉的神气，看也不看我；另外一个还很年輕，年紀不过十七八岁，也长得苗条而蒼白，生着大嘴和大眼睛，看見我走过，就惊奇地瞧我，还說了句英語，害臊了。我觉得就連那两張嬌美的脸我也仿佛早已見过似的。我走回家去，一路上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場好梦。

不久以后，一天中午，别洛庫罗夫和我正在宅子附近散步，

忽然出乎意外，一辆有彈簧的馬車沙沙地擦过青草，滚进院子里来，車上坐着的正是那两个姑娘当中的一个。这是年紀大一点的那个。她是带着认捐簿来替遭了火災的乡民募捐的。她讲起話来十分认真，眼睛不看着我們，詳細地对我們說明西亚諾沃村有多少房子燒掉，有多少男女和小孩无家可归，賑济委員会第一步打算怎么办，她現在就是其中的一个委員。她把认捐簿递給我們，等我們簽了名，就收起来，立刻向我們告辞。

"您已經完全忘記我們了，彼得·彼得罗維奇，"她跟别洛庫罗夫握手，說，"請来玩，要是И先生（她念出我的姓名）願意光临寒舍看一看那些崇拜他天才的人在怎样生活，我母亲和我都会觉得很高兴。"

我鞠了一躬。

她走后，彼得·彼得罗維奇讲起来了。依他的說法，那姑娘是上流人家出身，姓名是莉季雅·沃尔恰尼諾娃，跟母亲和妹妹住在田庄上，那田庄跟池塘对岸的村子一样都叫做謝尔科夫卡。从前她父亲在莫斯科居显要的地位，去世时候做到了樞密顾問官①。虽然广有家財，沃尔恰尼諾夫一家人却不論冬夏总是住在乡下，从不离开。莉季雅在自己的謝尔科夫卡村的地方学校里做教員，每个月掙二十五卢布的薪水。她只花这笔錢，觉得自食其力很值得驕傲。

"那是一个有趣味的家庭，"别洛庫罗夫說，"过一天到她們那儿去玩玩吧。她們一定很高兴跟您結交的。"

有一个假日，吃过午飯以后，我們想起沃尔恰尼諾夫家，就上謝尔科夫卡去看她們。她們，母亲和两个女儿，都在家。母亲

① 帝俄时代的三等文官，品級相当高。

叶卡捷里娜·巴甫洛芙娜，当年一定很美，現在岁数不算太大，却已經长得虛胖，害着气喘病，心境忧郁，神情恍惚；她极力找些关于繪画的話来应酬我。她先是听她女儿說起我也許会上謝尔科夫卡来，就連忙回想她当初在莫斯科的画展上看見过我的两三張風景画，現在問我在那儿張風景画里表現什么。莉季雅，或者照她們的称呼，莉达，跟我談話的时候少，倒是跟别洛庫罗夫談的多些。她认眞，沒一点笑容，质問他为什么不到地方自治会里服务，为什么这以前逢地方自治会开会他从沒出席过一次。

"这样不对，彼得·彼得罗維奇，"她責备地說，"这样不对。这是可耻的。"

"这是实話，莉达，实話，"母亲贊同道，"这样不对。"

"我們整个这一县都抓在巴拉京手心里了，"莉达接着轉过身来对我說，"他是地方自治会的主席，把这一县里所有的职位全分配給他的侄子和女婿了；他要怎样就怎样。应当斗争。青年們应当組成一个有力量的团体才对，可是您看：我們的青年是什么样的青年啊。这是可耻的，彼得·彼得罗維奇！"

妹妹任尼雅，在他們談地方自治会的时候，一声不响。她不参加严肃的談話，她家里的人还沒有把她当做大人看待，却把她看做小孩子，叫她米修司，因为她小时候女家庭教师叫她"miss"①。她老是好奇地瞧着我，等到我翻看像片簿上的像片，她就对我解說："这是叔叔……这是教父"，她伸出手指头指点那些像片；在这时候，她跟小孩那样把她的肩膀貼着我，我这才就近看清了她那柔弱的、沒发育起来的胸脯、瘦瘦的肩膀、辮子、給腰带勒紧的苗条身材。

---

① 英語：小姐。

我們打槌球，打网球，在花园里蹓躂，喝茶，然后在晚飯席上坐很久。在那个安着圓柱、又大又空的房間里住过以后，来到这个舒适的小房子里，看見墙上不貼彩色画片，大家对用人讲話称呼“您”，我倒覺得仿佛不自在了。有莉达和米修司在場，我覺得样样东西都年輕而純洁，样样东西都正派。晚飯席上，莉达又跟別洛庫罗夫談到地方自治会，談到巴拉京，談到学校图书館。她是活潑、誠恳、有信仰的姑娘，听她讲話是很有趣味的，虽然她讲得太多，声音也太响——也許因为她在学校里这样讲慣了吧。另一方面，我的朋友彼得·彼得罗維奇从在大学念书时候起就养成把一切談話变成爭辯的习慣，讲起話来枯燥、沒劲、冗长，分明想装成一个聰明而进步的人。他指手画脚，不料袖子带翻作料碟，弄得桌布上現出一大摊汁水，可是除了我以外，好像別人都沒看見。

我們回家的时候，天色黑暗，沒風。

“好教养不是表現在不把作料碰翻在桌布上，而是表現在別人碰翻的时候自己不去看，”別洛庫罗夫說，叹一口气，“是的，这是很好的、有知識的一家人。我已經跟上流人断絕来往了；唉，簡直断絕了！这全是因为工作，工作！工作！”

他說到人要是想做一个模范的农业經营者，就非辛苦地工作不可。我却暗想：他是多么呆板，多么懶散的家伙呀！每逢他认真地談到什么事，他就用足气力拖长声音念“Э”；工作起来，也跟他談話一样——慢騰騰，老是迟誤，錯过期限。我对他的办事能力已經不大信服，我托他把一封信带到邮局去，他却一連好几个礼拜把它揣在衣袋里。

“最痛心的事，”他跟我并排走着嘟囔說。“最痛心的事是不管你怎样辛苦地工作，却得不到別人的同情！得不到一点同情！”

2

从此我就常上沃尔恰尼諾夫家去了。我照例坐在露台下面的一层台阶上；一种不满意自己的心情煎熬着我，我惋惜自己的生活，因为它过得这样快，这样沒意思；我老是想着，要是从自己的胸膛里把那顆越来越沉重的心挖出来，那多么好。同时，露台上有談話声，我听見衣服的沙沙声，翻书頁的声音。不久我就看慣了这种生活：白天，莉达替病人看病，分发书籍，往往不戴帽子，打着阳伞，上村子里去，到傍晚高声地讲地方自治会和学校。这个苗条、漂亮、永远严肃、生着嫵媚的小嘴的姑娘每逢大家談到严肃的題目时，总是冷淡地对我說：

"您对这种事是不感兴趣的。"

她对我沒有好感。她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是風景画家，在图画里沒有表現人民的困苦，而且依她看来，我对她坚定信仰的事业漠不关心。我不由得想起来我当年走过貝加尔湖的岸边，遇見一个布略特族的女郎，騎着馬，穿着藍粗布的衬衫和褲子，我求她把她的笛子卖給我。在我們談話的时候，那女郎輕蔑地看着我的欧洲人的臉和帽子，不一会儿就不願意再跟我讲下去，吆喝着馬，跑掉了。同样，莉达也看不上我，好像我是外国人一样。表面上，她从不做出討厌我的样子，可是我自己是覚得的；我坐在露台下面的台阶上，一肚子的悶气，就說：自己不是医生而給农民看病，那是欺騙他們；又說旣有两千俄亩的田产，要做慈善家自然便当。

她妹妹沒有什么操心的事，跟我一样完全悠閑地把生活打发过去。她早晨一起床，立刻就拿一本书在露台上一个很深的

圈椅上坐下来，看着，她那双小小的脚儿乎挨不到地，或者拿着书躲到菩提树的林蔭路上去，要不然索性走出大門，到田野上去。她成天价看书，热切地看下去，只有从她眼睛那种有时变得疲乏昏眩的神情和变得极白的脸色上，才看得出这种閱讀使得她的脑筋怎样疲劳。我来了以后，她看見我，总是微微臉紅，放下书，活潑起来，用她的大眼睛瞧着我的臉，把她家里出的事告訴我，例如，僕人的房間里的煤烟起火了，或者有个工人在池塘里釣到一条大魚。在平常日子，她常穿着一件淡色的罩衫和一条深藍色的裙子。我們一块儿去散步，摘些樱桃回来做果酱，或者一块儿划船。每逢她跳起来摘樱桃，或者在船上搖橹，她那瘦弱的胳膊就透过她那肥大的衣袖露出来。或者，我在画画儿，她就站在我身旁看得出了神。

七月末一个星期日，早晨九点钟光景，我来到沃尔恰尼諾夫家。我在花园里蹓躂，走得离那所房子挺远，找白菌，那年夏天白菌生得很多；我在它們旁边做下記号，往后好跟任尼雅一块儿来采。那儿有一股溫暖的風。我看見任尼雅和她母亲都穿着考究的淡色衣服从教堂回家来，任尼雅迎着風拉紧了帽子。后来我听見她們在露台上喝茶。

在我这样一无牵挂、为自己的經常的閑散寻找理由的人，夏天乡村别墅里的这类假日的早晨总是非常迷人的。每逢蒼翠的花园仍旧給露水浸潤着，在阳光里燦烂发亮，看上去似乎射出幸福的光，每逢房子附近有一股木犀草和夹竹桃的香气，年青的人剛从教堂回来，在花园里喝茶，每逢大家都这样打扮得漂漂亮亮，兴致挺好，每逢人知道这些健康的、吃飽的、美丽的人在那漫长的一整天中什么事也不做，人就不由得希望所有的人的生活都像这样才好。現在我就是这样想着，在花园里走来走去，还准备

着照这样没有目的没有事情地过完一整天，过完整整一个夏天。

任尼雅拿着一个篮子走来；她脸上有一种神情，仿佛她知道会在花园里找着我，或者有了这样的預感似的。我們采菌，談天，每逢她問什么話，总要走到前面去看看我的脸。

“昨天我們村子里出了奇迹，”她說，“瘸腿的女人彼拉蓋雅病了整整一年；看医生啦，吃药啦，都沒什么用处；可是昨天来了一个老太婆，嘴里念了一陣，她的病就好了。”

“这算不了什么，”我說，“不应当光是在病人和老太婆中間去找奇迹。难道健康不是奇迹嗎？生活本身不是奇迹嗎？凡是不能理解的东西就是奇迹。”

“难道您不怕那些不能理解的东西嗎？”

“不。凡是我不了解的現象，我总是勇敢地迎着它走上前去，不向它屈服。我比它們高。人应当认定自己比獅子、老虎、星星高一等，比自然界万物，甚至比他不能理解的、像是奇迹的东西都高才成，要不然他就算不得人，只不过是一个見着样样东西都害怕的耗子罢了。”

任尼雅认为我旣是艺术家，就一定知道很多的事，而且能够正确的推測我不知道的事。她盼望我領她走进永恒和美的領域里去，走进依她想来我必定十分熟悉的、高一等的世界里去。她跟我談到上帝，談到永恒的生活，談到奇迹。我呢，不能承认我自己和我的幻想会在我去世以后就此消灭，便回答：“对了，人是永生不死的；”“对了，有一种永恒的生活在等待我們。”她听着，相信了，也不要我提出証据来。

我們走回家去，她忽然站住，說：

“我們的莉达是个了不起的人。难道不是这样嗎？我热烈地爱她，随时願意为她交出我的生命。可是告訴我，”任尼雅摸着

我的衣袖說，"告訴我，为什么您老是跟她吵架？为什么您生气？"

"因为她的話不对。"

任尼雅不以为然地搖搖头，眼泪涌上她的眼眶。

"这眞是叫人弄不懂！"她說。

这当儿，莉达剛好不知从什么地方回来，站在台阶那儿，手里拿着一根馬鞭子，那样苗条，美丽，浸在阳光里，正在向一个工人交代什么話。她匆匆忙忙用很大的說話声給两三个害病的农民看了病；随后現出认眞的担忧神情，在房間里走来走去，打开了一个立柜，又打开一个，然后上閣楼里去了。他們費了很大工夫找她，叫她吃午飯，直到我們喝完菜湯，她才来吃。这些小事不知什么緣故我至今还記得，而且一想起来就滿腔喜爱；那一整天虽然沒出什么事，可是我記得清清楚楚。飯后任尼雅靠在一个深深的圈椅上看书；我呢，坐在露台底下的一层台阶上。我們一声不响。整个天空烏云四合，稀疏的細雨下起来。天热；風早已停了，仿佛这个白昼永远不会完結似的。叶卡捷里娜·巴甫洛芙娜走出来，站在露台上，带着睡意，手里拿着一把扇子。

"哦，媽，"任尼雅說，吻她的手，"白天睡覚于你是不好的。"

她們相亲相爱。一个人走进花园，另一个人就站在露台上，看着那些树木，招呼道："喂！任尼雅！"或者："媽，你在哪儿呀？"她們两个人老是一块儿禱告，有共同的信仰；她們即使不讲話，也完全互相了解。她們对别人的态度也一样。叶卡捷里娜·巴甫洛芙娜很快就跟我熟了，喜爱我，要是我有两三天沒去，她就打发人来問我身体好不好。她也热心地瞧我的画稿，也跟米修司那样不嫌繁瑣地、坦白地跟我談起她家里出了什么事，常把她家庭中的私秘的事讲給我听。

她对她的大女儿是十分尊敬的。莉达从不撒嬌，她只談严肃的事；她过着她那种独特的生活；在她的母亲和妹妹看来，她是一个神圣的、有点像謎一样的人，如同水兵看那老是坐在舰长室里的海軍上将一样。

“我們的莉达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常常說，“不是嗎？”

現在，天下着細雨，我們談起了莉达。

“她是个了不起的姑娘，”她母亲說，然后跟阴謀造反的人那样，战战兢兢地向四下里看一眼，低声补充說：“这样的人是找也沒处找的；不过，您知道，我却也漸漸有点担心了。学校啦、药房啦、书本啦——这些东西固然很好，可是何苦走极端呢？要知道，她已經二十三岁了；現在她也該认真地想一想她自己了。老是这么为书本和药品奔忙，早晚总会发觉生命已經溜过去，自己却沒有理会……她該出嫁了。”

任尼雅看了半天书，臉色蒼白，头发蓬松，抬起头来，眼睛望着她母亲，却又像是自言自語似地說：

“媽，一切全是天命！”

她又埋下头去看书。

別洛庫罗夫穿着腰上带褶的短外衣和綉花衬衫走进来。我們打槌球，打网球，后来天黑下来，就在晚飯席上坐很久，莉达又談到学校，談到控制了全县的巴拉京。那天傍晚我从沃尔恰尼諾夫家出来，带着这样的印象：悠閑的白昼好长，好长啊，同时还有一种忧郁的感觉：这世界上的事，不管多么长久，总要完結的。任尼雅送我們到門口；也許因为这一整天，从早到晚，我始終跟她在一块儿吧，总之我觉着舍不得离开她，觉得那可爱的一家人对我来說是那么亲近；在整整一个夏天里这是我第一回想着要画画儿了。

"告訴我，您为什么过这么一种无聊的、沒有光彩的生活？"我問別洛庫罗夫，我正在跟他一块儿回家去。"我的生活无聊，沉悶，单調，那是因为我是艺术家、怪人。从年紀很輕的时候起，我就給种种心情苦恼着，什么妒忌啦、对自己不满意啦、对工作缺乏信心啦等等。我素来穷，素来是流浪汉，可是您呢，您是健康而正常的人，地主，紳士。您为什么生活得这么沒有趣味呢？您从生活里取得的为什么这样少呢？比方說，您为什么至今沒有跟莉达或任尼雅恋爱？"

"您忘記我爱上另外一个女人了，"別洛庫罗夫回答。

他指的是他的女伴柳包芙·伊凡諾芙娜，她跟他一块儿住在小屋里。我天天看見那女人，很丰满，肥胖，自以为了不起，很像一只养肥的鵝，穿着俄罗斯式的衣服，戴着玻璃珠子的項鏈，老是打着一把阳伞，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女僕常叫她回去吃飯或者喝茶。三年以前她在这儿租一个小房子消夏，从此就在別洛庫罗夫家里住着，看样子要永久住下去了。她比他大十岁上下，把他管束得很紧，他要出門，先要征得她的許可。她常用宏亮的男人声音痛哭，遇到那种时候我就打发人傳話給她，說是如果她再不止住哭，那我就搬出我的住处，她才止住了哭。

我們回到家，別洛庫罗夫在长沙发上坐下，深思地皺起眉头；我呢，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感到一种平和的激动心情，仿佛我在恋爱似的。我一心要談一談沃尔恰尼諾夫一家人。

"莉达只会爱地方自治会的委員，只会爱跟她一样迷上学校和医院的委員，"我說，"啊，为了那样的姑娘，人不但可以进地方自治会，就是跟神話里的女孩那样穿破鉄鞋也未尝不可啊。还有米修司呢？多么迷人，那个米修司！"

別洛庫罗夫开口讲起来，拉长声音念"Э"，讲到一种时代

病——悲观主义。他讲得很肯定，从他那声調听来倒好像我在跟他吵架似的。每逢你面前有一个人坐着，讲話，誰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可以走掉的时候，那份郁悶，哪怕有几百俄里长的荒凉的、单調的、燒光的草原，也比不上。

"問題不在于什么悲观主义或者乐观主义，"我生气地說："問題只在于一百个人当中倒有九十九个人沒有头脑罢了。"

别洛庫罗夫认为这句話是对他說的，就恼了，走掉了。

3

"公爵住在瑪洛焦莫沃，托我問你好，"莉达对母亲說。她剛剛不知从什么地方回来，正在脫手套。"他讲了許多有趣的消息……他应許在全省会議上重提在瑪洛焦莫沃設立医疗所的問題，不过他說希望很小。"她轉过身来对我說："对不起，我老是忘記您对这种事是不感兴趣的。"

我气了。

"为什么我不感兴趣呢？"我聳聳肩膀反問道，"这只不过是您不願意知道我的意見罢了，可是我向您担保：我对这問題是有很大兴趣的。"

"是嗎？"

"是的。依我看来，在瑪洛焦莫沃設立医疗所是完全不必要的。"

我的气憤感染了她；她瞧着我，眯細眼睛，問：

"什么东西才必要呢？風景画嗎？"

"風景画也不必要。什么都不必要。"

她脫完了手套，翻开郵局剛剛送来的报紙。过一分钟，她分

明按捺住自己的怒火，平静地讲起来：

"上个星期安娜难产死了，要是附近有个医疗所，那她就会到現在还活着。我认为連風景画家也应該对这种事有一种看法才对。"

"我向您担保：对这种事，我是有很明确的看法的，"我回答；她拿报紙擋住自己的臉，不让我看見，仿佛不願意听我說下去似的。"依我看来，什么医疗所啦、学校啦、图书館啦、药房啦，在現有条件下，是仅仅为奴役服务的。人民給一条大鏈子縛住；您呢，不砍断那条鏈子，反倒替它添上新的环节——这就是我的看法。"

她抬起眼睛看我，譏諷地笑一笑；我接着讲下去，极力說清我的基本思想：

"要紧的倒不是安娜难产死了，而是所有那些安娜、瑪芙拉、彼拉盖雅，从一清早到天黑弯着腰操劳，由于力不胜任的劳动而生了病，一生一世为饥餓和生病的孩子发抖，一生一世怕死，怕病，一生一世找医生看病，很早就憔悴，很早就衰老，在污垢和恶臭里死掉。他們的孩子长大成人，重演那套旧故事，这种情形已經有好几百年；千千万万的人生活得比动物还糟——只为了有一口飯吃就得經常担惊害怕。他們的处境的全部慘痛在于他們从来沒有工夫想到他們的灵魂，他們的形象和样式①。饥餓、寒冷、动物性的恐惧、辛苦的劳动、就跟雪崩那样把通到精神活动去的条条道路全堵住，而精神活动恰好是人跟动物的分别所在，而且是唯一使人值得活下去的东西。您用医院和学校去帮助他們，可是您用这些东西并沒有解除他們的鐐銬，剛好相反，您把

① 見《旧約》《創世紀》："神說，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神說，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象，按着我們的样式造人。"

他們的奴隶地位弄得更深了，因为您既把新的迷信带进他們的生活里去，那就使得他們的要求添多，至于为了买发泡膏和灵书，他們得拿出錢来給地方自治会，因而得比先前更辛苦地做工，那是更不用說了。”

“我不打算跟您争吵，”莉达放下报紙說，“这些話我早已听别人說过。我只要跟您說一句：人不可以把手放在膝盖上，坐着不动。固然，我們沒有拯救人类，也許我們还做了很多錯事，可是我們在尽我們的能力做，那我們就是对的。受过教育的人的頂高尚頂神圣的任务就是为同胞服务，我們正是在尽我們的能力为他們服务。您不喜欢这工作，可是一个人做事总不能叫人人都滿意啊。”

“这是实話，莉达，实話，”她母亲說。

在莉达面前，她老是心虛，讲話的时候总是不安地瞧着莉达，深怕自己說的話多余，或者不得当。她从不反駁莉达，永远同意她的話：“这是实話，莉达，实話。”

“教农民讀书写字，給他們看思想冬烘、文笔精糕的书，設立医疗所，那是不能减輕他們的愚昧或者死亡率的，就跟您的窗子里射出去的光照不亮那个大花园一样，”我說，“您沒給他們什么好处。您干涉那些人的生活，結果反倒創造了新的要求，新的劳动理由。”

“哎呀！天哪！可是要知道，人总得做事才行啊！”莉达煩恼地說，从她的口气里听得出来她认为我的主張沒有道理，她看不起。

“应当把人們从辛苦的体力劳动里解放出来才行，”我說，“我們得松掉他們的枷，給他們休息的工夫，好让他們不必一辈子待在火炉旁边，洗衣盆旁边，田野上，而可以有工夫想到他們

的灵魂，想到上帝，可以广泛地表現他們的精神能力。每个人的使命是精神活动，是經常探求眞理和生活意义。叫他們不要从事粗糙的、动物性的劳动，让他們感到自由，那时候您就会明白：医疗所和书本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嘲弄了。人一认清自己的眞正使命，就只有宗教、科学、艺术才能使他滿足，那些不足輕重的东西是不会使他滿足的。”

“叫他們不劳动！”莉达微微一笑，“难道这办得到嗎？”

“办得到。您自己也分担一份他們的劳动就行了。要是我們全体，城里人和乡下人，沒有一个例外，一齐同意：凡是人类用来滿足生理方面的需要而要耗费的劳动由大家来平均担負，那我們每个人一天也許只要工作两三个钟头就行了。想想看：我們全体，富人和穷人，一天只工作三个钟头，其余的时間全是空閑的。再想想看：为了少依靠我們的体力，少劳苦起見，我們发明机器来代替工作，我們极力把我們的需要縮减到最低限度。我們要鍛炼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孩子，好让他們不怕飢餓和寒冷，好让我們不像安娜、瑪芙拉、彼拉盖雅那样老是为孩子的健康发抖。想想看：我們不請医生看病，我們不开药房、紙烟工厂、酿酒厂——到头来就会有多少空閑时間留下来給我們支配啊！我們大家就共同把我們的閑暇献給科学和艺术。如同有时候整个村社的农民一齐出动，一块儿修路一样，我們全体也同心协力共同探求眞理和生活意义；我敢断定眞理很快就会揭露出来；人类就会从此摆脫对于死亡的那种經常的、痛苦的、郁悶的恐惧，甚至会摆脫死亡也未可知。”

“不过，您的話自相矛盾，”莉达說，“您談科学，科学，可是您自己又反对讀书写字。”

“我所反对的是在只有酒館的招牌或者偶尔有几本看不懂

的书可讀的情形下却要教人讀书写字——这样的教育从留里克[①]时代起一直延續到現在；果戈理的彼德魯希加[②]早已在讀书了，可是乡間呢，留里克时代是什么样子，現在仍旧是什么样子。目前所需要的不是什么讀书写字，而是精神能力广泛发揚的自由。需要的不是小学，而是大学。”

“您連医学也反对。”

“不錯。医学一定要在拿疾病当作自然現象来研究，而不是为了医治疾病的时候，才有必要。真要是医治，所要医治的也不应当是病，而是病因。消除主要原因——体力劳动，就不会生病。我不承认医病的科学，”我激动地讲下去，“科学和艺术如果名符其实，就不是为了解决暫时的需要，也不是为了达到局部的目标，而是为了永久和普遍的目标努力——它們探索真理和生活意义，探索上帝，探索灵魂；如果把它們跟当时的貧困和怨恨联結在一起，跟药房和图书館联結在一起，那它們反而会使生活变得复杂，变得沉重。我們有許多的医师、药剂师、律师，有許多的人会看书写字，可是生物学家、数学家、哲学家、詩人却十分缺乏。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精神力量，全为了滿足暫时的、轉眼就过去的需要而消耗了……学者、作家、艺术家工作得很有劲；由于他們，生活中的种种舒适一天天的多起来。肉体上的需要不断增加，可是真理还远得很，人类仍旧是頂殘暴頂不道德的动物；这一切使得人类大多数在退化，从此丧失一切生活能力。在这样的情形下，艺术家的生活就失去意义，他越有才能，他的地位就越古怪，越不能理解，因为只要冷眼一看，就看得出来他是在給殘暴的、不道德的动物凑趣，維护現行的社会制度。我現在不

---

① 留里克，俄罗斯的建国者，在位时期为八六二至八七九年。

② 果戈理的小說《死魂灵》中乞乞科夫的僕人。

想工作，将来也不預备工作……任什么事也不需要，还是叫这地球掉到地獄里去的好！”

“米修司，出去，”莉达对妹妹說，分明认为我的話对这样年輕的姑娘有害处。

任尼雅凄凉地看一眼她母亲和姐姐，走出去了。

“凡是想为自己的漠不关心辯护的人，总是說这种漂亮話，”莉达說，“否定学校和医院比教书和医病容易得多。”

“这是实話，莉达，实話，”母亲附和道。

“您口口声声說要不做工作了，”莉达接着說，“您明明对您的工作估价很高。那么别再爭吵了；我們永远也談不攏，因为您方才那末輕蔑地讲到的药房或图书館，哪怕設备頂不完善，我也认为比全世界一切風景画的价值都高。”她立刻回轉身去，用完全不同的口气对她母亲說：“公爵比上回到我們家里来的时候瘦多了，变得多了。他們把他送到維琪① 去了。”

她跟母亲談公爵，免得再跟我談下去。她的臉緋紅；为要掩飾她的激动，她就俯下身去低低地湊近桌子，做出看报的样子，仿佛是近視眼似的。我再待下去要惹得人家不愉快了。我就告辞，回家去了。

4

外面安安靜靜；池塘对岸的村子已經睡熟；那边一点亮光也看不見，只有池塘的水面上微微的映着慘淡的星光。在雕着獅子的門边站着任尼雅，一动也不动，等着送我一程。

① 法国中部的一个城名；那兒有矿泉，是一个疗养地。

"村子里，人人都睡着了，"我对她說，极力要在黑暗里看清她的臉容，却看見她那悲伤的黑眼睛瞧着我，"酒店老板也好，偷馬賊也好，都安靜地睡了；我們这些上流人却拌嘴，弄得彼此一肚子的气。"

那是八月間的一个忧郁的夜晚——說忧郁，是因为已經有了秋意；月亮在一朵紫云后面升上来，微微照亮大路和两旁黑漆漆的冬麦田。时不时地有一顆星掉下来。任尼雅跟我并排順了大路走着，她极力不看天空，免得看見陨落的星星；不知因为什么緣故，那种陨星使她害怕。

"我覚得您的話对，"她說，由于夜晚的湿气而发抖，"要是大家能够共同把自己献給精神活动，他們很快就会了解一切了。"

"当然。我們是高級的生物；要是我們眞正认清人类天才的全部力量，而且只为了高尙的目标生活，到头来我們就会变成神。不过这种事永远也不会实現——人类会退化，一直到天才連影踪也不剩下为止。"

等到看不見大門了，任尼雅就站住，匆匆地跟我握手。

"晚安，"她說，发抖；她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衫，冷得縮起身子。"明天来。"

我想到剩下自己孤单单的一个人对自己和別人生悶气而且不滿意，就覚着害怕起来；我自己也极力不去看陨落的星星了。

"再陪我一会儿，"我对她說，"求求您。"

我爱任尼雅。我一定早已爱上她了，因为每逢我来，她就迎接我，每逢我走，她总送我出来；因为她总是溫柔而热情地瞧着我。她那白臉、細脖子、細胳臂，她那嬌弱、悠閑，她那讀书的样子，多么美丽动人啊。智慧嗎？我不敢說她的智慧超过常人；只是我喜欢她眼界开闊，这也許是因为她的見解跟严厉而俊俏的、不喜

欢我的莉达的見解不同吧。任尼雅喜欢我，因为我是艺术家，我用我的才能征服了她的心。我呢，满心想要单为她一个人画画儿；我把她想像成我的小皇后，跟我一块儿占有那些树木、田野、雾靄、晨霞，占有这优美迷人的大自然——这以前在这大自然中，我本来覺得孤独得要命，覺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再陪我一会儿，"我央告她，"我求求您了。"

我脫下身上的大衣，披在她那冰凉的肩膀上；她深怕穿着男人的大衣显得滑稽，难看，就笑起来，丢掉大衣；这当儿我伸出胳膊去摟住她，連連吻她的臉、肩膀、胳膊。

"明天見！"她喃喃地說，声音那么低，仿佛深怕打破夜晚的沉寂；她抱住我。"我們一家人中間是素来不把自己的秘密瞞住别人的。我得馬上去告訴媽和姐姐……这眞可怕！媽倒沒什么；媽喜欢您，可是莉达呀！"

她向門口跑去。

"再会！"她叫道。

然后大約有两分钟的工夫，我听她在跑。我不想回家去，反正我回去也沒有什么事要办。我犹疑不定地站了一会儿，慢騰騰地走回去，好再看一看她居住的那所房子，那所可爱的、朴素的老房子。閣楼上的窗子好像眼睛似的瞧着我，显得什么事情它都明白似的。我走过露台，在网球場旁边黑地里一棵老榆树底下的一張凳子上坐下，在那儿瞧着那所房子。閣楼上米修司住着的那个房間，窗子里有明亮的灯光，后来变成柔和的綠色——她們在灯上加了灯罩。人影晃来晃去……我满腔的柔情，心平气和，对自己滿意；我滿意自己是因为我还能够入迷，能够热爱；同时轉念想到离我沒有几步远，在那所房子的一个房間里住着莉达，她不喜欢我，也許还恨我，我就又覺得不自在了。我

坐在那儿，一直等着，不知道任尼雅会不会出来；我听着，仿佛听見閣楼里人們在說話似的。

差不多一个钟头过去了。綠光熄了，人影看不見了。月亮高高地升到房子的上方，照亮沉睡的花园和幽徑；房子前面花坛里的西蕃蓮和玫瑰，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显得顏色一样。天气变得很冷。我走出花园，在路上撿起我的大衣，不慌不忙地蹓躂着回家去了。

第二天吃过午飯，我上沃尔恰尼諾夫家来；通到花园里去的玻璃門敞开着。我在露台上坐下来，随时料着任尼雅会从花圃后面走到草地上来，或者从一条林蔭路上走出来，或者会听見她的說話声从房間里傳出来。后来我走进客厅，走进飯厅。一个人也沒有。从飯厅出来，我順着长过道走到前厅，后来又走回去。这条过道上有好几个門，有一个門里傳出莉达的声音：

"'上——帝——送——給——烏——鴉，'"她用响亮的語声拖着长音說，大概是在叫学生默写，"'上帝送給烏鴉一小块奶酪——烏鴉——一小块奶酪。'……外面是誰？"她听見我的脚步声，忽然叫一声。

"是我。"

"哦！对不起，我这会儿不能出来見您，我在教达霞功課。"

"叶卡捷里娜·巴甫洛芙娜在花园里嗎？"

"不在，今天早晨她带我妹妹上片旬斯卡亚省我們的姨媽家里去了。今年冬天她們多半要出国……"停一停，她补充了一句，"'上帝——送給——烏鴉——一小块——奶酪。'……写好沒有？"

我走到前厅，站住，甚么也沒想，呆呆地眺望池塘和村子，莉达的声音傳到我这儿来：

"一小块奶酪——上帝送給烏鴉一小块奶酪……"

我离开庄园，順着我第一回上这儿来的那条路走着，只是方向相反：先从院子走进花园，經过那所房子，然后走上菩提树的林蔭路……在那儿，有一个小男孩追上我，他交給我一个字条。"我已經把一切都告訴姐姐了，她要求我跟您分开，"我讀着，"要我不听她的話，伤她的心，我办不到。求上帝賜給您幸福，請您原諒我。要是您知道母亲和我怎样痛哭了一場就好了！"

然后是那条两旁栽着樅树的、阴暗的林蔭路，坍倒的籬墙……田野上，当初黑麦开花，秧鸡鳴叫，現在却只有些牛和脚上套着绳索的馬在徘徊了。山崗上，左一块右一块的尽是些綠油油的冬麦。工作日的清醒心情来到我的心头；想到原先在沃尔恰尼諾夫家說的話，我不由得慚愧起来，而且又跟先前那样覚得生活乏味了。我回到家，收拾行李，当天傍晚就动身到彼得堡去了。

我从此沒再看見沃尔恰尼諾夫一家人。不久以前，有一回我上克里米亚去，在火車上遇見別洛庫罗夫。他跟先前一样仍旧穿一件腰上带褶的短外衣和一件綉花衬衫；我問他近来好不好，他回答說托福托福。我們談起来。他已經卖了他的老庄园，另外用柳包芙·伊凡諾芙娜的名义买了一所小一点的房子。关于沃尔恰尼諾夫一家人，他說得很少。他說莉达仍旧住在謝尔科夫卡，在学校里教书；她漸漸在她四周集合了一派同情她的人，形成一个有力量的团体，在最近一回地方选举中"干掉"了在那以前始終把全县抓在手里的巴拉京。关于任尼雅，別洛庫罗夫只告訴我說，她沒有住在家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我已經漸漸忘掉了那所带閣楼的房子，只是間或在画画儿或者看书的时候，忽然无緣无故想起窗子里的綠光，想起我在那

天夜晚滿心的热爱，在寒冷里搓着手，穿过田野走回家去时候的我的脚步声。有时候（那种时候更少）孤独折磨我，我心情忧郁，我就模模糊糊地想起往事；漸漸的，不知什么緣故，我开始覺得她也在想我，等我，我們早晚会見面似的……

米修司，你在哪儿啊？

1896年

我的一生

(一个內地人的故事)

1

主任对我說："我留用您，純粹是出于对您的可敬的父亲的尊重，要不然您早就从我这儿滚开了。"我回答他說："大人，您认为我会滚开，未免过奖了。" 这以后我就听見他說："把这位先生带走，他惹得我冒火。"

过了两天光景，我就給辞退了。自从我被人看做成人以来，我照这样更换了九次工作，这使得我父亲，一个城市建筑师，十分伤心。

我在各式各样的机关里做过事，可是所有那九种职务却彼此相像，就跟这滴水和那滴水相像一样：我总得坐着写字，听愚蠢的或者粗魯的訓斥，等着革职。

我去見我父亲的时候，他正靠在一把圈椅上，閉着眼睛。他的脸又瘦又乾，鬍子剃光的地方顏色发靑，如同一个天主敎的老風琴师，他的脸上現出謙卑的、听天由命的神情。他沒有理睬我的問候，也沒有睜开眼睛，只是說：

"要是我那亲爱的妻子，你母亲，如今活在世上，那你的生活就会惹得她經常苦恼。她死得这样早，我看倒是天賜之福了。"

他睜开眼睛，接着說，“請你教一教我，你这倒楣的家伙，我拿你怎么办呢？”

从前我年紀小的时候，我的家人和朋友都知道該拿我怎么办：有的劝我去从軍，有的劝我进药房，有的劝我进电报局，可是現在我已經滿了二十五岁，两鬢甚至露出了白头发，我已經从过軍，做过药剂师，进过电报局，人間工作我好像都已經干完，别人就不再劝我，只是搖头叹气了。

“你对你自己是怎样想的呢？”父亲接着說。“一般年輕人到了你这种年紀都有固定的社会地位了，可是你看看你自己：沒家沒业，穷叫化子，吊在你父亲的脖子上靠他养活！”

照例，他接着讲到現在的青年人都在自取灭亡，因为他們不信宗教，却相信唯物主义，过分的自高自大，还讲到业余演出应該加以禁止，因为这种东西引誘青年离开宗教，放棄自己的責任。

“明天我們一块儿去，你要跟主任賠罪，答应他以后勤懇地工作，”他最后說。“你一天也不可以沒有社会地位。”

“請您听我讲一下，”我悶悶不乐地說，我对这种談話根本不存一点好指望。“您所謂的社会地位是用金錢和教育換来的特权。沒有金錢和沒受过教育的人靠体力劳动来糊口，我看不出我有甚么理由应当成为例外。”

“你一讲到体力劳动，你那些話就又愚蠢又庸俗！”父亲气恼地說。“你要明白，蠢才，沒脑筋的家伙，你除了粗野的体力以外还有圣灵，圣火①，它使你远远地高出驴子和爬虫，使你接近神！几千年来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够得到这种圣火。你曾祖父波洛

① 指天才。

兹涅夫将軍在包罗吉諾一带鏖战，你祖父是詩人、演說家、貴族会长，你伯父是教員，最后我，你父亲，是建筑师！波洛兹涅夫家历代的人傳下这种圣火来，莫非是要你来扑灭它！”

“我們得公平才成，”我說。“成千累万的人都在从事体力劳动呢。”

“让他們去从事体力劳动好了！此外他們也不会干别的！体力劳动什么人都干得了，就連最蠢的蠢才和犯人都会干，这种劳动正是野人和奴隶的特色，圣火却只有少数人才会得到！”

再談下去也无益了。父亲崇拜自己，对他来說只有他自己說的話才能使他信服。此外我很清楚地知道，他对待体力劳动的高傲态度骨子里倒不是出于圣火之类的考虑，而是因为他暗自担心，深怕我去做工人，招得全城的人紛紛議論。主要的是我的同輩早已在大学里毕业，有了很好的前程，国立銀行办公室主任的儿子已經做了八等文官，我这个独生子却什么也說不上！再談下去是无益了，也不愉快了，可是我仍旧坐在那儿，无力地反駁他，希望他終于会諒解我。其实，整个問題又簡单又清楚，无非是我如何謀生的方法罢了，可是父亲沒看出这种簡单，却找出些堂皇得肉麻的字眼来跟我讲包罗吉諾，讲圣火，讲伯父，讲一度写过虛假的坏詩、如今已經被人忘記的詩人，粗暴地罵我是沒脑筋的家伙和蠢貨。我却多么希望他明白我的意思啊！不管怎样，我是爱我父亲和我姐姐的。我从小就养成习慣，遇事向他們要主意，这个习慣已經根深蒂固，日后恐怕也改不掉了。我做得对也好，不对也好，总是怕伤他們的心，我深怕父亲激动得脹紅他那細脖子，深怕他中風。

“对我这种年紀的人来說，”我接着說，“老是坐在一个不通气的房間里抄写，好比一架写字的机器，未免丢臉，难堪。这哪

儿談得上甚么圣火呢！”

“这毕竟是脑力劳动啊，”父亲說。“可是算了，别再談下去了。不管怎样我要警告你：要是你不再去上班，却放任你那种可鄙的傾向，我和我女儿就要跟你断絕关系。我当着上帝发誓：那我就要取消你的继承权！”

我十分誠恳地想要証明我的动机完全純正，我打算一辈子照这原則生活，我就說：

“对我来說继承权問題是不关重要的。我預先声明，我不要一切遺产。”

不知甚么緣故，完全出乎我的意外，这些話深深侮辱了我父亲。他脹得滿臉通紅。

“你竟敢跟我这样讲話，混蛋！”他用尖細的声音叫起来。“你这流氓！”他又敏捷又灵便地用习慣的动作照准我的臉頰打了两巴掌。“你变得无法无天啦！”

我小时候，父亲一打我，我一定站得笔直，手心对着褲縫，直着眼睛瞧他的臉。如今他打我，我却慌了。仿佛我的童年仍旧在继續着似的，我挺直身体，极力直着眼睛瞧他的臉。我父亲蒼老了，而且很瘦，可是他的瘦筋肉一定像皮带那么結实，因为他把我打得很痛。

我往后退，退到了前堂；他在前堂抓起他的阳伞，照准我的脑袋和肩膀又打了好几下；这时候姐姐推开客室的門，想看一看为什么这样吵鬧，可是她立刻現出害怕和怜憫的神情扭轉身回去了，沒有替我說一句求情的話。

我那种不預备回办公室，而打算过新的劳动生活的心願已經沒法动搖了。剩下来要做的只有选擇哪种行业，这是不大困难的，因为我覚着我很强壮，刻苦耐劳，最繁重的劳动也担得下

来。我的面前摆着一种单调的工人生活，半饥半饱，四下里一股臭气，环境恶劣，經常盘算工錢和面包。而且誰知道呢？日后我下工回来，走过大貴族街，也許会不止一次地嫉妒靠脑力劳动生活的工程师陀尔席科夫吧，可是現在我想到日后这种种苦处反而觉着高兴。从前我也渴望从事精神活动，一忽儿想像自己做了教师，一忽儿想像自己做了医师，一忽儿想像自己做了作家，然而渴望始終只是渴望罢了。我对智力方面的享受的爱好，例如对戏剧和閱讀的爱好，曾經发展到入迷的地步，可是我究竟有沒有脑力劳动的才干，那我就不知道了。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我对希腊語厌恶极了，等我念到四年級，家人只好把我从学校里領出来。家里有很长一段时期請了家庭教师，給我补习功課准备考五年級。后来我在各式各样的机关里做事，每天大部分时間都十分清閑地度过，而人家却对我說，这就是脑力劳动。我在讀书和做事方面的活动并不需要什么脑力的紧張，也不需要甚么才能或者个人的才干，更不需要創造的热情；那是一种机械的活动。我把这样的脑力劳动看得低于体力劳动，我瞧不起它，我认为这种劳动一分钟也不能成为人們过无忧无虑的閑散生活的借口，因为这种劳动本身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一种騙局，只不过是閑散的一种形式罢了。大概，眞正的脑力劳动我还从来沒有見識过吧。

傍晚来了。我們住在大貴族街，这是城里的一条主要街道。由于缺乏像样的城市公园，我們的beau monde①每逢傍晚总到这条街上来散步。这条美丽的街道多多少少代替了公园，因为街道两旁生长着白楊，发散出一股股清香，特别是在雨后；另外从園

① 法語：上流社会的男女。

墙里和花园里露出一棵棵洋槐树、高高的紫丁香树丛、稠李树、苹果树。虽然春天是每年必来的，然而这种五月的暮色、这种嬌嫩清新的綠蔭、这种紫丁香的芬芳、这种甲虫的嗡嗡声、这种寂静、这种温暖，这一切多么新奇，多么不平常啊！我站在便門的門口，看那些散步的人。其中大多数的人从前都跟我一块儿玩过，現在我站在他們旁边却反而使他們发窘，因为我穿得寒酸，又不时髦，人家看到我的很窄的褲腿和又大又笨的靴子，就說这好比两条通心粉挂在海船上。此外，我在城里的名声很坏，这是因为我沒有社会地位，常在便宜的酒館里打台球，也許还因为我有两次被人硬拉去見宪兵軍官，而在我这方面其实并沒有犯什么过錯。

街对面那所大房子里，工程师陀尔席科夫家里，有人在彈鋼琴。天色黑下来，星星开始在天空眨眼。这时候我父亲一面跟熟人点头，一面慢慢走过来，他戴着一頂旧的高礼帽，寬帽沿已經向上卷起来。他用胳膊挽着我姐姐。

“你看！”他对我姐姐說，同时他举起不久以前用来打过我的那把阳伞指着天空。“你看天空！那些星星，連頂小的也算上，都是一个个世界！跟宇宙相比，人是多么渺小啊！”

照他說話的口气听来，倒好像他自己这样渺小，对他来說是非常荣耀和愉快的事似的。他是一个多么庸庸碌碌的人啊！不幸他是我們城里的唯一的建筑师，就我的記忆来說，近十五年到二十年以来城里就沒有盖过一所像样的房子。每逢人家来請他設計，他总是先画出大厅和会客室。如同旧日女学生跳舞必得从炉子旁边跳起一样，他的艺术构思也只能以大厅和会客室做出发点，往前进展。他画好大厅和会客室以后，再画飯厅、儿童室、书房，各房間都有門通連着，結果那些房間就不免成了过道，每个房間都有两道以至三道多余的門。大概他的构思总是不清

楚，非常杂乱，丢三拉四；他每回都似乎觉着还缺点甚么，就想出各种拼凑的办法，这儿添一間，那儿挤一間。我至今还記得那些又窄又小的前堂、又窄又小的过道、弯弯曲曲的小楼梯；那些楼梯通到閣楼里，人要站在閣楼里就非弯着腰不可，并且那里的地板是三层大台阶，像是浴室里的蒸浴床。厨房一定压在房子底下，盖着拱頂，铺着磚地。房子的正面显出死硬冷酷的气派；綫条干巴巴，却又怯生生。房頂低矮而扁平。在那些仿佛加了奶油的肥烟囱上必得扣着用鉄絲編的罩子，罩子上总有一个吱哩吱哩响的黑色風向标。这些由我父亲設計造成的房屋彼此十分相像，而且不知甚么緣故总是使我隐隐約約联想到他那頂高礼帽，他那死硬呆板的后脑勺。日积月累，城里人也就看惯了我父亲的平庸，于是这平庸生下根，变成我們的風格了。

父亲还把这种風格带到我姐姐的生活里来。首先他給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克丽奥佩特拉（如同給我起的名字叫做米沙伊尔一样）。她年紀还小的时候，他就給她讲星星啦、古时候的圣賢啦、我們的祖宗啦，使她听得战战兢兢；他化很长的时間給她解釋甚么叫做生活，甚么叫做責任。現在她已經二十六岁，他却仍旧讲他的老一套，只許她跟他一个人出門，挽着他的胳膊。不知甚么緣故，他想像早晚一定会出現一个規規矩矩的青年人，由于尊敬他的私人品德而願意跟她結婚。她呢，崇拜我父亲，怕他，相信他的不平常的智慧。

天完全黑了，街上漸漸沒有人了。对面房子里的音乐声停下来，街門拉开，一辆由三匹馬拉着的馬車跑出来，沿着我們的街道走去，一路上小鈴鐺輕柔的响着。这是工程师带着女儿坐車出来兜風。我到了該睡觉的时候了！

正房里有我自己的房間，可是我住在院子里一个小屋里，

这个小屋跟一个用磚砌成的堆房共用一个房頂。当初造这个小屋大概是为了存放馬具的，墙上釘着大椽釘，可是現在这个小屋沒用了，父亲三十年来在这屋里存放报紙，不知甚么緣故还把这些报紙每半年装訂成一册，不准人动一动。我住在这儿，父亲和他的客人看見我的机会就比較少了；我覚着旣然我不是住在一个眞正的房間里，又不是每天到正房里去吃飯，那么父亲所說的我靠他养活的話听起来就似乎不那么使人难堪了。

姐姐在等我。她瞞过父亲把晚飯給我带来了：一小块冰凉的小牛肉和一小块面包。我們家里常常說这样的話："用錢要盘算"，"省了小錢就来大錢"等等，姐姐經不起这些俗套头的压力，就千方百計节省开支，因此我們吃得很坏。她把碟子放在桌子上，她自己在我的床上坐下，哭起来。

"米沙伊尔！"她說，"你在怎样对待我們啊？"

她沒有用手蒙住臉，她的眼泪滴在她的胸脯上，手上。她的神情悲伤。她一头倒在枕头上，让眼泪尽情地流出来，周身顫抖，发出抽抽搭搭的声音。

"你又辞职了……"她說。"啊，这是多么可怕呀！"

"可是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才好，姐姐，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才好……"我說。她一哭，我簡直急起来了。

仿佛故意搗乱似的，我的小灯里的煤油燒乾，灯里冒出黑烟，灯就要灭了；墙上的旧椽釘显出凶相，它們的阴影跳动不定。

"可怜可怜我們吧！"姐姐坐起来說。"父亲非常忧愁，我心里难过，簡直要发疯了。你将来怎么办呢？"她問道，她一面哭着一面向我伸出手来。"我求求你，我央告你，我凭我們去世的母亲的名义請求你：回去工作吧！"

"我办不到，克丽奥佩特拉！"我說，覺着再过一忽儿我就要屈服了。"我办不到！"

"为什么呢？"姐姐接着說。"为甚么呢？是啊，要是你跟你的上司处不好，那就另外謀一个差事也行。比方說，你何不到鉄路上去工作呢？我刚才跟安紐达·布拉果沃談过，她断定鉄路局肯用你，她甚至答应去替你奔走呢。看在基督份上，米沙伊尔，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吧，我求求你了！"

我們又談了一忽儿，我就屈服了。我說：为那正在修建中的鉄路去工作，我还从来沒有想过，那我不妨去試一試。

她带着眼泪快活地微笑着，握住我的手，可是她仍旧在流泪，因为她自己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我就到厨房里去取煤油。

2

在具有慈善性质的业余演出、音乐会、活画的爱好者当中，本城的头一名应当属于阿若京一家人。她們住在大貴族街上自己的一所房子里，每一回都撥出房屋来供演出用，一切杂事和开銷她們也攬在自己身上。这个富足的地主家庭在本县有将近三千俄亩土地和一所豪华的庄园，可是她們不喜欢乡間，无論冬夏都住在城里。这家人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女儿，母亲长得又高又瘦，身体很弱，留着短短的头发，穿着短短的上衣和一条英国式的平板的裙子，至于那三个女儿，人們在談到她們的时候，不提她們的名字，只是簡单的叫她們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这三个女儿都长着难看的尖下巴，眼睛近視，背有点駝，装束跟母亲一样，說起話来发音不清，很不好听，尽管这样却仍旧一定参加

每次的表演，經常做点具有慈善性质的事情，例如演戏，朗誦，唱歌等。她們都很严肃，从不笑一笑，甚至在带歌唱的通俗喜剧里也演得沒有一点点快活的样子，做出一本正經的脸相，倒好像在做会計工作似的。

我喜欢我們的演出，尤其喜欢那些一再举行的、有点杂乱的、热鬧的排演，每次排演过后她們总留我們吃晚飯。在选擇剧本和分配角色方面我完全不管。我管的是后台的事。我画布景，抄台詞，提詞，化装；我还負責制造各种效果，例如雷鳴、夜鶯的啼叫等。由于我沒有社会地位，又沒有讲究的衣服，每逢演出，我就躲在一边，站在側面布景的阴影里，怯生生地一声不响。

我在阿若京家的堆房里或者院子里画布景。帮我忙的是一个油漆工人，或者按他自己給自己起的名称，那就是油漆工作的手艺人。他叫安德烈·伊凡諾夫，是个五十岁上下的人，身量很高，长得很瘦，脸色蒼白，胸脯凹进去，两鬢也凹进去，眼睛四周有黑眼圈，他那相貌甚至有点可怕。他害着一种磨人的病，每年秋天和春天总是說就要死了，可是他躺一陣就起床了，事后总是惊奇地說：“我又沒死！”

城里人叫他烈吉卡（蘿卜），說这才是他的眞正的姓。他也跟我一样的爱好戏剧，只要听說我們打算演戏，他就丢下一切工作，到阿若京家里来画布景。

在我跟姐姐談話的第二天，我从早晨到晚上一直在阿若京家里工作。排演規定在傍晚七点钟举行，在开始排演的前一个钟头里，所有的业余演員已經在大厅里会齐，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已經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手里拿着本子念台詞。蘿卜穿着棕色的长大衣，脖子上圍一条圍巾，站在那儿，用鬢角抵着墙，瞧着舞台，現出一种虔誠的神情。阿若京家的母亲时而走到这个

客人面前，时而走到那个客人面前，对每个人都說几句好話。她有一种习惯，喜欢盯紧人的臉，小声說話，仿佛在說甚么机密的事似的。

“画布景一定很不容易吧，”她走到我面前来，小声說。“我刚才跟穆甫凯太太談迷信的时候，看見您走进来。我的天，我这一輩子，一輩子都在跟迷信斗爭！为了要女僕相信她們的恐惧多么沒道理，我就永远点三支蜡烛，到每月十三日那天才开始办我的一切重大事情。”

工程师陀尔席科夫的女儿来了，她是个美丽丰滿的金发姑娘。她的装束，照我們这里的人的說法，从头到脚都是巴黎式的。她不演戏，可是在排演的时候人們总在舞台上为她放一把椅子，到演出的时候也一定要等她穿着漂亮衣服，周身放光，在头一排坐下，引得人人惊叹的时候才开演。她是从大城里来的人，因此可以在排演的时候提意見，她一面提意見，一面总要露出可爱的、寬容的微笑，看得出来她把我們的表演看做孩子的游戏。据說她在彼得堡的音乐学院里学过唱歌，甚至好像整个冬天都在一个私营的歌剧团里演唱。我很喜欢她，照例在排演和演出的时候我的眼睛总是离不开她。

我已經拿起本子来要开始提詞了，不料我的姐姐来了。她沒有脱掉大衣和帽子，一直走到我面前来，說：

“請你跟我一块儿走。”

我就去了。在舞台背后的門口站着安紐达·布拉果沃。她也戴着帽子，披着黑面紗。她是法庭副庭长的女儿，这位副庭长早就在我們城里工作，差不多从創办巡迴法院的时候起就到我們这儿来了。他的女儿长得很高，身材好看，因此大家认为她非参加活画的演出不可，每逢她扮演菲雅① 或者天神，她的臉就羞

得通紅；可是她不参加演戏，即使到排演場上来也只待一忽儿，也总是为了接洽甚么事，而且不肯走进大厅里来。就是現在也看得出来，她待一忽儿就要走的。

“我父亲談到了您，”她淡淡地說，眼睛沒有看我，臉却紅了。“陀尔席科夫答应在鉄路上給您一个职位。請您明天去找他，他在家。”

我鞠躬，为她的奔走道謝。

“您可以把这个还給他們了，”她指着我的本子說。

她和我姐姐走到阿若京娜面前，跟她小声談了大約两分钟，眼睛看着我。她們在商量甚么。

“眞的，”阿若京娜走到我面前，盯着我的臉，小声說，“眞的，如果这种事引得您放棄了正业，”她从我手里把本子拿过去，“那您不妨把它交給别人。别难过，我的朋友，去吧，求主跟您同在。”

我向她告辞，很难为情地走了。我走下楼去，看見姐姐和安紐达·布拉果沃正走出去；她們热烈地談着甚么，大概在談我到鉄路上去工作的事，她們匆匆忙忙地走着。以前姐姐从沒到排演場上来过，現在她的良心大概在折磨她，而且她深怕父亲知道，她沒得到他的許可就到阿若京家里来。

第二天十二点多钟，我到陀尔席科夫家里去。听差領我走进一个很漂亮的房間，那是工程师的客厅，又是他的工作室。这儿一切东西都柔軟，优雅，对我这样沒有見慣的人来說甚至显得古怪。这儿有貴重的地毯、巨大的鏡子、銅器、画片、鍍金的和絲絨的鏡框，相片分散地挂在墙上，那上面都是些很美的女人，臉容

---

① 西欧神話中的仙女。

聪明嫵媚，神态瀟洒；客厅的門直接通到花园里，門外是一个廊子。人可以看見紫丁香，还可以看見一个准备开午飯的桌子、許多瓶酒、一束玫瑰花。空中有春天的气息、貴重的雪茄烟的气息，总之有幸福的气息，一切都似乎极力想說：这儿生活着一个人，他辛苦地工作过，終于得到了人間所能有的幸福。写字台那边坐着工程师的女儿，她在看报。

“您来找我父亲嗎？”她問。“他正在洗淋浴，馬上就来。請您暂时坐一坐。”

我坐下。

“您好像住在我們对門吧？”沉默了一忽儿，她又問。

“是的。”

“我因为閑得无聊，每天总是从窗子里往外看。請您原諒，”她看着报說下去。“我常看見您和您的姐姐。她的神情老是那么善良，庄重。”

陀尔席科夫走进来了。他用一块毛巾擦脖子。

“爸爸，波洛兹涅夫先生来了，”女儿說。

“是啊，是啊，布拉果沃对我說起过，”他很快地轉过身来对我說，沒有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不过，您听我說，我能給您甚么呢？我这儿有些甚么样的职位呢？你們也真是些怪人，先生！”他大声說，照他的口气听来好像在申斥我似的。“每天总有二十个像您这样的人来找我，都以为我这儿有个机关！先生，我这儿只有鉄路綫，我这儿只有繁重的劳动，我需要机械工、鉗工、土工、木工、掘井工，可是話說回来，你們却只会坐着写字，别的都不行！你們都是些作家！”

从他身上，就跟从他的地毯和鏡子上一样，冒出一股幸福的气息，向我迎面吹来。他又胖又結实，臉頰很紅，胸脯寬闊，洗得

乾乾净净，穿着花布衬衫和肥腿的褲子，像是一个玩偶，一个瓷制的馬車夫。他留着一把卷毛大鬍子，沒有一根白头发。他的鼻骨突出，眼睛烏黑、明亮、坦率。

"您会做甚么事？"他接着說。"您甚么也不会做！不錯，我是工程师，我是生活富裕的人，可是在人家要我修鉄路以前我吃过很多苦，我做过机車司机，在柏林当过两年普通的加油工人。您自己来說說看，最可爱的人，我能給您找个甚么事呢？"

"当然，事情是这样的……"我受不了他那对明亮坦率的眼睛，十分慌張，支支吾吾地說。

"至少您总会管个机器甚么的吧？"他想了一想，問道。

"是的，我在电报局里做过事。"

"嗯。……好，那我們来試試看。請您姑且到杜别奇尼亚去。那儿我已經用着一个人了，然而他是个十足的廢物。"

"那么我的职务是在哪方面呢？"我問。

"到那儿再看吧。您暫且上那边去，我給他們下个命令。只是請您别喝醉酒，也别提出甚么要求来向我罗嗦。要不然我就把您赶走。"

他甚至沒有对我点一下头就扭轉身走开了。我对他和他那看报的女儿鞠了躬，走出来。我的心头十分沉重，临到姐姐問我工程师怎样接見我的时候，我連一句話也說不出来。

为了到杜别奇尼亚去，我一清早在太阳剛出来的时候就起床了。我們的大貴族街上連一个人影也沒有，大家还在睡覚，我的脚步声寂寞地、悶悶地响着。沾着露水的白楊給空气塡滿柔和的清香。我心里难过，不想出城去。我喜爱我这个故乡，这个城。我覚着它那么美丽，那么溫暖。我喜爱这种蒼翠、这晴朗而安靜的早晨、我們的钟声，可是那些跟我同住在这个城里的人依

我看来却乏味，生疏，有时甚至可恶。我不喜欢他們，也不了解他們。

我不明白所有这六万人为甚么活着，靠甚么活着。我知道基木雷城的人靠了做靴子过活，土拉城的人做茶炊和枪支，奥德薩是一个港埠，可是我們的城究竟是甚么，它做出些甚么东西，我就不知道了。大貴族街和另外两条漂亮街道上住着的人要么靠現成的資本生活，要么靠官僚从国庫拿来的薪金生活，此外还有八条街道，彼此平行，大約有三俄里长，街的尽头伸到高崗背后，住在这八条街上的人又靠甚么生活呢，这对我来說永远是个捉摸不透的謎。至于这些人在怎样生活，那真叫人羞得說不出口！沒有公园，沒有剧院，沒有像样的乐队。市立图书館和俱乐部图书館只有犹太籍的青年才光临，因此杂志和新书放在那儿，一連好几个月沒有人去裁开书頁。有錢的和有知識的人睡在又窄又悶的寢室里，躺在滿是臭虫的木床上。孩子們住在髒得使人噁心的房間里，美其名曰"儿童室"。至于僕人，哪怕是年紀大的和令人敬重的，也睡在厨房的地板上，盖着破被子。在平常日子，屋子里有濃肉湯的气味，到了持斋的日子就有用葵花子油煎的鱘魚的气味。他們吃沒有滋味的菜，喝不卫生的水。在議会里，在省长家里，在主教家里，在各处屋子里，許多年来人們一直在紛紛談論，說我們城里沒有价錢便宜、清洁卫生的水，說必須向国庫借两万卢布来安装自来水；很有錢的富翁在我們城里总也不下三十来个，有时候，打一場牌就輸掉整整一个庄园，可是也喝坏水，一輩子热心地借款——这种事我也不懂，我觉着他們乾脆从自己口袋里拿出那两万卢布来倒簡单多了。

在全城中我沒見过一个正直的人。我父亲接受賄賂，认为人家是出于对他的品德的尊敬才給他賄賂的。中学生們为了升

班而到教員家里去搭伙食，教員乘机收下他們大笔的錢。軍事长官的太太在招募新兵时期接受新兵的賄賂，甚至容許新兵邀她去吃喝，有一回在教堂里跪下去以后无論如何也站不起来，因为她喝醉了；在招募新兵时期就連医师也接受賄賂。市医官和兽医向肉鋪和酒館要錢。县立学校出售那种特准豁免兵役的証书。掌管教区的副主教向下面的教堂教士和长老索取賄賂。在市政机关里，在市民机关里，在医务机关里，在别的一切机关里，每个有所請求的平民办完事，剛要走，就会有人对他的背影大喝一声："应当表示感激才对！"那个平民就走回来，給他們三十个到四十个戈比。凡是不接受賄賂的人，例如司法机关的官員，总是傲慢无礼，跟人握手的时候只伸出两个手指头，为人十分冷酷，見解极其狹隘，很爱打牌，喝很多的酒，娶有錢的女人，对他們四周的人无疑地起着有害的、腐化的影响。只有从姑娘們那儿才吹出一股道德純洁的气息，她們大都有高尚的抱負，正直純洁的灵魂，可是她們不懂生活，相信給人賄賂是出于对那人的精神品质的尊崇，而且出嫁以后很快就衰老，堕落，淹沒在庸俗的小市民生活的泥潭里了。

3

我們这地区正在修建鉄路。每逢假日的前夕，就有一群群衣衫襤褸的人在城里走来走去，城里人叫他們"鉄路"，怕他們。我常常看見衣衫襤褸的人臉上带着血迹，头上沒戴帽子，被人拉到巡警局去，后面跟着人，手里拿着一个茶炊或者一件不久以前洗过、現在还湿着的內衣，作为物証。"鉄路"通常聚集在小酒店附近和市集上；他們喝酒，吃东西，駡下流話，碰見举动輕佻的女

人过路就吹出刺耳的呼嘯声。我們的小鋪老板为了給这些餓着肚子、衣衫褴褸的人开一开心，就用伏特卡把一条狗和一只猫灌醉，或者在狗尾巴上拴一个空煤油桶，吹一声口哨，那只狗就沿着街道飞跑，鉄桶轰隆轰隆地响起来，吓得那只狗尖声乱叫，以为身后追来一个甚么怪物，一口气远远地跑出城外，到了田野上，在那儿累得精疲力尽；我們城里有几只狗經常发抖，尾巴夹在后腿当中，据說这些狗受不了这样的娛乐，发疯了。

火車站建筑在离城五俄里远的地方，据說工程师为了把鉄路修得挨近城边而索取五万卢布的賄賂，市政机关只同意給四万，双方为那一万鬧僵了；現在城里人后悔了，因为他們得修一条大路通到火車站去，据估計修这条路破費的錢还要多。整个鉄路綫上已經鋪好枕木和鉄軌，公务列車来来往往，运輸建筑材料和工人；由于陀尔席科夫正在造桥，全綫工程便受到了耽擱，另外有些地方的車站也还沒有修好。

杜別奇尼亚是我們的第一个車站的名字，离城有七十俄里远。我是走着去的。秋播和春播的麦子沉浸在清晨的阳光里，一片碧綠。这一带土地平坦，草木欣欣向荣，远处明显地現出火車站的輪廓、古墓的輪廓、更远的庄园的輪廓……。到曠野上来是多么好啊！我多么希望周身浸透自由的感覚，哪怕只有一个早晨也好！免得去想城里发生的事，免得去想自己的貧穷，免得去想自己的饑餓！再也沒有一种东西比尖利的饑餓感覚更妨碍我生活的了，这种感覚一出現，我的优美思想就跟蕎麦粥、牛排、煎魚古怪地搀混起来。例如現在，我一个人站在曠野上，抬头看着一只百灵鳥，它在天空中好像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似的，不住声地唱，仿佛发了歇斯底里一样，我自己却在想："这时候要是能够吃点奶油面包，那該多好啊！"或者我在路边坐下，閉着眼睛养一

养神，听着五月里美妙的鬧声，这时候我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燒熟的土豆的气味。尽管我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平素我却只吃得到很少的东西，因此整个白天我的主要感覚就是饥餓，也許因为这个綠故我才深切地了解为甚么那么多的人只为吃飯而活着，一談話就离不开吃飯这个題目吧。

在杜别奇尼亚，工人正在粉刷車站的內部，修建水塔上部的木楼。天气炎热，空中有石灰浆的气味，工人懶洋洋地在一堆堆木屑和碎磚上走来走去，老扳道員睡在自己的小屋旁边，阳光直射到他臉上。一棵树木也沒有。电綫发出輕微的嗡嗡声，电綫上这儿那儿的停着几只鷹。我也在那一堆堆土屑和碎磚上走来走去，不知道該做甚么好，于是想起我問工程师我的职务是甚么的时候他回答我的那句話："到那儿再看吧。"可是在这个荒凉地方有什么可看的呢？那些抹灰工人在談一个工头，談一个名叫費多特·瓦西里耶夫的人，我听不懂，漸漸的我覚着煩悶无聊了——这是一种生理的感覚：人感覚到自己的手，自己的脚，自己的高大身体，可又不知道拿它們怎么办好，也不知道該把它們摆在哪儿好。

我至少蹓躂了两个钟头，才发現車站外面，鉄路綫右边，有一排电綫杆子，排到一俄里半或两俄里以外，它的尽头是一道白色石墙。工人說办公处就在那边，我想那才是我該去的地方。

那是个很旧的、早已荒廢的庄园。墙上的石头有了麻点，墙已經風化，有些地方已經坍下来了。院里有个小屋，它那灰泥脫落的光墙面对田野，房頂生了銹，有些地方补了一块块白鉄，閃閃发亮。从門口往里看，可以看見一个长滿杂草的大院子和一所古老的正房，窗口下了百叶窗，房頂很高，銹得发紅。正房的左右两面各有一个孤另另的小屋，一个小屋的窗子上釘了板条，

另一个小屋的窗子开着，小屋旁边有一根绳子，上面晾着內衣，附近有几条小牛走来走去。最后一根电綫杆子立在院子里，那上面的电綫从一个窗口通到那个有一面光墙面朝田野的小屋里。屋門是开着的，我走进門去。一个放电报机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位先生，一头烏黑的鬈发，穿一件帆布上衣；他皺起眉头严厉地瞧着我，可是馬上笑了，說：

"你好，小利錢！"

这人是伊凡·切普拉科夫，我的中学同学，他在二年級的时候因为吸烟而被开除了。有一年秋天我們一块儿去捉过金翅雀、黃雀、蜡嘴雀，一清早乘我們父母还睡着的时候拿到市上去卖。我們藏在暗处等着小群的南飞的椋鳥飞过，用小散彈向它們射过去，然后把受伤的鳥拾起来，有的鳥极痛苦地死去，我至今还記得它們晚上怎样在我的籠子里呻吟，有些鳥复原了，我們就拿去卖掉，而且厚着臉皮对买主賭咒說这些都是雄鳥。有一回在市上，我手里只剩下一只椋鳥沒有脫手，向顾客們兜售了很久，終于卖出去，可是只卖了一个戈比。"好歹也算是得了一点小利錢！"我安慰自己說，把那个戈比藏起来，从此以后街上的孩子們和同学們就給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小利錢；就是現在也还有些小孩子和小店員开玩笑，叫我这个名字，其实除了我以外誰都不記得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了。

切普拉科夫身体不結实，胸脯很窄，傴着背，腿挺长。他的領結是用細绳扎的，背心跟本沒有，靴子比我的还糟，靴后跟都歪了。他很少眨眼睛，臉上有一种性急的神情，好像打算一把抓住甚么东西似的。他老是忙忙乱乱的。

"你等一等，"他往往慌張地說。"你听我說！……咦，我剛才說甚么来着？"

我們談起天来。我这才知道我現在来到的这个庄园不久以前还是切普拉科夫的产业，去年才轉让給工程师陀尔席科夫；工程师认为把錢用来买地产比买証券有利，他已經在我們这一带地方买下三所体面的抵押过的庄园。在卖房的时候，切普拉科夫的母亲說妥她有权利在一个小屋里再住两年，而且要求給她儿子在办公处找个工作。

“他还有不买的！”切普拉科夫說到工程师。“光是从包工头那儿他就拿到多少錢！他跟人人要錢！”

然后他带我去吃飯，忙忙乱乱地决定我跟他們合住这个小屋，我在他母亲那儿搭伙食。

“她是个吝嗇的人！”他說，“不过她也不会問你要很多錢。”

他母亲住着的那些小房間里很挤，所有的房間連前堂和門道在內都堆着家具，这是在卖掉庄园以后从大房子里搬到这儿来的。这些家具都是用紅木做的老古董。女主人切普拉科娃是一位长得很胖、上了年紀的太太，长着中国人那种斜眼睛，坐在靠窗子的一把大圈椅上織袜子。她对我很客气。

“这人，媽，是彼洛兹涅夫！”切普拉科夫介紹我。“他是上这儿来工作的。”

“您是貴族嗎？”她用一种古怪的、不好听的声調問，我覚着她喉嚨里好像有一块肥油在翻騰似的。

“是的！”我回答說。

“請坐。”

这頓飯不好吃，菜只有一种用苦奶渣做餡的餡餅和奶湯。女主人叶連娜·尼基佛罗芙娜不知怎的老是眏眼，一忽儿眏这只眼，一忽儿眏那只眼。她說話，吃东西，可是她的整个身体里已經有一种死亡的味道，甚至似乎隐隐透出死尸的气息。生命在她

身体里微弱的发光，同时她心里微弱的閃着一种感覺：她是地主太太，以前家里有过許多农奴，她又是将軍夫人，女僕对她非称呼“夫人”不可。每逢这些可怜的生活殘余在她心头亮一下，她就对儿子說：

“让①，你不該这样拿刀子！”

要不然她就呼哧呼哧地喘气，現出女主人打算应酬客人的那种装模作样的神情，对我說：

“您知道，我們把我們的庄园卖了。当然这是叫人惋惜的，我們在这儿住慣了，可是陀尔席科夫答应要让做杜别奇尼亚站长了。所以我們就不必离开这儿，将来住到車站附近去，那跟住在这个庄園里一模一样了。工程师是个大好人！您不覺着他长得挺漂亮嗎？”

不久以前切普拉科夫一家还很闊綽，可是将軍死后，一切都变了。叶連娜·尼基佛罗芙娜开始跟邻居吵架，打起官司来。管事和工人应得的錢她总不肯付足。她老是担心遭到别人的敲詐，于是不出十年光景，杜别奇尼亚变得叫人认不得了。

大房子后面是一个古老的花园，如今却变成野地，长滿杂草和灌木，一片荒凉。我穿过至今还坚固好看的露台，隔着玻璃門可以看見里面的房間，那儿鋪着鑲木地板，大概这是客厅，房里有一架旧式鋼琴，墙上挂着紅木的大幅木刻，此外就甚么也沒有了。以前花坛里的花卉至今还留存着的只有芍药和罌粟花，它們从青草里伸出白色的和鮮紅色的花苞。花园幽徑上长着些小槭树和小榆树，虽然被奶牛啃过，却不住地往上长，互相糾纏在一起。这个花园茂茂密密，好像路也走不通似的，然而只是在房

① 这是法国名字，相当于俄罗斯的伊凡。在談話中夾杂法国字是为了表示上流社会的身分。

子附近才这样，在这一带，旧日的林蔭道两旁，还留存着白楊、松树、老菩提树，至于这后面远一点的地方，园子里的树木却已經清除掉，开辟了一个刈草場，这儿不再是树木丛生，也沒有蜘蛛网粘到人的嘴上和眼睛上来，倒有吹拂着的清風了；越走得远也就越空曠，空地上已經长起櫻桃树、李树、枝叶茂密的苹果树，这些树用棍子撑住，生着癌肿病，很难看，梨树长得高极了，簡直叫人不相信这是梨树。花园的这一部分已經让城里的商人租去了；有一个痴呆的乡下人住在一个窩棚里，看守这块地方，防备盗贼和椋鳥。

花园的树木越来越稀疏，渐渐变成一片草場，順一个高坡溜下去，到了一条长滿芦葦和柳丛的河边。在磨坊的堤壩附近水深而魚多，那个鋪着草頂的小磨坊憤憤地送出一片嘈杂声音，蛤蟆一个劲儿地聒噪。水面平滑，好比一面鏡子，偶尔出現一圈圈細紋，原来蓮花被快乐的魚惊扰得索索地发抖了。河对岸是小小的杜別奇尼亚村庄。安靜的、深深的河水引誘着人們，应允着凉爽和休息。現在这一切，河水啦，磨坊啦，暢快的河岸啦，却都属于工程师了！

随后我的新工作开始了。我收电报，发电报，写各种表报，把文笔不通的工头和工人送到我們办公室里来的領物单、請求书、报告等一律謄清。不过一天当中大部分时間我仍旧沒有事情做，在房間里走来走去等电报，或者叫一个小孩守在小屋里，我自己到花园里去散步，直到孩子跑来告訴我說电报机响了才回去。我在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儿吃飯。肉很少見，菜都是牛奶做的，每到星期三和星期五持斋，遇到这种日子就用一种粉紅色的碟子盛菜，名叫斋食的碟子。切普拉科娃經常眨眼，这在她已經成了习慣，有她在座我总是覚着不自在。

这个小屋里的工作少到不够一个人做的，因此切普拉科夫甚么也不做，光是睡觉或者带着枪到河边去打鴨子。每到傍晚他总到村子里或者車站上去灌一通酒，临睡觉的时候老是照一照鏡子，嚷一声：

“你好，伊凡·切普拉科夫！”

他喝醉了酒，臉色就变得很白，老是搓着手笑，那声音像是馬嘶：唏唏唏！他往往一时性起，脫掉衣服，光着身体在田野上跑起来。他吃蒼蝇，而且說味道有点酸。

4

有一天吃过飯后，他跑进小屋里来，喘着气說：

“走，你姐姐来了。”

我就去了。果然那所大房子的門廊前面停着一辆城里的敞篷馬車。我姐姐来了，安紐达·布拉果沃也跟她一块儿来了，另外还有一位穿着軍装的先生。等到走近了，我才认出来这个軍人是安紐达的哥哥，他是一个医师。

“我們是到您这儿来野餐的，”他說。“好吧？”

姐姐和安紐达想問我在这儿生活得怎样，可是两个人都沒有說話，光是瞧着我。我也沒有說話。她們知道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姐姐眼睛里出現了泪水，安紐达·布拉果沃开始臉紅了。大家往花园里走去。医师走在大家前头，快活地說：

“多好的空气！我的天，多好的空气啊！”

从外表看来，他还完全是个大学生。他說話和走路都像个大学生，他那对灰色眼睛的眼光那么活潑，朴实，坦率，像一个很好的大学生。他跟他那又高又美的妹妹站在一起却显得脆弱，

显得单薄，他的髭子稀疏，他的嗓音也是那种不洪亮的中音，可又好听。他在一个軍团里服务，現在休假，回来探望亲人；他說今年秋天要到彼得堡去参加医学博士考試。他已經成了家，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儿女，他結婚很早，那是在他念到大学二年級的时候；現在城里人說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他已經不跟妻子住在一块儿了。

"現在几点钟了？"姐姐不安地問道。"我們得早点回去才好，爸爸放我出来看弟弟，說定了要我六点钟回去！"

"唉，您的爸爸真是严！"医师叹道。

我端来了茶炊。在大房子的露台前面鋪了一張地毯，我們就坐在那上面喝茶，医师跪在地毯上，用碟子喝茶，說他体驗到了幸福。后来切普拉科夫回去取钥匙，开了玻璃門，我們大家就走进了那所房子。房子里阴暗，神秘，有霉的气味，我們的脚步发出冬冬的响声，仿佛地板底下是个地窖似的。医师站在那儿按鋼琴的鍵，鋼琴就用微弱的、顫抖的、嘶哑的、然而仍旧正确的琴音回答他，他就試了試嗓子，唱起一支抒情歌来，等到有个琴鍵不出声了，他就皺起眉头，急得跺脚。我姐姐不再張罗回家，在房間里兴奋地走来走去，說：

"我快活啊！我快活得很，快活得很！"

从她的声調里可以听出惊奇的意味，倒好像她信不过自己也能心緒很好似的。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見她这么快活。她甚至变得好看了。她的相貌本来不美，她的鼻子和嘴有点向前翘起来，显出一种神情，好像她在吹气似的。可是她那对黑眼睛好看，她那張臉白得嬌嫩，臉上总有善良和悲哀的神情，因此，她讲話的时候就显得嫵媚，甚至美丽。她和我，我們两个人，都长得像母亲，肩膀宽，身体壮，刻苦耐劳，可是她臉上的蒼白却像有

病的样子，她常常咳嗽，我有时候在她眼睛里看出凡是身患重病，而又因为某种緣故瞞住不說的人所常有的那种神情。眼前，她的快活却有点孩子气，有点天眞，倒好像我們小时候，被严厉的教育压制下去而不能抬头的欢乐，現在突然在她灵魂里醒过来，要爆发出来似的。

可是等到黃昏到来，馬車准备好，姐姐就消沉下来，在那辆敞篷馬車上坐下，变得憔悴了，从她的神色看来仿佛这辆馬車是被告席上的凳子似的。

他們都走了，热鬧收場了。……我想起安紐达·布拉果沃始終沒有跟我交談一句話。

“这眞是个怪姑娘！”我想。“这眞是个怪姑娘！”

圣彼得斋期到了，从此我們就天天吃素。我閑着沒事做，职位又不固定，因此那种生理上的煩悶折磨着我，我不滿意自己，无精打采，肚子又餓，一味在这庄园上蹓躂，只等生出一种适当的心情，那就可以动身离开此地了。

有一天将近黃昏，蘿卜坐在我們的小屋里，忽然陀尔席科夫走进来，他給太阳晒得挺黑，渾身扑滿尘土，变成灰色了。他在自己的工段上待了三天，剛才坐机車到杜別奇尼亚，从車站步行到我們这里来。他在等馬車，而馬車大概要从城里来，他就趁这工夫带着总管在这个庄园上巡查一遍，大声地发命令，然后在我們这个小屋里坐了整整一个钟头，写了一些信。就在这段时間里，来了一些电报，是打給他的，他就亲自在电报机上回了电报。我們三个笔直地站在那儿，一声不响。

“簡直乱七八糟！”他厌恶地瞧着表报說。“过两个星期我就要把这办公处移到車站上去了，我眞不知道該拿你們怎么办才好，先生們。”

"我尽了力了，老爷，"切普拉科夫説。

"当然，当然，我看得出来您在怎样尽力。您却只会拿薪水，"工程师瞧着我，接着説。"您老是指望人家提拔您，只求快一点，便当一点的faire la carriere[1]。哼，我才顾不得甚么提拔不提拔。以前从来就沒有人为我張罗过，先生。在人家叫我修鉄路以前，我当过机車司机，在柏林做过普通的加油工人，先生。还有你，潘捷列，你在这儿干甚么？"他回过身去間蘿卜。"是跟他們一块儿灌酒吧？"

不知甚么緣故，他把一切普通人都叫做潘捷列，他看不起像我和切普拉科夫这样的人，当面駡我們是酒鬼，畜生，下流胚。总之，他对小职員很苛，常常罰他們錢，冷冰冰地把他們赶走，而且連一句解釋的話也不説。

最后馬車来接他了。他临走説定，过两个星期把我們一古脑儿革职，駡总管是个糊塗虫，随后在馬車上大模大样地坐好，进城去了。

"安德烈·伊凡內奇，"我对蘿卜説，"收我做个工人吧。"

"哦，那有甚么不行的！"

我們就一块儿往城里走去。等到車站和庄园远远的落在我們后面，我就問：

"安德烈·伊凡內奇，为什么您剛才到杜别奇尼亚来？"

"第一，我那些工人在鉄路綫上做工；第二，我来付将軍夫人的利息。去年我在她那儿借了五十个卢布，現在我每月付給她一个卢布的利息。"

这个油漆工人站住，抓住我的鈕扣。

---

① 法語：飞黄騰达。

“米沙伊尔·阿历克塞伊奇，我的天使，”他接着說，“我是这样看事情的：要是一个普通人或者一位先生，哪怕拿很小很小的一点利錢，那他就是一个坏人。这种人心里不会有真理。”

清瘦蒼白、一臉凶相的蘿卜閉上眼睛，摇着头，用哲学家的口气說：

“蚜虫吃青草，銹吃鉄，虛伪吃灵魂。主啊，拯救我們这些罪人吧！”

5

蘿卜办事不精明，不善于考慮；他应下的活儿总是太重，弄得自己担不下来，临到結賬就发了愁，不知該怎么办好了，因此差不多永远賠錢。他塗油漆，装玻璃，糊墻紙，甚至应下鋪房頂的活儿；我还記得他往往应下一桩很小的活儿，却一連跑上三天去找鋪房頂的工人。他是个高明的手艺人，有时候他一天能挣十个卢布之多，要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心願，不管怎样一定要当头儿，让人叫一声包工头，那他大概已經积下一大笔錢了。

他自己讲定价錢包下活儿来，可是他每天得付給我和另外的工人工錢，从七十个戈比起到一个卢布为止。遇到天气炎热而干燥，我們就做各种外部的工作，主要的是油漆房頂。由于不习慣，我的脚覺着燙，仿佛在燒紅的鉄板上走路似的，等我穿上毡靴，两只脚却又悶热。不过只是在起初的时候才这样，后来我也就习慣，一切都順順当当了。现在我生活在那些必須劳动、不能不劳动的人們当中，他們像拉大車的馬那样劳累，常常体会不到劳动的道德意义，有时候甚至在談話中也不用“劳动”这两个字。跟他們在一起，我也覺得自己成了拉大車的馬，越来越深切地体

会到我所做的工作是理当做的，不能逃避的，这就使我的生活变得輕松，使我摆脫了种种怀疑。

起初一切都吸引我，样样事情都新奇，我好像重新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可以睡在地上，可以光着脚走路，而这是非常痛快的；我可以站在普通人当中，不会使誰覚着拘束，遇到街上有拉馬車的馬倒在地下，我就跑过去，帮着把它扶起来，不怕弄髒自己的衣服。要紧的是我靠自己生活，不吊在别人的脖子上了！

油漆房頂，特别是用自己的干油和油漆来做这工作，素来被人认为是很賺錢的活儿，因此就連蘿卜这样的好手艺人也不看輕这种枯燥乏味的粗活儿。他穿着短褲，露出紫色的瘦腿，在房頂上走来走去，像是一只鸛；他用刷子塗漆的时候，我听見他大声叹气，說：

"我們这些罪人眞是倒楣啊，倒楣啊！"

他在房頂上走路跟在地板上一样的自由自在。尽管他有病，臉色白得跟死人一样，他却非常灵活；他跟年輕人那样不用搭脚手架就在拱頂上和教堂圓頂上塗油漆，只要有梯子和绳子就行；每逢他站在高处，离地面很远，伸直身体，不知对誰說起話来，他那样子总是有点可怕——他老是說：

"蚜虫吃青草，銹吃鉄，虛伪吃灵魂！"

或者他正在想着甚么，就說起話来回答自己的思想：

"甚么事都会有！甚么事都会有！"

每逢我下工回家，那些坐在門口凳子上的人，那些店員，孩子和他們的主人就紛紛对我的背影讲出种种譏誚和恶意的話来，起初这使我激动，簡直叫我覚着奇怪。

"小利錢！"从四面八方傳来喊叫声。"小利錢！赭石！"

对我最不客气的恰好是不久以前自己还是普通人、靠体力

劳动糊口的那些人。我在商場里走过鉄铺，他們仿佛一不小心似的把水潑了我一身，有一回甚至把一根棍子扔到我身上来。有一个魚販子，是个白发蒼蒼的老人，堵住我的去路，恶狠狠地瞧着我說：

“傻瓜，你沒有甚么可怜的！你父亲才可怜！”

我的熟人一遇見我，不知甚么緣故都有点窘。有的人把我看做怪人和小丑，有的人为我叹惜，有的人不知道怎样对待我才好。要了解他們是困难的。有一天我在我們的大貴族街附近的一个小巷子里遇見安紐达·布拉果沃，我去上工，手里拿着两把长刷子，提着一桶油漆。安紐达认出了我，臉紅了。

“請您不要在街上跟我打招呼……”她沒有跟我握手，光是用发顫的声音又煩躁又严厉地說，她的眼睛里忽然閃出了泪水。“要是依您看来过这种生活是必要的，那也由您……由您，可是請您别再跟我来往了！”

我已經不住在大貴族街，而住在城郊瑪卡利哈我的奶娘卡尔波芙娜家里了；她是个善良的、然而心境阴郁的老太婆，老是觉着要出甚么坏事，不管做了甚么梦都害怕，甚至看見蜜蜂或黄蜂飞进房間里来也觉得是不祥之兆。至于我做了工人，那在她看来也不会有甚么好下場。

“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她难过地說，搖搖头。“完了！”

她的养子普洛科菲跟她同住在一个小屋里。他是一个卖肉的，长得身材魁梧笨重，年紀在三十上下，头发发紅，唇髭挺硬。他在門道里遇見我，总是一声不响，恭恭敬敬地給我让路，要是他喝醉酒，就把張开的五个手指头一齐举到帽沿那儿行一个礼。傍晚他吃晚飯，我隔着木隔板听見他嗽喉嚨，叹气，一杯連一杯地喝酒。

“媽！”他低声叫着。

“甚么？”卡尔波芙娜非常爱她的养子，这时候回答一声。“甚么事，儿子？”

“媽，我要待您厚道。在这茫茫人世中，我要給您养老送終，等您死了，我自己出錢給您办丧事。我早就說过这話，这是真話。”

我每天在太阳东升以前就起床，睡得很早。我們油漆工人吃得很多，睡得香甜，只是不知甚么緣故晚上心跳得厉害。我沒有跟同伙吵过架。詬駡、情急的发誓、詛咒（例如“巴不得你瞎了眼才好”或者“巴不得你害一場霍乱才好”）是成天价不停的，可是我們仍旧处得很好。那些工人疑心我是一个甚么教派的信徒，就好意地拿我开玩笑，說是連我的亲爹都不认我做儿子了，同时他們又說他們自己很少到教堂里去，他們有很多人已經有十年沒到教堂里去懺悔过；他們为这种疏懶辯白說，油漆工人在人当中所处的地位就跟烏鴉在鳥当中的地位一样。

伙伴們看重我，尊敬我。我不喝酒，不吸烟，过一种平靜而規矩的生活，这显然中了他們的意。只有两件事情使他們不痛快，不贊成，那就是我不跟他們合伙偷干油，也不同他們一块儿去向顾主討賞錢。偷主人的干油和油漆在油漆工人当中已經成为風气，不认为是偷了，引人注意的是就連蘿卜这样方正的人每回下班也总要带走一点白粉和干油。至于討賞錢，就連在瑪卡利哈买下了房子的、可敬的老人也不覚着害臊，每逢我看見伙伴們在开始上工或者結束工程的时候成群結队地去向一个庸庸碌碌的顾主道喜，拿到一枚十戈比的銀币，低声下气地道謝，我总是又煩恼又害臊。

他們如同一批狡猾的廷臣那样对待顾主，差不多每天我都

要想起莎士比亚的普隆涅斯①。

"大概天要下雨，"顾主瞧着天空說。

"要下的，一定要下的！"油漆工人們同意。

"不过，这不是雨云。也許不会下雨。"

"不会下雨，老爷！眞的，不会下雨。"

他們在背后对顾主却总是冷言冷語，比方說他們看見主人坐在阳台上看报，他們就說：

"他在看报，可是大概連吃的都沒有呢。"

我沒有到父亲家里去过。我下工回到自己家里，常发現房間里有字条，写得又簡短又焦虑，那是姐姐写的，她时而在字条上告訴我說，父亲在吃飯时候不知怎的特别心事重重，甚么东西也沒吃，时而又說父亲絆了一交，时而又說他坐在自己房間里，关上門，很久沒出来。这一类消息使我激动，弄得我睡不着觉，有时候我甚至深夜到大貴族街去，走过我家門口，瞧着黑窗子，极力推測家里是不是平安无事。到星期日，姐姐常来看我，然而是偸偸地来，装得不是来看我，而是来看奶娘的样子。等到她走进我的房間，她臉色总是很白，眼睛带着泪痕，而且立刻哭起来。

"我們的父亲受不了这个局面！"她說。"万一他有个甚么好歹（只求上帝别让他有甚么好歹才好），那你的良心就要折磨你一輩子了。这眞可怕，米沙伊尔！我用我們母亲的名义請求你：改悔吧！"

"姐姐，我亲爱的，"我說，"既然我相信我是在按良心行动，那我怎样改悔呢？你要了解我才好！"

"我知道你按良心行动，可是說不定这种事可以换一个方式

① 莎士比亚所著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一个佞臣。

做，不伤别人的心。”

“唉，圣徒啊！”老太婆在門外叹道。“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災难会来的，我的亲人，災难会来的！”

6

有一个星期日，出人意外，医师布拉果沃来找我。他穿着軍装，軍装里面是一件綢衬衫，脚上穿一双高統漆皮靴。

“我来找您了！”他开口說，而且照大学生那样使勁握一握我的手。“我天天听見人家談起您，老是打算来找您，照俗話所說的那样，掏心窝子談一談。城里悶得可怕，簡直沒有一个活人，我找不到一个可以談一談話的人。圣母啊，天好热！”他接着說，脫掉上衣，只穿一件綢衬衫。“好朋友，請您允許我跟您談一談！”

我自己也覺着悶得慌，早就想在油漆工人以外找个人一块儿談一談了。我見了他从心里高兴。

“首先，”他在我床上坐下說，“我滿心同情您，深深地尊敬您这种生活。城里人都不了解您，而且也沒有一个人能够了解您，因为您知道，这儿的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是果戈理笔下的那些猪。可是上回野餐的时候我却一眼就看透了您。您有高尚的灵魂，是一个正直而崇高的人！我尊敬您，认为跟您握手是莫大的荣幸！”他接着热誠地說。“要照您这样猛一下子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那就得經历复杂的精神过程。如今为了继續过这种生活，永久站在自己的信念的高处，您的头脑和心灵必定一天到晚紧张地活动着。现在，做为我們的談話的开端，請您告訴我，您是不是认为倘使您把这种毅力，这种紧张，这种精力用在一种别的事情上，例如用在逐步成为一个偉大的学者或者艺术家上，

那么您的生活就会更加广闊，更加深刻，在各方面都有更多的效果？”

我們暢談起来。当我們的話題碰到体力劳动的时候，我就表白了这样的想法：必須使强者不奴役弱者，使少数人不成为多数人的寄生虫或者逐步吸尽多数人身上的脂膏的唧筒，这也就是必須使所有的人，强者和弱者，富人和穷人，沒有一个例外，各人为自己，一律参加生存斗爭；在这方面，除了体力劳动可以做为普遍的、人人必須担承的責任以外，再也沒有比它更好的消除差別的工具了。

“那么依您看来，体力劳动是人人必須承担的，不能有一个例外？”医师問。

“是的。”

“可是您不认为倘使大家，連最优秀的人、思想家、大学者也在內，各人为自己，一概参加生存斗爭，把时間用在敲碎石子和油漆房頂上，那就可能为进步造成严重的危机嗎？”

“在哪方面会造成危机呢？”我問。“进步的关鍵在于爱，在于实踐道德的准則。如果您不奴役甚么人，也不成为甚么人的負累，那此外您还要甚么样的进步呢？”

“可是請您容我說！”布拉果沃站起来，忽然冒火了。“請您容我說！倘使一只蝸牛关在自己的壳里致力于个人的道德完善，摸索道德的准則，您把这个叫做进步嗎？”

“可是何必去摸索呢？”我生气了。“如果您不驅使您的同胞供您吃，供您穿，給您赶車，为了保卫您而去跟敌人作战，那么在眼前这种完全建立在奴役上的生活里这岂不就是进步嗎？依我看来，这才是眞正的进步，而且恐怕是唯一可能的、为人类所需要的进步。”

“全人类全世界的进步是沒有止境的，如今却来談一种受我們的需要或者暫时的观念所限制的‘可能的’进步，对不起，这簡直奇怪了。”

“如果照您所說的那样，进步是沒有止境的，那无異于說，进步的目标是不明确的，”我說。“活着而又不明确地知道为甚么活着，那又何必活着呢？”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这个‘不知道’却不像您的‘知道’那么枯燥乏味。我順着一道名叫进步、文明、文化的楼梯往上爬，爬呀爬呀，并不明确地知道我在往哪儿爬，可是，真的，单单为了这道美妙的楼梯就值得活着；您呢，知道为了甚么活着——为了让一些人不奴役另一些人，让画家和为他研碎顏料的人吃同样的飯。可是要知道，这是小市民的、厨房的、灰色的生活。只为了这一点而活着，难道不叫人噁心嗎？倘使有些昆虫奴役另一些昆虫，那就滚它的，随它們去互相吞吃好了！我們不該去想它們，不管您怎样把它們从奴役里救出来，反正它們要死，要烂的。应該想那个偉大的未知数，它在遙远的未来等着全人类呢。”

布拉果沃跟我激烈地爭論着，不过同时也看得出来另外有一种思想在使他激动。

“大概您姐姐不来了，”他看了看表說。“昨天她到我們家里去，說她要到您这儿来。您一个劲儿地說奴役，奴役……”他接着說。“可是要知道，这是局部問題，所有这类問題会由人类漸漸解决，自生自灭的。”

我們就开始談这个漸进論。我說，关于做好事还是做坏事这个問題，每个人都是自己把它解决的，并不等到人类通过漸漸的发展解决了这个問題的时候再来解决。此外，讲到循序漸进，也有正反两面。在人道主义思想漸漸发展的过程中，还有另一

种思想也在漸漸的成长。农奴制度沒有了，可是資本主义在成长。在解放思潮的全盛时期也跟在拔都的时代一样，多数人供少数人吃穿并且保卫他們，多数人本身却挨餓，沒有衣服穿，沒有保障。这样的社会秩序能够跟任甚么样的思潮和潮流融洽的相处，那是因为奴役的技术也漸漸細膩起来。我們不再在我們的馬厩里打僕人，我們給奴役添上一种极其精致的形式，至少我們善于在每个个别例子里找出奴役的借口来。在我們这儿，思想只不过是思想罢了；要是如今，在十九世紀末尾还可以把我們的最不愉快的生理机能的需要轉嫁到工人身上去，那我們一定轉嫁，而且事后当然会为自己辯白說：如果最优秀的人、思想家、大学者把宝貴光阴耗費在这方面，就可能为进步造成严重的危机了。

可是这时候姐姐来了。她一看見医师，就慌慌張張，坐立不安，立刻說她現在該回家找父亲去了。

"克丽奥佩特拉·阿历克塞耶芙娜，"布拉果沃把两只手按在胸口上，婉轉地說，"倘使您跟您弟弟和我一块儿消磨半个钟头，这于您父亲有甚么妨碍呢？"

他为人爽直，善于把自己的欢乐感染别人。我姐姐想了一想，笑了，忽然高兴起来，就跟那回野餐时候一样的奇突。我們走到曠野上去，在草地上躺下，継續我們的談話，眺望着那座城，城里所有朝西的窗子由于夕阳而放出万道金光。

这以后每一回姐姐到我这儿来，布拉果沃就也来，从他俩打招呼的样子看来倒好像他們在我这儿相逢是出于偶然似的。姐姐听我和医师爭論，同时她的表情快活得入了迷，而且温柔，好奇，我覚着她的眼前好像漸漸展开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她以前就連在梦里都沒有見过，現在她极力要弄明白它。遇到医师

不在座，她总是安静而忧郁，如果現在她有时候仍然会哭，那却是出于一种她自己从来不提的原因了。

八月里蘿卜吩咐我們准备着到鉄路綫上去。在我們“被赶”出城的大約两天以前，我父亲来看我。他坐下，眼睛沒有看我，不慌不忙地用手絹擦干净他的脸，然后从衣袋里拿出一份我們城里出版的《通报》，一板一眼地慢慢念了一段消息：我的同輩，国立銀行办公处主任的儿子，奉派担任稅务局的科长了。

“現在看一看你自己，”他疊起那份报来說，“叫化子，破破烂烂，流氓！就連小市民和农民也受教育，为的是成为一个人；你呢，出身于波洛兹涅夫家族，有显赫而高貴的祖先，却极力往泥里滚！可是我上这儿来不是为了跟你談話；我对你已經死了心，”他站起来，压低喉嚨接着說。“我来是想弄明白你姐姐上哪儿去了，混蛋。她吃过午飯后就走出家門，現在已經八点钟了，她还沒回来。她近来常常出去，也不跟我說一声；她变得不如以前规矩了，在这种地方我看見了你的卑鄙恶劣的影响。她在哪儿？”

他手里拿着那把我熟悉的阳伞；这时候我慌了，挺直身体，像个小学生，等着父亲打我，可是他注意到我的眼光落在他那把伞上，大約就是因为这个緣故他才沒有打我。

“你要怎样生活都由你！”他說。“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圣徒啊，”奶娘在隔壁房間里嘟噥着。“可怜的、苦命的孩子！唉，我的心聞出不吉利的味道来啦，聞出来啦！”

我在鉄路綫上工作。整个八月不断地下雨，天气潮湿而寒冷；田野上的庄稼沒有运走，在用机器收割的大农場上小麦沒有扎成捆，乱堆着，我还記得这些悲慘的麦堆怎样一天天地越来越

黑，麦粒在发芽。工作是困难的；我們剛做完甚么活儿，一陣大雨就把它全冲毁了。人們不准我們在車站的房子里住着，睡覺，我們就住在那些夏天住过"鉄路"的土屋里，到晚上我总是睡不着觉，因为天冷，而且有些小虫① 在我臉上和胳膊上爬来爬去。每逢我們在桥旁边做工，粗魯的"鉄路"总是上我們这儿来，专門为了打油漆工，这在他們已經成了一种娛乐。他們打我們，偸去我們的刷子，为了惹我們跟他們打架而破坏我們干的活儿，例如把綠漆塗在小屋上。蘿卜給我們这些災难添上最后一笔，他常常不按时付給我們工錢。这个地段所有的油漆活儿先是由一个包工头承包下来，这个包工头再轉包給另一个包工头，那个包工头給自己扣下两成利潤以后又把它轉包給蘿卜。这种活儿本来就无利可图，不料天又下雨，时間白白耗費过去，我們不能做工，可是蘿卜却得給工人开工錢。挨餓的油漆工人差点把他痛打一頓，罵他是騙子，吸血鬼，出卖基督的犹大，他呢，这个可怜虫，唉声叹气，灰心地向天空举起两只手，屢次到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儿去借錢。

7

多雨的、泥濘的、阴暗的秋天来了。失业的日子来了，我常常一連三天沒有事做，坐在家里，要不然就去做各种跟油漆无关的活儿，例如推着一車車的土去鋪路，每天挣二十个戈比。布拉果沃医师到彼得堡去了。姐姐沒有来找我。蘿卜躺在家里害病，天天料着自己要死了。

---

① 原文是'鼠妇'，一种昆虫的名字。

我的心境也像秋天。这也許是因为我做了工人，才看清我們这个城的生活的內幕，差不多每一天我都有新发現，这种新发現总是惹得我灰心丧气。我那些同乡，早先我倒看不出什么来，或者单从外表看上去显得十分正派，現在却露出本相，原来是些下流的、殘忍的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們这些普通人受他們的欺騙，被他們克扣工錢；他們逼得我們一連几个钟头在寒冷的前堂里或者厨房里等着；他們侮辱我們，对我們粗暴极了。秋天我在俱乐部里給閱覽室和两个房間糊壁紙；我糊好每一方壁紙，他們只付給我七个戈比，可是他們吩咐我在收据上写二十个戈比；我拒絕这样做，那位戴着金边眼鏡、一表堂堂的先生（多半是俱乐部的一个負責人），就对我說：

"要是你这混蛋再多費話，我就給你一耳光。"

僕役小声告訴他說我是建筑师波洛兹涅夫的儿子，他才慌了，臉紅起来，可是他立刻又恢复原样，說：

"滾他的！"

商店卖給我們臭肉、陈面粉、泡过的茶叶；在教堂里巡警总是推搡我們，在医院里助理医师和护士向我們敲詐，要是我們因为穷而沒有給他們賄賂，他們为了报复就拿不堪下咽的食物給我們吃；在邮局里就連起碼的小官儿也认为自己有权利把我們看做牲畜一样，对我們粗野无礼地嚷叫："等着！你往哪儿钻？"就連那些看家狗都对我們不客气，特别凶恶的向我們扑过来。不过，自从我处在新的地位以后最使我吃惊的一种重大发現，就是社会上根本缺乏公平，这种情形老百姓叫做"他們忘了上帝"，很少有哪一天不遇到欺詐的事。在欺詐的人当中有卖給我們干油的商人，有包工头，有同事的工人，甚至有主顾本人。自然，这里根本談不到我們的任何权利，就連我們做工掙来的錢我們每

一回都得站在黑門廊旁边，脫下帽子，哀求很久才拿得到，倒好像要求施舍似的。

我在俱乐部閱覽室隔壁的一个房間里糊壁紙。傍晚我剛打算下工，工程师陀尔席科夫的女儿走进这个房間里来了，臂弯里抱着一捆书。

我对她鞠躬。

"啊，您好！"她立刻认出我来，就对我伸过手来說。"跟您見面我很高兴。"

她微笑着，又好奇又困惑地瞧着我的工作服、浆糊罐、攤在地板上的壁紙；我慌慌張張，她也开始觉着不自在了。

"請您原諒我这么瞧着您，"她說。"人家对我談了許多关于您的話。特别是布拉果沃医师，他簡直迷上您了。您姐姐我也已經认識，她是个亲切可爱的姑娘，可是我无論如何也沒法說得她信服：您做平民并沒有甚么可怕的地方。剛好相反，您現在成了城里最有趣味的人了。"

她又看一眼浆糊罐，看一眼壁紙，接着說：

"我曾經要求布拉果沃医师設法使我跟您比較亲密地交个朋友，不过他分明忘了，或者沒有办到也未可知。不管怎样，我們总算相識了，如果您肯不拘礼节到我家里来玩，那我会十分感激您。我真想談一談！我是个普通人，"她說，向我伸过手来，"我希望您跟我在一块儿不会觉着拘束。我父亲不在家，他到彼得堡去了。"

她走进閱覽室里去了，衣服沙沙地响着；我呢，走回家去，很久都睡不着觉。

在这个缺乏欢乐的秋天，有一个好心人，显然想多少使我的生活輕松一点，时而給我送来茶叶和檸檬，时而送来餅干，时而

送来烤松鸡。卡尔波芙娜說这些东西每一回都是由一个兵送来的，可是究竟是誰派他来的，就不知道了。那个兵总要探問我身体是否健康，我每天是否吃到飯，我有沒有御寒的衣服。等到天冷下来，那个人仍旧照这样趁我不在，派一个兵送来一条松軟的毛綫圍巾，圍巾上冒出一股柔和的、几乎聞不出的香水气味，我猜出我的好心的仙女是誰了。圍巾上有鈴兰的香气，这是安紐达·布拉果沃所喜爱的香水的气味。

将近冬天，活儿多起来，大家就高兴多了。蘿卜又活了，我們一块儿在墓園的教堂里做工，給那儿的圣像壁打好塑金的底子。这是一种又干净又清靜的活儿，用我們的行話来說，是一种順溜的活儿。一天中間可以做出許多活儿，同时光阴过得很快，不知不覚就过去了。大家不罵街，不笑，不說話。单是这个地方就使我們不得不肃靜庄重，而且它让人生出平靜严肃的思想。我們站着或者坐着，专心做工，一动也不动，跟偶像一样；四周是一片死气沉沉的寂靜，像是在坟墓里一样，因此要是有个工具掉在地下，或者长明灯的火苗发出爆声，这些声音听起来就又悶又响，我們就都回过头去看一眼。經过长久的寂靜以后，往往可以听見像蜜蜂飞过一般的嚶嗡声：这是教士在門廊里正在为去世的嬰儿做安魂祈禱，声音很低，不慌不忙；要不然，一个画工正在拱頂上画鴿子和它周圍的星星，輕声吹起口哨来，忽然醒悟过来，立刻就不出声了；再不然蘿卜叹口气，回答自己的思想說："甚么事都会有！甚么事都会有！"或者在我們的头上飄过一陣緩慢悲凉的钟声，油漆工人就会看到有一个富足的死人抬过来了。……

白天我在这种寂靜里，在教堂的幽暗里度过；在漫长的傍晚我总是去打台球，或者到剧院楼座去看戏，穿一身新的斜紋布衣

服，那是我用做工挣来的錢买下的。阿若京家已經开始演戏，举办音乐会；現在却只有蘿卜一个人在那儿画布景了。他給我讲他在阿若京家有机会看到的戏和活画的情节，我就带着嫉妒的心情听他讲。我很想去看彩排，可是要我到阿若京家去，我又下不了这个决心。

在圣誕节的一个星期以前，布拉果沃医师来了。我們又爭論，到傍晚总是打台球。他打台球的时候，脫掉上衣，解开衬衫胸前的扣子，不知甚么緣故总是极力做出嗜酒如命的人的样子。他喝得不多，可是一喝酒就鬧起来，而且在"伏尔加"那样便宜的下等酒館里一个傍晚居然用掉二十个卢布。

姐姐又常上我这儿来了；他倆一見面总是很惊訝，可是凭姐姐的又快活又負咎的臉色看得出来这种相逢并不是出于偶然。有一天傍晚，我們在打台球，医师对我說：

"您听我說，为甚么您不去找陀尔席科娃呢？您不了解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她是个聪明姑娘，迷人，心地单純而厚道。"

我对他讲起春天工程师怎样对待我。

"这是廢話！"医师笑着說。"工程师是工程师，她是她。真的，好朋友，别惹她不高兴，好歹上她那儿去一趟吧。比方說，我們明天傍晚就去找她。您肯去嗎？"

他說动了我的心。第二天傍晚我就穿上那身新的斜紋布衣服，心里很激动，到陀尔席科娃家里去了。僕役不像那天早晨我以謀事人身份到这儿来的时候那样傲慢和可怕，家具也显得不那么豪华了。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正在等我，像老朋友那样地迎接我，和藹地紧紧握住我的手。她穿一件灰色呢长衫，袖子肥大，她那种发式等到过了一年在我們城里流行起来的时候被大家叫做"狗耳朵"。她的头发从两鬢起一直盖到耳朵上，由于

这个緣故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的臉显得好像寬了一些，这一次我看上去，她很像她父亲，她父亲的臉就长得寬，緋紅，神态有点像馬車夫。她长得美丽优雅，可是不年青，看上去有三十岁光景，其实她至多不过二十五岁。

“亲爱的医师，我多么感激他呀！”她給我让坐，說。“要不是他，您就不会来。我悶得要死！父亲走了，撇下我一个人，我簡直不知道在这个城里該怎么办才好了。”

然后她問我目前在哪儿做工，挣多少錢，住在哪儿。

“您只花您做工挣来的錢嗎？”她問。

“是的。”

“幸福的人！”她叹口气說。“依我看来，生活里的一切坏事都是由閑散，由煩悶无聊，由心灵的空虛来的；人习惯了靠别人过活的时候，这一切就不可避免了。不要以为我是在装模做样，我真心对您說：作富人是沒有趣味，也不愉快的。俗語說：靠了不义之財可以买到朋友。因为一般說来財富总不会是正当的。”

她用严肃冰冷的眼光瞧一眼四周的家具，仿佛想把家具点一点数似的。她接着說：

“舒适和安乐有一种魔力。它們能够逐步吸引那些甚至意志坚强的人。以前父亲和我过得不富裕，簡簡单单，现在呢，您看我們在怎样过活。說起来駭人听聞，”她說，聳了聳肩膀，“我們一年要花到两万！而且是在內地！”

“应当把舒适和安乐看做金錢和教育的特权才对，”我說，“我觉得生活的安乐可以跟任甚么东西，甚至跟最繁重骯髒的劳动結合起来。您父亲闊綽，可是照他說来他做过机車司机，当过普通的加油工人。”

她微笑了，怀疑地摇一摇头。

“爸爸有时候吃克瓦斯泡过的面包渣湯，”她說。“这簡直是滑稽，胡来！”

这时候傳来門鈴声，她站起来。

“富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应当跟大家一样的做工，”她接着說，“要是有安乐的話，那就应当人人有份。任何特权都不应当有。哎，算了吧，别談哲学了。請您跟我讲点快活的事吧。請您談談油漆工人。他們是甚么样的人？可笑嗎？”

医师来了。我开始讲油漆工人，可是因为不习慣而覚得拘束，就跟人种志学者那样讲得严肃而沒有力量。医师也讲了几个工厂工人的生活故事。他身子摇摇晃晃，哭起来，跪下去，甚至学醉汉的样子躺在地板上。这簡直是演員的表演，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瞧着他，笑得流出了眼泪。后来他在鋼琴那儿坐下来，用他那柔和好听的中音唱着，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站在旁边，給他挑选歌曲，他唱錯的时候就糾正他。

“我听說您也会唱歌？”我問。

“这还用問！”医师吃惊地說。“她是个了不起的歌唱家，演員，您还要問！您說到哪儿去了！”

“从前我认真干过这一行，”她回答我的問題，“可是現在我把它丢开了。”

她在一个矮凳上坐下，对我們讲起她在彼得堡的生活，模仿一些著名的歌唱家的模样，学她們的声調和唱歌的姿态；她在紀念簿上画医师的肖像，然后画我的肖像，把我們两个人画得很像。她笑，胡鬧，做出可爱的鬼臉；她做起这些事来比談不义之财自然得多，我覚着她剛才对我讲財富和安乐的时候仿佛不是认真地在讲，而是模仿甚么人的話似的。她是个出色的喜剧演員。我暗自把她跟我們的小姐們摆在一起，就連美丽端庄的安紐达·

布拉果沃都比不上她；这两个人的区别是很大的，好比人工培养出来的上等玫瑰和野玫瑰中間的区别一样。

我們三个人一块儿吃晚飯。医师和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喝紅葡萄酒、香檳、加白兰地的咖啡；他們碰杯，为友誼，为智慧，为进步，为自由干杯；他們沒有喝醉，只是臉紅了，常常无緣无故大笑起来，笑到流出眼泪。为了免得显出煩悶的样子，我也喝紅葡萄酒。

"那些有才能的、天資特富的人，"陀尔席科娃說，"知道該怎样生活，順着自己的道路走去。至于庸庸碌碌的人，比方拿我来說，就甚么也不知道，甚么也不会做，他們沒有別的办法，只能瞧着深刻的社会潮流，随它把他們带到甚么地方去。"

"难道人能瞧見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嗎？"医师問。

"不对。这是因为我們沒有看見。"

"是这样嗎？社会潮流是新文学揑造出来的东西。我們沒有这种东西。"

爭論开始了。

"任何社会潮流不但我們現在沒有，过去也沒有过，"医师大声說。"新文学揑造出来的东西多的是！它还揑造过一种在乡村工作的知識分子，然而您就是找遍我們的村子，恐怕也只能找到一个穿着短上衣或者黑上衣的村学究，写起'也'字来倒会写錯三笔。有文化的生活在我們这儿还沒开始呢。那种野蛮、那种十足的粗鄙、那种渺不足道，跟五百年前一模一样。潮流啦、思潮啦，有倒是有过，可是話說回来，那些东西都淺薄渺小，为种种庸俗的、一个錢也不值的利益服务。难道在我們这儿看得見甚么严肃的东西嗎？要是您以为您发現了深刻的社会潮流，您順应它而把自己的一生献給那种把昆虫从奴役里解放出来或者从此

不吃牛肉餅之类合乎当代風气的工作，那么我跟您道喜，小姐。我們得学习，学习，再学习，至于深刻的社会潮流，我們得等一等；目前我們还沒有长大成人，談不到那种东西，凭良心說那种东西我們一点也不懂。”

“您不懂，我却懂，”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說。“今天，上帝才知道您是多么乏味！”

“我們的任务是学习再学习，竭力积累尽量多的知識，因为只有在有知識的地方才会有严肃的社会运动，将来人类的幸福是在知識里。为科学干杯啊！”

“有一点是毫无疑問的：必須給我們自己安排另外一种生活了，”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沉默一陣，想了一陣以后說，“像这种一直过到現在的生活是一个錢也不值的。我們别再談它了。”

等到我們从她家里出来，教堂里已經敲两点钟了。

“您喜欢她嗎？”医师問。“她挺好，不是嗎？”

圣誕节的头一天我們在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家里吃飯，后来在这段节日里差不多天天到她家里去。她那儿除了我們以外沒有外人，她說得对：她在这个城里除了我和医师以外連一个朋友也沒有。我們把大部分时間都用在談話上；有时候医师随身带来一本书或者杂志，大声念給我們听。事实上他是我生平所遇見的头一个有学問的人。我不能判断他的知識是不是广博，不过他經常讲出他的知識来，因为他希望别人也知道。每逢他讲到有关医学的事，他的話总是跟我們城里任何一个医师都不同，給人留下一种新穎独特的印象，我觉得只要他有意，他就会成为一个眞正的科学家。他也許是当时唯一对我有重大影响的人。我跟他見面，不断讀他拿給我的书，結果我漸漸开始感到知識的需要，知識給我的缺乏欢乐的劳动充滿高尙的精神。我

已經觉着奇怪，早先我竟不知道，比方說，全世界是由六十种簡单的实体构成的，不知道干油是甚么，油漆是甚么，不知怎的沒有这些知識我也活下来了。跟医师的結交甚至也把我从精神上提高了。我常跟他爭論，虽然我总是保留我自己的看法，可是由于他，我还是漸漸发現我并沒有把一切事情都弄明白，我就极力形成尽量明确的信念，好让良心的指示明明白白，沒有一点含混的地方。不过这个全城最有学問最优秀的人仍旧离着完美很远。他的風度、他那种喜欢爭論的习惯、他那好听的男中音，甚至他那种溫和，都有点粗野，像是教会中学的学生，每逢他脫掉上衣，只穿一件綢衬衫，或者在酒館里丢給僕役一点賞錢的时候，我总是覚得文化到底是文化，他的心里却仍然有个韃靼人①在活动。

到主显节②他又到彼得堡去了。他是早晨动身的，午飯以后姐姐来找我了。她沒有脫掉皮袄和帽子，坐在那儿一声不响，臉色很白，眼睛瞧着一个地方发呆。她怕冷，看得出来她强忍着病痛。

“你多半感冒了，”我說。

她的眼睛里滿是泪水，她站起来，去找卡尔波芙娜，沒有对我說一句話，倒好像我得罪了她似的。过了一忽儿我听見她用沉痛的責备口气說：

“奶媽，我一直活到現在是为了甚么呢？为了甚么呢？你說說看：我岂不是糟蹋了我的青春嗎？我在一生的最好岁月里却只知道記賬、倒茶、算錢、招待客人，以为世界上再也沒有比这些更高尙的事！奶媽，你要明白，我也有人的要求啊！我要生活，

① 指缺乏文化的人。

② 基督教节日，在一月六日。

可是人家却把我变成一个带钥匙的女管家。这眞可怕，眞可怕！”

她把一串钥匙往門外一丢，当啷一响掉在我的房間里。这些是食器橱上的钥匙、厨房柜子上的钥匙、地窖的钥匙、茶箱的钥匙，也就是当年我母亲带过的那些钥匙。

“啊，哎，天呐！”老太婆害怕地說。“圣徒啊！”

姐姐回家去的时候，到我这儿来撿起钥匙，說：

“請你原諒我吧。近来我起了点古怪的变化。”

8

有一回夜色很深了，我从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家里回来，在房間里碰見一个年輕的巡警分局长，穿着一身新制服；他坐在我的桌子旁边，正在翻看我的书。

“到底来了！”他說，站起来，伸了个懶腰。“这已經是我第三次来找您了。省长吩咐您明天早晨九点钟去見他。务必要去。”

他要我写一个笔据說我一定执行省长大人的命令，然后就拿着它走了。这位巡警分局长的深夜光临和省长的突然召見对我說来好比晴天霹靂。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怕宪兵、巡警、法官，目前我心里七上八下，好像我眞犯了甚么罪似的。我无論怎样也睡不着覚。奶媽和普洛科菲也心不定，睡不着。此外奶媽的耳朵害了病，她哼哼唧唧，有好几回痛得哭起来。普洛科菲听見我沒睡着，就举着一盞小灯走到我房間里来，在桌子旁边坐下。

“您得喝点胡椒酒才对……”他沉吟一下說。“在人世的愁苦生活里喝上一点酒是沒甚么关系的。要是媽往耳朵里倒一点胡椒酒，那也会有大好处。”

到两点多钟他动身到屠宰場去取肉。我知道这一夜直到天

亮也睡不着了，为了消磨九点钟以前这段光阴，就跟他一块儿去了。我們提着灯走去；他的小伙計尼科尔卡年紀在十三岁上下，冻得脸上生出青斑，那副神情像是一个强盗，他坐在雪橇上跟着我們走，用嗄哑的喉嚨吆喝馬。

“您在省长那儿大概要受罰，”亲爱的普洛科菲对我說。“省长有省长的章法，方丈有方丈的章法，軍官有軍官的章法，医师有医师的章法，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章法。您沒有守住您的章法，人家就不能依您了。”

屠宰場座落在墓园后面，以前我只是远远地看見过它。那是三个阴沉的小屋，四周圍着一道灰色籬墙，夏天逢到炎热的日子有風吹过，就从里面送出悶人的臭气。現在我走进院子，四下里一片阴暗，看不見那些小屋，老是撞着馬和那些空的或者已經装好肉的雪橇；人們提着灯走来走去，用下流的話互相罵着。普洛科菲也在罵，尼科尔卡也在罵，而且罵得同样难听，空中瀰漫着不断的相罵、咳嗽、馬嘶的嘈杂声。

到处是兽尸和畜粪的气味。这正是解冻的时令；雪已經跟泥土混成一片，在黑暗里我觉着好像在血地里走来走去似的。

我們把肉装满雪橇，就动身到市上肉店里去。天亮起来。拿着筐子的厨娘和穿着大衣的上了年紀的太太一个个来了。普洛科菲手里拿着斧子，身上系着濺了血迹的圍裙，嘴里恶狠狠地咒罵，面对着教堂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大声叫嚷，响得整个市場都听得見，說他照价錢給肉，甚至賠了本錢。他克扣分量，少找零錢，厨娘看出这些毛病，可是給他的喊声震聾了耳朵，沒有跟他計較，罵他一声劊子手就算了。他举起他那把可怕的斧子，砍下来，渾身姿势十分好看，每一次都带着凶恶的神情发出“嘿！”的一声吆喝，我深怕他別真的砍掉甚么人的脑袋或者胳膊。

我在肉店里待了一早晨，等到我終于去見省长，我的皮大衣上也有了肉和血的气味。我的精神状态好像是我奉了甚么人的命令，拿着矛去猎熊似的。我至今还記得那道高楼梯，楼梯上鋪一条长地毯，有一个年青的官員穿着礼服，鈕扣发亮，一句話也不說，用两只手向門口一指，就跑去报告了。我走进大厅，那里面布置得很豪华，然而冷冰冰，引不起一点美感，特别难看刺眼的是在窗子中間墙壁上挂着的那些高高低低的鏡子和窗上挂着的那些黃得耀眼的窗帘；看得出来，尽管省长換来换去，这儿的布置却老是这个样子。那个青年官員又用两只手向門口一指，我就向一張大綠桌子那儿走去，那边站着一位将官，脖子上挂着符拉季米尔勛章。

"波洛兹涅夫先生，我請您来，"他开口了，手里拿着一封信，把嘴張得又大又圓，像是字母"O"，"我請您来是为了向您說明一件事。您那受人尊敬的父亲在书面上和口头上向本省貴族会长提出要求，請他召見您，向您指出您的行为跟您所荣幸的具有的貴族称号互相抵触。亚历山大·巴甫洛維奇大人公正地认为您的行为可能誘惑别人犯罪，觉得光是由他出面对您加以劝告已經不够，必須采取严肃的行政干涉了，因此在这封信里把他对您的看法陈述一遍，这种看法我也是贊同的。"

他說話声音很低，恭恭敬敬，站得笔直，倒好像我是他的长官似的。他那瞧着我的眼光一点也不严厉。他的臉憔悴，皮肉松弛，布滿皺紋，眼睛底下挂着小肉囊，他的头发染过色，总之单凭外貌很难确定他究竟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

"我希望，"他接着說，"您会重視可敬的亚历山大·巴甫洛維奇的彬彬有礼，他不是正式的，而是用私人方式向我提出要求的。我也不是正式地請您来，我跟您讲話也不是用省长的身分，

而是以您父亲的真誠崇拜者的資格讲話的。因此我請求您：或者改变您的行为，回到跟您的称号相称的职务上去，或者为了避免誘惑别人犯罪，就請搬到人家不认得您的地方去，在那种地方您要做甚么就可以做甚么。在与此相反的情形下，我就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措施。”

他沉默的站了半分钟，張着嘴瞧我。

“您是素食主义者吧？”他問。

“不，大人，我吃肉。”

他坐下，把一份公文拉到自己面前来；我就鞠躬，走出来了。

在吃午飯以前犯不上再去上工了。我就回家去睡觉，可是睡不着，因为屠宰場和省长的談話在我心里引起不愉快的、不正常的感觉，到了傍晚我心神恍惚，悶悶不乐地去找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我告訴她我見省长的經过；她困惑地瞧着我，好像不相信，忽然間她哈哈大笑，声音那么快活，响亮，飽滿，只有好心的、爱笑的人才会这样大笑。

“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这件事讲一讲才好！”她說，笑得几乎跌倒，赶紧倚住桌子。“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这件事讲一讲才好！”

9

現在我們常常見面，差不多一天見两次面了。她几乎每天吃过午飯后就坐車到墓园里来，一面等我，一面念十字架和墓碑上的題詞；有时候她走进教堂里来，站在我身旁，看我做工。这里安安靜靜，画工和塑金工做着純朴的工作，蘿卜讲着种种道理，我呢，在外貌上跟别的工人沒有甚么区别，像他們一样只穿着背

心和破鞋做工，别人对我讲話都說"你"——所有这些在她都是新奇的，感动了她。有一回她在場，一个在上面画鴿子的画工对我叫一声：

"米沙伊尔，把白顏料递給我！"

我就把白顏料送到他那儿去，等到后来我順着一个单薄的木板台走下来，她就瞧着我，感动得流出眼泪，微微笑着。

"您多么可爱啊！"她說。

我从小就記得一件事：我們的一个富翁家里养着一只綠色鸚鵡，它从籠子里飞出来，这只美丽的鳥后来有整整一个月在我們城里飞翔，懶散地从这个花园飞到那个花园，孤单单，找不到家。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使我联想到那只鳥。

"除了坟墓以外，我現在簡直沒有地方可待了，"她笑着对我說。"这个城簡直叫人煩悶得要命。在阿若京家，大家朗誦、唱歌、嬌声嬌气地說話，近来她們簡直叫我受不了。您姐姐是个孤僻的人，布拉果沃小姐不知甚么緣故恨上了我。我不喜欢看戏。那么請教：我該怎么办呢？"

我到了她家里，身上带着油漆和松节油的气味，手是黑的，这却使她喜欢。她也希望我不要换一个样子去找她，只穿着普通的工人装就好。可是在客厅里这身衣服使我覚着拘束，我别别扭扭，仿佛穿着軍装一样，因此每次我去找她，总是穿那身新的斜紋布衣服。这反而使她不痛快。

"您得承认，您还沒有习慣您的新地位，"她有一回对我說。"工人服使您覚着拘束，您穿着它还嫌别扭。您說說看，这是不是因为您缺乏信念，您不满意这种地位？您自己选中的这种工作，您的油漆工作，莫非使您不满意嗎？"她問，笑了。"我知道，油漆使得物件美观結实些，然而要知道，那些物件是屬于市民和

富人的，归根結蒂造成了奢华。此外，您不止一回說过，每个人都应当凭自己的双手挣来自己的面包，可是您挣来的是錢，而不是面包。为什么不照您那些話的真正含意去做呢？应当挣来粮食，那就是說应当耕耘，播种，收割，打谷，或者做这一类跟农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比方說养奶牛，垦地，造草房。……”

她打开立在她写字台旁边的一个好看的柜子，說：

“我跟您讲这些話，是因为想让您知道我的秘密。Volià! ①这是我的农业图书館。这儿有田地，有菜园，有果园，有牲口棚，有养蜂場。我热心地讀过这些书，已經在理論上把这一切研究透彻了。我的梦想，我的美好的幻想是一到三月就到我們的杜别奇尼亚去。那儿真好，妙极了！不是嗎？头一年我要仔細把事情看一看，习惯一下，第二年我就真正干活，像俗話所說的那样，拚命地干。父亲答应过把杜别奇尼亚送給我，我要在那儿按我的意思干起来。”

她臉紅，兴奋得流出眼泪，笑着，說着自己的梦想，她說她要在杜别奇尼亚住下，那会是很有趣味的生活。我羡慕她。三月快要到了，白昼越来越长，在晴朗的日子里，到了中午，房檐上往下滴水，空气中有春天的气息了，我自己也想下乡。

她說她要搬到杜别奇尼亚去住下，我就痛切地想到我要一个人留在城里了，我觉着我对她和她的书柜以及农业生了嫉妒心。我不懂农业，也不喜欢务农，很想对她說：务农是奴隶的工作，可是想起这类的話父亲說过不止一次，我就沒有說出来。

大斋到了。工程师維克托尔·伊凡內奇从彼得堡回来，我却已經漸漸忘記这个人了。他出人意外地回来，甚至沒有預先

---

① 法語：都在这兒了！

打个电报通知一声。一天傍晚我照例到他家去，不料他正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讲着什么，他刚洗过臉，刮过胡子，年青了十岁；她女儿跪在那儿，从皮箱里拿出許多小盒和小瓶，把这些交給僕人巴維尔。我一看見工程师，不由自主地倒退一步，他却向我伸出两只手，露出又白又結实像馬車夫一样的牙齿，笑着說：

“他来啦，他来啦！看見您我很高兴，油漆工人先生！瑪霞把事情都跟我讲了，她刚才說了您許多的好話。我完全了解您，贊成您！”他接着說，挽住我的胳膊。“做个正派的工人比起消耗公家的紙張和戴上公家的帽徽高明多了，也正直多了。我自己就用这两只手在比利时做过工，后来还当了两年机車司机……”

他穿着短上衣，按着家常打扮穿着拖鞋，走来走去，好像害了痛風病似的，身子有点搖晃，搓着手。他小声哼着一支歌，鼻子里輕声嗚嗚地响着，暢快得不住縮起脖子，因为他終于回到家，可以洗自己所心爱的淋浴了。

“这是毫无疑問的，”他在吃晚飯时候对我說，“这是毫无疑問的，你們是可爱的、招人喜欢的人，可是不知甚么緣故，先生，你們只要从事体力劳动，或者开始拯救农民，到头来总是弄到这一切变成教派活动了事。难道您不是一个教派信徒嗎？瞧，您不喝伏特卡。这不是教派是甚么呢？”

为了使他滿意，我就喝伏特卡。我还喝了葡萄酒。我們品尝工程师带回来的奶酪、腊腸、餡餅、酸辣菜、种种的凉菜，另外还有工程师不在家的时候从国外寄来的葡萄酒。葡萄酒是上等的。不知甚么緣故工程师常常收到从国外免稅寄来的葡萄酒和雪茄烟，不知甚么人常常免費寄給他魚子酱和干魚肉。他住房子不花錢，因为房主供应鉄路煤油。总之，他和他的女儿給我留

下这样的印象，仿佛全世界一切好东西都是供他們使用的，他們完全不必出錢就可以拿到手。

我仍旧常上他們家里去，可是兴致已經不那么好了。工程师使我觉着拘束，有他在場我就觉着自己仿佛全給捆住了。我受不了他那两只明亮坦率的眼睛，他那些論調使我厌倦，反感。我想起不久以前我还做这个保养得很好、臉色紅潤的人的部下，想起他待我粗暴得不得了，这些回忆也使我厌煩。不錯，他摟住我的腰，亲热地拍我的肩膀，贊成我的生活，可是我觉着他照旧看不起我的卑微，只为博得女儿的欢心才跟我敷衍。我再也不能照我本心那样說說笑笑了，我觉着話不投机，老是暗自料着馬上他就要叫我潘捷列，就跟把他的僕役巴維尔叫做潘捷列一样，我那內地的、庸俗的自尊心是怎样的憤憤不平啊！我这个穷人，油漆工人，每天来找这些被全城看做外国人而且跟我全不相干的富人，每天在他們家里喝貴重的葡萄酒，吃不平常的食物，我的良心不肯容忍我这样做！每逢我到他們家里去，我总是阴沉地避开路上的行人，皺起眉头，倒好像我真是个教派信徒似的，每逢我从工程师家里出来，总因为自己飽餐了一頓而害臊。

最主要的是我担心自己会入迷。不管我在街上走着也好，在做工也好，跟同伴談話也好，我时时刻刻只是想着傍晚我要去找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暗自想像她的語音、笑声、步态。每次我准备去找她，总要在奶媽那面凸凹不平的鏡子前面站上許久，系好領带，我那身斜紋布衣服惹得我討厌；我一面难过一面又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那么淺薄。遇到她在另一个房間里向我打招呼，說是她沒穿好衣服，要我等一等，我就听她換衣服的声音，这使我激动，觉着我脚底下的地板好像陷下去了。我在街上哪怕远远地看見一个女人的身材，也一定要比一比，在这种时候

我觉着我們所有的女人和姑娘都俗气，穿戴得可笑，举动粗俗，这种相比在我心里挑起一种驕傲的感覚：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比所有的人都好！晚上做梦，我总是梦見她和我在一块儿。

有一天晚飯时候，我們跟工程师一块儿吃了整整一只大海虾。后来我回到家，想起来晚飯席上工程师有两次叫我“最可爱的人”，我就暗想：在这个家里他們待我亲热就像待一只跟主人失散的、倒楣的大狗一样，他們在拿我取乐，等到他們厌倦了我，就会把我像狗似的赶出来。我又害臊又难过，难过到流出眼泪，倒好像我受了侮辱似的。我瞧着天空，賭了个咒要从此把这件事一刀两断。

第二天我沒有到陀尔席科夫家里去。夜深了，天色已經完全漆黑，又下着雨，我沿大貴族街走着，瞧着窗戶。阿若京家的人已經睡熟，只有边上的一个窗子里有亮光，那是阿若京家的老太婆在自己房間里刺綉，点着三支蜡烛，自以为在跟迷信斗爭。我家已經黑了，对門陀尔席科夫家的窗子却亮着，可是隔着花和窗帘甚么也看不清。我不住地在街上走来走去，三月的凉雨澆在我的身上。我听見父亲从俱乐部里回来，他敲大門，过一分钟窗子里透出灯亮，我看見姐姐举着灯急急忙忙走来，一边走一边整理头上濃密的头发。后来父亲在客室里走来走去，搓着手在讲甚么，姐姐坐在安乐椅上，一动也不动，在想甚么，沒有听他讲話。

可是后来他們走出去，灯就熄了……我回头看工程师的家，这时候也黑了。在黑暗中，在雨地里，我觉着自己孤苦伶仃，听凭命运摆布，觉得如果跟我这种孤独相比，跟現在的和日后生活里还要有的痛苦相比，那么我的一切行动、願望、这以前我想过和說过的一切，就都渺小了。唉，活人的行动和思想远不及

他的痛苦重大！我自己也沒有弄明白我自己在做甚么，竟用尽气力拉一下陀尔席科夫家的門鈴，把它拉断，然后沿着街道跑去，像小孩子一样，担惊害怕，以为馬上就会有人走出来，认出我。等我跑到街头站住，喘一口气，却只听見雨声嘩嘩地响，守夜人在远远的甚么地方敲一块鉄板。

我有整整一个星期沒到陀尔席科夫家里去。那身斜紋布衣服被我卖掉了。油漆工作沒有，我就到处去找繁重而不愉快的工作，每天掙一二十个戈比，又半饥半飽地活着。我在沒膝的冷泥里蹚来蹚去，累得胸腔隐隐作痛，我想照这样把种种回忆压下去，仿佛要为我在工程师家里吃过魚子酱和罐头食品而懲罰自己似的；可是話虽如此，等到我又湿又餓地在床上剛剛躺下来，我那有罪的幻想就立刻开始为我画出美妙誘人的画面，我就只好暗暗吃惊地对自己承认說我爱着她，热烈地爱着她。随后我就沉酣健康地睡熟了，我覚着我的身体在这苦役般的生活中反而更强壮更年青了。

有一天傍晚，跟时令大相徑庭，天下起雪来，而且刮起了北風，倒好像冬天又要来了。这天傍晚我下工回家，碰見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坐在我的房間里。她穿着皮大衣，把两只手揣在暖手筒里。

“为甚么您不到我家来了？”她問，抬起她那对聪明而发亮的眼睛。我快活得心乱极了，笔直地站在她面前，就跟父亲要打我的时候我站着的姿势一样。她瞧着我的脸，从她的眼神看得出来她明白我为甚么这样心慌意乱。

“为甚么您不到我家来了？”她又問一遍。“既然您不肯来，我就自己来了。”

她站起来，走到我跟前。

“别丢开我，”她說，她的眼睛里滿是泪水。“我寂寞，寂寞极了！”

她哭了，用暖手筒盖住臉說：

“我孤孤单单！对我来說生活是沉重的，沉重得很。在世上除了您以外我沒有第二个人了。别丢开我！”

她微微地笑，同时找手絹要擦干眼泪。我們沉默了一忽儿，随后我就摟住她，吻她，这时候她帽子上別着的別針把我的臉划出了血痕。

我們談起話来，談得那么亲热，仿佛我們早已很亲密了似的……

10

大約过了两天她就打发我到杜別奇尼亚去，我說不出的高兴。我到車站去的时候，后来我坐在火車里的时候，老是无緣无故地发笑，人們瞧着我，把我看成醉汉。天在下雪，早晨很冷，可是道路已經变黑，烏鴉在那上面飞来飞去，呱呱地叫。

起初我打算在切普拉科娃太太家对面那个厢房里給我們两个人，我和瑪霞，布置住处，不料那里早已住下許多鴿子和鴨子，要打扫干净就不能不毁掉許多鳥巢。我們只好搬进那所下着百叶窗的大房子，住在那些不舒适的房間里。农民們管这所大房子叫做宫殿。那里面有二十多个房間，摆設却只有一架鋼琴和一个給孩子坐的、如今放在閣楼上的小圈椅，即使瑪霞把自己的全部家具都从城里运来，我們也仍旧不能消除这种黯淡的空虛和阴冷的印象。我选出三个不大的房間，它們的窗戶都对着花园；我从早到晚收拾这几个房間，安上新玻璃，糊好壁紙，塡塞地

板上的隙縫和小洞。这是輕松愉快的劳动。我不止一次跑到河边去，看冰流走沒有，老是覺着好像椋鳥飞来了。晚上我想着瑪霞，带着說不出的甜蜜感覚，带着滿腔的快乐，听耗子吵鬧，听風在天花板上嗚嗚地叫，不住敲打。好像有个老家神在閣楼上咳嗽似的。

雪很深，到三月末还下了很大的雪，不过，仿佛誰使了魔法似的，雪很快就溶化，春天的洪水汹涌而来，于是四月初椋鳥就喊喊喳喳地叫，黃色蝴蝶飞进花园里来了。天气好极了。每天黃昏以前我总要走到城里去跟瑪霞見面，在那漸漸干燥、至今还发軟的道路上光着脚走路是多么痛快啊！我走到半路上坐下来，瞧着那座城，下不了决心再往前走了。一看見那座城，我就心慌意亂。我不住地想：我的熟人听到我的恋爱以后会怎样对待我呢？父亲会說甚么呢？特別使我心慌的，是我想到我的生活复杂起来，我完全失去糾正它的能力，它像气球似地把我带到不知甚么地方去了。我不再想怎样掙来每天的食物，不再想怎样生活，而只是想——說眞的，我也不知道該想甚么好了。

瑪霞坐着馬車来了。我就在她旁边坐下，我們一块儿高高兴兴，自由自在地到杜別奇尼亚去。或者我等到太阳下山，独自一个人煩悶无聊，滿腔不滿意地走回家来，不明白瑪霞为甚么沒有来，不料在庄园門口或者在花园里，出人意外，有个可爱的影子迎着我走来，那就是她！原来她是坐火車来的，她出了火車站就步行到这儿来了。这是甚么样的喜庆啊！她穿一件朴素的毛料长衫，圍一条圍巾，拿一把平常的阳伞，然而腰身東紧，身段苗条，穿着外国的貴重皮靴——这是一个有才能的女演員在扮演一个平民姑娘。我們就在我們的庄园上巡視一遍，决定誰的房間应該在甚么地方，甚么地方应該做我們的林蔭道、菜园、养蜂

場。我們已經有鸡、鴨、鵝，我們喜爱这些东西，因为它們是屬于我們的。我們已經为播种准备下燕麦、三叶草、猫尾草、蔬菜种子，我們每一回都要把这些东西檢査一遍，花很多的工夫討論收成会怎样；瑪霞对我說的話依我看来都非常聰明美妙。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期。

圣多馬周①过后不久，我們在距离杜別奇尼亚三俄里远的庫利洛甫卡村我們那座教区教堂里結了婚。瑪霞希望一切都安排得朴素；按照她的心意，我們的儐相是农村里的青年，唱歌的只有教堂下級职員一个人，我們从教堂回来时候坐一辆不大的、顚簸的馬車，由她亲自赶車。从城里来的客人只有我姐姐克丽奥佩特拉一个人，瑪霞在举行婚礼的前三天写給她一封信。姐姐穿着白长衫，戴着手套。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她由于感动和快乐而輕声的哭着，她臉上的表情像是慈母，无限的善良。她由于我們的幸福而陶醉，微微笑着，仿佛吸进一种甜美的空气似的。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我瞧着她，这才明白对她来說世界上再也沒有比爱情，人間的爱情更高尚的东西，她正在渴望这种爱情，这渴望虽是暗藏着的，胆怯的，然而它持久而且热烈。她摟住瑪霞，吻她，不知道怎样表白她的快乐才好，就对她讲到我：

“他好！他好得很！”

在她向我們告辞以前，她脫掉衣服，换上平时的装束，把我带到花园里去好跟我单独談一談。

“父亲很伤心，因为你沒有写信告訴他，”她說。“应当請求他給你的婚礼祝福才对。不过实际上他很滿意。他說在整个社会的眼睛里这段婚事把你抬高了，在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的

① 基督教节日，从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日算起的一周。

影响下你比較严肃地对待生活了。現在我們一到傍晚就只談你的事，昨天他甚至这样說：‘我們的米沙伊尔。’这眞叫我高兴。看起来，他正在暗自盘算甚么，我覺着他仿佛打算对你做出寬宏大量的榜样，先跟你讲和。很可能过几天他亲自到这儿来看你。”

她有好几回匆匆忙忙在我胸前画十字，說：

“好，求上帝跟你同在，祝你幸福。安紐达·布拉果沃是个很聰明的姑娘，她談起你的婚事，說这是上帝賜給你的一个新的考驗。可不是！在家庭生活里不光是有快乐，也有痛苦。不会沒有痛苦的。”

我和瑪霞陪着她走了三俄里光景，然后我們慢慢走回来，一句話也不說，仿佛在养神。瑪霞挽住我的胳膊，我們心里輕飄飄的，不再想談情說爱；举行婚礼以后，我們彼此之間更亲近更密切，我們覺得再也不会有甚么东西能够把我們拆开了。

“你姐姐是个可爱的人，”瑪霞說，“不过看上去她好像长时期在受苦似的。你父亲一定是个可怕的人。”

我就对她讲起我和姐姐一向受着甚么样的教养，实际上我們的童年多么痛苦，多么荒唐。她听到不久以前父亲还打过我，就打了个冷顫，紧紧地依偎着我。

“别說下去了，”她說。“这眞可怕。”

现在她不再离开我了。我們住在那所大厦的三个房間里，每到傍晚就关紧那道通到这所房子里沒有人住的地方去的門，仿佛那边住着一个我們不认識的和害怕的人似的。我很早就起床，天一亮就起来，然后我立刻找点活儿干起来。我修理大車，在花园里开辟道路，挖掘苗床，油漆房頂。临到播种燕麦的时候，我試着把地重耕一遍，耙一耙松，撒下种子，这些事我做得很认眞，不下于雇工；我做得很累，受着雨淋，迎着刺骨的冷風，我

的臉和腿长久地发燒，到晚上我梦見一片墾松的土地。可是田閒工作不能吸引我。我不懂农业，也不喜欢它，这可能是因为我的祖先不是农夫，我的血管里流着的純粹是城里人的血。大自然我是深深喜爱的，我喜爱田野，喜爱草場，喜爱菜园，可是用犁耕地、吆喝着瘦馬的农民却穿得破破烂烂，渾身湿透，伸长了脖子；依我看来他們是一种粗暴的、野蛮的、丑恶的力量的表現，每逢我瞧着他們的笨拙的动作，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早已成为过去的、人类还不会用火的时代的、傳奇样的生活。常有一头凶猛的公牛跟农民的成群的牲口一块儿走着，或者一匹馬在村子里跑来跑去，响起一片馬蹄声，这种事总是弄得我滿心害怕。凡是略略大一点、强壮一点、凶猛一点的东西，不管它是长着犄角的公羊也好，鵝也好，拴着鏈子的狗也好，总使我覚得就是那种粗暴野蛮的力量的表現。遇到恶劣的天气，在耕耘过的黑土上空悬挂着沉重的烏云的时候，这种成見就特别强烈地在我心里抬头。尤其是在我耕地或者播种的时候，总有两三个人站在一旁看我做活，我就体会不到这种劳动是无法避免，非做不可的，反而覚着自己好像在玩乐似的。我喜欢做院子里的工作，再也沒有比油漆房頂更使我喜欢的工作了。

我常常穿过花园，穿过草場，到我們的磨坊那边去。这个磨坊已經由一个庫利洛甫卡的农民斯捷潘承租下来，他长得漂亮，皮肤发黑，留一把濃密的黑色大鬍子，从外貌看来像是一个大力士。他不喜欢磨坊的生意，认为这种生意枯燥乏味，无利可图，他只是为了免得住在家里才到磨坊里来住下的。他是个馬具匠，他周圍总有一股好聞的松香和皮革的气味。他不喜欢談話，为人疲疲沓沓，不爱活动，老是坐在岸边或者門檻上，嘴里哼着“烏——溜——溜——溜”。有时候他妻子和岳母从庫利洛甫卡

来找他，她俩都长着白白的脸，身子很瘦，性情温柔；她們对他深深地鞠躬，称呼他"您斯捷潘·彼得罗維奇"。他呢，既不說一句話也不动一下来回答她們，反而躲到一旁去，在岸边上坐下，輕声哼着"烏——溜——溜——溜"。他的岳母和妻子在沉默中过了一两个钟头以后，交头接耳地說几句話，站起来，对他看一陣，等他回过头来，然后她們深深地鞠躬，用嬌滴滴的唱歌声音說：

"再見，斯捷潘·彼得罗維奇！"

她們就走了。斯捷潘把她們留下的包着小面包圈或者衬衫的包袱收拾起来以后，就叹口气，对她們那边眏一下眼，說：

"娘們儿！"

这个有两盘磨的磨坊昼夜不停地工作。我帮他做工，我喜欢这种活儿；每逢他因事出外，我总是很願意留下来替他做活。

11

温暖晴朗的天气过去以后，来了道路泥濘的季节。整个五月下着雨，天气很凉。磨盘的鬧声和雨声使人犯懶和犯困。地板顫摇，空中瀰漫着面粉气味，这也使人想睡覚。我妻子穿着短皮袄，穿着男人的高統雨靴，一天来两次，老是說那一套話：

"这也叫做夏天！比十月里还糟！"

我們一块儿喝茶，燒粥，或者一連几个钟头默默地坐着，等着雨停。有一回斯捷潘赶集去了，瑪霞在磨坊里住了一夜。等到我們起床，我們也不知道那是几点钟，因为雨云盖沒了整个天空；只有杜别奇尼亚的带着睡意的公鸡在啼，草場上有些秧鸡在叫，时候还很早很早……我跟妻子走下坡去，到了水边，把昨晚斯捷潘抛下河去的捕魚的簍子拖上来。那里面只有一条大鱸

魚，另外还有一只螃蟹，举起了螯，直立起来。

“把它們放了吧，”瑪霞說。“让它們也幸福吧。”

由于我們起身很早，后来又沒有事做，这一天就显得很长，成了我一生中最长的一天。将近傍晚，斯捷潘回来了，我就回家，到庄园里去了。

“今天你父亲坐車来了，”瑪霞对我說。

“他在哪儿？”我問。

“他走了。我沒有招待他。”

她看見我站住，一句話也不說，看出我为我父亲抱歉，就說：

“人得始終一貫才对。我沒有招待他，吩咐人傳話給他說，从今以后他不必再担心，不必再来看我們。”

过了一分钟我走出門外，要进城去对父亲解釋一下。路上又烂又滑，天气很冷。婚后，这还是我头一回突然心境忧郁起来。我那脑子被这漫长灰色的一天弄得十分疲乏，这时候忽然閃过一种想法：也許我生活得不对吧。我疲倦了，我漸漸犯懶，无精打采了，我不肯动手脚，动脑筋了。我走了一忽儿，摇一摇手，回轉身走回去了。

院子里站着工程师，他穿一件皮革的大衣，外带一个風帽，大声說：

“家具上哪儿去啦？本来这儿有帝国式的好家具，有画片，有花瓶，可是現在却空空如也！我买这庄园是連家具一齐买下的，叫鬼逮了她去才好！”

他身旁站着将軍夫人的雇工莫伊塞，手里揉着自己的帽子。这是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身材很瘦，脸上长着碎麻子和一对滿不在乎的小眼睛，这边臉比那边臉大，好像他把这边臉压扁了似的。

“老爷，您买下的时候不带家具，”他迟疑地說。“我記得。”

“閉嘴！”工程师大叫一声，滿臉脹紫，全身发抖，花园里的回声响亮地应答他的叫声。

12

我在花园里或者院子里做事的时候，莫伊塞常常站在我身旁，把手背在后面，用他那对小眼睛懶洋洋地、滿不在乎地瞧着我。这总是惹得我十分不痛快，到头来丢下工作一走了事。

我們从斯捷潘那儿听說这个莫伊塞是将軍夫人的情夫。我发現人們来找她借錢的时候，总是先找莫伊塞，有一回我看見一个乡下人，全身发黑，大概是运煤工人，在他面前跪下来。有时候他跟别人小声商量一陣，自己拿出錢来，并沒有去报告太太，因此我推想他遇到机会来了，自己也拿出錢来做点生意。

他在我們花园里窗前开枪打鳥，从我們地窖里拿走食物，事先不問一声就把我們的馬牽走。我們生气，不再相信杜别奇尼亚是属于我們的了，瑪霞臉色发白地說：

“难道我們得跟这些混蛋再相处一年半嗎？”

将軍夫人的儿子伊凡·切普拉科夫在我們鉄路上做乘务員。一个冬天，他变得瘦多了，弱多了，只要喝一杯酒就能醉，到了不見太阳的地方就覚着冷。他穿着乘务員的大衣很不痛快，而且很难为情，不过他认为自己的职务有油水，因为他可以把蜡烛偸起来卖掉。我的新地位在他心里勾起一种可笑的感触，他又是惊奇又是羡慕，而且抱着模糊的希望，但願他也有同类的遭际才好。他用痴迷的眼睛瞧着瑪霞，問我現在进餐时候吃甚么东西，他那难看的瘦臉上就現出忧郁而甜蜜的神情，他的手指头也

动起来,倒好像摸着了我的幸福似的。

"听着,小利錢,"他忙忙乱乱地說,每隔一分钟就点一回烟;他站着的地方总是很髒,因为他吸一支烟要用十根火柴。"現在我的生活糟透了。特別是每个小小的軍官都可以吆喝我:'你这看車的!你!'我在火車上听够了各式各样的話,你要知道,我現在明白了:生活是一片骯髒!我母亲毁了我!在火車上有一位医师对我說:如果父母放蕩,他們的子女就会成为酒鬼或者罪犯。你听听看!"

有一回他摇摇晃晃地走进院子里来。他的眼珠乱轉,他的呼吸发喘。他又笑又哭,嘴里說着甚么,仿佛发着高燒在說梦話似的;在他那些乱糟糟的話里我只能听懂这样几句:"我的母亲啊!我的母亲在哪儿?"他哭着說这几句話,好像小孩子在人群中跟母亲走散了似的。我就把他領到我們的花园里去,把他安頓在树蔭底下,然后那一整天和一整夜我跟瑪霞輪流守在他身旁。他病了,可是瑪霞带着憎恶瞧着他那蒼白湿潤的臉,說:

"难道这些混蛋在我們的院子里还要住上一年半嗎?这眞可怕!这眞可怕!"

那些农民惹得我們多么伤心啊!在最初那段时期里,在春天那些月分里,在我們那么巴望幸福的时候,我們却遭到多么沉重的失望!我的妻子要办一个学校。我为那学校画了一个草图,容納六十个孩子。地方当局也贊同,可是劝她在庫利洛甫卡办学校,那是个大村子,离我們有三俄里远。順便要說到,庫利洛洛卡原有一个学校,在那里有四个村子的孩子在讀书,我們杜別奇尼亚也包括在內,可是这学校又老又小,在朽烂的地板上走路已經有危險了。在三月末,按照瑪霞的心意,她奉派担任了庫利洛甫卡学校的监督人,四月初我們三次召集会議,劝告农民說他

們的学校又小又老，非修建新学校不可了。地方当局派人到場，国民学校的督学也来了，他們也都劝告农民。每次开完会以后，农民总是圍住我們，要我們請他們喝一大桶伏特卡。我們被人群圍住，觉着很热。我們不久就筋疲力尽，回家去了，心里很不滿意，而且有点发窘。最后农民总算給学校撥出一块地，然后他們得用自己的馬从城里把全部建筑材料运回来。他們忙完春播作物以后，馬上在头一个星期日从庫利洛甫卡和杜别奇尼亚赶着大車去运磚回来奠地基。天剛亮他們就动身，可是直到夜深才回来；那些农民喝得醉醺醺的，說是他們累极了。

仿佛故意搗乱似的，整个五月下雨，天冷。道路坏了，泥濘不堪。从城里回来的大車照例开进我們的院子里来，那是多么可怕呀！瞧，大門口出現了一匹馬，叉开前蹄，大着肚子，在把車拉进院里来以前深深低下头去；車上装着一根二十俄尺长的圓木，看上去又湿又滑。車子旁边走着一个农民，因为有雨而把衣服裹紧身子，把衣裾掖在腰带里，他眼睛并不瞧着脚底下，也不繞过泥塘，却大踏步走着……随后又出現一辆大車，装着薄木板，然后又出現一辆，装着圓木，再后又是一辆……正房前面那块空地漸漸挤滿了馬匹、圓木、木板。农民和包着头、把长衫底襟掖起来的村妇气冲冲地瞧着我們的窗子，吵吵嚷嚷，要太太出来，粗野的咒駡声傳来。莫伊塞站在一旁，我們覚得他看見我們受到侮辱仿佛高兴似的。

“我們再也不管运啦！”农民們喊道。“累坏了！让她自己去运吧！”

瑪霞臉色发白，惊慌失措，以为他們馬上就要冲进房子里来了，就打发人送去半桶酒，这以后吵鬧声才平息，长长的圓木一根連一根地爬出院子去了。

我准备到工地上去，我妻子激动起来，說：

"农民們凶狠。只求他們别对你胡鬧才好。不，等一等，我跟你一块儿去。"

我們一块儿坐着車到庫利洛甫卡去，在那儿木工們要我們賞他們一些酒錢。脚手架已經搭好，是奠立基石的时候了，可是瓦工还沒来，結果只好窩工，木工們抱怨起来。后来瓦工总算来了，不料又发現缺欠砂土，不知怎的大家忘了这儿要用砂土。农民們利用我們束手无策的局面，要三十个戈比运一車砂土，其实从工地到河边去装砂土不到四俄里远。他們一共要运五百多車才够用。誤会啦、謾罵啦、糾纏啦，鬧个不完，我妻子生气，瓦工的包工头季特·彼得罗夫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挽住她的胳膊說：

"你瞧着吧！你瞧着吧！你只要給我运来砂土，我就一下子給你找十个人来，两天里头就把活儿做完。你瞧着吧！"

可是砂土运齐了，过了两天，四天，一个星期，在准备奠基的那个地方仍旧張开着一条空蕩蕩的沟。

"这簡直要叫人发疯！"我妻子激动地說。"这些老百姓是甚么样的人啊！甚么样的人啊！"

正在这种乱糟糟的时候工程师維克托尔·伊凡内奇来找我們。他随身带来用紙包着的葡萄酒瓶和凉菜，吃了很久，然后在露台上躺下来睡觉，呼呼地打鼾，招得工人們搖着头說：

"可了不得！"

他来了，瑪霞并不高兴，她不相信他，同时却又跟他商量，他飯后睡了一大觉，醒来心緒恶劣，对我們的农活批評一陣，后悔买下杜别奇尼亚，因为它給他带来那么多的損失，在这种时候可怜的瑪霞的脸上总是現出难过的神情。她向他抱怨起来，他就

打着呵欠說，应当把农民打一頓才对。

他把我們的婚事和我們的生活叫做喜剧，他說这是任性，胡鬧。

“她已經出过这类的事，”他对我讲到瑪霞。“有一回她自以为是歌剧演員，就离开我走了。我找了她两个月，我的最可爱的人，单是电报費我就花了一千个卢布。”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称呼我教派信徒，油漆工先生，也不再用贊許的态度对待我的劳动生活，而只是說：

“您是个怪人！您是个不正常的人！我不敢預言，不过您的下場好不了！”

瑪霞夜間睡不好，老是坐在我們寢室的窗前想甚么。吃晚飯的时候不再有笑声，她也不再做可爱的鬼臉。我心里难过，天下雨的时候每顆雨点都像小子彈似的打进我的心里，我恨不得跪在瑪霞面前，替天气賠罪才好。农民們在院子里鬧，我也覺着自己有罪。我往往一連几个钟头坐在一个地方不动，一心想瑪霞是个多么出色的人，多么了不起的人。我热烈地爱她，她說的話和她做的事都使我陶醉。她傾向于安靜的书房工作，她喜欢长时間看书，研究点甚么；她只凭书本了解农业管理，然而她的知識却使我們惊奇，她出的主意全都合用，沒有一个在农业管理中是白費的。此外她又多么高尚，多么風雅，多么温和啊，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会那么温和！

对这个具有健康活跃的智慧的女人来說，我們現在生活中的这种杂乱环境以及种种小煩恼和小是非是痛苦的。这一点我自己也看出来了，一到晚上就睡不着覺，我苦苦思索，喉嚨里发堵，恨不能哭一場才好。我翻来复去，不知道該怎么办好。

我坐車进城，給瑪霞运来画报、糖果、花卉；我跟斯捷潘一块

儿捕魚，一連几个钟头淋着雨在凉水里走来走去，让水沒到脖子，为的是捉到一条山鯰魚，給我們的飯菜添一点花样。我低声下气地求农民們別鬧，請他們喝酒，花錢买动他們的心，对他們許下种种的願。此外我还做了多少蠢事啊！

最后雨总算停了，土地干了。我清早四点钟光景起床，走进花园，看見露珠在花朵上閃光，鳥儿和昆虫叫出一片喊喊喳喳的鬧声，天上一点云也沒有，花园、草場、河流都那么美，可是我想起了农民，想起了大車，想起了工程师！我和瑪霞坐一辆輕便的快車到田野上去看一看燕麦。她赶車，我坐在她身后。她的肩膀微微聳起来，風戏弄她的头发。

"靠右边走！"她对行人嚷道。

"你很像赶車的，"有一天我对她說。

"很可能！我祖父，也就是工程师的父亲，本来就是赶車的。你不知道嗎？"她回轉身来問我，而且立刻表演赶車的怎样吆喝，怎样唱曲子。

"謝天謝地！"我听着她的声音暗想。"謝天謝地！"

我又想起了农民，想起了大車，想起了工程师。

13

医师布拉果沃騎着自行車来。姐姐也开始常常到这儿来。我們又談体力劳动，談进步，談在遙远的未来等待人类的未知数。医师不喜欢我們的农活，因为它妨碍我們爭論，他說耕耘、收割、放牧之类的工作跟自由人是不相称的，日后人类会把所有这些生存斗爭的粗鄙方式交給牲畜和机器去做，他們自己专門致力于科学研究。姐姐老是要求让她早点回家去，要是人們把

她留到夜深，或者留她过夜，她就老是心神不定。

“我的天，您簡直还是个孩子！”瑪霞用責备的口气說。“是啊，这甚至可笑。”

“不錯，这是可笑的，”姐姐同意說，“我承认这是可笑的，可是我旣然沒有力量克制自己，那又有甚么办法呢？我老是覚着好像我做得不对似的。”

到割草季节，我由于沒有做慣而周身痠痛。往往，我跟别人一块儿坐在露台上談天，忽然我睡着了，大家就对着我大声笑起来。他們叫醒我，把我安頓在桌子旁边吃晚飯，可是我昏昏沉沉的想睡覚，我好像在梦中似的看那些灯火、人臉、菜碟，听人們說話，可是甚么也不懂。我一淸早就起床，立刻拿起鐮刀来，或者到工地上去，工作一整天。

遇到节日我留在家里，就会发現我妻子和姐姐瞞着我甚么事，甚至仿佛要躲开我。妻子待我仍旧温存，不过她脑子里有了一种甚么想法，却不肯告訴我。毫无疑問，她对农民的反感正在增长，对她来說生活变得越发沉重了，同时她却不再向我抱怨。如今她倒乐意跟医师談話，却不大乐意跟我談話了。我不明白为甚么会这样。

我們省里有一个風俗，遇到割草和收粮食的季节，每天傍晚工人們就走到主人院子里来，主人就請他們喝伏特卡，連年輕的姑娘也喝一杯。我們沒有照这个風俗做。割草人和村妇們就在我們院子里一直站到夜深，等酒喝，然后一边駡着一边走出去。在这种时候瑪霞就严厉地皺起眉头，一声不响，或者带着反感低声对医师說：

“野人！彼倩涅格①！”

在乡村里就跟学校里一样，新来的人总是受到无礼的、甚至

敌意的对待。我們也受到了这种待遇。起初人們把我們看做两个头脑簡单的笨人，认为我們买下庄园只是因为有了錢无处用罢了。他們笑我們。农民把牲口放进我們的树林里，甚至放进我們的花园里来。他們把我們的奶牛和馬赶到他們村子里去，然后走来要求賠偿，說是踏坏了他們的庄稼。他們成群結伙地到我們院子里来，七嘴八舌地声明說，好像我們在割草的时候侵入了不屬于我們所有的甚么貝謝耶甫卡村或者謝明尼哈村的地界；我們还不很清楚我們的地界，因此我們听信这話，付了罰款，可是事后查明，我們割草的地段沒有弄錯。我們树林里的小菩提树被人剝掉了树皮。有一个杜别奇尼亚的富农沒有牌照私卖伏特卡，他买通我們的工人，一块儿用最奸詐的方式欺騙我們，把大車上的新車輪換成旧車輪，把我們耕田用的馬軛买去再轉卖給我們，等等。然而最可气的是庫利洛甫卡工地上出的事，在那儿村妇們晚上偸木板、磚头、花磚、生鉄，村长带着証人到她們家里搜查，村社罰她們每人出两个卢布，然后这些罰款却被整个村社拿去喝酒了。

瑪霞知道了这件事，就憤慨地对医师或者我姐姐說：

“簡直是畜生！这眞可怕！可怕！”

我不止一次地听見她說，她后悔起意造学校了。

“您要明白，”医师劝她說，“您要明白，要是您造这个学校，或者一般的做好事，那您不是为了农民，而是为了文化，为了未来。农民越坏，也就越有理由要造学校。您要明白这一点才好！”

可是他的声調透露了他缺乏信心，我覺得他跟瑪霞同样憎恨农民。

---

① 土耳其的一个古代民族，曾經屡次侵入俄罗斯。

瑪霞常到磨坊去，而且带我姐姐一块儿去。她俩笑着說，她們去看斯捷潘，他长得多么漂亮。原来斯捷潘只有跟男人在一起才显得迟鈍，不爱說話，他跟女人在一块儿就随随便便，他的話也滔滔不絕了。有一回我来到河边洗澡，无意中听見他們在談話。瑪霞和克丽奥佩特拉两个人都穿着白长衫，坐在岸边一棵柳树的寬大的阴影下面，斯捷潘站在旁边，把手放在背后，說：

"难道农民算是人嗎？他們不是人，而且，对不起，他們是野兽，騙子。农民过的是甚么生活呢？光是吃啦，喝啦，只求伙食便宜点就好，到酒館里拚命灌酒。說不出一句好話，沒有一点好样子，不懂甚么叫礼数，糊糊塗塗！他自己在烂泥里打滚，他妻子在烂泥里打滚，他孩子在烂泥里打滚。不管到了哪儿他倒头就睡，菜湯里有土豆，他乾脆伸出手指头去捞，喝起菜湯来連蟑螂一齐喝下去，連吹一口气把它吹掉都不肯！"

"要知道这是穷啊！"姐姐說。

"穷！不錯，他們苦是苦的，可是苦跟苦不同，小姐。要是人关在监獄里，或者比方說瞎了眼睛，瘸了腿，那么实在，求上帝别让人落到这步田地才好，可要是他自自由由，又有头脑，有眼睛，有手，有力气，有上帝，那他还缺甚么呢？这是胡鬧，小姐，这是糊塗，不是穷。比方說，要是您，好心的上流人，受过教养，有一片好心，打算周济他，那他就会昧下良心把您的錢拿去喝酒，要不然就更糟，他索性开一家酒店，拿您的錢去搶劫老百姓。您剛才說到穷。可是难道富裕的农民过活得好一些嗎？对不起，也跟猪差不多。又粗又野，扯开嗓門哇哇地叫，蠢头蠢脑，横下里比直下里寬，一臉的肥肉，臉膛通紅，你恨不能掄起胳膊来給他一耳光才好，这个混蛋。比方說，杜别奇尼亚的拉利昂就是个富裕的农民，可是恐怕他也在你們树林里剝树皮，不在穷农民以

下。他爱駡人，他孩子也爱駡人，他喝多了酒，就往泥塘里一滚，睡着了。小姐，他們都是些沒出息的东西。跟他們一块儿住在村子里就跟住在地獄里一样。我討厌它，那个村子。多亏主的恩典，天上的皇帝的恩典，我有吃有穿，在龙騎兵团里当过兵，做过三年村长，現在成了自由的哥薩克，想上哪儿去就可以上哪儿去生活。我不願意在村子里生活，誰也沒有权利硬逼着我在哪儿生活。人家說，你有老婆啊。他們說，你得跟老婆一块儿住在一个草屋里。为甚么非这样不可呢？我又不是她雇来的。"

"告訴我，斯捷潘，您是因为爱情才結婚的嗎？"瑪霞問。

"我們乡村里有甚么爱情呢？"斯捷潘回答說，笑了。"太太，要是您有意知道的話，老实說，我是第二回結婚了。我并不是庫利洛甫卡村的人，而是薩列果蕭村的人，后来我是入贅到庫利洛甫卡来的。这是說，爹媽不肯給我們分家，我們一共弟兄五个，我就鞠个躬，照这样子跑到一个外村来入贅了。我头一个老婆年輕輕的就死了。"

"怎么会死的？"

"因为她蠢嘛。她老是哭，沒来由地哭啊哭的，到后来就憔悴了。她一个劲儿地喝一种甚么药水，好变得漂亮点儿，可是多半伤了內臟。我的第二个老婆是庫利洛甫卡村的人，她有甚么可取的呢？她是个乡下女人，村里的娘們儿，别的甚么也沒有。人家为她来找我提亲的时候，我心里活动了：她年紀挺輕，长得白白凈凈，家里样样都淸洁。她媽就跟鞭身派教徒一样，喝咖啡，頂要紧的是她們过日子干干凈凈。所以我們就成了亲。可是第二天我們坐下来吃飯，我叫丈母娘給我拿一把調羹，她就去拿，我一瞧，她用手指头擦調羹吶。好家伙，我心想，这就叫做乾凈啊。我跟她們一块儿过了一年就走了。也許我該娶个城里人

才对，”他沉默一忽儿，說。“据說，老婆是丈夫的帮手。我要帮手做甚么？我自己就会帮自己，做老婆的該跟我談談天，不过也别喊喊喳喳，应該有条有理，津津有味地談。缺了这种暢快的談天还成个甚么生活呢！”

斯捷潘忽然閉住嘴，我立刻听見他哼起“烏——溜——溜——溜”。这是說他看見我了。

瑪霞常去磨坊，显然她在跟斯捷潘的談話里找到了乐趣。斯捷潘那么眞心而有力量地痛駡农民，这就把她吸引到他那儿去了。每逢她从磨坊回来，守花园的呆子农民就对她喊道：

“小妞儿巴拉希卡！你好，小妞儿巴拉希卡！”他又学狗那样对她叫道：“汪！汪！”

她就停下来，注意地瞧他，仿佛她在这呆子的吠声中寻找她思想的解答似的。大概他也像斯捷潘的痛駡那样吸引她。家里等着她的却无非是一些消息，例如村里的鵝鉆进我們的菜园，把白菜啄坏了几棵，或者拉利昂偸了繮绳，她就聳着肩膀冷冷一笑，說：

“对这些人您还能指望甚么呢？”

她气憤，心头积滿水銹。同时我却跟农民們处熟了，越来越跟他們相好了。他們大多数是神經质的、爱生气的、受尽侮辱的人。这些人的想像力已經被扑灭，他們愚昧，見識貧乏而模糊，对灰色的世界、灰色的日子、黑面包等看法都一样。这些人狡猾，然而跟鳥那样只把头藏在树后面。他們不会算計。他們不肯为二十个卢布而上您这儿来割草，可是您只要肯出一桶酒，他們就来了，其实二十个卢布可以买四桶。他們也确实骯髒、酗酒、愚蠢、騙人，不过尽管这样，人却覺得一般說来农民生活里有一个坚固健康的核心。不管农民赶犁走着的样子多么像是一头笨拙

的野兽，也不管农民怎样用伏特卡灌醉自己，可是人只要走近前去細細一看，就会看出农民有一种不可缺少的、很重大的东西，而比方說瑪霞和医师就恰好缺少这种东西，那就是农民相信人世間最重要的东西是眞理，他和所有人民的得救都只在于眞理，因此人間万物当中他最喜爱的莫过于公正。我对妻子說，她看見了玻璃上的斑点，却沒有看見玻璃本身。她往往用沉默做为回答，或者像斯捷潘那样哼着："烏——溜——溜——溜"。……每逢这个善良聪明的女人气得臉色慘白，嗓音发顫地跟医师讲到酗酒和欺騙，我总是不懂，而且为她的健忘吃惊。她怎能忘記她父亲，那位工程师，也喝酒，而且喝很多，他用来买杜别奇尼亚的錢是借助于一連串沒廉耻、昧良心的欺騙得来的呢？她怎么能忘了这些呢？

14

我姐姐也过着她自己的独特的生活，严密地瞞过我的耳目。她常跟瑪霞交头接耳地說話。每逢我走到她跟前去，她总是畏畏縮縮，她的眼光变得負咎，哀求了。显然她灵魂里起了甚么变化，她怕它，为它害臊。为了避免在花园里跟我相遇，或者跟我单独待在一块儿，她随时跟瑪霞厮守着，弄得我很少有机会跟她談話，只剩下吃飯的时候了。

有一天我从工地回来，輕輕地走过花园。天黑下来了。我姐姐沒有看見我，也沒有听見我的脚步声，自顾在一棵枝叶茂密的老苹果树旁边走来走去，沒有一点声音，仿佛是个幽灵。她穿一身黑衣服，走得很快，老是順着一条綫往返，眼睛瞧着地下。树上掉下一个苹果来，她給那响声吓一跳，站住，用手按住鬢角。

这当儿我就向她面前走去。

一股温柔的爱忽然傾注到我的心头，不知甚么緣故我含着眼泪想起了我們的母亲、我們的童年，我就摟住她的肩膀，吻她。

“你怎么了？”我問。“你心里难过，我早就看出来了。告訴我，你怎么了？”

“我害怕，”她說，身子发抖。

“你到底怎么了？”我問。“看在上帝分上，你老老实实說出来吧！”

“我說，我老老实实說出来，我把实在情形都告訴你。瞞着你是太沉重、太苦了！米沙伊尔，我在恋爱……”她接着小声說。“我在恋爱，我在恋爱。……我幸福，可是不知甚么緣故我又那么害怕！”

有脚步声傳来，树木之間現出医师布拉果沃的身影，上面穿着綢衬衫，下面穿着高統靴。显然这儿，在这棵苹果树旁边，正是他們指定的約会地点。她一看見他，就激动地往他那边扑过去，痛苦地喊叫着，仿佛有人要把他从她身边夺去似的。

“符拉季米尔！符拉季米尔！”

她依偎着他，貪婪地瞧他的臉。一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現近来她多么瘦，多么白。这从她那花边衣領特别容易看出来，这个衣領我早就見过，現在却显得比以前任甚么时候都肥大，包不严她那又瘦又长的脖子了。医师有点慌張，不过立刻鎮定下来，摩挲着她的头发說：

“好，得了，得了。……为甚么这样激动呢？你瞧，我来了。”

我們沒有談話，不好意思地互相看看。随后我們三个人一块儿走着，我听見医师对我說：

“我們的文化生活还沒有开始。老人安慰自己說：要是現在

甚么也沒有，那么四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却有过些成績，这是老人，至于我們，都还年輕，marasmus senilis ① 还沒有碰到我們的脑子，我們还不能用这类幻想来安慰自己。俄罗斯开国是在八六二年，而有文化的俄罗斯依我的理解却还沒有开始。”

可是我沒有理会这些論調。不知怎的有点奇怪，我不能相信姐姐在恋爱，不能相信她挽着一个生人的胳膊走着，温柔地瞧着他。我姐姐是个神經质的、担惊害怕的、受压制的、不自由的人，却爱上一个已經結了婚、有了孩子的男人！我覚着有点惋惜，可是究竟惋惜甚么，我却不知道，不知因为甚么緣故，医师在場使我不愉快，而且我无論如何也想不出来他們这种恋爱会有甚么下場。

15

我和瑪霞坐車到庫利洛甫卡去参加学校落成典礼。

“秋天，秋天，秋天……”瑪霞瞧着两旁的景色小声說。“夏天过去了。鳥儿沒有了，只有柳树还发綠。”

是的，夏天过去了。晴朗温暖的日子来了，可是早晨很凉，牧人已經穿皮袄，我們花园里翠菊上的露珠一整天都不干掉。空中老是傳来悲凉的叫声，不知道这是护窗板的合頁在哀叫呢，还是有仙鶴飞过，总之人的心里那么暢快，那么希望生活！

“夏天过去了……”瑪霞說。“现在我們可以算一笔总賬了。我們工作了許多，想了許多，因而我們变得好多了，这增添了我們的名誉和光彩，我們在个人修养上有很大成就，可是我們这些

---

① 拉丁語：老年的衰弱。

成就对四周的生活有显著影响嗎？对任何一个人带来了益处嗎？沒有。愚昧、生理方面的污秽、酗酒、惊人的高度的儿童死亡率，一切照旧。你耕地，下种，我花錢，讀书，可是誰也沒有因此得益。显然，我們只在为自己工作，我們海闊天空的思索也只是为自己罢了。”

这类論調常常使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該怎么想才好。

“我們从头到尾始終誠恳，”我說，“凡是誠恳的人，就是对的。”

“誰会来爭論呢？我們是对的，可是我們在做我們认为对的事的时候却做得不对。首先就我們方法的外在的一面来說，难道不是錯的嗎？你想对人們有益，然而只因为你买下庄园，那你从一开头起就堵塞了你对他們做任何有益的事的一切可能。其次，既然你跟农民一样地做工，穿衣服，吃东西，那你就用自己的威信把他們那种笨重的服装、可怕的草屋、愚蠢的斗爭合法化了。……另一方面，姑且假定你工作很久很久，工作一輩子，而且到头来产生了一些实际效果，可是它們，你这些实际效果，怎么擋得住像普遍的愚昧、饥餓、寒冷、退化之类的自发力量呢？这只不过是一滴水投进汪洋大海罢了！这儿需要另一种斗爭方式，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爭方式！如果你眞想变得有益，那就得走出日常活动的狹隘圈子，极力一下子影响广大的群众！这儿需要的首先是轰轰烈烈的、精力充沛的宣傳。艺术，比方說音乐，为甚么那样生动，那样广泛流傳，实际上那样强大呢？这就是因为音乐家或者歌唱家一下子影响成千的人。可爱的艺术，可爱的艺术啊！”她接着說，梦幻地瞧着天空。“艺术給人翅膀，把人带到远远的、远远的地方去！凡是厌恶污秽和厌倦細小的、一分一厘的利錢的人，凡是被激怒的、受了委屈的、憤憤不平

的人，只有在美的东西里才找得到安宁和滿足。”

我們走到庫利洛甫卡的时候，天气晴朗，欢暢。有些院子里在打谷子，空气中瀰漫着黑麦的麦秆香气。圍墙里面的花楸果一片鮮紅。放眼看去，四周的树木都在变成金黃色或者变成紅色。钟楼上响起钟声，人們抬着神像到学校里来，同时傳来了歌声：《热心的女保护神》①。空气多么清彻，鴿子飞得多么高啊！

人們在教室里举行礼拜式。然后庫利洛甫卡的农民把一个神像送給瑪霞，杜別奇尼亚的农民把一个大面包和一个鍍金的盐瓶送給瑪霞。瑪霞抽抽搭搭地哭个不停。

“要是有人說过甚么不該說的話，做过甚么使人不痛快的事，那么請您原諒才好，”一个老人說，对她和我深深一鞠躬。

我們坐車回家，瑪霞不住回过头去看学校。由我漆成的綠房頂如今在阳光底下发亮，我們很久都看得見它。現在瑪霞拋过去的那种眼光，我覺得，是告別的眼光了。

16

傍晚她准备进城去。

近来她常常坐車进城，在那儿过夜。她不在，我就沒心做工，我的胳膊搭拉下来，軟綿綿了。我們的大院子就显得乏味，空虛得討厌。花园里充滿怒冲冲的鬧声。缺了她，房子、乡村、馬，对我来說，就不再是“我們的”了。

我总是不出家門，老是坐在她的书桌那儿，挨近那个装滿农业书籍的书柜，那些往日受到寵爱的书籍現在已經不需要，它們

① 指基督教中的圣母。

那么困窘地瞧着我。我一連几个钟头賞玩她的旧手套、她平时用来写字的鋼笔或者她那把小剪刀，听钟声敲七下，八下，九下，窗外出現了秋天的夜晚，黑得跟煤烟一样。我甚么事也做不下去，清楚地体会到：如果早先我做过甚么事，如果我耕过地，割过草，砍过柴，那也只是因为她希望这样罢了。即使她打发我去收拾一口深井，而我得站在井里让水齐到腰上，我也会爬进井里去，不管这样做需要不需要。如今她不在旁边，杜別奇尼亚、这片廢墟、这份杂乱、那些被風吹得砰砰响的护窗板、白天和夜晚不断光临的盜賊，在我眼里就成为一团乱麻，做任甚么工作也无益了。再者，旣然我覚得我脚底下的土地已經不在，我在这儿，在杜別奇尼亚所演的角色已經演完，总之旣然等待着我的是那些书籍所遭到的那种命运，那我何必再在这儿做工，何必为未来操心和費脑筋呢？啊，晚上在那些孤独的光阴里，我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地听着，好像預料馬上就会有个人来大叫一声，說是我該走了，在那种时候我是怎样的苦恼啊！我倒不是舍不得杜別奇尼亚，我是惋惜我的愛情，显然这愛情也已經到了它的秋天。愛着別人而又被人愛着是多么巨大的幸福啊，可是感覚到自己从这个高塔上一头栽下来，那又是多么可怕！

瑪霞在第二天傍晚以前从城里回来了。她为了一件甚么事不高兴，不过她瞞住我，只是說，为甚么把冬天用的外层窗子都装上了，这样眞会悶死人呢。我就卸下了两扇窗子。我們不覚着餓，可是我們还是坐下来吃晚飯。

“別忙，你先洗一洗手，”妻子說。“你手上有一股油灰的气味。”

她从城里带回来一些新的画报，吃过晚飯以后我們就一块儿看画报。画报的副刊上有时新的图片和衣服式样。瑪霞略略

浏覽一遍，把它放在一边，为的是以后再仔細观賞。不过有一件长衫，配着大袖子，和平滑的肥底襟像一口钟似的，却引起她的兴趣，她认眞地、聚精会神地看了它一分钟。

“这个样子不坏，”她說。

“是的，这件长衫跟你非常配得上，”我說。“非常配得上！”

我滿腔温情地瞧着那件长衫，欣賞那些灰色的花点，只因为她喜欢它。我接着温柔地說：

“多么美妙漂亮的长衫！美丽的、光輝夺目的瑪霞！我亲爱的瑪霞！”

眼泪滴到图片上了。

“光輝夺目的瑪霞……”我喃喃地說。“可爱的、珍貴的瑪霞。……”

她去睡覺了，我仍旧坐在那儿，看了一个钟头的画报。

“你不該卸下窗子来，”她在寢室里說。“恐怕这样会冷了。瞧，風好大呀！”

我把《杂俎栏》讀了几段，那里面讲到怎样制造廉价的墨水，讲到全世界最大的钻石。我又翻到她喜欢的那件时新长衫的图片，我就想像她在舞会上摇着扇子，裸露着肩膀，周身华丽，閃閃发光，而且对音乐也好，繪画也好，文学也好，她无所不知，于是在我眼里，我所扮的角色显得多么渺小短暂啊！

我們的相逢，我們的結合，仅仅是一个插曲而已，像这样的插曲日后在这天賦优厚、性格活跃的女人的一生中是不会很少的。就跟我已經說过的那样，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是供她享用的，她完全不必破费甚么就可以拿到手，就連思想和当代的思想运动也为她效劳，供她娱乐，給她生活添一些花样，我呢，只不过是个馬車夫，把她从这項消遣轉运到那項消遣上去罢了。可是

現在她不需要我，她要高飞了。那就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了。

仿佛回答我的思想似的，院子里傳来絕望的叫声：

“救——命——啊！”

这是女人的尖細声音。好像要嘲弄它似的，風也在烟囪里发出尖細的呼嘯声。过了半分钟，在風声中又傳来那絕叫声，不过这一回好像从院子的另一头傳来：

“救——命——啊！”

“米沙伊尔，你听見了嗎？”妻子輕声問道。“你听見了嗎？”

她从寢室里出来，向我这边走，身上只穿着衬衫，头发披散着。她瞧着黑暗的窗子，听着。

“有人正在勒死甚么人！”她說。“这种生活眞叫人忍无可忍。”

我拿着手枪走出去。院子里很黑，天刮着大風，弄得人站都站不住。我走到大門口，听一听：村子里鬧哄哄，風呼嘯着，花园里那个傻农民的狗大概在懶洋洋地吠叫。在去年做办公室用的那个小屋左近，忽然傳来低抑的喊声：

“救——命——啊！”

“是誰？”我問。

有两个人在打架。这一个在推那一个，那一个不肯动，他們俩呼哧呼哧地喘气。

“放开我！”那一个說，我听出这是伊凡·切普拉科夫的声音，用女人的尖細声音喊叫的就是他。“放开我，該死的，要不然我就咬你的手啦！”

我认出另外一个是莫伊塞。我把他們拆开，同时我忍不住照着莫伊塞的臉打了两下。他倒下去，随后站起来，我就又打他一下。

"他要害死我，"他嘟嘟囔囔說。"他偷偷地去开他媽的柜子。……我要把他关在这个小屋里，免得出事。……"

切普拉科夫喝醉了，沒有认出我来，不住地粗声吐气，仿佛要多吸点气再喊救命似的。

我丢下他們，回到房里去。妻子躺在床上，她已經穿好衣服。我把院子里的事讲給她听，就連我打了莫伊塞也沒有瞞她。

"在乡村里生活眞可怕，"她說。"夜晚是多么长啊，我的天。"

"救——命——啊！"过了一忽儿又傳来喊叫声。

"我去叫他們别鬧，"我說。

"不，随他們去咬断彼此的喉嚨吧，"她带着厌棄的神情說。

她瞧着天花板，听着，我坐在她身旁，不敢跟她說話，心里覚着院子里喊"救命"和夜晚那么长好像都該怪我不好似的。

我們沉默着，我着急地等窗外現出曙光。瑪霞的神态随时現出好像大梦初醒，如今正在暗自惊奇她这样一个聪明而受过教育的女人、她这样一个整齐干净的女人，怎么会跑到这內地的荒凉的沙漠里来，怎么会跑到这群淺薄无聊的人們当中来，怎么会完全忘了自己，迷上这群人中的一个，做了他半年多的妻子。我覚着，依她看来不管是我也好，莫伊塞也好，切普拉科夫也好，都是一个样子。对她来說，无論是我，是我們的婚姻，是我們的农活，是秋天的泥濘，都化成了那醉醺醺的、粗野的"救命"声。每逢她叹口气，动一动以便躺得舒服点，我就在她臉上看出这样的表情："啊，快点天亮才好！"

天亮以后她就走了。

我为了等她而在杜別奇尼亚多住了三天，然后就把我們的东西收拾起来，放在一个房間里，鎖上，进城去了。等到我在工

程师家拉門鈴，那已經是黃昏时候，我們大貴族街上的街灯亮起来了。巴維尔对我說家里沒人：維克托尔·伊凡內奇到彼得堡去了，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大概在阿若京家里排戏。我至今还記得，后来我多么兴奋地往阿若京家走去，我的心怎样跳动和縮紧，我怎样走上楼梯，在楼梯口上站很久，不敢走进那座艺术之宫！大厅里桌子上，鋼琴上，舞台上点着蜡烛，都是一排三支，第一次公演规定在十三日，第一次排演定在今天，星期一——不吉利的日子。这是对迷信的斗爭！所有戏剧艺术爱好者已經聚齐，那些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人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拿着台詞本念台詞。蘿卜离开大家，独自站在旁边，一动也不动，額角靠在墙上，用崇拜的眼光瞧着舞台，靜等排演开始。一切都跟从前一样！

我向女主人那边走过去，我总得問候一声才对。可是忽然大家对我嘘嘘地吹，搖手，要求别踩响地板。四下里一片寂靜。鋼琴盖掀开来，有一位太太挨着鋼琴坐下，对乐譜眯起近視的眼睛，我的瑪霞向鋼琴那儿走过去，衣服艳丽，模样俊美，然而美得有点特别，有点新奇，完全不像春天到磨坊里来找我的那个瑪霞。她唱起来：

为甚么我爱你啊，明亮的夜晚？

自从我认識她以来，这还是我头一回听見她唱歌。她的嗓音优美，响亮，有力；她唱歌的时候，我覚得她好像在吃一个又熟又香的甜香瓜。后来她唱完了，大家对她鼓掌，她很滿意地微笑，睞眼，翻看乐譜，整理身上的长衫，好比一只鳥終于飞出鳥籠，在自由中拍着自己的翅膀。她的头发梳到耳朵上，脸上現出一种不好看的逞强神情，倒好像她要向我們大家挑战，或者把我們当馬那样吆喝一下：“喂，我的小乖乖！”

这当儿她多半很像她那赶車的爷爷。

“你在这儿嗎？”她問，对我伸出手来。“你听見我唱歌了？那么，你覚着我唱得怎么样？”她沒有等到我回答就接着說，“很湊巧，你也在这儿。今天晚上我要到彼得堡去，不会去很久。你让我去嗎？”

半夜里我送她上火車站去。她温柔地拥抱我，大概是因为感激我沒有提出甚么多余的問題。她答应給我写信来。我把她的手握了很久，吻了很久，費力地忍住眼泪，沒有对她說任何話。

她走了，我站在那儿瞧着越去越远的灯火，在想像里爱撫着她，小声說：

“我亲爱的瑪霞，光輝夺目的瑪霞……”

这天晚上我到瑪卡里哈去，在卡尔波芙娜那儿过夜。到早晨我就跟蘿卜一块儿到一个富裕的商人家里去为他的家具做套子，这个商人正要把女儿嫁給一个医师。

17

有一个星期日，吃过午飯以后，姐姐到我这儿来，跟我一块儿喝茶。

“現在我看很多的书，”她說着，把书拿給我看，这是她来找我的时候从图书館里借来的。“謝謝你的妻子和符拉季米尔，他們喚起了我的自覚。他們救了我，使我現在感覚到我自己是个人了。以前晚上我往往为各种操心的事睡不着覚：‘哎呀，这个星期我們吃掉了那么多糖啊！哎呀，腌黃瓜可別太咸呀！’現在我也睡不着覚，可是我的思想已經換了一种。我难过，因为我这么愚蠢而胆怯地活了半輩子。我看不起自己的过去，为它害臊，

現在我把父亲看做敌人一样了。啊，我多么感激你的妻子！还有符拉季米尔！他真是个出色的人！他們打开了我的眼睛。”

“你晚上睡不着觉却不好，”我說。

“你以为我病了嗎？我一点病也沒有。符拉季米尔給我听过，說我完全健康。不过关鍵不在于健康，健康不健康并不那么要紧。……你告訴我；我說得对嗎？”

她需要精神上的支持——这是很明白的。瑪霞走了，符拉季米尔在彼得堡，城里除我以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够对她說她对了。她定睛瞧着我的脸，极力要看出我心底里的想法。要是我在她面前沉思不語，她就会把这看做是因为她的緣故，就会伤心。我随时得当心。每逢她問我她对不对，我总是連忙回答她說她对，我深深尊敬她。

“你知道嗎？我在阿若京家里演戏了，”她接着說。“我想上舞台。我想生活，一句話，我想喝干滿滿的这杯酒。我甚么才能也沒有，我的全部台詞不出十行，不过这还是比一天倒五次茶，注意厨娘别多吃一块面包高明不知多少倍，高尚不知多少倍。要紧的是让父亲終于看出来我也能反抗。”

喝过茶，她就在我床上躺下来，閉上眼睛歇一忽儿，臉色很白。

“多么軟弱啊！”她坐起来說。“符拉季米尔說，城里所有的女人和姑娘都因为不工作而貧血。符拉季米尔是个多么聪明的人！他說得对，对极了。应当工作！”

过了两天她就到阿若京家里去，带着台詞本排演。她穿一身黑衣服，脖子上挂一串珊瑚珠，佩着一支远远看去像是一块小千层糕似的胸針，耳朵上戴着大耳环，由于嵌着钻石而发亮。我看着她，觉得别扭，我暗暗惊奇她这样不会打扮。别人也注意到

她不恰当地戴着钻石耳环，装束得古怪。我在他們臉上看見了微笑，听見有人笑着說：

"这是那个埃及的克丽奥佩特拉。"

她极力做出善于交际，随随便便，心境坦然的样子，因此显得做作、古怪。朴素跟温和都离开她了。

"刚才我对父亲声明說我来排演，"她走到我跟前說，"他嚷着說他要不认我这个女儿，甚至差点打我一頓。你猜怎么着，我还沒背熟台詞，"她看一眼台詞本說。"我准定会演得一蹋胡塗。那么，該怎样就怎样吧，"她十分激动地說。"該怎样就怎样吧……"

她覚得大家好像都在看她，大家都惊奇她决意迈出的这重大的一步，大家都期待她做出点不同寻常的事似的。誰也沒法让她相信：像我和她这样沒有趣味的小人物是任何人也不来注意的。

在第二幕以前她沒有戏。她演一个客人，一个內地的饒舌的女人；她的戏只有一点点：她得在門外站上一陣，装出偸听的样子，然后說一段簡短的独白。这时候离她出場至少还有一个半钟头；别人正在舞台上走来走去，念台詞，喝茶，吵嘴，她却一步也不离开我，随时嘟嘟噥噥念她的台詞，煩躁地揉她的台詞本。她想像大家都在看她，等她出場，就用发抖的手理她的头发，对我說：

"我一定会演得一蹋胡塗。……我的心多么沉重啊，要是你知道就好了！我心里那么害怕，就好像馬上就要有人来拉着我去处死刑似的。"

終于要輪到她上場了。

"克丽奥佩特拉·阿历克塞耶芙娜，該您了！"导演說。

她走到舞台中央，臉上带着害怕的神情，样子难看，笨手笨脚，呆站了半分钟，仿佛吓呆了，一动也不动，只有她耳朵上的耳环在抖动。

"头一回排演可以看台詞本，"有人說。

我看得清楚她在发抖，她抖得說不出話来，沒法翻台詞本，她根本不会演她的角色。我剛要走到她那儿去，跟她說一句話，忽然她在舞台中央跪下来，嚎啕大哭。

大家活动起来，四下里一片喧嘩，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那儿，身子靠着側面的布景，給眼前发生的事吓呆，不明白也不知道該怎么办才好。我看着别人把她扶起来，搀出去。我看見阿紐达•布拉果沃向我走过来；以前我在大厅里沒有看見她，如今她像是从地底下鉆出来的一样。她戴着帽子，罩着面紗，照例做出她到这儿来只待一忽儿，馬上就要走的样子。

"我跟她說过，叫她不要演戏，"她生气地說，不連貫地吐出一个个字来，脹紅了臉。"这是——胡鬧！您本来应該拦住她才对！"

阿若京家的母亲长得干瘪精瘦，穿着短衣袖的短上衣，胸脯上面带着烟灰，很快地走过来。

"我的朋友，这眞可怕，"她說，絞着手，照例盯紧我的臉。"这眞可怕！您姐姐……她怀孕了！求求您，把她带走吧。……"

她兴奋得发喘。她的三个女儿站在一旁，也长得干瘪精瘦，惊慌地互相挨紧。她們忐忑不安，吓呆了，倒好像她們家里剛剛捉住一个女凶犯似的。多么丢臉，多么可怕呀！要知道，这个可敬的家庭終生終世在跟迷信做斗爭呢！显然，她們认为人类所有的迷信和偏見只不过是三支蜡烛，每月十三日，不吉利的日子——星期一罢了！

“求求您……求……”阿若京太太反复地說着，她說到“求”的时候把嘴做成心的样子。“求求您，把她带回家去吧。”

18

过了一忽儿，我和姐姐順着楼梯走下去。我用我的大衣的外襟包住姐姐的身子，我們匆匆忙忙走着，专挑沒有路灯的小巷，躲开行人，这就像是在逃跑。她不再哭，用干巴巴的眼睛瞧着我。我要把她带到瑪卡利哈去，这段路只要走二十分钟光景。說来奇怪，在这段短短的时間里，我們竟回想了我們的全部生活，我們談到了一切，考虑我們的处境，思索……。

我們决定我們再也不能在这个城里住下去，等我掙到一点錢，我們就搬到别的一个甚么地方去。有些房子里的人已經睡着了，有些房子里的人正在玩紙牌。我們痛恨这些房子里的人，怕他們，談到他們那种由偏执而来的殘暴、他們的心灵的粗魯、这些可敬的家庭的渺不足道、被我們吓坏的那些戏剧艺术爱好者。我禁不住要問：这些愚蠢、殘忍、懶惰、狡猾的人究竟在哪方面比庫利洛甫卡那些迷信的农民高明呢，或者，这些人究竟在哪方面比动物高明呢，因为只要有甚么偶然的事件侵犯了动物那种受本能限制的生活的单調气氛，也会把那动物弄得張皇失措的。如果現在姐姐只好回到家里去住，那她会有些甚么样的遭际呢？如果她跟父亲談話，她每天遇見熟人，那她会經历到甚么样的精神上的痛苦呢？我暗自揣摩这种情形，不由得想起了那些人，想起了所有那些熟人，他們总是把自己亲近的人从这个世界上慢慢排挤出去。我还想那些受尽虐待、发了疯的狗，想起那些被小孩拔光了毛、丢进水里的活麻雀，想起我在这个城里从小

就不断观察到的那許許多多愚蠢的、持久的痛苦。我不明白这六万居民到底为甚么活着，为甚么讀《福音书》，为甚么禱告，为甚么讀书籍和杂志。既然他們精神上一片黑暗，对自由心存厌恶，就跟一百年前，三百年前一样，那么古往今来人們所写和所說的一切东西能够給他們带来甚么益处呢？木工头一輩子在城里造房子，可是一直到死都把"游廊"說成"牛廊"，同样这六万居民祖祖輩輩讀眞理，听眞理，讀仁爱和自由，听仁爱和自由，却一直到死还是从早到晚做假，互相折磨，害怕自由，痛恨自由跟痛恨敌人一样。

"那么，我的命运已經决定了，"我們走到家后姐姐說。"出了这些事以后，我再也不能回到那边去了。天啊，这多么好呀！我心里輕松起来了。"

她立刻在床上躺下来。她睫毛上閃着泪光，然而她的神情幸福，她睡得又香又甜，看得出来她心里眞也輕松了，她休息了。她好久好久沒有这样酣睡过了！

我們开始一块儿生活。她老是唱歌，說她很痛快。我总是把我們从图书館里借来的书原封不动地送回去，因为她讀不下去，她只願意幻想未来，談論未来。她一边給我补內衣，或者帮卡尔波芙娜燒飯，一边唱歌，或者讲她的符拉季米尔，讲他的聪明，他的文雅和善良，讲他的不平常的淵博学問。我虽然不再喜欢她那个医师，却也同意她的話。她想工作，想独立謀生，靠自己生活，她說只要等到她的健康許可她，她就去做教师或者助理医师，亲自擦地板，洗衣服。她已經热烈地爱上自己的孩子；他还沒有出世，可是她已經知道他的眼睛是甚么样儿，他的手是甚么样儿，他笑起来是甚么样儿。她喜欢談孩子的教育，由于世界上最好的人是符拉季米尔，她关于教育的全部主張就归結为一

点：孩子应該跟他父亲一样的可爱。她的話永远說不完，她的一切話都在她心头勾起活潑的快乐。有时候我也高兴起来，我自已也不知道为甚么。

多半她把幻想的热情傳染給我了。我也甚么书都不看，光是幻想。每到傍晚，尽管我已經很累，可是我仍旧把手插在衣袋里，从这个房角走到那个房角，讲起瑪霞。

“你怎样想？”我問姐姐。“她甚么时候回来？我覺得她会在圣誕节前回来，不会再迟。她在那边有甚么事做呢？”

“旣然她沒有給你写信，她分明很快就会回来。”

“这話对，”我同意，其实我清楚地知道瑪霞无論如何也不会再回到我們城里来了。

我非常想念她，我不再能够騙我自己，而要别人来騙我了。姐姐等她的医师，我等瑪霞。我們俩不住的又說又笑，却沒注意到我們在妨碍卡尔波芙娜睡覺，她躺在炉台上，不断地嘟囔說：

“茶炊一清早就嗚嗚地叫！唉，这可不是好兆头，亲爱的，这可不是好兆头啊。”

我們这儿誰也不来，只有邮递員来，他把医师的信带給姐姐；有时候普罗科菲傍晚也来看我們，他一句話也不說地看了看姐姐，就走了，在厨房里說：

“各行各业的人都得知道各行各业的章法，誰要是性子傲，不願意明白这一点，誰就要过一过人世的愁苦生活了。”

他喜欢說这几个字：“人世的愁苦生活”。有一天，那已經是在圣誕周了，我走过市場，他招呼我到他的肉鋪里去，沒有跟我握手，只是声明說，他有一件很要紧的事要跟我說。天冷，他又剛喝过酒，因此他滿臉通紅，他身旁柜台旁边站着那个一臉凶相的尼科尔卡，手里拿着一把沾着血迹的刀。

“我想跟您說一說我心里的話，”普罗科菲开口了。“这种事不能再存在，因为您知道，人家不会为这种人世的愁苦生活而夸奖我們或者你們的。嫣心腸軟，当然不肯說惹您不高兴的話，要您姐姐明白自己的情形，搬到别处去住。我却不願意再这样过下去，因为我不贊成她的行为。”

我明白他的意思，走出了肉鋪。当天我就跟姐姐一块儿搬到蘿卜那儿去了。我們沒有錢雇馬車，我們就走着去；我把我們的东西打成包袱，背在背上，姐姐手里沒拿东西，可是她喘气，咳嗽，老是問我是不是快要走到了。

19

最后，瑪霞的信来了。

“亲爱的、好心的米·阿，”她写道，“善良的、温柔的、我們的天使（那个老油漆工人就是这样称呼您的），請您原諒，我就要跟父亲到美国去看博覽会了。过几天我就要看見海洋——离杜别奇尼亚那么远，想着都可怕！它遙远，广大，跟天空一样，我很想上那儿去自由一下，我得意，我发狂，您看，我的信写得多么不連貫。亲爱的，善良的，給我自由吧，赶快把那根至今还完好的、連結着您和我的綫扯断吧。讲到当初我遇見您，认識您，那就像是一道从天上射下来的光，照亮了我的生活；至于后来我做您的妻子，那却錯了，这一点您是明白的，犯錯誤的感覚至今压在我的心头，我跪下来求您，我的光輝的朋友，在我动身去做海上旅行以前，赶快，赶快打个电报給我，說您同意糾正我們的共同錯誤，搬掉我翅膀上唯一的这块石头，我父亲承担这一切麻煩，答应我說不会用过多的手續来麻煩您。那么現在我自由了，可以向四

面八方飞去了吧？对嗎？

"祝您幸福，求主保佑您，請您原諒我这个有罪的人。

"我活着，我健康。我揮霍金錢，做了許多蠢事，每一分钟都在感激上帝，幸好像我这样的坏女人沒有生孩子。我唱歌，获得了成功，然而这不是我入迷的东西，不，这是我的避風港，我的修道室，我現在是到那儿去休息的。大卫王有一个戒指，上面刻着几个字：'一切都会过去'。人难过的时候，看看这几个字就会高兴起来；人高兴的时候看了它們又会难过起来。我給自己定做了一个这样的戒指，刻着这几个埃及字，这个护身符使我免得入迷。一切都会过去，就連生活也会过去，这就是說：甚么也不需要。或者只需要自由感，因为人在自由的时候就甚么也不需要，甚么也不需要，甚么也不需要了。扯断那根綫吧。紧紧拥抱您和您的姐姐。請您原諒而且忘掉您的瑪。"

姐姐躺在一个房間里，蘿卜躺在另一个房間里，他又生过一場病，現在正在复元。我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姐姐正巧悄悄地走到油漆工人那儿去，在他身旁坐下，开始念书。她每天給他念奥斯特洛夫斯基或者果戈理的作品，他听她念，眼睛瞧着一个地方，并不发笑，摇着头，有时候暗自嘟噥說：

"甚么事都会有！甚么事都会有！"

如果剧本里描写到甚么丑恶的、不成体統的事，他就用手指头戳一下那本书，仿佛幸灾乐禍的說：

"就是它，虛伪！毛病就出在它身上，虛伪！"

剧本的內容、含意、复杂而艺术的結构，都吸引他。他贊叹他的本領，却永远也不提他的姓名：

"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事，把这些东西配搭得那么合适！"

現在姐姐輕声念了一頁，就念不下去了：嗓子里沒有声音

了。羅卜拿起她的手，努动发干的嘴唇，用嗄哑的声音很低很低地說：

“正派人的灵魂又白又滑，跟白垩粉一样，有罪的人的灵魂好比浮石。正派人的灵魂是清亮的干油，有罪的人的灵魂是煤黑油。人应当干活，应当伤心，应当有病，”他接着說，“凡是不干活，不伤心的人，就上不了天堂。那些脑满腸肥的要倒楣，那些强横霸道的要倒楣，那些富足的要倒楣，那些放債的要倒楣！他們看不到天堂。蚜虫吃青草，銹吃鉄……”

“而且虛伪吃灵魂，”姐姐接着說，笑了。

我又把信看一遍。这时候厨房里走进来一个兵，不知是由誰派来的，每个星期来两次，給我們送来茶叶、法国面包、松鸡，那些东西有香水气味。我沒有活儿做，只好一連好几天待在家里，大概那个給我們送面包来的人知道我們穷。

我听見姐姐跟那个兵讲話，快活的笑着。随后她躺下来，吃着面包，对我說：

“当初你辞掉工作，来做油漆工人的时候，我和安紐达·布拉果沃从一开头就知道你做得对，可是我們不敢說出口来。你說，究竟是甚么力量在妨碍我們把我們所想的据实說出来？就拿安紐达·布拉果沃来說吧。她爱你，崇拜你，她知道你做得对；她跟姐妹一样地爱我，知道我做得对，恐怕心里还羨慕我，可是不知一种甚么力量在妨碍她来找我們，她躲着我們，怕我們。”

姐姐把手放在胸前，热情的說：

“她多么爱你啊，要是你知道就好了！这种爱情她只对我一个人說过，而且是悄悄的，在黑地里。她把我带到花园里林蔭道上，小声对我說，她把你看得多么宝貴。你看，她始終沒有出嫁，就因为她爱你啊。你为她歉然嗎？”

“是的。”

“面包是她送来的。不錯，这是可笑的，何必瞞着呢？从前我也可笑，愚蠢，現在我已經摆脫这些；不再害怕，願意想甚么就想甚么，願意說甚么就說甚么，变得幸福了。当初我住在家里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甚么叫做幸福，現在就是要我做皇后我也不干了。”

布拉果沃医师来了。他得了博士学位，如今住在我們城里，在他父亲家里休假，說是很快就又要到彼得堡去了。他打算研究抗伤寒的疫苗以及大概是抗霍乱的疫苗，他打算出国深造，然后回来做教授。他已經辞去軍职，穿着寬松的嗶嘰上衣和很肥的褲子，打着漂亮的領結。姐姐欢欢喜喜地欣賞他的領結別針、袖扣、大概为了漂亮才插在上衣胸前的衣袋里的紅綢手絹。有一回我們閑着沒事，我和姐姐就按照記忆算一算他有多少套衣服，結果断定他至少有十套上下。他分明仍旧爱我的姐姐，可是他甚至在开玩笑的时候也沒有說过一次他要带着她到彼得堡或者国外去，我簡直想不出来要是她活下去，她怎么办，她的孩子怎么办。她光是沒有休止地幻想，不认真的考虑未来，她說随他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吧，就是丢掉她也沒关系，只要他自己幸福就好，至于她，有过以往那段生活也就滿意了。

他来看我們的时候，照例很专心給她听診，要求她当着他的面把药水連同牛奶一齐喝下去。这一回也是这样。他为她听診，逼她喝下一杯牛奶，这以后我們的房間里就瀰漫着一股杂酚油的气味。

“这才是乖孩子！”他說，从她手里接过杯子来。“你不可以說很多的話，近来你却像喜鵲那样喊喊喳喳。請你別說話了。”

她笑了。随后他走进蘿卜的房間，我正好坐在那儿，他亲热

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怎么样，老头子？"他弯下腰去凑近那个病人，問道。

"先生……"蘿卜輕輕努动嘴唇說，"先生，我要大胆对您說一句話……我們都在上帝手下活着，大家都得死……容我說一句老实話……先生，您不会进天国！"

"那有甚么办法呢，"医师开玩笑地說，"地獄里也总得有人去啊。"

忽然我的知觉出了点毛病，我好像在做梦，梦見去年冬天那个晚上我站在屠宰場的院子里，普罗科菲跟我并排站着！他身上冒出一股胡椒酒的气味。我使勁控制自己，揉我的眼睛，却立刻觉着好像在到省长那儿去听訓似的。这类情形在这以前或者以后都沒发生过，我把这种像是做梦的古怪回忆解釋做由于我的神經过度疲劳。我重又到了屠宰場，重又在省长面前听訓，同时我又模糊的感到实际上并沒有这种事。

等到我醒过来，却看見我已經不是在家里，而是在街上，跟医师一块儿站在路灯旁边了。

"眞叫人难过啊，眞叫人难过啊，"他說，眼泪流下他的臉頰。"她高兴，經常发笑，抱着希望，可是她的情形沒有希望了，我的好朋友。您那个蘿卜恨我，一个勁儿要我明白我待她不好。他按他的想法是对的，不过我也有我自己的見解，我一点也不为过去发生过的事后悔。人应当爱，我們大家都应当爱，不是嗎？缺了爱就沒有生活；誰怕爱，躲开爱，誰就不自由。"

他漸漸轉到別的話題上去，談到科学，談到自己的論文，那篇論文在彼得堡受到很多人喜爱。他談得热烈，再也想不起我的姐姐，想不起他的难过，想不起我了。生活在吸引他。我暗想：那一个有美国，有刻着字的戒指，这一个有博士学位，有学者

的前程，只有我和我姐姐还是老样子。

我跟他告别以后，就走到路灯那儿，把瑪霞的信再看一遍。我想起，生动地想起今年春天有一天早晨，她怎样到磨坊里来看我，躺下来，用皮袄盖在身上，她想装得像一个普通的村妇。另外有一回，也是在一天早晨，我們从水里捞捕魚的簍子，河边的柳树忽然把一顆顆大水珠洒到我們身上来，我們就笑起来。……

大貴族街上我們的家里已經一片漆黑了。我爬过圍墙，照从前的办法，摸着黑路走到厨房里去取一盞灯。厨房里沒有人。火炉旁边有一只茶炊嘘嘘地冒气，在等我父亲。“現在，”我想，“誰給父亲倒茶呢？”我举着灯，走进那个小屋，在那儿用旧报紙好歹給自己鋪了床，躺下来。墙上的椽釘照旧严厉的瞧着我，它們的影子閃閃搖搖。天很冷。我覚着好像姐姐一定馬上就要走来，給我送来晚飯，可是立刻想起她在害病，躺在蘿卜家里。我覚着奇怪：我怎么会爬过圍墙，躺在这冰凉的小屋里。我的神志乱起来，我看見了种种荒唐的事。

門鈴响了。这是我从小就熟悉的鈴声：先是鉄絲擦着墙沙沙地响一陣，然后厨房里响起短促悲凉的鈴声。这是父亲从俱乐部里回来了。我站起来，向厨房里走去。厨娘阿克辛尼雅看見我，把两只手一拍，不知甚么緣故哭起来。

“我的亲人！”她小声說。“亲爱的！啊，我的天！”

她由于兴奋，不住用两只手揉搓她的圍裙。窗台上立着四个瓶子，里面盛着伏特卡，酒里泡着果子。我給自己斟了一茶杯，一口气喝完，因为我渴得很。阿克辛尼雅剛剛擦过桌子和凳子，厨房里瀰漫着一种气味，那种气味是乾凈的厨娘所掌管的明亮舒适的厨房里所常有的。这种气味和蟋蟀的叫声，从前在童年时候，总是引誘我們这些孩子，到这儿，到厨房里来，让我們听

神話，玩牌戏“国王”。……

“克丽奥佩特拉在哪儿？”阿克辛尼雅小声問，匆匆忙忙，透不过气来。“你的帽子在哪儿，少爷？听說你太太到彼得堡去啦？”

在我母亲生前，她就已經来做事，从前給我和克丽奥佩特拉在木盆里洗过澡，現在依她看来我們仍旧是孩子，必須开导才成。足足有一刻钟的工夫，她在我面前摊开她的种种想法，这是一个老僕人在我們沒有見面的这段时期里，在厨房的宁静里，凭她的深謀远虑想出来，积累起来的。她說我們可以逼医师跟克丽奥佩特拉結婚，只要吓唬他一下就成，又說如果好好写一份呈文，主教就会解除他的第一次婚約，还劝我最好瞞住我的妻子把杜别奇尼亚卖掉，把錢放在銀行里存起来，写上我的名字。她还說如果我和姐姐在父亲面前跪下来，苦苦哀求一番，他也許会原諒我們，又說我們应当向圣母做一回祈禱。……

“好，去吧，少爷，跟他去談一談吧，”她听見父亲的咳嗽声以后說。“去吧，去讲一讲，鞠个躬，您的脑袋不会掉下来的。”

我就去了。父亲坐在书桌那儿，正在画一个别墅的草图，那别墅有哥特式的窗子和近似消防队了望台的粗塔，这是一張非常生硬平庸的草图。我走进书房，在正好可以看見那張图紙的地方站住。我不知道为甚么我来找父亲，可是我至今还記得我一看見他的瘦臉、他的紅脖子、他那印在墙上的阴影，我就恨不得扑过去，摟住他的脖子，像阿克辛尼雅所教的那样跪在他的面前。可是我一看見那座有哥特式窗子和粗塔的别墅，就止住了自己。

“您晚上好，”我說。

他看一看我，立刻低下眼睛去看那張草图。

“你有甚么事？”过了一忽儿，他問。

“我是来告訴您：姐姐病得很重。她快要死了，”我悶悶地加了一句。

“是啊，”父亲叹道，摘下眼鏡，把它放在桌子上。“种甚么就收甚么。种甚么，”他又說一遍，离开书桌站起来，“就收甚么。我請你回想一下：两年前你来見我，就在这地方我請求过你，要你离开你的迷途，我对你提起責任和荣誉，提起你对祖先所負的責任，我們必須神圣的保持祖先的傳統。那时候你听了我的話沒有呢？你忽視我的忠告，固执地继續坚持自己的錯誤观点。这还不够，你又把你姐姐引到你的迷途上去，促使她失去道德和廉耻。現在你們两个人都倒楣了。是啊，你种甚么就收甚么！”

他一边說，一边在书房里走来走去。大概他以为我是来請罪的，大概他在等我为我自己和我姐姐討饒。我覚得身上发凉，我打抖，好像害了热病似的，我用嘶哑的声音費力地說話。

“我也請您回想一下，”我說，“就在这个地方我也請求过您，要您了解我，要您細細想一想，一块儿来解决这个問題：我們应当怎样生活，为了甚么而生活，您在回答的时候却談祖先，談那位写詩的祖父。剛才我对您說：您的独生女已經沒有希望了，您又談祖先，談傳統……您这么大的年紀，跟死已經不是隔着万重山，在世上只能再活五年或者十年了，却还这样的輕率！”

“你到这儿来干甚么？”父亲厉声間道，听我責备他輕率，显然生气了。

“我不知道。我爱您，我非常痛心：我們彼此离得这么远，所以我来了。我还爱您，可是姐姐已經跟您彻底决裂了。她不能原諒您，而且此后也永远不会原諒您。一提起您的名字，就会勾起她对过去，对生活的憎恶。”

“这是誰的錯呢？”父亲叫道。“这是你的錯，混蛋！”

"好，就算我的錯，"我說。"我承认我在許多方面有錯，然而，为甚么您的生活，您认为我們也必須照这样过的生活，是这样的乏味，这样的平庸呢？为甚么您三十年来所盖的这些房子里，沒有一个人能教导我們，应該怎样生活才不会犯錯呢？全城沒有一个正直的人！在您这些房子，这些該死的小窩里，人們把自己的母亲和女儿从世界上排挤出去，折磨子女……。我那可怜的母亲啊！"我絕望地接着說。"可怜的姐姐！人必須用伏特卡，用紙牌，用誹謗来麻醉自己，必須做下流事，假仁假义，或者在几十年里不住地画，画，才能不发現所有暗藏在那些房子里的恐怖。我們这座城已經存在了几百年，在这几百年里它沒有为祖国献出一个有益的人——一个也沒有！一切稍稍带点生气的、稍稍发出点亮光的东西，在它們的萌芽时期你們就把它們扼杀了！这座城只培养小店主、酒館老板、办事員、伪君子，这是一座不必要的、沒益处的城，即使它忽然陷进地底下去也不会有一个人可惜它。"

"我不要听你的話，混蛋！"父亲說，从桌子上拿起一把尺子来。"你喝醉了！你醉成这样居然敢来見你的父亲！我最后一次告訴你，而且也把这話轉告你那不顾道德的姐姐：你們休想在我这儿得到任甚么东西。我已經把不听話的孩子从我的心里抹掉了，如果他們由于不听話，由于頑固而受苦，我并不怜惜他們。你可以回到你来的那个地方去！无論上帝怎样用你們来懲罰我，我也溫順地忍受这种考驗，我像約伯①一样会在痛苦和持久的工作中找到安慰。在你沒有改邪归正以前不准你跨过我的門坎。我是公正的，所有現在我說的話都是有益于你的，如果你希

① 見《旧約全书》的《約伯記》。

望自已好，你就得終生終世記住我以前說的和現在說的这些話。"

我搖了搖手，走出去。我不記得后来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我是怎样度过的了。

据說我在街上走来走去，沒戴帽子，搖搖晃晃，大声唱歌，小孩成群結伙地跟在我的背后，嚷着：

"小利錢！小利錢！"

20

要是我有心給自己定做一个戒指，我就会选这样一句話来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会不留痕迹就过去，对現在的和将来的生活来說我們所走的最小的一步路都是有意义的。

我所經历的一切并沒有白白地过去。我的巨大的不幸和我的耐性感动了市民們的心，現在他們不再叫我小利錢，不再笑我，当我走过市場的时候也不再往我身上潑水了。关于我做工人这件事，他們已經看慣，虽然我这个貴族提着油漆筒，安装玻璃，他們也覚得沒甚么可奇怪的了。他們反而乐意給我活儿干，我已經被人看做高明的手艺人和继蘿卜之后的最好的包工头了。蘿卜虽然病后复元，虽然仍旧不搭脚手架就能够油漆钟楼的圓頂，可是已經沒有力量再管工人的事。我就代替他在城里跑来跑去找活儿干；我雇来工人，付淸工資，再解雇他們；我也借高利的債。現在我做了包工头，才明白为甚么为了一个小錢的活往往会在全城跑三天以便找到鋪房頂的工人。大家对我很客气，对我称呼"您"了；在我做工的房子里，房主人請我喝茶，打发

人来問我要不要就在这儿吃飯。孩子們和姑娘們常常走过来，带着好奇和忧虑的神情瞧着我。

有一天我在省长的花園里做工，把那儿的一座凉亭漆成像是用大理石造出来的。省长出来散步，信步走进凉亭，由于閑着沒事，就跟我攀談起来。我提醒他說，从前有一天他怎样請我到他那儿去听訓。他呆呆地看了一忽儿我的臉，然后把嘴努成字母“O”的样子，揚起手来說：

“我記不得了！”

我老了，变得不爱說話，严肃起来，甚至严厉起来，不大发笑。据說我变得像蘿卜，而且跟他那样常常說些无益的訓誡，弄得工人們听着乏味。

我原先的妻子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如今在国外生活。她父亲，那个工程师，在东部省分一个甚么地方修鉄路，在那儿买产业。布拉果沃医师也在国外。杜別奇尼亚又轉到切普拉科娃太太手里，她从工程师那儿打了八折把它买回来了。莫伊塞已經戴上圓頂礼帽；他常常坐着輕快的馬車进城办事，在銀行旁边停下来。据說他自己也买下一份被抵押过的田产，經常在銀行里打听关于杜別奇尼亚的情形，那份田产他也打算买下来。可怜的伊凡·切普拉科夫在城里漂泊很久，不做事，喝得醉醺醺的。我本来极力要他来做我們的活儿，有一个时期他跟我們一块儿油漆房頂，安装玻璃，甚至干得很有味，跟真正的油漆工人那样偸干油，要賞錢，酗酒了，可是这工作很快就使他厌倦，他想家，回杜別奇尼亚去了，后来工人們告訴我說，他曾經挑唆他們挑一天晚上跟他一块儿去害死莫伊塞，搶劫将軍夫人的財产。

父亲老多了，背駝了，每到傍晚就在自己家附近散步。我沒有到他那儿去过。

普罗科菲在霍乱流行时期用胡椒酒和焦油給小店主治病赚錢；我在报紙上看到，他坐在自己的肉鋪里，把医师恶意批評一番，被官府用树条抽打了一頓。他的店員尼科尔卡害霍乱死了。卡尔波芙娜还活着，仍旧爱她的普罗科菲，怕他。她每次看見我，总要悲伤地搖头，叹口气說：

“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

在工作日，我总是一天到晚地忙。到了假日，遇上好天气，我就抱着我那很小的外甥女（姐姐原来料着是男孩，可是生下来一个女孩），不慌不忙地走到墓园去。到了那儿我站着或者坐着，久久的看着那个我所珍爱的坟墓，告訴小女孩說那里面躺着她的母亲。

有时候我在墓地上碰見安紐达·布拉果沃。我們打个招呼，默默地站在那儿，或者談起克丽奥佩特拉，談起她的女儿，談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是多么可悲。后来我們走出墓园，沉默地走着。她放慢了脚步，这是故意的，为的是跟我幷排多走一忽儿。那个小女孩快活，幸福，因为阳光太亮而眯起眼睛，她笑着，对她伸出手去，我們就站住，逗这个可爱的小女孩玩一陣。

等到进了城，安紐达·布拉果沃就心神不定，滿臉通紅，跟我告別，一个人继續走路了。她稳重而严峻，路上的行人看見她，再也想不到剛才她跟我幷排走过路，甚至逗过小女孩。

1896 年

农　民

1

莫斯科旅館“斯拉夫楊斯基商場”的一个僕役尼古拉·契基尔杰耶夫害病了。他的腿发麻，脚步不稳，因此有一天他手里托一个盘子，盘子里盛着一份火腿燒豌豆，順过道走着，猛的絆一个觔斗，摔倒了。他只好辞去职务。他已經把他自己和他妻子所有的錢都花在医药上，他們沒法生活了，而且閑着沒事做也无聊，就决定应該回家乡，回村子里去。在家里不但养病便当得多，生活也便宜得多。俗語說：“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时难。”[①] 这話不是沒有道理的。

将近黃昏，他到了他的故乡茹科沃。据他小时候的記忆，他覺得故乡的那个家是个豁亮、舒服、方便的地方，可是現在一走进小屋，他簡直吓了一跳：那么黑、那么窄、那么髒。他妻子奥尔迦和他女儿沙霞是跟他同路来的，她們瞧着那个不像样的大炉子发了呆，它差不多占了半間屋子，給煤烟和蒼蝇弄得污黑。好多的蒼蝇喲！炉子歪了，墙上的木头斜了，好像这小屋馬上就要

① 原文直譯是“在家庭的四面墻壁里有帮助”。

坍下来似的。在前面墙角靠近神像的地方，貼着瓶子上的商标紙、剪报来代替画片。穷，穷！大人一个也不在家；大家都收庄稼去了。炉台上坐着一个八岁上下的、淡黃色头发的姑娘，沒洗臉，露出冷冷淡淡的神情；她甚至沒有看一眼这些进来的人。下面，一只白猫貼着一个火鉤子，正在蹭痒痒呢。

“猫咪，猫咪！”沙霞叫它，“猫咪！”

“我們这只猫听不見，”那小姑娘說：“它聾了。”

“为什么？”

“是啊。它挨了打。”

尼古拉和奥尔迦头一眼就瞧出来这儿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可是彼此都沒說話；他們一声不响地放下行李，一声不响地走出門外，到街上去了。从尽头数起他們的小屋是第三家，看上去好像是頂穷苦、頂古老的一家；第二家也好不了多少；可是尽头的一家却有鉄皮房頂，窗上挂着窗帘。那所小房子孤另另地立在那儿，沒砌圍墙，那是一个飯鋪。所有的小屋排成一单行，整个小村子安靜而沉思，从各处院子里伸出柳树、接骨木、山梨树的枝子，有一种招人喜欢的样子。

在农民住宅的背后，有一道土坡溜到河边，直陡而巉峻，这儿那儿的泥土里露出一块块大石头。在陡坡上，有一条小路順着石头和陶工所挖的坑旁边蜿蜒出去；碎陶器的破片，有棕色的，有紅色的，在各处堆得很高；坡下面鋪展着一片广闊、平整、碧綠的草場，草已經割过，如今农民的牲口正在那儿蹓躂。那条河离村子有一俄里远，在美丽的、树木茂密的两岸中間弯弯曲曲流过去。河对岸又是一个广闊的草場，有一群牲口和长长的好几排白鵝；过了草場，跟河这边一样，有一道陡坡爬上山去；坡頂上有一个村子和聳起五个拱頂的教堂，再远一点是一个地主的

庄园。

“你們这儿眞好！”奧尔迦說，看見教堂，就在胸前画十字，“主啊，多么豁亮！”

正好这当儿钟声响起来，召人去做晚禱（这是星期六的黄昏）。下面有两个小姑娘，提着一桶水，回过头去瞧着教堂，听那钟声。

“这会儿，‘斯拉夫楊斯基商場’正在开飯……”尼古拉悠悠地說。

尼古拉和奧尔迦坐在陡坡的边上，观賞日落，看金黃和緋紅的天空怎样映在河面上，映在教堂的窗子上，映在空气中。空气柔和、沉靜、說不出的純淨，这在莫斯科是从来也沒有的。太阳下山，成群的牲口走过去，哞哞地、嗚嗚地叫着；鵝从对岸飞过河来；然后四下里又沉靜了；柔和的亮光融解在空气里，昏暗的暮色很快地降下来。

这当儿，尼古拉的父母，两个干瘦的、駝背的、脫了牙的老人，身材一般儿高，回家来了。儿媳妇瑪丽雅和菲奧克拉，本来在对岸的地主庄园上工作，也回家来了。瑪丽雅是尼古拉的哥哥基里亚克的妻子，有六个孩子；菲奧克拉是他弟弟杰尼斯的妻子，有两个孩子，杰尼斯出外当兵去了。尼古拉一走进小屋，看見全家的人，看見大木床上、搖籃里、各处墻角里那些动彈着的大小身体，看見两个老人和那些女人怎样用黑面包蘸水，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他就暗想：他这么生着病，一个錢也沒有，回到这里来，而且带着家眷，是做錯了——做錯了！

“哥哥基里亚克在哪儿？”他們互相招呼过后，他問。

“他在一个商人那儿做看守人，”他父亲回答，“住在那边树林子里。他呢，倒是个好样儿的庄稼汉，就是太喜欢喝酒。”

"他不是掙錢回来的人！"老太婆辛酸地說。"咱們这一家的庄稼汉都倒楣，他們都不带点什么回家来，反倒从家里往外拿。基里亚克喝酒；老头子呢，也认得那条上飯鋪去的路——这种罪孽也用不着瞞了。这是圣母生了咱們的气。"

由于来了客人，他們燒起茶炊来，茶有魚腥气，糖是灰色的，而且已經給人咬过；蟑螂在面包和碗盞上爬来爬去。喝这种茶叫人惡心，談話也叫人不舒服——談来談去总离不了穷和病。可是他們还沒喝完一杯茶，忽然院子里傳来响亮的、拖长的、醉醺醺的声音：

"瑪——丽雅！"

"看样子好像基里亚克来了，"老头子說，"說起他，他就来了。"

一片沉寂。过了不大工夫，嚷叫声又响起来，又粗又长，好像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

"瑪——丽雅！"

大儿媳妇瑪丽雅臉色变白，縮到炉子那边去；这个結实的、寬肩膀的、难看的女人的臉上会現出这么害怕的神情，看上去很有点古怪。她女儿，那个原先坐在炉台上、神情淡漠的小姑娘，忽然大声哭起来。

"你号什么，討厌鬼！"菲奥克拉对她吆喝道，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身体也結实，肩膀也寬。"他不会打死她，不用怕！"

尼古拉已經从老头子口里听說瑪丽雅不敢跟基里亚克一块儿住在树林子里。每逢他喝醉酒，他总来找她，大吵大鬧，死命地打她一頓。

"瑪——丽雅！"嚷叫声从門口傳来。

"看在基督面上，救救我，亲人，"瑪丽雅結結巴巴地說，喘着

气，仿佛浸在很冷的水里似的。"救救我，亲人……"

小屋里的孩子有那么多，他們一齐哭起来；沙霞学他們的样，也哭起来。先是傳来一声醉醺醺的咳嗽，随后有一个身材高大、滿臉黑鬍子的农民，戴着一頂冬天的帽子走进小屋里来，由于小灯射出昏暗的光，他的臉看不清，显得很吓人。这人就是基里亚克。他走到妻子跟前，掄起胳膊，一拳头打在她臉上；她沒喊出一点声音就給这一拳打暈了，一屁股坐下去，鼻子立刻流出血来。

"好不害臊，好不害臊，"老头子嘟噥着，爬到炉台上去，"而且当着客人的面！造孽喲！"

老太婆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躬着身子想心事；菲奥克拉摇着摇籃……显然，基里亚克觉察自己招人害怕，心里得意，索性抓住瑪丽雅的胳膊，拉她到門口，像野兽似地吼叫，为的显得更可怕些；可是这当儿他忽然瞧見客人，就停住了。

"哦，他們已經来啦……"他說，放了妻子，"亲兄弟跟他家里的人……"

他在神像前面念完禱告，摇摇晃晃，睜大他那发紅的醉眼，接着說：

"亲兄弟跟他家里的人到爹娘家里来了……就是說，打莫斯科来的。就是說，莫斯科那个古时候的京城，所有的城市的母亲……原諒我……"

他在靠近茶炊的一張凳子上一坐，开始喝茶，在一片沉寂里独有他凑着小碟大声地喝茶……他喝了十几杯，然后在凳子上躺下，打起鼾来。

他們分头睡下。尼古拉因为有病，就跟老头子一块儿睡在炉台上；沙霞躺在地板上，奥尔迦跟别的女人一块儿到堆房里去

了。

“算了，算了，亲人儿，”她說，挨着瑪丽雅在干草上躺下来，“眼泪消不了愁！忍一忍就行了。《圣經》上說：誰要是打你的右臉，就把左臉也送上去……算了，算了，亲人儿！”

然后，她压低嗓音用唱歌样的声調跟她們讲莫斯科，讲她的生活，讲她怎样在那些带家具的房間里做女僕。

“在莫斯科呀，房子都挺大，是用石头砌的，”她說，“教堂好多好多哟，四十个四十都不止，亲人儿；那些房子里都住着上等人，而且眞好看，眞文雅！”

瑪丽雅說她不但从来沒有到过莫斯科，就連故乡的县城也沒去过；她认不得字，也不会写字，更不会念禱告，就連“我們的父”① 也不知道。她和她的弟媳菲奥克拉（这时候她坐在不远的地方听着呢）都十分愚鈍，什么也不懂。她俩都不喜欢自己的丈夫。瑪丽雅怕基里亚克；每逢只剩下她一个人跟他待在一块儿，她就怕得发抖，而且一挨近他就总是被他噴出的濃烈的酒气和烟气熏得头痛。菲奥克拉一听到人家問起是不是惦記丈夫，就沒好气地回答說：

“滚他媽的！”

她們談了一忽儿，就不响了……

天气凉了。一只公鸡在堆房附近逼尖了喉嚨喔喔地啼着，攪得人睡不着。等到淡藍色的晨光射进每条板縫，菲奥克拉就悄悄地爬起来，走出去，随后听見她匆匆地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她那双光脚踩出一片吧嗒吧嗒的声音。

---

① 祈禱文的开头几个字。

2

奥尔迦到教堂去，带着瑪丽亚一路去。她們順小路下坡，向草場走去，两个人兴致都挺好。奥尔迦喜欢空曠的乡野；瑪丽雅觉着这个妯娌是一个貼心的亲人。太阳升上来了。一只带着睡意的鷹在草場上面低低地飞着，河面黯淡无光，有些地方有雾飘浮着，可是从对面的高岸上面已經伸过一长条亮光来；教堂发亮了，白嘴鴉在地主的花园里哇哇地叫得很欢。

"老头子倒沒甚么，"瑪丽雅讲起来，"可是老奶奶挺凶，手也野。咱們自己的粮食吃到狂欢节就完了，現在我們在飯舖买面粉，所以她不痛快了；她說：'你們吃得太多了。'"

"算了，算了，亲人儿！忍一忍就行了。經上写着：上我这儿来吧，所有你們这些辛苦劳累的人。"

奥尔迦用唱歌样的声調平心静气地說着，她的步子像参拜圣地的女人的那种步子，又快又急。她每天念《福音书》，念得挺响，学教堂执事的那种腔調；有很多地方她看不懂，可是那些神圣的句子却把她感动得流泪，她一念到"看"和"誰"那类字，就觉着暈暈糊糊，心都不跳了。她信仰上帝，信仰圣母，信仰圣徒；她相信不管欺負什么人，普通人也好，德国人也好，茨岡也好，犹太人也好，都不应該；她相信甚至不怜恤动物的人都会倒楣。她相信这些是写在圣书上的；因此，每逢她念《圣經》上的句子，即使念到不懂的地方，她的臉容也会变得温柔、慈祥、放光。

"你是哪儿的人？"瑪丽雅問她。

"我是烏拉吉米尔省的人。可是我早就到莫斯科去了，那时候我还只有八岁。"

她們到了河边。河对岸有个女人站在水边上，正在脱衣服。

“那是咱們家的菲奥克拉，”瑪丽雅认出来了，“她剛才过河到老爷的庄园上去了。她去找老爷手下的男管事。她胡鬧，愛駡人——眞不得了！”

眉毛烏黑、披头散发的菲奥克拉年紀还輕，身体跟姑娘家一样的結实，从岸坡上跳下去，用脚拍水，向四面八方送出浪花去。

“她愛胡鬧——眞不得了！”瑪丽雅又說一遍。

河上架着一道搖晃的小木桥，桥下清淨透亮的河水里游着成群的、寬脑袋的鰷魚。碧綠的灌木丛倒映在水里，綠叶上的露珠光芒四射。天气暖起来，使人愉快。多么美丽的早晨啊！要是沒有貧穷，沒有那种使人逃也逃不脫、躲又沒处躲的赤貧，大概人世間的生活也会那样美丽吧！这时候只要回头看一眼村庄，昨天发生的一切事情就会生动地想起来；她們本来在四周的風光里感到了幸福，这时候那种幸福的魅力就立刻消灭了。

她們走进教堂。瑪丽雅站在門口，不敢再往前走。虽然要到八点钟以后教堂才会打钟作弥撒，她却不敢坐下去。她始終照这样站在那儿。

正在念《福音书》的时候，人群忽然分开，閃出一条路让地主一家人走进来。有两位小姐穿着白衣服，戴着寬边帽子，走进来；跟在她們身后的，是一个脸儿又胖又紅的男孩，穿着海軍服。她們一来，感动了奥尔迦；她第一眼看去，就断定她們是上流的、有教养的、优雅的人。可是瑪丽雅皺起眉头阴沉而郁悶地瞟着她們，仿佛进来的不是人，而是妖精，要是她不让出路来，就会踩死她似的。

每回輔祭粗声粗气地念着什么，她总覺着仿佛听見了一声喊叫：“瑪——丽雅！”她就打冷战。

3

村子里的人已經听說这些客人来了；做完弥撒以后，馬上有許多人聚到那小屋里去。列昂內切夫家的人、瑪特維伊切夫家的人、伊里巧夫家的人，都来打听他們那些在莫斯科做事的亲戚。茹科沃村所有的青年，只要认得字，会写字，就都送到莫斯科去，做旅館或者飯館里的僕役(就跟河对面那个村子里的青年都送到面包房去做学徒一样)。这早已成了風气，从农奴制时[①]就开始了；先是有一个茹科沃的农民名叫路卡·伊凡內奇的，現在已經成了傳奇人物了，那时候在莫斯科的一个俱乐部里做听差，只肯推荐同乡去做事；等到那些乡亲掌了权，就也照样找他們的乡亲来，在旅館里和飯館里把他們安插下来；从那时候起，附近一带就把茹科沃这个村子不叫做别的，只叫做下賤村或者奴才村了。尼古拉在十一岁那年給送到莫斯科去，由瑪特維伊切夫家的伊凡·瑪卡雷奇謀了个事，当时伊凡·瑪卡雷奇在逸园飯店当差。現在，尼古拉带着一本正經的神情对瑪特維伊切夫家的人說：

"伊凡·瑪卡雷奇是我的恩人，我得日日夜夜为他禱告，因为多亏他提拔，我才成了上流人。"

"我的好人儿，"伊凡·瑪卡雷奇的妹妹，一个身材很高的老太婆，含着泪說，"我們一直沒得着一点他的消息，那个亲人。"

"去年冬天他在奧蒙那一家当差，听說这一季他到城外一个花园飯店去了……他老了！是啊，往年夏天，他每天总要带着大

---

① 农奴解放令是在一八六一年頒布的。这篇小說是在一八九七年发表的。

約十个卢布回家，可是現在到处生意都清淡，这就害了老人家了。”

女人們和那些老太婆瞧着尼古拉的穿了毡靴的脚，瞧着他那蒼白的臉，悲凉地說：

“你不是掙錢的人了，尼古拉·奥西培奇；你不是掙錢的人了！眞的不行啦！”

大家全都疼爱沙霞。她已經滿十岁了，可是她个子小，很瘦，看上去不过七岁的样子。别的小姑娘，都是臉儿晒得黑黑的，头发胡乱地剪短，穿着褪了色的长衬衫；她夹在她們当中，却臉儿白白的，眼睛又大又黑，头发上系着紅絲綫，显得挺可笑，倒好像她是一头小野兽，在曠野上給人捉住，带到小屋里来了似的。

“她认得字哪！”奥尔迦夸口說，溫柔地瞧着她的女儿。“念一念吧，孩子！”她說，从墻角拿了《福音书》来。“你念，让那些正教徒听一听。”

那本《福音书》又旧又重，皮封面，书边磨髒了；它带来一种空气，仿佛修士們走进房里来了似的。沙霞擰起眉毛，用唱歌样的声音响亮地念起来：

“‘他們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約瑟梦中显現，說：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

“‘小孩子同他母亲，’”奥尔迦跟着念了一遍，激动得脹紅了臉。

“‘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①

① 見《馬太福音》；“小孩子”是耶穌，“約瑟”是耶穌母亲馬利亚的丈夫，当时希律王要捉耶穌，所以全家逃了。

听到这里，奥尔迦再也忍不住，就哭起来。瑪丽雅看着她那样子，就也抽抽搭搭地哭了。随后伊凡·瑪卡雷奇的妹妹也跟着哭。老头子嗽了嗽喉嚨，跑来跑去要找一件礼物送給孙女，可是找不到，只好摆了摆手，算了。等到念完經，邻居們就走散，回家去了；他們都深深地感动，十分滿意奥尔迦和沙霞。

由于这天是节日，一家人就在家里待了一天。那老太婆（不管丈夫也好，儿媳妇也好，孙子孙女也好，統統管她叫做老奶奶）样样事情都要亲自做；她亲自生炉子，燒茶炊，甚至給田里的男子們送午飯去，事后却又抱怨說累得要死。她老是担心家里人吃得太多，担心丈夫和儿媳妇閑坐着不做事。一会儿，她仿佛听見飯铺老板的鵝从后面溜进她的菜园里来了，她就捞起一根长棍子跑出小屋，到那些跟她自己一样瘦小干瘪的白菜旁边尖声喊上半个钟头，一会儿，她又覚着仿佛有一只烏鴉来啣她的小鸡，就一边駡着，一边向烏鴉跑过去。她一天到晚的生气，发牢騷，常常叫駡，弄得街上的行人都会住脚听。

她待老头子很不和气，一会儿駡他是懒骨头，一会儿駡他是瘟疫。他是个沒有主張、很不可靠的人；要不是因为她經常督促他，也許他真就什么活也不干，光是坐在炉台上扯淡了。他对儿子說起他的一些仇人，讲个沒完沒了，抱怨邻居每天欺負他；听他讲話是很乏味的。

"是啊，"他的話头拉开了，手叉在腰上，"是啊……在圣十字架节① 以后，过了一个礼拜，我把干草按一普特三十戈比的价錢卖出去了，是我自个儿要卖的……是啊……挺好……所以，你瞧，有一天早晨我把干草搬出去，那是我自个儿要干，我又沒

① 基督教的节日，在九月十四日。

招誰惹誰。偏偏赶上时辰不利，我看見村长安契普·謝杰尔尼科夫打飯鋪里出来。'你把它拿到哪儿去，你这混蛋？'他說啊說的，給了我一个耳光。"

基里亚克正在害很厉害的酒后头痛，不好意思瞧他弟弟。

"伏特卡害得人好苦。唉，我的天！"他嘟囔着，摇着他那脹痛的脑袋。"看在基督的份上，原諒我，亲兄弟和亲弟妹；我自己也不快活啊。"

因为这天是节日，他們在飯鋪里买了一条鯡魚，用鯡魚头燒湯。中午，他們坐下来喝茶，喝了很久，喝得大家都出了汗；他們真也好像让茶灌得脹大了；然后他們又喝魚湯，大家都从一个湯鉢里舀着喝。至于鯡魚，老奶奶却藏起来了。

傍晚，一个陶器工人在坡上燒湯鉢。下面草場上，女孩子們圍成一个圓圈跳舞，唱歌。有个人在拉手風琴。河对面也在燒窑，也有女孩子唱歌，远远听来歌声柔美而和諧。飯鋪里面和飯鋪左近，农民們鬧得正有劲。他們用醉醺醺的嗓音杂七杂八地唱歌，互相咒駡，駡得非常难听，吓得奥尔迦只有打抖的份儿，嘴里念着：

"啊，圣徒！……"

使她吃惊的，是这种咒駡滔滔不絕，而且駡得頂响、駡得頂久的反而是快要入土的老头子。姑娘們和孩子們听着这种咒駡，連一根头发絲儿也不动；他們明明从小就听惯了。

过了午夜，河两岸陶窑里的火已經微下去，可是在下面的草場上，在飯鋪里，大家仍旧在玩乐。老头子和基里亚克都醉了，胳膊挽着胳膊，肩膀挤着肩膀，走到奥尔迦和瑪丽雅所睡的堆房那边去。

"算了吧，"老头儿劝道，"算了吧……她是挺老实的娘們

儿……这是罪过……"

"瑪——丽雅！"基里亚克嚷道。

"算了吧。……罪过。……她是个很不错的娘們儿。"

两个人在堆房那儿站了一分钟，就走了。

"我啊，爱——野地——里的花！"老头子忽然用又高又尖的中音唱起来。"我啊，爱——到草場上去摘它！"

然后他啐口痰，罵了句难听的話，走进小屋去了。

4

老奶奶把沙霞安置在菜园附近，吩咐她看守着，别让鵝钻进来。那是炎热的八月天。飯鋪老板的鵝也許会从后面钻进菜园来，可是眼下它們正在干正經事：它們在飯鋪附近拾麦粒，平心静气地一块儿聊天，只有一只公鵝高高的昂起头，仿佛打算看一下老太婆是不是拿着棍子赶过来了。别的鵝也可能从坡下跑上来，可是眼下它們正在远远的河对面打食，在草場上排成白白的一条长鏈子。沙霞站了一会儿，觉着无聊，看見鵝沒来，就跑到陡坡的边上去了。

在那儿她看見瑪丽雅的大女儿莫特卡一动也不动的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瞧着教堂。瑪丽雅生过十三个孩子，可是只有六个孩子还活着，全是姑娘，沒有一个男孩，頂大的才八岁。莫特卡光着脚，穿一件长衬衫，站在向着太阳光的地方；太阳直直地晒着她的脑袋，可是她不理会，仿佛化成了石头。沙霞站在她旁边，瞧着教堂，說：

"上帝就住在教堂里。人点灯和蜡烛，可是上帝点綠的、紅的、藍的小神像灯，跟小眼睛似的。晚上啊，上帝就在教堂里走

来走去，最神圣的圣母和圣尼古拉陪着他走——咚，咚，咚！……守夜人吓坏了，吓坏了！算了，算了，亲人儿，"她說，学她母亲的話，"等到世界的末日来了，所有的教堂就都飞上天去了。"

"带——着——钟——楼——一——齐——飞？"莫特卡用低音問道，拖长每个字的字音。

"带着钟楼一齐飞。世界的末日来了，好心的人上天堂；爱发脾气的人呢，可就要在永远燃着的、不灭的火里燒一燒了，亲人儿。上帝会对我媽和瑪丽雅說：'你們从沒欺負过人，那就往右走，上天堂去吧。'可是对基里亚克和老奶奶呀，他就要說：'你們往左走，到火里去。'在持斋的日子吃了葷腥东西的人也要送到火里去。"

她抬头看天，睜大眼睛，說：

"瞧着天空，别眨眼睛，那你就会看見天使。"

莫特卡也开始看天，在沉静中过了一分钟。

"看見沒有？"沙霞問。

"沒有，"莫特卡用低音說。

"可是我看見了。天空中有些小天使在飞，扇着小翅膀，忽搭忽搭的，跟小蚊子一样。"

莫特卡想了一想，眼睛瞧着地下問：

"老奶奶会遭到火燒嗎？"

"会的，亲人儿。"

从这块石头直到底下，有一道光滑的斜坡，長滿柔軟的綠草；誰一看見，就想伸出手去摸一摸，或者在那上面躺一躺。沙霞躺下，滾到坡底下去了。莫特卡現出庄重而严厉的臉相喘着气，也躺下去，往下滾；她往下一滾；衬衫就卷到她肩膀上去了。

"多好玩呀！"沙霞說，高兴得很。

她俩走到頂上預备再滚下去，可是正好这当儿，她們听見那熟悉的尖嗓音。啊呀，多么可怕！那老奶奶，沒了牙，瘦得皮包骨头，駝着背，短短的白发在風里飄动，正在拿着一根長棍子把鵝赶出菜园去，哇哇的叫着：

"它們蹧蹋了所有的白菜啦，这些該死的东西！把你們宰了才好，你們这些該詛咒三次的恶鬼，禍害，为什么你們不死喲！"

她一眼看見那些小女孩，就丟下棍子，拾起一根枯树枝，伸出又干又硬的手指头一把招住沙霞的脖子，活像加了一个套包子，开始抽她。沙霞又痛又怕，哭起来，这当儿那只公鵝却伸直着脖子，搖搖摆摆迈动两条腿，走到老太婆这边来，咕咕地叫了一陣，这才归到它的队里去，招得所有的雌鵝都用称贊的口气向它致敬："嘎——嘎——嘎！"后来，老奶奶又打莫特卡；这一打，莫特卡的衬衫就又卷上去了。沙霞伤透了心，大声哭着，跑到小屋里去申訴。莫特卡跟着她跑；她也哭，可是嗓音粗得多，眼泪也不擦，臉湿得仿佛在水里泡过的一样。

"圣徒啊！"奥尔迦瞧見她俩走进小屋来，吓慌了，叫道。"圣母！"

沙霞剛开头讲她的事，老奶奶就尖声叫着，駡着，走进来，然后菲奥克拉生气了，房子里就鬧成一片。

"沒关系，沒关系！"奥尔迦臉色蒼白，心里乱哄哄，极力安慰孩子，摩挲沙霞的脑袋。"她是你的奶奶；生她的气是罪过的。沒什么，孩子。"

尼古拉本来已經給不断的吵嚷、饥餓、烟子、臭气鬧得筋疲力尽，本来已經痛恨而且看不起貧穷，本来已經在妻子和女儿面前为自己的爹媽害臊，这时候就把两条腿順着炉台搭拉下来，用气恼的、含泪的声音对他母亲說：

"您不能打她！您根本沒有权利打她！"

"得了吧，你就待在炉台上等着咽气吧，你这病汉！"菲奥克拉恶狠狠地頂撞他。"鬼把你弄来的，你这吃閑飯的！"

沙霞和莫特卡和家里所有的小女孩都躲到炉台上尼古拉的背后去，縮在一个角落里，在那儿一声不响，害怕地听着大人讲話，人可以听見她們的小小的心在怦怦地跳。每逢一个家庭里有人害很久的病，沒有养好的希望了，就会发生一种可怕的情形：那些跟他貼近的人往往胆怯地、悄悄地在心底里盼望着他死，只有小孩子才害怕亲近的人会死，一想到这个总要战战兢兢。現在，那些小姑娘屏住气息，臉上現出凄凉的神情，瞧着尼古拉，暗想他不久就要死了，她們就想哭，一心想对他說点什么亲切的、怜恤的話才好。

他呢，挨近奥尔迦，仿佛求她保护他似的，用顫抖的声音輕輕对她說：

"奥里亚[1]，好人儿，我在这儿住不下去了。我沒有力量了。看在上帝的份上，看在天上的基督的份上，你写封信給你妹妹克拉甫嘉·阿勃拉莫芙娜吧。叫她把她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当掉，叫她把錢給我們寄来，我們好离开这儿。啊，主，"他痛苦地接着說，"至少让我看一眼莫斯科才好！哪怕梦中看見也是好的！"

黄昏来了，小屋里黑了，大家心里都发悶，一句話也說不出来。生气的老奶奶拿黑面包的碎皮泡在一个杯子里，吃了很久，足足有一个钟头。瑪丽雅給奶牛挤完奶，提进一桶牛奶来，放在一張凳子上；然后老奶奶不慌不忙地把桶里的牛奶灌进罐子里，灌了很久，明明很滿意，因为眼下正是圣母升天节[2]的斋期，誰

---

① 奥尔迦的爱称。

② 基督教的节日，在八月十五日。

也不喝牛奶，这些牛奶就可以原封不动地留下来了。她只在一个茶碟里倒了一点点，留給菲奥克拉的小娃娃吃。等到老奶奶和瑪丽雅把罐子送到地窖去，莫特卡忽然跳起来，从炉台上溜下去，走到凳子那儿，瞧見凳子上摆着那个装满面包皮的木头杯子，就把茶碟里的牛奶倒一点在杯子里。

老奶奶回到小屋里来，又吃她的面包皮；这当儿沙霞和莫特卡坐在炉台上瞧着她，心里暗暗高兴，因为她已經吃了葷腥，現在包管要下地獄了。她們得了安慰，就躺下去睡觉；沙霞一面迷迷糊糊地睡着，一面暗自描画最后审判的可怕情景：有一个大炉子燒着火，那炉子像是陶窑；同时魔鬼竖起牛样的犄角，周身漆黑，用一根长棍子把老奶奶赶进火里去，就跟不久以前老奶奶自己赶鵝一样。

5

在圣母升天节晚上十点多钟，正在坡下草場上游玩的男孩和女孩，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往村子这边跑来；那些坐在岸坡边上的人起初怎么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着火啦！着火啦！”焦急的嚷叫声从底下傳上来。“村里着火啦！”

坐在坡上的人回头一看，就有一副可怕的、不同平常的景象映进他們的眼帘。在村子尽头的几个小屋中，有一个小屋的草頂上升起一个火柱，有一俄丈高，火舌往上卷着，向四面八方撒出火星去，仿佛噴泉在噴水。猛然間，整个房頂燃成一片明亮的火焰，火燒的爆裂声傳过来。

月光朦朧，整个村子已經籠罩在顫抖的紅光里；黑影在地面

上移动，空中弥漫着燒焦的气味；从坡底下跑上来的人一个劲儿地喘气，抖得一句話也說不出来；他們互相推挤，摔倒；他們不习惯明亮的光芒，变得什么也看不見，彼此都认不清了。这真吓人。特别吓人的是在火焰上空，烟雾里面，飞着一些鴿子；飯鋪里还不知道起火的事，大家继續在唱歌，拉手風琴，仿佛压根儿沒出什么岔子似的。

"謝敏大叔的家里着火啦！"有人拉开嗄哑的嗓子高声嚷道。

瑪丽雅在她的小屋附近跑来跑去，哭哭啼啼，絞着手，牙齿打战，其实火还远得很，在村子的那一头呢。尼古拉穿着毡靴走出来，孩子們穿着小衬衣到处乱跑。在乡村巡警的小屋左近，一块鉄板敲响了。当当当的声音飄过空中；这急促不安的响声鬧得人心里发紧，渾身发凉。那些老太婆站在一旁，举着神像。母羊、小牛、奶牛，从院子里給赶到街上来了；衣箱啦、羊皮袄啦、桶啦，也搬出来了。一匹黑毛的雄馬，素来跟成群的馬隔开，因为它踢它們，伤它們，这时候却撒开了韁，嘶叫着，用蹄子耙地，在村子上跑来跑去，跑了一两个来回，后来忽然在一辆大車旁边猛的站住，揚起后蹄踢那車子。

河对面教堂里的钟响起来。

在起火的小屋旁边又热又亮，地上的每一根小草都可以看清楚。在一口好容易才搬出来的衣箱上坐着謝敏，这是一个生着紅头发的农民，长着大鼻子，穿一件短上衣，戴一頂沒边的帽子，扣在脑袋上，一直碰到耳朵。他的妻子扑在地下，臉朝下，神志昏迷，嘴里哼哼唧唧。一个八十岁上下的老头儿，身材矮小，留一把大鬍子，看上去活像一个妖精。他不是本村的人，可又似乎跟这場火有什么关系，在火場旁边走来走去，沒戴帽子，抱着一个白包袱。火焰映在他的禿頂上。村长安契普·謝杰尔尼科

夫，黑黑的臉，黑黑的头发，跟茨岡一样，手里拿着一把斧子，走到小屋那儿，把一个个的窗子接連砍掉（誰也不知道为什么緣故），然后开始砍門廊。

“娘們儿，拿水来！”他嚷道。“把机器弄来！快办！”

方才在飯鋪里鬧酒的农民們把机器拉来了。他們全醉了，不断地絆絆跌跌，臉上露出狼狽的神情，眼睛里泪汪汪的。

“姑娘們，拿水！”村长嚷着，他也醉了。“快办，姑娘們！”

妇女和姑娘跑下坡到泉水那儿，再提着装滿水的大桶和小桶爬上坡，把水倒进机器里，再跑下坡去。奥尔迦、瑪丽雅、沙霞、莫特卡，都去取水。女人們和男孩們用唧筒压水，水龙带吱吱地响，村长把水龙带时而指着門，时而指着窗子，有时候用手指头堵住水流，这样一来，吱吱声越发尖了。

“眞是一条好汉，安契普！”好些人的称赞声音嚷着。“加一把劲！”

安契普窜进起火的門廊，在里面哇哇地喊：

“用唧筒压水！惨遭不幸，教徒們，出力啊！”

农民們站在四周，圍成一群人，什么也不干，瞧着火发呆。誰也不知道該做什么，他們什么事也不会做；而四下里却扔着成捆的麦子和干草，成堆的枯柴火，还有谷仓。基里亚克和他父亲老奥西普，两人都带着几分醉意，也站在那儿。仿佛要为自己的袖手旁观辯护似的，老奥西普对伏在地下的女人說：

“何必拿脑袋撞地，老大娘？这小屋保过火險啊，那你还愁什么？”

謝敏把起火原因一会儿对这个人讲一遍，一会儿又对那个人讲一遍：

“就是那个老头子，那个抱着包袱的老头子，茹科夫将軍的

家奴……他从前在将軍的家里做厨子，求上帝让将軍的灵魂安息！今天傍晚他上我家来：‘留我在这儿过夜吧，’他說……是啊，当然，我們就喝了一小盅……老婆忙着燒茶炊，想請老头子喝点茶；可是活該倒楣，她把茶炊擱在門道上了，烟囱里的火星一直吹到頂棚上，吹到干草上，就这么出了事。我們自己都差点給燒死。老头子的帽子燒掉了，眞罪过！”

那块鉄板被人不断的敲着，河对岸教堂里的钟一个勁儿地鳴响。奥尔迦周身給火光照着，气也透不出来，害怕地瞧着紅色的羊和在烟雾里飞翔的粉紅色鴿子，时而跑下坡去，时而跑上来。她觉得钟声跟尖刺似的钻进她的灵魂，觉得火永远也燒不完，觉得沙霞丢了……等到小屋的天花板咔嚓一声坍下来，她心想这一下子包管全村都要起火，就渾身发軟，再也提不动水，在岸坡的边上坐下来，把桶子放在身旁。她的身旁，她的身后，农妇們坐着嚎啕大哭，仿佛在参加葬礼一样。

这当儿，从河对岸地主的庄园上来了两輛大車，車上坐着地主家的管事和工人，带着一架救火机。有一个年紀很輕的大学生騎着馬赶来，白色海軍上衣敞着怀。斧子的劈砍声音响起来。人們把梯子安在起火的房架子上，立刻有五个人由大学生带头爬上去；那大学生臉蛋绯紅，用尖厉的嘶哑声調和仿佛干慣了救火的事的口气嚷着。他們拆那小屋，把一根根木头卸下来；把畜栏、籬墙、附近的干草堆都移开了。

“不准他們搗毁东西！”人群里有人用很凶的声音喊叫。“不准！”

基里亚克带着坚决的神气走到小屋去，仿佛要拦阻新来的人毁掉东西似的，可是有一个工人把他一把拉回来，在他脖子上打了一拳。这引起了笑声，那工人又打他一拳，基里亚克就倒下

去，在地下爬回人群里去了。

从对河岸还来了两个戴帽子的漂亮姑娘，大概是大学生的姊妹。他們站在不远的地方，看这火災。拆下来的木头不再燃燒，可是冒着濃烟。大学生操纵水龙带，先对着木头冲，然后对着农民冲，再后又对那些提水的女人冲。

“乔治！”两个姑娘責备地、不安地叫他。“乔治！”

火燒完了。直到人群开始走散，他們才注意到天亮了，大家的臉色蒼白，有点发青，一清早当殘星在天空消失的时候人的臉总是这样的。农民們一面走散，一面笑着，拿茄科夫将軍的厨子和他那燒掉的帽子說了一陣笑話；他們已經有意把这場火災变成笑談，甚至好像惋惜火熄得太快了。

“您救火很有本事，先生！”奧尔迦对大学生說，“您应当到我們莫斯科去，那儿差不多天天着火！”

“您莫非是从莫斯科来的？”一位小姐問。

“正是这样。我丈夫原先在‘斯拉夫楊斯基商場’当差。这是我女儿，”她說，指一指沙霞，沙霞覚着冷，正偎在她身边。“她也是莫斯科人。”

两位小姐跟大学生說了一句法国話，他就給沙霞一个二十戈比的錢。老奧西普看見了这情形，他的臉上頓时放出了希望的光。

“感謝上帝，老爷，幸好沒風，”他对大学生說。“要不然早就給燒光了。老爷，好心的貴人，”他又說，声音放低了，而且覚着不好意思，“清早天冷，想法暖一暖才好……求您恩典賞几个錢买半瓶酒喝吧。”

他沒得着錢，就大声嗽了嗽喉嚨，磨磨蹭蹭走回家去了。后来奧尔迦站在岸坡的边上，瞧那两輛車子从河水里过河，看那位

少爷穿过草場；河对岸有一辆馬車等着他們。她走进小屋，对丈夫快活地說：

“那几个人眞好！长得也好看！两位小姐出落得跟天使一样！”

“叫她們咽了气才好！”困倦的菲奥克拉恶狠狠地說。

6

瑪丽雅认定自己不幸，常常說巴不得死了才好；菲奥克拉呢，剛好相反，覚得这生活里样样东西，例如穷啊、骯髒啊、不停的咒駡啊，都合她的胃口。人家給她什么，她不分好歹，拿着就吃；不管到了哪儿，也不用被褥，她倒头就睡。她把髒水随手倒在門廊上，或者从門檻上潑出去，然后再光着脚蹚着泥水塘走过去。从头一天起她就恨尼古拉和奥尔迦，这也正是因为他們不喜欢这生活。

“我倒要看看你們在这儿吃什么，莫斯科的貴人！”她幸災乐禍地說。“我倒要看看！”

九月初，一天早晨，菲奥克拉从坡下担着两桶水回来，臉冻得发紅，健康而美丽；这当儿瑪丽雅和奥尔迦正坐在桌子旁边喝茶。

“又喝茶又吃糖！”菲奥克拉譏誚地說。“两位嬌太太！”她放下水桶，补了一句。“她們倒养成了天天喝茶的派头。小心点，别让茶脹死！”她接着說，恶狠狠地瞧着奥尔迦。“她在莫斯科养得肥头胖臉，这油簍子！”

她掄起扁担来，一下子打在奥尔迦的肩头上，弄得两个妯娌只能把两手一合，說：

“啊呀，圣徒！……”

然后菲奥克拉下坡到河边去洗衣服，一路上高声痛駡，弄得屋里都听得見。

白昼过去了，然后来了秋天的悠长的黃昏。他們在小屋里纍絲；人人都做，只有菲奥克拉例外；她过河去了。他們从附近的工厂里拿来这絲，全家人一齐工作，掙一点点錢，一个星期才掙二十戈比左右。

“当初，在东家手底下，日子倒好过得多，”老头子一面纍絲，一面說。“干完活就吃，吃了就睡，一样挨着一样。午飯有白菜湯和麦粥，晚飯也是白菜湯和麦粥。黃瓜和白菜多得很：随你吃。吃得你心满意足，那时候也严得多。人人都守本分。”

小屋里只点一盏小灯，灯光昏暗，灯芯冒烟。要是有人遮住灯光，一个大黑影就会落在窗上，人就会看見明亮的月光。老奥西普不慌不忙地讲起来，說到在农奴解放以前人們怎样生活，說起在这一带，現在固然穷了，生活乏味了，可是当初人們怎样带着猎犬、快腿狗、受过特别訓练的猎狗去打猎，在圍捕野兽的时候，农民都喝到伏特卡；成串的車子怎样載着被打死的飞禽，送到莫斯科年輕的东家那边去；他又說到坏农奴怎样給人用樺树枝子打一頓，或者送到特威尔的庄园上去，好农奴怎样受到好报，老奶奶也有話讲。她什么都記得，一样也沒忘。她讲到她的女东家是一个好心的、信神的女人，她丈夫却是酒徒和浪子，他們所有的女儿都嫁給一些天曉得的人物：一个嫁給酒徒，一个嫁給平民，一个私奔了（老奶奶当时是个年輕的姑娘，帮过她的忙），她們三个不久都郁郁地死了，她們的母亲也一样。想起这些事，老奶奶甚至洒下几滴眼泪。

忽然有人来敲門，大家都吃一惊。

“奥西普大叔，留我住一夜吧！”

随后走进来一个矮小的、秃頂的老头子，他就是茹科夫将軍的厨子，也就是帽子被燒掉的那个人。他坐下，听着，然后他也开始回忆，讲早年的故事。尼古拉坐在炉台上，垂着两条腿，听着，詳細問他旧日为貴族燒些什么菜。他們談到肉餅、肉排、各种湯、各种佐料，那厨子样样事情也都記得清楚，举出一些現在已經不燒的菜；比方說有一种用牛眼睛做的菜，名叫“早晨醒”。

“那时候你們燒‘上将排骨’嗎？”尼古拉問。

“不燒。”

尼古拉不以为然地搖搖头，說：

“唉！你們这些可怜的厨子！”

小女孩們在炉台上坐着或者躺着，眼也不眨地瞧炉台下面。那儿好像有很多的孩子，跟云端里的小天使一样。她們爱听故事；她們时而高兴时而害怕，叹气，打冷战，臉色发白；老奶奶讲的故事比所有的故事都有趣味，她們就屏住呼吸听着，动也不敢动。

大家默默地躺着睡觉了。老年人給那些故事攪得心不定，兴奋起来，心想年紀輕輕的，那是多好啊：青春，不管是什么样儿，在人的記忆里留下的总是活潑、愉快、动人的印象；至于死，那是冷酷得多么可怕，而死又不很远了——还是别想它的好！小灯熄了。黑暗啦、給月光照得明晃晃的两个小窗子啦、寂靜啦、搖籃的吱吱嘎嘎声音啦，不知什么緣故，只使得他們想到生活已經过去，再也沒法子把它拉回来了……剛剛迷迷糊糊，剛剛沉入遺忘的境界，忽然不知什么人来碰了碰肩膀，朝自己的臉蛋吹一口气——睡意就沒有了；身体覚着发麻，种种有关死亡的想头鑽进脑子里来。翻一个身再睡——死亡倒是忘掉了，可是关于食

穷、畜秣、面粉漲价等种种古老、枯燥、沉悶的思想又在脑子里钻进钻出，过一会儿，又不由得想起生活已經过去，再也沒法子把它拉回来了……

“啊，主！”厨子叹气。

不知什么人輕輕地，輕輕地，敲着小窗子。一定是菲奥克拉回来了。奥尔迦起来，打个呵欠，小声念了一句禱告，开了房門，走到外面門道里拉开門栓。可是沒有人走进来，只有一陣冷風从街上吹进来，門道忽然給月光照亮了。从敞开的門口可以瞧見寂靜而荒凉的街道和在天空浮游的月亮。

“是誰啊？”奥尔迦招呼一声。

“我，”傳来了回答，“是我。”

靠近門口，貼着墻边，站着菲奥克拉，全身一絲不挂。她冻得打哆嗦，牙齿打战；在明亮的月光里，她显得很白、很美、很怪。她身上的阴影和照在皮肤上的月光，使人看来黑白分明；她的黑眉毛和結实而年輕的乳房特别清楚地显露出来。

“河对岸那些胡鬧的家伙把我的衣服剝光，照这样把我赶出来了……”她說。“我只好沒穿衣服，走回家来……就这么光着身子。給我拿件衣服穿上吧。”

“你倒是进屋里来啊！”奥尔迦小声說，也开始发抖了。

“不要让老家伙們看見才好。”

事实上，老奶奶已經在动弹，咕噜了，老头子問：“是誰啊？”奥尔迦把她自己的衬衫和裙子送出去，帮菲奥克拉穿上，然后她俩极力不出声地掩上門，輕手輕脚地走进屋里来。

“是你嗎，野东西？”老奶奶猜出是誰了，生气地咕噜着。“該死的，夜游鬼……怎么不死喲！”

“沒关系，沒关系，”奥尔迦小声說，給菲奥克拉穿好衣服。

“沒关系，亲人儿。”

一切又都沉靜了，这屋子里的人素来睡不稳；各人都給一种搗乱的、糾纏不已的东西鬧得睡不熟：老头子背痛，老奶奶心里滿是焦慮和恶意，瑪丽雅担惊害怕，孩子身上疥疮发痒，肚里饥餓。現在他們的睡眠也还是不安；他們不斷地翻身，在睡梦中讲話，起来喝水。

菲奥克拉忽然哇的一声哭了，粗声粗气，可是立刻又忍住，只是时不时地抽抽搭搭，她的哭声越来越輕，越来越含混，到后来就完全靜下来了。河对面偶尔傳来报时的钟声；可是那钟敲得挺古怪——先是五下，后是三下。

“啊，主！”厨子叹道。

瞧着窗口，誰也弄不清究竟是月亮仍旧在照耀呢，还是天已經亮了。瑪丽雅起床，走出去。可以听見她在院子里挤牛奶，說：“站稳！”老奶奶也出去了。小屋里还黑着，可是一切物件都已經可以看清了。

尼古拉通宵沒睡着，从炉台上下来。他从一个綠箱子里拿出自己的燕尾服，穿上，走到窗口，摩挲衣袖，握一握燕尾，微微的笑了。然后他小心的脫下这身衣服，放回箱子里，再躺下去。

瑪丽雅又走进来，开始生炉子。她明明沒有睡足，現在一边走才一边醒过来。她一定做了什么梦，或者也許昨晚的故事来到了她的脑海里吧，因为她在炉子前面舒服地伸了个懶腰，說：

“是啊，自由好得多！”

7

老爷来了——村里的人这样称呼县里的巡官。他什么时候

来，为什么来，大家早在一个星期以前就知道了。茹科沃村只有四十家人，可是他們欠下官府和地方自治会的税款已經积累到两千多卢布了。

巡官到飯鋪里去了。在那儿，他"喝了两杯茶"，就步行到村长家里去。村长家門的附近已經有一群欠繳税款的人等着了。村长安契普·謝杰尔尼科夫尽管年輕，只不过三十岁出点头，却很凶，总是帮着当局說話，其实他自己enter穷，也总不能按期納税。大概他很喜欢做村长，喜欢权力的感覚；他沒有别的法子，只好借严厉来表現他的权力。在全村开会时候，人人怕他，听他的話。往往，在街上，或者在飯鋪附近，他忽然抓住一个醉汉，倒綁上他的手，把他关进禁閉室里去。有一回他甚至逮捕老奶奶，把她拘留在禁閉室里，关了一天一夜，因为她替奥西普出席村会，在会上駡街。他从沒在城里住过，也从沒看过书，可是他不知从哪儿学来各式各样文謅謅的字眼，喜欢插在談話里用一用，人家虽然不能常常听懂他的意思，倒也因此敬重他。

奥西普带着他的繳税底册走进村长的小屋，那巡官，一个瘦瘦的老头子，生着又长又白的絡腮鬍子，穿一件灰色衣服，正坐在过道墻角一个桌子那儿，写什么东西。小屋里干干净净；四壁貼着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画片，花花綠綠，在靠近神像的頂显眼的地方貼一張保加利亚巴丹堡公爵的照片。桌子旁边站着安契普·謝杰尔尼科夫，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口上。

"他欠一百十九个卢布，大人，"輪到奥西普的时候，他說。"在复活节以前他付过一卢布，打那时候以后沒給过一个錢。"

巡官抬头看奥西普，問：

"这是为什么，兄弟？"

"发发慈悲吧，大人，"奥西普开口了，激动起来。"容我回

累，去年从留托列茨基来的一位老爷对我說，‘奥西普，’他說，‘把你的干草卖給我……你卖了吧，’他說。那有什么不行？我有大約一百普特要卖呢，都是娘們儿在水草場上割来的……好，我們就成交啦……这事儿干得挺好，我自已个儿要卖的……”

他抱怨村长，一个劲儿扭回头去瞧那些农民，倒好像要請他們来作見証似的；他臉紅，冒汗；他的眼睛变得尖利而凶狠。

“我不懂你說这些干什么，”巡官說。“我問你……我問你为什么不繳欠款？你們都不繳，难道这要我来負責嗎？”

“我繳不出来嘛。”

“这些話是岂有此理，大人，”村长說。“固然，契基尔杰叶夫家道貧寒，不过請您問問別人好了，此中的癥結都在伏特卡，他們是一班胡作非为之徒。糊塗之至。”

巡官写下几个字，然后鎮靜地对奥西普說話，口气平和，仿佛跟他要一杯水喝似的：

“出去。”

不久他就坐上車走了；他坐上一辆便宜的四輪馬車，咳嗽着；甚至只凭他那又长又瘦的背影也看得出来他已經記不得奥西普、村长、茹科沃的欠款，只在想他自己的心事了。他还沒走出一俄里路去，安契普·謝杰尔尼科夫已經从契基尔杰叶夫的小屋里拿着茶炊走出来；老奶奶跟在后面，用尽气力尖声叫道：

“不准你拿走！不准你拿走，該死的！”

他迈开大步，走得很快；她呢，在后面紧紧地追他，駝着背，气冲冲，喘吁吁，差点跌倒；她的头巾滑到肩膀上，她的白头发看上去好像带点綠顏色，在風里飄着。她忽然站住，像一个眞正的叛党似的，握着拳头使勁捶胸，用唱歌样的声音比平时响亮的嚷着，好像在痛哭似的：

“正教徒啊，信仰上帝的人啊！亲爱的朋友，他們欺侮我！好人啊，他們糟蹋我！哎呀，哎呀，好人啊，替我伸冤报仇！”

“老奶奶，老奶奶！”村长厉声說，“不得无理取鬧！”

契基尔杰叶夫家的小屋里缺了茶炊显得沉悶极了。茶炊丢了不要紧，可是这却有点叫人难堪，含着点侮辱意味，仿佛这家的名誉也完了似的。要是村长拿走桌子、所有的凳子、所有的盆盆罐罐，那倒好些，这地方不会显得这么空蕩蕩。老奶奶哇哇地叫，瑪丽雅嗚嗚地哭，小姑娘們看見她流眼泪，也哭了。老头子自觉有罪，坐在墻角，无精打采，悶声不响。尼古拉也一声不响。老奶奶爱他，为他难过，可是現在却忘了怜憫，忽然哇啦哇啦地罵他，責备他，对准他的臉摇拳头。她尖声叫道，这全得怪他不好；是啊，他在信上夸口，說什么在“斯拉夫楊斯基商場”他一个月掙五十卢布，那为什么他汇給他們那么一点点錢？为什么他上这儿来，而且把家眷也带来？要是他死了，上哪儿去找錢来葬他？……尼古拉、奥尔迦、沙霞的样儿，看起来眞叫人心酸。

老头子嗽了嗽喉嚨，拿起帽子，找村长去了。天擦黑了。安契普·謝杰尔尼科夫正在炉子旁边焊什么东西，鼓起腮帮子；屋里滿是炭气。他的孩子們挺瘦，沒有洗臉洗手，不見得比契基尔杰叶夫家的小孩强多少，正在地板上爬着玩；他妻子是一个难看而凶悍的女人，大着肚子，正在繅絲。他們是一个穷苦的、不幸的家庭。只有安契普看上去还算結实、漂亮。有一張凳子上摆着五个茶炊，排成一行。老头子对巴丹堡① 念了禱告，然后說：

“安契普，大慈大悲，把茶炊还給我！看在基督的面上！”

“拿三卢布来，那你就可以取走。”

① 前面叙过，他是保加利亚公爵，他的相片貼在神像旁边；老头子原該对神像念禱告，不料忙忙乱乱地弄錯了。

"我拿不出来嘛。"

安契普鼓起腮帮子，火嗚嗚地响，吱吱地叫，亮光映在茶炊上。老头子揉搓着帽子，想了一想，說：

"把它还給我！"

黑皮肤的村长好像变得完全漆黑，活像一个魔法师；他扭过头来对着奧西普发話，吐字很快，声音很凶：

"这得由地方长官决定。到本月二十六日，你可以到行政会議去口头或者书面申訴你不滿的理由。"

奧西普一个字也沒听懂，可是也算滿意，回家去了。

过了十天光景，巡官又来了，待了一个钟头就坐上車走了。那些天，天冷而且有風；河老早就結冰了，可是雪仍旧沒下，人們因为道路泥濘都走得很累。在一个节日的前夜，有几个邻居到奧西普家里来坐着閑談。他們摸着黑說話，因为做工是有罪的，他們就沒点灯。消息倒有几个，不过听着都很不痛快。例如为了抵欠款，有两三家的母鸡被捉去送到乡政府，不料在那儿死掉了，因为沒有人喂它們；羊也給捉去，而且捆在一块儿运走，每过一个村子就换一回車子，其中有一只死掉了。那么現在就有一个問題要解答：这都該怪誰呢？

"該怪地方自治会！"奧西普說。"不怪它，还怪誰？"

"当然，該怪地方自治会。"

虽然誰也不知道地方自治会是什么东西，可是样样事情，什么欠款啦、欺压啦、歉收啦，都怪在地方自治会身上。这种情形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那时候有些富农自己开工厂、商店、客棧，做了地方自治会的委員，却始終不滿意地方自治会，便在自己的工厂和酒館里痛駡它。

他們談到上帝还不把雪送下来，談到該去砍柴了，可是結了

冰的道路上沒法走車子，也不能步行。原先，十五年到二十年以前，在茹科沃，大家談的話要有趣味得多。在那年月，看起来每个老人心里好像都藏着一份秘密，仿佛他知道什么，正在盼着什么似的。他們談加金色火漆印的圣旨，談土地的划分，談新土地，談財宝；总之，他們的話里有因。現在呢，茹科沃的人根本沒有什么秘密了；他們的全部生活就像都攤在手心上一样，大家看得明明白白；他們沒别的可談，只能談貧穷和粮秣，談天还不下雪……

大家沉靜了一陣。然后他們又想起母鸡和羊，又开始爭論該怪誰不对。

“該怪地方自治会！”奥西普垂头丧气地說。“不怪它，还怪誰呢？”

8

教区的教堂在六俄里以外的柯索果罗沃村上，农民們只有在不得不去的时候，例如受洗啊，結婚啊，下葬啊，才去一趟；他們做礼拜，通常是到河对面的教堂去。到了节日，遇上好天气，姑娘們就打扮起来，成群結伙地去做弥撒；她們穿着紅的、黄的、綠的衣服，走过草場，看上去很花稍。不过遇着坏天气，她們就都待在家里了。为了懺悔和領圣餐，她們总是到教区的教堂去。到复活节，神甫举着十字架走遍各个小屋，向每一个在大斋期間沒有能够領圣餐的人要十五戈比。

老头子不信上帝，因为他差不多从沒想到过上帝；他承认神仙鬼怪，可是他觉得这只可能跟女人有关系；人家在他面前談起宗教或者奇迹，向他提出关于这类事情的問題，他总是搔搔头皮，勉强地說：

“誰知道！”

老奶奶信上帝，可是她的信仰有点蒙蒙矓矓；在她的脑海里一切事情都混淆不清，她刚想起罪恶、死亡、灵魂的得救、貧穷和煩恼立刻就插进来，盘据她的脑海，她馬上忘了剛才在想什么。禱告詞一点也記不得，通常在傍晚躺下去睡覚以前，她总站在神像面前，小声說：

“喀山的圣母，斯摩棱斯克的圣母，三臂的圣母……”

瑪丽雅和菲奥克拉經常在胸前画十字，每年持斋，可是完全是应景儿。孩子都沒学过禱告，也沒人向他們讲起过上帝，傳授过訓誡；只是不准他們在斋期吃葷腥罢了。别的家庭也差不多，相信的人少，理解的人也少。同时大家又都喜欢《圣經》，温柔而敬仰的喜爱它；可是他們都沒有书，也沒有人念《圣經》，讲《圣經》；奥尔迦有时候对他們念《福音书》，他們就尊敬她，对她和沙霞都恭恭敬敬的称呼“您”。

遇到当地教堂的祭礼日和特别的礼拜，奥尔迦常常到邻村去，到县城去，县城里有两个修道院和二十七个教堂。她痴痴迷迷，一上了路就完全忘了家人，一直到回来的路上才会忽然想起自己有丈夫，有女儿，高兴起来，笑迷迷、喜洋洋地說：

“上帝賜福給我了！”

村子里的种种情形，她都看不上眼，覚着痛苦。到圣伊利亚节[1]，他們喝酒；到圣母升天节[2]，他們喝酒；到圣十字架节[3]，他們喝酒。圣母节[4]是茹科沃教区的祭礼日；逢到这个节期，农

---

① 基督教的节日，在七月二十日。

② 基督教的节日，在八月十五日。

③ 基督教的节日，在九月十四日。

④ 基督教的节日，在十月一日。

民們一連喝三天酒；他們喝光了村社公积金五十卢布，然后还要挨家斂錢拿来喝酒。头一天，契基尔杰叶夫家宰了一头公羊；早晨，中午，傍晚，連吃三頓羊肉；他們吃得很多，到晚上孩子們还要起来再找补一点。那三天里面，基里亚克喝得酩酊大醉；他把所有的东西，連帽子和靴子也在內，統統換酒喝了，而且死命地打瑪丽雅，打得她昏过去，一定要往她头上潑水，她才能醒过来。事后，大家都害臊，噁心。

然而，甚至在茹科沃，在这"奴才村"，每年也总有一回隆重的宗教盛典。那是在八月，他們抬着賜与生命的圣母从这村走到那村，走遍全县。到了茹科沃所盼望的这一天，正好沒風，天色阴沉。姑娘們一清早就穿上鮮艳华丽的衣服，出去迎接神像，将近傍晚才把它抬进村子来，排成严肃的行列，举着十字架，唱着歌，同时河对面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一大群本村和外村的人堵住街道，吵吵嚷嚷，尘土飞揚，挤成一团……老头子也好，老奶奶也好，基里亚克也好，大家都对神像伸出手去，热切地瞧着它，哭哭啼啼地叫道：

"給我們做主吧，母亲！給我們做主！"

大家好像忽然明白人間和天堂并不是两隔开的，明白有錢有势的人还沒有把一切都夺去，明白他們在遭受欺侮，遭受奴役，遭受沉重而难堪的貧穷，遭受可怕的伏特卡的禍害的时候，还有神在保佑他們。

"給我們做主吧，母亲！"瑪丽雅哭道，"母亲！"

可是礼拜做完，神像抬走了，一切就又恢复了老样子，飯鋪里又傳出来粗魯而醺醉的声音。

只有富裕的农民才怕死，他們越闊，就越不相信上帝和灵魂的得救，只因为害怕在人世的寿命会完結，才点蜡烛，做礼拜，以

防万一。穷的农民却不怕死。人家当着老头子和老奶奶的面說他們活得太久，到死的时候了，可是他們满不在乎。他們一点也沒顾忌地当着尼古拉的面对菲奥克拉說，等尼古拉死了，她丈夫杰尼斯就可以在軍队里退伍，回家来了。瑪丽雅呢，不但不怕死，反而惋惜死亡这么久还不来；她的小孩一死，她倒高兴。

他們不怕死，可是对于各种疾病，他們却过分地害怕。只要生一点点小毛病——腸胃不消化啦，着了点凉啦，老奶奶就在炉台上躺下，盖得严严的，不断地大声哀叫："我要死——啦！"老头子赶紧去請神甫，老奶奶就領神餐，受临終塗油礼。他們常常談到受凉、談到蛔虫、談到瘤子，說是瘤子在胃里移动，滚到心臟那儿去了。他們頂怕的是着凉，因此就是在夏天也穿厚衣服，躺在炉台上取暖。老奶奶喜欢看病，常坐上車子到医院去，到了那儿她老是說她自己是五十八岁，而不說七十岁；她以为医生如果知道她的眞岁数，就不肯給她看病，反而会說她該死了。她通常一清早就动身到医院去，随身带去两三个小姑娘，傍晚才回来，肚子挺餓，脾气挺坏，給自己带回来药水，給小姑娘带回来药膏。有一回她把尼古拉也带去，这以后他喝了两个星期的药水，說是覚得好一点了。

老奶奶认識周圍三十俄里以內所有的医生、助理医师、巫医，其中她一个也不中意。在圣母节那天，神甫举着十字架走遍各个小屋，教堂执事对她說：城里监獄附近住着一个小老头儿，做过助理軍医，医道很好，劝她去請他。老奶奶听了他的劝。等到头一場雪落下地，她就坐車进城，带回一个小老头子，长一把大鬍子，穿一件长上衣，是一个皈依正教的犹太人，臉上布滿又細又藍的血管的网。那当儿正好有些短工在小屋里工作；一个老裁縫戴着大得可怕的眼鏡，正在拿一块破破烂烂的布裁成块

肩，还有两个青年用羊毛在做毡靴；基里亚克因为喝酒而給革掉了差使，这时候住在家里，跟裁縫并排坐着，修理一个套包子，小屋里又挤又悶，臭烘烘的。皈依正教的犹太人診察了尼古拉，說是須得給病人放血。

他放上拔血罐去，老裁縫、基里亚克、小姑娘們站在一旁瞧着，他們觉着他們仿佛瞧見疾病从尼古拉身子里出来了。尼古拉也瞧着吸血的罐子怎样在他胸膛上漸漸充滿濃濃的血，觉得好像真有什么东西从他身子里出去似的，就滿意地微笑了。

“这挺好，”裁縫說。“求上帝保佑这于你有好处。”

那皈依正教的人放了十二罐血，然后又放十二罐，喝了茶，坐車走了。尼古拉开始打抖；他的臉瘦下去，依女人的說法，縮成一个小拳头了；他的手指头发青。他盖上一条被子和一件羊皮袄，可是觉着越来越冷。将近傍晚，他觉着很不好过，要求把自己放在地板上，請裁縫不要抽烟；然后他在羊皮袄下面安安靜靜地躺着；将近早晨，他死了。

9

啊，这个冬天多么苦，多么长啊！

到圣誕节，他們自己的面粉已經吃完，只好买面粉吃了。基里亚克現在住在家里，每到傍晚就吵鬧，弄得人人害怕，到了早晨又因为头痛和羞愧而难过；他那样子看上去很是可怜。饥餓的母牛的叫声一天到晚从畜栏那边傳来，叫得老奶奶和瑪丽雅的心都碎了。仿佛故意搗乱似的，天气始終非常冷，雪堆得很高，冬天拖延下去。到御告节①，来了一場真正的冬天大風雪。到复活节又下了一場雪。

不过，不管怎样，冬天毕竟过完了。到四月初，白昼变得温暖，夜晚仍旧寒冷；冬天还不肯退让，可是終于来了温暖的一天，打退了冬季，于是小河流水，百鳥齐鳴。河边的整个草場和灌木給春潮淹沒，茹科沃和对岸的高坡中間那一大块地方被一片汪洋大水占据，野鴨子在水面上这儿一群那儿一群地飞起飞落。每天傍晚，火紅的春霞和华美的云朵造成新的、不平凡的、离奇的景致，日后人們在画儿上看見那种彩色和那种云朵的时候簡直不会相信是眞的。

鶴飞得很快很快，发出哀伤的叫声，声音里好像有一种召喚的調子。奥尔迦站在斜坡的边上，长久的望着水淹的草場，瞧着阳光，眺望那明亮的、仿佛变得年輕的教堂；她流下眼泪，透不过气来，因为她恨不得快快走掉，随便到哪儿去，即使到天涯海角去也行。大家已經决定：让她重回莫斯科去当女僕，叫基里亚克也跟她一路去，謀个差使，做个看門人什么的。啊，快点走才好！

土地一干，天气一暖，他們就打点着动身了。奥尔迦和沙霞背上背着包袱，脚上穿着树皮鞋，天剛亮就走了。瑪丽雅也出来，送她們一程。基里亚克身体不舒服，只好再在家里待一个星期。奥尔迦最后一次瞧着教堂，在胸前画十字，念了一陣禱告；她想起自己的丈夫，可是沒哭，只是臉皺起来，变丑了，像老太婆一样。这一冬，她变得瘦多了，丑多了，头发也有点花白，臉上失去从前那种动人的風韵和愉快的微笑，現在只有她經历到的愁苦所留下的一种悲哀的、听天由命的神情了；她的目光有点迟鈍呆板，仿佛耳朵聾了似的。她舍不得离开这个村子和农民。她

① 基督教的节日，在三月二十五日。

想起他們怎样抬走尼古拉，在附近每一个小屋里怎样为他做安魂祭，大家怎样同情她的悲痛，陪着她哭。在夏天和冬天有过一些日子，这些人生活得仿佛比牲口还糟，跟他們在一块儿生活眞可怕；他們粗野、不老实、骯髒、酗醉；他們不和睦，老是吵嘴，因为他們不互相尊重，而是互相害怕和怀疑。誰开飯鋪，灌醉人民？农民。誰把村社、学校、教堂的公款浪費了，喝光了？农民。誰偸邻居的东西，放火燒房子，为一瓶伏特卡到法庭上去做假見証？誰在地方自治会和别的会議上第一个出头跟农民們作对？农民。不錯，跟他們一块儿生活是可怕的；不过話說回来，他們也是人，他們跟普通人一样的受苦，流泪，而且在他們的生活里沒有一件事找不出不得不然的理由。劳动是繁重的，使人一到夜晚就周身疼痛，再者冬季严寒，收获稀少，住处狹窄；任何帮助也得不到，也沒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寻求帮助。比他們有錢有势的人是不可能帮助人的，因为他們自己就粗野、不老实、酗醉，罵起人来照样难听。任何起碼的小官儿或者地主的管事都把农民当做叫花子，即使对村长和教会負責人讲話也只称呼“你”，自以为有权利这样做。此外，那些爱財的、貪心的、放蕩的、懶惰的人到村子里来，只是为了欺压农民、掠夺农民、吓唬农民罢了，那他們哪儿还談得上帮忙或者做出好榜样呢？奥尔迦想起冬天基里亚克被押去挨打的时候那两位老人的悲悲惨惨、忍气吞声的表情……现在，她可怜所有那些人，为他們难过；她一边走，一边老是回过头去瞧那些小屋。

送出三俄里以后，瑪丽雅告别，然后她跪下来，把臉凑到地面，痛哭起来：

“又丢下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啦，我这可怜的人啊，多么可怜，多么不幸啊……”

她照这样哀叫了很久；奥尔迦和沙霞很久很久还看見她跪在地上，用手抱着脑袋，一个劲儿地向两边叩头，白嘴鴉在她头頂上飞来飞去。

太阳升高了，天热起来。茹科沃远远的落在后面了。走路是暢快的；奥尔迦和沙霞不久就忘了村子，也忘了瑪丽雅；她們兴致很高，样样东西都引得她們快活。看啊，那边是古老的坟丘；那边是一长排电綫杆子，一根挨着一根，伸展到不知什么地方去，到了地平綫就不見了，电綫神秘地嗡嗡响；那边远处是农家，完全給一片蒼翠遮住，飄来一股潮气和大麻的香气；不知甚么緣故好像那儿住着一些幸福的人似的；那边有一匹皮包骨的瘦馬，在田野上成为孤零零的一个白点。百灵鳥不停地歌唱；鵪鶉互相呼应；秧鸡清脆地叫着，仿佛誰猛的丢出一个旧鉄环去似的。

中午，奥尔迦和沙霞走进一个大村子。那儿，在寬闊的街道上，她們遇見一个小老头子，就是茹科夫将軍家的厨子。他挺热，他那冒汗的、紅紅的禿頂在阳光里发亮。起初，他和奥尔迦彼此都沒认出来，后来他們正好同时看見对方，认出来了，却各走各的路，一句話也沒說。有一个草屋比别家显得新一点，闊气一点，奥尔迦就在它那敞开的窗前站住，鞠一躬，提高喉嚨，用尖細的、唱歌样的声調說：

“东方正敎的敎徒啊，看在基督的份上，多多賙济賙济吧，好让上帝保佑您，让您的爹娘在天国得到永久的安息……”

“东方正敎的敎徒啊，”沙霞唱起来，“看在基督的份上，賙济賙济吧，好让上帝保佑您，让您的爹娘在天国……”

1897年

套中人

有两个誤了时辰的猎人在米罗諾西茨果耶村的村郊，在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过夜。一个是兽医伊凡·伊凡內奇，一个是中学教师布尔金。伊凡·伊凡內奇姓一个相当古怪的双姓：契木沙—希瑪拉依斯基，这姓跟他一点也不相称；在全省中，大家只簡单地叫他的本名和父名伊凡·伊凡內奇。他住在城郊一个养馬場上，这回出来打猎是为了透一透新鮮空气。中学教师布尔金每年总是在П伯爵的家里消夏，对这一带地方早已熟极了。

他們沒睡觉。伊凡·伊凡內奇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头子，留着挺长的唇髭，这时候坐在門口，臉朝外，吸烟斗。月亮照在他身上。布尔金躺在房里的干草上，在黑暗里誰也看不見他。

他們正在閑聊天。除了别的話以外，他們还談到村长的老婆瑪芙拉，一个健康而且并不愚蠢的女人，說是她一輩子也沒走出过她家乡的村子，从沒有見过城市或者鉄路，近十年来一直守着炉子坐着，只有到了晚上才上街走一走。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布尔金說，"性情孤僻、像寄生蟹或者蝸牛那样极力縮进自己的硬壳里去的人，这世界上有不少呢。也許这是隔代遺傳的現象，重又退回从前人类祖先还不是群居的

动物而孤另另地住在自己洞穴里的时代的現象吧；要不然，也許这只不过是人的性格的一种变态——誰知道呢？我不是博物学家，这类問題不关我的事；我只不过要說明像瑪芙拉那样的人并不是稀有的現象罢了。是啊，不必往远里說，就拿一个姓别里科夫的人来說好了，他是我的同事，希腊語教师，大約两个月前才在我們城里去世。当然，您一定听說过他。他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即使在頂晴朗的天气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总是用套子包好，表也总是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包好；遇到他拿出小折刀来削鉛笔，就連那小折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臉也好像蒙着一个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竪起的衣領里面。他戴黑眼鏡，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上耳朵眼；他一坐上馬車，总要叫馬車夫支起車篷来。总之，在这人身上可以看出一种經常的、难忍难熬的心意，总想用一层壳把自己包起来，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絕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現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老是鬧得他六神不安。也許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現实的憎恶辯护吧，他老是歌頌过去，歌頌那些从沒存在过的东西；实际上他所教的古代語言，对他来說，也就是雨鞋和雨伞，使他借此躲避了現实生活。

“‘啊，希腊語多么响亮，多么美！’他說，現出甜蜜蜜的表情；他仿佛要証明这句話似的，眯起眼睛，举起手指头，念道：‘Anthropos！①’

“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紙上的文章，其中写着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覚得一清二楚。看到有个告示禁止中学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到街上去，

① 希腊語：人。

或者看到一篇文章否定性爱，他就覺着又清楚又明白：这种事是禁止的，这就行了。他覺着在官方的批准或者默許里面，老是包藏着使人起疑的成分，包藏着隐隐約約、还沒說透的成分。每逢經当局批准，城里成立了一个戏剧小組，或者閱覽室，或者茶館，他总要摇摇头，低声說：

“‘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鬧出什么乱子来啊。’

“凡是違背法令、脫离常軌、不合規矩的事，虽然看来跟他毫不相干，却惹得他悶悶不乐。要是他的一个同事参加祈禱式去迟了，或者要是他听到流言，說是中学生頑皮鬧事，再不然要是有人看見一个女教师傍晚陪着軍官玩得很迟，他总是心慌意乱，一个劲儿地說：千万别鬧出什么乱子来啊。在教务会議上，他那种愼重、他那种多疑、他那种純粹套子式的論調，簡直压得我們透不出气，他說什么不管男子中学里也好，女子中学里也好，青年人都不安分，教室里吵吵鬧鬧——唉，只求这种事别傳到当局的耳朵里去才好，千万别鬧出什么乱子来啊；他认为如果把二年級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級的叶果罗夫开除，那倒很好。您猜怎么着，他凭他那种唉声叹气、他那种垂头丧气、他那蒼白的小臉上的黑眼鏡（您要知道，那張小臉活像黃鼠狼的臉），降服了我們，我們只好让步，减少彼得罗夫和叶果罗夫的品行分数，把他們禁閉起来，到后来把他俩开除了事。他有一种古怪的习慣：常来我們的宿舍訪問。他去拜望一位教师，总是坐下来，就此一声不响，仿佛在調查什么事似的。他照这样一言不发地坐上一两个钟头，就走了。他管这个叫做‘跟同事們保持良好关系’。显然，这类拜訪，这样呆坐，在他是很难受的；他所以来看我們，只不过因为他自以为这是对同事們应尽的責任罢了。我們教师們都怕

他。就連校长也怕他。信不信由您，我們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很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謝德林的教育，可是这个老穿着雨鞋、拿着雨伞的小人物，却把整个中学轄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轄制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他轄制呢！我們这儿的太太們到星期六不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被他听見；有他在，教士們到了斋期就不敢吃葷，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过去十年到十五年間，我們全城的人变得什么都怕。他們不敢大声說話，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賙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

伊凡·伊凡內奇想說点什么，嗽了嗽喉嚨，可是他先点燃烟斗，瞧了瞧月亮，然后才一板一眼地讲起来：

“是啊，有思想的正派人，旣讀过屠格涅夫，又讀过謝德林，还讀过勃克尔[1]等等，可是他們仍旧会低声下气，容忍这种事……的确有这样的事情。”

“别里科夫跟我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布尔金接着說，“同住在一层楼上，他的房門对着我的房門。我們常常見面，我知道他在家里怎样生活。也还是那一套：睡衣啦、睡帽啦、百叶窗啦、門扣啦，各式各样的禁条和忌諱，还有：‘啊，千万别鬧出什么乱子来啊！’大斋的飲食有害处，可是吃葷又不行，因为人家也許会說别里科夫不持斋；他就吃用牛油炸的鱸魚——这东西固然不是大斋的吃食，可也不能說是斋期禁忌的菜。他不用女僕，因为怕人家說他坏話，于是雇了个六十岁的老头子做厨子，名叫阿法納西，这人傻头傻脑，爱喝酒，从前做过勤务兵，好歹也会燒一点菜。这个阿法納西經常站在門口，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老是长

---

① 勃克尔(1821—1862年)，英国历史学家。

叹一声，嘟囔那么一句話：

"'眼下啊，像他們那样的人可真是多得不行！'

"别里科夫的臥室挺小，活像一口箱子；床上挂着帳子。他一上床睡觉，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房里又热又悶，風推着关紧的門，炉子里嗡嗡地叫，厨房里傳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

"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他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阿法納西来杀他，深怕小賊溜进来；然后他就通宵做恶梦，到早晨我們一块儿到学校去的时候，他沒精打采，臉色蒼白；他所去的那个挤滿了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滿心的害怕和憎恶；跟我并排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說，显然也是苦事。

"'我們的課堂里吵得很凶，'他說，仿佛要找一个理由說明他的愁悶似的，'吵得不像話。'

"您猜怎么着，这个希腊語教师，这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差点結了婚。"

伊凡·伊凡內奇很快地回头瞟一眼堆房，說：

"您开玩笑！"

"眞的，尽管說起来古怪，可是他的确差点結了婚。有一个新的史地教师，一个原籍烏克兰、名叫米哈依尔·沙維奇·柯瓦連科的人，派到我們学校里来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带着他妹妹瓦連卡一路来的。他是个高高的、皮肤发黑的青年，手挺大，从他的臉相就看得出来他說話是用低音，果然他的声調像是从桶子里发出来的一样：'彭，彭，彭！'……她呢，已經不算年輕，年紀有三十岁上下了，可是她长得也高，身材匀称，黑眉毛，紅臉蛋——一句話，她不是姑娘，而是蜜餞水果，活潑极了，談笑風生；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歌，老是笑。她动不动就发出响亮的笑

声：'哈哈哈！'我記得我們初次眞正认識柯瓦連科兄妹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在那些死板板的、装模作样的、沉悶的、甚至把赴命名日宴会也看做应公差的教师中間，我們忽然看見一个新的艾芙柔黛特① 从浪花里钻出来；她两手扠着腰，走来走去，笑啊唱的，跳跳蹦蹦……她带着感情唱《風在吹》，然后又唱一支烏克兰的歌，随后又一支；她把我們，連别里科夫也在內，都迷住了。他挨着她坐下，露出甜甜蜜蜜的笑容，說：

"'小俄罗斯語言的柔和跟清脆叫人联想到古希腊語言。'

"这句話她听着受用，她就开始热情而委婉地对他讲起他們在夏嘉契斯基县有一个庄园，她的媽就住在庄园上，那儿有那么好的梨，那么好的甜瓜，那么好的卡巴克②！烏克兰人管南瓜叫做卡巴克，管酒館叫做希諾克，他們用番椒和茄子熬我們的那种濃湯：'可好吃了，可好吃了，簡直好吃得要命！'

"我們听啊听的，忽然大家都生出了同样的想法。

"'要是把他們配成夫妇，那倒不錯，'校长太太悄悄对我說。

"不知什么緣故，我們大家想起来：原来我們的朋友别里科夫还沒結婚；現在我們才覺着奇怪：不知怎么，他生活里这样一件大事，我們以前竟一直沒有理会，完全忽略了。他对女人一般采取什么态度呢？这种終身大事的要紧問題他怎样替他自己解决的？这以前我們一点也沒有关心这件事；也許我們甚至不允許自己想到：一个不問什么天气总是穿着雨鞋、睡覚总要挂上帳子的人，也会热爱甚么人吧。

"'他已經四十多岁了；她呢，也三十了……'校长太太說明

---

① 希腊的爱和美的女神，相当于罗馬的維納絲；她在海里誕生，从浪花里钻出来。

② 俄語：酒館（Кабак）。

她的想法，'我看她肯嫁給他的。'

"在我們內地，由于閑得无聊的緣故，什么事沒做出来过！多少不必要的蠢事啊！这是因为必要的事大家却根本不做。是啊，比方說，这个別里科夫，既然大家甚至不能想像他是一个可以結婚的人，那我們何必忽然要給他做媒呢？校长太太啦、訓育主任的太太啦、我們中学里的所有太太們，都活潑起来，甚至变得好看多了，仿佛忽然发現了生活目标似的。校长太太在戏院里訂下一个包廂；嘿，瞧啊！瓦連卡坐在她的包廂里面，搧着扇子，滿臉放光，高高兴兴；她旁边坐着別里科夫，身材矮小、背脊拱起，看上去好像剛用一把鉗子把他从家里夹来的一样。我开晚会，太太們就要我一定邀請別里科夫和瓦連卡。总之，机器开动了。看来瓦連卡也并不反对出嫁。她在她哥哥那儿生活得不大快活；他們只会成天价吵啊罵的。比方說，有过这样一个場面：柯瓦連科順了大街大踏步走着，他是又高又壮的大汉，穿一件綉花衬衫，一綹头发从帽子底下鉆出来搭拉在他的額头上，一只手拿着一捆书，一只手拿着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他身后跟着他妹妹，也拿着书。

"'可是你啊，米哈依里克①，这本书絕沒看过！'她大声爭辯說，'我告訴你，我敢賭咒：你压根儿沒看过！'

"'我跟你說我看过嘛！'柯瓦連科大叫一声，把手杖在人行道上頓得直响。

"'唉，我的天，米哈依里克！你为什么发脾气？要知道，我們談的是原則問題啊。'

"'我跟你說我看过嘛！'柯瓦連科嚷道，声音更响了。

---

① 她哥哥米哈依尔的爱称。

“在家里，要是有外人在座，他們也会争吵。她一定过够了这种生活，盼望着有自己的家了。况且，也該想到她的年紀，現在已經沒有工夫来挑啊拣的了，跟什么人結婚都行，即使是希腊文教师也将就了。附带还要說一句：我們的小姐們大多数都不管跟誰結婚，只要能嫁出去就算。不管怎样吧，总之，瓦連卡对我們的別里科夫开始表現明显的好感了。

“别里科夫呢？他也常去拜望柯瓦連科了，就跟他常来拜望我們一样。他去了就坐下，一声不响。他沉靜地坐着，瓦連卡对他唱《風在吹》，或者用她那黑眼睛呆呆地瞧着他，再不就忽然揚声大笑：

“‘哈哈哈！’

“在恋爱方面，特别是在婚姻方面，慫恿总会起很大作用。人人——他的同事和同事的太太們——开始向別里科夫游說：他应当結婚了，他的生活沒有别的缺憾，只差結婚了；我們大家向他道喜，做出一本正經的臉色說了各种俗套，例如，‘婚姻是終身大事’。况且，瓦連卡长得不坏，招人喜欢；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产；尤其要紧的是她是第一个待他誠恳而亲热的女人。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眞該結婚了。”

“哦，到了这一步，您就应該拿掉他的雨鞋和雨伞了，”伊凡·伊凡內奇說。

“您只要一想就明白：这是办不到的。他把瓦連卡的照片放在自己桌子上，不断地来找我，談瓦連卡，談家庭生活，談婚姻是終身大事，常到柯瓦連科家去，可是他一点也沒改变生活方式。剛好相反，結婚的决定对他起了像疾病一样的影响。他变得更瘦更白，好像越发縮进他的套子里去了。

“‘瓦尔瓦拉·沙維希娜我是喜欢的，’他对我說，露出淡淡

的苦笑，'我也知道人人应当結婚，可是……您知道，这件事发生得这么奇突……总得細細想一想才成。'

"'有什么可想的？'我对他說，'一結婚，就万事大吉了。'

"'不成，婚姻是終身大事；人先得估量一下将来的义务和責任……免得日后鬧出什么乱子。这件事弄得我煩死了，現在我通宵睡不着觉。老实說，我害怕：她和她哥哥有一种古怪的思想方法；您知道，他們对事情的看法有点古怪；她的性子又很野。結婚倒不要紧，說不定就要惹出麻煩来了。'

"他沒求婚，一个勁儿地拖延，弄得校长太太和我們所有的太太都煩恼极了；他时时刻刻在估量将来的义务和責任，同时他又差不多天天跟瓦連卡出去散步，也許他认为这是在他这种情形下照理該做的事吧。他常来看我，为的是談家庭生活。要不是因为忽然鬧出一場 Kolossalische Scandal①，他临了多半会求婚，因而促成一桩不必要的、愚蠢的婚事的：在我們这儿，由于閑得无聊，沒事情做，照那样結了婚的，正有千千万万的先例呢。

"应該說明一下：瓦連卡的哥哥柯瓦連科从认識別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痛恨他，受不了他。

"'我不懂，'他常对我們說，聳一聳肩膀，'我不懂你們怎么能够跟那个爱进谗言的家伙，那副叫人噁心的嘴臉处得下去。唉！諸位先生，你們怎么能在这儿生活下去啊！你們这儿的空气悶死人，不干不净！难道你們能算是导师，教員嗎？你們是小官僚；你們这地方算不得学府，只能算是教人安分守己的衙門，而且有巡警局里那股腐臭的气味。不行，諸位老兄，我在你們这

---

① 德語：大笑話。

儿再住一陣，就要回到我的农庄上去，捉捉龙虾，教教烏克兰的小孩子念书了。我是要走的，你們呢，尽可以跟你們的犹大在这儿住下去，叫他遭了瘟才好！'

"要不然他就哈哈大笑，流出眼泪来，那笑声时而宏亮，时而尖細。他摊开双手，問我：

"'他干么上这儿来坐着？他要干什么？他坐在那儿发呆。'

"他甚至給别里科夫起了一个外号叫'蜘蛛'。当然，关于他妹妹打算跟'蜘蛛'結婚的事，我們对他絕口不談。有一回校长太太向他暗示說要是他妹妹跟别里科夫这么一个稳重的、为大家所尊敬的人結婚，那倒是一件好事；他却皺起眉头，嘟噥道：

"'这不干我的事；只要她乐意，就是跟大蟒結婚也由她。我才不干涉别人的事呢。'

"現在，您听一听后来发生的事吧。有个促狭鬼画了一張漫画，画着别里科夫打了雨伞，穿了雨鞋，卷起褲腿，正在走路，臂弯里挽着瓦連卡；下面綴着一个題名：'恋爱中的 anthropos'。您知道，那神态画得像极了。那位画家一定画了不止一夜，因为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教师們、神学校的教师們、衙門里的官儿，每人都接到一份。别里科夫也接到一份。这幅漫画弄得他难堪极了。

"我們一块儿走出了宿舍；那天正好是五月一日，星期日，我們全体学生和教师事先約定在学校里会齐，然后一块儿步行到城郊的一个小林子里旅行。我們动身了，他臉色发青，比烏云还要阴沉。

"'天下有多么歹毒的坏人！'他說，他的嘴唇发抖了。

"我甚至可怜他了。我們走啊走的，忽然間，您猜怎么着，柯瓦連科騎着自行車来了，在他身后，瓦連卡也騎着自行車来了，

脹紅了臉，筋疲力尽，可是快活，兴高采烈。

"'我們先走一步啦！'她嚷道，'多可爱的天气！多可爱，可爱得要命！'

"他俩走远，不見了。別里科夫臉色从发青变成发白，好像呆住了。他站住，瞧着我……

"'請問，这是怎么回事？'他問。'或者，也許我的眼睛騙了我嗎？难道中学教师和小姐騎自行車还成体統嗎？'

"'这有什么不成体統的？'我問。'让他們尽管騎自行車，快快活活玩一陣好了。'

"'可是这怎么行？'他叫起来，看見我平心靜气，觉得奇怪，'您在說什么呀？'

"他心里乱得很，不肯再往前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心不定的搓手，打哆嗦；从他的臉色看得出来他病了，还沒到放学的时候，他就走了，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呢。他沒吃午飯。虽然門外已經完全是夏天天气，可是将近傍晚，他却穿得暖暖和和的，到柯瓦連科家里去了。瓦連卡不在家；他只碰到她哥哥在家。

"'請坐，'柯瓦連科冷冷地說，皺起眉头。他的臉上带着睡意；飯后他打了个盹儿，剛剛醒来，心緒很坏。

"別里科夫沉默地坐了十分钟光景，然后开口了：

"'我上您这儿来，是为要了却我的一桩心事。我煩惱得很，煩惱得很。有个不怀好意的家伙画了一張荒唐的漫画，画的是我和另一个跟您和我都有密切关系的人。我认为我有責任向您保証我跟这事沒一点关系……我沒有做出什么事来該得到这样的譏誚——剛好相反，我的举动素来在各方面都称得起是正人君子。'

"柯瓦連科坐在那儿生悶气，一句話也不說。别里科夫等了一会儿，然后压低喉嚨，用悲凉的声調接着說：

"'另外我还有件事情要跟您談一談。我已經教书多年了，您最近才开始；既然我是一个比您年紀大的同事，我就认为我有責任給您进一个忠告。您騎自行車，这种消遣对青年的教育工作者来說是絕对不合宜的。'

"'怎么見得？'柯瓦連科用低音問。

"'难道这还用解釋嗎，米哈依尔·沙維奇，难道这不是理所当然嗎？如果教师騎自行車，那还能希望学生做出什么好事来？他們所能做的就只有倒过来，用脑袋走路了！既然政府还沒有发出通告，允許做这种事，那就做不得。昨天我吓坏了！我一看見您的妹妹，眼前就变得一片漆黑。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姑娘，却騎自行車——这太可怕了！'

"'您到底要怎么样？'

"'我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忠告您，米哈依尔·沙維奇。您是青年人，您前途远大，您的举动得十分十分小心才成；您却这么馬馬虎虎，唉，多么馬馬虎虎！您穿着綉花衬衫出門，經常拿着书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現在呢，又騎什么自行車。校长会听說您和您妹妹騎自行車的，然后，这事又会傳到督学的耳朵里……这还会有好下場嗎？'

"'讲到我妹妹和我騎自行車，这不干别人的事！'柯瓦連科說，脹紅了臉，'誰要来管我的家事和私事，我就叫誰滾他的蛋！'

"别里科夫臉色蒼白，站起来。

"'要是您用这种口吻跟我讲話，那我就不能再讲下去了，'他說，'我請求您在我面前談到上司的时候不要这样說話。您对当局应当尊敬才对。'

“‘难道我說了当局什么不好的話嗎？’柯瓦連科問，生气地瞧着他，‘請您躲开我。我是正大光明的人，不願意跟您这样的先生讲話。我不喜欢那些背地里进谗言的小人。’

“别里科夫心慌意乱，匆匆忙忙地穿大衣，臉上带着恐怖的神情。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听到这么不客气的話。

“‘随您怎么說，都由您，’他一面走出門道，到楼梯口去，一面說，‘只是我得跟您預先声明一下：說不定有人偷听了我們的話；为了避免我們的談話被人家誤解，避免鬧出什么乱子起見，我得把我們的談話內容报告校长先生……把大意說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

“‘报告？去，报告去吧！’

“柯瓦連科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領，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連同他的雨鞋一齐乒乒乓乓地滚下楼去了。楼梯又高又陡，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了摸鼻子，看他的眼鏡碎了沒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巧瓦連卡回来了，还带着两位太太；她們站在楼下，怔住了，这在别里科夫却比任什么事情都可怕。看样子，他情願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願意成为取笑的对象。是啊，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听說这件事；还会傳到校长耳朵里，傳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千万别鬧出什么乱子来啊！人家又会画一張漫画，到头来会弄得他奉命退休吧……

“等到他站起来，瓦連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臉相、他那揉皺的大衣、他那雨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揚声大笑，响得整个房子都可以听見：

“‘哈哈哈！’

“这一串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就此結束了一切：結束了婚事，結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間生活。他沒听見瓦連卡說什么話；他

什么也沒看見。一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从桌子上撤去瓦連卡的照片；然后他躺下，从此再也沒有起床。

“大約三天以后，阿法納西来找我，問我要不要去請医生，因为他的主人不大对头。我走到他屋里去看别里科夫。他躺在帳子里，盖着被子，一声不响；不管問他什么話，他总是回答一声‘是’或者‘不’，别的話却沒有。他躺在那儿；阿法納西呢，滿臉愁容，皺着眉头，在他旁边走来走去，深深地叹气，可是像酒館一样冒出伏特卡的气味。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們都去送葬——那就是說，两个中学校和神学校的人都去了。这时候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温和、愉快、甚至高兴，仿佛暗自庆幸終于装进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似的。是啊，他的理想实現了！老天爷也仿佛在对他表示敬意，他出殯的时候天色阴沉，下着雨；我們大家都穿着雨鞋，打着雨伞。瓦連卡也去送葬；等到棺材下了墓穴，她哭了一陣。我发現烏克兰的女人总是不笑就哭，对她們来說不哭不笑的心情是沒有的。

“老实說，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很快活的事。我們从墓园回来的时候，露出忧郁謙虛的臉相；誰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們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們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完全的自由的时候，都經历过。啊，自由啊，自由！只要有一点点自由的影子，只要有可以享受自由的一綫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难道这不是实在的嗎？

“我們高高兴地从墓园回来。可是一个星期还沒过完，生活又跟先前一样流着，跟先前一样的严峻、无聊、杂乱了——这样的生活固然沒有奉到明令禁止，不过也沒有得到充分的許可啊。

局面并沒有好一点。实在，虽然我們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許許多多，将来也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呢！"

"事情就是这样的，"伊凡·伊凡內奇說，点上了他的烟斗。

"那样的人，将来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布尔金又說一遍。

这个中学教师从堆房里走出来。他是一个矮胖的男子，头頂全禿了，留着一把黑鬍子，差不多齐到腰上；有两条狗跟他一块儿走出来。

"多好的月色，多好的月色！"他抬头看，說道。

这会儿已經是午夜了。向右边瞧，可以看見整个村子，一条长街远远地伸出去，大約有五俄里长。一切都沉在深沉而靜寂的睡乡里；沒有一点动靜，沒有一点声音，人甚至不能相信大自然能够这么靜。在月夜看着寬闊的村街和村里的茅屋、草堆、睡熟的楊柳，心里就会变得恬靜；这时候村子給夜色包得严严紧紧，躲开了劳苦、煩恼、忧愁，安心休息，显得那么温和、凄凉、美丽，看上去仿佛星星在亲切而温柔地瞧着它，大地上不再有恶事，一切都挺好似的。左边，村子到了尽头，便是田野；可以看見田野远远地一直伸展到天边。在这一大片浸透月光的曠野上也是沒有动靜，沒有声音。

"事情就是这样的，"伊凡·伊凡內奇又說一遍，"我們住在城里，空气恶浊，十分拥挤，写些无聊的文章，玩'文特'——这一切岂不就是套子嗎？至于在懶汉、搬弄是非的人、无所事事的蠢女人中間消磨我們的一生、自己說而且听人家說各式各样的廢話——这岂不也是套子嗎？嗯，要是您乐意，那我就給您讲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

"不，現在也該睡了，"布尔金說，"留到明天再讲吧。"

他們走进堆房，在干草上睡下来。他俩盖好被子，刚要昏昏睡去，忽然听見輕輕的脚步声——吧嗒，吧嗒……有人在离堆房不远的地方走着，走了一会儿站住了，过一分钟又是吧嗒，吧嗒……狗汪汪地叫起来。

“这是瑪芙拉在走，”布尔金說。

脚步声漸漸听不見了。

“你看着人們做假，听着人們說假話，”伊凡·伊凡內奇翻了个身說，“人們却因为你容忍他們的虛伪而罵你傻瓜。你忍受侮辱和委屈，不敢公开說你跟正直和自由的人站在一边，你自己也做假，还微微地笑，你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飯吃，得到一个溫暖的角落，做个一錢不值的小官儿罢了。不成，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啦！”

“算了吧，您扯到別的題目上去了，伊凡·伊凡尼奇，”教师說，“睡吧！”

过了大約十分钟，布尔金睡着了。可是伊凡·伊凡內奇不住地翻身，叹气；后来他起来，又走出去，坐在門边，面朝外，点上烟斗。

1898年

醋　栗

从大清早起，整个天空就布满了雨云；那天沒風，不热，可是使人煩悶，遇到灰色的阴天日子，烏云挂在乡野的上空，久久不动，看样子会下雨，却又不下，那就会碰到这样的天气。兽医伊凡·伊凡內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已經走累了，依他們看来田野好像沒有尽头似的。向前望去，远远的隐約可以看見米罗諾西茨果耶村的風車，右边是一排高崗，伸展出去，越过村子，到远方才消失。他俩都知道这排高崗是河岸，那儿有草場、綠油油的柳树、庄园，要是站在一个高崗的頂上望出去，就可以看見同样辽闊的田野，看見电綫，看見远处一列像是毛毛虫在爬的火車，遇到晴朗天气在那儿甚至看得見城市。如今，遇到这沒風的天气，大自然显得那么温和，正在沉思；伊凡·伊凡內奇和布尔金对这片曠野生出滿腔热爱，两人都心想：这个国家多么广大、多么美丽啊。

"上回我們在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布尔金說，"您打算跟我讲一个故事来着。"

"对了，那时候我本来想跟您讲一讲我弟弟的事。"

伊凡·伊凡內奇深深叹一口气，点上烟斗，預备开口讲他的故事，可是正巧这当儿下雨了。过了大約五分钟，雨下大了。雨

絲布滿天空，誰也說不清什么时候雨才会停。伊凡·伊凡內奇和布尔金站住，拿不定主意；狗已經淋湿，站在那儿用后腿夹着尾巴，带着温柔的神情瞧他們。

“我們得找个地方避雨才好，”布尔金說，“那就到阿列兴家去吧。离这儿挺近。”

“走吧。”

他們往斜下里拐过去，穿过已經收割的田，时而照直走，时而往右走，后来走到大道上了。不久出現了白楊和花园，后来出現了谷仓的紅房頂。河水发光；于是眼界豁然开朗，前面是一大片水，有一个磨坊和一个白色的浴室。这就是阿列兴所住的索菲諾村。

磨坊在工作，声音盖过了雨声；横壩在搖抖。有些淋湿的馬垂着头，站在大車旁边；人們披着麻袋走来走去。这儿潮湿、泥濘、不舒服；河水仿佛冰凉，不怀好意似的。伊凡·伊凡內奇和布尔金已經覚得周身潮湿、不干淨、不舒服，脚沾着烂泥而变得挺重；他們走过横壩，往地主的谷仓走去，都不說話，仿佛在互相鬧气似的。

有一个谷仓里篩谷机轰轰地响；門开着，滚滚的灰尘冒出来。阿列兴本人就站在門口，这是一个四十岁光景的男子，又高又胖，头发挺长，与其說像地主，倒不如說像教授或者画家。他穿一件白的、可是好久沒洗过的衬衫，拦腰系一根绳子，算是腰带，下身沒穿长褲，只穿一条衬褲，靴子上也沾着烂泥和麦秸。他的眼睛和鼻子扑滿灰粉，变得挺黑。他认出了伊凡·伊凡內奇和布尔金，显然很高兴。

“請到正房里去吧，两位先生，”他說，微微笑着，“我馬上就来，用不了一分钟。”

那所房子高大，有两层楼。阿列兴住在楼下的两个房間里，那儿有拱頂和小窗子，原先是由总管住的；屋里設备簡单，有黑面包、便宜的伏特卡、馬具的气味。楼上的正房他难得去，只有客人来了他才去一趟。伊凡·伊凡內奇和布尔金走进那所房子，有一个使女来迎接，那是个年輕女人，长得很美，他俩一下子都站住，互相瞧了一眼。

"你們再也想不出来我看見你們有多么高兴，两位先生，"阿列兴說，跟着他們一块儿走进前堂。"眞是想不到！彼拉盖雅，"他对那使女說，"給客人找几件衣服来换一换。順便，我也要换一换。只是我先得去洗个澡，因为我大概打春天起就沒洗过澡了。两位先生，你們願意到浴室里去嗎？他們也好趁这功夫在这儿打点一下。"

美丽的彼拉盖雅长得那么秀气，看上去又那么溫柔，她給他們送来毛巾和肥皂；阿列兴就陪着客人到浴室里去了。

"是啊，我很久沒洗过澡了，"他一面脫衣服一面說，"你們看，我的浴室挺好，这还是我父亲盖起来的，可是不知怎么，我总是沒工夫洗澡。"

他在台阶上坐下，用肥皂洗他的长头发和脖子，他四周的水就变成棕色了。

"对了，我看也是的……"伊凡·伊凡內奇意味深长地瞧着他的头，說。

"我很久沒洗过澡了……"阿列兴难为情地重說一遍，又用肥皂洗起来，他身旁的水就变成深藍色，跟墨水一样了。

伊凡·伊凡內奇走到外面去，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冒着雨游泳，掄开胳膊划水。他把水攪起波浪，弄得白色的百合在水浪上搖搖摆摆；他一直游到河当中，鉆进水里，过一分钟在另一个地

方钻出来，接着再往远里游去，老是钻进水里想摸到水底。"啊，我的天！……"他反复說着，游得痛快极了。"啊，我的天！……"他游到磨坊那儿，跟农民們談一陣，再游回来，平躺在水塘中央，仰起脸来承受雨水。布尔金和阿列兴已經穿好衣服，准备走了，可是他仍旧在游泳，钻水。

"啊，我的天！……"他說，"啊，求主怜恤我！……"

"您游得够啦！"布尔金对他嚷道。

他們回到房子里去。一直等到楼上的大客厅里点上灯，布尔金和伊凡·伊凡內奇穿好綢睡衣和軟拖鞋，在圈椅上坐下，阿列兴本人也洗好脸，梳好头，穿好新衣服，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显然很痛快地享受着干净、温暖、干衣服、輕便的鞋，一直等到俊俏的彼拉盖雅没一点声音地在地毯上走着，温柔地微笑，用盘子端来加了果酱的茶——一直到了这时候，伊凡·伊凡內奇才开口讲他的故事，而且仿佛不光是布尔金和阿列兴在听，就連藏在金边鏡框里、严厉而沉静地瞧着他們的那些老老少少的太太以及軍官也在听似的。

"我們一共弟兄两个，"他开口了，"我伊凡·伊凡內奇和我弟弟尼古拉·伊凡內奇；他比我大約小两岁。我学技术的行业，做了兽医；尼古拉从十九岁起就在税务署里当差。家父契木沙—喜瑪拉依斯基本来是少年兵①，可是后来他升上去，作了軍官，給我們留下一份小小的田产和世襲的貴族身份。他死后，那份小田产抵了債，可是，不管怎样，我們的童年是在乡下自由自在地度过去的。我們簡直跟农民的子女一样，一天到晚在田野上，在树林里，看馬，剝树皮，釣魚，等等……你們知道，只要人一辈

① 在十九世紀中叶的俄国，兵士的兒子从出生的那天起就編入軍籍，到相当年龄就入軍事学校受訓。

子釣过一次鱸魚，或者在秋天見过一次鶇鳥南飞，瞧着它們在明朗而凉快的日子里怎样成群飞过村庄，那他就再也不能做一个城里人，他会一直到死都苦苦地盼望自由。我弟弟在稅务署里老是惦記乡下。一年年过去了，他却一直坐在他那老位子上，老是抄写那些文件，老是想着一件事——怎样才能回到乡下去。他这种怀念漸漸凝成明确的渴望，化成梦想：只求找个靠河或者近湖的地方給自己买下一个小小的庄园才好。

"他是个溫和善良的人，我喜欢他；可是这种把自己关在私人的小庄园里活一輩子的願望，我却素来不同情。人們通常說：一个人只需要三俄尺的土地①。可是要知道，三俄尺是死尸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人需要的。現在还有人說：要是我們的知識分子喜欢土地，盼望有个庄园，那是好事。可是要知道，这种庄园跟三俄尺土地正好是半斤八两。退出城外，退出斗爭，退出的生活的喧嚣，隐居起来，藏在自己的庄园里——这算不得生活，这是自私自利，偷懶，这是一种修道主义，可又是不見成績的修道主义。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个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够尽情发揮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我弟弟尼古拉坐在他那办公室里，梦想将来怎样喝他自己的白菜湯，那种湯怎样弄得滿院子清香，他怎样在綠草地上吃飯，怎样在太阳底下睡觉，怎样一連好几个钟头坐在大門外的凳子上眺望田野和树林。农艺书和日历上所有那些农艺意見，成了他喜欢的东西，成了他心爱的精神食粮；他也喜欢看报，可是他光看报紙上的一种广告，某地有若干亩田地、連同一个草場、

① 墓穴的长度。

一个庄园、一条小溪、一个花园、一座磨坊、一个活水的池塘等一并出售。他脑子里就暗暗描出花园的幽徑、花朵、水果、白头翁、池塘里的鯽魚，总之，你們知道，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想像的图画因他看到的广告不同而有所不同，可是不知什么緣故，其中每一个画面都一定有醋栗树。他不能想像一个庄园，一个饒有詩意的安乐窩里会沒有醋栗树。

"'乡村生活自有它舒服的地方，'他常說，'在阳台上一坐，喝一喝茶，自已的小鴨子在池塘里泅水，各处一片清香，而且……而且醋栗成熟了。'

"他常画他的产业的草图，每一回他的草图上都离不了这几样东西——（甲）主人的正房，（乙）僕人的下房，（丙）菜园，（丁）醋栗树。他生活节儉，省吃省喝，上帝才知道他穿的是什么衣服，活像叫花子，可是不断地攢錢，存在銀行里。他变得貪財极了。我一瞧見他就痛心，常給他点錢，遇到过节也总要送他点什么，可是他連这也收藏起来。一个人要是抱定了宗旨，那你就拿他沒法办了。

"許多年过去了，他調到别的省里去了。他年紀也已經过四十岁，却仍旧看报上的广告，存錢。后来我听說他結婚了。他仍旧存心要买一个有醋栗树的庄园，就娶了一个又老又丑的寡妇，其实对她一点感情也談不上，只因为她有錢罢了。跟她結婚以后，他生活仍旧吝嗇，老是弄得她吃不飽；同时，他把她的錢存在銀行里，却写上他自己的名字。早先她嫁給一个邮政局长，跟他一块儿过活的时候，吃慣餡餅，喝慣果子酒，可是跟第二个丈夫一块儿过日子，却連黑面包也吃不够；过着这样的生活，她开始憔悴，而且不出三年就把灵魂交給上帝了①。当然，我弟弟从沒

① 意思是"死了"。

动过一分钟脑筋想到她的死要由他負責。錢跟伏特卡一样，会把人变成怪物。从前我們城里有个垂危的商人。他临死时叫人給他端来一碟蜜，把他所有的錢鈔和彩票就着蜜一古脑儿吃到肚子里，让誰也得不着。有一回我正在一个火車站檢查牲口，正巧有个馬販子摔到火車头底下，压断了一条腿。我們把他抬到候車室里，血汩汩地流，样子眞是可怕，可是他老是求大家找回他的腿，老是着急；原来那条压断的腿所穿的靴子里有二十卢布，他深怕那点錢丢了。”

“您岔到别的事情上了，”布尔金說。

“我的弟媳死后，”伊凡·伊凡內奇沉吟了半分钟，接着說，“我弟弟就开始給他自己物色一份田产。当然，尽管物色了五年，到头来仍旧会出錯，买下来的东西会跟自己所想望的迥然不同。我弟弟尼古拉托中人买成一个抵押过的庄园；有一百十二俄亩土地，有主人的正房，有僕人的下房，有花园，可是单单沒有果树园，沒有醋栗树，沒有池塘和小鴨子；河倒是有，可是河水的顏色跟咖啡一样，因为田产的一边是一个造磚厂，另一边是一个燒兽骨的工場①。可是我那个尼古拉·伊凡內奇倒也并不十分难过；他訂购二十株醋栗树，栽好，照乡紳的排場过起来了。

“去年我去探望他。我心想我要去看看那座庄园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弟弟在来信上管它叫做‘楚木巴罗克洛夫蕪园，又称希瑪拉依斯科耶’。我是在下午到达那个‘又称希瑪拉依斯科耶’的。天挺热。到处都是沟渠、圍墙、籬笆、栽成一行行的杉树，誰也不知道怎样走才能走到院子里去，誰也不知道应該把馬拴在哪儿。我向房子走去，迎面遇見一条紅毛肥狗，活像一条猪。它想叫一声；可又懶得叫。厨娘从厨房里走出来，是一个光脚的胖女人，

① 燒兽骨是为了制胶。

看样子也像一条猪。她說主人吃过飯后正在休息。我走进去看我弟弟。他在床上坐着，膝上盖一条被子；他老了，胖了，皮肉发松；他的腺頰、鼻子、嘴唇，全都突出来，看样子好像他要跟猪那样咕咕叫着钻进被子里去似的。

"我們互相摟抱，流泪，一半因为高兴，一半也因为凄凉地想到我們原先都年輕，現在两人却白发蒼蒼，快要入土了。他穿好衣服，領我出去看他的田庄。

"'怎么样，你在这儿过得好嗎？'我問。

"'哦，还不坏，謝謝上帝，我过得很好。'

"他不再是往日那个畏畏縮縮的、可怜的小职員，而是眞正的地主，老爷了。他已經在这儿住熟，习惯，而且覚得很有味道了。他吃得很多，常到浴室去洗澡，长得胖起来，已經跟村社和两个工厂打过官司，农民若不称呼他'老爷'，就老大地不高兴。他还带着老爷气派郑重其事地关心到他自己的灵魂的得救，就做起好事来，然而并不是簡簡单单地做，却是摆足了架子做的。然而那是什么样的好事啊！他用苏打和蓖麻子油給农民治各种病，到了他的命名日就在村子中央作一回謝恩式礼拜，然后摆出半桶伏特卡来請农民喝，自以为事情就該这么办。啊，那可怕的半桶伏特卡！今天，这位胖地主拉着农民們到地方长官那儿去控告他們放过牲口来踐踏他的庄稼，明天他为了紀念节庆，却請那些农民喝半桶伏特卡；他們喝酒，嚷着：'烏拉！'喝醉了的就跪在他的脚旁边。生活只要变得好一点，吃得飽，喝得足，閑着不做事，就会在俄罗斯人身上培养出頂頂驕横的自負。尼古拉·伊凡內奇当初在税务署里自己根本不敢有見解，現在說起話来却沒有一句不是眞理，而且总是用首相的口气发表这种眞理：'教育是必要的，但是对老百姓来說，还未免言之过早。''体罰照

理是有害的，可是遇到某些情形，这却是有益的，不可缺少的。'

"'我了解老百姓，我会应付他們，'他說，'老百姓都喜欢我。我只要动一动手指头，那我要他們干什么，他們就乖乖地干什么。'

"注意，这些話都是带着賢明而慈悲的笑容說出来的。他把'我們这些貴族''我以貴族的身分看来'反反复复說了二十遍；他分明已經不記得我們的祖父原是农民、父亲是兵了。就連我們的姓，契木沙一希瑪拉依斯基，实际上是个不相称的姓，他現在也觉着响亮、高貴、十分中意了。

"可是問題不在他，而在我自己了。我要跟你們讲一讲我在他那庄園上盘桓了短短几个钟头，我自己起了什么变化。傍晚，我們正在喝茶，厨娘端来滿滿一盘醋栗放在桌子上。这不是买来的，而是他自己家里种的，自从那些树栽下以后，这还是头一回收果子。尼古拉·伊凡內奇笑着，对那些醋栗默默地瞧了一分钟，眼睛里含着一泡眼泪；他兴奋得說不出話来。然后他拿起一顆醋栗送进嘴里，瞧着我，現出小孩子終于得到心爱的玩具时候那种得意的神情，說：

"'多好吃啊！'

"他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住地反复說道：

"'啊，眞好吃！你尝一尝吧！'

"那些醋栗又硬又酸，可是普希金說得好：'我們喜爱使人高兴的謊話，胜过喜爱許許多多的眞理。'① 我看見了一个幸福的人：他的心心念念的梦想显然已經实現，他的生活目标已經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已經到手，对他的命运和他自己都很滿意。

① 引自普希金的詩《英雄》，但引文不全，原文是"我們喜爱使人高兴的謊話，胜过喜爱許許多多卑微的眞理。"

不知什么缘故，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就不免带一点哀伤的感覚；这一回亲眼看到了幸福的人，我竟生出一种跟絕望相近的沉重感覚了。到晚上，我心头特别沉重。他們在我弟弟的臥室的隔壁房間里，为我搭好一張床；我听見他睡不着覚，老是爬下床来，走到那盘醋栗跟前，拿一顆吃一吃。我心想：实际上天下有多少滿足而幸福的人啊！这是一种多么强大的力量！你們看一看这种生活吧：强者驕横而懶惰，弱者无知而且跟牲畜那样生活着，处处都是叫人沒法相信的貧穷、拥挤、墮落、酔酒、假正經、虛伪……可是偏偏所有的屋子里也好，街上也好，却一味的心平气和，安安靜靜；一个城市的五万居民当中竟沒有一个人叫喊一声，也沒有一个人大声发泄一下他的憤慨。我們看見人們到市場上去买食物，白天吃飯，晚上睡覚，說廢話，結婚，衰老，好心好意送死人入墓；可是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那些隐在暗处什么地方正在进行着的人生慘事，我們却沒看見，也沒听見。处处都安靜而太平，提抗議的只有那些沒声音的統計表：若干人发了疯，若干桶的伏特卡喝光了，若干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这种局面显然是必要的；幸福的人所以会感到逍遙自在，显然只是因为那些不幸的人在不声不响地受苦，缺了这种沉默想要幸福就办不到。这是一种普遍的麻木病。每一个幸福而滿足的人的房門背后都应当站上一个人，拿一个小錘子不住地敲門，提醒他：天下还有不幸的人，不管他自己怎样幸福，可是生活早晚会向他露出爪子来，災难早晚会降临——疾病啦、貧穷啦、損失啦；到那时候誰也不会看見他，誰也不会听見他，就跟現在他看不見别人，听不見别人一样。可是拿小錘子的人却沒有，幸福的人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日常的小煩惱微微地激动他，就跟微風吹动白楊一样——眞是天下太平。”

“那天晚上我才明白：我也幸福而滿足，”伊凡·伊凡內奇接着說，站了起来，“我在吃飯和打猎的时候也开导过別人，說应該怎样生活，怎样信仰宗教，怎样駕御老百姓。我也常說学問是光明，教育是要紧的，可是对普通人来說，目前只要认得字，能写字，也就够了。我常說：自由是好东西；我們生活中不能沒有它，就跟不能沒有空气一样，不过我們得等待。对了，我常說那样的話，現在我却要問：‘为什么緣故要等？’”伊凡·伊凡內奇問，生气地瞧着布尔金，“我問你們：为什么要等？根据什么理由要等？人們就会告訴我說：什么事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各种思想都要漸漸地到一定的时期才能在生活里实現。可是这話是誰說的？有什么証据能够証明这話对？你們会引証說：人間万物自有規律，各种現象自有道理；可是如果我，一个有思想的活人，站在地上一道裂縫的面前，本来可以跳过去，或者在上面搭座桥走过去，却偏要等这条裂縫自动封口，或者等它让泥土填滿，难道这样的事还說得上什么規律，什么道理嗎？再說，为什么緣故要等呢？等到沒有了生活的力量才算嗎？可是人又非生活不可，而且也渴望生活！

“一清早，我从弟弟家里出来，走了；从此我在城里就待不下去了。城里的那种和平安靜悶得我不好受；我不敢看人家的窗子，因为这时候再也沒有比幸福的一家人团团圍住桌子喝茶的光景更使我难受的了。我已經老了，不适宜作斗爭了；我甚至不会憎恨了。我只能滿心地悲伤，生气，煩惱；一到晚上，我的脑子里就有种种的思想奔騰着，弄得脑袋发热，睡不着覚……唉，要是我年輕点就好了！”

伊凡·伊凡內奇激动得走来走去，反复地說：

“要是我年輕点就好了！”

他忽然走到阿列兴面前，先是握住他的一只手，后来又握住他的另一只手。

"巴威尔·康斯坦契內奇！"他用恳求的声調說，"不要心平气和，不要容您自己昏睡！趁您还年輕力壮，血气方剛，要永不疲倦地做好事情。幸福是沒有的，也不应当有；如果生活有意义，有目标，那意义和目标就絕不是我們自己的幸福，而是比这更偉大更合理的东西。做好事情吧！"

这些話，伊凡·伊凡內奇是带着可怜样的、恳求的笑臉說出来的，仿佛他私人求他一桩什么事似的。

然后这三个人在客厅里挑了三張圈椅各据一方的坐下来，沉默了。伊凡·伊凡內奇的故事既沒滿足布尔金，也沒滿足阿列兴。金边鏡框里的将軍們和太太們在昏光中显得像是活人，低下眼睛来瞧他們，他們听着那可怜的、吃醋栗的职員的故事覚得乏味得很。不知什么緣故他們很想談一談正人君子，談一談女人。在这客厅里样样东西，蒙着套子的枝形烛架啦、圈椅啦、脚底下的地毯啦，都在述說如今在鏡框里低下眼睛瞧他們的那些人，从前就在这房間里走动过，坐过，喝过茶，而他們現在就坐在这里，俊俏的彼拉盖雅正在沒一点声音地走来走去；这比一切故事都美妙得多了。

阿列兴困得要命；他一清早两点多钟就起床干活儿，現在他的眼皮粘在一起了，可是他深怕客人等他走后也許会讲出什么有趣的故事，就留連着沒走。他并沒細想伊凡·伊凡內奇剛才所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正确，反正他的客人沒談起麦子，也沒談起干草，也沒談起柏油，所談的都是跟他的生活沒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事，他不由得暗自高兴，盼望他們接着談下去才好……

"不过，現在該睡了，"布尔金說，站起来，"容我跟你們道一

声晚安。"

阿列兴道了晚安，走下楼回到自己的住处去；客人們仍旧待在楼上。他俩被人領到一个大房間里过夜；房間里安着两張旧的雕花木床，墙角有一个象牙的十字架。那两張凉快的大床由俊俏的彼拉盖雅鋪好了被褥，干淨的床单冒出好聞的香气。

伊凡·伊凡內奇一声不响地脫掉衣服，躺下。

"主，饒恕我們这些罪人吧！"他說，拉过被子来蒙上头。

他的烟斗放在桌子上，冒出一股濃烈的烟气；布尔金很久睡不着覚，不住地納悶，想不出这股难聞的气味是打哪儿来的。

雨点通宵抽打着窗上的玻璃。

1898年

姚尼奇

1

每逢到C省城来的人抱怨这儿的生活枯燥而单調，本城的居民仿佛要替自己辯护似的，就說正好相反，C城好得很，說这儿有图书館、戏院、俱乐部，常举行舞会；最后說，这儿还有些有風趣的、待客殷勤的、挺有趣味的家庭，尽可以跟他們来往。他們还提出屠尔金家来，說那一家人要算是頂有修养，頂有才气的了。

那一家人住在本城大街上自己的一所房子里，跟省长的官邸相离不远。伊凡·彼得罗維奇·屠尔金本人是一个胖胖的、漂亮的黑发男子，留着絡腮鬍子，常常为了慈善性的募捐举办业余公演，自己扮演老年的将軍，咳嗽的样儿挺可笑。他知道許多的掌故、謎語、諺語，喜欢开玩笑，說俏皮話，他臉上老是露出这么一种表情：誰也說不清他是在开玩笑呢，还是在正正經經。他的妻子薇拉·姚西沃芙娜是一个身材瘦弱、模样俊俏的夫人，戴着夹鼻眼鏡，常写长篇和中篇小說，喜欢拿那些小說当着客人朗誦。女儿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是一个年輕的姑娘，会彈鋼琴。总之，这一家人各有各的特别才能。屠尔金一家人好客，

而且带着眞誠的純朴，兴致勃勃地在客人面前显露各自的才能。他們那所高大的石头房子寬敞，夏天很凉快，一半的窗子面朝着一个树木蒼郁的老花园，到春天就有夜鶯在那儿歌唱。每逢家里来了客人，厨房里就响起叮叮当当的菜刀声，院子里散布一股煎洋葱的气味——这永远預告着一頓丰盛可口的晚餐馬上要开出来了。

当德米特里·姚尼奇·斯达尔采夫医生剛剛奉派来做地方医生，在离C城九俄里以外的嘉里日住下来的时候，也有人告訴他，說他既是有知識的人，那就非跟屠尔金家結交不可。冬天，有一天在大街上别人介紹他跟伊凡·彼得罗維奇相識；他們談到天气、戏劇、霍乱，随后伊凡·彼得罗維奇就邀他有空上自己家里来玩。到春天，有一天正逢节期，那是耶穌升天节①，斯达尔采夫看过病人以后，动身到城里去散散心，順便买点东西。他不慌不忙地走着去（他还沒置备馬車），一路上哼着歌：

在我还沒喝下生命之杯里的泪珠的时候……②

在城里，他吃过午飯，上公园逛一陣，后来忽然想起伊凡·彼得罗維奇的邀約，仿佛那念头自动来到他心头似的；他就决定到屠尔金家，去看看他們是些什么样的人。

"您老好哇？"伊凡·彼得罗維奇說，走到門外台阶上来接他。"看見这么一位气味相投的客人駕到，眞是高兴得很，高兴得很。請进。我要把您介紹給我的賢妻。薇罗琪卡③，我跟他說过，"他接着說，同时把医生介紹給他妻子——"我跟他說过，按照法律他可沒有理由老是坐在医院的家里；他应該把公余的时

① 基督教的节日，在复活节后的第四十日。

② 意思是"在我还不懂愁苦的时候……"

③ 薇拉的爱称。

間用在社交上才对。对不对，亲爱的？"

"請您坐在这儿吧，"薇拉·姚西沃芙娜說，叫她的客人坐在她身旁，"您满可以向我献献殷勤。我丈夫固然爱吃醋，他是奥賽罗①；不过我們可以做得很小心，叫他一点也看不出来。"

"嗨，小鸡子，你这寵坏了的女人！……"伊凡·彼得罗維奇温柔地喃喃道，他吻一吻她的額头。"您来得正是时候，"他又轉过身来对医生說，"我的賢妻写了一部偉乎其大的著作，今天她正打算高声念一遍呢。"

"好让②，"薇拉·姚西沃芙娜对丈夫說，"dites que l'on nous donne du thé③。"

斯达尔采夫由他們介紹，跟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一个十八岁的女郎，見了面；她长得很像母亲，也瘦弱，俊俏。她的表情仍旧孩子气，腰身柔軟而苗条；她那已經发育起来的处女胸脯，健康而美丽，叫人联想到春天，眞正的春天。然后他們喝茶，外加果酱、蜂蜜，还有甜食和很好的糕餅，那糕餅一送进嘴里就立时溶掉。等到黄昏来临，别的客人就漸漸来了，伊凡·彼得罗維奇用含着笑意的眼睛瞧着每一个客人，說：

"您老好哇？"

然后，大家都到客厅里坐下来，現出很严肃的神气；薇拉·姚西沃芙娜就朗誦她的长篇小說。她这样开头念："寒气重了……"窗子敞开着，从厨房飄来菜刀的叮当声和煎洋葱的气味……坐在柔軟的、深深的圈椅里，使人心平气和。在客厅的昏

---

① 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所著剧本《奥賽罗》中的男主人公；他疑妻不貞，杀死了她。

② 俄文伊凡等于法文的让。

③ 法語：叫人給我們拿茶来。

暗里，灯光好意地眯眼。眼前，在这种夏日的黄昏，談笑声从街头陣陣傳来，紫丁香的香气从院子里陣陣飄来，于是寒气濃重的情景和夕阳的冷光照着积雪的平原上独自赶路的行人的情景，就不容易捉摸出来了。薇拉·姚西沃芙娜念到一个年青美丽的伯爵小姐怎样在自已的村子里办学校，开医院，設立图书館，怎么爱上一个流浪的艺术家；她念着实生活里絕不会有的故事，不过听起来还是很受用，很舒服，仍旧使人心思生出美好宁靜的思想，簡直不想站起来……

"眞不賴……"伊凡·彼得罗維奇柔声說。

有一位客人，听啊听的，心思飞到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去了，用低到剛剛能听見的声音說：

"对了……眞的……"

一个钟头过去了，又一个钟头过去了。附近，在本城的公园里，有一个乐队在奏乐，歌咏队在唱歌。薇拉·姚西沃芙娜合上她的稿本，大家沉默五分钟，听着歌咏队合唱的《卢契娜》，那支歌道出了小說里所沒有的，实生活里所有的情趣。

"您把您的作品送到杂志上发表嗎？"斯达尔采夫問薇拉·姚西沃芙娜。

"不，"她回答。"我从来不拿出去发表。我写完，就藏在柜子里头。何必发表呢？"她解說道。"要知道，我們已經足可以維持生活了。"

不知因为什么緣故，人人叹一口气。

"現在，考契克①，你来彈个什么曲子吧，"伊凡·彼得罗維奇对女儿說。

---

① 叶卡捷丽娜的爱称。

鋼琴的蓋子掀开，乐譜放好，翻开。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坐下来，两只手按琴鍵，然后使足了气力又按，按了又按；她的肩膀和胸脯顫抖着。她一个劲儿地按同一个地方，仿佛她非把那几个琴鍵按进琴里面去決不罢休似的。客厅里滿是鏗鏘声，仿佛样样东西，地板啦、天花板啦、家具啦……都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声。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正在彈一段很难的曲子，那曲子所以有趣味就因为它难。它又长又单调；斯达尔采夫听着，幻想許多石块从高山上落下来，一个劲儿地往下落，他巴望着那些石块快点停住，别再落了才好。同时，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紧張地彈着，臉儿緋紅，劲头很大，精力飽滿，一綹头发披下来盖在她的額头，他看着很喜欢。他在嘉里日跟病人和农民一块儿过了一冬，現在坐在这客厅里，看着这年青的、文雅的、而且多半很純洁的人，听着这热鬧的、冗长的、可又高雅的乐声，这是多么愉快，多么新奇啊……

"嗯，考契克，你以前从沒彈得像今天这么好，"当女儿彈完，站起来的时候，伊凡·彼得罗維奇說，眼里含着一泡眼泪，"死吧，丹尼司；你再也写不出更好的东西来了。"①

大家圍攏她，向她道賀，表示惊奇，說他們有很久沒听到过这么好的音乐了；她默默地听着，微微地笑，周身显出了得意。

"妙极了！好极了！"

"好极了！"斯达尔采夫感染到大家的热情，說。"您是在哪儿学音乐的？"他問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是在音乐院嗎？"

"不，我正准备进音乐院，眼下我在家里跟薩甫洛芙斯卡雅太太学琴。"

---

① 这是极高的贊語，似是波乔木金公爵对偉大的俄罗斯剧作家馮維辛說的，那是在一八七二年喜剧《紈袴少年》初次公演以后。

"您在这儿的中学毕业啦?"

"哦,沒有!"薇拉·姚西沃芙娜替她回答,"我們在家里請了老师。在高等学校或者貴族女子中学里念书,您知道,說不定会受到坏影响。年輕的女孩子正当发育的时候是只应該受到母亲的影响的。"

"可是,我还是要进音乐院,"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說。

"不,考契克爱她的媽媽。考契克不肯伤她爹娘的心的。"

"不嘛,我要去!我要去!"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逗趣地說,撒嬌,頓脚。

吃晚飯时候,就輪到伊凡·彼得罗維奇来显才能了。他眼笑臉不笑地談掌故,說俏皮話,打滑稽謎語,自己又說出謎底来;他始終用一种他独有的奇特語言高談闊論,那种語言經长期的卖弄俏皮培养成功,明明早已变成习惯:什么"偉乎其大"啦,"眞不賴"啦,"一百二十万分的感謝"啦,等等。

可是这还沒完。等到客人酒醉飯飽,心滿意足,聚集在前厅,拿各人的大衣和手杖时,他們身旁就来了个听差巴甫魯沙,或者,按照这家人对他的称呼,就是巴瓦——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头发剪得短短的,胖臉蛋鼓起来。

"喂,巴瓦,表演一下!"伊凡·彼得罗維奇对他說。

巴瓦就拉开架式,揚起胳膊,用悲慘慘的声調說:"苦命的女人,死吧!"

大家哈哈大笑。

"眞有意思,"斯达尔采夫走到街上,想道。

他走进一个酒店,喝点啤酒,然后动身回家,往嘉里日走去。一路上,他边走边唱:

在我听来,你的声音那么嬌媚,那么懶散……①

走完九俄里路，上了床，他一点倦意也沒有，剛好相反，他覺得自己仿佛能够高高兴兴地再走二十俄里似的。

"眞不賴……"他想，笑着睡熟了。

2

斯达尔采夫老是打算上屠尔金家去玩，不过医院里的工作很繁重，他无論如何也抽不出空閑工夫来。就这样，有一年多的时間在辛劳和孤独中过去了。可是有一天，他接到城里来的一封信，套着淡藍的信封……

薇拉·姚西沃芙娜早已害偏头痛[2]，可是最近考契克天天吓唬她，說是她要进音乐院，那病就越发常犯了。全城的医生都給請到屠尔金家去过，最后就輪到了地方医生。薇拉·姚西沃芙娜写給他一封动人的信，信上求他快来解除她的痛苦。斯达尔采夫去了，而且从此以后常常，常常上屠尔金家去……他果然給薇拉·姚西沃芙娜尽了点力，她已經在对所有的客人說他是个不同凡响的、医道惊人的医生了。不过，現在他上屠尔金家去，却不是为了医她的偏头痛了……

那天正逢假日。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坐在鋼琴前彈完了她那冗长乏味的练习曲。随后他們在飯厅里坐了很久，喝茶，伊凡·彼得罗維奇讲了个逗笑的故事。后来，門鈴响了，伊凡·彼得罗維奇得上前厅去迎接客人；趁这一时的杂乱，斯达尔采夫极其激动的低声对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說：

---

① 这是普希金抒情詩《夜》中的一行，在譜成歌曲时作曲家已略加更动。原句不是这样，而是"在你听来，我的声音那么嬌嫩，那么懶散……"

② 偏头痛是一种神經性的头痛。

"我求求您，看在老天爷的面上，别折磨我，上花园里去吧！"

她耸耸肩头，仿佛觉得莫名其妙，不明白他要拿她怎么样似的；不过她还是站起来，去了。

"您一彈鋼琴就要彈上三四个钟头，"他跟在她的后面走着，說；"然后您陪您母亲坐着，簡直沒法跟您讲話。我求求您，至少給我一刻钟的工夫也好。"

秋天来了；古老的花园里宁静而忧郁；黑色的树叶盖在人行道上。天已經提早黑下来了。

"我有整整一个礼拜沒看見您，"斯达尔采夫接着說；"但願您知道那是多么苦就好了！請坐。請听我說。"

在花园里，他們有一个喜欢流連的地方：一棵枝叠叶盛的老楓树底下的一个长凳。这时候他們就在这长凳上坐下来。

"您有什么事？"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用办公事一样的口吻干巴巴地問。

"我有整整一个星期沒看見您了；我有这么久沒听見您的声音。我想念得好苦，我一心巴望着听听您說話的声音。那您就說吧。"

她那份嬌嫩，她那眼睛和臉頰的天眞神情，迷住了他。就是在她的装束上，他也看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嫵媚，由于朴素和天眞烂漫的風韵而动人。同时，尽管她天眞烂漫，在他看来，她却好像很聪明，很懂事，超过她目前的年龄了。他居然跟她談文学，談艺术，想到什么就跟她談什么；还居然对她发牢騷，抱怨生活，抱怨人們，不过，在这种严肃的談話的半中央，有时她会忽然沒来由地笑起来，或者跑回房里去。她跟这城里的差不多所有的女孩子一样，看过很多书（照例，C 城的人是不大看书的，本地图书館里的人說，要不是因为有这些女孩子和年青的犹太人，那图

书館尽可以关掉）。这使得斯达尔采夫无限的滿意；每回見面，他总要兴奋地問她最近几天看了什么书，等到她开口讲起来，他就听着，心里发迷。

“自从我上回跟您分别以后，这个礼拜里面您看过什么书？”他現在間，“說一說吧，我求求您了。”

“我一直在看皮謝姆斯基[①]写的书。”

“究竟是什么书呢？”

“《一千个农奴》，”考契克回答，“皮謝姆斯基的名字眞可笑，叫什么阿历克塞·菲奥菲拉克地奇！”

“您这是上哪儿去啊？”斯达尔采夫吓得叫起来，因为她猛的站起来，回房子里去了。“我得跟您好好談一談才行；我有話要說……哪怕再陪我坐上五分钟也行，我央求您了！”

她站住，好像要說句話，后来却忸怩地把一張字条塞在他手里，跑回房去，又坐到鋼琴那儿去了。

“請于今晚十一时，”斯达尔采夫念道，“赴墓园，于杰美契墓碑附近相会。”

“哼，这可一点也不高明，”他暗想，清醒过来，“为什么挑中了墓場？什么意思呢？”

这是明明白白的：考契克在开玩笑。說眞的，旣然城里有大街和本城的公园可以安排做相会的地方，那么誰会正正經經地想起来約人三更半夜地跑到离城那么远的墓园去相会？他身为地方医生，又是明情达理的稳重的人，却唉声叹气，接下字条，到墓园去徘徊，做出現在連中学生都会覚得可笑的傻事，岂不丢臉？这番恋爱会弄到什么下場呢？万一他的同事听到这种事，

---

① 皮謝姆斯基（1821—1881），俄国現实主义作家。

会怎么說呢？这些，是斯达尔采夫在俱乐部里繞着那些桌子走来走去，心中暗暗想着的，可是到十点半钟，他却忽然动身上墓园去了。

他已經买了一对馬，还雇了一个車夫，名叫潘捷列依蒙，穿一件絲絨的坎肩。月光照耀着。空中沒有一絲風，天气暖和，然而是秋天的那种暖和。城郊屠宰場旁边，有狗在叫。斯达尔采夫叫自己的車子停在城边一条巷子里，自己步行到墓園去。“各人有各人的怪脾气，”他想。“考契克也古怪，誰知道呢？說不定她不是在开玩笑，也許倒眞会来呢，”他把自己付托給这微弱空虛的希望，这使得他陶醉。

他在田野上走了半俄里路。远处，墓园現出了輪廓，漆黑的一长条，跟树林或大花园一样。白石头的圍墻露出来，大門也看得見了……借了月光可以认出大門上的字：“大限临头……”斯达尔采夫从小門走进去，头一眼看見的是寬闊的林蔭路两边的白十字架、墓碑以及它們和白楊的阴影。四外远远的地方，可以看見一团团黑东西和白东西，沉睡的树木垂下枝子来湊近白石头。仿佛这儿比田野上亮一点似的，楓树的树叶印在林蔭路的黄沙土上，印在墓前的石板上，輪廓分明，跟野兽的爪子一样；墓碑上刻的字清清楚楚。初一进来，斯达尔采夫对着这情景看呆了；这地方，他还是生平第一次来，这以后大概也不会再看見：这是另一个天地，月光柔和美妙，就跟躺在搖籃里睡熟了似的，在这个世界里沒有生命，无論什么样的生命都沒有，不过每棵漆黑的白楊、每个坟堆，都使人感到其中有一种神秘，它应許了宁靜、美丽、永恒的生活。石板、殘花、連同秋叶的清香都在傾吐着寬恕、忧郁、安宁。

四周一片肃靜。星星从天空俯視这深奥的温順。斯达尔采

夫的脚步声很响，这跟四周的气氛不相称。直到礼拜堂的钟声响起来，而且他想像自己死了，永远埋在这儿了，他这才感到仿佛有人在瞧他；一刹那間，他想到这不是什么安宁和恬靜，只不过是由空无所有而产生的不出声的愁悶和断了出路的絕望罢了……

杰美契墓碑的形状像一个小礼拜堂，頂上立着一个天使。从前有一个意大利歌剧团路过C城，团里有一个女歌手死了，就葬在这儿，造了这墓碑。本城的人誰也不記得她了，不过墓門上的灯反映着月光，仿佛灯里点着火似的。

这儿一个人也沒有。当然，誰会半夜上这儿来呢？可是斯达尔采夫等着。仿佛月光点燃他的热情似的，他热情地等着，暗自想像亲吻和拥抱的情景。他在墓碑旁边坐了半个钟头，然后在侧面的小徑上走来走去，手里拿着帽子，等着，想着这些坟堆里不知埋葬了多少妇人和女郎，她們原先一定美丽妩媚，滿腔热爱，每到深夜便給热情燃燒着，浸沉在温存撫爱里。說眞的，大自然母亲多么歹毒地耍弄人！想到这里，覚得多么委屈啊！斯达尔采夫这样暗想着，同时打算呐喊一声，說他需要爱情，說他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等着爱情。由他看来，在月光里发白的不再是一方方大理石，却是美丽的肉体；他看見树蔭里有些人影怕难为情地躲来躲去，感到她們身上的温暖；这种折磨叫人好难受……

仿佛垂下来一道幕似的，月亮走到云里面去，忽然間四周全黑了。斯达尔采夫好容易才找到門口（这时天色漆黑，而秋夜总是这么黑的）。后来他又走了一个半钟头光景才找到停車的巷子。

“我累了；我的脚都站不稳了，”他对潘捷列依蒙說。

他舒舒服服地在馬車上坐下，暗想：

“唉，我这身子眞不該发胖！”

3

第二天黄昏，他到屠尔金家里去求婚。不料时机不湊巧，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正在自己的房間里由一个理发匠为她理发。她正准备上俱乐部去參加跳舞晚会。

他只好又在飯厅里坐着，喝了很久的茶。伊凡·彼得罗維奇看出客人有心事，煩悶，就从自己的坎肩的衣袋里掏出一封可笑的信来，那是由管理田庄的一个德国人写来的，說是“在庄园上所有的鉄器已經毁灭，粘性自墙上掉下。”①

“他們大概会給一笔丰厚的嫁妆，”斯达尔采夫想，心不在焉地听着。

一夜沒睡好，他发覚自己老是发呆，仿佛有人給他喝了很多的催眠的甜东西似的；他心里昏昏沉沉，可是欢喜、热烈；同时脑子里有一块冰冷而沉重的什么东西在說：

“趁現在时机不迟，赶快罢手！难道她可以做你的对偶嗎？她嬌生慣养，撒嬌使性，天天睡到下午两点钟才起床；你呢，是教堂执事的儿子，地方医生……”

“那有什么关系？”他想，“我不在乎。”

“况且，要是你娶了她，”那块东西接着說，“那么她家的人会叫你丢掉自己的工作，住到城里来。”

“那有什么关系？”他想，“要住在城里就住在城里好了。他

① 意思是：“鉄門已經坏了，墙上的白粉已經脫落了。”

們会給一笔嫁資，我們可以挺好地成个家……"

最后，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走进来，穿着参加舞会的低領礼服，看上去又漂亮又利落；斯达尔采夫看得滿心爱慕，出了神，一句話也說不出来，光是瞧着她傻笑。

她告辞；他呢，現在沒有理由再在这儿待下去了，就站起来，說是他也該回家去了，病人在等着他。

"那也沒法留您了，"伊凡·彼得罗維奇說，"去吧，請您順便送考契克上俱乐部去。"

外面在下雨；天色很黑，他們只有凭着潘捷列依蒙的嘶啞的咳嗽声才猜得出来馬車在哪儿。車篷已經支起来了。

"我在地毯上头走，你在做假时候走，……"伊凡·彼得罗維奇一面搀他女儿坐上馬車，一面說。"他在做假时候走……走吧！再見！"

他們坐車走了。

"昨天我上墓园去了，"斯达尔采夫开口說。"您啊，好狠心，好刻薄……"

"您眞上墓园去了？"

"对了，我去了，等到差不多两点钟才走。我好苦啲……"

"您既不懂开玩笑，那就活該吃苦。"

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想到这么巧妙地捉弄了一个爱上她的男子，想到人家这么强烈的爱她，心里很滿意，就笑起来，可是忽然惊恐地大叫一声，因为这当儿馬車猛的轉弯走进俱乐部的大門，車身歪了一下。斯达尔采夫伸出胳膊去摟住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的腰；她吓慌了，就依偎着他；他呢，情不自禁，热烈地吻她的嘴唇和下巴，把她抱得更紧了。

"别鬧，"她干巴巴地說。

一分钟以后，她不在馬車里了；俱乐部的灯光輝煌的大門附近站着一个巡警，他用一种难听的口气对潘捷列依蒙嚷道：

“你停在这儿干什么，你这呆鳥？快把車赶走！”

斯达尔采夫坐車回家去，可是不久就又回来了。他穿一件别人的礼服，戴一个白色硬領，那領結不知怎的老是磨他的脖子，一味要从領口上滑开。在午夜时分，他坐在俱乐部的休息室里，迷恋地对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說：

“凡是沒有爱过的人，哪儿会懂得什么叫做爱！依我看来，至今还沒有人真实地描写过爱情；那种温柔的、欢乐的、痛苦的感情恐怕根本就沒法描写出来；凡是領略过那种感情的人，哪怕只領略过一回，也絕不会打算用語言把它表白出来。不过，何必讲許多开場白呢？何必讲許多好听的話呢？我的爱是无边无际的……我請求，我請求您，”斯达尔采夫終于說出口，“做我的妻子吧！”

“德米特里·姚尼奇，”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想了一想，現出很严肃的表情說，“德米特里·姚尼奇，承蒙不棄，我感激得很。我尊敬您，不过……”她站起来，立在那儿接着說，“不过原諒我，我不能做您的妻子。我們来严肃地談一談。德米特里·姚尼奇，您知道，我爱艺术胜过爱生活里的任什么东西，我爱音乐爱得发疯，我崇拜音乐，我已經把我的一生献給它了。我要做一个艺术家；我要名望，成功，自由；您呢，却要我在这城里住下去，一直过这种空洞无益的生活，这种生活我受不了。做太太——啊，不行，原諒我！人得朝一个崇高光輝的目标奋斗才成，婚姻生活会从此縛住我的手脚。德米特里·姚尼奇，”（她念到他的名字就微微一笑，这个名字使她想起了“阿历克塞·菲奥菲拉克地奇”。）——“德米特里·姚尼奇，您是聪明高尙的好

人；您比誰都好……”眼泪涌上她的眼眶，“我打心里感激您，不过……不过您得明白……”

她掉轉身去，走出休息室，免得自己哭起來。

斯达尔采夫的心停止了不安地悸跳。他走出俱乐部，到了街上，首先扯掉那硬領結，长吁一口气。他有点难为情，他的自尊心受了委屈（他沒料到会受到拒絕），他不能相信他的一切梦想、希望、渴念，竟会弄到这么一个荒唐的結局，簡直跟业余演出的什么小戏里的結局一样。他为自己的感情难过，为自己的热爱难过，眞是难过极了，好像恨不能痛哭一場，或者拿起洋伞來使勁敲一頓潘捷列依蒙的寬闊的背脊才好似的。

接連三天，他什么事也沒法做，他吃不下，睡不着；可是等到消息傳来，說是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已經上莫斯科去进音乐院了，他倒定下心来，照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

后来，他有时候想起以前怎样在墓园里漫步，怎样坐着馬車跑遍全城找一套礼服，他就懶洋洋地伸个懶腰，說：

“唉，惹出过多少麻煩！”

4

四年过去了。斯达尔采夫在城里的医疗业务已經很繁忙了。每天早晨他匆匆忙忙地在嘉里日給病人看病，然后坐車到城里給病人看病。这时候他的馬車已經不是由两匹馬，而是由三头系着小鈴鐺的馬拉着了。他要到夜間很迟才回家去。他已經长得又胖又圓，不大喜欢走路，因为他害喘息病了。潘捷列依蒙也长胖了。他的腰身越寬，他就越发悲凉地叹气，抱怨自己命苦：赶馬車！

斯达尔采夫常上各处人家去走动，会見很多的人，可是跟誰也不接近。城里人那种談話，那种人生观，甚至那种仪表，都惹得他不痛快。經驗漸漸敎会他：每逢他跟一个城里人打牌或者吃飯，那个人多半还算得上是一个心平气和的、好心好意的、甚至并不愚蠢的人，可是只要話題不是吃食，比方轉到政治或者科学方面来，那人一定会茫然不懂，或者讲出一套愚蠢恶毒的大道理来，弄得他只好摆一摆手，走掉了事。斯达尔采夫哪怕跟思想开通的城里人談起天来，比方談到人类，說是謝天謝地，人类总算在进步，往后总有一天可以取消护照和死刑了，那位城里人也会斜起眼来看他，狐疑地問道："那么这是說到那时候人就可以在大街上随意杀人啦？"遇着喝茶或者吃飯的时候，若是斯达尔采夫跟大家說到人必須工作，說到缺了劳动就不能生活，大家就会把那些話当做訓斥，生起气来，反唇相譏。虽然这样，可是那些城里人还是不做事，一点事也不做，对什么都不发生兴趣，因此簡直想不出能跟他們談什么事。斯达尔采夫就避免談話，只限于吃飯或玩"文特"；遇上誰家有喜庆的事請客，他被請去吃飯，他就一声不响地坐着吃，眼睛瞧着自己的碟子。筵席上大家讲的話，全都沒意思、不公道、荒唐；他覚得不痛快，气悶，可是一句話也不說。因为他老是保持阴郁的沉默，瞧着菜碟，他就在城里得了个綽号："架子大的波兰人"，其实他根本不是波兰人。

像戏剧或者音乐会一类的娱乐，他是全不参加的，不过他天天傍晚一定玩三个钟头的"文特"，倒也玩得津津有味。他还有一种娱乐，那是他不知不覚漸漸染成嗜好的：每到傍晚，他总要从衣袋里拿出看病賺来的鈔票細細地清点，那都是些黄的和綠的票子，有的带香水味，有的带香醋①味，有的带熏香②味，有的带魚油味，有时候所有的衣袋里都塞得滿滿的，約莫有七十个卢

布；等到湊滿好几百，他就拿到互相信用公司去存活期存款。

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走后，四年中間他只到屠尔金家里去过两次，都是經薇拉·姚西沃芙娜請去的，她仍旧在請人医治偏头痛。每年夏天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回来跟爹娘同住在一块儿，可是他沒跟她見过一回面；不知怎的，两回都錯过了。

不过現在，四年过去了。一个晴朗温暖的早晨，一封信送到医院里来。薇拉·姚西沃芙娜写信給德米特里·姚尼奇說，她很惦記他，請他一定去看她，解除她的痛苦，順便提到今天是她的生日。信后还附着一笔："我附和家母的邀請。——考。"

斯达尔采夫想了一想，到傍晚就上屠尔金家去了。

"您老好哇？"伊凡·彼得罗維奇迎接他，眼笑臉不笑，"彭茹尔杰。③"

薇拉·姚西沃芙娜老得多了，头发白了許多，跟斯达尔采夫握手，装模做样地叹气，說：

"您不高兴跟我献殷勤了，大夫。我們这儿您也不来了。我太老，配不上您了。不过現在有个年輕的来了，也許她运气会好一点也說不定。"

考契克呢？她瘦了，白了，可也更漂亮更苗条了；不过現在她是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不是考契克了；她失去旧日的生气和那种稚气的天眞烂熳。她的神情态度里有了点新的东西——慚愧的、拘謹的味儿，仿佛她在屠尔金家里是做客似的。

"过了多少夏天，多少冬天啊！"她說，向斯达尔采夫伸出手去。他看得出来她兴奋得心跳；她带着好奇心凝神瞧着他的臉，

---

① 一种化妆品，洗臉时和在臉水里用。

② 一种带香味的树脂，在举行宗教上的礼拜式时燒出烟来。

③ 把法語 Bonjour（您好）加上了俄語語法（Бонжурте），意在取笑。

接着説："您長得好胖！您晒黑了，男人气概更足了，不过大体看来，您还沒怎么大变。"

这时，他也觉得她动人，动人得很，不过她缺了点什么，再不然就是多了点什么——他自己也說不清究竟怎么回事，可是有一种什么东西作梗，使他生不出从前那种感觉来了。他不喜欢她那种蒼白的臉色、新有的神情、淡淡的笑容、說話的声音，过不久，就連她的衣服，她坐的那張安乐椅，他也不喜欢了；他回想过去几乎要娶她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他也不喜欢。他想起四年以前使得他激动的那种热爱、梦想、希望，他觉得难为情了。

他們喝茶，吃甜餡餅。然后薇拉·姚西沃芙娜大声朗誦一部小說；她念着生活里絕不会有的事；斯达尔采夫呢，听着，瞧着她的美丽的白发，等她念完。

"不会写小說，"他想，"不能算是蠢；写了小說而不藏起来，那才是蠢。"

"眞不賴，"伊凡·彼得罗維奇說。

然后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在鋼琴那儿彈了很久，声音嘈杂；等到她彈完，大家费了不少工夫向她道謝，称贊她。

"幸好我沒娶她，"斯达尔采夫想。

她瞧着他，明明希望他請她上花园里去，可是他却一声不响。

"我們来談談心，"她走到他面前，說。"您过得怎么样？您在做些什么事？境况怎么样？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您，"她兴奋的說。"我原本想写信給您，原本想亲自上嘉里日去看您。我已經下决心要动身了，可是后来变了卦，天知道現在您对我是什么看法。我今天多么兴奋地等着您来。不管怎样，上花园里去吧。"

他們走进花园，在那棵老楓树底下的长凳上坐下来，跟四年

前一样。天黑了。

"您过得怎么样?"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問。

"沒什么,馬馬虎虎,"斯达尔采夫回答。

他再也想不出别的話来。他們沉默了。

"我兴奋得很,"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說,用手蒙住臉。"不过您也别在意。我回到家来,那么快活,看見每一个人又那么高兴,我还沒有能够习慣。这么多的回忆!我覺得我們說不定会一口气談到天明呢。"

現在他挨近了看着她的臉、她那放光的眼睛;在这儿,在黑暗里,她比在房間里显得年青,就連她旧有那种孩子气的表情好像也回到她臉上来了。实在,她也的确带着天眞的好奇神气瞧他,仿佛要凑近一点,仔細看一看而且了解一下这个原先那么热烈那么温柔地爱她、却又那么不幸的男子似的;为了那种热爱,她的眼睛在向他道謝。他猛的想起以前那些事情,历历如在眼前:他怎样在墓园里走来走去,后来快到早晨怎样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他忽然感到悲哀,为往事惆悵了。他的心里开始点起一团火。

"您还記得那天傍晚我怎样送您上俱乐部去嗎?"他說,"那时候下着雨,天挺黑……"

他心头的热火不斷地燒起来;他要訴說,要痛罵生活……

"唉!"他叹道,"您問我过得怎么样。我們在这儿过的是什么生活喲?哼,簡直算不得生活。我們老了,我們胖了,我們衰了。白晝和夜晚,一天天地过去;生活悄悄地溜掉,沒一点光彩,沒一点印象,沒一点思想……白天,賺錢;傍晚,上俱乐部;那伙人全是牌迷、酒鬼、喉嚨发哑的家伙,我簡直受不了。这生活有哪一点可以說是好的地方呢?"

"可是您有工作，有生活的崇高目标啊。往常您总是满心热爱地談到您的医院。那时候我却是个怪女孩子，自以为是鋼琴圣手。其实，現在凡是年輕的小姐都彈鋼琴，我也跟别人一样的彈，我沒有甚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我那种彈鋼琴的本事就如同我母亲写小說的本事一样。当然，我那时候不了解您，不过后来在莫斯科，我却常常想到您。我只想念您一个人。做一个地方医生，帮助受苦的人，为民众服务，那是多么幸福，多么幸福啊！"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热烈地反复說着，"我在莫斯科想到您的时候，您在我心目中显得那么完美，那么崇高……"

斯达尔采夫想起晚上常常从衣袋里拿出鈔票来，津津有味地清点；他心里的那团火就灭了。

他站起来，要回房去。她挽住他的胳膊。

"您是我生平所认識的人当中最好的人，"她接着說，"我們該常常見面，談談心，对不对？答应我。我不是什么鋼琴家；我已經不夸大我自己；我不会再在您面前彈琴，或者談音乐了。"

他們回到房里，斯达尔采夫就着灯光瞧見她的脸，瞧見她那凝神細看的、悲哀的、感激的眼睛看着他，他覺得不安起来，又暗自想道：

"幸亏那时候我沒娶她。"

他告辞。

"按照法律您可沒有理由不吃晚飯就走，"伊凡·彼得罗維奇一面送他出門，一面說，"您这态度完全是垂直綫。喂，現在，表演一下！"他在前厅里对巴瓦說。

巴瓦不再是小孩子，而是留了上髭的青年了；他拉开架式，揚起胳膊，用悲慘慘的声調說：

"苦命的女人，死吧！"

这一切都惹得斯达尔采夫不痛快。他坐上馬車，瞧着从前为他所珍爱宝貴的黑暗的房子和花园，一下子想到了那一切情景——薇拉·姚西沃芙娜的小說、考契克的热閙的琴声、伊凡·彼得罗維奇的笑話、巴瓦的悲剧姿态，他心想：这城里的頂有才能的人倘且这样淺薄无聊，那么这座城还会有什么道理呢？

三天以后，巴瓦送来一封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写的信。她写道：

> 您不来看我們。为什么？我担心您别是对我們变了心吧。我担心，我一想到这个就害怕。您要叫我安心才好，来吧，告訴我說并沒出什么变化。
>
> 我得跟您談一談。——您的叶·屠。

他看完信，想一想，对巴瓦說：

“好孩子，你回去告訴她們，說今天我不能去，我很忙。就說过三天我再去。”

可是三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他始終沒有去。有一回他坐着車子凑巧路过屠尔金家，想起来他該进去坐一坐才对，可是想了一想……还是沒有进去。

从此，他再也沒上屠尔金家里去过。

5

又过了好几年。斯达尔采夫长得越发肥胖，滿身脂肪，呼吸发喘，脑袋往后仰了。每逢他肥肥胖胖、滿面紅光地坐上鈴声叮当、由三匹馬拉着的馬車出門，同时那个也是肥肥胖胖、滿面紅光的潘捷列依蒙挺直长滿了肉的后脑壳，坐上車夫座位，两条胳膊向前平伸，仿佛是木头做的一样，而且向过路的行人嚷着：“靠

右——右边走！"那真是一幅动人的图画；别人会觉得这坐車的不是人，却是一个異教的神①。在城里，他的生意忙得很，連歇气的功夫也沒有；他已經有一个田庄、两所城里的房子，正在找第三所合算的房子；每逢他在互相信用公司听說有一所房子正在出卖，他就不客气地走进那所房子，走遍各个房間，也不管那些沒穿好衣服的妇女和孩子惊愕張皇地瞧着他，用手杖戳遍各处的房門，說：

"这是书房？这是寝室？这是什么房間？"

他一面走着說着，一面喘吁吁地，擦掉額头上的汗珠。

他有許多事要办，可是仍旧不放棄地方医官职务；他貪錢，恨不得这儿那儿都跑到才好。在嘉里日也好，在城里也好，人家已經簡单地称呼他"姚尼奇"："这个姚尼奇要上哪儿去？"或者，"要不要請姚尼奇来会診？"

大概因为他的喉嚨那儿疊着好儿层肥油吧，他的声調变了，他的語声又細又尖。他的性情也变了；他变得又凶又暴。他給病人看病，总是发脾气；他急躁地用手杖敲地板，用他那种不入耳的声音嚷道：

"請您光是回答我問的話！别說廢話！"

他单身一个人。他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他对什么事也不发生兴趣。

他在嘉里日前后所住的那些年間，只有对考契克的愛情算是他唯一的快活事，恐怕也要算是最后一回的快活事。到傍晚，他总上俱乐部去玩"文特"，然后独自坐在一張大桌子旁边，吃晚飯。伊凡，服务員当中年紀頂大也頂有規矩的一个，伺候他，給

① 指木雕的偶像。

他送去“第十七号拉菲特”酒；俱乐部里每一个人，干事也好，厨师也好，服务員也好，都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就想尽方法极力迎合他，深怕他忽然大发脾气，拿起手杖来敲地板。

他吃晚飯的时候，偶尔回轉身去，在别人的談話当中插嘴：

“你們在說什么？啊？誰？”

遇到邻桌有人提到屠尔金家，他就問：

“你們說的是哪个屠尔金家？你們是說有个女儿会彈乐器的那个屠尔金家嗎？”

关于他，可以述說的，都說完了。

屠尔金家呢？伊凡·彼得罗維奇沒有变老，一丁点儿都沒变，仍旧爱說俏皮話，讲掌故。薇拉·姚西沃芙娜也仍旧兴致勃勃地朗誦她的小說給客人听，念得动人而朴实。考契克呢，天天彈鋼琴，一連彈四个钟头。她一目了然地老起来，常生小病，年年秋天跟母亲一块儿上克里米亚去。伊凡·彼得罗維奇送她們上車站，車一开，他就擦眼泪，嚷道：

“再会罗！”

他摇摇他的手絹。

1898年

出　診

教授接到李亚里科夫工厂打来的一封电报，請他赶快就去。从那封文理不通的长电报上，人只能看懂这一点：有个李亚里科娃太太，大概就是工厂的厂主，她的女儿生病了；此外的話就看不懂了。教授自己沒有去，打发主任医师柯罗辽夫替他去了。

他得坐火車到离莫斯科两站路的地方，然后出車站坐馬車走大約四俄里。有一辆三匹馬拉着的馬車已經奉命在車站等柯罗辽夫了；車夫戴着一頂帽子，帽子上插一根孔雀毛；他对医生所問的一切話都照軍人那样高声回答："不，老爷！""是，老爷！"那是星期六的黃昏，太阳正在落下去。工人从工厂出来，成群結伙地上火車站去；他們見到柯罗辽夫坐着的馬車就鞠躬。黃昏、庄园、两旁的别墅、樺树、四周的恬靜气氛，使柯罗辽夫看得入迷，这时候田野、树林、太阳，好像正在跟眼前那些消磨假日前夜的工人一块儿准备着休息，也許还准备着禱告呢……

他是生在莫斯科，而且在那儿长大成人的；他从沒見过乡村，素来对工厂不感覚兴趣，也从沒到工厂里去过。不过他偶尔也看过讲到工厂的文章，还到厂主家里拜訪过，跟厂主談过天。他每逢看見远处或近处有一家工厂，总是暗想从外面来看那是多么安靜，多么和平；至于里面，做厂主的必定是彻头彻尾的愚

昧，昏天黑地的自私，工人做着枯燥无味、损害健康的苦工，大家吵嘴，灌酒，昆虫到处爬来爬去。現在那些工人正在战战兢兢、恭恭敬敬地給四輪馬車让路，他在他們的臉上、便帽上、步法上，看出他們渾身骯髒，带着醉意，心浮气躁，精神恍惚。

他的車子走进了工厂大門。他看見两边是工人的小房子，看見許多女人的臉，看見門廊上晾着被子和衬衫。"小心馬車！"車夫嚷道，却并不勒住馬。那是个大院子，地上沒有青草。院子里有五座大厂房，彼此相离不很远，各有一根大烟囱；此外还有堆棧和木棚，样样东西上都积着一层灰白的粉末，像是灰尘。这儿那儿，就跟沙漠里的綠洲似的，有些可怜相的小花园，和管理人員所住的房子的紅色或綠色房頂。車夫忽然勒住馬，馬車就在一所新近上过灰色油漆的房子前面停住了；这儿有一个小花園，种着紫丁香，花丛上积满尘土；黃色的門廊上有一股濃重的油漆味。

"請进，大夫，"好几个女人的語声在过道里和前厅里說，同时傳来了叹息和低語的声音。"請进，我們盼了您好久了……眞是煩恼。請您往这边走。"

李亚里科娃太太是一个挺胖的、上了岁数的太太，穿一件黑綢衣服，袖子样式挺时髦，不过从她的面容看来，她是个普通的、沒受过教育的女人。她心神不宁地瞧着大夫，不敢对他伸出手去；她沒有那份勇气。她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头发剪短，戴着夹鼻眼鏡，穿一件花花綠綠的短上衣，長得清瘦，年紀已經不算輕了。女僕称呼她赫莉斯契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柯罗辽夫猜想这人是家庭教师。大概她是这家人里頂有学問的人物，所以受到囑托来迎接和招待这位大夫吧，因为她馬上急急忙忙地述說得病的原因，讲了許多瑣碎而惹人討厌的細节，可是偏偏沒說出

来是誰在害病，害的是甚么病。

医师和家庭教师坐着談話，女主人站在門口一动也不动，等着。柯罗辽夫从談話里知道病人是李亚里科娃太太的独生女和继承人，一个二十岁的女郎，名叫丽莎。她害病很久了，請过好些个医生，从昨天黄昏起到今天早晨止心跳得厉害，弄得一家人全沒睡觉，担心她别是要死了。

“我們这位小姐，可以說，从小就有点虛弱，”赫莉斯契娜·德米特里耶芙娜用嬌滴滴的声音說，屡次用手擦嘴唇，“医生說她神經有毛病；她小时候害过瘰癧病，医生把那病悶到她心里去了，所以我想毛病也許就出在这儿了。”

他們去看病人。病人已經完全是个成人了，身材又高又大，可是长得跟母亲一样难看，眼睛也一样的小，臉的下半部分却寬得不相称。她躺在那儿，头发蓬松，被子一直盖到下巴上。柯罗辽夫第一眼看上去，得了这么一个印象：她好像是一个身世悲慘的穷人，多亏别人慈悲，才在这儿住下来，有个安身之处。他不能相信这人就是五座大厂房的继承人。

“我来看您，”柯罗辽夫开口說，“我是来給您治病的。您好。”

他說出自己的姓名，跟她握手；那是一只难看的、冰凉的大手。她坐起来，明明早已习惯让医生看病了，裸露着肩膀和胸脯一点也不在乎，听凭医生給她听診。

“我心跳，”她說，“通宵跳得厉害极了……我差点吓死！請您給点什么药吃吧。”

“好的！好的！您放心吧。”

柯罗辽夫診查过后，聳一聳肩膀。

“心臟挺好，”他說，“一切都正常；一切都沒有毛病。一定是

您的神經有点不对头，不过那也是十分平常的事。而且現在得认为，就是神經上的毛病也已經过去了，您躺下来睡一觉就行了。”

这当儿一盞灯送进寢室里来。病人看見灯光就眯細眼睛，忽然用手捧着头，嗚咽起来。于是难看的穷人的印象忽然消散，柯罗辽夫也不再留意那对小眼睛或者下半个臉的不雅观的扩展了。他看見一种柔和的痛苦表情，这表情是那么委婉动人，在他看来她周身显得勻称、嬌气、朴素了，他不由得想要安慰她，不过不是用药，也不是用医生的忠告，而是用亲切簡单的話。她母亲摟住她的头，让她貼紧自己的身子。老太太的臉上現出多么着急，多么伤心的神情啊！她，做母亲的，撫养她，把她养大成人，一点不怕花錢，把全部生活都用在她身上，叫她学会法語、跳舞、音乐，为她請过十来个老师，請过頂好的医生，还請一个家庭教师住在家里。現在呢，她弄不明白她女儿的眼泪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她这么愁苦；她不懂，她惶恐，她臉上現出慚愧、不安、灰心的表情，仿佛忽略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有一件什么事还沒做好，有一个甚么人还沒請来，不过究竟那人是誰，她却不知道了。

“丽桑卡[①]，你又哭了……又哭了，”她說，把女儿摟在怀里，“我的心肝，我的宝貝，我的乖孩子，告訴我，你怎么了？可怜可怜我，告訴我吧。”

两个人都哀哀地哭了。柯罗辽夫在床边坐下，拿起丽莎的手。

“得了，犯得上这么哭嗎？”他亲切地說，“真的，这世界上任甚么事都値不得这么掉眼泪。算了，别哭了，这沒用处……”

---

① 丽莎的爱称。

同时他心里暗想：

"她到了該結婚的时候了……"

"我們工厂里的医生給她溴化鉀吃，"家庭教师說，"可是我发覺她吃下去更糟。依我看来，眞要是治心臟，那一定得是药水……我忘記那药水的名字了……君影草滴剂吧，对不对？"

随后她又詳詳細細解釋一番。她打断医生的話，妨碍他讲話；她脸色紧張得很，仿佛认为自已既是全家当中頂有学問的人，那就一定得跟医生連綿不断地談下去，而且不能談别的题目，只能談医药。

柯罗辽夫覚得厌煩了。

"我覚得这病沒有甚么大关系，"他走出臥房，对那位母亲說，"既然您的女儿由厂医在看病，那就让他看下去好了。这以前他下的药都是对的，我看用不着換医生。何必換呢？这是普普通通的小病，沒甚么大不了的……"

他从容地讲着，一面戴手套，可是李亚里科娃太太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用泪汪汪的眼睛瞧着他。

"現在离十点钟那班火車只差半个钟头了，"他說，"我希望我不要誤了車才好。"

"您不能在我們这儿住下嗎？"她問，眼泪又順着她的脸頰流下来了，"我不好意思麻煩您，不过求您行行好……看在上帝面上，"她接着低声說，朝門口看一眼，"在我們这儿住一夜吧！她是我的命根子……独生女……昨天晚上她把我吓坏了，我都沉不住气了……看在上帝面上，您别走了！……"

他本来想对她說他在莫斯科还有許多工作要做，說他家里的人正在等他回去，他覚着在陌生人家里毫无必要地消磨一个黄昏再过一个通宵是一件苦事，可是他看了看她的脸，就叹一口

气，一言不发地脫掉他的手套了。

为了他，客厅和餐室里的灯和蜡烛全点亮了。他在鋼琴前面坐下来，翻一会儿乐譜，然后他瞧墙上的画片，瞧画像。那些画片是油画，用金边框子鑲着，画的是克里米亚的風景，浪潮澎湃的海上浮着一条小兵船，一个天主教的修士拿着一个酒杯，那些画儿全干巴巴，四平八稳，沒有才气……画像上也沒有一張美丽的、順眼的臉，尽是些高顴骨和惊訝的眼睛。丽莎的父亲李亚里科夫前額很低，臉上带着揚揚得意的表情；他的制服跟口袋似的扣在他那魁偉呆笨的身子上面；他胸前戴着一个勛章和一个紅十字章。房間里缺乏文雅的迹象，奢华的布置也是偶然湊成，并不是精心安排的，一点也不舒适，就跟那套制服一样。地板亮得照眼，枝形吊灯架也刺眼，不知甚么緣故他想起一段故事，讲的是一个商人，就是去洗澡的时候，脖子上也套着一个勛章……

从前厅傳来交头接耳的語声；有人在輕声地打鼾。忽然，房子外面傳来金屬相碰的、刺耳的、不連貫的声音，那是柯罗辽夫以前从沒听到过的，現在他也不懂那是甚么声音；这响声在他的灵魂里挑起奇特的、不愉快的反应。

"看样子，这儿沒有一样东西能够吸引我在这儿住下去……"他想，又去翻乐譜了。

"大夫，請来吃飯！"家庭教师低声招呼他。

他去吃晚飯。飯桌很大，上面摆着許許多多凉菜和酒瓶，可是吃晚飯的只有两个人：他和赫莉斯契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她喝紅葡萄酒，吃得很快，一面戴起夹鼻眼鏡瞧他，一面說話：

"这儿的工人对我們很滿意。每年冬天我們工厂里总要演戏，由工人自己演。他們常听到有幻灯片配合的讲演，他們有挺好的茶室；看样子，他們眞是要甚么有甚么。他們对我們很忠

心，听說丽桑卡病重了，就为她做祈禱。虽然他們沒受过教育，倒是些有感情的人呢。”

“你們这家里彷佛沒有一个男人，”柯罗辽夫說。

“一个也沒有。彼得·尼卡諾雷奇已經在一年半以前去世，剩下来的只有我們这些女人了。因此，这儿一共只有我們三个人。夏天，我們住在这儿；冬天呢，我們住在莫斯科或者波梁卡。我在她們这儿已經住了十一年。跟自家人一样了。”

晚飯有鱘魚、鸡肉丸子、糖煮水果，酒呢，全是名貴的法国葡萄酒。

“請您别客气，大夫，”赫莉斯契娜·德米特里耶芙娜說，吃着，攥着拳头擦嘴。看得出来，她覺得这儿的生活滿意极了。“請再吃一点。”

飯后，医生被人領到为他准备好床鋪的房間里去了。可是他还沒有睡意。房間里悶得很，而且有油漆的气味；他就披上大衣，出去了。

外面天气凉爽，天空已經現出微微的曙光，那五座竖着高烟囱的大厂房、木棚、貨棧在潮湿的空气里清楚的显出了輪廓。由于假日到了，工人沒有做工，窗子里漆黑，只有一座厂房里还燒着鍋炉，有两个窗子現出紅光，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偶尔裹着火星。院子外边远远的有青蛙在閣閣地叫，夜鶯在歌唱。

他一面瞧着厂房和工人在其中睡覺的木棚，一面又想起每逢看見工厂的时候总会想到的种种念头。尽管让工人演戏啦，看幻灯片啦，請厂医啦，进行各式各样的改良措施啦，可是他今天从火車站来一路上所遇見的工人，跟許久以前，在沒有工厂戏剧和种种改良措施以前，他小时候看見的那些工人相比仍旧沒有甚么两样。他是医生，善于正确地判断那种根本病因无法查明，

因而无法医治的慢性病，他把工厂也看做一种不能理解的东西，它的存在原因不明不白，而且沒法消除；他并不是认为凡是改善工人生活的种种措施都是多余的，不过这跟对沒法医治的痼疾下药差不多。

“当然，这是一种不能理解的事！……”他想，瞧着紫紅的窗子，“一千五百到两千个工人在不健康的环境里不停地做工，做出质地粗劣的花布，半饥半飽地生活着，只有偶尔进了酒店才会从这种恶梦里醒过来。另外还有百把人监督工人做工，这百把人一生一世只管記录工人的罰金、罵人、假公济私，只有两三个所謂的厂主，虽然一点工也不做，而且看不起那些糟糕的花布，倒坐享工厂的利益。可是，那是甚么样的利益啊？他們在怎样享受呢？李亚里科娃和她女儿都挺凄凉，誰瞧見她們都会覚得可怜；只有赫莉斯契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个人，那戴夹鼻眼鏡的、相当愚蠢的老处女，才生活得滿意。这么說起来，这五座大厂房里所以有那么多人做工，次劣的花布所以在东方的市場上銷售，全是为了叫赫莉斯契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个人可以吃到鱘魚，喝到紅葡萄酒罢了。”

忽然傳来一种古怪的声音，就是晚飯以前柯罗辽夫听到的那种声音。不知是誰，在一座厂房的近旁敲着一片金屬的板子；他敲出一个响声来，可又馬上止住那震顫的余音，因此成了一种短促而刺耳的、不暢快的响声，听上去好像“达儿……达儿……达儿……”然后稍稍沉靜一会儿，另一座厂房那边也傳来同样断断續續的、不好听的响声，那声音更加低沉：“德林……德林……德林……”敲了十一回。大概这是守夜人在报时：现在是十一点钟了。

他又听見另外一座厂房旁边傳来：“絨……絨……絨……”

于是所有的厂房旁边全有了声音，随后木棚背后和門外也有了。在夜晚的靜寂里，这些声音好像是那个瞪着紅眼的怪物发出来的——那怪物象是魔鬼，他在这儿既控制着厂主，又控制着工人，同时欺騙他們双方。

柯罗辽夫走出院子，到了空曠的田野上。

“誰在走动？”有人用粗魯的声音在門口对他喊了一声。

“就跟在监獄里一样……”他想，沒有回答。

走到这儿，夜鶯和青蛙的叫声听起来更清楚一点，人可以感到这是五月間的夜晚了。車站那边傳来火車的响声；不知甚么地方，有一只沒睡醒的公鸡喔喔的啼起来，可是夜晚仍旧平靜，世界恬靜的睡着了。离工場不远的一块空地上，立着一个房架子，那儿堆着建筑材料。柯罗辽夫在木板上坐下来，继續思索：

“在这儿觉得舒服的只有女家庭教师一个人，工人做工是为了使她得到滿足。不过，那只是表面看来是这样，她在这儿只不过是傀儡罢了。主要的人是魔鬼，这儿的一切事都是为他做的。”

他想着他不相信的魔鬼，回过头去眺望那两扇閃着火光的窗子。他觉得，魔鬼仿佛正在用那两只紅眼睛瞧着他似的——他就是那个創造了强者和弱者相互关系的来历不明的力量，他就是那个現在沒法糾正过来的重大錯誤。强者一定要妨害弱者生活下去，这是大自然的法則；可是这种話只有在报紙的論文里或者教科书上才容易使人了解，容易給人接受。至于在日常生活所表現的紛扰混乱里面，在編織着人类关系的种种瑣事的錯綜复杂里面，那条法則却算不得一条法則，反而成了邏輯上的荒謬，因为强者也好，弱者也好，同样在他們的相互关系下受苦，不由自主屈从着某种来历不明的、站在生活以外的、跟人类不相干

的支配力量。柯罗辽夫就这么坐在木板上想心事；他渐渐生出一种感觉，仿佛那个来历不明的神秘力量真就在自己附近，瞧着他似的。这之际，东方越来越白，光阴很快的过去。附近連一个人影也沒有，仿佛万物都死了似的，在黎明的灰白背景上，那五座厂房和它們的烟囱显得样子古怪，跟白天不一样了；人完全忘了那里面有蒸气机，有电气設备，有电話，却不知怎的，一个劲儿想着水上住宅[1]，想着石器时代，同时感到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粗暴的、无意識的力量。……

又傳来那响声：

“达儿……达儿……达儿……达儿……”

十二下。随后沉寂了，沉寂了这么半分钟，院子的另一头又响起来：

“德林……德林……德林……”

“难听极了！”柯罗辽夫想。

“絨……絨……”另外一个地方响起来，声音断断續續，尖銳，仿佛很煩躁似的，“絨……絨……”

为了报告十二点钟，前后一共要用去四分钟的工夫。随后大地沉寂了，又給人那种印象，仿佛四周的万物都死了似的。

柯罗辽夫再略略坐一会儿，就走回正房去，可是在房間里又坐了很久，沒有上床睡觉。隔壁那些房間里，有人低声說話，有拖鞋的声音，还有光脚走路的声音。

“莫非她又发病啦？”柯罗辽夫想。

他走出去看一看病人。各房間里已經很亮，一道微弱的阳光射透晨雾，照在客厅的地板上和墙上，顫抖着。丽莎的房門开

---

① 指古昔湖上生活时代。

着，她本人坐在床旁边一張安乐椅上，穿着长袍，沒有梳头，戴着头巾。窗帘放下来。

“您覚得怎样？”柯罗辽夫問。

“謝謝您。”

他試試她的脉搏，然后把披在她額头上的头发理一理好。

“原来您沒有睡覚，”他說，“外面天气好得很，这是春天了，夜鶯在唱歌，您却坐在黑地里想心事。”

她听着，瞧着他的臉；她的眼神忧郁而伶俐。看得出来她想要跟他說話。

“您常这样嗎？”他問。

她动一动嘴唇，回答說：

“常这样。我几乎每夜都难熬。”

这当儿院子里守夜人开始报告两点钟了。他們听見：“达儿……达儿……”她打了个冷战。

“打更的声音攪得您心不定嗎？”

“我不知道。这儿样样事情都攪得我心不定，”她回答說，呆呆地出神，“样样事情都攪得我心不定。我听出您的說話声音里含着同情；我头一眼看見您的时候，不知甚么緣故，就覚得样样事都可以跟您談一談。”

“那我就請求您談一談吧。”

“我要对您說一說我自己的看法。我覚得自己好像沒甚么病，只是我心不定，害怕，因为处在我的地位一定会这样，沒有别的办法。就是一个頂健康的人，要是，比方說，有个强盗在他窗子底下走动，那他也不会不心慌。常常有医生給我看病，”她接着說，眼睛瞧着自己的膝头，現出羞答答的微笑，“当然，我心里很感激，也不否认看病有好处；可是我只盼望跟人談談心，倒不

是跟医生談心，而是跟一个亲近的人談心，跟一个朋友談心，他了解我，也指得出我对或者不对。”

“难道您沒有朋友嗎？”柯罗辽夫問。

“我孤孤单单。我有母亲，我爱她，不过我仍旧孤孤单单。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孤独的人老是看书，却很少开口，也很少听到别人的話。在他們，生活是神秘的；他們是神秘主义者，常常在沒有魔鬼的地方看見魔鬼。萊蒙托夫的达瑪拉[①]是孤独的，所以她看見了魔鬼。”

“您老是看书嗎？”

“对了。您要知道，我从早到晚，全部时間都閑着沒事干。我白天看书，到了晚上脑子里空空洞洞，思想沒有了，只有些阴影。”

“晚上您看見甚么东西嗎？”柯罗辽夫問。

“沒有看見甚么，可是我覺着……”

她又微微地笑，抬起眼睛来瞧医生，那么忧郁、那么伶俐地瞧着他；他覺得她仿彿信任他，要跟他誠恳地談一談似的；她也正在那样想。不过她沉默着，也許在等他开口吧。

他知道应該对她說些甚么話才对。他明明白白地覺得她得赶快丟下五座厂房和日后会继承到的百万家財，离开这个夜間出巡的魔鬼才成；他同样明明白白地覺得她自己也在这样想，只等着一个她信任的人来肯定她的想法罢了。

可是他不知道該怎么說才好。怎么說呢？对于受了判决的人，誰也不好意思問他一声为了甚么事情判的罪；同样，对于很有錢的人，誰也不便問一声他們要那么些錢有甚么用，为甚么他

---

① 俄国詩人萊蒙托夫的长詩《恶魔》中的女主人公。

們这么不会利用財富，为甚么他們甚至在看出来財产造成了他們的不幸的时候还不肯丢掉那种財产；要是談起这种話來，人总会覚着难为情，发窘，而且会說得很长的。

"怎么說才好呢？"柯罗辽夫暗自盘算着，"再者，有必要說出来嗎？"

他沒有率直地把心里要說的話說出来，而是轉弯抹角地說出来：

"您处在工厂主人和富足的继承人的地位，却并不滿足；您不相信您有这种权利。于是現在，您睡不着覚了。这比起您滿足，睡得酣暢，覚着样样事情都順心当然好得多。您这种失眠是引人起敬的；不管怎样，这是个好兆头。眞的，我們現在所談的这些話在我們父母那一輩当中是不能想像的。他們到晚上并不談話，而是酣暢地睡覚；我們，我們这一代呢，却睡不好，受着煎熬，談許許多多話，老是想判断我們做得对还是不对。然而，到我們的子孙輩，这个对不对的問題就已經解决了。他們看起事情来会比我們清楚得多。过上五十年光景，生活一定会好过了；只是可惜我們活不到那个时候了。要是能够看一眼那时候的生活才有意思呢。"

"我們的子孙处在我們的地位上会怎么办呢？"丽莎問。

"我不知道……大概他們会丢开一切，走掉吧。"

"上哪儿去呢？"

"上哪儿去嗎？……咦，要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啊，"柯罗辽夫說，笑了，"一个有头脑的好人有的是地方可去啊。"

他看一看表。

"可是，太阳已經升起来了，"他說，"您該睡覚了。那就脫掉衣服，好好睡吧。我认識了您，很高兴，"他接着說，握了握她的

手，“您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好人。晚安！”

他走回自己的房間，上床睡覺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馬車被叫到門前来了，她們就都走出来，站在台阶上送他。丽莎臉色蒼白，形容憔悴，头发上插一朵花，身上穿一件白长衫，好像过节似的；跟昨天一样，她忧郁地、伶俐地瞧着他，微微笑着，說着話，时时刻刻現出一种神情，仿佛她要告訴他——只他一个人——甚么特别的、要紧的事情似的。人們可以听見百灵鳥囀鳴，教堂里钟声叮当地响。厂房的窗子明晃晃地发亮；柯罗辽夫坐着車子走出院子，然后順着大路往車站走去，这时候他不再想那些工人，不再想水上住宅，不再想魔鬼，只想着那个也許已經很近了的时代，到那时候，生活会跟这宁靜的星期日早晨一样的光明暢快；他心想：在这样的春天早晨，坐一辆由三匹馬拉着的好馬車出来，晒着太阳，是多么愉快啊。

1898 年

宝貝儿

退休的八等文官普列勉尼科夫的女儿奥蓮卡[①]，坐在当院的門廊上，想心事。天气挺热，蒼蝇老是不走，跟人搗乱。想到不久就要天黑，心里那么痛快。烏黑的雨云从东方推上来，潮湿的空气时不时地从那边吹来。

庫金站在院子中央，瞧着天空。他是剧团經理人，經营着游艺場"季沃里"，他本人就寄住在这个院里的一个厢房內。

"又要下雨啦！"他灰心地說，"又要下雨啦！天天下雨，天天下雨，好像故意跟我鬧别扭！这簡直是要我上吊！这簡直是要我破产！天天要賠一大笔錢！"

他把手一拍，朝奥蓮卡接着說：

"哪！奥尔迦·謝敏諾芙娜，我們过的就是这种日子。眞要叫人哭一場！一个人好好工作，尽心竭力，筋疲力尽，晚上也睡不着覚，老是想怎样才能干好。可是結果怎么样？先不先，观众就是些沒知識的人，蛮子。我为他們排頂好的小歌剧、精致的神鬼戏，請第一流的演唱家。你当是他們眞要听这种戏？你当是他們看得懂？他們只要看胡鬧的戏喲！給他們排俗戏就行！其

① 奥尔迦的爱称。

次，請您看看这天气！差不多天天晚上都下雨。从五月十号起下开了头，一連下了整整一个五月和一个六月。簡直要命！看戏的一个也不来，可是租錢我不是照旧得付？演員的工錢我不是也照旧得給？”

第二天傍晚，阴云又四合了，庫金苦笑着說：

“那有什么关系？要下雨就下吧！下得滿花园是水，把我活活淹死就是！叫我这輩子倒了楣，到了下一个世界也还是倒楣！让那些演員把我扭到法院去就是！法院算得了甚么？索性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好了！送上断头台就是！哈哈哈！”

到第三天还是那一套……

奧蓮卡默默地、认眞地听庫金說話，有时候眼泪涌上了她的眼眶。临了，他的不幸打动她的心；她爱上他了。他又矮又瘦，臉色发黃，梳好的头发挂到太阳穴上，讲話用的是尖細的男高音；他一讲話，嘴巴就往两边撇；他臉上老是有灰心的神情；可是他还是在她心里挑起一种眞正的深情。她老得爱一个人，不这样就不行。早先，她爱她爸爸，現在他害了病，在一个黑房間里坐在安乐椅上，呼吸困难；她还爱过她的姑媽，往常她姑媽隔一年总要从布良斯克来一回；再往前推，她在上初級中学的时候，爱过她的法語教师。她是个文静的、心好的、体貼的姑娘，生着溫順柔和的眼睛和很結实的身子。男人要是看見她那胖都都的紅臉蛋儿，看見她那生着一顆黑痣的、柔軟白淨的脖子，看見她一听到什么愉快的事情臉上就綻开的天眞善良的笑容，就会暗想：“对了，这姑娘挺不錯……”就也微微地笑；女客呢，在談話中間往往情不自禁地忽然拉住她的手，忍不住滿心爱悅地說：

“宝貝儿！”

这所房子坐落在城边茨岡区，离“季沃里”游艺場不远，她从

生出来那天起就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而且她父亲在遺囑里已經写明这屋子将来归她所有。一到傍晚和夜里，她就听見游艺場里乐队奏乐，鞭炮噼啪地爆响，她覺得好像庫金在跟他的命运打仗，猛攻他的大仇人——淡漠的观众似的；她的心就甜蜜地縮紧，她沒有一点睡意了。等到天快亮了，他回到家来，她就輕輕地敲自己寢室的窗子，隔着窗帘只对他露出她的脸、她的一个肩膀，温存地微笑着……

他就向她求婚，他們結了婚。等到他挨近她，看清她的脖子和丰滿結实的肩膀，他就拍一下手，說：

“宝貝儿！”

他幸福，可是因为結婚那天晝夜下雨，灰心的表情就始終沒有离开他的脸。

他們婚后过得很好。她掌管他的票房，照料游艺場的事情，記賬，发工錢。她那緋紅的脸蛋儿，可爱而天真的、像在发光的笑容，时而在票房的小窗子里，时而在飲食部里，时而在后台，閃来閃去。她已經常常对她的朋友說，世界上頂美妙、頂重要、頂不能缺少的东西就是戏院，只有在戏院里才可以享到眞正的快乐，才会变得有教养，有人道主义精神。

“可是您当是观众懂得这层道理嗎？”她又說，“他們只要看胡鬧的戏！昨天晚場我們演改編的《浮士德》，差不多全場的包厢都空着；不过要是万尼奇卡和我叫他們上演一出俗戏，那您放心好了，戏院里倒会挤得滿滿的。明天万尼奇卡和我叫他們上演‘奥尔菲欧司在地獄’。請您过来看戏吧。”

凡是庫金讲到戏院和演員的話，她統統学說一遍。她也跟他一样看不起观众，因为他們愚昧，对艺术冷淡；她在彩排的时候出头管事，糾正演員的动作，监視乐师的行动；遇到本城报紙

上发表不滿意的剧評，她就流泪，然后跑到报館編輯那儿去疏通。

演員們喜欢她，管她叫做“万尼奇卡和我”，“宝貝儿”；她怜惜他們，借給他們少数的錢；要是他們偶尔騙了她，她就偸偸流几滴眼泪，可是不告到她丈夫那儿去。

冬天，他們过得很好。整个一冬，他們租下本城的戏院演戏，只留出短短的几个空当，或是让給小俄罗斯的剧团，或是让給魔术家，或是让給本地业余剧团上演。奥蓮卡长胖了，由于心滿意足而神采焕发；庫金呢，却黄下去，瘦下去，抱怨賠累太大，其实那年冬天生意不錯。他晚上常咳嗽，她就給他喝复盆子花汁和菩提花汁，用香水擦他的身体，拿軟和的披巾包好他。

“你眞是我的心上人！”她摩挲他的头发，十分誠恳地說，“你眞招我疼！”

到四旬斋①，他动身到莫斯科去請剧团；他一走，她就睡不着覚，老是坐在窗前，瞧着星星。这时候她就把自己比做母鸡：公鸡不在窠里，母鸡也总是通宵睡不着，心不定。庫金在莫斯科耽擱下来，写信回来說到复活节才能回来，此外，关于“季沃里”他还交代了几件事。可是到受难周②前的星期一，夜色很濃了，忽然傳来不吉利的敲門声；不知道是誰在用劲捶那便門，就跟捶一个大桶似的——嘭嘭嘭！睡意蒙朧的厨娘光着脚吧嗒吧嗒地踩过泥水塘，跑去开門。

“劳駕，請开門！”有人在門外用挺粗的低音說，“有一封你們家的电报！”

奥蓮卡以前接到过丈夫的电报，可是这回不知为甚么緣故，

① 基督教的斋期，在复活节前的四十日內，紀念耶穌在荒野絕食。

② 基督教的节日，在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紀念耶穌受难。

她簡直呆住了。她用顫抖的手拆开电报，看見了如下的电文：

伊凡·彼得罗維奇今日突然去世星期二究应如河殯葬請吉示下。

电报上眞是那么写的——如"河"殯葬，还有那个完全讲不通的字眼"吉"。电报上是歌剧团导演署的下款。

"我的亲人！"奥蓮卡痛哭起来，"万尼奇卡呀，我的爱人，我的亲人！为什么当初我跟你要相遇？为甚么我要认識你，爱上你啊？你把你这可怜的奥蓮卡，可怜的、不幸的人丢給誰喲？……"

星期二他們把庫金葬在莫斯科的瓦岡科沃墓地；星期三奥蓮卡回到家，剛剛走进房門，就往床上一倒，放声大哭，声音响得隔壁院子里和街上全听得見。

"宝貝儿！"街坊說，在自己胸前画十字，"亲爱的奥尔迦·謝敏諾芙娜，可怜，这么难过！"

三个月以后，有一天，奥蓮卡做完弥撒走回家去，悲悲切切，深深地哀伤。湊巧有一个她的邻居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普斯托瓦洛夫，也从教堂走回家去，跟她并排走着。他是商人巴巴卡耶夫的木厂的經理。他戴一頂草帽，穿一件白坎肩，坎肩上系着金表鏈，看上去与其說像商人，还不如說像乡紳。

"万事都由天定，奥尔迦·謝敏諾芙娜，"他庄严地說，声音里含着同情的調子，"要是我們的亲人死了，那一定是出于上帝的旨意，遇到那种情形我們应当忍住悲痛，逆来順受才对。"

他送奥蓮卡到門口，对她說了再会，就走了。这以后，那一整天，她的耳朵里老是响着他那庄严的声音，她一閉眼就看見他那把黑鬍子。她很喜欢他。而且她明明也給他留下了好印象，因为不久以后就有一位不大熟識的、上了岁数的太太到她家里来喝咖啡，剛剛在桌旁坐定就立刻談起普斯托瓦洛夫，說他是一个

可靠的好人，随便哪个到了結婚年齡的姑娘都乐于嫁給他。三天以后，普斯托瓦洛夫本人也亲自上門来拜訪了。他沒坐多久，只不过十分钟光景，說的話也不多，可是奥蓮卡已經爱上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通宵都沒睡着，渾身发热，好像害了热病，到第二天早晨就派人去請那位上了岁数的太太来。婚事很快就讲定，随后举行了婚礼。

普斯托瓦洛夫和奥蓮卡婚后过得很好。通常，他坐在厂里直到吃午飯的时候，飯后就出去接洽生意；于是奥蓮卡就替他坐在办公室里，算賬，卖貨，直到黄昏时候才走。

“如今木材一年年的貴起来，一年要漲两成价錢，”她对顾客和朋友說。“求主怜恤我們吧，往常我們总是卖本地的木材；現在呢，瓦西奇卡只好上莫吉列夫省去办木料了。运費好大呀！”她接着說，現出害怕的神情用手捧住臉，“好大的运費！”

她觉得自己仿佛已經做过很久很久的木材买卖，觉得生活中頂要紧、頂重大的东西就是木材；什么“梁木”啦、“元木”啦、“薄板”啦、“鋪板”啦、“箱子板”啦、“板条”啦、“木块”啦、“厚板”啦等等，在她听来，那些字音总含着点亲切动人的意味。晚上睡觉以后，她梦見薄板和木板堆积如山，長得沒有尽头的一串大車载着木料从城外远远的什么地方走来。她还梦見一大批十二俄尺高、五俄寸寬的木料竖起来，在木料場上开步走；于是木料、梁木、厚板，彼此相碰，发出干木头的嘭嘭声，一会儿倒下去，一会儿又竖起来，互相重叠着。奥蓮卡在睡梦中叫起来，普斯托瓦洛夫就对她温柔的說：

“奥蓮卡，你怎么啦，亲爱的？在胸上画十字吧。”

丈夫怎样想，她也就怎样想。要是他觉得房間里热，或者現在生意变得清淡，她就也那么想。她丈夫不喜欢任何娱乐，遇到

假期总是待在家里。她就也照那样做。

"你們老是待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朋友們說，"你們应当去看看戏才对，宝貝儿，要不然就去看一看杂技也是好的。"

"瓦西奇卡和我沒有工夫上戏院去，"她庄严地回答說，"我們是工作的人，我們可沒有工夫去看那些胡鬧的东西。看戏有什么好处呢？"

每到星期六普斯托瓦洛夫和她总是去参加晚礼拜，遇到假日就去做早弥撒；他們从教堂出来，并排走回家去的时候，总是現出感动的臉容。他俩周身都有一股好聞的香气，她的綢衫子发出好听的沙沙声。在家里，他們喝茶，吃奶油面包和各种果酱，然后他們吃餡餅。每天中午，他們院子里和大門外街道上，总有甜菜根湯、煎羊肉、或者燒鴨子等等的噴香的气味，遇到斋日就有魚的气味，誰走过他們家的大門口都不能不犯馋。在办公室里，茶炊老是滾沸，他們招待顾客喝茶，吃面包圈。两夫妇每个星期去洗一回澡，并肩走回家来，两个人都是滿面紅光。

"沒什么，我們过得挺好，謝謝上帝；"奧蓮卡常常对熟人說，"只求上帝让人人都能过着瓦西奇卡和我这样的生活就好了。"

每逢普斯托瓦洛夫到莫吉列夫省去采办木料，她总是十分想念他，通宵睡不着觉，哭。有一个軍队里的年輕的兽医，姓斯米尔宁的，寄住在她家的厢房里，有时候傍晚来看她。他来跟她談天，打牌，这样就解了她的煩悶。特別有趣味的是他的家庭生活的种种事情。他結过婚了，有一个儿子，可是他跟妻子分居，因为她对他变了心，現在他还恨她，每月汇給她四十卢布做儿子的生活費。听到这些話，奧蓮卡就叹气，搖头，替他难过。

"唉，求上帝保佑您，"在分手时候，她对他說，举着蜡烛送他下楼，"謝謝您来給我解悶儿，求上帝賜給您健康，圣母……"

她学丈夫的样，老是做出十分庄严持重的样子。兽医走出了楼下的門，她招呼他，說：

“您要明白，符拉季米尔·普拉托內奇，您应当跟您太太和好。您至少应当看在儿子的份上原諒她！……您放心，那小家伙心里一定明白的。”

等到普斯托瓦洛夫回来，她就把兽医和他那不幸的家庭生活低声讲給他听，两个人就叹气，摇头，談到那男孩，說那孩子一定想念父亲；后来，由于思想上发生了某种奇特的联系，他們两个都到圣像前面去，跪下叩头，求上帝賜給他們儿女。

就是这样，普斯托瓦洛夫夫妇在相亲相爱和融洽无間里和平而安靜地过了六年。可是，唉，一年冬天，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在厂里喝飽热茶，沒戴帽子就走出門去卖木料，得了感冒，病了。她請来頂好的医生給他治病，可是病一天天地重下去，过了四个月他就死了。奥蓮卡就又守寡了。

“你把我丢給誰啊，我的亲人？”她送丈夫下葬后痛哭道，“現在沒有了你，我这个苦命的不幸的人怎么过得下去啊？好心的人們，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孤魂吧……”

她穿上黑衣服，縫上白丧章，永远不戴帽子和手套了。她不大出門，只是間或上教堂去或者上丈夫的坟去，老是待在家里，跟修道女一样。直到六个月以后，她才去掉白丧章，开了百叶窗。有时候可以看見她早晨跟厨娘一块儿上市場去买菜，可是現在她在家里怎样生活，她家里情形怎样，那就只能猜測了。大家也眞是在紛紛猜測，因为常看見她在自家的小花园里跟兽医喝茶，他对她大声地念报上的新聞，又因为她在邮政局遇見一个熟識的女人，对那女人說：

“我們城里缺乏兽医的正确监督，因此发生了很多疾病。常

常听說有些人因为喝牛奶得了病，或者从牛馬身上招来了病。实际上家畜的健康应該跟人类的健康那样有人照管才对。”

她重述兽医的想法，現在她对一切事情的看法跟他一样了。显然，要她不爱什么人，她就連一年也活不下去，她在她家的厢房里找到了新的幸福。換了别人，这种行徑就会受到批評，不过对于奥蓮卡却沒有一个人能够往坏里想；她生活里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得到諒解。他俩的关系所起的变化，她和兽医都沒对外人讲，还极力隐瞞着，可是这还是不行，因为奥蓮卡守不住秘密。每逢他屋里来了客人，軍队里的同行，她就給他們斟茶，或者給他們开晚飯，談起牛瘟，談起家畜的結核病，談起本市的屠宰場。他呢，忸怩不安，等到客人散掉，他就抓住她的手，不高兴地輕声說：

“我早就要求过你别談你不懂的事！我們兽医談到我們的本行的时候，你别插嘴。这眞叫人不痛快！”

她惊訝而且惶恐地瞧着他，問道：

“可是，沃罗吉奇卡，那要我談什么好呢?!”

她眼睛里含着一包眼泪，摟住他，求他别生气；他俩就都快活了。

可是这幸福沒有維持多久。兽医动身，随着軍队开拔，从此不回来了，因为軍队已經調到很远的什么地方去，大概是西伯利亚吧。于是剩下奥蓮卡孤孤单单一个人了。

現在她簡直孤苦伶仃了。父亲早已去世，他的圈椅丢在閣楼上，布滿灰尘，缺了一条腿。她瘦了，丑了，人家在街上遇到她，已經不照往常那样瞧她，也不对她微笑了；显然好岁月已經过去，落在后面；現在她得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一种不熟悉的生活，关于那种生活还是不要去想的好。傍晚，奥蓮卡坐在門廊

上，听"季沃里"的乐队奏乐，鞭炮噼啪地响，可是这已經不能在她心头引起任何思想了。她漠不关心地瞧她的空院子，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盼望，后来等到黑夜降临，就上床睡觉，梦見她的空院子。她固然也吃也喝，不过那好像是出于不得已似的。

頂頂糟的是，她什么見解都沒有了。她看見她周圍的东西，也明白周圍发生些什么事情，可是对那些东西和事情沒法形成自己的看法，也不知道該說什么好。沒有見解，那是多么可怕呀！比方說，她看見一个瓶子，看見天在下雨，或者看見一个乡下人坐着大車走过，可是她說不出那瓶子、那雨、那乡下人为什么存在，它們有什么意义，哪怕拿一千卢布給她，她也說不出来。当初跟庫金或普斯托瓦洛夫在一块儿，后来跟兽医在一块儿的时候，样样事情奥蓮卡都能解釋，随便什么事她都說得出自己的見解，可是現在，她的脑子里和她的心里，就跟那个院子一样空空洞洞。生活变得又可怕又苦澀，仿佛嚼苦艾一样。

渐渐，这座城向四面八方扩張开来。茨岡区已經叫做大街，"季沃里"和木厂的原址已經辟了一条条巷子，造了新房子。光阴跑得好快！奥蓮卡的房子发黑，屋頂生銹，小屋歪斜，整个院子生滿杂草和荊棘。奥蓮卡自己也老了，丑了；夏天，她坐在走廊上，她的灵魂跟以前一样又空洞又枯燥，充滿苦味。冬天，她坐在窗前赏雪。每当她聞到春天的清香，或者風送来教堂的叮当钟声的时候，往事的記忆就突然涌上她的心头，她的心甜蜜地縮紧，眼睛里流出一汪汪眼泪；可是这也只不过有一分钟的工夫，过后心里又是空空洞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黑猫布雷斯卡依偎着她，柔声地咪咪叫，可是这种猫儿的爱不能打动奥蓮卡的心。她可不需要这个！她需要的是那种能够抓住她整个身心、整个灵魂、整个理性的爱，那种給她思想、給她生活方向、

温暖她的老血的爱。她把黑猫从裙子上抖掉，心烦地对它說：

“走开，走开！……用不着待在这儿！”

照这样，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沒有一点快乐，沒有一点見解。厨娘瑪甫拉說什么，她就听什么。

七月里有一天很热，将近傍晚，城里的牲口剛沿街赶过去，整个院里滿是飞尘，像云一样，忽然有人来敲門了。奥蓮卡亲自去开門，睜眼一看，不由得呆住了：原来門外站着兽医斯米尔宁，白发蒼蒼，穿着平民的服装。她忽然想起了一切，忍不住哭起来，把头偎在他的胸口，一句話也說不出来。她只顾心里剧烈地翻騰，竟沒有注意到他俩后来怎样走进房子，怎样坐下来喝茶。

“我的亲人！”她喃喃地說，快活得发抖，“符拉吉米尔·普拉托內奇！上帝从哪儿把你送来的？”

“我要在此地长住了，”他說，“我已經退休，上这儿来打算凭自己的能力謀生計，过一种安定的生活。况且，現在我的儿子已經应該上学了。他长大了。您要知道，我已經跟我妻子和好了。”

“她在哪儿呢？”奥蓮卡問。

“她跟儿子一块儿在旅館里，我出来找房子。”

“天哪，我的好人！住到我的房子里来好了！这里还不能住嗎？咦，我的天，我又不要你們出房錢，”奥蓮卡着急地叫起来，又哭了，“你們住在这边屋里，我搬到厢房里去住就行了。天哪，我好高兴！”

第二天房頂就上漆，墙壁刷白粉，奥蓮卡把两只手叉在腰上，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发命令。她的臉上現出旧日的笑容，她全身活潑起来，精神抖擻，仿佛睡了一大觉，剛剛醒来似的。兽医的妻子到了，那是一个又瘦又丑的女人，留着短短的头发，現出任性的神情。她带着她的小男孩沙夏，他是一个十岁的小胖子，

身材矮得跟他年龄不相称，生着亮晶晶的藍眼睛，两腮有两个酒窝。孩子剛剛走进院子，就追那只猫，立刻傳来了他那快活而欢暢的笑声。

"那是您的猫嗎，大媽？"他問奧蓮卡，"等她下了小猫，請您送給我們一只吧。媽特別怕耗子。"

奧蓮卡跟他讲話，給他茶喝。她胸膛里的那顆心忽然溫暖了，甜蜜蜜地收紧，倒仿佛这男孩是她自己生的似的。每逢傍晚他在飯厅里坐下，溫习功課，她就带着溫情和怜惘瞧着他，喃喃說：

"我的宝貝儿，漂亮小伙子……我的小乖乖，长得这么白淨，这么聪明。"

"'海島者，一片陆地，周圍皆水也，'"他念道。

"海島者，一片陆地……"她学着說；在多年的沉默和欠缺思想以后，这还是她第一回很有信心地发表意見。

現在她有自己的意見了；晚飯时候，她跟沙夏的爹娘談天，說現在中学里功課多难，不过中学教育也还是比职业学校教育强，因为受过中学教育以后，出路很宽，想当医生也可以，想做工程师也可以。

沙夏开始上中学。他母亲动身到哈尔科夫去看她妹妹，从此沒有回来；他父亲每天出門去給牲口看病，往往一連三天不住在家里；奧蓮卡覚得沙夏完全沒人管，在家里成了多余的人，会活活餓死似的；她就把他搬到自己的厢房里去住，在那儿給他布置一个小房間。

一連六个月，沙夏跟她一块儿住在厢房里。每天早晨奧蓮卡上他的寢室里去；他睡得正香，手放在臉蛋底下，一点儿声息也沒有。她不忍心叫醒他。

“沙宪卡①，”她难过地說，“起来吧，乖乖！該上学去了。”

他就起床，穿好衣服，念完禱告，然后坐下来喝早茶；他喝下三杯茶，吃完两个大面包圈，外加半个法国奶油面包。他还沒有完全醒过来，因此心緒不好。

“你还沒背熟你那个寓言哪，沙宪卡，”奥蓮卡說，瞧着他，仿佛要送他出远門似的，“我为你要操多少心啊！你得用功，努力，乖乖……还得听老师的話才行。”

“嗨，請您别管我的事！”沙夏說。

然后他就出門順了大街上学去；他身材矮小，却戴一頂大制帽，背一个书包。奥蓮卡沒一点声息地跟在他后面走。

“沙宪卡！”她叫道。

他回头看，她就拿一个枣子或者一块糖塞在他手里。他們拐弯，走进他学校所在的那条胡同，他害羞地站住，因为后面跟着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他回轉头来說：

“您回家去吧，大嫣。現在我可以一个人走到了。”

她就站住，瞧着他的背影，眼也不眨，直到他走进校門口不見了为止。啊，她多么爱他！她往日的爱恋沒有一回像这么深，以前她从沒像現在她的母性感情越燃越旺的时候那么沒保留地、那么沒私心地、那么快乐地献出自己的心灵。为这个头戴大制帽、臉蛋上有酒窩的、旁人的男孩，她願意交出她整个的生命来，而且願意带着快乐，带着温柔的泪水交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誰說得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她送沙夏进了学校，就沉靜地走回家去，心滿意足，踏踏实实，滿腔热爱；她的臉在最近半年当中变得年輕了，微微笑着，喜

① 沙夏和沙宪卡都是亚历山大的爱称。

气洋洋；遇見她的人瞧着她，都感到愉快，对她說：

“您好，亲爱的奥尔迦·謝敏諾芙娜！近来怎样，宝貝儿？”

“现在中学里的功課难学得很，”她在市場上說，“您想想看，那是鬧着玩的嗎，昨天老师叫一年級的学生背熟一个寓言，翻譯一篇拉丁文，做一个习題……唉，小小的孩子怎么受得了？”

她开始讲到老师、功課、課本，她讲的話正好就是沙夏讲过的話。

到三点钟，他們一块儿吃午飯；到傍晚，他們一块儿温习功課，一块儿哭。她服侍他上床睡下，花很多工夫在他胸上画十字，念禱告；然后她自己上床睡觉，幻想遙远的、朦朧的将来，那时候沙夏毕了业，做了医师或工程师，他有了大房子，买了馬和馬車，結了婚，生了子女……她睡着以后，还是想着这个，眼泪就从閉着的眼眶里流下她的臉頰。那只黑猫躺在她身旁叫着：

“咪……咪……咪。”

忽然，街門上有了挺响的敲門声。奥蓮卡惊醒过来，害怕得透不出气；她的心怦怦地跳。过半分钟，敲門声又响了。

“这一定是从哈尔科夫打来了电报，”她想，周身开始打抖，“沙夏的娘要叫他上哈尔科夫去了。……哎呀，天呐！”

她絕望了。她的头、手、脚，全凉了；她覺得全世界再也沒有比她倒楣的人了。可是再过一分钟，就可以听見說話声：原来是兽医从俱乐部回家来了。

“唉，謝天謝地，”她想。

渐渐的，她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又覚得舒暢了。她就躺下，想着沙夏；沙夏呢，在隔壁房間里睡得正香，偶尔在梦中說：

“我要揍你！滚开！别打架！”

1899年

在峡谷里

1

烏克列耶渥村坐落在峡谷里，因此从大道上和火車站上只能看見教堂的钟楼和紗布印花厂的烟囱。过路的人一問起这是甚么村子，就会听見人家說：

"这就是那个教堂职員在丧宴上吃光魚子酱的村子。"

有一回在厂主考斯丘科夫家里的丧宴上，一个年老的教堂职員在各种凉菜中間一眼看見成粒的魚子酱，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人家用胳膊肘碰他，拉他的衣袖，可是他好像因为吃开了胃而变得麻木了，一点感覚也沒有，只顾吃。他把魚子酱都吃光，那一罐子有四磅光景呢。从那以后好多年过去了，那教堂职員早已死了，可是大家却还記得魚子酱的事。不知是因为这儿的生活十分貧乏呢，还是因为人們除了这件十年前发生的小事以外不知道注意別的事，总之，人們一提起烏克列耶渥村就沒有別的事可讲了。

这个村子里沒有断絕过热病，就連在夏天也是滿地泥濘，特別是靠近籬墻的地方。老柳树在籬墻上弯下腰来，造成一片寬闊的树蔭。此地永远有一股工厂垃圾的气味和用来給花布加工

的醋酸的气味。那些工厂，三个紗布印花厂和一个制革厂，并不在村子里面，而是在村边，离这儿相当远。那都是小厂，合起来一共雇了不过四百个工人。制革厂常常使得小河的水发臭；垃圾把草地弄髒，农民的牲口害炭疽病，于是制革厂奉命关門了。这厂子表面看来算是关門了，其实在秘密地开工，这是得到县巡警局长和地方医生默許的，因为厂主按月送給他們每人十卢布。全村只有两幢像样的房子是用石头砌成，用鉄皮鋪成房頂的；其中有一幢是本区的衙門，另外一幢是两层楼的房子，正巧坐落在教堂对面，住着一个从叶皮方搬来的市民格里果里·彼得罗維奇·崔布金。

格里果里开一家食品杂貨店，不过这只是摆样子的，实际上却販卖伏特卡、牲口、兽皮、粮食、猪，有甚么可卖的他就卖，比方說，外国需要喜鵲做女帽，他就买卖喜鵲，每一对賺三十戈比；他买下造房用的木材，他放錢生利；总之，他是一个手段灵活的老头子。

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阿尼西木在巡警局偵緝队里做事，很少在家。小儿子斯捷潘做生意，帮助父亲，可是要希望他帮很大的忙是不行的，因为他身体弱，耳朵聾；他妻子阿克辛尼雅是个相貌俊俏、身材匀称的女人，遇到节日总要戴上帽子，撑起阳伞；她起床早，上床迟，成天价提起裙子，跑来跑去，弄得钥匙叮当的响，忽而到庫房去，忽而到地窖去，忽而到商店去，老崔布金高兴地瞧着她，眼睛发亮；遇到这类时候，他总是覚着歉然：她沒嫁給他的大儿子，却嫁給耳朵聾的小儿子了，小儿子分明不会欣賞女人的美丽。

老头子素来喜欢家庭生活，爱他的家庭胜过人間的任甚么东西，特别喜爱做暗探的大儿子和儿媳妇。阿克辛尼雅剛剛跟

那聾儿子結了婚，就显出她有作生意的特別才干。讲到可以让誰賒賬，不可以让誰賒賬，她心里清清楚楚。她保管钥匙，甚至不肯把它交給丈夫。她拿过算盘来，打出一片响声。她像农民那样察看馬的牙齿，她老是发笑或者嚷叫。不管她干甚么，說甚么，老头子总挺感动，喃喃地說：

“真有你的，儿媳妇！好一个美人儿，小妮子……”

他本来是鰥夫，可是儿子婚后过了一年，他自己忍不住，也結婚了。人家給他找了一个姑娘，住在离烏克列耶渥三十俄里远的一个村子里，名叫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出身一个上流的人家，年紀不算輕了，可是长得美丽，大方。她一搬到楼上的小房間里住下，这所房子里一切东西就都放光了，仿佛所有的窗子都安了新玻璃似的。神像前面的灯亮起来，桌子上鋪了雪白的桌布，窗口和小花园里出現了花，結着紅苞；吃飯时候也不是公用一个木鉢，而是各人面前有各人的碟子了。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愉快而亲切地微笑着，仿佛房子里样样东西都在微笑似的。乞丐、男香客、女香客，开始走进院子里来，这种事在过去是从来沒有的；窗根底下傳来烏克列耶渥的村妇們那种哀訴的、唱歌样的說話声，和因为喝醉酒而被工厂开除出来的、衰弱干瘦的乡下人的慚愧的咳嗽声。瓦尔瓦拉賙济他們錢、面包、旧衣服，后来她在这儿住熟了，就开始把鋪子里的东西也送出去了。有一回聾子看見她拿去四分之一磅的茶叶，这使他不放心了。

“媽在这儿拿去了四分之一磅茶叶，”事后他通知父亲，“这笔賬出在哪儿呢？”

老头子沒答話，站着不动，想了一想，眉毛动彈着，然后上楼看他妻子去了。

“瓦尔瓦魯希卡①，要是你，亲爱的，要鋪子里的甚么东西，”他亲切地說，“你尽管拿好了。随便拿吧，不必犹疑。”

第二天聾子跑过院子，对她招呼道：

“媽，倘或您要甚么东西，您就来拿吧！”

她这种布施显得有一点新鮮，有一点輕松暢快，就跟神像前面的灯和那些小小的紅花蕾一样。在斋期前的葷食日或者一連三天的当地守护神节日当中，商店里总是把腐臭的腌牛肉买給农民，那种肉冒出那么濃的臭气，就連站在肉桶旁边都会受不住；他們从醉汉手里收下鐮刀、帽子、老婆的头巾，作为抵押品，工人們喝了坏伏特卡，昏昏沉沉倒在泥地里打滚；罪恶凝結起来，像雾那样停在空中——每逢这种时候，人要是想起那边，在那所房子里，有一个文静的、穿得整整齐齐的、跟腌牛肉或者坏伏特卡沒一点关系的女人，心头就会稍稍輕松一些；在那种沉重的、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她的施舍起着机器里的安全閥的作用。

崔布金家里，白天过得很忙。太阳还沒出来，阿克辛尼雅就已經在前堂洗臉，发出噴鼻子的声音，厨房里茶炊滚沸着，发出嗚嗚的响声，好像預告着要发生什么不吉利的事似的。老人格里果里·彼得罗維奇穿一件又长又黑的上衣，一条布裤子，一双亮晃晃的高統靴，那么干淨，那么矮小，在各房間里走来走去，小小的靴后跟踩得登登地响，活像一首著名的歌里的老丈人。商店开門了。等到天色大亮，就有一辆輕快的二輪馬車停在門廊外边，老头子矯健地坐上車，把他那頂大便帽歪戴在耳朵边上；誰瞧見他都不会說他有五十六岁了。他的妻子和儿媳妇送他上車。每逢老头子身上穿一件讲究而干淨的礼服，馬車上套一匹

---

① 瓦尔瓦拉的爱称。

值三百卢布的又大又黑的雄馬，他就不喜欢农民們到他面前来請托甚么事，訴甚么苦情；他痛恨农民，討厌他們；要是他看見有个农民站在門口等他，他就生气地嚷道：

"你为甚么站在这儿？躲我远远的！"

或者，如果那是一个乞丐，他就叫道：

"上帝才会养活你！"

他坐着車子办事去了；他妻子穿一身黑衣服，系一条黑圍裙，打扫房間，或者在厨房里帮忙。阿克辛尼雅在店里做买卖；这时候院子里就傳来酒瓶和錢叮当的响声、而她嗤嗤地笑着，喊着，被她得罪的顾客在发脾气，同时还可以看得出来伏特卡已經在那边，在店子里偷偷地出售了。聾子也坐在店里，要不然就不戴帽子，把手插在口袋里，在村街上散步，心不在焉地一会儿瞧着房子，一会儿瞧着上面的天空。他們一天大約喝六道茶，大約有四次圍着桌子坐下来吃飯。到了傍晚，他們就把进款算清，登在賬上，然后酣暢地睡觉。

烏克列耶湼的所有三家紗布印花厂跟厂主住宅都用电話联系着；那三家厂主是赫雷明家年长的一輩人，赫雷明家年輕的一輩人，考斯丘科夫。区衙門里也安一架电話，可是不久那架电話就給臭虫和蟑螂爬滿，打不通了。区长是个半文盲，写起公文来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用大草。可是他看見电話不通了，却說：

"得，現在我們沒有了电話可就有点困难了。"

赫雷明家年长一輩人經常跟年輕一輩人打官司，有时候年輕一輩人自家伙儿里起內訌，也打官司，于是他們的工厂停工一个月，两个月，直到他們重又讲和为止。这种事总是使得烏克列耶湼的居民們很高兴，因为每次吵嘴总会引起許多閑話和流言蜚語。到了节日，考斯丘科夫和赫雷明家年輕一輩人就坐上車

子出去兜風，飞快地穿过烏克列耶渥，把小牛压死了事。阿克辛尼雅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她商店附近的街上走来走去，弄得她那浆硬的衬裙沙沙的响；赫雷明家年輕一輩人就把她拉上車去，仿佛硬把她架走了似的。然后老崔布金也坐車出来，为的是夸耀他的新馬；他带着瓦尔瓦拉一块儿坐在車上。

坐車兜風以后，到傍晚，人家都上床了，赫雷明家年輕一輩人的院子里却有一个貴重的手風琴响起来；如果那天晚上有月亮，人听了乐声就会覺得又忧愁又快乐，烏克列耶渥就不再像是一个陷阱了。

2

大儿子阿尼西木很少回家来，只有遇到大节期才回来一趟，可是他常托同乡带回礼物和家信，信是托别人代写的，字迹秀丽，每回都是用大張的信紙写成，看上去像是正式的呈文。信上滿是阿尼西木在談話里素来不用的詞藻："父母亲大人，兹奉上花茶一磅，借以滿足大人生理上之需要云耳。"

每封信的下款都好像是用破鋼笔尖乱塗的："阿尼西木·崔布金；"下款底下又是那笔秀丽的字："偵探。"

那些信經人大声念过好几遍，老头子听得很感动，兴奋得脹紅臉，說：

"瞧，他不願意待在家里，却去干念书人的营生了。好的，随他去吧！各人有各人的行业！"

在謝肉节[①]以前，有一天下了一陣夹着雪粒的大雨；老头子

① 在大斋前的三天里。

和瓦尔瓦拉走到窗前去看雨，可是看啊，阿尼西木从車站坐着雪橇来了。他来得完全出人意外。他走进門来，心神不定，看样子仿佛在为甚么事担忧似的；后来，在他住下的那几天里也始終是这样子，他的态度有点随随便便。他并不急着要走，倒好像給革掉了差使似的。他回来，瓦尔瓦拉倒很高兴；她老是带点狡猾的神情瞧他，搖头，叹气。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的天？"她說。"嘖嘖，这小伙子已經二十八岁了，可是他仍旧是光棍儿，沒个牵挂。唉，嘖嘖……"

她讲的那些輕柔平稳的話在隔壁房間里听起来就像是"嘖嘖嘖"。她开始跟老头儿和阿克辛尼雅交头接耳地說話，他們的臉就也現出狡猾的、鬼鬼祟祟的神情，仿佛他們串通了要做甚么坏事似的。

大家决定要給阿尼西木办亲事了。

"唉，嘖嘖！……弟弟倒早就結婚了，"瓦尔瓦拉說，"可是你仍旧沒个伴儿，就跟市上的公鸡一样。这成甚么話？唉，嘖嘖，求上帝保佑，結婚吧，然后随你的便，自管出外去做事好了，让老婆留在家里做个帮手。小伙子，你过日子沒有一点章法，我看你已經把甚么章法都忘了。唉，嘖嘖，你們这些城里人呀，全有罪喲。"

崔布金家里的人既是要結婚，那么大家就得給他們这些有錢的人挑頂好看的新娘。他們給阿尼西木也找了一个俊俏的姑娘。他自己呢，长着一副不招人喜欢的、不起眼的相貌，尽管身体单薄而且病态，个子矮小，臉蛋却挺肥，鼓起来，倒好像他要把那两片臉蛋儿吹掉似的。他那对眼睛一眨也不眨，眼神尖利，鬍子又稀又紅；每逢他想心事，老是把鬍子噘进嘴里去嚼；此外，他爱喝酒，这从他的臉容和他的步态就看得出来。可是他一听說

他們已經給他找到一个很漂亮的新娘，就說：

“哦，話說回来，我自已也不丑啊。应当說，咱們崔布金家的人都长得漂亮。”

靠近城边有一个托尔古耶渥村。最近，有一半已經并进城里去，剩下来的一半仍旧算是村子。在并出去的那一半地方里面，有一个寡妇住着一所自已的小房子，她跟她妹妹同住；这妹妹很穷，白天出去做零工，有个女儿名叫丽巴，是个姑娘，也出去做零工。托尔古耶渥的人們已經在称道丽巴的美貌，可是她那赤貧的家境却吓退了一切人；大家认为只有鰥夫或者上了岁数的人才肯不顾她穷而跟她結婚，或者索性不結婚而跟她同居，她母亲跟着她也就有吃有喝了。瓦尔瓦拉听媒人說到丽巴，就坐車子到托尔古耶渥去了。

然后，在那姑娘的姨媽家里照规矩安排了相亲的仪式，备了凉菜和葡萄酒；丽巴穿一件特为相亲做的粉紅色新衣服，一条鲜紅的緞带在她头发上面像火焰一样閃着。她瘦，弱，臉白，五官温柔而秀气，她的皮肤由于在露天底下工作而晒得发紅；羞臊哀伤的笑容老不离开她的臉，一双眼睛带着孩子气看人，显出信任和好奇的神情。

她年輕，仍然是个小姑娘，乳房还看不大出来，不过她可以結婚了，因为已經到了年紀。她长得确实美，只有一个地方不招人喜欢，就是她那双像男人一样的大手，現在那双手沒事可做，垂在那儿，好比两只大爪子。

“陪嫁錢沒有，我們倒也不在乎，”老人对姨媽說。“早先我們給我們的儿子斯捷潘也娶了个穷人家的姑娘，現在我們不知該怎样称贊她才好了。在家里也罢，在店里也罢，她那双手簡直称得起是金子打的呢。”

丽巴站在門口，好像要說："随您怎样摆布我就是，我相信您。"她母亲普拉斯科維雅，这个做零工的女人，躲在厨房里，胆怯得一动也不能动了。当初她还年輕的时候，有一回，她在一个商人家里擦地板，那商人发起脾气来，踹了她一脚；她十分害怕，呆住了，从此她一輩子心底里老存着害怕的感觉。她一害怕，胳膊和腿就老是发抖，臉頰抽筋。她坐在厨房里，极力听客人們說甚么話，不断地在胸前画十字，用手指头按着前額瞧神像。阿尼西木微微有点醉意，推开厨房的門，随便地說：

"您坐在这儿干甚么，亲媽媽？您不来，我們觉着悶得慌呢。"

普拉斯科維雅战战兢兢，用手按着干瘪的瘦胸脯，回答說：

"哪儿的話。多承您关照……您心眞好，老爷。"

相亲以后，婚期定妥了。这以后，阿尼西木在家里各个房間里走来走去，打唿哨，或者忽然想起甚么，就变得心事重重，一动也不动地凝神瞧着地板，仿佛眼光要鉆到深深的地底下去似的。他知道自己就要結婚，而且那么快，定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却沒露出高兴的样子，也不打算去看新娘，光是不断地打唿哨。他所以結婚，显然只因为他父亲和后媽要他結婚，又因为村子里有这样的風俗：要儿子結婚是为了給家里添一个帮手。他走的时候，一点也不匆忙，总之他一举一动都跟先前几次回来的情形不一样；他显得特别随便，說出来的話也不对头。

3

希卡洛渥村住着两个女裁縫，是姊妹俩，屬于鞭身派[①]。婚

---

① 基督教的一种宗派，相信鞭笞自己，可以平息神怒。

礼的新衣服就交給她們做，她們常常來量尺寸，喝很久的茶。她們給瓦尔瓦拉做一件棕色长衫，鑲黑花边和玻璃珠；給阿克辛尼雅做一身淡綠的衣服，配上黃色前胸，拖着长后襟。等到裁縫做完活，崔布金却不付她們工錢，只給店里的貨物；她們愁悶地走了，手里提着她們完全不需要的几小捆硬脂蜡烛和沙丁魚；她們走出村子，到了乡野上，就在一个土坡上坐下，哭起来。

在举行婚礼的三天以前阿尼西木回来了，从头到脚一身新。他穿着发亮的胶皮雨鞋，沒扎領結，却拴着一条紅綫绳，上面穿着小珠子。他肩头上披着一件大衣，沒把胳膊伸进衣袖里去，这件大衣也是新的。

他在神像面前庄重地禱告一番，然后向父亲問安，送給他十枚銀卢布和十枚半卢布銀币；送給瓦尔瓦拉的也是这样一份。他送給阿克辛尼雅的是四分之一卢布銀币二十枚。这份礼物特别可爱的地方就在于所有的錢币仿佛是精心配好的一样，一律是新的，在阳光里发亮。他极力要显得庄重严肃，就綳紧了臉，鼓起腮帮子。他嘴里冒出酒气来；他一定每到一个火車站就上飲食店去一趟。这个人仍旧带着那种随随便便的样子，那种多余的气派。然后，阿尼西木跟老头儿一块儿喝茶，吃东西。瓦尔瓦拉把那些新卢布放在手心上翻来复去地看，同时問起那些在城里生活的同乡。

"謝謝上帝，他們都不錯，他們过得挺好，"阿尼西木說。"只是伊凡·叶果罗夫家里出了点事：他的老婆子索菲雅·尼基佛罗芙娜去世了。她害的是痨病。他們为了让她的灵魂得到安息而安排了丧宴，那是从飯館里叫来的。每一客是两个半卢布。还有眞正的葡萄酒。我們的同乡，几个庄稼汉，也去了。叶果罗夫为他們也叫了两个半卢布一客的飯菜。其实他們甚么也沒

吃。庄稼汉哪儿懂得甚么口味！"

"两个半卢布呀！"老头說，摇摇头。

"可不是！那儿又不是乡下。比方說，你走进一家飯館想吃一頓，点了这样那样的菜，凑上三朋四友，一块儿喝上一通酒。一眨巴眼儿的工夫，天就已經亮了。对不起，你得替每个人付三四个卢布才成。要是跟薩莫罗多夫在一块儿，那他飯后喜欢喝上一杯搀白兰地的咖啡，可是，先生，上等白兰地要六十戈比一小杯哪。"

"他随口乱說了，"老头子惊叹地說，"他随口乱說了！"

"現在我老是跟薩莫罗多夫在一块儿。替我給你們写信的就是这个薩莫罗多夫。他写得真好。媽，"阿尼西木快活地对瓦尔瓦拉說下去，"要是我告訴您薩莫罗多夫是个甚么样的人，您才不会相信呢。我們大家都叫他穆赫达尔，因为他跟亚美尼亚人一样，周身上下一片黑。我把他看得透里透；媽，他的事儿就跟我手上的五个指头一样，我全知道，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就老是跟着我，难舍难分，現在就是拿水冲也冲不散我們了。他好像有点怕我，可是离开我又活不下去。我上哪儿他也上哪儿。媽，我长着一对真正厉害的眼睛。我在旧衣市上一眼看見一个农民卖一件衬衫。'慢着，这衬衫是偷来的！'果然不錯，那衬衫真是偷来的。"

"你怎么知道的呢？"瓦尔瓦拉問。

"也說不出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是长着那样的眼睛唄。我并不知道衬衫的来历，可是，不知甚么緣故，我就那么心血来潮了：这东西是偷来的，准是这么的。偵緝队里那些同事常常这么說：'嘿，阿尼西木打山鷸去啦！'那意思是說找賊贓去了。对了……偷是誰都会的，可是要想保牢賊贓，那就难了！世界挺大，可就

是沒有地方藏賊贓。"

"上个星期公托列夫家里給牽走了一只公羊和两只母羊，"瓦尔瓦拉說，叹一口气，"却沒有人去把它們找回来……唉，嘖嘖……"

"行。我可以去找。这沒什么，我办得到。"

結婚的日子到了。那是四月里一个凉快、晴朗、快活的日子。从一清早起，人們就坐着由两匹或者三匹馬拉着的馬車在烏克列耶渥村里来来去去，鈴子叮当地响，車軛和馬鬃上裝飾着鮮艳的絲絲。白嘴鴉給車馬声鬧得心慌意乱，在柳树林里呱呱地叫；椋鳥也提高嗓門，不停地叫喚，倒好像因为崔布金家办喜事而高兴似的。

屋里桌子上，已經摆滿长条的魚、腊肉、肚子里塡滿东西的家禽、一盒盒的鰛魚、各种各样盐腌的和醋漬的吃食、許多瓶伏特卡和葡萄酒，空气里瀰漫着熏腊腸和酸龙虾的气味。老崔布金在桌子旁边走来走去，靴后跟嘎吱嘎吱地响，拿着两把刀子互相磨着。大家不住地喊瓦尔瓦拉的名字，問她要这样要那样；她呢，样子慌慌張張，上气不接下气，不断地在厨房里跑进跑出；厨房里面，考斯丘科夫家的厨师和赫雷明家年輕一辈人的厨娘头脑从天亮起就在干活了。阿克辛尼雅卷起头发，只穿着紧腰衣，沒穿长衫，脚上穿一双嘎吱嘎吱响的新皮靴，一陣風似地跑过院子，只看見她那光光的膝头和胸脯一閃就过去了。各处热热鬧鬧，人們可以听見罵人和賭咒的声音；行人在敞开的大門口站住，样样事情都使人覺得馬上就要发生一件大事了。

"他們坐車去接新娘啦！"

馬車鈴子叮当响着，出了村子很远才消失……到两点多钟，人們奔跑起来，原来鈴声又响了，他們把新娘接来了！教堂里挤

满了人，枝形烛架点亮了，唱詩班按老崔布金的意思照着乐曲集唱歌。輝煌的亮光和鮮艳的衣服弄得丽巴眼花撩乱；她觉得歌手在用响亮的嗓音砸她脑袋，就跟錘子一样。她生平第一回穿的紧腰衣和她那双鞋夹得她挺痛；她的脸相看上去仿佛是在昏厥以后剛剛清醒过来似的；她呆瞪瞪地往四下里瞧，却甚么也沒看明白。阿尼西木穿一身黑礼服，脖子上沒扎領結，却系了一条紅綫绳，心事重重，瞧着一个地方出神，每逢歌手高声唱起来，就赶快在胸前画十字。他心里感动，想哭出来。这教堂他从很小很小的时候起就熟悉，从前有一个时期他那去世的母亲常带他上这儿来領圣餐，有一个时期他还在儿童唱詩班里歌唱，每个神像、每个角落他都記得清清楚楚。現在呢，他結婚了，为了規規矩矩做人而必須娶妻子，可是現在他沒想这些，不知怎么他竟不記得而且完全忘了他的婚事。眼泪使得他眼睛看不見神像，心里堵得慌。他暗自禱告，祈求上帝让那个在数难逃的災难，即使不是今天，可是明天一定会降在他身上的災难，好歹放过他去，就跟天旱的日子里雨云掠过村子却不落下一滴雨来一样。过去已經积下那么多的罪，那么多的罪，事情已經闹到簡直沒有退避的余地，沒有挽回的余地，就連要求寬恕也好像不近情理了。可是他仍旧恳求寬恕，甚至大声地哭出来，不过誰也沒理会，因为他們以为他喝多了酒。

有一个孩子用苦恼的声音哭着說：

“好媽媽，带我离开这儿吧，亲媽媽！……”

“不許說話！”教士叫道。

新婚夫妇从教堂出来，走回家去，人們跟在他們身后跑着。商店附近，大門附近，院子里窗跟前，也都圍满了人。村妇們来唱喜歌。合唱队早已站在前堂，拿了乐曲集等着，年輕的夫妇剛

刚跨进門檻，他們就提高喉嚨用尽力气齐声唱起来；特意从城里約来的一个乐队也开始奏乐。頓河香檳酒已經盛在高杯子里，送过来。木匠兼包工头叶里扎洛夫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眉毛生得很密，弄得眼睛也看不大見了，他对新婚夫妇說：

"阿尼西木和你，孩子，要相亲相爱，要按上帝的意思过日子，孩子們，求圣母不要背棄你們。"他扑在老头子的肩膀上，嗚嗚地哭了。"格里果里·彼得罗維奇，咱們哭一場吧，高兴地哭一場吧，"他用尖細的声音說，然后立刻笑起来，用响亮的低音接着說。"哈哈哈，你又添了个好儿媳妇！她呀，处处都合格，处处都光溜溜的，沒一点杂音，整个机器都沒毛病，螺絲釘多得很。"

他是叶果列夫县的人，可是从年輕时候起就在烏克列耶渥村的工厂和县里做工，已經在这儿落戶了。多年以来，大家觉得他一直是这么老，一直跟現在一样的瘦长；多年以来，大家一直叫他"拐杖"。也許因为近四十多年来专門在工厂里做修理工作吧，总之，他批評每个人和每样东西的时候总是在扎实上面着眼：看一看是不是需要修理。他在靠着飯桌坐下来以前，先試了好儿把椅子，看它們結实不結实；他还摸了摸鮭魚。

喝过頓河香檳酒以后，大家圍着桌子坐下来。客人們談天，移动椅子。歌手在前堂唱歌，乐队奏乐，同时院子里村妇們齐声唱喜歌，結果造成一种可怕的、乱七八糟的声音，鬧得人头昏眼花。

"拐杖"坐在椅子上扭个不停，胳膊肘碰着他身旁的人，妨碍人家談話；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哭。

"孩子們，孩子們，孩子們……"他急促地嘟噥着。"阿克辛尼雅宝貝儿，瓦尔瓦拉宝貝儿，咱們太太平平、和和睦睦地过日子吧，我亲爱的小斧子……"

他酒量小，現在只喝了一杯英国苦酒就醉了。这难于下咽的苦酒不知道是用甚么东西做成的，一喝就醉，仿佛一悶棍把人打暈了似的。舌头开始轉动不灵了。

在座的有本地的敎士、带着太太的工厂职員們、商人、从别的村子来的飯鋪老板。本区的区长和书記也并排坐在那儿，他們已經一块儿服务了四十年，在这段时期里每逢給人签署文件，或者在放人走出区政府以前，总要把人欺騙一下或者侮辱一下，如今他倆养得肥头胖脑，仿佛他們在欺詐里泡得太久，連臉上的皮肤都有了特别的、賊样的光彩。书記的老婆是一个斜眼的瘦女人，把她所有的孩子都带来了，她像一只鷹似地斜着眼瞄准菜碟，凡是她的手够得到的都被她一齐搶光，放进她自己的或者孩子的衣袋里去了。

丽巴坐在那儿，好像变成了石头，仍旧現出在敎堂里的那副表情。阿尼西木自从认識她以后还沒跟她說过一句話，因此直到現在还不知道她的嗓音是甚么样儿；現在，他坐在她身旁，始終悶声不响，只顾喝英国苦酒，等到喝醉了才开口，跟坐在对面的丽巴的姨媽說：

“我有个朋友，姓薩莫罗多夫。他是个特别的人。論身分他是个光荣的公民，他善于讲話。不过我把他看得透里透，姨媽，他也知道。請您跟我一块儿为薩莫罗多夫干一杯吧，姨媽！”

瓦尔瓦拉筋疲力尽，精神恍惚，繞着桌子走来走去，劝客人吃东西；她明明很滿意，因为菜有那么多碟，全都那么丰富——現在誰也不能說他們坏話了。太阳落下去了，可是酒宴一直沒停；客人已經不知道自己在吃甚么，喝甚么了；他們讲的話也休想听得清，只有在乐队的乐声偶尔停下来的时候，才可以清楚地听見外面有一个村妇嚷着：

“你們吸飽了我們的血，强盜；叫你們遭了瘟才好！”

到傍晚，大家合着乐声跳舞。赫雷明家年輕一輩人带着他們自已的酒光临了，其中有一个在跳卡德里尔舞的时候，两只手各拿一个酒瓶，嘴里还銜着酒杯，逗得大家都笑了。卡德里尔舞跳到一半，他們忽然坐下身去，蹲着跳起来；穿綠衣服的阿克辛尼雅像一道閃电似地飞过来飞过去，衣裾搧起一陣風。有人踩坏她的衣裾的綳边，“拐杖”就嚷道：

“喂，他們把护墙板扯下来啦！孩子們！”

阿克辛尼雅生着天眞的灰色眼睛，难得眨巴一下；臉上老是带着天眞的笑容。那对一眨也不眨的眼睛、长脖子上的小脑袋、苗条的身材，都有点蛇的样子。她配上周身的綠色，配上她那黄色的前胸，唇边露出微笑，看上去活像春天从嫩嫩的黑麦田中探出头来瞧着行人的一条蛇。赫雷明家的那些人待她随随便便；很明显，她跟他們当中年紀頂大的一个早已打得火热了。可是她那聾丈夫却一点也沒看出来，他压根儿就沒瞧她；他坐在那儿，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正在吃胡桃。他咬开胡桃壳的时候声音响得很，听上去跟放枪一样。

可是，看哪，老崔布金自已走到房中央来了，他把手絹一搖，表示他也要跳俄罗斯舞；于是从房里各处，从院子当中的人群里，騰起来一片嘈杂的贊叹声：

“大老板也出場啦！大老板！”

瓦尔瓦拉跳舞了，可是老头子光是搖手絹，跺靴后跟；院子里的人互相推搡着，往窗子里看，十分高兴。一时間，他們寬恕了他的一切——他的財富，他的欺侮。

“跳得好哇，格里果里·彼得罗維奇！”那群人叫道，“对，跳吧！你还能行哪！哈哈！”

这場舞直跳到夜深一点多钟才散。阿尼西木踉踉蹌蹌走过去跟乐师和歌者一一告別，送給他們每人一枚新的半卢布銀币。老人身体倒沒搖晃，不过走起路来也还是有一条腿下脚很重；他一面送客人出去，一面对每个客人說：

"办这場喜事花了两千卢布哪。"

大家走散的时候，有人穿錯衣服，丢下自己的旧大衣，穿走了希卡洛渥村的飯鋪老板的好大衣；阿尼西木忽然冒火，嚷起来：

"別忙！我馬上就会找着它！我知道是誰偷的！別忙！"

他跑上街去追人，可是人家拦住他，把他搀回家来，尽管他醉醺醺，气得滿臉通紅，一头的汗，仍旧把他推进屋里去，扣上了門；在那屋里，姨媽已經在給丽巴脫衣服了。

4

五天过去了。阿尼西木准备好动身了，就走上楼去向瓦尔瓦拉告辞。她房間里神像前面的灯都点亮了，瀰漫着熏香的气味；她坐在窗口，正在用紅毛綫打袜子。

"你在我們这儿住得不久，"她說，"大概你觉着膩味了吧？唉，嘖嘖……我們过得挺好，样样东西都很多。我們把你的喜事办得挺像样，挺風光；老头子說用了两千卢布呢。一句話，我們生活得跟商人一样，只是我們这儿很乏味。我們淨欺負老百姓。我心都痛了，我亲爱的；我們把他們欺負得多厉害啊，我的天！我們交換一匹馬也好，买甚么东西也好，雇工人也好，处处都要騙人。騙了又騙。鋪子里的素油又苦又臭，就連人家的煤黑油都比它强。可是請你說說看，难道我們不能卖好油嗎？"

"各人有各人的行业，媽。"

"可是話說回来，我們将来不是都得死嗎？唉唉，你眞应該跟你爸爸談一談才好！……"

"您自己該跟他談才对。"

"算了吧，算了吧！談呢，我倒是对他談了，可是他也跟你一样的說甚么各人有各人的行业。你想，将来到了另一个世界里，人家会管你干的是甚么行业嗎？上帝的裁判可是公道的。"

"当然，人家不会管的，"阿尼西木說，叹一口气，"話說回来，反正上帝是沒有的，媽。哪儿会有人来管呢！"

瓦尔瓦拉惊奇地瞧着他，揚声大笑，两只手合起来一拍。由于她眞心地对他的話感到惊奇，而且睁大眼睛瞧着他，把他当作怪人一样，他窘了。

"也許上帝是有的，只是信仰沒有罢了，"他說，"我在举行婚礼的时候，觉着很不自在。如同从母鸡身子底下拿到一个鸡蛋，鸡蛋里面有个小鸡在唧唧叫一样，我的良心也忽然唧唧叫起来，我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时时刻刻暗想：'上帝是有的！'可是我一走出教堂啊，就全完了。眞的，究竟有沒有上帝，我怎么知道呢？我們从小就沒受过这样的教育；娃娃还在娘的怀里吃奶的时候，就老是受到这样的教育：'各人有各人的行业。'要知道，爸爸也不信上帝。您先前說公托列夫家里有些羊給人偸走了……我已經找着了；那是希卡洛渥村的一个农民偸的；他偸了羊，可是爸爸得了羊皮……这就叫做信仰喲！"

阿尼西木眨巴着眼睛，搖头。

"区长也不相信上帝，"他接着說，"书記也一样，就連教堂职員也一样。至于他們上教堂，持斋，那也只是为了避免人家說他們的坏話，而且防着万一眞有世界末日的审判罢了。如今大家都

說世界的末日好像已經来了，因为人变得軟弱，不尊敬父母，等等。这全是廢話。媽，依我的看法，毛病全出在人們昧了良心。我看得透，媽，我明白。要是人家有一件偷来的衬衫，我一眼就看得出来。比方說，有一个人坐在飯鋪里，您还当是他在喝茶，沒甚么；我呢，不但看見他在喝茶，还看見他沒有良心。你走来走去，尽可以走上一整天，却碰不見一个有良心的人。这原因完全在于他們不知道有沒有上帝……好了，再見，媽。希望您好好活下去，别記着我的坏处。"

阿尼西木在瓦尔瓦拉的脚旁跪下来。

"我为种种事情感激您，媽，"他說，"我們家有了您，得了很大的好处。您是一个很正派的女人，我对您很滿意。"

阿尼西木十分感动地走出去了，可是又回来，說：

"薩莫罗多夫把我牽連到一桩麻煩事里面去了：我要就会发一笔大財，要就会倒楣。要是出了甚么事，那求您务必安慰爸爸才好，媽。"

"唉，何必說这种話？唉，嘖嘖……上帝是仁慈的。你呢，阿尼西木，对你老婆也該心疼一点才好，可是現在你們却大眼瞪小眼；說眞的，你至少也該带个笑臉啊。"

"是啊，她也眞是个怪物……"阿尼西木說，叹口气，"她甚么也不懂，老是不讲話。她年輕得很，那就让她慢慢长大吧。"

一匹高大壮实的白毛公馬已經拉着一辆二輪馬車停在門廊外面。

老崔布金一纵身上了車，意气揚揚地坐下，拿起繮绳。阿尼西木吻瓦尔瓦拉、阿克辛尼雅、他的兄弟。丽巴也站在門廊上，一动不动，眼睛瞧着别处，仿佛她不是来送他，而是不知甚么緣故湊巧站在那儿似的。阿尼西木走到她面前，用嘴唇輕輕碰了

碰她的臉蛋儿。

“再見，”他說。

她沒有瞧他，却現出一种古怪的笑容；她的臉顫抖起来，不知甚么緣故大家都可怜她了。阿尼西木也一窜就跳上了馬車，两只手扠在腰上，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个美男子。

他們坐着車子上坡，一路出了峽谷，阿尼西木不断的回过头去瞧村子。那是一个温暖晴朗的日子。牲口还是第一回給人赶到外面来，村姑和村妇們穿着过节的华丽衣服在牲口旁边走来走去。褐色的公牛嗚嗚地叫，由于得到自由而高兴，用前蹄刨地。四面八方，上上下下，都有百灵鳥在歌唱。阿尼西木回过头去看一眼那座端正的白色教堂（它最近才粉刷过），想起五天前怎样在那里面祈禱，又看一眼綠色房頂的学校，看一眼从前他常在里面游泳和釣魚的小河，就有一股欢乐的浪头在胸中激蕩，他恨不得地下忽然升起一堵墙来，不容他再往前走，让他永远伴着过往的岁月才好。

到了火車站，他們走进飲食部，各人喝了一杯白葡萄酒。老头子伸手到口袋里摸錢包，打算付錢。

“我請客！”阿尼西木說。

老头子感动地拍拍他的肩膀，对僕役眨一眨眼，好像說：“瞧，我有一个多么好的儿子。”

“你应当留在家里做生意才对，阿尼西木，”他說，“对我来說，你是个了不起的宝貝！我会把你从头到脚鍍上金呢，好儿子。”

“这是办不到的，爸爸。”

白葡萄酒有点酸，而且有火漆的气味，可是他們又喝了一杯。

老崔布金从火車站回到家来，一下子竟认不出他的小儿媳妇了。丈夫刚刚坐着車出了院子，丽巴就变了样，忽然高兴起来。她换上一条早先穿过的旧裙子，光着脚，把袖子卷到肩膀上，擦前堂的楼梯，用銀鈴样的尖嗓音唱歌；等到她端着一大盆髒水走出去，抬头看太阳，露出孩子气的笑容时，她自己也像一只百灵鳥一样了。

一个老工人正好走过門口，搖着头，嗽了嗽喉嚨說：

“是啊，格里果里·彼得罗維奇，上帝給你送来的儿媳妇眞了不起！”他說，“她不能算是娘們儿，簡直該算是一宗宝貝！”

5

七月八日，星期五那天，外号叫做“拐杖”的叶里扎洛夫和丽巴，从卡桑斯科耶村回来，这天是当地教堂紀念卡桑圣母的祭礼日，他們刚刚到那儿去做过礼拜。丽巴的母亲普拉斯科維雅在他們身后很远的地方走着，她老是落在后面，因为她有病，气喘。天色已經将近黄昏了。

“啊，啊，啊！……”“拐杖”一面听丽巴讲話，一面惊奇地說。“啊，啊！……眞的嗎？”

“我啊，挺爱吃果酱，伊里亚·瑪卡雷奇，”丽巴說。“我坐在我那小屋里，老是喝茶呀，吃果酱呀。要不然我就跟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一块儿喝茶，她常常讲点打动人心的事儿。她有許多許多的果酱——四罐子哪。‘吃吧，丽巴，’她說，‘由着性儿吃吧。’”

“啊，啊，啊！……四罐子哪！”

“他們过得可闊气啦。喝茶的时候还吃小白面包；肉也是要

吃多少就吃多少。他們过得可闊气啦，不过我在他們那儿总觉着害怕，伊里亚·瑪卡雷奇。唉唉，我好怕喲！”

“你怕甚么呢，孩子？”“拐杖”問，他回过头去看普拉斯科維雅落得远不远。

“結婚以后，我先是怕阿尼西木·格里果里奇。阿尼西木·格里果里奇并沒怎么样，也沒欺負我，只是他一走近我的身边，就有一股凉气跑遍我的全身，一直鉆进我所有的骨头里去了。我沒有一夜睡着过，老是发抖，禱告上帝。現在呢，我怕阿克辛尼雅，伊里亚·瑪卡雷奇。她也沒怎么样，老是笑，不过有时候她瞧一眼窗外，眼神却那么凶，射出綠光，就跟关在栏里的羊眼睛一样。赫雷明家年輕一輩人正在挑撥她：‘你家的老头子，’他們說，‘在布乔基諾有一小块地，大約有四十俄亩，’他們說，‘那儿有沙土，有水，所以你，阿克秀霞①，’他們說，‘在那儿自已开一个磚厂吧，我們来合股經营就是。’現在的磚价是二十卢布一千块。那是賺錢的生意。昨天吃午飯的时候阿克辛尼雅就对老头子說：‘我打算在布乔基諾开个磚厂；我自已做点生意。’她一边說一边笑。格里果里·彼得罗維奇的臉可就阴下来了，看得出来他是不喜欢这个办法的。‘只要我还活着，’他說，‘那就不能分家，我們得守在一块儿。’她瞪了他一眼，暗自咬牙……煎餅端上来了，可是她不吃！”

“啊，啊，啊！……”“拐杖”惊奇地說，“她不吃呀！”

“还有，劳您的駕說說看，她到底甚么时候才睡觉啊？”丽巴接着說。“她剛剛睡了半个钟头，就跳起来，这儿走走，那儿走走，看农民們放火燒甚么东西沒有，偷甚么东西沒有……她眞

① 阿克辛尼雅的爱称。

可怕，伊里亚·瑪卡雷奇！赫雷明年輕一輩人喝过喜酒以后，沒有回去睡覺，却一块儿坐車到城里去打官司了；大家都說这大概是阿克辛尼雅鬧出来的。有两个兄弟答应給她开一个造磚厂，可是第三个生气了；他們的工厂就此停工一个月，我的叔父普罗霍尔沒活儿可做，挨門挨戶地要飯。'趁这工夫，您应該去下田种地，或者鋸鋸树甚么的，'我对他說，'何必这么丟臉？''我已經忘了庄稼活啦，'他說；'我不会做了，丽宾卡。'……"

他們在一小片新生的白楊树林旁边站住，歇歇气，等普拉斯科維雅。叶里扎洛夫早就在做小規模的包工活儿，可是买不起馬，总是徒步走遍全县，甚么也不带，只带一个小口袋，里头装着面包和洋葱，他大踏步地走路，甩搭着胳膊。同他一块儿走路是很难跟得上的。

树林的进口地方立着一块地界标。叶里扎洛夫碰一碰它，看它結实不結实；普拉斯科維雅喘吁吁地走到他們面前来了。她那滿是皺紋、素来神色惊恐的臉，这时候却快活得放光，今天她跟別人一样到过教堂，后来逛了一趟集，在那儿还喝了梨汁克瓦斯！这在她是少有的，現在她甚至覚得今天是她生平第一回过得滿意的一天了。他們休息了一陣，三个人并排走着。太阳已經在落下去，斜阳射进树林，树干发亮。前面隐約傳来了人声。烏克列耶渥的姑娘們早就在他們前头走过去了，可是一直留在树林里沒走，多半在采菌吧。

"喂，丫头們！"叶里扎洛夫叫道，"喂，美人儿！"

回答的是一片笑声。

"'拐杖'来啦！'拐杖'！老生姜！"

回答的也是笑声。然后树林也落在后面了。工厂的烟囱頂可以看見了。钟楼上的十字架发光：这就是那"教堂职員在丧宴

上吃掉所有魚子酱"的村子。現在他們差不多要走到家了，他們只要下坡，走进那大峽谷就成了。丽巴和普拉斯科維雅本来光着脚走路，这时候就在草地上坐下来穿鞋，包工头叶里扎洛夫也陪她們坐下来。要是他們从上面往下瞧一眼，烏克列耶渥和它的柳树、白教堂、小河，就显得美丽平靜；只有工厂的房頂刺眼，主人为了少花錢而把房頂塗成一种暗淡无光的古怪顏色。他們可以看見对面山坡上有黑麦——一垛垛，一捆捆，东一堆，西一堆，仿佛让暴風吹散了；那些新割下来的麦子一排排地躺在那儿；燕麦熟了，这时候給太阳照得跟珍珠母一样反光。这正是收割的时候。今天是节日，明天是星期六，他們割黑麦，运走干草，随后是星期日，又是假日。每天远处有隆隆的雷声。天气悶热，看起来像要下雨。現在每个人瞧着这片田野都会想：求上帝保佑我們赶快收完庄稼才好；大家觉得高兴，暢快，同时却又着急。

"如今割麦子的工人眞能掙錢，"普拉斯科維雅說，"一天掙一卢布零四十戈比呢！"

人們紛紛从卡桑斯科耶的市集回来：村妇啦、戴新帽子的工人啦、乞丐啦、小孩子啦……一会儿有一辆大車走过去，揚起灰尘，車后跟着一匹沒卖掉的馬，那匹馬仿佛因为沒卖掉而暗自高兴似的；一会儿有一头公牛由人牵着犄角往前走去，它却死命地不肯走；一会儿又过去一辆大車，車上坐着醉醺醺的农民，把腿搭拉下来。一个老太婆領着一个头戴大帽子、脚穿大靴子的孩子走过去，那孩子热得累了，又因为那双沉甸甸的靴子不容他的腿在膝头那儿打弯，就更加累了，不过他还是用足气力不斷地吹一个玩具喇叭。他們已經走下斜坡，轉弯上了大街，可是喇叭声仍旧听得到。

"我們的厂主好像完全变了……"叶里扎洛夫說。"这可眞

糟！考斯丘科夫生了我的气。‘飞檐上用的薄板太多。’‘怎么太多？該用多少就用了多少，瓦西里·丹尼雷奇；我又沒拿它們就着粥喝到肚子里去，那是薄板啊。’‘你怎么可以跟我这样說話？’他說，‘你这混蛋，你这蠢貨！别忘了形！’他嚷着說，‘是我提拔你做包工头的啊。’‘这也沒甚么希罕！’我說。‘当初我沒做包工头的时候，我也天天有茶喝啊。’‘你們全是下流胚……’他說。我沒言語。‘我們在这个世界里是下流胚，’我心想，‘到了下一个世界里你們就是下流胚罗。’哈哈哈！第二天他軟下来了。‘你别記恨我的話，瑪卡雷奇，’他說。‘要是我說話有过火的地方，’他說，‘那么話說回来，我是第一行会的商人，比你上流——你应当閉嘴才对。’‘您是第一行会的商人，我是木工，’我說，‘这話不錯。可是圣徒約瑟也是木工啊。我們这行业是正当的，連上帝都喜欢。要是您願意做比我上流的人，那也随您，瓦西里·丹尼雷奇。’后来，我是說在談过这回話以后，我心想：‘到底誰是上流人啊？第一行会的商人呢，还是木工？’一定是木工，孩子們！”

“拐杖”想了一想，补充几句：

“是这样的，孩子們。誰劳动，誰能忍，誰就上流。”

太阳已經落下去了；濃雾白得跟牛奶一样，在河面上，在教堂的圍墻里，在工厂四周的空地上升起来。这时候，黑暗很快的降临了，坡下面已經有灯火在閃亮，看上去那片濃雾好像掩盖着一个不見底的深淵似的；生来穷苦、准备照这样穷一輩子、除去惊恐而温柔的灵魂以外願意把一切都献給别人的丽巴和她母亲，也許在这一刹那間会隐約想到：在这广大神秘的世界里，在生命世世代代无穷的延續中，她們也是一种力量，而且比某些人上流吧。她們坐在坡上挺痛快，幸福地微笑着，却忘了她們还得走下斜坡回家去。

末后，她們回到了家。收割工人坐在商店附近和大門外面的地上。烏克列耶渥的农民們素来不肯到崔布金家来做活，他只好雇外乡人。如今在黑地里看上去，坐在那儿的人仿佛长着又长又黑的鬍子似的。商店开着門，从門口可以瞧見聾子在里面跟一个男孩下跳棋。收割工人輕声唱歌，低得差不多听不清，或者大声要求发給他們前一天的工資，可是雇主不发給他們，因为深怕他們明天走掉。老崔布金脫掉上衣，穿着坎肩，跟阿克辛尼雅坐在門廊前面樺树底下喝茶；桌子上点着一盞灯。

“老大爷！”收割工人在門外叫道，好像要嘲弄他似的。“哪怕发給我們一半工錢也是好的！老大爷！”

立刻来了笑声。然后他們又唱起来，声音低得差不多听不清……“拐杖”也坐下来喝茶。

“哪，我們去赶集来着，”他讲起来。“我們玩玩乐乐，痛快极啦，孩子們，贊美主吧。可是出了一件不好的事儿：鉄匠沙希卡买烟叶，哪，給了店老板一枚半卢布銀币。不料那半卢布銀币是个假錢，”“拐杖”接着說，往四下里看一眼；他想小声說話，可是他却用一种发悶的、嘶哑的声音讲着，人人都听得見。“原来那半卢布銀币是假錢。人家問他这錢是哪儿来的。‘这是阿尼西木·崔布金給我的，’他說，‘他是在我去吃喜酒的时候給我的，’他說。他們就把巡警叫来，把这人带走了。……注意啊，格里果里·彼得罗維奇，可别出甚么事儿，也别惹出甚么閑話来……”

“老大——爷！”那个声音又在門外嘲弄地叫道。“老大——爷！”

随后是沉默。

“啊，孩子們，孩子們，孩子們……”“拐杖”很快地咕噜着，站起来了。他睏了。“好了，謝謝您的茶，您的糖，孩子們。到睡覺

的时候啦。我有点朽啦，我的房梁有点朽啦。哈哈哈！”

他一面走，一面說：

“我大概到死的时候了！”

他就嗚嗚地哭了。老崔布金沒有把茶喝完，只是仍旧坐了一会儿，想心事，他那臉容看上去像是在听“拐杖”的脚步声，“拐杖”已經順着大街走远了。

“鉄匠沙希卡多半是胡說，”阿克辛尼雅猜中他的心事，說。

他走进房里去，过一会儿提着一个包袱走回来；他打开那包袱，卢布閃閃发亮，都是些簇新的錢币。他拿一个，用牙咬了咬，往盘子上一丢；然后又丢一个……

“这些卢布果然是假的……”他說，瞧着阿克辛尼雅，好像糊塗了。“这都是当初阿尼西木带回来，算做他的礼物的。你，孩子，拿去，”他小声說，把包袱塞在她手里。“拿去丢在井里吧……去它的！注意，可别張揚出去。千万别出甚么岔子才好……把茶炊拿走，熄了灯……”

丽巴和普拉斯科維雅坐在堆房里，瞧着灯亮一个个地灭了；只有楼上瓦尔瓦拉的房間里，有些藍色和紅色的神像灯还亮着；和平、滿足、純洁的空气从那儿飄下来。普拉斯科維雅对女儿嫁了闊人这件事始終还沒习惯，每逢她来到这儿，总是怯生生地縮在前堂里，臉上現出恳求的笑容，茶和糖就送到她那儿去了。丽巴也过不慣，丈夫走后就不在自己的床上睡觉，随便在哪儿倒头就睡，或是在厨房里，或是在堆房里。她天天擦地板，洗衣服；觉得自己像是来打短工的。現在，她們做完礼拜回来以后，就到厨房里去跟厨娘一块儿喝茶；然后她們走进堆房，在雪橇和矮墙中間的地板上躺下来。那儿挺黑，有套包子的气味。正房四周的灯亮全熄了，然后她們听見聾子关上店門，收割工人們在院子里打

点着睡觉了，远处，在赫雷明家年輕一輩人的家里，他們正在拉那貴重的手風琴……丽巴和普拉斯科維雅开始昏昏地睡去。

她們給甚么人的脚步声惊醒了，月亮正在明晃晃地照着；堆房門口站着阿克辛尼雅，她抱着她的被褥。

"也許这儿凉快点……"她說；然后她走进来，差不多就躺在門道里，月光照亮了她的全身。

她睡不着，喘气，热得翻来复去，差不多把被子全揭掉了。在月亮的魔光下这是个多么美丽、多么驕傲的人啊！过了不大工夫，又来了脚步声：老头子穿一身白，在門口出現了。

"阿克辛尼雅！"他叫道，"你在这儿嗎？"

"怎么？"她生气地回答。

"我剛才叫你把錢扔在井里。你扔掉沒有？"

"好說！把一大笔錢扔在水里！我已經把它发給收割工人了……"

"啊呀，我的天！"老头儿叫道，又惊訝又害怕。"你这个胡鬧的娘們儿……唉，我的天！"

他举起两只手来一拍，走出去了，一面走一面不住地自言自語。过了一会儿，阿克辛尼雅坐起来，心煩得长叹一口气；然后站起来，收起鋪盖，抱着走了。

"你为甚么把我嫁到这个人家来啊，媽！"丽巴說。

"人总得結婚，女儿。那不是我們作得了主的。"

一种沒法慰解的悲痛准备来抓住她們的心。可是她們覚着在高高的天上好像有人低下头来，从那一片布滿星斗的藍天里瞧着下界，看見了烏克列耶渥发生的种种事情，注視着。不管罪恶有多么强大，可是夜晚仍旧安靜美丽，上帝創造的这个世界里現在有，将来也会有，同样恬靜美丽的眞理；人間万物，一心等着

跟真理合成一体，如同月光和黑夜融合在一起一样。

于是她俩放了心，互相依偎着睡着了。

6

早就来了消息，說是阿尼西木因为制造和使用假錢而关在监牢里了。好几个月过去了，大半年过去了，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春天开始了；家里的人也好，村子里的人也好，对阿尼西木关在监牢里这件事都已經习惯了。誰要是晚上走过那所房子或者那个鋪子，就会想起阿尼西木关在监牢里；每逢乡村墓地里响起钟声，这也会使人不由得想起来他坐在监牢里等候审判。

仿佛有一个阴影罩住了这所房子似的。正房变得阴暗；房頂生了銹，那扇沉甸甸的、包着鉄皮的店門上，綠漆褪了色，或者用聾子的話来說，就是“起茧子”了；老崔布金自己也好像变得暗淡了。他早已不剪头发和鬍子，看上去乱蓬蓬的。他也不再一纵身跳上馬車，也不再吆喝乞丐：“上帝才养活你們！”他的精力衰退了，这在种种事情上都看得出来。人們也已經不大怕他，巡官虽然仍旧接受他按期拿的賄賂，却把他的鋪子告了一状；老头子已經三次被傳到城里去，为了卖私酒而受审；由于証人沒有出庭，这案子不断地拖下去，老头子給鬧得筋疲力尽了。

他常坐車去探望儿子，請个什么律师，遞个什么呈文，献給某个教堂一面旗子。他送給囚禁阿尼西木的监獄的看守一个茶杯的銀托子，那上面刻着字：“灵魂知分寸”。另外他还送了一个小小的长匙子。

“沒有人来替我們張罗一下，沒有人啊，”瓦尔瓦拉說。“唉，嘖嘖……你应当去求一位老爷給长官写封信才好……至少可以

让他交保釋放啊！……何必折磨那小伙子呢？”

她也难过，可是长得更胖更白了；她照旧点亮自己屋子里神像前面的灯，监督着把家里收拾得干干淨淨，用果酱和苹果糕款待宾客。聾子和阿克辛尼雅在鋪子里做生意。一个新計划正在进行，那就是布乔基諾的磚厂。阿克辛尼雅差不多天天坐着馬車上那儿去。她亲自赶車，每逢遇見熟人，总是伸出脖子去，活像嫩黑麦中間的一条蛇，天眞而謎样地笑着。丽巴在大斋以前生了个娃娃，現在老是逗着娃娃玩。那是个一丁点大的、瘦瘦的、可怜样的小娃娃，奇怪的是他居然会哭，会看，居然算是一个人，甚至起了个名字叫尼基福尔。他躺在搖籃里；丽巴走到門口那儿，向他鞠躬，說：

“您好啊，尼基福尔·阿尼西梅奇！”

然后她連忙跑到他身边去吻他。后来她又走到門口去，鞠躬，說：

“您好啊，尼基福尔·阿尼西梅奇！”

他呢，踢蹬着他那小小的紅腿；他的哭声跟笑声混在一起，跟木匠叶里扎洛夫一样。

临了，审判的日子确定了。崔布金提前五天动身赶去了。随后，听說有些奉命作証的农民被傳去了；他們的一个老工人也接到傳票，动身赶去了。

审判是在星期四。可是星期日已經过去了，崔布金还沒回来，一点消息也沒有。到星期二将近黄昏，瓦尔瓦拉坐在敞开的窗口，听老头子回来沒有。丽巴在隔壁房間里逗娃娃玩。她用手托住他，往上聳他，欢欢喜喜地說：

“你将来会长得挺大，长得挺大！那你就会做农民，咱們一块儿出去打短工！咱們一块儿出去打短工！”

"得了，得了！"瓦尔瓦拉說，不高兴了。"亏你想得出，要打甚么短工，傻孩子！他将来要做商人的！……"

丽巴輕声唱着，可是过了一会儿就忘了，又开口說：

"你将来会长得挺大，挺大，那你就会做农民，咱們一块儿出去打短工。"

"瞧，她又說起来了！"

丽巴把尼基福尔抱在怀里，站在門口，問：

"婆婆，为甚么我这么爱他？为甚么我这么怜惜他？"她用发顫的声音接着說；她的眼睛含着泪水而发亮。"他是誰？他是甚么东西？輕得跟一小片羽毛一样，跟一小块面包渣一样，可是我爱他，把他当做眞正的人一样的爱他。对，他甚么事也不会做，話也不会說，可是我凭他的小眼睛完全明白他要甚么东西。"

瓦尔瓦拉竪起了耳朵：夜車到达火車站的响声傳到了她这儿。老头子来了嗎？她不再听丽巴讲話，也沒弄明白丽巴說了些什么，她更沒理会时間怎样过去，光是周身打抖，这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强烈的好奇心。她看見一辆大車装滿农民，轆轆响着，很快地滚过門前。那是从火車站回来的証人。大車經过商店的时候，老工人跳下車，走进了院子。她听見院子里有人招呼他，問他話……

"判决褫夺公权，"他大声說，"流放西伯利亚，处六年苦役。"

她看見阿克辛尼雅从商店后門走出来，她本来在卖火油，一只手拿着一个瓶子，一只手拿着一个漏斗，嘴里銜着几枚銀币。

"公公在哪儿？"她咬字不清地問。

"在火車站，"工人回答，"'过一会儿，等到天黑一点，'他說，'我再回去。'"

等到全家都知道阿尼西木判了苦役，厨娘就在厨房里忽然

放声痛哭，好像在參加葬礼似的；她自以为这样才合乎礼节的要求：

“阿尼西木·格里果雷奇啊，漂亮的小鷹啊，你这一走不要紧，撇下我們有誰来管哟……”

狗惊恐地叫起来。瓦尔瓦拉跑到窗口，忧愁地走来走去，用尽气力逼尖喉嚨，吆喝厨娘：

“閉嘴，斯捷潘尼达，閉嘴！看在基督份上，别折磨我們啦！”

她們忘了燒茶炊，甚么也顾不到了。只有丽巴鬧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仍旧把全副心思都用在娃娃身上。

临到老头子从火車站回来，她們都沒再問他什么話。他跟她們打个招呼，就一言不发地在各房間里走进走出；他沒吃晚飯。

“沒有人出来張罗一下嘛……”瓦尔瓦拉等到房間里只剩他俩的时候，說。“我早就說过你应該去拜托一位老爷才对，当时你却不肯听……应該递一份呈文上去……”

“我想过办法的！”老头子摆一摆手說。“阿尼西木判罪以后，我去找那位替他辯护的先生。‘現在沒法子了，’他說，‘时机太迟了。’阿尼西木自已也这样說，时候太迟了。不过我走出法庭以后，仍旧請了个律师，而且給了他一笔定錢。我等一个星期再上那儿去。这要托上帝的福了。”

老头子又一声不响地走遍各房間。等到他回到瓦尔瓦拉身边来的时候，他說：

“我一定病了。我的脑袋里有点……迷迷忽忽。我的思想乱了。”

他关上門，免得让丽巴听見，接着輕声說：

“我担心錢。你还記得阿尼西木在結婚以前，就是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里，給我一些新卢布和半卢布的銀币嗎？当时我把

一部分錢收在一个包袱里藏起来，可是另外的錢我却拿来搀混在自己的錢里了……当初我叔父德米特里·菲拉狄奇——祝他到了天国——在世的时候，常到莫斯科或者克里木去办貨。他有一个妻子，这妻子在他像我所說的那样出去办貨的时候，常常勾搭别的男人。他們有六个孩子。叔叔一喝了酒，就笑着說：'我怎么也分不清哪个是我的孩子，哪个是别人的孩子。'你看，这种脾气称得起是馬馬虎虎。我呢，現在也就是这样分不清我的錢哪些是眞的，哪些是假的。在我眼里，它們好像全是假的。"

"别胡說了，求上帝保佑你！"

"我在火車站买票，付了三卢布，心想别是假錢吧。我害怕。我一定病了。"

"这是不消說的，我們都在上帝的手心里……唉，啧啧……"瓦尔瓦拉說，她搖搖头。"这件事你应当想一想，格里果里·彼得罗維奇……保不住会出甚么事，总之，你不是青年人了。你会去世的，总要想法在你去世以后不要让人欺侮你的孙子才好。啊，我眞担心他們会亏待尼基福尔，欺負他！他只好算是沒有爹了，他母亲又年輕，傻头傻脑……你应当給那可怜的小男孩留下一点甚么才好，至少把布乔基諾那块地給他吧，眞的，格里果里·彼得罗維奇！你想一想吧！"瓦尔瓦拉接着劝他。"那孩子挺好看，而又可怜！明天你出去一趟，立个遺嘱吧。何必再拖呢？"

"我把孙子也忘了，"崔布金說。"我得去看一看他。那么你是說孩子长得挺好？嗯，好，让他长大吧。求上帝保佑！"

他开了門，弯起手指头，招呼丽巴过来。丽巴就抱着娃娃走到他面前来了。

"要是你需用甚么，丽宾卡，你开口好了，"他說。"想吃甚么就尽管吃，我們絕不吝惜，只要于你有好处就行……"他在娃娃

胸前画十字。"好好照应我的孙子。我儿子不在了，不过总算留下了一个孙子。"

眼泪滚下他的脸蛋；他抽抽搭搭地哭了，走开了。不久以后，他上了床，在一連七夜沒睡好以后，他沉酣地睡着了。

7

老头子进城去略略盘桓了一陣。有人告訴阿克辛尼雅說他进城是到公証人那儿去立遺囑的，說他已經把布乔基諾留給他孙子尼基福尔了，而那就是她燒磚的地方。她得到这消息是在早晨，那时候老头子和瓦尔瓦拉正坐在門廊附近一棵樺树底下喝茶。她就关上鋪子的正門和后門，檢齐她所带的一切钥匙，使勁往她公公的脚旁边一扔。

"我不給你們干活了！"她大声說，忽然放声痛哭。"看起来，我不是你們的儿媳妇，而是工人！大家都在訕笑我說：'瞧啊，崔布金家找了个多好的女工！'我可不是你們雇来的！我旣不是叫花子，也不是无家可归的婊子，我有爹有娘。"

她沒有擦她的眼泪，却睜着泪水模糊的眼睛盯紧她的公公，她那双眼睛带一股怨气，气得眼光发斜；她的臉和脖子一齐脹紅了，直僵僵的，因为她用足了气力嚷叫。

"我不願意再給你們卖力气了！"她接着說。"我累死啦！讲到干活儿，讲到成天价坐在店里，讲到深更半夜偷偷出去运伏特卡，那就都該我做；可是讲到分地，却分給那囚犯老婆和她的小鬼！她是这儿的女主人，太太，我成了她的用人！那就索性把样样东西都給她，这囚犯老婆，让她活活噎死才好，我呢，回家去了！你們另外去找傻瓜来吧，你們这些該死的强盜！"

老头子生平从沒駡过或者責罰过他的子女，甚至从沒想到过他家里的人会对他說粗魯的話，或者做出不恭敬的举动。这时候他怕得很，就跑进房去，躲在食橱后面。瓦尔瓦拉慌得甚么似的，站也站不起来了，光是搖着两只手，倒好象在赶走一只蜜蜂，免得螫着自己似的。

“啊，圣徒呀！这是甚么意思啊？”她害怕地嘟噥着。“她在嚷甚么呀？唉，嘖嘖……人家都听見啦！小点声吧……唉，小点声吧！”

“你們既然把布乔基諾給那囚犯老婆，”阿克辛尼雅接着咆哮道。“那現在索性把样样东西都給她就是，你們的东西我一样也不要！滾你媽的蛋！你們这儿的人都是土匪！我看得够了，我看得不要看了！你們訛詐来往的行人，坐車的乘客，不管老的还是少的，你們一律訛詐，这群土匪！是誰沒有領执照就卖酒？还有假錢呢？你們的箱子里装滿了假錢，所以現在再也用不着我了！”

这时候敞开的門口已經聚集了一群人，往院子里瞧着。

“随人家来看吧！”阿克辛尼雅嚷道。“我要让你們出尽了丑！我要叫你們給羞耻活活地燒死！我要叫你們趴在我脚跟前！喂！斯捷潘！”她招呼聾子。“咱們馬上回家去！咱們去找我爹，去找我媽，我不要跟囚犯住在一块儿！收拾一下就走！”

当院的几根绳子上晾着衣服，她一把拉下她那件仍旧湿着的圍裙和衬衫，丢在聾子的怀里。随后，她发了脾气，在院子里那些晾着的內衣旁边跑来跑去，把所有不是她的衣服都扯下来，丢在地下，拿脚踩。

“哎呀，圣徒啊，拦住她吧！”瓦尔瓦拉哀叫着。“她是个甚么样的人啊？把布乔基諾給她吧！为了基督的緣故，給她吧！”

"嘿！好一个娘們儿！"門口有人說。"居然有这样的娘們儿！她撒潑啦——好厉害！"

阿克辛尼雅跑进厨房里面，那儿正在洗衣服。只有丽巴一个人在洗，厨娘到河边用清水过衣服去了。水槽里和炉子旁边的鍋里冒着热气。厨房里悶热，由于瀰漫着水气而发暗。地板上还放着一堆沒洗过的衣服，尼基福尔躺在这堆衣服旁边的一个凳子上，踢蹬着小小的紅腿，这样即使摔下来，也摔不坏。阿克辛尼雅走进来的时候，丽巴正巧从那堆衣服里拿出阿克辛尼雅的衬衣放进水槽里，已經伸出手去提桌子上摆着的一个盛滿开水的桶……

"拿过来！"阿克辛尼雅說，恶狠狠地瞧着她，从水槽里扯出衬衣来。"不准你碰一碰我的衬衣！你是囚犯的老婆，应当識相点，应当知道你自己是甚么东西！"

丽巴呆呆地瞧着她，吓慌了，一点也不懂；可是她忽然瞅見阿克辛尼雅落到小孩子身上的眼光，忽然明白过来，周身僵住了……

"你夺去了我的地，那我就給你点厉害看看！"

說罢，阿克辛尼雅就撈起那个装滿开水的桶子，往尼基福尔身上一潑。

这以后，厨房里发出来烏克列耶渥人从沒听見过的一声尖叫；誰也不相信像丽巴那样一个又弱又小的人儿会发出这样的尖叫。院子里忽然靜下来了。阿克辛尼雅默默地走进正房，唇边带着她平素的那种天真的笑容……聾子不断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怀里抱滿了衬衣，然后他一言不发，不慌不忙地重又把一件件衣服挂起来。在厨娘沒从河边回来以前，誰也不敢走进厨房去看一看出了甚么事。

8

尼基福尔給送到本县医院里去了；将近黄昏，他在医院里死了。丽巴不等到人家来接她，就用小被子包起尸首，带回家去了。

这医院是新的，不久以前才造起来的，安着大窗子，高高的立在一座山上；在夕阳里它周身发亮，看样子好象里面着了火似的。山下有一个小村子。丽巴順着大路走下坡去，还沒走到村子，就在一个小池塘旁边坐下来。有一个女人牵着一匹馬来飲水，馬却不肯喝。

"你还要怎么样呢？"女人輕声对馬說，沒了主意。"你还要怎么样呢？"

一个穿着紅衬衫的男孩坐在水边上，洗他父亲的靴子。此外，村里也好，山上也好，一个人影也看不見了。

"它不喝……"丽巴瞧着那馬說。

后来，女人牵着馬，男孩拿着靴子，都走了；一个人也看不見了。太阳睡了，盖上金黃和紫紅的錦緞。长条的云，紅的，紫的，鋪滿天空，保卫着太阳的安宁。远处不知甚么地方有一只鷺鷥在叫，声音哀伤而含混，好像一条母牛关在小屋里的叫声一样。这种神秘的鳥的叫声每年春天都听得見，可是誰也不知道它长的是甚么样子，住在甚么地方。在山頂上医院旁边，在池塘附近灌木丛中，在村子后边，在田野四处，夜鶯嘹亮地啼叫着。杜鵑数着甚么人的年紀，数啊数地就数乱了，又从头数起。池塘里那些青蛙憤憤地互相招呼，使劲地叫，叫得肚皮都快要炸开了，人甚至听得清那些話："你就是这种东西！你就是这种东西！"鬧得好

欢啊！这些生物这么唱啊嚷的，仿佛是故意要在这春夜吵得誰也睡不着覚，好让大家，就連气憤的青蛙也包括在内，爱惜而且享受每一分钟：生命只有一次啊。

一个銀白的半月在天空照耀；星星很多。丽巴沒理会自己在池塘旁边坐了多久，可是等到她站起来，往前走，小村子里的人却已經全都睡着，一个灯亮也沒有了。大概再走十二俄里就可以到家，可是她的气力差了，也沒法动脑筋去想該怎样走了。月亮时而在前面照耀，时而在右边照耀。那只杜鵑仍旧不断地叫喚，嗓子已經叫哑，而且带一点笑音，仿佛在嘲弄她：“喂，注意啊，你要迷路啦！”丽巴加紧步子走去，头巾从脑袋上掉了……她瞧着天空，心想：現在她孩子的灵魂在哪儿呢？它究竟在跟着她走呢，还是高高地在繁星中間飄蕩，不再想到他母亲了？啊，夜里在曠野上走着是多么寂寞啊，特别是听着四周的歌声自己却唱不出来，夹在不断的欢呼中自己却高兴不起来，而且那月亮，不管时令是春天还是冬天，不管人活着还是死了，都不在心上，只是寂寞地从天空看着下界……心里痛苦的时候，沒有人做伴是难受的。要是她母亲普拉斯科維雅，或者“拐杖”，或者厨娘，或者一个农民，来陪陪她就好了！

“布——布！”鷺鷥叫道。“布——布！”

忽然清清楚楚地傳来了人声：

“套車，瓦維拉！”

在她前面，道路旁边，燒着一堆篝火：它已經沒有火苗，只剩下一堆紅炭在发亮了。她可以听見馬儿在嚼草。黑暗中显出两辆大車的輪廓，一辆車上有一个大桶，另一辆比較矮的大車上有些麻袋；另外还显出两个人影：一个牵着一匹馬去套車，一个呆呆不动地站在火边，手抄在背后。有一只狗在車子附近叫起来。

那个牵着馬的人就站住，說：

“好象有人順着大路走过来了吧？”

“沙利克，不准叫！”另一个人吆喝狗。

从声調听得出来那是个老人。丽巴站住，說：

“求上帝保佑你！”

老人走到她面前，停了一停才說：

“你好！”

“你們的狗不咬人吧，老爷爷？”

“不咬，走吧。它不会碰你的。”

“我本来在医院里，”丽巴沉默了一陣說。“我的小儿子在那儿死了。現在我把他带回家去。”

老人听了这些話，大概覚着不痛快，因为他走开了，匆匆地說：

“这也沒关系，我的好人儿。这是上帝的旨意。你别磨蹭啊，小伙子！”他对他的旅伴說。“你打起精神来！”

“你的套包子沒有了，”青年說。“我看不見。”

“瓦維拉，对你簡直沒法办！”

老人拾起一块炭，对它吹口气，它只照亮了他的鼻子和眼睛；后来，他們找到了套包子，他就带着那点亮光走到丽巴跟前，瞧她，他的眼光流露了怜憫和温柔。

“你做娘了，”他說，“凡是做娘的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

他說完，叹口气，搖搖头。瓦維拉往火上丢了点东西，把火踩熄，四周立刻很黑了。眼前的景象消失了；跟先前一样，只有田野、星罗密布的天空、鳥儿那种吵得彼此睡不着覚的鳴叫。听起来倒好像秧鸡就在燒篝火的那地方鳴叫似的。

可是过了一分钟，那两辆車子、老人、瘦长的瓦維拉，又可以

看清楚了。車子上了路，吱吱嘎嘎地响着。

“你們是侍奉神的人吧？”丽巴問老人。

“不是的。我們是菲尔薩諾渥的人。”

“剛才你瞧我，我的心就松动了。那小伙子也挺斯文。我当你們一定是侍奉神的人呢。”

“你要上很远的地方去嗎？”

“到烏克列耶渥去。”

“上車吧，我們把你送到庫兹敏基。到了那儿你就照直往前走，我們就往左拐弯了。”

瓦維拉坐上那辆載着桶子的大車，老头子和丽巴坐上另外一辆。車子慢騰騰地走着，瓦維拉的車子在前面。

“我的小儿子受了一天的罪，”丽巴說。“他睜着一对小眼睛瞧我，甚么話也沒說；他想要說話，可又不会說。上帝啊！天上的圣母！我难受得老是倒在地下。我站啊站的，就倒在床旁边了。告訴我，老爷爷，为甚么一个小小的孩子临死以前要受那么大的苦？大人，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受过了苦，犯的罪就得到了寬恕；可是一个小孩子，沒犯过甚么罪，为甚么也要受苦呢？为甚么呢？”

“誰知道呢！”老人回答。

他們坐着車默默地过了半个钟头。

“人总不能样样事情都知道：怎么样啦，为甚么啦，”老人說。“鳥儿注定了不生四个翅膀，只生两个，因为有两个翅膀也就能飞了；所以人也注定了不能样样事情都知道，只能知道一半或者一半的一半。人为了生活該当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

“我还是走路輕松一点，老爷爷。此刻我的心抖得甚么似的。”

“不要紧，坐着吧。”

老人打个呵欠，在嘴上画了个十字。

“不要紧……”他又說一遍。“你的苦恼还算不得頂厉害的苦恼。人寿是长的，往后还会有好日子，有坏日子，甚么事都会来的。俄罗斯母亲眞大！”他說，往左右两边看了一看。“我走遍了俄罗斯，甚么都見識过，你相信我的話吧，好孩子。将来还会有好日子，也会有坏日子的。早先，我走着到西伯利亚去，到过黑龙江，到过阿尔泰山，在西伯利亚住过，在那儿墾过地，后来想念俄罗斯母亲，就回到家乡来了。我們走着回到俄罗斯来；我記得我們有一回坐渡船；我啊，要多瘦有多瘦，穿得破破烂烂，光着脚，冻得发僵，啃着面包皮；渡船上有一位过路的老爷——要是他下世了，那就祝他升了天堂——怜恤地瞧着我，流下了眼泪。‘唉，’他說，‘你的面包是黑的，你的日子是黑的……’等我到了家，正好应了那句俗話：家徒四壁。我有过老婆，可是我把她留在西伯利亚，她葬在那儿了。所以我就打短工过日子。你猜怎么样？我告訴你吧：打那时候起，我过过坏日子，可也过过好日子。眼下，我却还不想死，好孩子；我还想再活上二十年呢；这样說来，还是好日子多。我們的俄罗斯母亲眞大喲！”他說，又瞧了瞧两边，还回头看了一眼。

“老爷爷，”丽巴問，“人死了，他的灵魂要在人世上待多少天？”

“誰知道！咱們問問那边的瓦維拉吧，他上过学。眼下，学校里甚么都要教的。瓦維拉！”老人招呼他。

“哎！”

“瓦維拉，人死了，他的灵魂在人世上还要待多少天啊？”

瓦維拉勒住馬，等到馬站住才答話：

“九天。我叔叔基里拉死后，他的灵魂在我們那小屋里活了

十三天。”

“你怎么知道？”

“炉子里一連十三天有敲敲打打的声音嘛。”

“哦，行了。走吧，”老人說；看得出来，他一点也不相信那些話。

走到庫茲敏基附近，大車拐弯，上了大道；丽巴就照直走下去。这时候天已經亮了。她走下坡，进了峽谷，烏克列耶渥的农舍和教堂蒙在雾里。天气很冷；她覚着彷彿那只杜鵑还在叫似的。

丽巴回到家的时候，牲口还沒放出来；大家都在睡覚。她就在台阶上坐下，等着。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老头子；他只瞧了她一眼就立刻明白出了甚么事；他好久說不出話来，光是吧嗒嘴唇。

“唉，丽巴，”他說，“你沒好好照应我的孙子……”

瓦尔瓦拉給叫醒了。她把两只手合起来一拍，嗚嗚地哭起来；她立刻动手装殮尸首。

“他是个挺好看的娃娃……”她說。“唉，嘖嘖……你只有一个孩子，你却沒把他照应好，你这蠢东西……”

早晨做了安灵祭，傍晚又做了一回。第二天下葬。举行葬礼以后客人們和神甫們吃了許多东西，狼吞虎咽，彷彿許久沒吃过东西了。丽巴伺候他們吃飯，神甫举起一把叉着腌蘑菇的叉子，对她說：

“不用为娃娃伤心。这样的娃娃总要上天堂的。”

直到大家告辞以后，丽巴才真切地体会到现在尼基福尔已經不在，而且再也不会活回来了；她明白过来，就嗚嗚地哭。而且，她不知道跑到哪个房間里去哭才好，因为她覚着孩子一死，这所房子里已經沒有她待的地方，她沒有理由再在这儿待下去，

她变得多余了；而且人家也有这样的感觉。

"喂，你嗥甚么？"阿克辛尼雅在門口出現，忽然吆喝一声；为了参加葬礼，她穿得一身新，臉上扑了粉。"閉嘴！"

丽巴想止住哭，可又止不住，反而哭得更响了。

"你听見沒有？"阿克辛尼雅嚷道，大发雷霆地頓脚。"我在跟誰讲話？滚出这所房子去，从此不准再上門，你这苦役犯的老婆！滚出去！"

"算了，算了，算了！……"老头子慌慌張張地說。"阿克秀达，小点声，我的好人……她哭，这也是人情之常……她的孩子死了……"

"人情之常……"阿克辛尼雅学着他的話說。"姑且让她在这儿住一夜，明天可别让我再看見她的人影！人情之常！……"她又学着他的話說，笑嘀嘀地，动身到商店里去了。

第二天一淸早丽巴就回到托尔古耶渥她母亲的家里去了。

9

現在商店的房頂和前門塗过油漆，明晃晃的，就跟新的一样；窗子里照旧开着鮮艳的天竺葵；三年以前在崔布金家里和院子里出过的事，差不多給人忘光了。

格里果里·彼得罗維奇仍旧跟往常一样算是主人，不过实际上一切事情全由阿克辛尼雅掌管了；她买东西，卖东西；不管甚么事，不得她的同意就办不通。磚厂經营得挺好；由于修鉄路需用磚，磚价已經涨到二十四卢布一千块了。村妇和村姑用大車把磚运到火車站上，装进火車，做这样的活儿一天賺四分之一卢布。

阿克辛尼雅跟赫雷明家年輕的一輩人搭伙經营，他們的工厂現在叫做赫雷明兄弟公司了。他們在火車站附近开了一家飯鋪，那貴重的手風琴已經不是在工厂里，而是在这个飯鋪里奏乐了；邮政局长也在做一种甚么生意，常常到飯鋪去；火車站站长也一样。赫雷明家年輕一輩人送給聾子斯捷潘一个金表；他常从衣袋里拿出那个表，放到耳朵旁边听一听。

村里人談到阿克辛尼雅，都說她有很大势力；不錯，每逢她早晨坐上馬車到自已的磚厂去，臉上挂着天眞的笑容，漂亮，快乐，以及后来到了磚厂，在那儿发命令的时候，人都会感到她有很大势力。家里也好，村里也好，磚厂里也好，人人都怕她。遇到她上邮政局去，邮政局长总是跳起来，对她說：

"請您賞光坐一坐，阿克辛尼雅·阿勃拉莫芙娜！"

有一回有一个上了岁数、可是装束时髦的地主，穿一件細布的上衣和一双高統的漆皮靴，卖給她一匹馬，跟她談来談去，談得入了迷，竟迎合她的心意，压低价錢对她让步了。他跟她握了很久的手，瞧着她那快活、狡猾、天眞的眼睛，說：

"为了您这样的女人，阿克辛尼雅·阿勃拉莫芙娜，随您喜欢甚么，我都願意照办。不过，請您說一声：甚么时候我們才可以单独相会，沒人来打攪我們？"

"那随您的便，甚么时候都行！"

这以后，那个上了岁数的花花公子差不多天天坐着車到商店来喝啤酒。啤酒挺难喝，苦得跟艾草一样。地主搖头，可是仍旧喝下去了。

老崔布金已經不管生意上的事。他身边沒有錢了，因为他分不清眞錢和假錢，可是他一声不响，絕不对任何人提到这个弱点。不知怎的他变得健忘了，要是人家不給他东西吃，他也不

要。他們已經慣了，吃飯时候总不記得找他。瓦尔瓦拉常常說：

"昨天他又沒吃东西就上床睡了。"

她滿不在乎地說这句話，因为她也慣了。不知甚么緣故，不論冬夏，他总穿一件皮大衣，只有遇到很热的天气才不出門，坐在家里。他照例穿着那件皮大衣，裹得严严的，豎起衣領，在村子里蹓蹓躂躂，順着通到火車站的大路散步，或者从早到晚坐在教堂門口附近的凳子上。他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行人向他鞠躬，可是他不理，因为他跟先前一样，仍旧不喜欢农民。要是人家問他話，他总是合情合理、客客气气地回答，不过答話很簡单。

村子里傳播着一种流言，說是他的儿媳妇把他从自己家里赶出来了，不給他东西吃，說是他靠施舍活着；有人听了高兴，有人替他难过。

瓦尔瓦拉长得越发胖，皮肤也越发白了；她仍旧做好事，阿克辛尼雅也不来过問。現在，果酱多得很，他們来不及吃完，新果子就又收下来了；果酱凝成糖块，瓦尔瓦拉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才好，差点哭出来。

大家已經开始忘記阿尼西木。有一天他写了一封信来，是用韵文写成的，用的是大張的紙仿佛呈文一样，而且写的仍旧是先前那一笔好字。显然他的朋友薩莫罗多夫跟他一块儿在受刑。在那些詩句下面，有一行字却是用难看的、几乎认不清的笔迹写出来的："我在这儿一直害病；我很苦，看在上帝份上帮帮我！"

有一回，那是在秋天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将近黄昏，老崔布金坐在教堂大門附近，豎起皮大衣的衣領，只有鼻子和帽檐还看得清。这条长凳子的另一头坐着包工头叶里扎洛夫，跟他并排坐

着的是学校看守人亚科夫，他是一个脱了牙齿、大約七十岁的老头儿。“拐杖”和看守人正在聊天。

“孩子应当养活老人，供老人吃喝……要孝敬爹娘……”亚科夫有气地說，“她呢，一个做儿媳妇的却把公公从自己家里撵出来了。老头子沒吃沒喝，上哪儿去好呢？他三天沒吃东西啦。”

“一連三天啊！”“拐杖”吃惊地說。

“他就这么坐着，老是一句話也不說。他已經变得衰弱了。何必悶声不响呢？告她一状就是，反正法院也不会夸奖她。”

“法院夸奖誰？”“拐杖”沒听清，問道。

“甚么？”

“那娘們儿不錯，她也算卖力气了。干他們那行生意，不那么办就不行……我是說，不能不犯罪……”

“他打自己的家里給撵出来了，”亚科夫接着气憤地說。“你得自己挣下錢，买下房子，然后才能撵人啊！嘿，你想想看，眞有这样的女人！簡直是瘟疫嘛！”

崔布金听着，一动也沒动。

“不管是自己的房子也好，别人的房子也好，只要暖和，娘們儿不駡人，那就都是一样……”“拐杖”說，他笑了。“我年輕时候，很疼我的娜斯达霞。她是个文文靜靜的小女人。那当儿她老爱說：‘买所房子吧，瑪卡雷奇！买所房子吧，瑪卡雷奇！买所房子吧，瑪卡雷奇！买匹馬吧！’她临死，还一个劲儿地說：‘你买一辆快車吧，瑪卡雷奇，免得自己走路了。’我呢，甚么也沒給她买，只給她买过小姜餅。”

“她的丈夫又聾又笨，”亚科夫接着說，沒听“拐杖”的話，“十足的傻子，活像一只笨鹅。他能懂甚么？拿根棍子照准鹅脑袋兜头打下去，它也还是不会懂啊。”

"拐杖"站起来，要回到工厂的家里去了。亚科夫也站起来，两个人一块儿走，边走边談。等他們走出大約五十步去，老崔布金也站起来，跟着他們走，他迈步不稳，倒好像在光滑的冰上走路似的。

村子已經籠罩在薄暮的昏暗里，那条大路蜿蜒地爬上坡去，好比一条蛇。太阳只照到大路的上半部了。老太婆們从树林里回来，身边带着小孩子；她們提着装滿片状蕈和乳蘑的籃子。村妇和村姑成群的从火車站回来，她們已經在那儿把磚装进車厢了；她們的鼻子和眼睛底下的臉頰布滿了紅色的磚末。她們在唱歌。領头走着的是丽巴，眼睛望着天空，用尖細的嗓音唱着，声音发顫，仿佛在得意，在高兴：謝天謝地，白天总算过去，可以休息了。她母亲，做短工的普拉斯科維雅，也夹在人群里，抱着一个包袱走着，跟往常一样，一边走一边喘气。

"你好，瑪卡雷奇！"丽巴一看見"拐杖"，就說。"你好，亲爱的！"

"你好，丽宾卡！""拐杖"叫道，挺高兴。"姑娘們，娘們儿，爱这个闊綽的木匠吧！哈哈！我的孩子們，孩子們！（"拐杖"鼻子一酸，哭出来了。）我亲爱的小斧子！"

"拐杖"和亚科夫往前走去，可以听見他們在談話。他們走后，人群遇見了老崔布金，大家忽然靜下来。丽巴和普拉斯科維雅稍稍落在大家的后面；等到老头子跟她們走到幷排，丽巴就深深地一鞠躬，說：

"您好，格里果里·彼得罗維奇！"

她母亲也鞠躬。老头儿站住，沒說話，瞧着她俩；他的嘴唇抖着，眼睛里滿是泪水。丽巴从母亲的包袱里拿出一个蕎麦面餡餅，递給他。他接过去，吃起来。

太阳已經完全落下去：大路的上半部的阳光也消失了。天黑下来，凉下来了。丽巴和普拉斯科維雅往前走去，她們在自己胸前画了很久的十字。

1900年

新　娘

1

这时候已經是晚上十点钟光景，一輪明月照着花园。在舒明家里，祖母瑪尔法·米哈依洛芙娜吩咐做的晚禱剛剛完事，娜嘉到花园里去蹓躂一会儿，她看見大厅里飯桌上正在摆小吃，祖母穿着华丽的綢衫子正在忙这样忙那样；安德烈神甫，大教堂的司祭长，正在跟娜嘉的母亲尼娜·伊凡諾芙娜談話；这时候隔着窗子望过去，不知什么緣故，母亲在傍晚的灯光下显得很年輕；安德烈神甫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站在一旁，注意地听着。

花园里安静，凉快，宁静的黑影躺在地上。从远远的，远远的什么地方，大概是城外吧，傳来青蛙的閣閣声。現在有五月的气息了，可爱的五月啊！你会深深地呼吸，热切地想着：眼下，不是在这儿，而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在天空底下，在树木上方，远在城外，在田野上，在树林里，春天的生活正在开始，神秘、美丽、丰富、神圣，那是軟弱而犯罪的俗人所不能了解的。不知因为什么緣故，人恨不得哭一場才好。

她，娜嘉，已經二十三岁了。从十六岁以来，她就热心地盼望出嫁，現在她总算做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的未婚妻，这个青年

現在正站在窗子里面；她喜欢他，婚期已經定在七月七日，可是她并不快活，夜里也睡不好，兴致提不起来……从厨房那个地下室里，敞开的窗子里，她听見人們忙忙碌碌，刀子叮当响着，安着吊鍾的門砰砰地开关，那儿飘来烤鸡和醋漬樱桃的气味。不知什么緣故，她覺得整个生活永远会像現在这样，沒有变化，沒有了結！

这时候有人走出房子来，在台阶上站住；这人是亚历山大·季莫菲伊奇，或者被人亲热地叫做沙夏；他大約十天前从莫斯科来，到她們家里来做客。很久以前，祖母的一个远亲，貴族出身的劳寡妇瑪丽亚·彼得罗芙娜，一个带着病容的、瘦小的女人，常到她們家来請求賙济。她有个儿子名叫沙夏。不知什么緣故，大家都說他是出色的画家，等到他母亲去世，娜嘉的祖母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就送他到莫斯科的柯米沙罗甫斯基学校去念书；两年以后他轉到一个繪画学校去，在那儿差不多念了十五年书才勉强在建筑科毕业。可是他仍旧沒做建筑师，却在莫斯科的一个石印局里做事。他差不多每年夏天都到娜嘉的祖母这儿来，总是病得很重，休息調养一陣。

他現在穿着一件长上衣，扣上扣子，下身穿一条旧帆布褲子，褲腿下面都磨破了。他的衬衫沒熨过，周身有一种沒精神的样子。他很瘦，眼睛大，手指头又长又瘦，留着鬍子，黑臉膛，不过仍旧挺漂亮。他跟舒明家的人很熟，如同跟自己的亲人相处一样；他住在他們家里，覺得跟在自己家里一样。他每回来到这儿所住的那个房間，早已就叫做沙夏的房間了。

他站在台阶上，看見娜嘉，就走到她面前去。

“你們这儿挺好，”他說。

“当然，挺好。您应当在这儿住到秋天再走。”

“对了，当然，会这样的。大概我要在你們这儿住到九月間呢。”

他无緣无故地笑了，在她身旁坐下来。

“我正坐在这儿，瞧着媽，”娜嘉說，“从这儿看过去，她显得那么年輕！当然，我母亲有弱点，”她頓了一頓，又說，“不过她仍旧是个不平常的女人。”

“对了，她很好……”沙夏同意，“您的母亲，就她本人来說，当然是一个很好很可爱的女人，可是……我怎么跟您說好呢？我今天一清早到你們家的厨房里去，在那儿我看見四个女僕干脆睡在地板上，沒有床，被褥不像被褥，破破烂烂，臭烘烘，还有臭虫，蟑螂……这跟二十年前一模一样，一点变动也沒有。奶奶呢，唉，求上帝賜福給她，她毕竟是个老奶奶，不能怪她了；可是話說回来，您母亲多半会讲法国話，还会演戏。想来，她总該明白的。”

沙夏讲話的时候，总要在听話人的面前伸出两根瘦长的手指头。

“不知怎么在这地方我觉得样样事情都奇怪，看不慣，”他接着說，“鬼才明白为什么，这儿的人都不做事。您母亲一天到晚走来走去，跟一个公爵夫人一样；奶奶也什么事都不做，您呢，也一样。您的未婚夫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是什么事都不做。”

这种話娜嘉去年就听过了，仿佛前年也听过；她知道沙夏一开口，总离不了这一套，从前这种話引得她发笑，可是現在不知什么緣故，她听着心煩了。

“这些話是老生常談，我早就听厌了，”她說，站起来，“您应当想点比較新鮮的話来說才好。”

他笑了，也站起来，两个人一块儿朝正房走去。她又高又

美，身材匀称，这时候挨着他，显得很健康，衣服也很漂亮；这一点她自己也体会到了，就替他难过，而且不知什么緣故覚得挺窘。

“您說了許多沒道理的話，”她說，“您方才談到我的安德烈，可是要知道，您并不了解他。”

“我的安德烈……算了吧，您的安德烈！我正在替您的青春惋惜呢。”

等到他們走进大厅，大家已經坐下来吃晚飯了。祖母，或者照这家人的称呼，奶奶，長得很胖，相貌难看，生着两道濃眉，还有一点点唇髭，正在高声說話；凭她說話的声音和口气可以确定她在这儿是一家之长。她的財产包括市場上好几排的商店和这所立着圓柱子、外带一个花园的旧式房子，可是她每天早晨禱告，求上帝保佑她别受穷，一面禱告一面还流泪。她的儿媳，娜嘉的母亲，尼娜·伊凡諾芙娜，生着金黄色头发，腰身束得很紧，戴着夹鼻眼鏡，每个手指头上都戴着鉆石戒指；安德烈神甫是一个沒牙齿的瘦老头子，看他臉上的表情，总仿佛要說什么很逗笑的話似的；他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嘉的未婚夫，是一个丰滿而漂亮的青年，头发鬈曲，样子像是演員或者画家——他們三个人正在談催眠术。

“你在我这儿再住一个星期，身体就会好了，”奶奶对沙夏說，“只是务必要多吃一点。看你像个什么样儿！”她叹口气，“你那样儿眞可怕！你簡直成了个浪子——正是那个样子。”

“揮霍了父亲所贈的資財以后，”安德烈神甫带着含笑的眼睛慢吞吞地說，“就跟不通人性的牲口一块儿去过活了[1]……”

---

① 指《新約全书》《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所写的浪子故事。

“我喜欢我的爹，”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說，拍拍他父亲的肩膀，“他是个可爱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大家沉默了一陣。沙夏忽然笑起来，拿起食巾捂住嘴。

“这么一說，您相信催眠术娄？”安德烈神甫問尼娜·伊凡諾芙娜。

“当然，我也不能就肯定說我相信，”尼娜·伊凡諾芙娜回答，臉上做出很认真的、甚至严厉的表情，“不过我得承认：自然界有許多神秘的、无从了解的事情。”

“我完全同意您的話，不过我还得加一句：宗教信仰为我們大大的縮小了神秘的領域。”

一只很肥的大火鸡端上来。安德烈神甫和尼娜·伊凡諾芙娜仍旧在談下去。鉆石在尼娜·伊凡諾芙娜的手指头上发亮，后来眼泪在她眼睛里发亮，她激动起来了。

“虽然我不敢跟您辯論，”她說，“不过您也得承认，生活里有那么多解答不了的謎！”

“我敢向您担保：一个也沒有。”

吃过晚飯以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提琴，尼娜·伊凡諾芙娜用鋼琴替他伴奏。十年以前，他在大学的語文系毕了业，可是从来沒做过事，也沒干过什么固定的工作，只是偶尔应邀参加为慈善目的召开的音乐会；在这个城里大家都叫他艺术家。

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提琴，大家默默地听着。桌子上，茶炊輕声地滾沸，只有沙夏一个人喝茶。后来，钟敲十二下，提琴的一根弦忽然断了；人人笑起来，于是忙忙碌碌，开始告辞。

娜嘉送未婚夫出門以后，走上楼去，回自己的房間，她和母亲住在楼上（楼下由祖母住着）。楼下，僕人把大厅里的灯熄了，沙夏却仍旧坐在那儿喝茶。他老是照莫斯科的風气喝很久的

茶，一回要喝七杯。娜嘉脱了衣服上床，很久还听見女僕在楼下打扫，奶奶在发脾气。后来一切都安静了，只是偶尔听見沙夏在楼下自己房間里粗声粗气地咳嗽。

2

娜嘉醒来的时候，大概是两点钟，天在亮起来。守夜人在远处什么地方打更。她睡不着了，床很軟，躺着不舒服。娜嘉在床上坐起来，想心事，今年五月里她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她的思想也跟昨天晚上一样，单調、不必要、纏着人不放，总是那一套：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怎样开始向她献殷勤，向她求婚，她怎样接受，后来她怎样漸漸地敬重这个和藹聰明的人。可是現在距离婚期只有一个月了，不知什么緣故，她却开始感到恐惧和不安，仿佛有什么不明不白的苦恼事在等着她似的。

"滴克搭克，滴克搭克……"守夜人懒洋洋地敲着。"滴克搭克，……"

从旧式的大窗子望出去，她可以看見花园，稍远一点有茂盛的紫丁香花丛，那些花带着睡意，冻得軟綿綿的。濃重的白雾悄悄地飄到紫丁香上面，想要盖沒它。远处树林里，带着睡意的烏鴉在呱呱地叫。

"我的天，为什么我这样苦恼啊！"

也許每个新娘在婚前都有这样的感覺吧。誰知道呢！要不然，难道这是沙夏的影响？可是話說回来，近几年来，沙夏年年讲这样的話，好像从一本笔記簿上背下来的一样；他讲起来总显得很天真，很古怪。可是为什么沙夏不肯从她的脑海里走出去呢？为什么呢？

守夜人有好久沒打更了。在窗下和花园里，鳥儿吱吱地叫，花园里的雾不見了。四下里样样东西都給春天的阳光照亮，就跟給微笑照亮了一样。不久，整个花园給太阳照暖，让阳光爱撫着，苏醒过来，露珠跟鉆石那样在叶子上放光；这个早已荒蕪的老花园在这个早晨显得那么年輕，华丽。

奶奶已經醒了。沙夏粗声粗气地咳嗽起来。娜嘉可以听見他們在楼下燒茶炊，搬动椅子。

时間过得很慢。娜嘉早已起来，在花园里散步了很久，早晨却仍旧拖延着不肯过去。

后来尼娜·伊凡諾芙娜带着泪痕斑斑的臉出現了，手里拿着一杯矿泉水。她对召魂术和以毒攻毒的学說①很有兴趣，看很多的书，喜欢談自已心里发生的怀疑；依娜嘉看来，那里面好像有深刻而神秘的意义似的。这时候，娜嘉吻一吻她的母亲，跟她幷排走。

"您为了什么事情哭，媽？"她問。

"昨天晚上，我开头看一篇小說，那里面写一个老人和他的女儿。老人在一个什么机关办公，不料他的上司爱上了他的女儿。我还沒看完，不过其中有一个地方看了叫人忍不住流泪，"尼娜·伊凡諾芙娜說，喝一口杯子里的水，"今天早晨我想起它来，就又哭了。"

"近些天来我心里煩得很，"停了一停，娜嘉說，"为什么我晚上睡不着觉？"

"我不知道，亲爱的。每逢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紧紧地閉

① 这种学說认为，如果一种东西能使人生病，那么这种东西亦可治好同样的病，可是通常只用微少的分量。

上眼睛，紧紧地，就照这个样儿，而且暗自想象安娜·卡列尼娜[1]怎样走路，讲話，或者暗自想像古代的历史上的什么事情……”

娜嘉觉得她母亲不了解她，而且也不能了解。这还是她生平第一回有这样的感覚，她简直吓坏了，一心想躲起来；她就走开，回到自已的房間里去了。

到两点钟，他們坐下来吃午飯。那天是星期三，正是斋日，所以僕人把沒有葷腥的甜菜湯和面片端到祖母面前。

为了跟奶奶逗着玩，沙夏又喝葷湯，又喝素甜菜湯。大家吃飯的时候，他却时时刻刻說笑話，可是他的笑話說得不自然，一律含着道德方面的教訓。每逢說笑話以前，他总要举起很瘦很长跟死人一样的手指头，这却一点也不引人发笑；只要想到他病得很重，大概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久了，誰都会为他难过得想流泪。

飯后奶奶回到自已房間里去休息。尼娜·伊凡諾芙娜彈了一会儿鋼琴，然后也走了。

“啊，亲爱的娜嘉，”沙夏开始了照例的午后閑談，“您要听我的話才好！您要听我的話才好！”

她坐在一張旧式的圈椅上，背往后靠着，閉上眼睛。他就在房間里悄悄走着，从这头走到那头。

“您要出去念书才好！”他說，“只有受过教育的、神圣的人才是有趣味的人，也只有他們才是社会所需要的。要知道，这样的人越多，天国来到人間也就越快。到那时候，你們这城里就不会有一块石头留下，样样东西都会連根飞起来，一切都会变样，仿佛施了什么魔法似的。到那时候，这儿就会有极其壮丽的大厦、神奇的花园、美妙的噴泉、优秀的人……可是这还算不得頂重

[1] 托尔斯泰著《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

要。頂重要的是我們所謂的群众，照現在那样生活着的群众——这种恶劣現象，到那时候就不再存在，因为人人都会有信仰，人人都会知道自已为什么活着，再也不会有人到群众里面去寻求支持。好姑娘，乖姑娘，走吧！告訴她們大家：您厌倦了这种一滩死水的、灰色的、有罪的生活。至少您自己要明白这层道理才对！”

“办不到，沙夏。我就要結婚了。”

“唉，得了吧！何必結婚呢？”

他們走进花园，蹓躂了一会儿。

“不管怎样吧，我的好姑娘，您得想一想，您得明白，你們这种游手好閑的生活是多么不乾凈，多么不道德，”沙夏接着說，“您得明白，比方說，要是您，您的母亲，您的奶奶，什么事也不做，那就是說别人在为你們工作，你們在吞吃别人的生命，难道这样乾凈嗎，不骯髒嗎？”

娜嘉想說：“不錯，这話是实在的；”她还想說她自己也明白；可是眼泪涌上她的眼眶，她忽然忍住話不說，泄了气，回到自己房間里去了。

将近傍晚，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来了，照例拉了很久的提琴。他总是不爱讲話，喜欢拉提琴，也許因为一拉提琴，就可以不用讲話吧。到十一点钟，他已經穿好大衣，要动身回家去了，却摟住娜嘉，开始貪婪地吻她的臉、肩膀、手。

“我的宝貝，我心爱的，我的美人儿！……”他喃喃地說着，“啊，我多么幸福！我快活得心里发迷啦！”

她却覺得这种話很久很久以前就听过，或者在什么地方……在小說里，在一本早已丢掉的、破破烂烂的旧小說里讀到过似的。

沙夏坐在大厅里的桌子旁边喝茶，用他那五根长手指头托着茶碟；奶奶摊开了牌玩“忍耐”；尼娜·伊凡諾芙娜在看书。神像前面的灯上，火苗劈劈拍拍地爆响，仿佛一切都安靜平顺似的。娜嘉道了晚安，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間，躺下，馬上就睡着了。可是如同昨天晚上一样，天刚刚亮，她就醒了。她睡不着，心神不宁，苦恼。她坐起来，把头抵在膝盖上，想她的未婚夫，想她的婚姻……不知什么緣故，她想起来母亲并不爱她那已經去世的丈夫，現在她沒有一点财产，完全靠着她婆婆——奶奶——过活。不管怎样地思前想后，娜嘉再也想不出来这以前为什么会认为媽媽有甚么特别的、不平常的地方，怎么会一直沒有发現她其实是个普通的、平凡的、不幸的女人。

楼下，沙夏也沒睡着，她可以听見他在咳嗽。娜嘉想，他是个古怪而天眞的人；他那梦想，所有那些神奇的花园和美妙的噴泉，都使人觉着有点荒唐。可是不知什么緣故，他那天眞，甚至那种荒唐，却又那么美丽，只要她一想到要不要出外求学，就有一股凉气沁透她整个的心和整个胸膛，給它們灌滿了欢欣和快乐。

“不过，还是不想的好，还是不想的好……”她小声說，“我不应該想这些。”

“滴克搭克……”守夜人在远远的什么地方打更。“滴克搭克……滴克搭克……”

3

六月中，沙夏忽然觉得膩煩，准备回莫斯科去了。

“在这个城里我住不下去，”他苦悶地說。“沒有自来水，也沒

有下水道！我一吃飯就嘔心；厨房里髒得不像話……”

“再住一陣吧，浪子！”不知什么緣故，奶奶小声劝道。“婚期就在七号啊！”

“我不想再住下去了。”

“可是你本来打算在我們这儿住到九月間的！”

“不过現在，您看，我不想住下去了。我要工作！”

正巧这年夏天潮湿而阴冷，树木湿淥淥的，花园里样样东西都显得无精打采，垂头丧气，这也实在使得人想要工作。在楼下和楼上的房間里可以听見一些陌生女人說話的声音，奶奶的房間里有达达达的縫級机声音，这是她們在赶做嫁妆。光是皮大衣，就給娜嘉做了六件，其中頂便宜的一件，照奶奶說来，也要值三百卢布！这种忙乱惹得沙夏不痛快；他坐在自己的房間里生悶气，可是大家仍旧劝他住下来，他就答应現在不走，到七月一日再走。

光阴过得快。在圣彼得节① 那天吃过午飯以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跟娜嘉一块儿到莫斯科街去再看一回早已租下来、准备給年輕夫妇居住的那所房子。那所房子有两层楼，可是至今只有楼上剛装修好。大厅鋪着亮晃晃的地板，漆成細木精鑲的样子；有几把維也納式的椅子、一架鋼琴、一个提琴乐譜架。屋里有油漆的气味。墙上挂着一張大油画，装在金边框子里，画的是一个裸体的女人，她的身旁有一个断了柄的淡紫色花瓶。

“好一幅精致的画儿，”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說，他尊敬地叹一口气。“这是画家希什瑪切甫斯基的作品。”

旁边是客厅，摆着一張圓桌子，一張长沙发，几把安乐椅，一

① 基督教节日，在六月二十九日。

概套着鲜藍色罩子。长沙发上面放着一張安德烈神甫的大照片，他戴着高統帽，佩着勛章。然后他們走进飯厅，那儿摆着一个食器架，随后走进寢室；这儿光綫暗淡，并排放着两張床，看上去好像在布置寢室的时候，认定将来这儿永远很美滿，絕不会有别的情形似的。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領着娜嘉走遍各个房間，始終用胳膊摟着她的腰；她呢，覚着衰弱，慚愧，痛恨所有这些房間、床、安乐椅；那个裸体女人惹得她要嘔。她已經明明白白地覚得她不再爱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了，也許从来就沒有爱过，可是这句話怎么說出口，对誰去說，而且說了以后要怎么样，她都不明白，而且也沒法明白，虽然她整天整夜地在想着这件事……他摟着她的腰，談得那么热情，那么謙虛，他在自己的住宅里走来走去，显得那么幸福；她呢，在一切东西里，却只看見庸俗，愚蠢的、純粹的、叫人受不了的庸俗；他那摟着她腰的胳膊，她覚得又硬又凉，跟鉄箍一样。她随时想跑掉，痛哭，从窗口跳出去。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領她走进浴室，在这儿他碰了碰一个安在墻上的水龙头，水立刻流出来了。

"这个怎么样？"他說，放声大笑，"我叫人在閣楼上装了一个水柜，可以盛一百桶水，所以我們現在就有水用了。"

他們穿过院子，然后走到街上，雇了一辆馬車。尘土像濃重的烏云似地飞揚起来，好像天就要下雨了。

"你不冷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說，被尘土吹得眯縫着眼睛。

她沒答話。

"你記得，昨天沙夏怪我不做事，"沉默一陣以后，他說，"嗯，他的話很对，对极了！我什么事也不做，而且也不会做。我的好人，这是什么緣故？就連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也許会在額头上戴

一个帽章，去办公，我都会覺着那么厌恶，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看見律师，或者拉丁語教师，或者市議員，我就覺着那么不自在？啊，俄罗斯母亲！啊，俄罗斯母亲！你至今还馱着多少游手好閑的、毫无益处的人啊！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压在你身上啊，受尽痛苦的母亲！”

由他不做事这一点，他得出一个概括的結論，认为这是时代的特征。

“等我們結了婚，”他接着說，“那我們就一块儿到乡下去，我的好人；在那儿我們要工作！我們給自己买下不大的一块土地，外带一座花园，一条河；我們要劳动，观察生活……啊，那会多么好！”

他脫掉帽子，头发在風里飄动；她呢，听着他讲話，暗自想着：“天啊，我要回家！天啊！”他們快要到家的时候，碰到了安德烈神甫。

“瞧，爸爸来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高兴起来，叫道，揮着帽子，“眞的，我爱我的爹，”他一面給車錢，一面說，“他是个可爱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娜嘉走进家里，覺着心里气憤，身子也不舒服，心想：整个傍晚会有客人来，她得招待他們，得陪着笑臉，得听提琴，得听各式各样的廢話，而且得一味地談着婚礼。奶奶坐在茶炊旁边，穿着綢衫，又华丽又神气，她在客人面前好像总是那么傲慢。安德烈神甫带着他那調皮的笑容走进来。

“看見您玉体康泰，十分快慰，”他对奶奶說，誰也說不淸他是在开玩笑呢，还是在认眞地說这句話。

4

風打着窗子，打着房頂；一种吹哨的声音傳来，房子的鬼在火炉里哀伤忧悶地哼他的歌。这时候是夜里十二点多钟。一家人都上床睡了，可是誰也沒睡着，娜嘉时时刻刻覚着仿佛楼下有人在拉提琴似的。忽然砰的一声响，大概是一扇百叶窗掉下来了。一分钟以后，尼娜·伊凡諾芙娜走进来，只穿着內衣，手里举着一支蜡烛。

"什么东西砰的一响，娜嘉？"她問。

她母亲，头发梳成一根辮子，臉上現出胆怯的笑容，在这暴風雨的夜晚显得老多了，丑多了，矮多了。娜嘉回想前不久她还认为母亲是个不平常的女人，带着驕傲的心情听她母亲說話；現在她却想不起那些話了；她所能想起的話都那么无味，不必要。

火炉里傳出好几个低音的合唱，甚至可以听見："唉——唉——天哪！"娜嘉坐在床上，忽然使劲抓住头发，哭起来。

"媽，媽，"她說，"我的亲媽，要是你知道我出了什么样的事就好了！我求求你，我央告你，让我走！我求求你！"

"上哪儿去？"尼娜·伊凡諾芙娜不明白，在床边坐下来，問道，"上哪儿去呢？"

娜嘉哭了很久，說不出一句話来。

"让我离开这个城，"最后她說，"千万不要举行婚礼，将来也用不着，你要明白这个才好！我不爱那个人……就連談一談那个人，我都办不到了。"

"不，我的宝貝儿，不，"尼娜·伊凡諾芙娜赶快說，吓慌了，"你要冷静一点——这是因为你心緒不好。这会过去的。这种

事常有。多半你跟安德烈斗嘴了吧；不过呢，‘两口子吵架，只不过是打哈哈’。”

“唉，你走吧，媽，你走吧，”娜嘉哭着說。

“是啊，”停了一停，尼娜·伊凡諾芙娜說，“不久以前你还是个孩子，是个小姑娘，現在却就要变成新娘了。自然界是經常新陈代謝的。会連自己也沒留意，就变成了母亲，变成了老太婆，而且要跟我一样也有这么一个倔脾气的女儿了。”

“我的亲媽，我的好媽，你要知道，你聪明，你不幸，”娜嘉說，“你很不幸；那你为什么还要說这些庸俗的話呢？眞是的，为什么呢？”

尼娜·伊凡諾芙娜想要說話，可是一句話也說不出来；她哭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間里去了。低音又在炉子里哼起来，忽然变得很可怕。娜嘉跳下床来，連忙跑到母亲那儿去。尼娜·伊凡諾芙娜，带着泪痕斑斑的臉，躺在床上，盖着淺藍色的被子，手里拿着一本书。

“媽，听我說！”娜嘉說，“我求求你，好好想一想，明白我的意思才好！你只要明白我們的生活多么无聊，多么堕落就好了。我的眼睛已經給人打开了，現在我全看明白了。你那个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要知道，他并不聪明，媽！天哪！你要明白，媽，他愚蠢！”

尼娜·伊凡諾芙娜猛的坐起来。

“你跟你的祖母都折磨我！”她說，哭了，“我要生活！生活！”她反复說着，两次举起拳头捶胸口。“給我自由！我还年輕，我要生活，你們却把我磨成了老太婆！……”

她哀哀地哭起来，躺下去，在被子底下蜷起身子，显得那么小，那么可怜，那么愚蠢。娜嘉走回自己的房間，穿好衣服，靠窗

口坐下，靜等天亮。她呆坐着，想了一夜，院子里不知有个什么人老是敲百叶窗，吹哨。

到早晨，奶奶抱怨說風吹掉了花园里所有的苹果，吹断一棵老李树。天色灰蒙蒙，阴惨惨，沒一点欢笑，使人想点起灯来；人人抱怨冷，雨抽打着窗子。喝完茶以后，娜嘉走进沙夏的房間，一句話也沒說，就在墙角一个圈椅前面跪下来，用手蒙住臉。

"怎么了？"沙夏問。

"我忍不下去了……"她說，"以前我怎么能一直在这儿生活下来的，我真不懂，我眞想不通！現在我看不起未婚夫，看不起我自己，看不起这种閑散的、沒意义的生活。"

"得了，得了……"沙夏說，还沒听懂这是什么意思，"这話不錯……这話好。"

"我討厌这种生活了，"娜嘉接着說，"我在这儿連一天也过不下去。明天我就走。看在上帝面上，带我一块儿走！"

沙夏惊愕地瞧了她一分钟；临了，他明白过来了，高兴得跟小孩一样。他搖胳膊，他的拖鞋在地上踩出一片啪噠啪噠的声音，仿佛他高兴得在跳舞似的。

"好极了！"他說，搓一搓手，"天哪，这多好啊！"

她抬起充滿爱慕的大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瞧着他，仿佛中了魔似的，等着他馬上对她說出什么警辟的、有无限重大意义的話来；他还沒有跟她讲話，可是她已經覚着她的面前展开了一种新的、广大的、这以前她一直不知道的东西；她已經充滿期望地凝神望着它，做了一切准备，甚至不惜一死了。

"我明天走，"他想了一想，說，"您到車站来送我好了……我把您的行李装在我的皮箱里面，我替您买好車票；等到第三遍鈴响，您就上車，我們就走了。您一直陪我到莫斯科，然后您一个

人到彼得堡去。您有护照嗎？”

“有。”

“我可以向您担保，您不会后悔，不会遺憾的，”沙夏热情地說，“您走吧，您去念书吧，然后听凭命运把您带到什么地方去。您把您的生活翻一个身，那就一切都会改变了。要紧的是把生活翻一个身，其余的一切都不关紧要。那么明天我們眞走了？”

“嗯，当然！一定走！”

娜嘉覺得很兴奋，心头从来沒有这么沉重过，覺得她一定会在痛苦中，在苦恼的思索里打发掉她行前的这一段时間；可是她剛剛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間，在床上躺下，就立刻睡着了，臉上带着泪痕和笑容，沉酣地一直睡到傍晚。

5

馬車已經雇来了。娜嘉已經戴好帽子，穿好大衣，这时候就走上楼去再看一眼她的母亲，她所有的东西。她在自己的房間里挨着那張仍旧溫暖的床站着，往四下里瞧一遍，然后靜悄悄地走去看她的母亲。尼娜·伊凡諾芙娜在睡覚，房間里很靜。娜嘉吻她的母亲，理一理她的头发，呆站了两分钟光景……然后她慢慢地走下楼去。

外面雨下得很大。馬車支起車篷停在門口，上上下下都淋湿了。

“車上坐了他，就沒有你的位子了，娜嘉，”祖母說，这时候女用人开始把手提箱搬上車去，“遇到这种天气还要去給他送行，这是何苦！你还是待在家里的好。瞧，雨下得好大！”

娜嘉想要說点什么話，可是說不出来。沙夏就扶娜嘉上車，

用毯子盖好她的腿。然后在她的旁边坐下。

"一路平安！求上帝賜福給你！"祖母站在台阶上喊道，"你到了莫斯科务必要給我們写信，沙夏！"

"好，再見，奶奶！"

"求天后保佑你！"

"唉，这天气！"沙夏說。

直到这时候，娜嘉才哭起来。現在她才明白她的确走了，先前她对奶奶告辞，她瞧着母亲的时候，还不相信真正会走。再会了，这个城！她忽然想起一切：安德烈啊，他的父亲啊，新房子啊，裸体女人和花瓶啊；这些东西不再惊吓她，也不再压着她的心，却显得荒唐渺小，不住地往后退，退。等到他們在車厢里坐定，火車开动，那个极其巨大严肃的过去，就縮成一点点小，同时这以前不大留意的那个广大寬闊的未来，却翻上来了。雨抽打車窗，从窗子里望出去只看見碧綠的田野，电綫杆子和坐在电綫上的鳥儿閃过去；欢乐忽然使她透不出气来；她想起来她正在走向自由，她正在去念书，这就跟許多年前大家所說的"出去做哥薩克"一样。一时間，她又笑，又哭，又禱告。

"这就好了，"沙夏說，微微地笑着，"这就好了！"

6

秋天过去了，冬天跟着也过去了。娜嘉已經非常想家，天天惦記母亲和祖母；她也想念沙夏。家里的来信，口气平和，温存，仿佛一切已經得到原諒，已經被人忘掉似的。五月間，考試完結以后，她动身回家去，身体很好，兴致很高；她中途在莫斯科下車，去看沙夏。他跟去年夏天一样，仍旧一臉的鬍子，一头散乱

的头发，仍旧穿着那件上衣和帆布裤子，眼睛也仍旧又大又美；可是他身体显得不好，精神萎頓；他又老又瘦，不断地咳嗽。不知什么緣故，娜嘉覚得他又灰色又土气。

“天哪，娜嘉来了！”他說，快活地笑了，“我的亲人，好姑娘！”

他們坐在印刷房里，那儿滿是紙烟的雾气，油墨和顏料的气味濃得悶人；后来他們到他的房間里去，那儿也有烟气和痰的气味；桌上，在一个冰冷的茶炊旁边摆着一块破碎的底板，上面盖着一小块黑紙，桌上和地板上有許多死蒼蝇。处处都表現沙夏把自己的私生活看得馬馬虎虎，随遇而安，十分看不起舒适；要是誰跟他談起他的个人幸福，談起他的私生活，对他表示关切，他就会一点也不了解，反倒笑起来。

“挺好，样样事情都順当，”娜嘉匆匆忙忙地說，“秋天，母亲到彼得堡来看过我；她說奶奶沒生气，只是常常走进我的房間去，在墙上画十字。”

沙夏显得很高兴，可是不断地咳嗽，讲起話来声音嘶哑；娜嘉老是瞧着他，不能够断定究竟他眞的病得很重呢，还是只不过她自己那么覚得罢了。

“沙夏，我亲爱的，”她說，“要知道，您病了！”

“不，挺好。病是有病，可是不很重……”

“唉，天！”娜嘉激动地叫道，“为什么您不去請医生看？为什么您不保重您的身体？我亲爱的好沙夏，”她說，眼泪从她眼睛里流出来，而且不知什么緣故，在她的想像里浮起来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那裸体女人和花瓶、現在显得跟童年一样遙远的她那整个过去；她哭起来，因为在她眼里，沙夏不再像去年那么新奇、聪明、有趣了。“亲爱的沙夏，您病得很重很重了。我不知道該做些什么事才能够让您不这么蒼白，消瘦。我欠着您那么多的

情！您再也想不出来您帮了我多大的忙，我的好沙夏！实际上，您現在是我頂亲切頂貼近的人了。”

他們坐着談話；現在，娜嘉在彼得堡过了整整一个冬天以后，沙夏，他的話語、他的微笑、他的整个体态，在她看来，成了一种过时的、旧式的、早已活到头、或許正在埋进坟墓里的东西了。

“后天我就要沿着伏尔加河坐船走了，”沙夏說，“然后去喝馬乳酒。我很想喝馬乳酒。有一个朋友和他的太太跟我一块儿走。他太太是个好女人；我老是慫恿她，劝她出外念书。我要她把她的生活翻一个身。”

他們談了一陣，就坐車到車站去。沙夏請她喝茶，吃苹果；火車开动了，他向她微笑，摇手絹，就是从他的腿也看得出来他病得很重，活不久了。

中午娜嘉到了她家乡的那座城。她从車站坐着車回家，觉着街道很寬，房子又小又扁；街上沒有人，她只遇見那个穿着棕色大衣的、德国籍的鋼琴修理师。所有的房子看起来都好像布滿了灰尘。祖母已經十分蒼老，仍旧肥胖、难看，她伸出胳膊摟住娜嘉，把臉放在娜嘉的肩膀上，哭着，很久不能分开。尼娜·伊凡諾芙娜也老多了，丑多了，仿佛周身消瘦了，可是仍旧勒紧腰身，手指头上仍旧閃着钻石戒指。

“我的宝貝儿！”她說，周身发抖，“我的宝貝儿！”

然后她們坐下来，哭着，說不出話来。母亲和祖母分明体会到过去已經完了，从此不会回来了；她們在社会上已經沒有地位，沒有从前那样的荣耀，也沒有权利請客了，这就如同在輕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半夜里忽然跑进巡警来，大搜一通，原来这家的主人盗用公款或者鑄造伪币——于是那輕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从此完結了一样！

娜嘉走上楼去，看見先前那張床，先前那些挂着素白窗帘的窗子，窗外也仍旧是那个花园，花艳鳥語，浸沉在阳光里面。她摸一摸自己的桌子，坐下来，思索着。她吃了一頓飽飯，喝茶时候吃了些可口的、油膩的奶酪；可是不知缺少了一样什么东西，使人覚着房間里空洞，天花板低矮。傍晚，她上床，盖好被子；不知什么緣故，她覚着躺在这舒服的、很軟的床上有点可笑。

过了一会儿，尼娜·伊凡諾芙娜走进来；她坐下，就跟有罪的人一样，畏畏縮縮，左顾右盼。

"嗯，怎么样，娜嘉？"停了一停，她問，"你滿意嗎？完全滿意嗎？"

"滿意，媽。"

尼娜·伊凡諾芙娜站起来，在娜嘉的身上和窗子上画十字。

"你看，我变得信教了，"她說，"你知道，現在我在研究哲学，我老是想啊想的……現在有許多事情在我已經变得跟白昼一样豁亮了。我覚着頂頂要紧的是整个生活应当如同透过三棱鏡那样地度过去。"

"告訴我，媽，祖母的身体怎么样？"

"她好像挺好。那回你跟沙夏一块儿走后，你打来了电报，祖母看完电报，当場就暈倒了；她躺在床上一連三天沒动彈。这以后她老是禱告，老是哭。可是現在她好了。"

她站起来，在房間里走来走去。

"滴克搭克……"守夜人打更。"滴克搭克，滴克搭克……"

"頂要紧的是，整个生活应当如同透过三棱鏡那样地度过去，"她說，"換句話說，那就是，在我們的意識里，生活应当分析成最最单純的因素，就跟分成七种原色一样，每个因素得分别加以研究。"

尼娜·伊凡諾芙娜后来又說了些什么，什么时候走的，娜嘉都沒听見，因为她很快就睡着了。

五月过去，六月来了。娜嘉在家里已經住慣了。祖母忙着燒茶炊，深深地叹气。傍晚尼娜·伊凡諾芙娜談論她的哲学；她仍旧跟食客那样住在这所房子里，哪怕花一个小錢也要向祖母要。房子里有許多蒼蝇，天花板好像越来越低了。奶奶和尼娜·伊凡諾芙娜不出門上街，因为害怕遇見安德烈神甫和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嘉在花园里和街道上蹓躂，瞧那些房屋和灰色的籬墙，她覚得这城里样样东西都早已老了，过时了，只不过在等着結束，或者等着一种年輕的、新鮮的东西开始生出来。啊，只求那种光明的新生活快点来才好，到那时候人就可以勇敢而直率地面对自己的命运，覚着自己对，心情愉快，自由自在！这样的生活早晚会来！眼前，虽然奶奶的家里布置成这样：四个女僕沒有別的地方可住，只能挤在一个房間里，住在地下室里，住在骯髒的地方，可是总有一天，那个时代一到来，这所房子就会片瓦无存，給人忘掉，誰也想不起它来……給娜嘉解悶的只有邻居院里的小男孩；她在花园里走来走去的时候，他們敲着籬墙，笑着譏誚她：

"新娘喲！新娘喲！"

沙夏从薩拉托夫① 寄来一封信。在他那快活的草率的笔迹里，他告訴她們說他在伏尔加河的旅行十分美滿，可是他在薩拉托夫害了点小病，喉嚨发哑，在医院里已經躺了两个星期。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的心里堆滿一种近似信念的兆头。她不高兴，因为不管这兆头也好，想到沙夏也好，都不像从前那样打动

① 欧俄东部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个城名。

她的心了。她热切地要生活，要回彼得堡；她和沙夏的友情現在固然还是显得亲切，可是毕竟遙远了，遙远地过去了！她通宵沒睡，早晨坐在窗口，听着。她也眞听見了楼下的說話声音；激动的祖母正在着急地問話，她讲得很快。随后有人哭起来……等到娜嘉走下楼去，祖母正站在墻角，在神像面前禱告，滿臉泪痕。一封电报放在桌子上。

娜嘉在房間里来来去去走了很久，听着祖母哭；然后她拿起电报讀着。电报上說亚历山大·季莫菲伊奇，或者，簡单一点，沙夏，昨天早晨已經在薩拉托夫害肺痨病去世了。

祖母和尼娜·伊凡諾芙娜到敎堂去布置安魂祭；娜嘉呢，仍旧在房間里走了很久，思索着。她看得很清楚：她的生活已經照沙夏所希望的那样翻了个身，現在她在这儿变得孤单，生疏，誰也不需要她，这儿的一切她也不需要，整个的过去已經跟她割断，消灭，好像已經燒掉，連灰烬也給風吹散了似的。她走进沙夏的房間，在那儿站了一会儿。

“再会，亲爱的沙夏！”她想，这时在她面前現出一种寬广辽闊的新生活，那种生活虽然还朦朦朧朧，充滿神秘，却在吸引她，召喚她。

她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間里收拾行李，第二天早晨向家人告辞，生气蓬勃、滿心快活地离开了这个城——她覚得，她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

1903年

[General Information]
□□=□□□□□□□□□□□
□□=
□□=822
SS□=0
□□□□=